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二五冊目次

彙草堂治平類纂三十卷(二)

〔明〕朱健輯
清康熙二年刻本

一

青萊續史十八卷

〔明〕朱里撰
清順治十二年刻本

九三

五邊典則二十四卷(一)

〔明〕徐日久撰
舊鈔本

四五三

彙草堂治平類纂三十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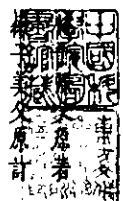
〔明〕朱健輯

清康熙二年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雜著

朱



兵制篇

歷代武舉

文武一道也由三代而上教出于一而文武之才各適其用由三代而下教出于二而文武之才徒相為營古之為學必取士取士必以文武其教養之法非有二也禮曰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

論平

歷代武舉卷二十七

武舉告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賦三代之學文武兼重二途設漢時應西天水上郡北地材官隸本郡縣郡國高祖雖未嘗設科而一時猛將出時于餽練武徒鼓勇服箱之職至武帝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于是衛青霍去病謀日碑出于降敵漢之得人于茲為盛元封五年帝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提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為馭擊之土亦非解之而已其令郡縣舉民有茂異等可為將

相及使絕域者自是之後成帝則詔北邊二十二郡

舉勇猛知兵法者平帝則詔郡國舉勇武有節明兵

法者安帝永初中則詔舉列將于孫明曉戰陣任將

帥者建光中又有武猛堪將帥者之舉順帝則詔選

剛毅武猛有謀議任將帥者靈帝則又詔舉明戰陣

之畧者諸公車行日非不詳矣然平未有得人如高

祖之世者唐又開元科詔之武舉而進士武舉遂

兩立矣武后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其置有長環馬射

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馬拾越關負重身材之選亦以

論平

歷代武舉卷二十七

縣飲酒禮送兵部玄宗開元十九年兩京諸路各置

如公廨以張良配享取自古名將為子哲七十二弟

李馬肅宗乾元元年不以張良配享上元元年太公

望選封為武成王享祭一同文宣王貞元二年關播

奏書仲尼十哲皆當時弟子今以異時名將列之弟

子非類也乃去十哲之名自是始有武學為文者習

章句而嘆武士為武者習騎射而讀文儒二者殆若

冰炭矣然以武舉異等中第如郭子儀者遂成再造

之功焉可忽哉宋太祖初幸武成王廟觀兩廂名臣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繪像指白起白此人殺降不武之甚以杖重之後修
武成王廟令張昭實儀詳定配享功臣以吳起孫臏
廉頗韓信等二十二人不克令終並退之復升灌嬰
歐陽章開寶元年上令諸道解武舉者命李昉扈蒙
試問所習之業皆無足取悉令罷之仁宗朝富弼言
應制科者必樂爲賢良方正才識兼茂壯爲將帥遊
奇之名蓋今人重文雅而輕武節也臣請詔近位及
唐鎮于文武官中各舉明兵法有威果習練武畧堪
任將帥者一二人以獻燕海上書請從武舉使而制

部考雜錄

歷代武舉

三

唐李漸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衆之權畧也外
觀諸將馬可似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焉耳
本待示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則人材出矣寶元
間郭弁部試武舉人以策論定去留以弓馬定高下
慶曆三年詔兩制舉文武官各一員爲武學教授從
員昌朝之言也三年詔謂時各有宜令異于古軍旅
之任殆稱其人令罷武舉一科于是言事者以文武
並用廢一不可宜復此科分爲三等上等等取其學識
深遠策對優絕次等取其策對優長騎射兼有下等

取其聲刺擣射廻條魁俊量能而官因材而任時蘇
軾策有曰天下未嘗無材患所以求材之道不至古
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賢以可見之實而
致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爲用而不可廢今夫孫吳之
善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
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材未必
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如
以爲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恐不可得而見
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

部考雜錄

歷代武舉

四

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
矣天下之實不可以求之于言言又不可以較之于
實力獨見之于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於手
習兵于玉浴兵于馬終日而舉鞭老木貫三木耳焉
實觀之以爲剛而無端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
人而猶足以取信于閭閻故凡欲觀將帥之材石莫
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踴而難令勇悍
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畧之類
以奉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

約東望明則足以見其威生作速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強也故曰先之無益之虛者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神宗熙寧三年翰林學士司馬光言奉勅考試武舉而法當先試弓馬若合格即試策畧緣弓馬以選士卒之法非所以求將帥者也不幸而不能挽強馳突則雖有策畧將帥之材不得預試恐非朝廷建武學之意況試弓之法挽與弛齊尤不應格自今欲乞試策并挽弓及弛者皆聽就試中書請如舊制上命再相度之卒

有黎華可特免銓試與汪黃甲差遣上又曰自此類立一規則今將帥稍知書曉文學禁衛出身如光武故事令習孝經使文士能射御武士知詩書庶幾文武合一之道真可謂除戎器械不虞之良法矣是故以策論定去留以弓馬定高下寶元制也先試大義次試時務邊防策又別試弓馬熙寧制也以此取材武之士庶幾或遇之乎明初立法教養有武學科目有武舉黜陟有武選然初用世陰爲多至天順初大同泰將石亨奏國家設法推武舉職誠當矣然通于

四年太監汪直用事欲以莖白爲名吳毅爲損草奏請武舉設科鄉會殿試悉如進士恩例下兵部集議于是兵部尚書余子俊會文武大臣暨科道官議上武舉科條大畧鄉試以九月會試以三月初場試箭刀試論判語三場試策殿試以四月一日賜武舉出身有差弘治中兵部尚書劉大夏上疏言曰之設將以延復英雄廣儲將帥招徠輜畧之士收拾斯地之才且天之賦人以才諱于文者或優于武亦不以遠而畜不以賤而限如積直至于寒微吳起困于羈旅樂毅出于疎賤懸布韓干與蓋衡青屏子人叙去病育于奴子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爲之汲引豈能自致通顯建功于世而垂稱于後耶昔者姬宋將之爲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辛成再造之功宋知求將之爲重視制科而詳定武舉遂得狄青令狐挺卒能料元昊之背叛破智高之猖獗蓋異人傑士庶奮而興飲氣挾術以赴功名之會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蓋事既貴重則品式宜加詳備恩禮宜從優厚今欲依倣唐宋故事參酌會聚

二試事例少加損益請于次年四月開科初設騎射以發九矢中三矢以上者爲合式次設其步射以發九矢中一矢以上者爲合式三試策二道論二道優者列職論官以示崇異其非全材黜之以俟後舉此制一定庶法式昭宣足以備葵蕙禮遇崇重足以激人心凡海內智勇之士莫不仗劍而起各售其術期以效用于世是舉天下之英雄而入于吾之彀中陛下屈群策而用之何憚之不可敵何傷之不可禦又何必捐辭而數思惜才異代也哉

應代訓錄

成周講武之法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陳之陳辨鼓鐸鈙鈙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中夏教養舍擯車徒爲習簡其列陳如振旅之陳辨鼓鈙鈙家鄉野若帥之號名以便軍之衆事他皆如振旅遂以蒞中秋發治兵平列陳辨鼓鈙鈙之用王侯大常諸侯黃旗軍吏戰旗師部戰旗鄉遂戰物鄉野戰旗百官戰旗他皆如振旅遂以蒐中冬教大閱前期群吏戒衆庶修戰法虞人采所田之

卷二十七

成周講武之法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陳之陳辨鼓鐸鈙鈙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中夏教養舍擯車徒爲習簡其列陳如振旅之陳辨鼓鈙鈙家鄉野若帥之號名以便軍之衆事他皆如振旅遂以蒞中秋發治兵平列陳辨鼓鈙鈙之用王侯大常諸侯黃旗軍吏戰旗師部戰旗鄉遂戰物鄉野戰旗百官戰旗他皆如振旅遂以蒐中冬教大閱前期群吏戒衆庶修戰法虞人采所田之

鼓鉦鳴鈸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旗爲左首和之門群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出和左右陳而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爲屯百夫有司建之陳野人爲王易野車爲王旣陳乃設驅逆之車中軍以擊令鼓鼓作鼓行徒銜枚而進及所辨鼓皆戰車徒皆譟徒乃辨致禽焉故大閱教戰也蓋先王之時雖隆仁義禮樂以化天下之俗然伏其悍戾好爭之心而常陰求非常之利以待不測之患所以養天下奇傑之氣使習知其術安之而不懼也周室既衰蒐禮

卷二十七

鼓鉦鳴鈸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旗爲左首和之門群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出和左右陳而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爲屯百夫有司建之陳野人爲王易野車爲王旣陳乃設驅逆之車中軍以擊令鼓鼓作鼓行徒銜枚而進及所辨鼓皆戰車徒皆譟徒乃辨致禽焉故大閱教戰也蓋先王之時雖隆仁義禮樂以化天下之俗然伏其悍戾好爭之心而常陰求非常之利以待不測之患所以養天下奇傑之氣使習知其術安之而不懼也周室既衰蒐禮

乘之陣法及兵法十三篇觀武侯問于吳起曰願聞
 治兵料人周國之道起對曰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
 諸侯晉文召為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穆置脂車三
 萬以服隣敵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
 者聚為一卒樂以進戰效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為一
 卒能踰高起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王臣失位而
 欲見功于上者聚為一卒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
 為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
 決國外人可以屠城矣武侯又問曰用兵之道何先
 起對曰先明四輕三重一信曰何謂也對曰使地輕
 馬輕車輕人輕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輕人輕
 戰時財馬輕車有餉有餘則車輕人輕銳聖則人
 輕戰時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者能遠敵游之
 主事又曰用兵之法教戒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
 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
 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佚待勞
 以飽待饑而面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
 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節而解之毋受督習乃拔其兵

是謂將事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
 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持旂旛養知者為謀主鄉里
 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陣三鼓趨食四鼓
 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蓋自齊桓晉文
 始為召募糾民之法而是時秦有脂陣楚有組甲破
 練起有習流君子之軍迨至戰國益尚騎射而拔擊
 其卒易服百金之習威稱簡練然許力之教熾矣故
 曰國聞習戰其民于五湖劍皆加肩流血不肯止
 勾踐習武試其民于寢宮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達
 華金滿過也豈其勇生而貪死賞罰明而教習至也
 是以連蒙善射不能用不調之弓造父善御不能驚
 戰勝却馬聚備善騎不能運不利之新孫吳善將不
 能與不習之卒戰蘇展獸而黃帝教之戰馬為鳥
 而驪氏教之擊夫鳥獸無知之性猶隨人指授而能
 擊者教習之功也雲霓國之士民乎尉繚子兵變
 日兵之教令分營居陣有非令而遲遲者加倍教之
 異前行者前行教之後行者後行教之左行者左行
 教之右行者右行教之教舉五人其甲首有賞弗敢

如犯敵之罪，離地者自獨其伍，伍內互獨之，見其罪
凡伍歸陣，若一人有不進死于敵，則敵者如犯法者
之罪，凡什保什若亡一人而九人不盡死于敵，則敵
者如犯法者之罪，自什以上至裨將有不若法，則敵
者如犯法者之罪，伍長教成合之什長什長教成合
之卒長卒長教成合之伯長伯長教成合之兵尉兵
尉教成合之裨將裨將教成合之大將大將教成合
于中野置大表三百步而一旆陳去表百步而決百
步而超百步而驚習戰以成其節，爲之賞罰，其兵令

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七

十三

軍營嚴甚于將者，敗所以知勝敗者，無善于敵也，敗
軍將猶衡衡焉，出卒陳兵有常令，行伍疏數有常法
先發之次有適宜，陳省向敵有內向者，外向有並陳
前能陳夫內向所以顧中也，外向所以備外也，立陳
新以行也，生陳所以止也，立生之陳相參連，止將本
其中生之兵劍旁立之兵戟旁將亦居中，昔御敵者
正兵先合而後虎之，此必勝之術也，陳之斧鉞，能之
旅章有功必賞，紀令必死，存亡生死在權之端，雖天

下有善兵者，莫能禦此矣，漢興常以秋後却還，都
莊子東門以爲廢廟，辨孫吳兵法六十四陣，每月都
課試，金韋騎士各有員數，如有校警，平地用車騎，山
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後漢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
楊威武，新牲于郊，東門名曰籍，劉兵官皆肄孫吳兵
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此京師教試之法也，郡國材
官騎士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相尉會都試，課殿最
爲樓船亦習戰射，造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陣，乘此州
郡縣教試之法也，初漢文帝留射，成服，親御鞍馬，從

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七

十四

郡縣嚴家于材官之士，馳射上林，講武，習武，元帝
時，以重兵，始始罷月，故而未正治民，振旅之事，後漢
建武是罷義反，既罷，皆以秋試，勒軍，諸守長，以
建武也是以建武六年，罷郡國都尉，無都試之法，唯
建武建武如故，重帝中平五年，以天下重中，賊起大
帝，因有兵，講武，練兵于平樂觀，帝躬親，甲冑介馬，觀
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問技尉，蓋黜曰：吾講武如
是，何如對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冠在遠，而設
陳于近，不足昭果，威，威，武耳，帝曰：善，唐太宗帝範

宋代訓練

宋太祖自設教閱擊刺射術嘗令步騎數百挽強發弩視其進退發矢如一善曰此殿處則數百人耳猶兵威可觀況堂堂之陣數萬成列乎建隆初選天下銳騎集圓庭親御延郊閱武自是飛山樓臺之駕新池在作之幸會無虛歲四年內庫發棹船子弟數千人鑿大池于京城之前引蔡水注之造樓船百艘選精卒號水虎投習戰池中命神武上將軍董承卿督其役又遣使者行詣諸道選擇精兵凡其材力

教藝有過人者皆收為禁軍募之京師以備宿衛餘募諸道和乘勇精銳者京師之敵其敢有異者蓋本禁與國三年幸西郊講武臺大閱諸軍南池驍騎軍計總建五色旗幟于前翼給執金鼓鼓旗旗旗六師新十軍器軍器上登臺就觀水悅以金幣賜餼餼之其宗六年詔在京諸軍選江淮習水卒于金明池接試戰掉立為水虎翼軍置官于側其江浙淮南諸州亦令舉此選卒置管仁宗三年帝親閱河東所教操手進退輕捷不畏矢石遂班為資次以優異之五年

詔在京殿前馬步諸軍總教使臣並以春秋分符發試射命中者第賜錫標兵房置籍考校以多少定教最五月詔以涇原路蔡挺衙教陣隊于崇政殿引見仍頒諸路其法五伍為隊五隊為陣陣橫列騎兵三隊亦五伍列之其出背以鼓為節東草象人而射馬中者有賞馬步皆前三行槍刀後二行弓弩附隊以虎蹲床子弩各一射與擊刺選出皆謂金印退頭籍人馬之強者隱于隊中遇可用則別出為奇帝以其熟閱周悉常有出野之備故令策行神宗初初置內

教法旬一御殿閱武校程其能否而黜沮之士無不爭觀者元豐元年詔立在京校試諸軍故舊標兵為殿中下三等又詔開封府界京東西將兵十人以殿人為馬射受教于中都所遣教頭在京步軍諸營引箭手亦士人以一人習馬射受教于教習馬軍厰教成則展轉分教于其軍孝宗乾道二年幸曉湖閱處次幸白石岡兵三衙率將佐追駕射生官兵就御筆下獻所獲四年幸茅灘教閱舉黃旗連三鼓受方陣五鼓舉白旗受圓陣次二鼓舉赤旗受銳陣又次舉

者降充與旗四千人者降充小旗五十人者發充其千戶送軍千倍千百戶指揮送軍五倍千百戶者並減俸及通降一等皆如百戶之例正統時兵部尚書王驥督師征麓川克之以功封靖遠伯定中南京嘗因師覆舟山北商將校日部伍行列者何曰隊各五千入始爲一字列聞鼓聲則變而爲方圓斜直之等今日所故練是也公笑曰此何以約束凡兵五人爲伍必一人居中執旗標四人者立四面此四人者皆聽中一人所使中一人恒堅立不動赴敵則四人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二十一

必與中一人使四人者指顧東應西應顧東援兵不待獨在由五人爲四十五人共六隊最便也其後練未以令其四面如前並人志法及後而後俱願爲有二三五人其事倣則應照舊耳古人養兵者在前後相應而擊中中以四十五人爲一隊不與中爲遊擊出首而正兵一百二十五人堅駐不戰互相倚賴而功可成矣又以五營如前法分布之則正兵一千二百五十人更以一千二百五十人如前爲奇兵遊擊則總兵千五百人爲一師相機調遣

于中軍至將一人之令其下由伍而隊由隊而營有一人爲中中一人者各以將之令令其餘人如是豈有紀律不嚴約束不齊而功不成哉聞者莫不信服大槩兵士宜令屢經戰陣屢立戰功將官親自選用就令訓練督戰則情義孚而恩威積若募兵者一人練兵者一人領戰者又一人則選練必不用心而兵將亦不相識未有下敗者此向來之宿病也練兵之法有五一日練膽二日練藝三日練陣四日練地五日練時今惟日則起武場操演非也何爲練膽有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二十三

所長有所恃也蓋軍士長賊則不畏我平日訓練信實必同常如在陣時使兵知我之威必不可畏其退走之心遇敵而忘之是之謂有所畏勝勝勝勝有法譬如敵擊吾左侍右必救敵擊吾右侍左必救敵擊前後首尾互救氣勢常壯敢于攻戰是之謂有所恃何謂練藝軍中實技惟楊家長鎗李家短鎗與國之牌鉞處之獲免五兵相衛可以必勝焉銳乃今日利器自非有衆能短兵接戰則亦有時而第刃鎗鎗牌最利衆敵副總等官宜督同教師勒兵分營

期精熟比試之目管操官分辦生熟開場主將閱兵
賞罰其習花輪花刀無益實用者一槩勿取何謂精
悍今之兵知合而不知分不論寒暑俱團作一堆前
者遇敵後不能應法云陣欲疎戰欲密行陣間須緩
橫皆有連卷可以馳馬整齊行伍前視心後視背左
右視兩肩如孫子教吳婦人法而又習疊陣法者休
迷上否則密陣而戰反疎矣又今之兵知進而不知
退非大張散回之謂乃逐隊抽代之謂也若收兵無
法則為敵所乘我兵見敵追來紛亂而不能整此二

治平新義

卷二十一

兵

二十一

二十一

者歷來之大弊也其他金鼓旗耳旌旗線目生作筆
劃線手足之類乃常法也亦須慣習則進退有度
雖面不可亂何謂線地古之陣法有方有圓有銳有
橫有直皆因地而異用若但于武場中操演而已則
遇敵交戰之地安得廣乎亦如武場者乎昔將
兵者過山即習登陴之法過水即習涉行之法過
橋即習卷戰之法過林麓即習設伏擒伏之法過關
隘即習分行合部之法地之近者令軍士分投議認
道之遠者置郵導道固皆操務使水陸發覺人人不

迷何謂線時時有寒暑晝夜兩時風露須令兵止平
日費慣重任進行之處不論操演調案行止宿食兵
不得離隊隊不得離哨哨不得離營每哨日設一兵
巡風百總輪首無容擅離隊伍在外散行飲酒生事
違者軍法重治則是無時而不練習慣于平時則臨
陣機寒勞苦皆能耐之矣法不但可以耐時亦定心
志壯筋骨長氣力大有益于軍士入陣圖六花陣之
類乃是營法分派隊伍之死規模古人之精細也臨
敵制勝不在于此何也營自營陣自陣戰自戰營也

治平新義

卷二十一

兵

二十一

二十一

者止之陣也陣也者行之營也謂敵時須以營陣中
人逐隊調發交戰運用變化全在此心若侯古圖不
可行也今之將官非脫古陣法而自作聰明則遇古
陣法而以之敵也其在其能制陣也此將官平日訓
練軍士教令營壘嚴整陣一變其陣也即以平法
所習者用之則操一日有一日之效熟一作商一作
之利若武場中所演者通是虛套而臨陣之法令營
無一相合則耳目生疎雖操千百年何用為兵
之勝負不在家寨高雉而在于操與制分合初如

且如領兵三千分爲三支每支九百人張轄角之勢
常以一支當敵二支治力更奮而進當敵者爲正專
司殺戮治力者爲奇專可援援另以三百人行哨設
伏。寇雖億萬吾以寡而擊之有不勝哉。縱遇強敵難
勝吾亦豈至于敗哉。向來戰將常有合而無分以至
敗。不可以不戒。此臨陣進兵之分合也。

李西程策有曰。洪武爲五軍。永樂爲三營。于忠
順爲十團營。嚴嵩爲仇雋地。始設戎政府一之。
趙文淵謂設分府分營之意。甚或追榆木之變。

明代訓練
卷二十七

三十五

數軍未及歸衛爲三楊營。然軍不練。即軍營制
必改也。今之營在總操作練耳。夫養兒戲也。練
則必選敢練。利勝技藝。選師分演。精微貴藏。
難必無明。而大要以練兵書爲主。重器練手重
練身。囊沙練足。爲三才練陣。盡斥花刀花
錦之套。其實罰。或教場行臨陣事。成敗笑陳刃
斧威。其論功。重今勝。輕零斬。即賜勦不得冒世
襲。廣級者新。而佐威信必行者。在同甘苦。雖下
卒器食。親經較驗。夜無終寢之席。豈無不吐之

晴情義子。恩威治。真如臂指。可謂得練三昧矣。

明代訓練
卷二十七

三十六

異宜不制其數遲速異效不責其新會發賞異施不問其出入毋以盈庭之議而問帷幄之密謀倂以邪德之言而淆賞機之定算凡以爲能將寬也擊鼓金鈸聽有所不聞而非重也懼多言之亂聽也旌旗麾幟明有所不見而非蔽也懼多指之亂視也凡以爲能將信也如是故鶡鵠一將權一故上足仰上足仰故下可用是以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口無遺令事無嘗試師一出而遠人懼白刃不畢拔而天下服也昔者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三軍之衆攻城爭先登距戰

夢先赴關金聲而怒問該聲面喜爲本蔡餘太原國
 總濟趙勝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將冬不服強夏
 爲難服而不服強冬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解其
 宿之怨暑出臨差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名曰九變將
 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謂夫將服敵
 將者皆成將方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虛欲
 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倦飽將與士卒共
 寒暑勞苦饑飽故三軍之衆聞鼓聲則喜聞金聲則
 怒萬城深泥矢石繁下士爭先登自外始今士卒先

趙括新好短而樂竇也爲其將知秦君侯爵之爵而
見其處之明也不掉義或志驚不可以離義及能養
利本亦以節義本志清聖不可以節變故曰將不仁
則三軍不製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將不智則三軍不
謀將不勇則三軍大俱挫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將
不智則三軍失其節將不強則三軍失其職故
先王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後刑重則內畏由畏則
堅矣蓋當是時六軍之制軍將皆命卿無事則將卿
卿卿有事則將卿皆將入則與司政本出則經營四

有靈王老母命帝於深平津苑而玉體動輒如常
 其後繼位侯必以爲位上從方壽志靈傳玉體是
 故世間所願廣公拉我聖父臨前他志也義倫值
 此重臨印在後也世間北千醫非獨有博安良書
 與海書連衆氏謂云樂建亦翻開先帝李陳等
 貴者應時存著扶養之休智有當此居居在無
 閑味若成待重不先于君皇失律輕誤國衆其後
 漢高帝廷大虎知人善任韓信蕭何蕭何碎燕
 將將檢中藏老泉有日人君智臣相易而將能將者

然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則
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去畜其弱畜
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羶先王
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我之幾之不能舉
之而後已歸者可以取以爲繼弱者可以制以輟衡故先
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屬知目是能斷是能斷
管與虎豹並殺而歸罪則是天下無罪終無以服
勝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義制如虎豹之不可
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道
韓非子顯學卷之二十八

者德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責其
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責
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責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
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
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王王供其飲
食一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
未有功于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楚期而不至
損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
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
韓非子顯學卷之二十八

漢王休李我齊也故齊不稱則韓信不保蘇楚等
劉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火計矣漢
武亦善御將關輔之役不取諸將之徒聞而獨
異穎川之冠以冠物之憂固爾獨委冠伯穎川之事
以吳漢之不習舟師而獨任岑彭皆素知才畧而
平授任嘗與功臣諸侯語褒容言曰諸卿不遺
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鄧禹先對曰臣少嘗
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鄧氏子勉
行修整何為不豫功曹餘各以次對至馬武曰臣以

歷代任將 卷二十八

武勇戰守尉尉麻皮笑曰臣為盜賊自誅李
事與武勇人嘗酒滿連敗言時麻在旁麻面折時
會善謀長無解時是帝故縱之使為盜賊麻
幼臣而能臣者有其小失處亦為盜賊麻
得食而食官無餘有亦其情已實不依以東
其其禍厥終無族也者蓋古稱善將者其如漢高
光武高帝之于韓信也諸兵則兵諸王則王亦國有
殊一方畧異一謀議者而馮異專制關中尤武備
而置之腹君臣父子之論懇懇然發于至誠復以

將者安得不得智舉力報出之而赴功名
散至于韓淮諸公帝未嘗遣特將雖或特遣未嘗不
稟受成算而獨于信則不報知信之能也東漢諸將
往往皆中繩墨歸隨制無飛揚跋扈之態而有敦定
禍亂之畧豈非其善御使然哉晉武帝時馬統督侍
帝從容論魏晉事因曰臣切謂鍾會之乘廣孫太祖
帝變色曰卿何言邪統免冠謝曰臣愚死言言罪應
萬死然臣微意猶有可申帝曰何以言之統曰臣以
為善御者必識人善盈縮之勢善政者必審官方控

歷代任將 卷二十八

將以重故仲由以義人被抑冉求以退讓被遣漢
武以親過夷滅光武諸將皆抑其長終未有任
事者亦有愚智之具蓋抑揚與泰然耳鍾會
其有恨而太祖善獎太過嘉其謙虛盛其器
以重其委以兵故使會自謂無遺策功在不覺
鍾張敗後遂遠自述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而大
禮抑之以權勢納之以親則則亂心無繫而左亂
無解而成矣帝曰善唐太宗時并州大將督其
世勳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畏懷服太宗曰隋

帝勞百姓築長城以衛突厥卒無所益臣雖聞李靖
勦于晉陽而逃虛不驚其爲長城豈不壯哉晉謂李
靖曰當今將帥惟李勣奉道崇禱萬徵既堪大用靖
對曰陛下常言勦道常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徵
若不大勝卽須大敗臣愚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
者節制之兵也武大勝或大敗者倖而成功者也故
孫武曰善戰者直于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
制在重云耳秦秦親寶從李密役臨王世充見世充
多詐數與下呪誓乃死經非操亂下也至武德四年

[illegible]

先處世封事曰天下之柄有二文武而已至制廢御
人其道一也今有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畧言文者
著篇章不取之經綸臣觀魏晉齊梁才固不乏然何
益治亂哉養蠶基射能穿札不止鄧陵之奔陸機論
能辨亡無救河橋之敗斷可見矣夫才生于世世實
須才志士在富貴與貧賤皆思立功名以傳子後然
知已難而所遇罕士之懷琬琰就煨塵抱棟幹困溝
壑者悠悠之人直睹此士之貧賤安知其方畧哉故
漢拜韓信舉軍驚笑蜀用魏延群臣觖望此富貴者

易爲善實與者難爲功也昔漢文帝不知魏徵實直
 諫容聲愛廣才而不刑乃歎其生不是時夫以與之
 容乃無幾錢發方虛事北邊而卒不伯故近不知爵
 祿之賢而遠怨康順李牧焉唐是成知城有而不能
 爲此其身爲陛下所知不得盡其才也晉羊祜諸葛
 亮劉亮有易推忠節數日天下事不如意十常八九
 以爲人不回終不大舉此據立功之地而不發展其
 志也項衣也人懷貴抱負而望朝奏名召豈易得哉
 臣願歷訪文武真昂以上得無有志如羊祜祿如李

廣而不得聘其才者乎。使各言其志。毋令久失職。又
軍無常勝。將有能否。兵爲王者大事。存亡係焉。將非
其任。則殄人敗國。屬亞夫堅壁以挫吳楚。司馬懿開
營而邀諸葛亮。此皆全軍制勝。不戰而卻敵。是知大
將臨戎。以智爲本。今之用人。類將家子。或死者孤兒。
進非幹畧。雖竭力盡誠。不免于傾敗。若之何用之。且
建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來。言其所能。不言所指。若
陳湯呂蒙。馬隆孟觀。悉出貧賤。而勳伐甚高。不聞其
家世將帥也。故陰陽不和。擢士爲相。螢貂不庭。擢校

其實蓋忘大體之臣。恐衆勳滿。竭府庫。無以
爲益。國所謂惜毫厘。失千里者也。且發首雖微。不可
以欺。安有尚不信之令。設虛賞之格乎。且實既不用。
勳亦淹廢。歲月紛消。黃鶴相繼。若莫不奉法。慢自京
師。僞飾所誅。至司過也。其則不遠。近在尚書省中。然
未聞斬一臺卿。發一令史。使天下知之。陛下何照遠
而不照近哉。意又多敗子。嚴家無格。虜且人王。病不
廣。大人臣病不前。位位恐陛下病之。于不廣。大遇在
于慈父故也。至德宗興元元年。上以李晟。渾瑊。討朱
泚。謂陸贄曰。晟瑊將軍。當議規畫。令其遠取。贊對曰。
將軍專謀。兵以奇勝。軍機近則失。變戎師。棄舍則
害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之。子圖贊莫不也。
授之以錢。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
勳。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勳而武功立。自昔帝王之
所以夷大難。成大業者。繇此道也。其或疑于委任。以
制勝。繇已爲大權。昧于責成。以指麾。願官爲名將。終
無交于原野。而決策于九重之中。機會變于斯。環面
定計于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上有聖

附之。○下○無○死○統○之○志○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危○
 盜○充○斥○乘○輿○播○遷○秦○梁○廻○燎○千○里○而○遙○隨○之○以○威○則○
 力○勢○不○制○投○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項○有○驟○降○詔○書○教○
 諭○群○帥○事○無○大○小○悉○為○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
 命○進○退○速○率○乘○聖○謀○豈○皆○樂○于○違○忤○哉○亦○孫○傳○聞○
 與○荀○資○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
 卑○情○奸○令○者○陛○下○能○于○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
 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置○將○帥○乎○臣○亦○恐○
 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

而○從○之○者○志○氣○何○膏○百○倍○哉○嘗○試○論○之○漢○定○天○下○置○
 材○官○于○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後○平○百○粵○更○增○七○
 較○有○四○萬○之○事○旋○授○中○府○之○甲○入○鄴○出○將○無○文○武○之○
 常○任○因○事○立○號○無○名○職○之○定○稱○故○五○營○六○部○之○旅○事○
 畢○解○散○諸○師○下○瀕○之○官○功○成○輒○罷○而○將○軍○奉○朝○請○矢○
 是○以○終○漢○之○世○無○弄○兵○內○侮○之○禍○東○都○之○後○四○方○分○
 裂○重○兵○在○邊○號○將○總○戎○強○臣○執○權○國○從○外○理○故○叛○亂○
 接○踵○顛○危○相○逐○唐○氏○一○稅○乃○因○階○制○內○設○諸○衛○以○處○
 武○臣○外○布○府○兵○以○謀○諸○衛○四○方○有○變○選○將○于○朝○調○兵○
 于○府○建○牙○而○出○凱○歌○而○旋○將○軍○就○第○我○郡○縣○有○警○類○
 之○傳○朝○廷○無○權○重○之○臣○不○耗○帑○財○不○費○庫○給○誠○天○機○
 聖○慮○之○道○也○至○于○景○雲○之○初○始○並○節○度○之○號○以○推○邊○
 鎮○以○塞○難○臣○行○則○建○節○府○將○六○兼○得○以○軍○事○專○殺○而○
 方○面○始○大○及○明○皇○天○寶○之○末○昏○惑○不○事○邊○功○競○進○之○
 將○獻○謀○于○恢○振○當○國○統○政○之○臣○務○專○乎○寵○利○兼○道○開○
 鎮○池○池○四○履○銳○卒○屯○于○沙○磧○邦○財○空○乎○上○林○蓋○中○原○
 無○擊○柝○之○虞○而○北○兵○排○乎○由○谷○矢○鏖○是○徵○兵○悍○將○應○
 衝○接○勢○東○擊○西○應○朝○降○暮○叛○更○相○禽○戮○武○自○募○生○

民僅灼。勦絕耗。喪。肅代之後。中官得取。行軍始平。練。軍容自乎朝恩。暨德宗之興。元置中尉。干神策。兵。權。國命盡在北司矣。蘭錡虎臣。皆其子。膏方岳。戎帥。率自賄成。至有市井賈販之夫。臺與駙養之。幾折。攀。而取千里。調。附。而得通都。至于貽利于貨。壞法。侵。姑息。假借。養成驕。尊。君位天祿。如從其貨。貨以居。藉。故唐氏之基。圖終為藩臣所損。且古之賢臣。在國則。為相。在軍則為將。南則阿衡佐升。而之伐。周則尚父。領渡盟之師。姬旦東山之征。以冠淮。奄。孔子來谷之。

道何必章句之學。乃為文。若夫積思澤以精。懸。陪奔。走之勤。養以敢死。為武。以引強。為材。贏。厥。而。夾射。御。程。艱。幹。而。角。健。捷。此。所。謂。匹。夫。之。敵。一。隊。之。長。又。宜。將。之。云。乎。朱。和。諸。將。奮。自。草。野。出。身。行。伍。與。屠。狗。販。藉。者。無。異。及。見。于。用。皆。卓。然。自。樹。蓋。由。太。祖。之。置。將。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富。之。以。財。小。其。名。而。崇。其。勢。畧。其。細。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責。其。成。每。朝。必。命。坐。賜。與。優。厚。撫。而。遣。之。嘗。令。有。司。為。郭。進。治。第。凡。廳。堂。悉。用。麗。瓦。有。司。言。非。親。王。不。可。用。上。曰。郭。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之。憂。進。豈。減。兒。女。邪。此。可。謂。相。隆。之。以。恩。矣。取。董。遵。誨。于。仇。魯。取。姚。玭。于。保。房。皆。用。之。不。惑。郭。進。在。山。西。嘗。有。軍。敗。於。其。不。滿。上。曰。進。御。下。嚴。是。必。罪。人。懼。進。法。欲。誣。進。以。自。免。也。使。中。人。將。以。賜。進。令。詰。而。殺。之。此。可。謂。厚。之。以。誠。矣。西。北。邊。軍。市。之。租。多。賜。諸。將。不。開。出。入。往。往。賞。資。又。與。以。水。萬。李。漢。超。守。開。南。州。餼。七。百。萬。餘。貫。悉。以。給。與。漢。超。給。私。取。榷。場。規。免。商。筭。有。以。事。聞。者。上。即。詔。漢。超。悉。免。罰。征。故。邊。將。養。士。足。以。得。死。力。用。國。足。以。得。敵。

情以居則安以動則勝此可謂富之以財矣秦漢起
郭進皆終于觀察使所居不過把節使之氣爲不以
犬將處之然皆得以便宜從事郭進在山西無遺處
幸論之曰汝等謹奉敕我猶放汝郭進殺殺與其假
信如此故郭進所至兵未嘗少詭此詭謂小其存焉
崇其勢矣王彥昇之好勇馮繼業之自食然彥昇之
守原州繼業之守靈州皆邊境以安此可謂舉其小
而求其大矣何繼筠屯隸州二十餘年董遵誨屯通
遠軍四十年其餘皆不戒十餘年邊境賴之此可謂

其出而責其處免夫寵之以非德而勝財也
德雖存私心則其志固養之以惠勸其所欲其
濟不挾德則位卑者有赴功之心而勇智得
譽聲遠則材能進入其位則亦祿者庸庸
者易乎是太祖兼用之故能平西蜀拓榆溝其
楚江南所向遠志盡能摧赤心以駭群衆之
人者屬狂征伐者皆太祖勳舊嘗與寇渠言
曰將臨梓潼不求其饒但望其饒而肩起上
摩麾下至二千石第其功效留稅之微勞茲莫不情

之。所以各務忠孝而固厥位。忤亂不得而萌也。真宗咸平中。幸大名府。詔訪群臣邊畧。二年。右正言孫何疏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故有築壇告廟而授者。有推轂分閭而遣者。軍功爵賞皆決于外。參佐條屬許之自辟。昔趙衰舉郤欒于晉。疾日與詩書而聞禮樂。晏嬰薦穰苴于齊。疾日文能附衆。武能却敵。歷代將帥多出儒者。光武有鄧禹。劉備有諸葛亮。西晉有羊祜。杜預。東晉有祖逖。謝玄。符堅則有王猛。後魏則有崔浩。梁則有謝安。隋則有高祖。至于唐室。儒將尤多。若郭元振之鎮隴右。狄仁傑之帥河北。裴度之平淮蔡。溫造之定興元。此數臣者。皆有尊主庇民之功。善始令終之德。一時武臣未有出其右者。宋梁復唐以馬上爲治。文武之柄始離。爲二。武者專治軍。視取言軍旅之事。武者狃習戈戟。罕有權輿之謀。文相提非坐觀成敗。今塞北有未賓之敵。河西有強項之羌。俱未成擒。病在此耳。夫善師不陣。止將伐謀。事權宜專。號令貴一。古者元戎之外。餘皆偏裨。近

代加以副貳參以監臨事有嫌疑動相牽制而為將者又各試人崛起軍候稍選恩不足以懷遠人威不足以御群較武選進而玩寇或微果而輕敵蓋選將之術任人之道或有所未盡故也今之節度使皆之大行軍今之都部署皆之大總管將帥列衛至今猶帶度支營田等使者蓋元戎之任無不統攝也原其責成之道欲使民不告勞師有必勝且耕且戰足食足兵也爰近代始有供軍糧料之名隨軍轉運之目使額倪眾適從無所司計者不知尺籍伍符之數握兵者不惟飛鸞視粟之告群口交濟而相像委託稱其責而實反成其動必中要而大費官督陞正何惜其將之薦拔蓋侯之印綬不于文責左臣擇訪察淺難勿俾武人擅其權勿使中使捷其事關外之意視一以付之境內之租賦權稱一以與之使其存存藩而偏軍有黃金而傾敵舊所謂監陳允鎮之類成取偏將為之仍令舉其節度與夫列校齊整近臣迭繼不可同年語矣度曆三年知諫院歐陽修疏曰自開兵以來朝廷求將之法不過命近臣舉朝士換武

官及選試堪行方畧等人而已近臣所舉不過修吏牙幹之士班行所選乃是弓馬一夫之勇至于方畧之人尤為乖濫試中者僅堪借職縣尉參軍而已于此求將而欲得當今之患此所以困天下而敗于邊陲者也不知朝廷以此數事為求將之術果是乎果非乎為是則所得何人知其非則蓋思改革又不知朝廷以將為易得乎為難得乎為易則數歲未見一人知其難得則當多方用意蚤賜采擇俟其臨患何可得乎伏望特詔兩府大臣別議求將之法蓋去循常之術以求非常之才苟非不次以用人難與當今之患愚伏見唐及五代至于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其間名將多出軍卒只如西師用兵以來武將可稱者往往出于軍中臣故謂只于軍中自可求將試舉官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伎倆每百人團為一隊而教之較其伎倆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將此一伎勇實服其百人矣以為百人將之將可也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伎倆而最勇者十人之中

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將此二人之俊勇實能服
 其下矣矣以爲年人之將可也然將而久教之
 夫使勇出半人之上而難爲勝矣則當擇其識見知
 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大將此
 人之俊勇乃萬人之選而又粗知變通因擇智謀之
 人以輔之以爲萬人之將可也幸而有俊勇不足而
 才識出乎萬人之外者此不世之奇將非常格之所
 求也誠能如此得五七萬兵隨而又得萬人之將五
 七人下至千人百人之將皆自定然後別立軍名而

功而其志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與之則緩急不可
 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
 也昔漢武帝欲觀兵于四荒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
 通侯之貨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
 無有應者于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人
 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于死亡之地是故其
 將降而兵破敗天下幾至于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
 人而望其爲倡不已歟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
 爲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于人而私之則非
 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此所以
 視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乎私傷而
 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食矣方西漢之
 衰也天下非不豪雄然謀之而將帥之臣雖守其
 往觀內顧莫有云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勇健陳
 莫實用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漢得以此
 猖狂而晉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愚
 起于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服心之士西
 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害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

異焉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知遠近臣不知緩急將誰爲之倡哉又秦觀策曰將帥之難其人久矣勢有驕弱任有久近敵有堅脆地有遠近時有治亂而勝敗之機不繫焉惟其將而已矣昔智氏以韓魏三國之兵伐趙馬服君之子以四十萬之衆執秦可謂強矣而潰于晉陽坑于長平廉頗卒老弱之卒守邯鄲田單鳩創病之餘保卽墨可謂弱矣而栗腹以摧騎却以走是不在乎勢之強弱也懷直之用于齊振于閭伍之中也一日斬莊賈晉師罷去

燕師渡水而解韓信之擊趙非素拊循士大夫也趙
水未戰而擒趙王歇斬成安君是不在素倖之失也
也以周喻之臨曹公不啻虎兇而吳兵擒于赤壁以
東籬之視陸遜甚于解誓而蜀師則主自棄是不在
平敵之堅脆也東西異壤也而鄧芝以銳兵取成都
南北異習也而王鎮惡以舟師平閬中是不在乎地
之遠邇也夫以東晉之衰而謝玄得志于淝水開元
之盛而哥舒翰失利于潼關是不在乎時之治亂也
故善將者勢無強弱任無久近敵無堅脆也無遠邇

時無治亂不用則已用之無不勝焉故曰惟其弗勝
已矣雖然有一軍之將有一國之將有天下之將能
及奔馬射中飛鳥攻堅城破強敵所向無前此有勇
之士一軍之將也出奇制勝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注
河攻氣破堅服此有智之士一國之將也福于已
而禍于人則功有所不立利于今而害于後則事有
所不爲功成事畢自視缺然無矜大之色此有道之
士天下之將也古者關外之事將軍制之軍中不聞
天子之詔其委任責成如此非有道之士其可以輕

行乞鼓固家將帥可謂盛矣聞嚴禁而後發青符牌
摩而較擊候實割俘解智囊而號與衆者至不可勝
藉然辟時有赤白晝至則廟堂之上爲之惕然退坐
諸同省從中央者何也豈以爲將帥者皆賢耶抑亦
非有道之士不可獨任故邪夫廟堂豈盡滿殿玉璫
不嚴將帥之權經則武功不立時呼可謂爾矣若也
臣以爲西北二邊宜各置統帥一人用太臣拔舉其
武可任天下之將者爲之凡有軍事惟以大義並聞
進退賞罰盡付其手得以便宜從事如此則雖有邊

嘗可以不煩廟堂之論而豪傑之材得以展其功業者
高宗時學士汪藻上疏曰方今所急者惟取將也事
而取將之說有三一日示之以法二曰選之以權三
曰別之以分何謂示之以法肅宗在靈武廣平王以
兵二十萬復長安其權可謂重矣先驅不肅頗真卿
勦之王爲之不敢當關而生李祐夜入蔡州縛吳元
濟其功可謂大矣違詔進馬溫造勦之祐曰今日贈
落于溫御史夫先事不肅違詔進馬于軍政未有者
也而二臣已不貸如此蓋小過不貸則惡之大者知

朝廷有武不復敢萌于胸中矣何謂遲怒以禮臣聞
軍將如取馬必取者之力足以勝焉然戰局旋而將
實我之聽不然猶衝鋒奪銳首強敵雖臨我之聞和
無德之萌矣漢高祖之于諸將其果雄而難制者其
如彭越張敖其國于梁陽漢固危甚小人懷去就之
高祖一旦入其軍中自稱使者即臥內奪其印符
諸將易與之信蓋不知也及信下魏齊既收其
兵以距楚既項羽死填下則又盡奪其軍徙爲楚王
以信之材而周旋曲折唯高祖之聽者豈須以其智

足以勝之耶故信嘗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纔是信自知其材惟高祖足以制已故甘心悅首爲之屈而不辭也太抵入君之于將帥必有得其要領而獲悉心畏誠服者謂解衣推食始足以得其驕心者果無也唐憲宗時劉闢叛蜀宰相杜黃裳度惟高崇文足以破之而崇文素憚劉濊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濊代崇文擢盡力轉賊以康是以濊代崇文者貪榮得其要領也高祖之用韓信其術豈亦出此哉何謂別之以分業高祖謂功臣曰諸君如獵乎夫獵

每觀者側目而竊議者亦輿論之公憤也
 故至佛殿中而事則隨尊卑而異者必致有屈伸
 焉曰坐于佛前必跪以時禮佛雖紳士亦必跪
 而本仍便處余之居廟中亦必席以處也高麗陳集
 瑞老題詩曰與康平而臣職則亦從矣後嗣雖也
 蓋王族與佛者諸尊或處而以階級亦不得而異
 也今謀臣之任宰相之政是已而前幾皆得此人論
 於衆議其間此有何所知議必於帝王禮昭昭不
 及則希求恩澤出則恩結權勢而已然則利干公

不利○于○眾○者○必○不○有○以○為○可○行○便○于○已○而○不○便○于○人○
 者○必○不○有○以○為○可○罷○欲○責○其○冒○鋒○鎗○進○死○雖○矣○
 以○為○實○律○以○朝○廷○之○儀○毋○使○衆○議○論○之○餘○廢○各○分○不○
 望○風○循○而○可○以○責○其○功○効○是○三○統○者○果○行○足○以○駕○馭○
 諸○將○矣○何○憂○乎○保○民○何○艱○乎○弭○盜○何○患○乎○遇○寇○哉○
 宗○時○揚○萬○里○視○曰○臣○聞○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使○之○
 奔○走○淬○礪○以○爭○先○于○為○用○長○治○而○不○亂○有○患○而○不○可○
 乘○者○蓋○聖○人○不○視○天○下○以○其○可○窺○而○作○天○下○以○其○不○
 自○止○如○此○而○已○矣○今○天○下○之○所○以○患○于○無○才○而○才○尤○
 患○于○無○將○其○病○在○高○者○趨○戈○料○以○曾○其○敵○亦○甚○供○于○
 費○商○其○情○發○果○敢○者○有○所○挾○而○憂○焉○勝○敗○并○而○為○金○
 賦○一○旦○過○事○動○而○無○將○則○浩○茫○然○以○求○本○而○利○下○其○
 之○趨○夫○如○是○焉○得○將○者○成○王○國○公○承○衣○武○而○升○趨○之○
 將○將○矣○豈○征○孽○庭○而○天○下○服○矣○于○是○酌○茲○殊○夏○之○
 禮○樂○法○度○補○苴○成○就○以○至○于○天○備○當○此○之○時○文○德○煥○
 于○朝○領○聲○被○于○野○太○平○之○美○天○下○之○所○甚○樂○成○王○周○
 公○之○所○甚○懼○非○懼○夫○太○平○也○懼○天○子○親○吾○君○臣○之○樂○
 未○太○平○而○彼○亦○樂○之○以○至○于○亂○也○則○有○大○司○馬○之○旨○

日○夜○巡○將○閱○戎○如○是○而○為○車○徒○如○是○而○為○象○師○編○
 如○是○而○為○坐○作○進○退○殺○至○者○誅○不○用○命○者○斬○夷○大○
 者○非○真○臨○陣○而○應○敵○也○後○至○者○何○至○于○誅○不○用○命○者○
 亦○何○至○于○斬○夷○而○其○法○如○此○蓋○其○所○以○處○暇○裕○之○日○
 與○處○三○豎○未○諫○之○時○無○異○也○則○天○下○何○以○窺○上○之○無○
 所○事○我○而○我○不○為○也○哉○是○故○文○武○並○用○而○莫○知○其○統○
 先○莫○知○其○孰○後○不○見○其○所○甚○好○不○見○其○所○不○好○才○素○
 備○而○無○一○日○之○憂○後○之○君○臣○狙○于○治○而○謂○天○下○不○復○
 亂○也○則○日○汝○不○達○高○帝○時○萬○戶○侯○何○足○道○哉○而○羽○林○
 所○弟○受○經○于○學○較○與○夫○將○軍○不○好○武○而○甚○于○備○能○大○
 綱○君○臣○相○慶○以○為○太○平○之○盛○觀○前○衛○而○生○又○從○商○
 說○之○而○天○下○以○兵○為○詩○以○武○為○漸○矣○臣○願○天○下○增○重○
 武○事○不○除○于○有○事○之○時○訪○求○興○未○不○會○知○有○事○矣○
 而○受○相○大○臣○亦○折○節○以○下○才○是○武○勇○之○去○除○黃○龍○
 之○狀○而○除○其○榮○岸○之○氣○時○賜○之○燕○閒○而○延○見○之○以○
 除○成○天○下○之○奇○傑○待○之○異○而○恭○之○久○此○所○謂○不○示○天○
 下○以○其○可○窺○而○作○天○下○以○其○不○自○止○者○也○則○雖○愚○也○
 亦○何○至○于○茫○茫○然○以○求○之○哉○又○臣○聞○今○之○議○者○

白選將莫若宿望而新進者未足用也臣竊以爲不然選將之與任相相似而不同是故相不厭舊而將不厭新擇相而不以舊不足以歷天下之望選將不以新不足以激天下之才蓋天下之相必道隆而德重名節全而才畧高天下之人雖然服其可以相也是惟與相相之而天下無異論故自相不厭舊至于將則不然夫所爲宿將者功業就矣名位高矣富貴極矣腴田甲第金玉寶貨充乎其家歌童舞女酣宴沈浸汨乎其心昔之精明之謀者將黯然而勇果之

精忠祠則不存而使翰則又敗復兩京平安史青乃
一未有功之子儀而忠祠部曲中之一光弼也當廣
之盛時忠祠與翰有大功名之日天下豈知有衛霍
李郭哉然則宿將之與新進未易以相輕重也且人
之有才者孰無自喜之心而人之于富貴功名馳無
願欲之志自喜其才則必求所以自試志乎富貴功
名則求所以自取此如善書者索于爲人書而嗜酒
者可以習酒則無不爲也不問其日試之心而激之
以自取而曰吾必得宿將亦惑矣故臣以爲今日之
取將莫若以新儒士之通敏沈雄者行陣之嘗有閱
者武學之有所蘊而不徒虛文者士卒之有能而自
異者舉殿有扶持而不自達者豪猾有過而基才願
願者君相區意焉不測而識之于獨人之中無故而
區之萬衆之上庶幾乎如高帝之得韓信者創慮天
下之無將也哉

何大復論曰任將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
疑夫獨任者事成之幸也專令者勢行之機也
故擊千中者重成而敗捷于外者已行而反大

所貴于驥驥者必至也然禁其足則驥馬先之矣所勇于孟賁者必敵也然縛其手則女子勝之矣夫任將用兵之所向者在事必成而勢必行也爲中制以擊之立外監以撓之是禁驥驥之足而縛孟賁之手也故禁驥驥之足者不可望其必至縛孟賁之手者不可望其必敵用將而監制之者不可責其成功夫功以時會也賞罰所以勵功也便宜所以乘時也獨任者自制其賞罰而專令者得行其便宜者也是以功可

歷代任將

卷二十八

三十二

戰而時不可失也夫功者事之集也禁驥驥之足故拔其目失以爲功也亂根驥驥以爲驥也故中制則事不亡而禁監外監則志不立也勢以幾行也故任將者必假之視事衣履而予之以立斷之權矣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千人與戰亡不破者也千夫牧羊無不殺者也故以一御衆則衆志定以衆制一則群疑生是故千人與戰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夫牧羊不

歷代任將

卷二十八

三十二

如一人驅而走也古者天子之遣將躬爲推轂日闕以外將軍制之故吳王用孫子而龍姬與魏王用龐直而莊賈誅二君者非不顧寵幸也卿將不可以寵幸奪也淮陰一拜而爲漢大將拜使而爲齊假王使高祖中制而外監之無以權項氏之權而制天下之命矣放期功者不惜神速之用知時者不容立斷之權昔燕用樂毅而代之以騎劫辛使田單收其降城趙用李牧而代以趙括辛使白起坑其降卒是放騎劫代

明代任將

明高帝用兵料敵機變如神諸將奉命成功不吝官賞嘗御奉天門與劉基論用兵謂基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生死成敗之際自精兵不如良將是年太祖命將出征召諸將論之日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闘然能將衆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徐達官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常遇春然不慮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春獲遇敵驕輕身赴之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臨大敵遇春雖領兩鋒或敵勢強則遇春與泰將馮宗異分爲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之左丞薛顯泰政傳友德皆勇果能諸將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將將有膽畧者皆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至中軍策馬驅師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三年大將軍徐達以偏將胡德

卷二十一

明代任將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明代任將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濟失律械送至京上念其嘗勞特命宥之仍遣使勅諭達曰右丞胡德濟臨事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乃械送京師必欲朝廷治之將軍欲効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懷直之特莊賈乎自今移威克厥愛毋事姑息時監察御史袁凱言國家蕩平四海固資將帥之力然今天下已定將帥多在京師其精悍雄傑之士督兵有餘而於君臣之體恐未悉寔臣願於都督府選致通經學古之士或武五人或武三人每於諸將廟望早朝後俱赴都堂聽講經史庶幾忠君愛國之意

中金日碑與飛鍾會尉遲敬德薛仁貴王勣郭僕固
懷恩劉闢王彥章等所為善惡為一編釋以直辭俾
後武職者日親讀使知勸戒二十七年上嘗以春
寒甚命中書以府庫布帛製袍襖運赴蔚朔夏等
處給軍士省臣對以有常供帝曰天來異常故命加
給耳古人一夫不獲引咎在躬況守邊將士乎其給
之勿緩成祖用兵號令嚴明信賞必罰分合應變機
智如神然不避勤勞與士卒同甘苦大抵數十小戰
無算必先陷陣未嘗被創自大將而下及于換技悉

太平類事

明代征將

卷二十八

三十五

得獲以故士卒先不戰後倖獲者皆受賞左有得
忠勇操人心悅感皆從奮加自強永樂二年神機
處有言其處總兵官宗晟擅竊威權專制軍機
倚倚任人不事則不能成功況在邊境受寄豈可
重拘吏法今當明與晟言使之釋疑宣德七年北直
練慶慶衛指揮同知袁泰等奏本衛同知李景調度
有方行事得宜今缺指揮使請以任景通政司以開
帝不從因召諸武臣語之日爵賞當自朝廷此輩

効勞河北事耶為人臣者但當竭忠盡力為國立功
不患不賞勿得越制以十憲與卿臣皆頓首誓制
武職者有攻城畧地之功雖千百戶不輕授非從征
而死者至子孫永矣不世襲雖世襲法不遺也武
職之濫其自永樂始乎革除年間衛所官旗軍有稱
奉天征討守城征哨拿人有功陞職者有得全城歸
順陞職者有稱江上朝見并招船招人擒首奸惡逆
叛等項俱作奉天征討名目陞職者永樂初令洪武
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征討有功陞職者為新官子

太平類事

明代征將

卷二十八

三十六

孫子士孫出幼襲職替襲免比洪武初年報請前者
應襲者於孫年十五自幼襲替俱免此後應襲者須以
孫年十五自幼襲替俱免此後應襲者須以
孫年十五自幼襲替俱免此後應襲者須以
孫年十五自幼襲替俱免此後應襲者須以
孫年十五自幼襲替俱免此後應襲者須以
孫年十五自幼襲替俱免此後應襲者須以
孫年十五自幼襲替俱免此後應襲者須以
孫年十五自幼襲替俱免此後應襲者須以
孫年十五自幼襲替俱免此後應襲者須以
孫年十五自幼襲替俱免此後應襲者須以

驗次其名焉。官陞不極其任不止。而千石又晉世襲也。武職之澁其極於是乎。正德年間各處軍功之澁如鎮守官奏帶劍鎗五名至領兵奏帶三四百名者有之。往往安居京師。寄名邊方。故有一人而數處奏帶一時而數處獲功。其不在新賊之列。又復另立別名。或即運送神鎗。或田衛執旗牌。或日衝鋒破敵。或日三次嘗先。或日軍前效勞。紀驗之地既無審覈之公。鈐選之司。又無驅勦之資。其改正重陞併功加授之類。私謀巧術。難以枚舉。至嘉靖改元。盡詔行革退。

嘉平類纂

卷二十八

三十八

積年報效。為之。清嘉永樂以前。總兵無事。官有事。令總兵平。通朝。移總兵。左。右。參。將。副。將。總。兵。官。鎮。守。官。地。有。小。警。即。調。本。鎮。兵。馬。對。之。存。報。提。司。同。後。有。後。殺。或。提。驗。以。取。勝。多。事。因。留。者。武。官。八。十。級。或。四。五。十。級。或。三。四。路。面。保。第一。路。或。二。三。日。詐。為。六。日。藥。以。提。音。奏。報。宜。布。千。延。奏。提。者。亦。得。陞。貨。遂。隔。胃。亦。之。門。至。是。濫。極。矣。舊。制。武。臣。身。經。百。戰。出。萬。死。得。生。方。得。世。襲。指。揮。千。百。戶。今。則。報。三。首。級。即。陞。官。世。襲。矣。舊。制。征。戰。新。獲。受。賞。無。非。實。功。近。數。十年。報。功。

一切虛詐冒濫矣。時初端敬世宣奏議曰。首級驗功。非我國初舊制也。而軍相敵。當先格鬪者。手眼驗。不得差池。何暇剗首。使剗其首。則再不能戰。而為敵所乘。為後軍所爭。奪死矣。故有弄我大勝。彼大敗。逃奔不能割。然官之者。多非輕賊之人。而又或殺已降。或殺良民。或偶得單行之賊。被擄逃出之人。而剗之多。非真功也。臣初平賊江西。見彼叛賊之人。無一報功報功之人。無一見賊。及後充軍遼東。見彼冒功之人。勢焰煥灼。總鎮官奪邊軍血戰所得之首級。以與之。報功。又有等。身不血刃。而將名各處。進名。去各。敵。番。里。而。戎。何。待。貨。報。此。處。獲。功。其。處。員。解。帶。也。又。自。令。天下。軍。職。有。罪。者。不。事。有。功。者。其。功。不。報。多。因。賄。有。限。將。何。以。給。報。請。正。有。任。職。者。是。是。報。功。之。人。人。以。為。報。功。之。官。者。怨。其。虛。冒。之。弊。明。請。不。得。合。四。方。道。級。大。非。關。國。靖。難。出。其。陣。職。止。其。身。有。能。世。襲。和。此。處。可。此。會。功。之。濫。乎。若。夫。報。功。之。法。當。不。分。新。舊。官。若。今。比。敵。中。者。唯。襲。職。不。史。者。發。國。報。功。後。五。年。再。比。試。中。降。賊。一。級。不。中。者。仍。發。國。報。功。平。

嘉平類纂

卷二十八

三十八

而免定頭駒重駒而籍之報駒有常期凡馬老瘠
其籍其毛齒而籍者之三歲寺卿借御史二人印烙
其津場歲徵其租金以佐牧人市馬其籍馬之數上
苑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不及則由餘金及
茶與諸香易馬而流州河州西寧各置茶馬司至之
其法上馬茶百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而舊族
納差發馬萬四千餘匹以為常洪武初江南人以十
戶養一馬江北屬陽蘆滁和戶養一馬帝念其不均
命江北民增五戶養一馬戶仍給鈔三百貫優之永

歷代馬政卷二十八

五十一

歷代馬政卷二十八
其法上馬茶百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而舊族
納差發馬萬四千餘匹以為常洪武初江南人以十
戶養一馬江北屬陽蘆滁和戶養一馬帝念其不均
命江北民增五戶養一馬戶仍給鈔三百貫優之永
其籍其毛齒而籍者之三歲寺卿借御史二人印烙
其津場歲徵其租金以佐牧人市馬其籍馬之數上
苑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不及則由餘金及
茶與諸香易馬而流州河州西寧各置茶馬司至之
其法上馬茶百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而舊族
納差發馬萬四千餘匹以為常洪武初江南人以十
戶養一馬江北屬陽蘆滁和戶養一馬帝念其不均
命江北民增五戶養一馬戶仍給鈔三百貫優之永

而設官也且馬登官所宜牧又設官責焉。事曰身
幾誤朕水邊即批覆成化中河南兩直隸早饑。本
歲比較草生馬時承平既久馬漸為民困而丘光
緒論北人苦民馬之害曰漢人馬牧于民而用平官
唐人馬牧于官而給于民至宋始育之官復育之民
市之遺我朝修飾而棄用之而不復。市之遺
東散之民即宋人戶馬之命也山陝遼東牧之官
唐人監牧之制也而川陝亦馬之誤抑又市于邊然
監牧之法宋人行之內地而今則用之邊方其蕃有

歷代馬政卷二十八

五十二

歷代馬政卷二十八
其籍其毛齒而籍者之三歲寺卿借御史二人印烙
其津場歲徵其租金以佐牧人市馬其籍馬之數上
苑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不及則由餘金及
茶與諸香易馬而流州河州西寧各置茶馬司至之
其法上馬茶百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而舊族
納差發馬萬四千餘匹以為常洪武初江南人以十
戶養一馬江北屬陽蘆滁和戶養一馬帝念其不均
命江北民增五戶養一馬戶仍給鈔三百貫優之永
其籍其毛齒而籍者之三歲寺卿借御史二人印烙
其津場歲徵其租金以佐牧人市馬其籍馬之數上
苑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不及則由餘金及
茶與諸香易馬而流州河州西寧各置茶馬司至之
其法上馬茶百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而舊族
納差發馬萬四千餘匹以為常洪武初江南人以十
戶養一馬江北屬陽蘆滁和戶養一馬帝念其不均
命江北民增五戶養一馬戶仍給鈔三百貫優之永

車軍死傷者四萬人議者遂以為用車不若過以
戰之愈神不知古者車以以車而用木為幾何而
車不見焚古者駕以駟而用牛為幾何而不禦
禦者者射御必精而用則用劉秩書市人馬幾何其
不一敗而塗地矣宋仁宗至和二年韓琦言郭固就
輿車掛在樹為臨陣禦敵緩急易集其車而銳後方
上置各槍為前後二拒增為重箱廣四尺四寸履車
觀之稍厚為可用于平川之地臨陣以折奔衝下營
最為穩固真便于此而時范仲淹上攻戰機要守

應處臺應鎮索駟可爲營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
 車以發矢二十人執軍器發車之兩旁每車用二十六
 五人其法竟不及施紹興二年布衣王大智獻車式
 上令爲糧審計議官明年車成而不可用罷之上謂
 輔臣曰車射雖古然用各有宜況其物料多南方所
 無雖如人用車亦或不和如駝紐而止之類蓋用車
 子輿陣間亦非利器也唐益曰古人之戰彼此皆用
 車至于衛徒我車已有侵軼之處而後人每以車敵
 騎其數固倍房琯陳蕭相是也是必當曰符彥卿之

外以機敵。每車當陣門。砲車在陣中。兩陣相近。則
 陣間發弓弩箭砲。近陣門則刀斧鎗手突出。交鋒則
 出騎兵。兩向接擊。抵陣迫襲。則火却入陣間。稍愈。遇
 退俱利。何便出擊。慮有拒遏。預為解脫。後之言車者。
 莫便于此。至明成化十二年。都御史李賓請造偏箱
 車。五百輛。展角杆五百具。相參而用。行則為方陣。止
 則為方營。已令工製造。事成。竟以登高渡險不便。遂
 廢。嘉文燕著大學衍義。亦言古者車制。用四馬駕
 之。每車用甲士三人。庚辛七十五人。其制太大利于

歷代車戰 卷五

六十五

之。其制太大利于
 行近而不可以往。遠而不可以
 今世有小車。輪軸無聲。展開則
 之。或一二三人。前推後拉。其
 三。可以為。以衛安。或
 六。可以。其費不多。其
 中。途有損。不用匠而可修。途險阻。則昇以行
 去。大車一車用辛五人。一人推。而
 之。凡五。人者之。食。易。未。皆
 有一人病者。則以人昇物。而以車載人

夜則環列以為營。可免士卒每夜立棚挑壘之擾。言
 之詳以簡矣。後漢安兵副陳大綱。題其制為戰車。蓋
 為簡便。其上既可以安制兵器。其下又可以載糗糧。
 級衣甲。即遇險阻。兩人可昇以行。是不惟有資于戰。
 而又大利于守。不惟省芻秣之費。而又資糧餉之饒。
 誠備禦之長技也。故戚將軍繼光創立車營。而汪公
 遶昆會題以十座為額。每座戰車一營。二十八輛。車
 上安大佛即机二架。每車見派軍士二十名。分為奇
 正二隊。而鳥銃長刀。懸牌火箭。無不畢具。近陣則迭

歷代車戰 卷五 終

六十六

出制。摩以之環衛軍馬。一則可以為。一則可以
 為。可以代甲。曾。為。有。足。之。不。之。
 在。火。若。車。亦。何。能。



三、

朱 朱

倣子美父原訂

弭盜篇

三代弭盜

昔者或周盛時。雖稱極治而防慮之術甚周。其任民
施教糾隱。訴邪見于太宰司徒。與黨正。鄰里者。固有
以聞其邪。而不致于爲非。然其宰鄉。合州黨族。間
比之縣。與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

詩學類集

卷二十一

事以施刑。刑慶賞。又特詳于士師。何也。鄉各有所司。而士師又合而治之。以比閭。聽其居。以什伍。聽其入。而使之相安。有不安者。必其人非。聽比閭者矣。使黨相受。有不受者。必其人非。比什伍者矣。于是解其同什伍者。比而合之。以博盜賊。盡則追逐之。夜則偕伺之。廢事者。則刑罰之。有功者。則處賞之。故其時風俗恬謐。姦無所容。而其間有陰訐朋比于尤矯誣者。則士師又有八成以治之。一曰邦治。二曰邦賊。三曰邦慝。四曰犯邦令。五曰矯邦令。六曰爲邦盜。七曰爲

邦朋。八曰爲邦誣。其杜微防萌者。豈不豫哉。至于外
則有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
道路宿息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據之。
有相朔者。謀之。是行旅周獲卽次之安。而伺察嚴密。
姦宄絕跡于道塗矣。內則有條閒氏掌比國中宿互。
據者。與其四旁。而比其違忤者。而賞罰之。禁德踰者。
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于國中者。邦有故。則今守
其圖互。惟執節者不讓。是都城回獲出入之章。而防
禁明肅。檢于潛消于閭里矣。卽不幸而有竊發之警。

平

● 國 ● 語 ● 文 ● 法 ●

則旋就捕獲而有司所以掌盜賊之任者爲辦辦其
物盡而入于司兵不欲肆人以利譬也卽不免而有
宵夜之行則徼候必明而有司審以掌夜諒以星分
夜以謂夜士夜禁禁晨行者禁宵行者夜禁獵恐欲
害人以窺伺也蓋先王不愷其有國壽之法而恃其
有積衰之法非恃民之不扞爭網而恃其無環以符
其志雖之意故非特海宇之內無有大寇巨賊足傷
盛化而間里門巷之外雖朕隄穴屬之流亦屏跡歟
志而不致犯則防閑之具詳而豫故也嗚呼天下之

得其果率數卒失亡復覈其阻由周禮往獲賊率揭
無可奈何于是作范舍法曰盜賊不覺覺及覺而
摘應藏匿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逐其後小
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宣欺盜雖發
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遮法焉嗚呼大抵民所以爲盜
也故不在朝廷則在官吏又不然則是姦民之乘間
生事也可掣以急捕郭執爲豫宣帝時渤海左右郡
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制上遂能治者丞相
御史舉冀連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遂曰聞治亂

民猶治亂雖不可急也唯候之然後再治願承前朝
史且無拘臣以大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相屬
黃金贖還乘傳至蒲濠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
遂皆遣還移書勸縣悉罷逐捕盜賊吏將將持鉏
鉤田器者皆爲民民吏皆得閑持兵者迴爲盜賊還
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
掠相踵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鉤盜
賊於是悉平久之渤海原東盜賊並起山陽守張敞
上書自請治之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
漢書卷之六十八
三十八卷二十一

漢令諸將爲敢教教民以威信稱。是郡令教事者。皆
推德實。賴川監。就拜起。郡城延。獲等衆三千餘人。境
國縣令。飭即吏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間
飭乃遁去。帝聞郡國反。即馳赴。賴川。飭前行在所。帝
棄行。關處知。飭力戰。乃嘉之。曰。此健令也。所當討。擊
勿。拘州郡。獲等聞帝至。皆自。兇。剔。負。鐵。鎧。將其衆。請
罪。帝且教之。使。飭。轉。降。諸。聚。落。縣。中。平。定。詔。乃。悉。以
獲等。還。飭。誅。之。飭。責。讓。以。行。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
誅。永。無。所。恨。飭。曰。汝。知。悔。過。伏。罪。今。一。切。相。赦。聽。各

兩漢書卷二十九

復降。悉。遣。歸。附。農。因。自。勅。專。命。帝。美。其。策。不。以。營。之
後。咎。吳。等。黨。與。聞。侯。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
俱。降。格。釋。不。絕。建。武。十。九。年。秋。至。維。泥。弟。子。單。臣。傳
鎮。等。復。妖。言。相。聚。入。原。式。城。劫。吏。人。自。稱。將。軍。于。是
帝。遣。輔。威。將。軍。臧。宮。將。北。軍。及。孝。陽。營。數。千。人。圍。之
賊。殺。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詣。侯。王。同
方。舉。皆。曰。宜。重。其。購。賞。時。顯。宗。爲。東。海。王。獨。對。曰。妖
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聞。恐。不
得。走。耳。宜。小。緩。令。得。逃。亡。逃。亡。則。一。卒。長。足。以。擒。矣
帝。然。之。即。初。皆。徵。回。緩。賊。衆。多。散。還。斯。其。德。也
是。年。郡。國。群。盜。並。起。郡。縣。追。討。到。所。解。散。去。後。復。寇
者是。連。使。者。下。郡。國。羈。盜。自。相。糾。掩。五。夷。共。討。之
凡。者。除。其。罪。吏。雖。遲。留。起。逃。故。縱。者。皆。知。開。募。以。獲
討。爲。功。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出。捕。都。不
以。長。候。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身。身。爲
最。唯。藏。匿。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獲
賊。魁。帥。于。他。郡。賊。田。度。康。以。安。生。業。自。是。作。局。放。牧
盜。賊。已。門。不。開。安。帝。卽。位。以。後。頻。遭。元。二。之。厄。百姓

兩漢書卷二十九

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以嵩爲左中郎將特簡與右中郎將朱衡共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傳各統一軍共討頡利黃巾賊雋前與賊戰敗嵩因進保長杜波才引大眾圍賊雋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四圍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勒軍士皆束苣乘城使銳士間出國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嵩追戰大破

悉衆赴之雋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賊惶懼乞降嵩頓首欲聽之雋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實附以勸來耳今溝內一統惟黃巾寇絕無以勸等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連戰連捷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克雋登土山望之頗謂張超日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固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成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不如撤圍并兵入城思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

入在山中爲群盜。大爲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人。奏請皆殺。帝悉弛諸繫。四慰。喻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獲遺之諸囚皆叩頭願自效。卽相告語群賊。一朝解散。郡內清靜。具以狀上。曹操善之。後魏孝文帝嘗問止盜之方。秘書令高祐曰。昔宋均樹德寧默。不過其鄉。卓茂善教。望惠不入其境。彼盜賊人也。苟訓之有方。寧不易息。帝須臾。字貞良。則盜止矣。時李崇爲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皆以一擊爲節。盜平。集。卷二十九。十五

日。何謂也。咸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徃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存。豈非其人皆化爲盜乎。此見秦賦皆不實。遂使失于支計。不時翦除。又。在雁門許罷征遣。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悅。頃之。帝問咸。以伐高麗事。咸。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救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遠之東征。高麗可滅。帝終不爲意。卒至江都之變。以及于。袁茂按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始皇并吞六國。高祖統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煬帝肆行猜害。皆禍起于群盜。而身殞于匹夫。原始要終。若合符契矣。十六

唐代弊政 五代附

唐太宗初即位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太宗
 曰民所以為盜者由賦役繁生發省費輕徭
 薄賦選用良吏使民衣食有餘則府不為盜安用重
 法耶自是數年之後府宇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
 商旅野宿焉宣宗大中元年鶴山群盜寇掠果州及
 巴南妖賊言解悖慢上怒幸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
 迫于饑寒盜弄兵于窮谷間不足辱大軍但遣一使
 者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劉潼招諭之潼言使之歸
 命其勢甚易所慮有武臣不服為功者黃德誠
 宣宗嘉祥三年以王式為浙東觀察使發諸蠻兵討
 蠻酋召入朝以方畧對曰但得兵賊安可破乃請發
 諸蠻兵授之式入越州先是賊謀入越州軍東賊而
 飲食之基是或詐引賊來乘其不備賊皆式悉擒索
 斬之賊門禁警夜則寂然始不知我所為矣式余雖
 然開倉廩以賑貧之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
 非汝所知官軍少時半式曰性善則難比配軍糧者
 其人皆賡阻便鞍馬果籍管內得數百人式既弱飲

唐太宗 卷二十一

十七

唐太宗 卷二十一

十八

以制其家皆汝拜歸呼願效忠悉以為騎奔襲騎將
 石崇本蜀之入秦得龍波鹽馬二百疋于是騎兵足
 矣或請為燧燧以制賊式笑而不應遲士卒使乘機
 擊少給之兵以為候騎衆怪之不歡問于是問諸將
 見卒殺土圍子弟得四千八使導諸軍汾陽討賊令
 之曰毋受險易毋笑盧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勝從
 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自是諸軍與賊十九
 戰賊連敗大破裘甫于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棄棄
 結帛盈路昭義將賊銀令士卒取願者斬賊復入
 蜀武曰賊來龍波鹽池無諸軍聞之賊將奔蜀武
 引凡八萬五戰賊皆敗曰賊欲少休耳遂縱之
 賊果出又三戰連擒之賊遂困於劍閣賊請降
 武遂置酒諸將請曰若將至長軍律其更殺降
 將軍將殺公破賊然有所不論者賊與公之始至
 軍食亦急而通敵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取穀
 猶餓然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耳且諸將無守兵賊
 至則舍敵追足資之耳不置鋒鏑何也式曰鋒鏑所
 以驅敵其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生民使有弊

設官告侵及監軍使舉兵以討陳敬瑄爲名進屯涪
城郭制師立官爵以仁厚爲東川留後將兵五千討
之以西川楊茂言爲行軍副使賊黨鄭君雄張士安
堅壁不出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
逸遂列十二寨圍之丁丑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
擊城北副使寨楊茂言不能禦率衆棄寨走其旁數
寨見副使走亦走東川人僞兵南攻中軍仁厚令大
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歸士卒爲兩翼代道左右賊
至見門開不敢入遁去仁厚發伏兵擊之東川兵大
奔遂至城下蹙之城中多叛獨副使仁厚欲謝衆

臣聞聖朝在茲復華幸年白仁厚與劉俊俱受命于
 時討賊有仁厚先走劉俊當此下時守軍海傳修密
 事然投裝與問李嗣使既先走又為眾所困曹師城
 守獲于白當死仁厚曰然命在分將下辭之謝繼
 其仁厚乃為解脫所獲俘虜數十人釋得縱歸在機
 事歸之曹師使軍賊悉歸恐是日自今兵不可復
 中祇西年仁厚聞韓州為曹師城押運其將士曰仁
 厚不惡城中玉石俱焚為諸君獲師去日使諸君自
 處其功若十日不送師立首者當分見兵為五者當

臣聞聖朝在茲復華幸年白仁厚與劉俊俱受命于

孝違期雖狀亡命，暫還復誘之，能方出，聞弘讓之，竟
逃大馬場，還去，面發憤為盜，驅良民不從者，崇家殺
之。諭明家至萬人，立部伍，署職役，橫行邛雅二州間。
攻陷茂邑，所過塗地，陳敬瑄乃以高仁厚為都招討
看押，候往討之。未發前一日，有蜀楚者到營中，通者
疑我而訊之，果仁厚之謀也。仁厚命釋縛問之，謀曰：
赤村民，肝能因其父母妻子于嶺，云汝訓事歸得實，
則免汝家，不然盡死，其非願爾也。仁厚曰：誠知汝如
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救汝父母妻子，但語肝能

云：高向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皆壯健，我
欲一家汝當為我，語語中人云：僕射，汝言肯，則
以爲賊所制，情非得已，尚書侯猛救汝，汝言肯，則
盡盡有各我兵，迎降，自棄，使人以歸，順平，字記淵
謂道遠，還復有衆，所誘誘者，肝能羅澤華，何胡修，應
遂于賊，求五人，耳必不使獲，及百姓也。謀曰：此實可
益心止事，尚書盡知而救之，其誰不舞，應聽命，遂遣
使，明曰：仁厚兵發至，使汝，召諸寨兵，相繼皆集，附能
謂弘讓將至，遣羅澤華，王五寨于雙流之西，伏兵士

入羊野橋，善以通官軍。仁厚制和建，吳釋戎，入蜀
中，平論如昨，所以語謀者，賊大喜，呼樂爭，乘甲來降。
仁厚因撫諭，善其背，使歸語寨中，未降者，寨中餘衆
爭出，渾瑊狼狽，踰壁走，其衆執以詣仁厚。仁厚滅送
府，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惟留扶戰，明旦仁厚謂降
者曰：始欲即遣汝歸，而前途諸寨，百姓未知吾心，藉
汝曹為我前行，過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諭之。
比至延元，可歸矣。乃取渾瑊旗，倒繫之，每五十為隊，
授以一旗，使前揚旗，疾呼曰：羅渾瑊已生擒，送使府。

大軍行至汝寨，居寨中者，連如我，降，立得，處，民，心
無憂，至某日，句胡僧置書一袋，囊中，有書，出降，謂
僧大驚，投鎗遁之，衆殺无石，擊之，其後以歸，僧，衆，降
者，願和，僧人，皆降，明且，久矣，衆，使，降，充，天，地，衆，尤，降
者，連，連，連，求，置，十三寨，皆連降，衆，自，投，降，壁，其，衆，繼
將，亡，已，死，新首，以獻，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
皆不食，先選出，竟釋，然，後焚之，新降者，衆，衆，衆，衆，先
降，來，者，共食之，語，笑，笑，笑，笑，終夜，不，眠，明，且，衆，衆，衆
衆，流，穿，降，者，先，驅，使，新，降，降，者，衆，衆，先，驅，使，以，衆

可乎其爲政思成重用蜀民長而愛之先是魏中
 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苦墮貴而
 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
 萬斛詠度有二歲儲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
 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其宗咸平三年益州民
 卒作亂秦王均爲帥均僭號大蜀改元僞順陷漢州
 命雷有終討平之帝以詠治蜀政優異復使知益州
 民聞詠再至皆鼓舞相慶詠知民信已乃易歲以克
 凡今下人情無不感詠曰得卿朕無西顧憂嗟乎
 安幸願之當春發詠也平劉玆之亂者詠也代
 以卡是詠李均反故守可非其人乎其宗之使張詠
 漢陽者再此爲蜀釋詠非爲保得易也仁宗初張方
 平徐徽酉蜀臣南夷有郭部月前領者至言蜀賊
 詠在蜀詠欲求免野攝守安人也聞之入蜀後
 詠遣郭某謂額外守乎得民某城則夜不得休息詠
 去勢接詠復假公行且許以便宜從事公言南夷去
 蜀二千餘里道險不通其間皆雜種不相安屬安能
 果大兵爲督高庭表哉此必妄也臣當以辭謝之遣

退戊卒兵伏輒還入境下令卽部川日寇來吾
 常之妄官者斬悉歸屯邊兵散遣弓手罷築城之役
 會上元觀燈城門皆過夕不閉蜀遠大安已而得玆
 部川之譚人始爲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而罷流其
 餘黨于湖南復以三可使召還秦罷蜀橫賦四十萬
 賦鑄鐵錢十餘萬蜀人至今紀之善乎蘇氏之言曰
 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
 若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意亦不可以無亂意是
 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欲未墜于地惟周張公安坐于
 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漸然而退無移容
 爲及于飲小民不德惟爾臨公且存嘗爲吾民無
 害惟上所得人皆曰蜀人多安于是得之以待盜
 與之意而無之以爲盜賊之法理人屏息之民而以
 爲余令于是民始悉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
 而無之干盜賊故每無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
 惟蜀人爲易至于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
 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者未幾
 至于法禁之外以成劫齊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

武定軍將期人之厚自於蘇商多未始見也後王氏
蘇白處亦之民府以勇勢衆非民也性悍然也治之
者不得其法也蓋蘇州縣得三萬人今如得勝兵三
千人雖得其法故得勝兵三萬人得一員部使者如
得勝兵三十萬人方為相安無事之時一方幾千里
之地廣漠無郡若屬得三五千輩之賢守長則足以
安之矣不幸而民窮起而為盜為亂非得數十萬人
焉統糧未易戩平之也嗚呼當道之大臣掌銓選者
何若不為國計不為地方計而專為仕者之計不權

宋氏新說 卷二十一

論經家誤會孫子通近世傳本數篇者想不無動

者為發慶厲則兄弟多親半強服排策及財端滋博

論語是年歸德張魯和弟直命誅論新黨之策吳

宏德氏鑑纂錄存原忠兵多所食石充外賄不思削

新我輩全之廣宜順廉濟而後耳范德明趙璘得長

東長史得黃藥也實與檢得自募勇力之士嚴捕賊

寇卒宜盡以之資敵無不破夫安民之術則但不老

某時教傷其肢體殘廢為非而去其為惡者則皆安

謂失飲與賊之楚不可使其滋蔓唯危於安民之術

簡已矣。狄民之與者。在乎健牧。作勿爭其利。藉而已矣。
 神宗熙寧七年。知密州軍州事蘇軾論河北京東盛
 賦蔡日山東自上世以來。爲腹心根本之地。其與中
 原離合常係社稷安危。昔秦并天下。自取三晉。則其
 餘強敵相繼滅亡。漢高祖數陳餘。走田橫。則項氏不
 夫光武亦自滎陽上谷發突騎。席卷以取天下。魏武
 帝破袁氏父子。最冀州。然後四方莫敢敵。宋武帝
 以英雄絕人之資。用武歷年。而不能并中原者。以不
 得河北也。隋文帝以廣大穿窬之智。竊位數年。而一
 海內者。以得河北也。故杜牧之論。以爲山東之地。王
 者得之以爲王。霸者得之以爲霸。猶賊得之以爲賊。寇
 下自唐天寶以後。奸臣僭號于山東。要挾天下。竭天
 下之力。終不能取。以至李元近世。賀德倫等。誘懷陰
 侯唐而集亡。周高祖自鄆入京。障面覆衣。而此輩
 之天下存亡之權在河北。無疑也。陛下即位以來。北
 方之民流移相屬。天災譴告。亦甚于四方。羣力年間
 未有以塞大異者。至于京東。雖說無事。亦當常備其
 民安邊。當區使急。足以灌輸河北。鮮有則。則駐。居亡

楚封常清李光野宋瑛李德玉段秀實之流所繫亦
 多矣○王○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建○百○川○赴○海○矣
 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真龍無所還其體而獻觀
 爲之制○今世有吏牙被皆如僕庸人者○無○能○以○臣○下
 不用也○然欲用其人而難捷一行○則○棄○懷○不○出○其○間
 故尼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願○採○唐○之○舊○五
 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甘心力有
 足過人而不能從事于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
 課之與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雖
 宋○代○興○盛○卷○二○一
 五十三

韓彭不遇漢高○亦與盜賊何異○臣竊慮爲朝廷計以
 胡窮其富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
 可除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嘗遣騎求直指督
 捕盜賊○所至以軍典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
 而盜賊不爲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有朝廷因其
 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優賞以
 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僭亂○雖憲宗
 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才而能于六七
 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奸亂樂禍之人○背公成
 宋○代○興○盛○卷○二○一
 五十四

兵或家富于財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財
 善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諸朝所獲盜賊為輕重賜
 賞若獲真盜大奸隨卽錄賜若只是尋常賊此卽累
 其人數酬以一官使此輩欲其利以爲進身之資
 但能取賊人則一路自然說動官與外間設此科
 則向之秀才皆爲我州提有盜賊捕獲亦無從任
 每州搜羅得一二十人即非通曉盜賊無客足之
 處與舊宗時秦觀老策由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爲
 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盜格係與窮治

逸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此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
 日禍莫深于窮治王王者所以威服天下者惠與威
 也仁及有罪則傷惠威及不辜則損威威惠兩失而
 歎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所不能也夏書曰殲厥
 虐者從罔治舊案汚俗成化惟新盜果魁盡殺而不
 赦則足以奪姦雄之氣有從污濁者治而許其自新
 則足以安側反之心臣觀古之能吏治賊之課尤美
 者其術不過數端而已蓋有使吏民舉少年惡子
 解衣內服之人悉籍記一旦收捕網于虎穴中者尹
 實之治長安也有明設購賞余據斬捕吏盜償項
 而止名爲書罰捕縣令者張敞之幕僚東也有取
 具知主各區處窮理空舍坐註未訖捕吏已至者
 廣漢之治若光也有擇縣之豪傑用以爲吏一旦
 發則後書說責取辦其人者未博之治渤海也有
 正五長閭里所詣有非當吏報聞知存不得合者
 廷壽之治潁川也有遣殺之兵罷捕逐之吏單車
 行務以德化撫輯而安之者韓遂之治鄯那也此
 子者可謂善治盜賊矣然以今日之法視之則彼

星移故是之不暇。而何功名之著哉。何則。非憂。憂。則。故。疑。反。者。也。夫。以。疑。迷。導。延。等。張。故。未。得。離。廣。漢。尹。實。為。吏。于。今。之。時。猶。不。能。最。盜。賊。之。謀。矣。有。實。乎。曾。人。乎。為。今。計。有。莫。若。先。法。而。任。吏。而。重。罪。罪。之。權。責。以。大。綱。而。舉。其。小。過。凡。重。法。之。地。皆。慎。擇。其。太。昭。乎。法。外。處。置。盜。賊。有。司。覆。按。不。得。放。虎。而。奔。其。所。屬。得。權。招。錄。使。得。益。以。陳。酒。資。格。之。外。得。酒。錢。百。石。亦。足。以。布。故。耳。目。而。省。養。爪。牙。如。此。則。守。臣。之。威。權。稍。重。而。盜。賊。可。以。消。矣。王。嘉。曰。問。宋。有。急。取。辦。予。二。

宋史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五

○有。事。重。難。危。○乃。能。使。其。重。○而。事。不。為。盜。賊。所。○
○應。難。而。奔。其。所。屬。得。權。招。錄。使。得。益。以。陳。酒。資。格。之。外。得。酒。錢。百。石。亦。足。以。布。故。耳。目。而。省。養。爪。牙。如。此。則。守。臣。之。威。權。稍。重。而。盜。賊。可。以。消。矣。王。嘉。曰。問。宋。有。急。取。辦。予。二。

復。判。河。朔。夫。孟。充。雖。皆。匹。夫。耳。而。得。夫。去。龍。之。自。擊。其。楚。之。成。敗。為。河。朔。之。存。亡。以。此。言。之。盜。賊。之。歸。不。則。宋。後。豈。不。為。可。深。慮。也。哉。臣。以。為。銷。亡。夫。盜。之。術。其。大。乎。能。取。天。下。之。豪。俊。天。下。豪。俊。為。表。龍。取。明。使。幸。材。風。望。雖。有。千。百。為。群。不。足。以。罷。而。牙。之。開。矣。此。亦。銷。耳。盜。賊。之。至。計。也。徽。宗。宣。和。二。年。建。德。軍。清。溪。民。方。厥。世。居。縣。焉。村。北。左。邊。以。成。泉。縣。境。皆。深。諸。匪。而。谷。而。險。賊。有。誘。國。造。作。局。處。酷。販。之。風。怒。而。不。敢。發。時。未。動。顧。應。米。昂。于。或。花。石。之。擾。比。屋。致。怨。賊。因。

宋史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五

○事。急。難。危。○乃。能。使。其。重。○而。事。不。為。盜。賊。所。○
○應。難。而。奔。其。所。屬。得。權。招。錄。使。得。益。以。陳。酒。資。格。之。外。得。酒。錢。百。石。亦。足。以。布。故。耳。目。而。省。養。爪。牙。如。此。則。守。臣。之。威。權。稍。重。而。盜。賊。可。以。消。矣。王。嘉。曰。問。宋。有。急。取。辦。予。二。

盜賊之起非假聚力不能得爲然人各一心心各一
見而一旦欲使之同捐生以赴死夫豈易哉蓋必有
以激其怒而遂其欲不知此則怒不可解不如此則
欲不得遂此其所以捐生赴死而求其生于死之中
將以泄其不平之氣而成其大欲之志也可不豎哉
孝宗時嚴鎮盜起王質上二策一日收其所畏夫所
謂收其所畏者何蔡江西之類其俗尚關而喜殺浙
西之嚴其俗好大而敢爲故其風聲氣俗頑犢悍戾
而不可告語平昔無事聚博族飲吐號間晉以輕犯

卷二十九

宋史紀事本末

三

輾轉甚至千發探露亦揭關而掠財物以輕犯乃能
甚者至于悍城保皇蓋覆都邑竊立名宇以輕犯
兵革此二郡者蓋今日盜賊之淵藪也然猶之盜不
可使出而屢之盜不可使中饋之且猶不二耳豈
南安小邑介乎其間未足以分饋之勢也故饋之盜
生而中饋則必爲會縱而越饋則二所可以鼓行而
無憂矣故日賴之盜不可使出嚴地險阨而唯狹崇
崗之路不可並臂頭口之溪不可橫舟一夫守其衝
可以當百人之力故日嚴之盜不可使守往者齊冠

楚歌新所以易擒者在于守而不能出方寇之援嚴
斷取不畏者在于出而不能令使二郡不幸有警而
其者衆深謀遠慮者爲之畫彼其鑒齊寇之失必
都清境整方寇之失必不肯出若是則非可以卒制
履失歷代制禦寇盜之術雖紛紜多端而其要不出
乎二郡之間嘗聞之二郡者曰二郡之民不畏天子
之官吏而畏鄉里之豪強是以不服官吏之約束而

卷二十九

宋史紀事本末

四

嚴家之說今蓋泰強之所以爲重者有三智過人
勇過人較果之當過人爲今之計莫若喻都縣重爲
之應設以致其敬經爲之科索以結其愛內有盜賊
斯報之以權以要其成苟有功效則廉之以爵以收
其用斯者即縣之官吏不能制其令而強家能服其
有此其爲倭固不同矣故竊謂漢武帝不常殺郭解
解之陰賊感架姦人之雄也恃氣以犯法藉義以報
其情固可疾而其人亦甚不可廢蓋嘗讀西漢書
快傳而觀郭解之始末以爲若一夫之姦而可以制

呼失之。蓋雖有宰亦不為無利。蓋天下之事。利害難
行。而不可偏去。所貴夫善計者。擇其利多害少也。前
為之耳。二曰。制其所主。夫所謂制其所主者。何蓋登
賊之所出者有三。一曰。僥民。二曰。愚民。三曰。姦民。僥
民。求生。愚民。求福。姦民。求利。其初皆生于有所避。有
所慕。而要其情之所終。則有可返者。可返者。僥民而
不可返者。愚民。姦民也。何者。僥民之為盜也。非有所
大欲也。無可生之計。是以為目死之策。而其心未嘗
不好生。而惡死也。至于情之所趨。而勢之所切。以為

生計。而為盜者。猶介乎可生可殺之間。故盜之
則不得。不攻掠。奪以濟其旦之食。故盜則通。通則
緝。緝而顧其有可生之路。相然動其求生之心。其勢
不得不返。因欲故饑民。可憫而不可棄。厚濟而不可
殺。有所甚擾。亦有所甚不必畏也。惟夫愚民之為。愚
也。無厭。求之于佛者。而以為未足。又轉而求之于鬼
神。而以為未足。故左道惑人。焉則是食。乘事魔者。益
多。于愚民求福之無厭也。姦民之求利也。無已。愚儒
而不肯為農。擅斷不能為技藝。以為務農而棄技藝。

所獲無幾。而其勞有不可償者。故相率而猖狂于三
尺之外。以僥倖于十倍之利。得利而死。姦民之所不
恤。則是盜販茶鹽者。蓋生于姦民求利之無已也。求
福之無厭。求利之無已。是心易入而難出。易聚而難
散。可以銜解。而不可以刑迫。且朝廷所以禁切食素
革魔者。可謂甚嚴。而此弊未嘗除。所以限制盜販茶
鹽者。可謂甚密。而此弊未嘗絕。何也。蓋所謂食素事
魔者。號令所從出。語言所從授。則有宗師。莫若榆宗
師。則其徒不解。而自散。盜販私鹽。臣之所甚詳也。然

非獨此曹之過也。北界利其茶。則以貨誘之于外。國
戶利其貨。則以茶誘之于內。北界雖未可以制。而國
戶我之所及也。國戶有茶。而不敢售。則姦民欲茶而
無所得。其若禁國戶。則其黨不治。而自銷。然而欲擒
宗師。要使勿驚。欲禁國戶。要使勿怨。何者。無故而擒
其首。則其黨疑其黨疑。則懼而有所窮。而為亂。宜密
南州縣之臣。籍記其宗師之姓名鄉里。多方誘之。使
自陷于刑辟。而後錮治。誅絕也。夫如是。則可使不驚。
國戶所資以為生。私茶之商也。聚塞其資之門。則

必有不平之心。宜增降長短之引。使其茶有所宜。洩而不至于底潛。夫如是。則可使勿怨。嗚呼。計利害。客可謂深矣。

明代野盜

明初大誥有頒解約有訓部縣捕盜特設別駕幕職等官以時稽察鄉坊保長里甲之制畢備至正統後通振竊權在位者多批政民稍失所於是山東蔡宗留福建邵茂七等乘隙煽聚額爲民害初茂七故建昌人名邵雲任侯爲鄉里所推起閭御史柳華徽各縣令鄉村置區門望樓編民爲什伍設總小甲統率之以防盜不從命者聽總甲先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自恣號召一鄉無敢違者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爲總

甲嘗個人因例于輪租外餽田主膏物茂七始倡黨之又以輪租違者令田主自運歸不報送其家田主訴於縣官逮之急因格殺官兵數人縣聞於上河官軍三百人攝之復傷官軍遂殞白馬智康舉兵反鄉縣游民舉金鼓響應烏合至十餘萬僭號署於是縣上杭次汀州拔形圖掠光澤順流而抵邵武掠其庫藏數日至順昌八閭騷動而時有參政朱彰者文莊入典中官多賈賂王振遷職抵任驗戶升歛以饋賈賈乏不堪者苦爲所迫於是尤溪爐主蔣福成號燕

東陽生據五羊驛爲行官投僞官百餘人十二月命都督同知董典總諸道兵往討明年四月董典等大破之餘黨悉平至咸化中荆襄流民劉千斤反命撫寧侯朱永工部尚書自主率兵討之生擒千斤等獻俘京師正德三年四川巨盜藍廷瑞僭號稱順天王郾本起得湖地王廖直解靖地王衆至十萬攻陷郾縣起副都御史林俊督兵討之時官兵脆弱謂永順保靖兵從征所至調掠甚于賊賊嘗謂居民曰我來梳妝兵來篋汝矣四年京師之南固安永清霸州

卷之九

明代張鑑

九

四十一

東身等處京衛屯軍雜居其地人性驕悍好騎射往往遊路劫財號爲響馬至是張鑑益嚴劉瑾遣御史轉果於其定殿校於天津薛鳳時於徐淮專一捕盜鳳時召歸德會飲歌舞爲樂瑾遣還卒緝知之傳有隱鳳鳴爲徐州弓手較在天津務收飲惟某奏立什伍連生之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捕獲盜賊入其足城用鼓吹前導金鼓之聲月不絕由是姦人無所容盜賊悉內官像處在張茂爲富主某親往捕斬之漢其必獲以果嚴捕盜有功皆陞爲金都御史仍

專督捕盜藍廷瑞廖惠破通江縣運撫林俊賊之聚據擒廷瑞奔紅口會令郾本起趙陝西漢中三十六營至大巴山俊復遣兵追及賊大敗斬輜重走六年劉七等聚攻安肅縣劫去在獄盜黨奔去各以叛窮民響應旬日增至數千有趙藏子名延者文安庠生有勇力好任俠先是劉六劉七劉三齊彥名那老虎楊虎等攻掠文安延偕家屬避賊立水中賊劫其妻將汚之延怒奮往殺傷二賊爲劉六劉七所擒因降爲盜於是延與劉三楊虎那老虎爲一夥分掠河南

卷之九

明代張鑑

九

四十八

劉六劉七齊彥名爲一夥分掠山東吏部尚書楊一清奏大同副都御史馬中錫提督惠安伯孫貴爲總兵所征之倭素不知兵所領京師人馬皆不簡同賊歸專主掠掠是數諸路凡賊總近所獲官請不從擒獲餘供斬者懸榜以不死劉六等聞之且信且疑遂僞至德州奏聞兇駐兵討六等來請中錫開城擒之劉六欲降劉七日今中臣主事馬輝堂急趨自賊其言甚激使人至京師探諸中貴無招降意又以此東所掠金銀並載至京使權求赦不得遣大將却擒

衆至數萬中錫攻城人賊至及城戒令步焚劫馬都
堂宋由是誘賊謂中錫恐賊害已玩寇殃民捕逮下
獄論斬中官因以爲此事非書生所能辦遂命太監
谷大用總督軍務伏羌伯毛銳充總兵官兵部侍郎
陸完提督住臨清調宣府游擊許泰都承大同副總
兵張復游擊江彬各領選兵入征俱聽大用完節制
已完師出涿州忽報賊在固安甚急賊聞涿州不克
進抵霸州信安京師大震上御文華門召何璽諭曰
賊在近郊卿等將何處之璽奏曰選兵已到涿州賊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四十九

來送死但恐望風遁去耳上喜令資火牌調陸完
趙國安抵平口賊欲遁去諸將合兵蹙之賊大敗
威遂振十月劉六等破薊州劉七等犯樂陵知縣
趙敬之既而劉七楊寨端以千騎犯利津連率衆追
至高苑斬首四十餘級復破之於德平自是賊遠遁
不敢犯七年春忽報劉六等仍抵霸州京師復震伏
羌伯毛銳奏老怯儒所領京營軍萬餘皆未經戰陣
太監谷大用權衆觀望銳帥師至真定遇劉七等與
展大敗適宜府游擊許泰兵至救援僅以身免失所

佩將軍甲徵回京以與大用同事不問喪師之罪但
罷歸而已久之總兵劉輝敗劉六劉七於麻縣餘奔
萊州海春官軍圍之賊潰開奔至古弼與又追殺無
數僅餘四百人比奔趙堤等掠衆十三萬騎五千轉
掠襄陽樊城襄陽隨州新野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
僅以身免盡發其先世塚墓無遺骸取芳衣冠校庭
樹歷數其惡命射上新之日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
下進攻鉤州不克賊聲言屠城趙堤以尚書馬文
升家在國中引去之四月初河南賊宋完定遠六安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五十

之屬六劉七齊奔京師三百餘騎皆極驍猛廣陽而
趙國安道至河西務其勢甚前京兵莫能禦七月
七等復自通州游流上至九江又下過南京三
來如人無人之境時侍郎陸完自臨清馳至江上
御史張縉王鎮蓋簡俞諫及副總兵賈汝各分兵守
黃河賊復沿江東下趙瓜州縣周家橋歷孟清下港
掠常州殺常州守李嵩遂犯江陰殺縣丞余凌雲仍
流根山忽颶風大作賊船皆解散墮其衆顛路不

大帥何以堪命此則道板一面而免與賊會也
前將誤如賊賊實難勿塔必難能者保之而後可
自後之說本欲失或助我軍以分各而重實然臣不
其意者然兩面圖計也惟陛下許都賊提督修德
劉道將軍右前至則潭寇方壓而師却將吏請侯
於乃率寺仁曰在福建諸軍願職能有立功勳弄進
除則在建賊若實事者乘其銳以掩賊不備亦斷矣
除竟乎今曠日久矣賊聚校械以備我而我猶執
未報之說張皇於外以堅賊是徒知爭率之可等而

明代編五

五十五

大帥何以堪命此則道板一面而免與賊會也
前將誤如賊賊實難勿塔必難能者保之而後可
自後之說本欲失或助我軍以分各而重實然臣不
其意者然兩面圖計也惟陛下許都賊提督修德
劉道將軍右前至則潭寇方壓而師却將吏請侯
於乃率寺仁曰在福建諸軍願職能有立功勳弄進
除則在建賊若實事者乘其銳以掩賊不備亦斷矣
除竟乎今曠日久矣賊聚校械以備我而我猶執
未報之說張皇於外以堅賊是徒知爭率之可等而

水左溪在江西為廬心而極其羽翼也今不去腹
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從事於夾攻進軍於兩寇之間
將腹背受敵非完計也今湖廣師期尚遠而橫水左
溪是我兵未集且以爲必先相固必觀望才爲備可
擊也橫水左溪破移兵而臨橫水易矣乃分部將吏
一自市康入趨橫水一自上猶入趨左溪而自帥將
更通橫水而軍時橫水不疑兵符至則大駭而大帥
至開壁設礮示若將久屯守者夜分使輕銳奔馳
草茅卧轍伏而待賊明師至險賊前聞則舉旗燕然

明代編五

五十六

水左溪在江西為廬心而極其羽翼也今不去腹
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從事於夾攻進軍於兩寇之間
將腹背受敵非完計也今湖廣師期尚遠而橫水左
溪是我兵未集且以爲必先相固必觀望才爲備可
擊也橫水左溪破移兵而臨橫水易矣乃分部將吏
一自市康入趨橫水一自上猶入趨左溪而自帥將
更通橫水而軍時橫水不疑兵符至則大駭而大帥
至開壁設礮示若將久屯守者夜分使輕銳奔馳
草茅卧轍伏而待賊明師至險賊前聞則舉旗燕然
其呼譟以震之賊將不能軍遂破橫水會大勝則
休兵命開前規盜所往得之分資兵冒暑而急擊破
賊者五十擒斬五千有奇吏請乘勝攻橫水賊曰
橫水天險四塞而中堅非數月不下所獲入皆視
盤據難而上惟上猶遠差為然乃恐天海兵所從
入也今橫水左溪賊已奔入洞與同難是其勢必
吾賊者其勢險其節短宜移屯休兵指諭告以幸之
乃使其黨往說使表下且約使人於鎖匙龍入受降
賊方急見招諭則大喜集謀而橫水左溪奔者益持

不可方對。則我師已入鎮。是龍庭出師矣。於是諸
道軍冒雨早蹙登。破寨者三十。俘斬四千有奇。而湖
師始至。則奏請設義漿驛及茶寮。陞上堡鎗廠長。權
三巡檢司。而定池仲容者。測頭創臺也。替號張官爲
渠首。夾勦不下者屢矣。當事者恐以復逮。則度曰。狼
兵來須半年。我避不遇。一吐恐以失勦。又沒曰。夾勦
軍來不遠。至不蓄留。不久易與也。方攻橫水時。守仁
恐湖賊乘虛出爲援。乃播諭曉諭利害。以沮離其黨。
降者推誠撫慰。而仲容遁。節場受招。及橫崗破。乃並
五十五

徐○令○禁○野○牧○然○使○官○軍○嚴○畏○其○敢○擊○兵○備○李○銑○王○俊
 等○兵○亦○逃○起○觀○望○山○東○兵○衝○臨○濟○稱○強○然○一○戰○不○復
 振○議○者○願○以○爲○憂○拾○事○中○汪○應○珍○言○野○盜○大○累○不○過
 安○之○勝○之○安○之○策○每○年○今○勝○之○策○有○六○曰○間○賊○黨○用
 豪○傑○開○糾○各○扼○險○要○明○賞○罰○以○勸○士○分○首○從○以○招○降
 直○言○野○盜○而○縱○之○則○境○是○以○隣○國○爲○壘○也○諸○島○定○賊
 凡○一○方○盜○起○不○卽○撲○滅○以○致○出○境○則○兩○處○鎮○守○官○以
 下○俱○坐○罪○兵○部○復○應○鈐○言○足○請○如○議○降○勒○報○可○至○未
 半○饒○平○並○欲○建○塔○路○洞○併○說○販○賣○吏○與○林○朝○麟○蕭○祝

而軍部御史下令生得賊者封萬戶。而璉等早受誘。當是時。賊本流剽江西福建。陽驛招而陰結賊。縱橫漳泉延建間。聚不散且熾。江西巡撫胡松靖合。勦浙都司從建寧擊賊。賊自崇安大掠而西。則遺千。夫長扼杉關。伺其入逆擊之。賊敗走靈湖。葉儀。疎不能軍。殊不自意。小竹後車之左右皆伏也。大惶駭奔。先夜。賊或聚。驛兵仗爲。野人焚。葉黑。毒。欲入湖。自。江而松所。容。衆。船。扼之。湖而。璉。是。役。也。雖。擒。斬。幾。千。里。以。爲。伏。一。舉。而。勝。之。固。符。策。多。矣。

明代興隆

陳草堂治平類纂卷三十

補豫章

朱 健子張父
朱 飯子美父

海防篇 江防附

嶺海

廣東列郡者十分爲三路東路爲惠潮二郡與福建連繫漳州通番之所必經潮爲嶺東一巨鎮松林南澳俱係要區而靖海海門蓬州大城諸所又賴以近保三陽遠衛東嶺者也惠州海豐東南濱海其捷勝

平海

平海碇石甲子門皆要處生樂嶺松林南澳尖鼻是

無潮也平海碇石失守是無惠也無惠則廣東失

界在大海之中有山相數千級乃明初起義稱民遺棄之地嘉隆間倭相於此互市廣通悉開關關橋

急則奔廣而海寇皆劍光吳平之徒巢穴於此萬曆三年總督殷福建巡撫劉題設副總兵以彈壓之謀

嶺南消海諸郡左爲惠潮右爲高雷廉而廣州中處

敵於此置省其責亦重矣環郡大洋盜賊淵藪三四

月東南風汛日本諸島入寇多銷聞趨廣松林爲東

路第一關鎮使先會兵守此則可以選其衝而不備泊矣其勢必越於中路之屯門雞棲佛堂門冷水角老萬山虎頭門等澳而南頭爲甚或泊以背潮或據爲巢穴附海有東莞大鵬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爲巡哨遇警輒敵必不敢泊此其勢必歷峽門望門大小橫瑟山零丁洋仙女澳九龜山九星洋等處而西而浪白澳爲甚乃番船等候接濟之所也附海有香山所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爲巡哨遇警輒敵亦不敢泊此其勢必歷崖門塞門海萬斛山潮州等處而西而望嶼澳爲甚乃番船停泊避風之門戶也附海有廣海衛新寧海則所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爲巡哨遇警輒敵又不敢泊此夫其來不得停泊去不得救濟雖濱海居民且安枕而臥况會城乎廣東省會襟江帶海其東出海經虎頭門而虎頭門之東爲南頭省會之門戶也其西出海則萬崖門崖門之西爲廣海衛而香山澳在省會西南寇船在泊於此中

兵若先分兵守之仍撥小哨守把要緊港門則必不
敢泊矣其勢必趨於料羅島沙北又番船等便接濟
之所也附近官澳金門等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
之則又不敢泊矣其勢必趨於福興若越於福興計
所經之地在南日則有官陞湄州等處在小埕則有
海壇連盤等處在烽火則有官井流江等處皆賊船
之所必泊者若先會兵守之則亦不敢泊矣
間地二面當海者與泉是也四面當海者福海是也
寇關要衝晉江之深恩縣與化之冲心平海龍溪

中平縣事
海壇連盤等處在烽火則有官井流江等處皆賊船
之所必泊者若先會兵守之則亦不敢泊矣
間地二面當海者與泉是也四面當海者福海是也
寇關要衝晉江之深恩縣與化之冲心平海龍溪
海壇連盤等處在烽火則有官井流江等處皆賊船
之所必泊者若先會兵守之則亦不敢泊矣
間地二面當海者與泉是也四面當海者福海是也
寇關要衝晉江之深恩縣與化之冲心平海龍溪

高興化所地方次東為海壇在泉州府永寧衛同安
縣地方最東南為銅山寨在漳州府漳浦縣海壇
及依鐘所地方彼此接界而接哨又防之於海之仲
是最為策之善者漳之月港向為海寇窟穴後改設
海澄縣於防禦亦為得策矣

新海

兩新日本舊時貢道在焉論列郡之海口則溫州之
飛雲橫陽館頭台州之松門海門寧波之定海太液
潮頭渡紹興之三江沙門杭州之赭山龜山嘉興之
乍浦海鹽皆海寇窺犯之處列郡之門戶也
嘉興之金山定海之舟山慈而陳錢馬頭八山
臨觀起福港海寧之洋山皆洋寇必經之地
南洋沿海舊設四總後增為四寨六總矣四寨者沈
嘉湖一寧紹一合金嚴一溫處一也六總者定海甬
國臨觀松海金盤海寧也會哨於陳錢分哨於馬頭
羊山普陀為第一重沈家門馬塞之師為第二重

兵督發兵給爲第三重備至密也○定海軍船之門戶○舟山又定海之外藩其地則故縣治也○爲里四爲鎮○八十有三○五穀魚鹽不待取給於外○明初置昌國衛○於其上○屯兵戍守○後以其民孤懸○徙之內地○改隸象山○

寇自彼國開洋○必徑抵陳錢山○駛潮候風集艘分犯○若遇東南風高則望洋山以犯蘇松○浙西東南風和則望韭山朱家尖以犯寧紹○若遇東北風和則犯大佛頭王山鳳凰山以寇台溫○東北風急則越桐山流

游擊類纂

各省防務

七

遊以入關是陳錢洋山乃浙東共守之門○而蘇山流江實關新相侯之唇齒○今以蘇鎮兵船會集於滬甘○福應兵船會集於流江○嘉興寧紹白溫兵船會集於相會○各取取信○到單級取本總兵船各分哨遊則相會哨其外洋總要山島○每處撥軍數名責令收集○乘其後伏○望遇警舉火○則盡趨易短○江南控扼在崇明○而東接扼在舟山○天生此兩處土○大海中以障蔽浙直門戶○諸哨船皆自此分而南北○總會於洋山○若會哨嚴緊○遇警即駛○賊何從入○

台州四塞之國○南有桃嶼金竹○北有桑州桐廬○西有○關山衛壁○縣嶺○層岡重關○島道○而且南去暨石楚門○僅百五十里○東南去松門僅百里○東去海門僅八十○里○設或海寇乘舟登陸○皆可卒至城下○自海門而上○者則一潮直達○三面四山○一面瀕海○孤懸於數百里○之外○曩貳參兵駐紮清○而倭寇屯聚桑洲○連輸糧經○月不至○孤危之勢○誠可畏也○

五五類纂

各省防務

卷三十

六

千餘里○且藉口寧嘉遊兵○必如斯爲是○則寧嘉兩處○遊兵足矣○此外何必設兵○假遊兵之名○南有警則○遷之於北○北有警則遊之於南○何曾見尺寸之績如○中游二哨○乃探兵也○宜如左右手○拿一哨備守青門○一哨分守長塗○相距六七百里○此分地未得宜也○至○定海一城○乃全浙門戶○至東北一隅○山石參差○每爲○下塗捷徑○倘賊身楊帆○直抵城下○尤宜備禦○海鹽海寧及乍浦澉浦梁莊等處○海以城爲垣○城以○海爲池○夫城不及半里○登岸即可攻掠○所謂洋山許○

山者遠落大洋不知何處先年攻破乍浦條不忍言顧蔽及浙海輒以寧紹台溫爲上游而嘉區爲可殺不知嘉區西浙之門戶也

溫州與圍境接壤寇賊揚旆必首當之衝先嚴前門鎮下官澳南臺之險以扼其來於此不戒而入內地則溫爲正兵而台爲應援寧區連宜戒備矣台州惟大陳膏腴且有淡水恐爲賊所抵務在加力防守過溫而台則台爲正兵寧爲應援溫則爲後襲矣寧區之衝石浦昌閣爲最石浦一城去昌閣僅十里城下

嘉平類集

卷三十一

九

水涯堪以泊船對面有山卽石浦舊城山嶺夷洋有山名曰覆頭盜船出沒輒乘其地故關寇南犯必經王門林門下灣門東門四路而入從寇東犯必錄牛欄基洞下門等處而入今策其最要則制下門逼近石浦所城其港頗窄其潮甚急賊船進必必軒同聲折於兩所夾山之下而石浦左連一山名打銅坑與洞下門直衝相對各可造敵樓一座置砲撥兵分據險要使寇船不得蒞波所謂以逸待勞此奇制下門之一策也三門去石浦頗遠與台區朱門

海寇出沒之所

海洋鄰界其港頗闊可於羅漢山下造立一臺仍於水道盤曲之處釘以木椿議以十汛稍緩之兵併力提防此守三門之一策也林門泥塗淺處頗多有可釘以木椿者無煩重兵至如下灣門外係塹頭大洋內則舊城東門港洞湖急且與火爐頭對峙而四門入路總會火爐頭急宜立一臺於火爐頭更宿重兵於山上防禦對岸舊城東門平砂西出亦建一臺廣兩岸互擊雖港洞亦可無慮此守下灣門之一策也

嘉平類集

卷三十一

十

海寇往來其大船常緣匿外洋山島之處小船時出而爲剽掠在浙常於南麂山住船雙嶼港出貨若東洛嵎山等處則皆其別道也在閩常於走馬溪舊港澳住船月港出貨若安海崇武等處則皆其遊莊也自浙進北則極於雙角而屬於直隸自閩漸南則灣於南澳而屬於廣潮中間所泊所經之處可以得其衆也

昌國石浦先年屢被寇侵地當衝險懸海南北環等山皆其以援東路其西則象山縣石浦迤邐爲右翼

焉懸海金齒八排朱門等處哨兵以援南路其北則牛欄基旦門青門茅海竿門爲戶散焉青門貼附路綽所直衝韭山而旦門遠落大洋賊由韭山來者必望旦門以退而路宜增撥號船專在錫門龍洞及大目山等洋往來偵探俾青旦二門哨兵聯絡

防險三說

浙江之源始於黟之林歷山一線之微合流萬壑終於錢塘江之蟹子門而入海焉故蟹子門者乃省城第一門戶石墩鳳凰外時乃第二門戶此外無山惟

各省海防卷三十一

寧許獨立海中東接衢洋西控吳淞江日爲險至其許三山有防然後石墩鳳凰有敵石墩鳳凰有敵然後錢塘蟹子門可寧此其大畧也沙起錢塘東至吳淞自無間斷海外諸沙亦向此而轉惟平坦延故賊皆可登是蘇松杭嘉四府連環一脈利害安危輔車相倚者也然而險要之防有三說焉曰海洋曰江湖曰礦山往昔倭寇結巢金山柘林青浦等地距害浙之目化富陽寇犯乍浦石墩魚浦各區流突直抵江寧重地此海洋之患也沿江多盜夜劫客船

湖濱鹽徒肆行出沒此江湖之患也礦寇之擾諸山多賊若休寧之馬金歙縣之街口婺源之火庸常山之草坪江山之清河龍游之灰坪蘭谿之太平街淳安之白馬村開化之華埠直進雲霧諸山嚴州之白沙直入壽昌諸處是皆賊所必由之路此礦山之患也今欲求錢塘無虞當守附海之三關欲求三關寧謐先防大海之洋許第羊山孤懸大海去乍浦太遠表舟頓此設遇東北颶風賊身便捷彼此齊驅勝負難必許山器門淺狹止可避東南之風賊乘東北風

各省海防卷三十一

到吾關身擊之本爲並駕矣次者金山衛城西澤濱望頗欽可暫停舟但遇東南之風亦未易備惟鹽山之白塔山去泰駐山不遠四風皆便賊若由大洋而來鹽處可擊是海鹽之關尤四面之控制也總而論之賊由北洋經蛇山茶山其患必犯吳淞然吳淞之北北向舟難逆出必藉崇明等沙兵船以禦之賊由東洋經陳錢馬蹟犯寧定者必藉衛山馬墓兵船以禦之賊由南洋經韭山烏沙門犯昌國臨觀者必藉舟山烈港兵船以禦之若由羊山直進犯海鹽者必

藉乍浦三關兵船以禦之是防海之總要也

靖海島以絕集蟻議

寧波之金塘大榭台州之玉環高不溫州之南麂東
洛等山俱稱沃壤并通島嶼元末遺迹之徒蕃聚其
中幸之方國珍乘之以捷浙東洪武間湯信國經畧
其地遷徙其民一洗而空之勒石厲禁迄二百餘年
莽無伏戎島無遺寇則靖海之效也

禁旅漁民搭販蟹蟹議

定海總南洋如普陀白沙港南港馬嶼活泥白馬

禁旅漁民搭販蟹蟹議

定海總南洋如普陀白沙港南港馬嶼活泥白馬

定海總南洋如普陀白沙港南港馬嶼活泥白馬

定海總南洋如普陀白沙港南港馬嶼活泥白馬

定海總南洋如普陀白沙港南港馬嶼活泥白馬

定海總南洋如普陀白沙港南港馬嶼活泥白馬

定海總南洋如普陀白沙港南港馬嶼活泥白馬

定海總南洋如普陀白沙港南港馬嶼活泥白馬

定海總南洋如普陀白沙港南港馬嶼活泥白馬

定海總南洋如普陀白沙港南港馬嶼活泥白馬

定海總南洋如普陀白沙港南港馬嶼活泥白馬

定海總南洋如普陀白沙港南港馬嶼活泥白馬

定海總南洋如普陀白沙港南港馬嶼活泥白馬

定海總南洋如普陀白沙港南港馬嶼活泥白馬

定海總南洋如普陀白沙港南港馬嶼活泥白馬

南直東濱巨海北亘長淮中貫大江江南則為蘇松
常鎮諸郡北則為淮揚諸郡其勢不能以相援故
各有延撫之設在蘇松四府有防海防江二者之責
在淮揚二府有防海防江三者之責

江寧諸郡

松江府自金山衛至南漣所官軍各分信地若滬
港口金山以東有翁家港蔡家港柘林崇武等處南
漣以北有四五六七八九團洪口川沙窪清水窪等
處宜設船防守萬一外守不固則黃浦一帶又為蘇

江寧諸郡

松江府自金山衛至南漣所官軍各分信地若滬
港口金山以東有翁家港蔡家港柘林崇武等處南
漣以北有四五六七八九團洪口川沙窪清水窪等
處宜設船防守萬一外守不固則黃浦一帶又為蘇

松江府自金山衛至南漣所官軍各分信地若滬
港口金山以東有翁家港蔡家港柘林崇武等處南
漣以北有四五六七八九團洪口川沙窪清水窪等
處宜設船防守萬一外守不固則黃浦一帶又為蘇

松江府自金山衛至南漣所官軍各分信地若滬
港口金山以東有翁家港蔡家港柘林崇武等處南
漣以北有四五六七八九團洪口川沙窪清水窪等
處宜設船防守萬一外守不固則黃浦一帶又為蘇

松江府自金山衛至南漣所官軍各分信地若滬
港口金山以東有翁家港蔡家港柘林崇武等處南
漣以北有四五六七八九團洪口川沙窪清水窪等
處宜設船防守萬一外守不固則黃浦一帶又為蘇

松江府自金山衛至南漣所官軍各分信地若滬
港口金山以東有翁家港蔡家港柘林崇武等處南
漣以北有四五六七八九團洪口川沙窪清水窪等
處宜設船防守萬一外守不固則黃浦一帶又為蘇

松江府自金山衛至南漣所官軍各分信地若滬
港口金山以東有翁家港蔡家港柘林崇武等處南
漣以北有四五六七八九團洪口川沙窪清水窪等
處宜設船防守萬一外守不固則黃浦一帶又為蘇

松江府自金山衛至南漣所官軍各分信地若滬
港口金山以東有翁家港蔡家港柘林崇武等處南
漣以北有四五六七八九團洪口川沙窪清水窪等
處宜設船防守萬一外守不固則黃浦一帶又為蘇

松江府自金山衛至南漣所官軍各分信地若滬
港口金山以東有翁家港蔡家港柘林崇武等處南
漣以北有四五六七八九團洪口川沙窪清水窪等
處宜設船防守萬一外守不固則黃浦一帶又為蘇

松江府自金山衛至南漣所官軍各分信地若滬
港口金山以東有翁家港蔡家港柘林崇武等處南
漣以北有四五六七八九團洪口川沙窪清水窪等
處宜設船防守萬一外守不固則黃浦一帶又為蘇

松江府自金山衛至南漣所官軍各分信地若滬
港口金山以東有翁家港蔡家港柘林崇武等處南
漣以北有四五六七八九團洪口川沙窪清水窪等
處宜設船防守萬一外守不固則黃浦一帶又為蘇

松江府自金山衛至南漣所官軍各分信地若滬
港口金山以東有翁家港蔡家港柘林崇武等處南
漣以北有四五六七八九團洪口川沙窪清水窪等
處宜設船防守萬一外守不固則黃浦一帶又為蘇

松江府自金山衛至南漣所官軍各分信地若滬
港口金山以東有翁家港蔡家港柘林崇武等處南
漣以北有四五六七八九團洪口川沙窪清水窪等
處宜設船防守萬一外守不固則黃浦一帶又為蘇

松江府自金山衛至南漣所官軍各分信地若滬
港口金山以東有翁家港蔡家港柘林崇武等處南
漣以北有四五六七八九團洪口川沙窪清水窪等
處宜設船防守萬一外守不固則黃浦一帶又為蘇

松江府自金山衛至南漣所官軍各分信地若滬
港口金山以東有翁家港蔡家港柘林崇武等處南
漣以北有四五六七八九團洪口川沙窪清水窪等
處宜設船防守萬一外守不固則黃浦一帶又為蘇

蘇州沿濠一帶險阻甚多常設有福山港白茆塘太
倉有劉家河七丫港嘉定有吳淞江黃齊港皆賊之
選衝而東吳之門戶此則所謂一府之險要長蘆則
泖湖浩蕩吳江則鴛湖相屬吳縣則太湖交迫皆賊
之徑道而腹裏之關鍵此則所謂一縣之險要其次
則福山以西有三丈浦斜橋以東有許浦金涇劉家
河以北有新塘浪港舊吳淞江以南有寶山以東
有老鶴嘴均之所謂險要而少次焉者況海濱數百
里一望平坦惟有山嵐險阻爲之扼塞皆可以泊船

登岸要窄無邊與力有限而防禦之計當先失夫
以海邊戰船山爲東以廣裏惟勝境爲最故劉宋河
興海沃福山港舟師防守不可單歸白湖口也其遠
黃鵠港側衛預設戰艦廣與各港相爲犄角又如賊
自東南而來必由寶山吳淞江宜發船二艘濟于吳
家沙以堵截之賊自東北而來必由三沙劉家河宜
發船二艘泊于營前沙以堵截之把總遊兵船隻挂
來策應而三丈浦新塘老鴉嘴等處亦得以聯絡而
井制則蘇之外防或可無憂至於風汛時月吳淞水

兵餉發勝墩平望以防嘉興突犯之寇吳縣水兵襲發太湖以防義里突犯之寇長洲團發水兵統屬莊以防滬湖突犯之寇本府相度緩急發遣水陸之兵以爲應援蘇之內防或可無憂但賊之來萬一不備盡行遶擊合於常熟縣分撥兵勇屯駐福山港及白茅塘太倉州撥兵屯駐劉家河太鎮二衛撥兵屯駐七丫港嘉定縣撥兵屯駐吳淞江及黃窩賊在外洋則水兵擊之賊若登岸則陸兵堵之彼此夾攻遠邇互應。

瀝滄入江。由江兩岸登陸之路。菱角嘴營前沙南北。
 相。雲海。薛牧湖。一百五十里。爲第三重門。其屬數。
 橋。與。區。區。但。對。局。家。營。北。岸。至。順。江。湖。與。江。南。來。界。
 江。順。綠。湖。六。七。里。順。江。湖。至。新。洲。夾。江。面。約。闊。七。二。
 里。新。洲。夾。至。隔。山。南。岸。江。面。約。湖。十。四。五。里。葛。王。重。
 門。至。五。虎。領。水。兵。官。須。整。健。船。艦。晝。夜。緊。守。三。門。勤。
 食。哨。以。防。春。汛。門。戶。既。固。堂。與。自。安。若。三。門。稍。有。疎。
 虞。至。不。得。已。而。守。金。焦。兩。岸。謂。之。下。策。總。計。海。防。之。
 要。他。有。三。策。此。海。會。有。毋。使。入。港。者。得。上。策。循。塘。距。

守毋使登岸者得中策出兵列陣毋使近城者得下策不窮也而至守城則無策矣蓋吳松所乃水陸之要衝蘇松之喉吭也提兵南向可以援金山之懸揚航北哨可以扼長江之險以副總兵鎮之自吳淞而北爲劉家河爲七丫港又東爲崇明縣七丫而西爲白茆港爲福山又折而西北爲揚舍爲江陰爲靖江又西爲孟河爲關山此皆舟師可居利於水戰皆設兵船統以將領而又有關山游兵駐劉營南沙會哨於江北吳淞游兵駐劉三箔沙會哨于洋山常鎮水

鹽兵鎮江海之支鎮守於揚合所以魯達南甯乾寧
矣但募結而南雖有港汊每多沙積賊習登岸盜難
泊舟非選練壯兵新募匪卒不可也今特募結所需
南島則沙堡以兵守之川沙而南爲南匯而西爲書
村所及以兵守之青林而西爲柘林堡又以派將各
處皆不遠六十里聲援易及首尾相應寬然常仙祿
勢也柘林而西爲金山衛西連乍浦東接柘林頭游
皆賊巢窟添設將領馬步游兵往來游徼則北可以
資松江而西可以援乍浦

江北諸郡

江北局勢與江南新舊不同。難恃舟師止仗陸戰。喫山背江海之吭。而寥角孤港。皆揚之東南界也。兩廣據淮海之首。邳州環遊山皆淮之東北境也。中包泰興之周家橋鹽城之射陽湖。山陽之雲梯關廟海等處。此皆扼守所當先者。

海寇之患。起於吳淞。而沿及淮揚。以江北之大勢。言之。東起寥角嘴大河口。以及呂四廬家等場。洛干楊樹港海門裏河通州與如皋泰州稍折而北。則爲揚

蘇通揚州而西。魏天長滁縣抵都郵海陵。臨甯北則有徐步管又北則爲順港。又東北則爲新橋港。轉而西北則金沙鹽菜磨灣劉庄魏家溝再西北則駱網麻練等港而至大海口劉庄東西北則安東安

興之北則爲海州賴輪泰州西北則爲南縣寶應寶應之北則爲淮安。淮安轉西則泗州以達鳳陽。此江左形勢之太畧也。賊入海之道有二。其一新港爲海道新港卽所謂王江口。益由南江狼山越嶺真風州漸入登岸。則卞家墳周家墳稍折而東。則揚州矣。此可

在戲山峰為寧海衛界海鏡山為龍河寨界武寧
 馬草寨界洋山為萊州界八清島砲臺島為登州
 界劉家窪為盧洋寨界沙門島為鮮宋寨界單山為
 黃縣界桑島為馬停寨界龍島為昌邑縣界歡木島
 為壽光界都里鎮為清臺界青島為利津界黃島為
 寶州界直沽口為鹽縣界崂山為嶺南界南
 平洋山為昌黎縣界計一千二百里抵遼東北平洋
 山為山海衛界萊東島為中前所界牛車島為中後
 所界孤山為中右所界向陽島羅兒島為金州衛界

山之南面犯定海犯象山奉化犯昌國犯甯州定海
 風多則至李四縣墜下陳錢分縣或由洋山之南
 犯臨觀犯錢塘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南犯大倉
 由南沙而入大江犯瓜儀常鎮或在大洋而風吹東
 南也則犯淮揚登萊若在五島間洋而南風方猛則
 趨鹽陽天津防府者三丙寅月為大汛九月十月為
 小汛此其常也若夫列郡險要如惠潮之新報獨不
 瓊州之定安嶺福軍州之峰尖門紫翠縣之定海丹
 山嶺定之吳淞江口太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港
 海門劉公芝界八廟等處山南島皆賊之所必
 江防之新必備者然則防務之計豈可忽乎哉
 同京口以西抵于石頭迤邐二百里山皆可險
 可以窺江寧京口以東抵于孟浪港口七十餘里
 賊舟皆可入入則可以犯江南鎮江之江防難矣
 不於南京臨江峭壁千仞兩山夾峙如蛾眉然其南

夫關一臂昧孫中行提爲深第料運通幾平實浦
此段中東南兩處關控敵將雖盛繞至操場則會
陳吳一帶雖殺絕矣收探固在事之對策石真也
原中節制是謂每起非先期長策軍內財諸山錯
雜無城都可資據稱其外則江岸險絕不可登犯古
今難南限竟連疾若手第甘盡濟之潮希往南併漢
高樓橫亘重丘妙置陣致江中有洲長四五十里者
有之亦二十里者有近障數兩匯直至阿港旁而添
入所謂也十八港沿垂鉅款危殆難月通行有議

長邑之寇動以萬計必假舟楫而後行舟徒以東雲
 陽以直兩岸高聳如山謂之夾河迺延數十里隨處
 可以堵截賊舟登賊寨此東行又云瓜儀京口爲江
 寧之門戶嚴扃乎此則海寇不能迴流而窺江寧亦
 大不然夫長江之關隘在于京口之東第一着爲狼
 山第二着爲靖江賊若過此揚帆而西恐非瓜儀京
 口之所能限也狼山靖江皆枕于大江之中結水
 寨屯重兵南北兩岸相爲應援過賊甚易鎮江之金
 山無港耽泊不可以遮颶風山小如拳不能容衆非
 用武之地也
 長江浩渺賊舟無不有之極難防守惟隔山則江內
 沙塗實明江廣動巨教單若爲險要康國僅通路
 失石皆可及况當江流自東而西而為順風之國屬
 降峭壁俯瞰滿波賊舟之所必經平時鹽盜出沒難
 密官民商賈多隸其毒者也設重兵水陸倍守賊必
 不敢越此而西也又按圖山既時江邊係于要地北
 與周家橋相對乃鎮江之咽喉江寧之門戶也舊分
 兵四枚守禦而隔山洪北大洋恐汛時延守不敷况

照舊仍分四枝。一枝泊守黃門山。哨至靖江江陰二
 縣。一枝泊守安港。哨至黃門山。團洲江北。周米橋。一
 枝住守團山洪北大洋。以防江北之街。哨至安港。順
 江洲等處。一枝將靖江兵船。遠為哨探。直至狼福等
 處。以為聲援。又且分江操兵船。防守團山隘口。大港。
 丹徒港。分鎮江衛兵船。防守金山。各兵船上。至高資。
 下至團山。北至三江會口。常川聯絡哨守。此其為籌
 可謂嚴密矣。又查所轄上至高資。按句容縣龍潭驛
 下至安港。接武進縣孟涇河。自江上下。延亘百二十
 里。皆其信地。其間最險要者。則團山。洪東。財家港。
 團山。江洲也。又團山。徒鎮。係團山內地。守內地而
 防險。非計之得。又黃山門。去團山頗遠。若以團山
 為總樞。則江洋遐邇。首尾相維。未見有礙。且
 故之患。令須以兵船一枝。泊守安港。東哨至黃山門。
 西哨至大洋。北哨至周家橋等處。以一枝泊守團山。
 但此處山形險惡。水勢奔濤。江底俱石。不能下錨。我
 船大港。東哨至安港。西哨至焦山。北哨至順江洲。以
 一枝泊守順江洲。南哨至大港。北哨至三江會口。西

哨至姜家嘴等處。其巡江官軍船隻。分為二枝。一枝
 守焦山。以護東津。東哨至大港。西哨至金山。北哨至
 瓜洲等處。一枝泊守金山。以護西津。東哨至焦山。西
 哨至高資。巡簡司。北哨至儀真等處。游官兵統領沙
 船。亦分為二枝。一枝上至高資。下至大港。往來巡哨。
 以防江盜。一枝東至黃山門。南抵孟河北。極三江會
 口。西回大港。以防寇患。江設將領。住守團山。大港。從
 中調度。若賊鋒江北而來。則周家橋三江會口。為正
 兵。而與孟河為奇。兵既錄江南而來。則與孟河為正
 則將領應駐札團山。公廨日撥兵船哨守。京口。祇
 則復京口。千沿城一帶。屯駐撥船哨守。團山。善乎陳
 明卿之言。以防疏虞。則當堵截大源。而吳松崇明。福
 山。劉河。靖沙。併為之預備。登泊也。防鎮江。則當堵截
 大江。而河莊。包港。團山。併為之預備。登泊也。此誠
 禦之良策哉。



青萊續史十八卷

〔明〕朱里撰

清順治十二年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朱青萊先生著

續史論斷

起自司馬遷西漢武帝太初元年終於文天祥南宋帝昀之祥
興二年計二十八卷內共一千五百九十九人人各具爲論斷

續史序

順治歲丙申錢唐沈縣令以諸生朱子青萊續史一十八卷申呈請序邑有史學舉而不蔽良有司之事也余維史學有五志

續史陳序

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勲五曰表賢能今續史所著有五志之心哉立乎今時以觀往古不同于紀言紀動身親目擊者也此其

勢不得不就已然之迹以想其

必然之心就其微者顯之亡者存之戮辱者榮華之一縱一橫引伸連類慨然若見興廢之猶存而引人以咨嗟愧恨者此十

續史陳序二

七史之又一鼓吹也嗟乎唐昌黎自號良史而潮州之後以封禪之說進憲宗曰自今請改事陛下朱子眇然以一諸生乃獨固守其學六年續史至目同丘

明而志猶不改殆賢於昌黎矣
至於評騭精允一唱三嘆具有
遺音直與續史互相見意史學
固無窮哉

欽差巡撫浙江等處地方提督

續史陳序

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

應泰撰



續史序

學之有史尚已尚書春秋皆史也世尊
之爲經左氏以傳翼經間有論贊自司
馬氏專以史名其家而本紀世家列傳
各自爲論贊後之爲史者咸踵其法然
則史之有論贊史也而非史也所以續

續史序

夫史也青萊子好修力學有聞於時卒
棄其讀句詞章之學發憤著書上下千
三百餘年之人事著有續史一十八
卷余讀其書若監一人於茲而對越之
若陟降數人於庭而獻酬之於事之已
然者而溯論之於事之未然者而曲暢

之要不外傳體有三例情有五之指歸
青萊之爲史氏功大矣哉余於續之義
有深感焉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今
日之史未嘗亡也何以續爲豈非學士
家以習史者錮史而淪至於亡也則續
史之別出一番手眼以詔今安藝中其
於絕續之會關係匪細故矣抑後世稱
良史者首馬班而扶風譏龍門以是非
頗謬於聖人典論論文云文人相輕自
古已然傳武仲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
自休見嗤於孟堅余故於立言者貴其
當不貴其多惟其特不惟其共也世之

廣文彙序

欲以言自見者亦可以思矣今之爲史
學者不少概見昔司馬文公嘗言自修
通鑑爲王勝之一讀他人讀未終卷已
思睡矣然則欲於千百年後取已見之
行事而更爲論列非胞有全史觀其會
通以行其典禮伊誰其人伊誰其人

廣文彙序

聖世方購遺書倘有執是以獻者洵陳農
之所未究河間之所未輯也

關中慕天顏書於署之寄寄軒



續史序

世之稱作史者必具三長豈知三長皆末也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孟子曰智者行其所無事然則仁智其作史之本乎史遷歷覽天下名山大川而為史記開編年紀傳之宗其言簡而明

續史序

其事肆而隱非所謂良史耶然而是非頗謬于聖人重游俠崇貨殖是豈三者之有未備哉抑亦大本之猶未卓然立也自紫陽之綱目成而天下翕然奉為史中之經夫以世掌之職而又以萃精會神所著之書猶不免貽譏君子迨講

續史序

學明道之人纂脩於諸家異同之後而遂以無舛悞之失不亦可曉然於作史之本哉麟經者仁智之大宗也紫陽得力於致知誠意而能遠承其道者因以能遠承其志涑水之帝魏退蜀尚有微瑕矧如范陳輩之多為曲筆以洩愛憎者哉甚矣宋史才於近世蓋憂憂乎其難之矣茲讀錢塘朱子青萊之續史而不意其恍然遇之續史起於漢武丁丑終於帝昺已卯一千三百八十三年之中不論其事而止論其人亦行所無事之意其間司馬遷以下共一千五百九

十九人為傳僅三百九十七而善者賞惡者罰寓褒貶於論斷好惡一秉大公其真堪任續修之任者惜乎志止見乎續史一十八卷而已青萊賦賢優異兼攻詩有深柳堂集行於世皆清真矯拔一寄穠鮮於簡淡之中應物之流亞也

昔者紫陽性理集註諸書行而紫陽之史於是集十七家之大成今青萊之簡存剩語出而青萊之史於是得續二十一家之次何也紫陽善言性者也青萊善言情者也即情以驗性吾於青萊而知其可以不謬聖賢矣或曰青萊目盲

可以上接乎左氏有左氏而春秋之旨因以傳有青萊而綱目之旨將亦有所發明然則深柳堂即所以踵武白鹿洞也有謂續史止傳其人慮多缺畧而吾謂不然蘇子之言曰問世之治亂當觀其人孰謂青萊而不已羅全史于列傳

中也哉余固樂得而為之序

齊南李鴻靈厚餘氏拜撰



續史序

余讀青萊續史喟然重歎作史之難也豈唯作史難論史亦難才未擅三長胡言史眼不高千古胸不富五車而娓娓危言又奚論之爲也邇自遷固以及景濂秉史筆者不下數十家

續史序

千百年間前後所稱良史才遷固延壽歐陽而外子顯徵收輩都無足當彼無足當者雖有史猶無史善讀史者存其論而已矣論存史亦存則論遂可作史是故登高作賦不如閉戶立言之爲愈也青萊斷志世榮苦心

古業卒讀二十一史而著爲論斷若干卷名曰續史論也非史也曷續乎爾夫固有其識與意上下千百年間以自托于作者之後識之所及微者顯之意之所尚夷者異之或取一人焉特傳之或臚數人焉合傳之又或于論列忠賢旁刺奸回參伍錯綜以傳之各有義存焉然則其論也猶之乎史也前乎此者有史矣不可少此論前乎此者亦有論矣尤不可少此論是以謂之續也托始于司馬訖終于文丞相是則其志之有所取也

夫嗟乎窮愁著書至與左氏同病而不知其有倦也吾甚敬其志矣爰是樂爲之序

順治丁酉南蘭張星瑞并書



平

商肉朱先生余舍西席也遭喪胤後

屏跡著書所著有青萊續史一十

八卷甲午冬余自獎都歸知書已

成爲

張蓼匪文宗

方與士

侯筠庵兩刑尊

岳天濤邑侯往來評定幾週歲至于

乙未秋始得觀其大全先生因

而命余重加校讐焉余本韜鈴家

程以史學是問耕于婢然猶記昔

年讀書所見正史外後漢迄于趙

宋如張璠孫盛干寶徐買吳均何
之元王邵蘇轍劉知幾何慮千卷
至裴子野初無足取習鑿齒皆有
可觀袁彥伯之務飾玄言謝靈運
之虛張高論盡遠史班力宗徐庾
遺誚玉卮矣又若是非失中予奪
乖理孟堅則深排賈誼范史則缺
美隗囂謂諸葛不逮管蕭稱爾朱
可比伊霍言過于實擬非其倫不
幾令野史外編爭衡簡策乎詳畧
適宜去取盡善唯司馬通鑑朱子
綱目竝爲古今信史繼此有作蓋

難其人計 先生館余穀貽堂者
凡三年截蒲緝柳儼路大夫之遺
風瞻古窮今多杜祁公之雅量乃
以卓識取斷肯書無苟異同不輕
刪錄所謂誅奸諛于旣死發潛德
之幽光舍 先生疇足當之矣故
夫通鑑綱目續春秋者也續綱目
續朱子者也續史續續綱目者也
司馬諸書已盛行于世俾 先生
之續史不傳是余責也因亟鬻東
臯之田先資刻費今刻成試數古
人跨驢攜酒與 先生坐臥于六

橋三竺之間展卷朗讀副

諸當道暨 若谷數先生一皆千載

隆誼誰爲不可

小韓居士魯人龍謹識



讀史節畧 自敘

朱里字商舟別號青萊古吳錢唐人中明崇禎庚午

茂才科自甲申變起謂李自成斷志榮祿炊空厨見

幾難自存得友仁和江之濱託業于賈時以管子相

遇內氏吳韓職勤卑誠課所積足補研田之不登於

是誦習之暇殫心著述所著有四書獨參易經疑難

解來根堂有集青萊詩澤春秋紀事錄西胡散人奏

議平章花棠北窓神語等書一夕遇害爲偷兒完

篋取去歲己丑更出入二十一史暨諸家鑑本賸畧

隱銷遺名策實起自司馬遷西漢武帝太初元年終

于文天祥南宋帝昀之祥興二年計一千三百八十

三年內共一千五百九十九人做列傳常人所具爲

論斷名青萊續史一十八卷凡歷六載又成一書中

間患病刻伐崇禎鑄作漸致玄臆失瞭白晝如盲嗟

嗟里之著書至曉之旨矣書成縱不能如晉處士陶

彭澤之著爲歸去來辭五柳先生傳千載下猶瞻矣

人口亦不敢云藏之名山傳諸其人但比彭澤之躬

抱羸疾爲加其左氏之失明畧或相同不庶幾藉是

其以罪沒良士知顧與貪食居處所以相里俾里得
力于古人之意也哉雖然凡大有幸里當記著書
之始于風雨雞鳴酒醒茶熟莫不中情備極微恐一
言之失前之問罪古人後之引證未代而今而後
既言矣言之有失時不以里為言人也者置棄勿修
乎。曰凡大有幸也里生于萬曆戊申五月十書成
之歲為甲午雖即如言顧茲吾未散脫未折天或不
仰孤里之志里或尚可以其身再存于天地之間有
明史在俟其纂脩整頓覓從事以卒厥業朱里阿

因先大人繼于李

先大人名朱元繼于李即名李名
朱元為明徵仕師先母李氏

李長發今改于刻書乙未之夏月

續史紀意

一為傳不分品類以所紀雖人所論實在累朝國
事也

一紀人不及君不及奸回不道以論臣論人之賢
者則君與人之奸回不道者畢著也

一編中紀人取事不道微賤間有品節未完其言
足錄亦必有之是欲廣人聽聞也

一古來所編為賢人君子衆矣書中所紀未盡完
備以其人之未見或無關於政治風教即美勳

傳也

一紀人雖共有千餘所云表見或有關於政治風
教者缺失猶多何故以余獨于又苦眼盲兼之
心口日加衰耗不能細為稽核統俟補遺以足
非正差謬也

一余初作傳句字多法左國質之史館舊人李雪
老曰予何志之迂也昔三代所尚有忠質文不
同居今為文必左國後貴是韓柳歐蘇久矣不
為人所誦服矣余故笑而從之不更錢心鉤索

也

商角朱里紀于寒風滯炤間時爲乙未臘
月祀竈日漏下之二鼓



續史紀年

第一卷

西漢武帝太初元年丁丑至莽末甲申共一百二十

八年

第二卷

東漢光武帝建武元年乙酉至獻帝廢子共一百九

十六年

第三卷

後漢順帝永建元年辛丑至後帝廢永共四十三

年

第四卷

西晉武帝泰始元年乙酉至愍帝丙子共五十二年

第五卷

東晉元帝建武元年丁丑至恭帝庚申共一百四年

第六卷

南北朝宋高祖永初元年庚申至順帝己未共六十

年

第七卷

南北朝齊太祖建元元年己未至和帝辛巳共二十

三年

南北朝梁武帝天監元年壬午至敬帝丁丑共五十

六年

第九卷

南北朝陳高祖永元元年丁丑至長城公戊申共三

十二年

第十卷

隋文帝開皇九年己酉至恭帝戊寅共三十年

第十一卷

唐高祖武德元年戊寅至昭宣帝丁卯共二百九十

年

第十二卷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丁卯至末帝壬午共十六年

第十三卷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癸未至廢帝乙未共十三年

第十四卷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丙申至齊王丙午共十一年

第十五卷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丁未至隱帝庚戌共四年

第十六卷

後周太祖廣順元年辛亥至恭帝庚申共十年

第十七卷

北宋太祖建隆元年庚申至欽宗丁未共一百六十六年

八年

第十八卷

南宋高宗建炎元年丁未至帝昀己卯共一百五十二年

三年

已上一十八卷起自西漢武帝太初元年丁丑至

南宋帝昀祥興二年己卯實計一千三百八十三

年

續史紀年終

續史西漢目次 第一卷

武帝朝 附節畧紀意共二百

司馬遷傳

蘇武傳 附帝惠

帝閼二老茂傳

田千秋傳 附趙通

霍光傳 附金日磾

昭帝朝

杜延年田延年嚴延年傳

宣帝朝

于定國傳 附郭昌路溫舒

黃霸傳 附及侯勝

龔遂傳 附王尊

趙廣漢傳不疑傳 附張敞王貢

朱邑韓延壽尹翁歸傳

蕭望之張安世傳

魏相丙吉傳

疏廣疏受傳 附賢蓋寬饒楊惲章玄成

元帝朝

張堪周猛傳 附京房貢禹

馮野王召信臣薛宣何武傳 附耿种昌

趙充國傳 附侯覽

成帝朝

劉向匡衡傳 附魯恭王音

朱吉傳 附于陵兒劉棻

哀帝朝

王商王嘉傳 附王章鄭崇

鮑宣傳 附孔光

平帝朝

梅福逢萌龔勝陳咸孫寶邵漢彭宣郭欽蔣詡王

宇吳章王立王仁傳 附薛方楊雄

孺子嬰

劉崇劉佚劉信翟義傳 附趙芳霍禹

計傳二十三連附共八十人

續史東漢目大 第二卷

光武帝朝

嚴光傳 附周黨卓茂

伏湛侯霸傳 附伏隆馮仲叔

鄧禹傳

馮異傳

祭遵傳

寇恂傳

吳漢賈復朱祐傳

耿种傳 附王霸

王常李通傳

邳君章傳

馬援傳 附張堪

鄧憲邳綽傳 附韓演

宋弘傳 附杜鄴鄭興桓榮

竇融班彪孔奮傳 附馬援李素王暢王嘉費貽任承

來歙溫序傳 附岑彭

鮑永董宜傳 附鮑恢陰識徐典趙基

杜詩郭伋張堪劉昆秦彭耿純錫光任延傳

明帝朝

宋均傳

鍾離意來明傳 附歷新蔡宏史明整

郭賀朱龜傳

耿宏傳 附鄭泉

廉范班超傳 附班勇

章帝朝

丁鴻班固傳 附毛萸

陳寵第五倫魯恭劉平朱暉周紆傳 附馬廖

和帝朝

何敞傳

袁安任隗傳 附樂佚月來崔駰

邴齊韓校李卻傳

鄭弘楊震傳 附薛苞黃憲周舉馬良姜肱辛者

虞翻傳 附楊柔

安帝朝

陳忠傳 附曾長茂

杜根來歷傳

順帝朝

孫程沈景傳 附王冀

左雄周舉傳 附良賈朱山

張陵張衡傳

蘇章吳祐傳

桓帝朝

李膺杜喬傳 附郭舉

郭亮王成楊匡傳 附馬融

韓韶張奐陳龜种暠傳

荀淑鍾皓陳寔傳 附崔寔

朱穆劉陶李雲杜衆傳

黃瓊范滂傳 附友是

李膺郭泰傳 附杜密

成瑨岑昶劉瓛張超張儉黃浮馮緄劉佑傳 附朱

沙穆徐穉盧祖魏昭李谷孟敏鄭玄傳

杜香賈彪劉矩劉寵劉寬王暢傳

史略皇帝規傳 附其子孫及後代通書

後帝朝

陳蕃實武傳 附已前朱后胡應張

李為毛欽孔翼傳

呂強傳 附其子孫

賈宗益勳傳 附其子孫

傅安傳

申屠靖傳

後帝朝

劉虞傳 附其子孫

王允呂布傳 附其子孫

田疇傳 附其子孫

荀配傳 附其子孫

楊阜傳 附其子孫

金祥耿紀韋晃傳

計傳五十八連附共二百一十五人

續史後漢目次 第三卷

昭烈帝朝

諸葛亮傳

關羽傳

張飛傳

趙雲傳

龐統法正傳

徐庶傳

後帝朝

蔣琬費禕董允傳 附其子孫

姜維傳

北地王蒯傳 附其子孫

管寧傳 附其子孫

附魏

崔孫任峻傳 附其子孫

荀彧郭嘉傳

程昱辛毗傳 附其子孫

諸葛誕傳 附其子孫

附吳

周瑜魯肅傳

黃蓋呂蒙傳

程普陸遜傳

張昭徐盛趙雲傳

計傳十八連附共三十八人

續史西晉目大 第四卷

武帝朝

諸葛尚張悌范曄傳 附司馬平

王奕傳 附李益王允

傅玄傳

羊祜傳

杜預傳

王濬傳 附晉房陵王濬北魏劉裕章

附吳諸葛靚傳

惠帝朝

張華傳 附賈模傳咸寧

劉寔吳頌江統傳 附劉毅劉毅命璽楊琰劉毅王

周處傳

孫拯賈慈寧意傳 附陸機盧志孫盛

稽紹傳 附劉光憲登帝九家錄吉國

懷帝朝

張範劉弘劉琨王尊傳 附荀勗劉琨郭欽臣臣

計傳十三連附共五十七人

續史東晉目次 第五卷

元帝朝

祖逖傳

附張處

燕王永廣傳

附甘卓、樂進、融、桓、離、韓、賈、氏、基

周顒王彬傳

附周訪、王允之、郭璞

明帝朝

溫嶠傳

附庾亮、李玠

成帝朝

郗鑒傳

附王舒、褚裒

卞壺傳

附庾藻、卞壺、卞群、桓、晏、俞、虞、劉、趙、鍾、華、沈

陶侃傳

附桓胤

張駿、張淳、高諸、裴、裴、馬、爰、朱、庠、姚、弋、仲、傳

武帝朝

王彪之傳

附車胤、范、蔡、徐、選、王、爽

謝安、王坦之傳

附謝安、庾、翼、何、充、庾、冰

桓冲傳

附辛、溫、顏、合、孫、盛、王、述、戴、逵

周旋傳

附丁、胡、吉、范、江、欽、郭、侯、王、選、之、毛、璩、羅、全、牛、何、無、忌

安帝朝

恭帝朝

劉穆之、殷景仁傳

附謝靈運、劉道規

韓延之、沐謙、徐廣傳

附秦王猛、鄧羗、王亮傳

附燕慕容恪、宋瑒、賈堅、劉翔、代

附魏辛公靖、丁什門、涼孟、碑傳

附漢張卬、後趙張寶傳

計傳十八連附共八十三人

續史南北朝宋目次 第八卷

高祖朝 至 廢帝

陶潛傳

張偉謝瞻傳

毛德祖沈文秀傳

檀道濟傳 附宗室 謝安都

謝弘微傳

沈慶之顏延之顏觀之傳 附謝靈運

王僧綽蔡興宗傳

梁騷劉琨之賀謝范義傳

虞愿傳 附謝靈

王景文傳 附謝元景

袁粲傳 附劉秉袁粲沈攸之戴僧生袁粲之

南北朝魏

崔浩高允傳

古弼傳

慧龍傳 附呂玄伯

計傳十四連附共三十五人

續史南北朝齊目次 第七卷

太祖朝 至 和帝

謝朓王琨裴頠傳 附劉 群沈文季褚良

謝朓傳 附沈約周顒龍周奉叔

謝淪江牧虞仲王志傳

附北朝魏

薛聰傳 附李延壽 顧麟

計傳四連附共十七人

續史南北朝梁目次 第八卷

武帝朝 至敬帝

顏見遠蕭寶寅傳

附顏文智華文榮何胤何點

范雲徐勉周捨傳

章叡傳

附章叡為道根

韋粲張練芋侃傳

附沈峻子蜀仁永安侯確江子

吉粉殷不害傳

附江章裴政

陶弘景傳

附北朝魏

崔光蘇綽傳

賀拔勝蔡祐王羅源子雍崔楷元孚元祐李崇傳

源懷房景伯宇文測傳

李元忠傳

附楊僕楊津楊椿

附北齊

辛術李集蘇瓊傳

計傳十一連附共四十六人

續史南北朝陳目次 第九卷

高祖朝 至長城公

沈攸傳

徐陵孔吳傳

毛喜章華傳綽傳

附北朝周

章叡宛僞于謹章孝寬于綽樂運元徽王綽傳

附北朝齊

王暕斛律金鮮于世榮

計傳五連附共十七人

續史隋目次 第十卷

文帝朝

許善心傳 附陳叔慎

高顯蘇威傳 附世康牛弘高孝基王雄策房元

賀若弼韓擒虎史萬歲傳 附楊素楊武寧毗

辛公義劉弘長孫平傳 附趙蕤薛元德潘

王通傳 附賈實常

徐洪客傳 附劉文著

計傳六達附共二十六人

續史唐目次 第十一卷

高祖朝

亮君素傳

呂子臧夏侯端盛彥師傳

劉威李玄通傳 附來濟

太宗朝

王珣傳 附張鎮周

魏徵傳 附孫伏伽

房玄齡杜如晦傳 附蕭瑀

虞世南于志寧孔穎達傳 附張玄素

馬周常何傳

傅奕傳 附呂才

戴胄崔仁師唐臨傳

張公瑾顏師古李百藥溫彥博傳

李大亮傳 附岑文本

尉遲敬德李靖李世勣傳

程名振薛仁貴傳 附裴矩何力

高宗朝

褚遂良傳

附褚遂良

上官儀郝處俊劉仁軌傳

附上官儀李義王

王師旦盧承慶裴行儉張仁禕傳

李善感傳

附張文瓘李安仁李義安

中宗朝

李安師裴炎劉蕡之魏玄嗣劉易從傳

附裴炎劉蕡

知遠長

馬思勗王求禮蘇良嗣章方賢李昭德傳

附王求禮

魏元忠傳

附朱敬則蘇安恒王義範貞慎馬懷素

蘇珣安金藏傳

附蘇珣有功蘇金藏子昂李日知

狄仁傑傳

附狄仁傑

張柬之傳

附張柬之張敬嗣崔元暉袁恕已李多祚

武攸緒傳

附武攸緒

玄宗朝

姚崇宋璟傳

附姚崇宋璟

盧懷慎張嘉貞傳

附盧懷慎張嘉貞

吳兢杜暹傳

附吳兢杜暹

韓休張九齡傳

王忠嗣傳

附王忠嗣

張彥李弼魏濟傳

附李弼魏濟

顏杲卿顏真卿傳

附顏杲卿顏真卿

來與薛景仙第五琦傳

附來與薛景仙

肅宗朝

李泌傳

附李泌

雷萬春南霁雲傳

附南霁雲

張興雷海清傳

附張興雷海清

張巡許遠傳

附張巡許遠

郭子儀傳

李晟傳

馬燧傳

渾瑊傳

附渾瑊

李光弼李抱真傳

附李光弼李抱真

代宗朝

楊綰傳

附楊綰

劉晏傳

附劉晏

段秀實傳

附段秀實

裴諸傳

崔祐甫傳

德宗朝

張仝符令介傳

附高重捷劉通河中軍士

李璣石漢分傳

附薛遊瑒

韓況傳

附唐王李季東曲張建封李景畧嚴震

柳渾傳

附吳叔

陸贄傳

陽城傳

附張萬福陳京

憲宗朝

杜黃裳傳

高崇文傳

附林龜

裴珣李絳李藩傳

附李吉甫白居易杜佑

裴度傳

韓愈傳

李愬傳

附柳宗元

田興李光顏劉悟烏重胤王承元傳

附石雄

李渤許孟容徐晦武備衛李鄴溫造傳

穆宗朝

柳公綽傳

附柳公權李德裕

韋處厚傳

附唐覺劉棻崔咸

郭釗傳

附劉貞李郁

文宗朝

李德裕傳

附李回

鄭覃李石李中敏傳

附元寶劉從諫

崔郾傳

附李君奭李行言

宣宗朝

魏謩韋澳傳

附杜崇李珣韋

軒轅集傳

附司馬承祿

僖宗朝

周鼎韓偓傳

附李景讓

侯昌業孟昭國曹知慈傳

劉瞻鄭崇諱傳

附王處存李康

李迢鄭基鄭係張直方傳

鄭畋傳

附李克用楊復元嚴楚建王鐸

張全義傳

附郭禹韓建蓋寓

耶宣朝

孫葵傳

楊行密徐知誥王宗播傳

司空圖傳

計傳七十八連附共二百八十人

續史後梁目次第十二卷

太祖朝 至末帝

梁震縣隱馮涓傳 附朱金昱楊凝式

敬翔傳 附李愚崔沂

王彥章傳 附劉鄩

附晉王宗壽王宗升王宗壽劉瑋蒲禹卿傳

附宋齊丘傳

計傳五連附共十六人

續史後唐目次 第十三卷

莊宗朝 至長帝

張承業傳

周德威傳

郭崇韜任閹傳 附羅貫

李承勳石啓立表約張憲姚坤宋令詢姚洪張敬

達傳 附盧瑋

趙季良王晏球張文寶張居翰張易傳 附盧瑋

附吳鉉秦章楊廷式闕董恩安業趙楚王琬傳

計傳六連附共二十五人

續史後晉目次 第十四卷

高祖朝 至齊王

王權沈斌李守貞藥元福符彥卿王清皇甫遇史

匡威向重捷傳 附桑維翰韓延徽李濟

計傳一連附共十二人

續史後漢目次 第十五卷

高祖朝 玉璽帝

史弘肇劉審交傳 附郭璽王肅

計傳一連附共四人

續史後周目次 第十六卷

太祖朝 玉璽帝

范質王溥魏仁澹王峻李穀王朴意行鳳凰達行

張穀多傳 馬道

附唐昭宗懿宗仁暉李延鄒張彥輝傳

計傳二連附共十四人

續史北宋目次 第十七卷

太祖朝

李筠韓通傳 附簡獻

竇儀傳

趙普傳

曹彬傳

流美倫劉溫叟傳

秦州雄董遵誨傳 附郭進趙穀

王昭素陳搏傳

告急事者傳

附蜀高彥儔唐林仁肇李雄陳喬鍾倩胡則傳

太宗朝

呂蒙正傳 附呂蒙叟

張齊賢傳

薛居正王禹偁傳 附李昉

田錫錢若水傳 附魏瓘

張詠王濟傳 附陳靖

楊業田仁朗傳

真宗朝

尹繼倫楊延昭傳 附康保裔

呂端傳 附呂夷簡王珪

李沆傳

寇準傳

畢士安傳 附高懷德

陳堯叟傳 附呂希哲

李延禧傳 附馬知祥李穆

楊瓖王曙趙安仁向敏中張知白傳

楊億劉筠傳 附程琳

孫奭崔立傳

裴濟傳 附潘羅支

曹瑋傳 附劉紹崇王卿

林通傳 附苑野

仁宗朝

王曾傳 附劉咸

魯宗道傳 附蔡元覽

孔道輔傳 附李士傑

薛李杜衍傳 附丁度胡宿章得復

趙抃包拯傳 附孫昇吳育

蔡襄石介傳 附孫承

尹洙余靖傳 附范純

晏殊傳 附陳

范仲淹傳 附李穀一賈某孫臣王克儉

富弼傳

韓琦傳

歐陽修傳

范鎮傳 附王素孫

王德用傳

孫復胡瑗傳 附陳烈

狄青傳 附折克行

种世衡傳 附秦槧王師

神宗朝

呂誨傳

文彥博傳

呂公著傳

范仲淹傳

范仲淹傳 附宋敏求孫頌李太師

鄭俠傳 附楊忠信楊

鄭于仇傳

周敦頤程頤邵雍傳

蘇海張方平李師中吳奎孫固鄭南劉道劉琦劉

頤丁鳳王師元劉放呂公弼劉恕傳光俞蘇徽林

旦薛昌朝范育姜潛鄭興王拱辰張載劉庠孫覺

祖無擇唐介馮京李常呂陶孔文仲陳襄韓維吳

充王安國尤瑛王安祖陳師道傳

沈括傳 附曾鞏吳處堅

蘇軾王文郁傳

哲宗朝

司馬光傳

劉安世傳 附田畫王剛

劉摯傳 附梁

呂大防傳

范祖禹程頤傳

徽宗朝

王觀劉奉世常安民王巖叟陳瓘安燾崔鵬任伯

雨曾肇豐積璋忠彥曾孝序鄒浩方修陳禾陳通

庭范純禮劉迺流喻張韓依庭堅陳邦光張克公

毛注黃保光趙降宋昭鄧肅朱安說傳

許將傳附李若木何東原傳

安民傳附李若木何東原傳

欽宗朝

傅察李質傳附李若木何東原傳

張叔夜傳附張伯高張仲雄馬忠

种師道傳附种師中

王象方及韓揆張克戰鄧珏霍安國林淵張彭年

趙士訥張誥于潛湯沈致張中行何慶言陳克禮

高振歐陽珣梅執禮陳知質程振安秩吳革徐探

傳附李若木何東原傳

劉給傳附李若木何東原傳

陳東傳附歐陽鼎劉廷許倫李康

計傳七十 連附共二百五十七人

續史南宋目次 第十八卷

高宗朝

李綱傳

張所傳附張孝

張德傳

宗澤傳附宗澤

王彥傳附王彥

尹教揚傳

許景衡馬伸傳

范冲傳

林昉胡寅胡安國馬續傳附趙子張

呂好問朱勝非傳附呂頤

却仲達傳附却仲達

唐克臣唐重傳附唐宗周程建寧忠孝楊東

鄭繼劉汲趙伯振孫榮郭贊張鶴何子韶陳遵楊

祥中郭永王復王倚餘徽言孫昂楊邦父李彥仙

趙立劉惟純傳附劉惟純張公著

趙鼎傳附趙鼎

徐揚傳

會開王庶胡銓范如圭傳

翟汝文沈與求晏敦復王居正黃龜年恭宗禮賢

孫李光榮三省王遠楊輝吳師古陳剛中何子澤

連南大楊偉張九成張綱朱倬劉勉之李浩胡寧

傳附文忠公復元忠公延七叔度

王德揚附中傳

張汝傳

韓世忠傳附王鼎

劉錡傳附陳規

岳飛傳

楊再興王忠植張憲傳

何鎬士傑傳附薛仁輔李若懷何彥威劉元升

施全魏勝王友直耿京辛棄疾傳附羅達李橫李

秀州判客東湖淮閩人傳

洪皓張邵朱弁傳附符統王倫

虞允文傳附胡世將

陳康伯傳

孝宗朝

李渡傳

辛大庸傳附王十朋張綱

汪應辰江澈楊萬里葉頤周必大呂祖謙魏拱之

傳附李衡子范呂葵清梁損亮

陳俊卿傳

李顯忠傳附李永奇

劉奕王剛中傳

吳玠吳玠傳

劉子羽劉子翼劉子翬傳

張觀傳

洪邁魏杞范成大傳

光宗朝

趙汝愚傳

康亮傳

留正胡晉臣葛邲黃治羅點黃裳陳傳良傳

朱熹傳

虎納合浦刺都完顏忽斜虎傳

皮宗朝

馬廷鸞著書與皮龍榮陳家徐經孫陳著陳茂

葉李蕭規鄭虎臣傳

附洪天錫黃璫徐元杰黃世伯翁日著劉時舉趙與京

汪立信前唐成傳

理度範公判朝

彭義斌陳寅高紫曹友聞曹萬劉銳趙汝鄉丁麟

陳隆之陳元桂張順張貴牛富邊居誼趙昂發唐

震江萬里麻士龍尹王密佑姚普陳卿王安節米

謝史再武

南宋

立李帝沈忠尹穀趙良淳洪福條應德李庭芝姜

才陳文龍馬壽陳費張珏馬發章信張日中趙時

賞鄭源劉子俊趙與舉趙與處趙孟備李世達趙

由翁林溫高應松楊立張寅王佐徐斯施擇善張

勝許彪孫王達劉成夏倚鮑廉阮應得王汝翼孟

現馬司榮求趙與塘趙淮陳明馮驥楊震曾如驥徐

道隆鄧得遇黃俊趙孟錫羅開禮曾廷龍張漢英

范入順王福王世昌王明張烈良劉應龍趙與琴

張應升熊飛高德興傳高周登賀十二傳

寧宗朝

鄭昶章頌李祥楊簡徐章呂祖倫鄧驥楊宏中周

龜朝張而林仲麟將傳徐鉉陳武係元卿袁燮陳

伸江達倪思黃由余端禮范仲藝劉光祖劉倫呂

祖泰黃度彭龜年丘宙華岳方仁鑑張孝伯陳景

師林大中陳澹南海館客傳

朱中行傳

葉適費機傳

孟宗政包再興傳

附王平張虞吳東李誠之

趙方趙范趙葵傳

楊巨源傳

附楊采仲陳康史吳泰

理宗朝

黃德秀魏了翁傳

附洪春慶

崔與之陳瑛張拭梁克家傳

附何子舉

丘岳杜景高達王堅傳

孟珙余玠馬光祖傳

附趙大鼎

畢再遇傳

附金陳和尚張天綱烏古論德升李華完顏訛出

附錄

陸秀大張世傑傳

劉師

謝枋得傳

附張山翁唐珏

宋鉉翁全履祥傳

文天祥傳

附元張文謙王鶚郝經張德輝竇憲廉希憲伯顏

耶律楚材劉秉忠史天澤傳

附姚希賢許衡

附傳六十四連附共三百七十七人

通計傳三百九十七連附共一千五百九十九人

卷之六

南宋

六

青萊續史西漢紀卷之一

司馬遷傳 武帝初

司馬遷良史才武帝疑爲李陵遊說下獄刑惜遷知

收陵不知自全術也方帝好武功集文學不得罪焉

禍及況以見棄身與盛處爭直曲其能免乎獨遷受

罪不悔遷終刑餘成一代絕業史才稱良端有自己

張夢匪曰秦人用十月爲歲首漢興因之不改至

武卽位三十餘年史遷等釐正其事始用夏正

朔改元太初續史本此爲能明時矣

方輿士曰武初卽位卽招選天下文學才智之士

此獨言其素文學大有手眼何也昔司馬相如

工詞賦東方朔枚阜善詠諧所稱文學止一史

遷若非見棄不用其言則已何致竟下獄室必

侯筠庵曰史遷文學爲古今第一不能自全以致

身殘處檢作傳者若徒以用刑失當歸咎漢武

是視遷反薄得足爲之惻悼不沒

岳天濤曰班固謂太初以後史臣缺而不錄得此

一書孟堅不已無遺憾乎

武傳 附常惠

朱 畢

蘇中郎武出使匈奴十九年霜雪嚼齧收髮海上歸

節旄盡鬚髮白漢代一人哉然中郎大節本之天性

亦縣學識學不足連權謀不足守氣無知異類相逼

窮濱匪銅崖亡野海死耳烏能臥起操持完節歸漢

匈奴議和親詭言武就常惠私教漢使者謂天子射

上林中得雁足帛書知武所在單于恐歸武武救惠

十九年人節不與塞草俱發乎

吳若谷曰以學識二字加武其實李陵無學識所

以一敗卽降經無展布

沈大匡曰能達權則不必死能守氣則不肯降讀

武一傳已長後人多少學識

關六鈴曰臥起操持至十九年不易若論學識在

未恐七無幾也

壹關三老茂傳

朱里

韓太子斬江充。賈罪出亡。帝遣使收捕甚急。奉朝覲懼不知所爲。壹關三老茂上書。謂子盜父兵。赦難自免。無和心。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茂能言之矣。初帝遣使收捕。奉朝覲特以綸制發卒。疑太子動有違行。故愛寵不知所爲。茂爲太子訟寃。不逮言寃。先爲正其罪。曰盜兵。盜兵則遣使收捕。不爲無名。是益善于爲其父者。言之矣。罪正卽爲自其寃。曰赦難。赦難則綸制發卒出于勢之不獲已。是又善于爲其子者。言之矣。使丞相以下諸人。各有茂志。能丞還納璽書。請赦文。撤歸三輔郡縣兵。太子何致有自縊之事。讀史者謂韓太子之死。雖充成之實。丞相以下諸人有以致之也。嗚呼痛哉。

張夢匪曰。以據太子之死。專責丞相以下諸人。是春秋大義。不然武帝慈父。江充賤臣。以賊臣間人慈父。使畧有人調護其間。終不致成不解之禍如此。

方與士曰。茂所言。不過直道父子至情。作傳者乃

爲之反覆推論。想出無限委婉。今怒者氣平。悉者色喜。真史筆之善爲感人者。

侯筠庵曰。收捕發卒。俱于情理無傷。則知江充謀孽之罪。卽寸磔不足贖之矣。

魯小韓曰。以極猜殘之勢。說得透快坦白。使父子天性蕭然。各見變解成。此論可以千古勿沒。

田千秋傳 附趙過

朱 里

史稱高竅郎田千秋無他材能術學。闕功勞。特以一言寤意取相位。封富民侯。材能術學。闕功勞。千秋誠無之。在位數月。能令武帝白太子寬。罷遠方侯。棄士。深陳輪臺既往之失。慨然以富民之意侯千秋。卽古之有材能術學。闕功勞者。何以過乎。搜粟都尉趙過爲代田教民。用力少得穀多。民甚便之。得帝富民意矣。

方與士曰。材能術學。闕功勞。止期有濟于國事。

千秋有如此事。猶云無他。史稱不甚過乎。

侯筠庵曰。以千秋如此事。史尚有未足之稱。將世之食其祿。畧無可見之績者。其負託更當何如。

霍光傳 附金日磾

朱 里

博陸侯霍光小心謹慎。出入禁闥二十餘年不失尺寸。武帝疾。昭方冲幼。萬別公負成王。圖賜之以光比。公難矣。昔公于成王。稱叔父親事。可專斷。光以異姓大臣受顧託。畧不薄。卽多借過嫌。管蔡公弟流言。破斧在山。東上官桀迫處光。左日夕將謀殺之。燕邸之深微。光誠悟足以素諒于昭。昭深知其詐。則十日都尉之調成。一時難白。寬矣。金日磾在上左右。亦數十年。目不忤視。昭受托侯之命。其忠勳豈出光下哉。

張夢匪曰。有二十餘年之小心。方可當顧託之重任。若人驟躋大位。卽膺此舉。宜乎不克負荷也。方與士曰。周公才美。霍光質實。皆能不規顧託之重。總是一箇小心。爲臣者宜知所法矣。

侯筠庵曰。卽以姬公比霍光。就題立義。絕不適合。尤見其難。

岳天濤曰。史稱霍光不學無術。以是言更勝學人多多矣。

杜延年出延年嚴延年傳昭帝朝朱里

諫大夫杜延年以國家承武帝奢侈後勸先示儉約
昌邑淫放無道諫多不聽大司農田延年勸先行伊
尹之事廢立成侍御史嚴延年勸先殺廢立無人臣
禮三延年建言爲國所謀議雖人人殊皆足徵霍大
將軍小心聽受不復諫自雄策名之士樂得輸其肝
膈矣不然使以猜狠之臣秉權于上勸示儉約必疑
爲損權勸行伊尹之事必疑爲嫁禍勸其擅廢立無
人臣禮必疑爲爲異已者立赤幘求其怒厲不生貶
竄勿及則又胡可竟得乎

方輿士曰篇字借三疑字以爲反觀則光洞洞屬
屬之心益見

岳天壽曰作三延年傳止寫得霍大將軍一生忠
節立局甚奇

于定國傳宣帝朝附鄭昌路溫舒 朱里

孝武末禁網發密律令煩苛廷尉不得其平久矣宣
帝立用于定國爲之決獄平法民不稱冤有補中興
之治豈淺鮮哉天下大柄惟刑與賞刑更佐賞所不
及廷尉爲天下平廷尉得人天下自不敢以非法刑
人所以當日如黃霸治潁川趙廣漢爲京兆舊不疑
在青州朱邑作制鄒魯大黃遂拜渤海太守韓延壽
遷左馮翊尹翁歸遷右扶風用法平廉民安盜止鄭
昌爲涿郡太守能請定律令損吏權路溫舒爲廷尉
史知上尚德緩刑之書皆定國有以教之矣不然失
入失出之政聞于京師卽殺人媚人之風成于郡國
豈非治道之所稱爲大傷名者乎

張夢匪曰止說定國不敘入黃霸諸人不見廷尉
之平有關天下中興之功全賴于定國之一人
方輿士曰一人平法使天下皆知用法之平則所
取重止在一人作傳者安得不類舉諸人以爲
定國大著其美

侯筠庵曰讀定國傳始知平刑爲治國第一義

黃霸傳 附夏侯

朱里

黃霸守潁川力行教化治稱天下第一非有奇術異能足以致之矣宣帝時吏道深刻斷獄之士大率拘牽文墨不惜百姓之疾苦霸從夏侯勝于獄中受刑者兩年論請不怠舉凡政事失得民情毀違無不反覆冰炭洞決少疑且潁川爲韓延壽新戰地因其連西福治有何奇異之足云

方輿士曰說黃霸治潁川忽轉入夏侯勝一段見霸之治本于詩書與一時長吏不同

魯小韓曰兩年論請始有此政教第一之稱非偶然已

龔遂傳 附王

朱里

龔遂拜渤海太守時渤海歲饑盜起共聚爲亂遂單車至府力行教化勸農桑民卽相率更化遂謂德不足治亂治亂者之必用重刑也凡民敢于爲亂初出于勢之不獲已不獲已爲之又重畏死爲之上者復嚴法刻禁使人衣赭仗斧斷斬于郡縣之間以求必勝則民是險之計亦其汙沒而不知其有底極矣龔太守至渤海初不求爲可勝旣漸予以孝悌力田所其樂民卽無畏知軍向日之爲非况操戈走險多出自不獲已者山南盜數百人爲吏民害威儉不能治以王尊爲京輔都尉行尹事旬日羣盜肅清亦非徒事斷斬而以必勝爲威者矣

張夢匪曰言民爲亂始于酷吏之驅迫不特爲遂播揚仁風直今凡有民人之責者誨之莫不

然驚心惓然淚下
吳若谷曰操必勝之心以治亂是與民爲讐矣民爲讐孰肯聚爲之治

趙廣漢傳不疑傳附張敞王賀 朱里

趙廣漢爲京兆尹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爲政優好
伏如神雋不疑在青州嚴而不殘傷太子之入徵其
收捕繫獄舉朝幾不知所措蓋京兆王敞太子國不
王蠡娛亂政之奸咎辭不治國本宿盜名之患廢
同議二者皆極大故廣漢不疑辨之過人遠矣廣漢
死後多不稱職獨山陽太守張敞足以繼之不疑在
渤海以太剛則折成暴繡禾王賀亦以纖柔捕盜全
活將萬餘人亦豈恒情之所能及乎

力得解

岳天海曰聽斷不過一能吏事耳然不能聽斷而
者爲害益大故曰皆極大故

朱邑韓延壽尹翁歸傳 朱里

桐鄉密夫朱邑廉平不苛未嘗笞辱一人左馮翊韓
延壽好古教化民不恐張右扶風尹翁歸溫良謙退
不以行能驕人漢自孝武尊儒酷吏文景之業蕩然
無存三人爲能恢復舊德繼刑措風可謂賢矣獨韓
三人能復文景之業宣帝不能終三人復業之功以
致法深民怨變弊叢生火起之衰不自此其始乎
方與士曰言三人之業不終漢祀遂斷令人益重

牧民之吏

侯筠庵曰吏治與國運爲廢興從來如此不獨三
人爲然已

蕭望之精明持重。稱宰相。宣帝試之三輔。詳視其政事。與坐論之禮不同矣。望之安爲馮野。張安世謹慎。劇密舉人不欲有私謝。以父子封侯。辭。材不及望之。厥後亦無補遺。二人趣舍。何其殊遠哉。非遺也。望之經術之臣。所志止在圖治。志在圖治。則利所宜與害所宜革。不妨屈已。以就功名。安世官族。即春秋之世。無以世卿。欲進退人士。擅國威。處極不樂。所非全。聖保妻子之。專道。趨舍雖殊。所以用心則一也。方與士曰。跡異心同。直扶至隱。使兩人見此。當亦驢然解頤也。

侯筠庵曰。致兩人有趨舍之殊。于臣道則善。于君德未免有不厚之憂。

魏相爲相數條其漢典來便宜行事。及貢說。罷錡董仲舒所言。請施行之。自去副封以防壅蔽。休告從家至府。凡風雨災變四方盜賊異聞。郡未上者。必隨事具奏。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吉復爲人深厚。有善不伐。號謂孝宣之治。不自二人致之也哉。孝宣才自餘德不足者也。才有餘則多遺失。物情狹小。前人之志德不足。未免生奸行威。幅不惜國家大體之心。二人深明所缺。以相救。魏之君德日衰。始終之際。曾無聞言。此豈三代以下之臣。可多得乎。始吉受禪。治至盛。欲帝在襁褓。哀其無辜。使者至閉門不納。擇謹厚女徒乳養之。及卽位。絕口不道前恩。卽三代以上之臣。惡亦未易多得矣。

方與士曰。大臣所難在成君德。此言君德成則臣品自見。是極爲魏丙兩人占地步處。

魯小韓曰。才有餘德不足。推其所害。不僅如庸主。則知二人所成。爲有功于民社。勿細。

疏廣疏受傳

附錄 賢者 疏廣 疏受

朱里

太傅疏廣少傅疏受父子皆太子師一旦乞骸骨歸
祖道供帳與塞都門此通人大僚可及也歸賣金買
酒日與故舊賓客相燕樂子孫之計不謀焉此達士
亮情亦可及也不可及者獨官成名立不去體有
悔一語與太子果賢于昌邑者哉王式繫獄見
不蚤二疏倡樂以免歸破產以完身史稱曰賢古
論人夫必有不足為賢者見之于其前而後足以
賢者始大白于其後知非無所取類而然矣
章賢以在位多得罪是首請致仕司諫校尉蓋寬
剛直公清以數犯上意致得罪自劾北闕下光祿勳
楊惲輕財好施殿中稱為廉平以喜發人陰私會
食見殺賢子章玄成欲遜位于兄陽狂避召厥後仍
受河南太守之職雖死生去就各行其志則亦烏能
如二疏所為稱誠然無欺哉
方與士曰賢二疏不敘大諸人其賢亦不孤焉
侯鈞庵曰二疏去漢不可為賢之一字恐亦非
受所樂居矣

張堪周猛傳

元帝 勃 光祿大夫 張堪 與前將軍 蕭望之 同受顧託

朱里

宣帝勃光祿大夫張堪與前將軍蕭望之同受顧託
元帝立石顯忌之復與大中大夫周猛同免繫獄會
日他起用堪病瘳口不能言猛為顯所誣就公車自
殺讀史者謂堪之病猛之殺顯顯故使朝廷無顯事
亦不能自免一病且殺也元初即位寵任許史廢
成亡漢之漸劉更生以宗臣無明經有行堪猛薦而
用之名雖備位謀職實欲引參國命以與許史爭
與爭之不勝則聖之繫獄之後其勢必及于堪猛及
更有顯與弘恭舉其罪惡得不連之以禍哉魏郡
太守京房惡石顯反為所誣徵下獄棄市貢禹明
經著節自附石顯歷九卿再若是房自不免堪猛之
得禍益決矣
張參匪曰人必先疑然後纔入政必先亂然後禍
生經尤石顯是孟夫子薄視臧倉意元將何以
罰其責哉
方與士曰望之繫獄堪猛已無存理其後猶有起
用之事以變生乎天也元至天變不悔卒致任

瑛以嚴正雖欲不干斷不可得

侯筠庵曰小人欲害君子難其前必有所作君子

之見害于小人以所忌者必不止自君子之

身故始言許史而類舉更生皆有深意非徒

其感嘆而已

岳于誥曰貢禹用罪不過京房罪人何足以得

乞更生二人齒角

馮野王召信臣薛宣何武傳

卷四十五

馮野王爲二千石稱行能第一河南太守召信臣
民知子吏民親愛之號曰召父薛宣爲左馮翊所至
輒有聲迹何武尹京兆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
是皆有闕于漢代廢興之故矣後昔孝宣既歿
之治邈然寡嗣非治無循見也繼朝廷忘恤民
墨之吏不以職污爲聖學卽有循良烏得行其所
哉夫知循行能則官無曠職能爲親愛則政有德
聲跡孔者則風俗日月至去思益顯則懷美者勿
丁衰末之年今民猶有詠歌勸苦津津膏澤之惠
漢之所以于于西卒復于東殆非無所致之而然矣
大司農耿壽昌請置官平倉穀賤增價而糴以利
穀貴減價而糴以利民民甚便之此其所以利矣
在東西兩漢之間哉

吳昌谷曰一行作史卽有關于國家之盛與歟

野王所以爲後世長吏法

沈大匡曰東漢之興實繇民情若論民情斯自野

王諸人訓爲愛養之力

先零諸羌叛。趙充國年已七十餘。任其事。至金城。土方畧。留屯田。不期年。羌服。悉充國振旅而還。大是叛。必討。與賈捐之議。素珠厓異計。平即歸。與甘延壽陳湯。要功異域。與何茂。益充國老成持重。經畧多方。身爲大帥。以應切。遇事凡事。使所發使。國家有兵。推地削之名。師老財竭之患。皆其心之所厚。耻矣。心所厚。耻即遇大敵。立大功。尚必謹受命。而不辭家破。敵而後言。反之義。况區區羌戎。不亟征服。留以爲殃。尤豈充國之所敢出乎。匈奴請和。親得王。籍上書。願塞請罷。備邊吏卒。舉朝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獨云。不可。上十策論之。論事如應。庶不愧有趙老臣征羌遺畧矣。

張參匪曰。充國所難不在行計。在計平即歸。使甘延壽陳湯當此。不知又開多少邊釁矣。

方輿士曰。諸羌謀叛。平之不及期年。此實中國之福。不然。糧餽勞遠。士卒奔疲。其禍還不止在衆。

劉向宗臣。除王氏不得作。洪範五行傳論。冀悔悟。以此重遭阻。既居列大夫。十餘年。卒。匡衡理學名佐。前後抗疏。亦數千百言。新格。之。禍益深。二人隨事納忠。多古良臣風諫之不行。因後外戚。匪事君之不得其術矣。何也。昔成。稱失德。折檻不足爲喻。猶所幸者。雅好詩書。人臣忠義。若爲論說。是亦託物感懷。憂深。遇。也。之一。術。夫。至。論。說。窮。而。忠。義。且。絲。之。腐。皮。即有。覆。矣。卓。夢。相。繼。更。起。又。烏。足。以。救。之。也。右。將軍。傳。喜。好。同。學。有。志。行。太后。以。從。弟。故。不。令。輔。政。賜。黃金。百。斤。遣。歸。諸。王。同。時。驕。縱。唯。大。司。馬。王。音。爲。人。脩。整。敦。敦。諫。有。忠。節。王。盡。如。此。二。人。不。交。章。頌。之。乎。侯。均。曰。漢。成。失。道。遇。劉。匡。不。能。挽。回。亡。國。之。禍。于是乎火矣。

魯小雅曰。以好詩書之上。至詩書之理不親。其爲昏亂何如。

朱雲傳 附 朱慶忌 劉翬

朱里

朱雲以槐里令請尚方劍斬安昌侯張禹。銅頭鐵脣，斧鉞不嫌。宜其殿檻擊折也。以理論雲氣，卽壯殿檻，初能連折。蓋忠臣謀國，義士從王，烈節所感，天地亦爲改常。以故荆軻入秦，而太白書見王，爾呼漢而流血。成水殿檻之折，未必非鬼神震怒，借此以鳴忠義。又何疑乎理之或有未然乎？御史持雲下，左將軍辛慶忌見冠叩頭以救之。上欲立趙婕妤爲皇后，先封其父歸陽侯，賜大夫劉輔上書切諫，收繫掖庭。秘獄亦得慶忌救，乃減死論爲鬼薪。雲貶惟慶忌更載有折檻風矣。

方輿士曰：朱雲折檻實爲漢代一段大疑案。得此疑案立判。

侯鈞庵曰：鬼神震怒故殿檻爲折，至檻可折成志，不可回，倒是怪事。

王商王嘉傳 附 王章 鄭崇 朱里

丞相王商多質，有威重。單于來朝，拜謁商，仰視大星之遷延，却退，不幸爲王鳳所污，發病，喉血死。哀帝詔傅太后遣詔，益封關內侯黃賢二千石。王嘉爲相，封還詔書，怒詔詭託，嘉以不能進賢，退不肯負國。家不食，亦喉血死。喉血之事，數見于宰相，豈大臣執政，必憤憤至死，後繼者非矣？昔商之于鳳，所深者，傾宗忠嘉之丁賢所切者，殺國憂世，有宗領國，職之將至，爲之卒相，猶晏然以生，在平流不數沉，其者乎？京兆尹王章剛直，數言惡，鳳專權，數斥，嘉怒，誣以大逆，竟死獄中。董賢權傾人主，尚書侯封崇上書極諫，帝大怒，下崇御史獄，榜掠百端，死。章不死于獄，喉血之事，必與商嘉四之矣。

侯鈞庵曰：商嘉不喉血死，不足稱賢，章崇不死，然必至于喉血，此爲數人嚴立死禁，直如山。

難移

岳天濤曰：宰相喉血，則國如潰疽矣。傷如之何。

聖宣傳 附孔光

朱 里

丞相先行關林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司隸校尉
使吏鉤止沒入其車馬帝以權辱宰相下宜御此
諸生舉輜輶之遮丞相府者千餘人竟抵宣罪
歷三朝卿爲容悅養成漢禍致莽有竄竊神器之
原其始進與樞柄十年守法度修政事非其頑執
耻甘以其身爲禍首自絕司隸得罪上之佑朝廷
下之藉諸士子以中閭以食慕榮祿朕莽爲生
命之入而後巧行回面無所不極不復知人禍
張參匪曰孔光養成漢禍爲千古罪人作傳者
不掩其初志政舉以厲之非聖終而錄其過
方與士曰晚節不堅初卽有足錄益添人嘆悼
其履轍也哉

侯鈞是日借鮑宣一傳寫出孔光末年改節遺
無耻之醜行罪當償其一字不可移易

梅福達南興縣陳咸孫賀郎漢彭宣郭舉
王宇吳章王立王仁傳

朱 里

王莽篡漢作舉朝頌功德不暇獨南昌尉梅福著
受姓名爲災門中卒止海逢明帝冠東都門將索
浮海客一逢東人大興勝却印綬不食十四日
青陵成
解官相項用漢遺制大司農孫寶
大郡漢司空彭宣南郡太守郭舉兗州刺史將領
病乞骸骨還歸田里莽長子王宇莽莽所爲
存諸以莽好風神使承襲莽葬其門第
事受宇飲藥死卓坐屢斬紅陽侯王立平阿侯
素剛直不附莽繼皆以太皇太后手詔追令自殺
爵位至重罪命匪輕胡諸人之視之絕無慕德
末失政權歸外家此卽爲上君子飲德避難之日
變後去云無違矣况同在宗黨不待禍至宜更有
患預防之登計諸如逃者死者杜門不出飲藥
者非與敵風爵位尊榮命而義不自安各行其
權功頌能不覺有品類大別之分矣莽以安

薛方方謝曰。今主上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其節。非悅其言不強致之。讀史者謂隱身不出。雖似紀逆。鄒越。鄒相。唐唐。邊之徒。負清名而謝辭。此不又為莽大夫。楊雄美新一論續乎。

張夢匪曰。士人立節。不過自行其志。無甚奇處。自

貪冒榮祿者不好。所以見得立節為奇。未良

薛方。楊雄。後人又見立節雖非奇事。人如舉

過愆。即是失節。榜樣不可不為之深慎。

方與士曰。從爵位舉命。想由諸人立節之心。始

但從言高。尚無與于家國者。六流人物。

侯筠庵曰。說到義不自安。各行其志。舉從來之

臣孝子。義夫節婦。無不共見其隱情。而周知其

烈行。不但為明漢末之有人矣。

岳天濤曰。莽篡漢祚。有如許立名建節之人。何

德者如故。安得不類舉而偶識之。

劉崇劉快劉信翟義傳翟子嬰附朱里

翟子嬰附朱里

莽因臘日置毒酒中。以弑帝。改年居攝。安眾侯劉崇

徐鄉侯劉快。東郡太守翟義。奉嚴鄉侯劉信為天子

起兵討之。皆不克死。莽篡漢祚。緣假即其功。德者

至四十八萬人。舉世之士。誰復尚知有劉氏。題崇快

信義。一時並起。首雖勿辭。事之不濟。即死國。理名。猶

可不慚乎。先帝況義。義所指。血令既篡之莽。聞之。至

慘。懼不食。日抱孺子。以禱郊廟。其于貢國求策。修功

德。為莽用者。不知更將置身于何地矣。故時之議者

斷不可謂事之不濟。安眾之師。徐鄉之甲。東郡之

遂。有異乎。春陵之兵。三輔豪傑。趙朔霍鴻等。亦起兵

討之。眾至十餘萬。尋為所滅。滅矣。其義聲不至今存

哉。

吳若谷曰。王莽半世謙恭。一朝謀篡。所恃止此。然

十八萬人。誰知崇兵一起。半箇也用不着郊廟

之禱。真有諸人相逼為是不義之嘆矣。

洗大匡曰。設當日崇兵不起。頌功德者必不止

十八萬人。歎新都之叛黨。開春陵之義聲。其

至今尚有餘烈

自六鈴曰崇等之兵。雖不能殺莽。作傳者特借之。
蓋殺類莽功他之人。與殺莽何異。

青來自記曰。莽纔開討。卽暫留不食。可見暴戾之
事。皆曰十八萬人。以之罪奚遠哉。然四十八
萬人。誣莽冤亦不免有不誣之罪夫又何苦。

青萊續史東漢紀卷之二

嚴光傳

光武帝朝附屬卓茂

朱里

嚴子陵少與光武同遊學。聞卽位卽變姓名隱高處。在此不隱天下。無處安此身也。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光武卽疑爲子陵。奇處在此。謂子陵天下更無第二人有此殊致也。至相見張目熟視。共臥加足。故人之情難貴。勿易何足。以爲咤異。太原周黨與光同徵。入見伏而不謁。綽有傲蹇不屈風。寔人卓茂恬淡樂道。初守河南道不拾遺。帝卽位卽訪求之。無異隱身物色意矣。

張參匪曰。高奇而美。據嚴陵絕。以周黨卓茂。

享又能補祠堂記之所不及。

吳若谷曰。畧去共臥。止想見其遠去高風。方是作。

子陵傳與爲光武子陵作合傳不同。

沈大匡曰。得與子陵共臥。實光武之幸。故作傳者。

獨不以之爲異。

關六鈴曰。子陵高士也。不得此老筆。安能共傳。

抄。

伏湛侯霸傳

附伏隆周仲叔

朱里

王莽末天下大亂。太原太守伏湛。與臨淮太守侯霸。獨能保全其郡。帝卽位徵湛爲尚書。使典定舊制。拜霸尚書令。霸明習政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代善政法。度施行之。皆有道之士哉。人凡士之所稱。爲有過者。才不避見身。不輕隱身。不輕隱。故雖晦處亂國。猶必周旋忠禍。聞斯民一日之難。危才不遠見。凡事古定。制非遇開代之主。必不肯苟且。荒畧同小儒之文。傳二有合湛霸其執當之。帝遣湛子伏隆使張步。被執遣問使上書曰。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爲念。竟爲所殺。霸拜大司徒。聞太原周仲叔名而辟之。既至不辱。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辭出投効去。有隆湛益不。有仲叔霸益不敢。薄待天下士矣。方與士曰。邵康節云。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効何益。此稱有道之士。非無所畏。鑑而云然。侯筠菴曰。於莽末既能保民。於漢興豈不能立。伏光武錄而用之。可爲知人能善使矣。

伊策追帝勅立高祖業。赤眉據長安。拜前將軍。
進西入關。收十一帝神主還之雒陽。長安沃野千里。
號九州膏腴。高祖百戰經營。始得因之以成帝業。
安不復則不能收故上之衣冠。觀先朝之陵寢。使主
下知天命。未改其子孫。猶有克振先業之人義旗所
指。亦其紛回而不知其有統御矣。唯自有禹承唐獨
克。使三輔吏士歔歔悲道。復見漢官威儀。所謂舊物
不失。無處盜竊名字。張鄠州郡者之難平。高祖之
不既稱大定乎。

方與士曰。以勳立高祖業作骨。又言復長安爲帝

與第一功。東漢唯禹爲能識有本務。

侯筠庵曰。欲圖中興。必須復高祖業。欲復高祖業。

必須克有長安。欲克有長安。必須任禹。光武

任鄧禹以復長安。猶之高祖獨任蕭何以定關

中。古今無有兩轍。

赤眉兵起。馮異以主簿從披荊棘。定關中。豆陽麥
倉。梓河北間。後以其勲。賜弟長安。與諸將之論功。獨
賞不同矣。胡然岐陽之號。人爭誇之。人爭誇之。帝獨
不爲之動心哉。故之。人安。日漢興。建都多高貴富人。
豪俠并兼之族。乘國初立。未免各生窺覷。異不搖。
長安雖梓亂矣。以是有威權過重之說也。長安既多
高貴富人。豪俠并兼之族。不得不鎮之以重兵。握重
兵。居形勝。欲異忠謹。亮發帝。肯輕易任之乎。異安敢
人窺覷之志。可不戒自最。以是有何嫌何疑之說。
異之爲異。從此益見其不倫矣。

方與士曰。說馮異。乃極明其君臣一心。不特爲異

作傳。是爲光武表揚盛德。與漢高不同處。

侯筠庵曰。長安有異。猶之三齊有信。異獨所遭者

此幸哉。

祭遵傳

朱里

征討將軍祭遵爲人廉謹小心取士多用舊術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不但奉公愛國爲帝推重雅量高致遠在雲臺諸將之外矣諸將舍將遇意大半縱營囂亂不悉傷者之勝樂以故費復折衝千里遂得召將軍吳漢隱若敵國無異十城取奔行軍未嘗挫折亦似千郡屠城之策力有還如此不幸卒于軍此東漢功臣止間有出爲方伯者尊之選未聞有人爲元公操制作之權皆天奪我征討之迷也噫方輿士曰此言遵永無人操制作之權竟光武與中興大定後不能使功臣爲宰相甚是缺典也岳天濤曰遵有宰相才不幸以武選致政致政不能于是圖謀之說起治道竟流爲變雜作傳者能不因是而嘆悼之

寇恂傳

朱里

寇恂守河內軍餉未嘗乏絕光武見之肅何嘗有人成陽收國籍未聞鎮起百姓進道借寇恂能留客關川何以旋受全焉品上林地致得罪恂所得俸直能厚施親族故人何從尙帝起豐沛事止發縱指視恂能臨陣殺賊平朱鮪高峻之危何與曹參皆一時大將爲何以開源關恂能爲國家極賈復不吝情以爲法何治未央官極壯麗生帝投民怒恂能於京師騷動從九卿復出以憂國釋潁川註誤之狂何受封邑獨多致功臣與不平之威恂能聽董崇避權寵始之際令人會無間言何以信謹守管籥起秦刀筆恂素好學能脩學校教生徒致東都文物之美其於承以秦滅強項奉法順流與民更始爲高祖立萬業恂之所稱爲不及何處固多以此言似更過之張參匪曰以何比恂巧合處大有苦志始言何獨在曲節網密既言何長在天下萬世判斷中正大有深心欲揚先抑史家妙體非真謂恂之過乎何也

方與士曰高祖無何不能開創先武無何不能

興開創可用雄才大畧中興非制節謹度不

二人相尚不同政二人之各見所長處然非

以共較所長又烏能各見哉

侯筠庵曰寇恂在光武朝有如許可親之事不

爲何祇爲較量是亦一時相從諸人等耳何足

以見其夸異

吳漢賈復朱祐傳

朱

里

廣平忠侯吳漢沉勇有智遇敗益修戰攻具膠東侯

賈復剛毅多大節家居嘗開門養威重高侯朱祐

人質直尚儒學行師以克定城邑爲本不存首級功

居將帥之顯任負公輔之弘期等險夷若一致俱出

處於同謀以是有戰必克曾無躁動之傷功遂身

勿受險道之禍矣故後之讀東漢史者但知先武後

禮勲臣比之漢高爲絕異使諸人策名之始即多

智任術貪利違害之心主即甚厚不得不過從

則尤烏能望其猶怨屏息謫無怨以終保在此

將乎

方與士曰叙次三人直令韓彭永無遺恨

侯筠庵曰居功若此即漢高亦知優禮况老武

耿弇傳

未里

帝許王郎以耿弇爲北道主人。郎滅弇請卽上谷。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章。張步。牛。齊地。不數年。群寇悉除。區宇混一。中興之。於。分。獨。憊。矣。然。弇。功。之。懋。胡。獨。在。此。哉。方。帝。受。命。更。始。勲。與。諸。齊。罷。兵。之。語。若。處。虎。口。當。此。存。亡。危。急。之。際。微。弇。勸。其。進。離。則。終。衣。大。冠。之。子。不。久。必。爲。漢。續。南。陽。之。地。視。阿。之。間。卽。多。天。幸。無。繇。冀。其。成。功。而。况。驟。除。混。一。遲。此。以。收。之。數。年。之。後。乎。王。霸。採。焉。武。於。垂。惠。賊。衝。摧。如。雨。直。摧。鐵。籠。源。博。不。動。不。得。奔。潰。或。屈。人。之。兵。以。不。戰。與。素。小。信。而。成。大。功。豈。非。俊。勇。之。人。所。能。勝。已。

侯筠庵曰。將貴能謀。不貴能戰。魂欲致其主爲。與。謀。尤。是。爲。將。之。第。一。義。

魯小韓曰。爲將貴於能謀。尤貴於能斷。耿弇勸。離。戚。更。始。是。謀。中。之。斷。王。霸。箭。中。樽。前。如。雨。堅。臥。不。動。是。斷。中。之。謀。

王帝李通傳

朱里

王帝初爲下江名將。光武敗師棘陽。遠望見之。與之。其。破。莽。兵。在。帝。可。謂。能。較。順。逆。亮。去。取。識。天。之。所。與。者。矣。宛。人。李。通。知。帝。足。定。大。業。發。春。陵。千。弟。八。千。人。直。勦。義。舉。其。物。色。更。在。帝。先。不。知。帝。自。奮。跡。艱。危。身。無。顯。號。舉。兵。削。亂。等。之。荆。棘。援。錡。鎬。追。至。積。敗。已。極。不。得。下。江。豪。傑。爲。之。輔。推。則。棘。陽。之。難。所。斷。不。免。况。欲。率。此。新。集。子。弟。求。發。憤。爲。天。下。雄。則。亦。無。異。張。空。拳。月。白。刀。隨。群。羊。以。與。猛。獸。相。角。自。有。當。而。春。陵。之。兵。於。是。可以。得。志。天。下。無。難。矣。

方與士曰。裁斷曲折。彼此盡情。

侯筠庵曰。創業之始。有此大助。足見天與人歸。一臂。

鄧君章傳

朱里

始帝以偏將軍徇昆陽。奔壘尉巨無霸。虎豹舉助威。張百萬縱兵。諸將惶怖欲散。朱儒却君章。鴞舍破之。城中鼓譟以出。奔大潰。自是海內響應。其守散皆命。讀史者謂昆陽一戰。莽之滅漢。與只是法。去功之成。出自君章。登雄材者。不足恃。小人是解。開定。受乎抑。善走者。不逐。善飛。群鳥。降勢。更烈於爪牙。吞聲也。皆非也。昔無霸扶邪。所驅狂獸。不遇如張角。占風郭京。六甲。徒以作。亂天下。法。變。澤內。已。知。邪。不。勝。正。天。命。之。成。在。劉。將軍。而。歸。誠。幸。面。略。敢。更。有。執。志。乎。

張參匪曰。以鴞舍破狂獸。兵家制勝之說術也。

出天命一語。使人不覺正襟危坐而讀之矣。

方與士曰。天命所屬。即鴞舍亦為助順。朱儒亦

致功奇哉。

侯筠庵曰。觀鴞舍可以被敵。則朱均之虎北渡

尤非異事。

馬援傳

朱里

伏波將軍馬援。寧成邊陲。不欲為守錢。征交趾。烏桓。征武陵蠻。一生立功異域。未為梁松所誣。城。西。與。壯。年。自。許。不。甚。殊。遠。矣。雖然。伏波遺書。諸。多。士。大。夫。風。論。諸。王。不。宜。交。通。賓。客。負。宗。社。老。成。守。隴。西。唯。大。姓。侵。小。民。照。吏。不。從。令。始。許。諸。青。關。白。深。得。禁。暴。止。亂。保。境。安。民。實。義。生。當。大。定。英。雄。無。武。之。地。不。畏。已。盡。力。邊。陲。襄。毅。之。言。非。幸。偶。中。原。始。志。豈。真。不。知。有。家。與。好。要。功。異。域。也。者。上。求。太。傅。群。臣。皆。以。陰。謀。辭。殺。伏。正。色。拒。之。即。福。為。太。子。傳。求。傳。非。伏。則。交。通。賓。客。之。禍。未。止。在。諸。王。而。不。伏。波。之。警。應。者。不。知。更。當。何。如。矣。

方與士曰。伏波高議。無往不存。且昔有當於國。

天獨擊其一氣。以見所遺之不幸。大非無意。

侯筠庵曰。城。西。蔡。葬。止。完。得。晉。死。邊。陲。之。志。老。

憂國之謀。未。殆。以。是。漢。治。亦。至。於。中。衰。矣。

青萊自記曰。梁松拜床下。援以為父友受之。卒以

得禍。然聲問縣之益重。人胡不以古道自處。

帝將征隗囂光祿勳郭憲拔佩刀斷其車轡夜遁
東門門候卸俾拒關不納所慮皆非郭故矣大憲
君躬當平治海宇之間固有木服則宜專任武臣
明義征不庭之舉若九重貴路稍復側身戎馬
不足為喜不勝損威辱國使天下不知有天子之
皆其事之大足用患者此意所以有拔刀斷轡之
也是武新立所為若無過愆自國議設典車駕漸
西歸陳封之意乘夜襲守命拒關明會以天
由人此不以時限陳侯足當國先四
實觀此以為逆順安可不為之深戒此俾所以有
關不納之詳也故曰所慮皆非細故也大司徒韓
好直言無隱諱為帝所惡竟歸田里後復使宣
之歎及其子嬰皆自殺身雖見殺其所慮豈有
於憲與俾者之所為乎

侯筠庵曰兩人所見未便直應到此經作傳者
番推論其意頗成駭然

岳天壽曰若無所慮恐亦未必如此直減

大司徒宋弘成容德器群臣鮮及湖陽公主新寡
嫁之帝為微喻其意見弘不悅精據顧謂主曰事
諧矣夫易交易妻德人道敗節人如少知自愛斷不
敢為况弘讀書守道稱中興一代賢相敢為之手
史者獨謂其主欲嫁嫁意惟弘帝特為主召弘
忍直遂其說所云成容德器群臣莫及誠哉其真
已建武末朝廷方信符讖議郎給事中桓譚極言
之非經帝躬勤政事頗傷憂急大中大夫鄭興因
使上書引洪範為訓勉以柔克博士桓榮
帝幸太學諸博士競為辯義榮獨敷陳坦腹不以
長勝人跡其所為不皆有宋司空忠直導主風
方與士曰成容德器即在議中想出更有願
侯筠庵曰有弘之德器舉帝之德器亦跡之不
所謂忠直導主政於此中見之

實融班彪孔奮傳

附蜀李業王

朱里

融欲自立班彪著王命論以諷不從避地河西
實融盡策使決意東向融入胡姑藏長孔奮隨之
車號道大為帝所賞識夫河西殷富融稱累世監
明天子出而百上不取吳生觀觀與二三篇史表
入朝其進單之間輪蹄踵接乃幸勢之固然何足
人物議而必廉倫簡約如此哉廉倫簡約如此宜
入朝雖不自安其榮豈獨長與俗存則其志
幸業為博士不就以誦書劫之引毒水又微屬
暗王嘉恐不至先繫其妻子皓自刎嘉亦對使者
刺死幾為費貽不肯仕遂漆身為癩得任以避之
辭任承焉信昔託青眉辭詔命諫史者謂李業諫
義不仕述為能議王命矣使決意東向不在實融
彪孔奮後方且策名當代流譽無窮何致澹淡自
不惜以其身為毀棄令稽古之士恒至廢書發嘆
方與士曰以明天子在上一語作骨叙出鏡

節之心不唯得體大足深人懷美

侯筠庵曰歷叙入朝光景風致委蛇復為李業

人數忌諫力高古

岳天濟曰李業所處極難實融所處極易究之

不及易可見易處政人所難

朱里

第

方與士曰有中興成難。雲臺諸人更覺生色。

朱子

趙王良入夏城門與中郎將張卬爭道叱之下卬
謀校尉鮑永勸良無藩臣禮永辟扶風鮑恢爲都
從事恢亦拔直不避彊禦帝嘗曰貴戚且欲手殺
鮑湖陽公主蒼頭白晝殺人置主家推陽令董宣
伺其出使人格殺之昔帝遭家不造欲蹈白衣之
位爲天子其平時威風大振多握手言笑之禮身
附閭小民令行禁止之可喻獲死之輕流爲騶吏
自然矣但嚴禁不寬乎天書曰典章立之暴公王
豈不之爲極趙廣漢鮑永等皆爲已矣不
廷忠厚之意乎唯自有承有供有宜天子不必更
親議過之文而最貴之奉法已如良更是所全者
所惠者深至云三尺之宜惜憐又其次焉者矣執
吾陰識性忠厚極言正議衛尉陰興嚴賢好施門
游俠皆以國舅輔導太子人盡如此法可不立矣
帝之慮之有貴戚欲手之戒帝廢郭后大聖賢理
正言極諫后既廢太子強意不自安憚爲之謀雖
位成禮讓之稱諸王皆在京師都遊士平原沐附

是固事上疏請遣歸國使憚不去真請即行沛驛之
獄必不致以數千人命盡抵於法噫唯我以數千人
命盡抵於法令人益嘆永宣與恢造福之爲不薄矣
張夢匪曰試至光武無此三人建立益匪蘇之以
起卽有陰謀等輩亦無可如何可不爲之毛髮
益

使諸上公主一特犯法之人俱如登之
沈大巨曰明法以正亂與亂成而法立其事本不

相同以是知是錯計解七國身不令終禍之
得有繇然矣

杜詩郭伋張堪劉昆秦彭耿純錫光任

朱 堪

南陽杜詩百姓共呼爲母并州郭伋群兒方喜其
張堪視事八年妻秀之散溫陽聲譟劉昆歷典
長者之舉帝座春生秦彭致祥瑞於潁川耿純興
信於衛地錫光興禮義下交附任延教耕種於九
中典守令一時何多賢與然此雖字令之賢實云
之德也大凡天子身居深宮志不自逸軫念所及
先有不傳無家之意而後選賢惠物下民始得
德安無怨之德不勝今國賢例應動老
子思德功未暨而罪已隨之何能如詩如伋如
昆如彭如純如光如延各樹乃績以共奏中興之
手

張夢匪曰作良吏傳必推言君德見東漢中興
獨在天心厭亂實錄民志幸從以是益懷
諸人之功爲不可沒

關六鈴曰光武率章獨記一班良吏見中興有
得民良吏於斯爲盛

馬援卒。宋均以諫者監其軍。矯制入諸管。先奉恩信。不服。後加以兵。諸部悉皆斬其大帥以降。拜九江守。九江素多虎患。均獨退奸貪。進忠善。不勞張捕虎。而除。從來論世之士。於世道間談及強敵。談及猛獸。未有不吃以爲大厲。然深原兩者之性。教本安於。爭與之律。以禮教則不習。獸本知有山林。偶然入于城市。則勢窮而。其所以致之。使屬跡人。爲不足。軍人息物。天特借此以爲災。異警也。均旣德足勝之。有何強敵之不爲吾治。猛獸之不爲吾驅。使謀國之士。此異類殊族。猶有鱗介承蒙之嘆。與夫爪牙角距之憂乎。

侯筠庵曰。至強敵猛獸。皆感德化人。何不爲良。岳天海曰。觀此則知世之召變強敵。使猛獸得噬人。皆是爲吏之罪。罪將誰歸。

帝性偏吝。朝廷莫不服恨。爭爲嚴切避諫。尚書傅射鍾離意。數還詔書。臣下有過。輒解球之。楚成威。治者累年不息。侍御史寒朗。不恤提極爲罪人。訟帝大威。悟親幸洛陽。聖出凡千餘人。讀史者謂百。異罪。則朝廷孤立。鍾離射詔書之還。爲臣下與。所極實有奉二世過行。督責之憂矣。大獄連解。則。類獲傷寒。御史提極之受爲罪人。與惠愛所流。無異。狄梁公曲救河北之。矣。以是威忌不。而。淚也不然。缺夫貴能彌縫。善慎無過。平允何致。抗節徒以眇眇之躬。上與雷霆爭。斷擊。楚王英。升陽目。我辭連吳郡太守尹興。詔徵兵及。穆五。餘人詣廷尉。就拷門下。檢陸。主簿梁宏。功曹史。對痛受五毒。至肌肉消爛。終無異辭。使此時更有。詔如意。訟克如朗。則用法平。廉忠義免罪。縱有。胡蘇加矣。

方與士曰。敢爲犯顏。自然有所取。鍾非虛語也。侯筠庵曰。念至五。使人益。悲。於二十。

郭賀朱嗣傳

朱 雲

荊州刺史郭賀有殊政上賜三公服故行部去
令人可見以章有德益州刺史朱繼威懷遠夷自
王唐取作詩三章歌頌漢美遣使獻之夫刺史長
異儀型百辟任所託民人鮮控制萬里權公孤之
荒服之狀胡爲乎來哉不知刺史雖平佐天子以
宣明德明俗所無權梯就日出猶有族焚致貢自
來獻之恩况同在親接與夫文詔威命之常通者

何反乎是事也

重與

侯筠庵曰讀此則凡爲刺史者雖不能窮達其

必當常存此心

耿恭傳

朱 里

北匈奴攻耿恭於金蒲城恭以毒藥傳矢乘晨
擊之衆驚爲神遁去攻之於疏勒城連絕澗水城
窮井至十五丈不得恭誓示再拜水泉湧出復營
神遁去合車師攻之於柳中城數月食盡恭令悉
芻鋤食筋革人衆戴心因怒益兵固之不免遁去
恭前後降敵共六十三種以言事竹馬防免官下
夫恭智謀既足漸服強悍馬防一賣柔備何不無
視之恭與之值同敵然不至辱身不悔曰
國難解故孤爲人願始也防爲外家僕之故
不復知天下尚有老成謀國之士禍有不可
言者故寧抵罪解忌不自矜恤非長於制敵短於防
道不自貴徒與敵爭厲詬者等矣越騎司馬
通經知名梁松以隸帛請爲太子外交不就松
客皆坐衆獨不染於辭北匈奴求合市遣衆詣
奴欲令其拜不屈恐而止發還京師其絕私交有
渝抑馬防義其不拜匈奴與金蒲疏勒柳中之
烈千古皆漢國士哉

張參匪曰耿恭在外既多武功處內又饒大臣

節人品之重宵不居馬伏波後矣

方輿士曰恭能勝敵不能勝一馬防之爲禍

於匈奴豈非飽之者之過

魯小韓曰鄭衆所值是北匈奴不是馬防所以

能免乎其患

廉范班超傳

附班勇

朱里

北匈奴寇雲中太守廉范各縛兩炬三頭爇火以
之斬首千百級匈奴自是不敢寇雲中班超使西域
鄯善王禮遇忽疎超知有北地使來夜以火攻其營
焚殺殆盡諸國恐皆遣子人侍西域復通讀史者謂
匈奴入寇廉太守厲志堅拒復出奇兵以捷之可謂
勇於方面之重難矣西域本光武謝絕地班都護
且開關延入得法聲聲外夷豈非也皆在光武外
與之命制之中國今則浸淫日盛雲中之寇漸有易
視中國之志微超忘身絕域人老玉關不獨十九年
之定策和邊無與稽其完畧使茲羣然蠢動乘虛蹙
軼蹂躪邊陲亦甚愧乎廉太守之理一書生能制敵
而戴兜鍪擐甲冑反有相畏如虎之誚矣後超還朝
命任尚代之竟失邊和軍司馬班勇綽有父風請復
置都尉以拒匈奴勇能如此班都護爲不忝雲中
寇又安慮其有再至者哉

張參匪曰以十九年和邊大計定于一日之英
後之南朱諸謀臣當金入猶猴所謂用戰則

可久。皆法此義而行之。則是超之所爲。豈但

一特著能事哉。

方與士曰。以戰命出使之超。致功更多於征討。文代牧之范。救敵勿復于糾桓。合傳之作。兩有光矣。

侯筠庵曰。班廉殺介。綽有情致。而談班處能盡時利害。尤見不同。

丁鴻班固傳

章帝朝附毛義鄭均朱里

丁鴻讓位陵陽。逃之東海。班固爲實憲門客。身歿其中。二人行事。於史籍之畧不相等。橫經虎觀。較畧異同。皆與焉。足徵漢章重道崇儒。表章絕業之至義矣。從來經學之譌。非作之者。顧有譌也。誦人聞見。各家無傳書。致令微言大旨。不能折衷歸一。而後譌者竟成其爲譌矣。丁鴻班固皆東漢望族。行事即不概乎其家。乘相繼皆有翼經明道之責。虎觀得此何患終年聚訟哉。讀史者謂漢明尊三。北拜五。更務經籍。之文不若漢章異同之較有功於後學。爲勿細蘆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著於鄉里。義爲母故。棒檠色喜。母歿。微辟不就。均恥兄好賭。脫身爲傭。歲餘得錢。肩遺之。曰。物盡可得。爲吏坐贓。終身棄捐。兄感其言。卒成廉吏。上明學校。宜下有人倫矣。

方與士曰。言二人大有功于經學。所以言處涇。自分史家之筆不苟如此。

岳天濤曰。接入毛義鄭均。尤見經學之盛。

附馬墓

朱
墨

承平政尚嚴切。章帝立深納尚書陳寵司空第五倫之疏。每事務從寬厚。君德哉。亦繇人臣之善爲開導矣。從來稽古之士。於古人中所稱爲刺厲治安。永垂德化者。動則推賈太傅之痛哭流涕。董膠西之天人三策。不知痛哭流涕。止可行之。漢文。天人三策。亦唯漢武則能明之。至若漢章與之言於保殘。或有餘與之。第於其取。不足非如仁臣措舉。遂爲國論。指委

氣機

此藥北大配補

與士曰開導君心皆有機術使行董仲舒買
之事於漢章知其斷不能入可見二人所言
非無見

侯筠庵曰二人遇漢章其言得行雖稱善于閭閻亦見所遭之大幸

何敞傳

朱里

帝信嘉瑞改元章和二王入朝不遣歸國實意刺
都鄉侯諸臣置不敢問詔使者爲實爲實長起邸第
彌街絕里工役繁興何敞入朝或因宰相奏記其事
或因太后准舉其事或因上書言事勸朝廷寬恤民
力杜外戚驕淫之漸之數者皆國家極亂所繇作何
尚書能不顧忌諱痛屬言之其防患不可爲不至其
治彈不可爲不早矣何也敞元以稽則好爲機祥者
將禍興於京師之任不則矣思富貴者多奔奔
門第外戚擅權猶勞民勿恤則流離其試之患其勢
斷不能以旋踵此非何尚書力爲防患除致市引痛
屬言之以不辭人之怨毒安能使極亂之作不踰論
說政混然發絕無復有貽留者此乎
方與士曰不究極大亂所繇成不足以見消亂於
未萌之力量然其難處尤在究極大亂談之自
然中復寓有倒海排山之勢
侯持處曰歷指亂形如在旦暮究之皆成冰釋
之爲功顧不大哉

袁安任隗傳

朱里

袁安任隗以賈氏驕縱刺史守令多出其門通賄
一時奏貶凡四十餘人安於朝會逢見未嘗不嘆
流涕意大恨之錄其素行清潔禍不能中可見凡
立朝不幸與大勢並處喻吉捫口以自冀免患國
君子之所甚賤而不屑爲即附正疾惡遇事敢言
朝野倚重起處之間使人猶得以朝中之亦非保
身譽求濟無窮之上術矣樂恢勸憲責奏不省乞
骨歸德詔州郡趙以飲樂成安降德江州樂爲
兇義稱賞其所爲賈氏刺案流其出以
樂恬不爲懼實憲兄弟恣惡擅權共處津夏深
崔駰以書戒之曰漢興外家二十保族全身者
不聽卒至於敗使擅權之始不先有懷有榮有
爲之整厠則禍不止驕縱刺史守令不止專通賄
安隗即多清行但可與梅福達朝比潔安能外
小以內孤元惡之大勢如此其然烈哉
方與士曰保全身譽求濟無窮極是難事唯難
乃見安隗之不易樂恢諸人亦能行其所難

矣

侯筠庵曰。實意不能中禍于安隱。非窮于計。是清議使當時再無二人篡弑之事。所斷不免。是禍之不能中于安隱。猶小禍之不能中于家爲更大也。

岳天濤曰。只一清潔。禍就不能中。可見見利不取。政是大利人胡不思。

鄧壽韓稜李卻傳

朱里

竇憲管使人致書於尚書僕射鄧壽。壽得書送獄。於朝會必厲色詆之。駕幸長安。百官議待憲禮。欲拜。伏稱萬歲。尚書韓稜力爲其不可。議者憚而止。郡國遣使賀。憲納妻漢中戶曹李卻。知其必敗。所在進言。至扶風會。憲就戮。郡國多坐。漢中獨不染於辭。大將軍兄弟。擅權僭縱。殘殺善良。致國家有傾搖梗裂之患。豈其始進。卽能作此。亮厲乎。群一。時士大夫廉隅。勿飭奔走。爲榮。得其寸楮。遂同河北。書。行。連。不覺望塵遙拜。賂賂所極。漸有金粟蒲萄之遺。以致。凡而難下。忍不爲殘。也使持正守道。遠抑阿私。盡如。到僕射諸人意。卽恃寵宮掖。不過孤雛腐鼠者。將耳。何敢恣肆當道。竟與豺狼比毒哉。

方與士曰。大奸之禍。孫群小所致。鄧壽諸人不特。

懲抑大奸。亦爲風厲群小。

侯筠庵曰。群邪所意。致成憲有殺身之禍。憲亦何利有此群邪哉。

鄭弘楊震傳

傳弘包寬鄭弘贊馬良姜肱韋

朱里

鄭弘數陳寔憲懼惡爲憲所誣自繫廷尉詔出之寔
致上書猶請誅憲厭神鬼之望太尉楊震爲諫王聖
脩第樊豐諧之收印綬行至夕陽亭慷慨飲藥死聖
嗟師傳大臣使有自繫廷尉慷慨飲藥之事舉朝何
不諒哉蓋勢處和安或權摧落舉朝之士於外但知
有冀於內但知有豐視弘與震無異狂瞽就微飲醢
方咀群而笑之尚安諱其爲忠憤也猶哉有徒而諱
之則忠諫獲伸士節益奮薛包黃憲周舉馮良姜肱
輩者魏桓法真李膺張楷何忍博學力行違時自廢
謂朝廷名器不足爲處上重輕若此
張參既曰弘震以忠獲罪當日既無人以諒之矣
作傳者乃爲之附入薛包諸人以見弘震之疾
其有關於賢者之進退爲勿細
方與士曰就欲飲醢不必親見其事卽從傳中
想已見當日國勢之必傾

此葉北師大配補

虞詡傳

朱里

虞詡多將帥畧爲鄧騭所惡出守朝歌設三科募壯
士朝歌賊悉平遷武都守羌衆數千遮之陳倉詡
揚聲請兵增灶兼行羌不敢迎所謂將帥畧者非必
如擁旌節建旗鼓與大敵決勝於六花八陣之間龍
虎鳥蛇之際卽遇弄兵之赤子蠢動之小夷曾不幾
何時而亂弭變息已不異專閫於戎行此斷非說禮
稱書悠悠文墨所能任故畧而特以將帥名之也
以謂亦嘗有言曰士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
根錯節無過將帥之任利器之別皆鋒鏑畧所深詡
之所言豈獨無所取義乎太尉楊秉清白寡慾自稱
有三不惑充不惑之心以進之善謀能斷其畧亦有
過人者矣
侯筠庵曰說將帥畧妙在無糾桓之氣多儒雅之
風
岳天濤曰凡人謀畧不深動云表異遇事未有不
敗觀詡世無難處之患矣

陳忠傳

宋

詔舉有違尚書陳忠慮言事者爭爲切直上疏
帝意爲宜優游寬容示聖朝無諱之美讀史者
親政之始得此一疏不獨言路大開閹氏兄弟
常侍江樊等皆不敢以誹謗腹非之說壅蔽其
在朝諸臣或有以有言爲諱或有以無言自足
慮其言之不卽見聽涕泣以從或有冀其言之
見聽速類以進或有受其言已見聽小人從傍
見聽速類以進或有受其言已見聽小人從傍

成致反以策譴逐公至於免死不益遠乎如帝
廣卽統先以昌言買罪而在廷諸臣恐亦未易

方輿士曰陳忠請開言路舉在朝之臣無窮

一旦轉然可爲異日君人者鑒亦可爲異

人臣而不肯進言者風

長壽庵曰說到言路一開作傳者不覺爲通

振振清志而然其傳哉

杜根來歷傳

宋

初帝年長鄧太后久不還政潁川杜根上書切諫
大怒盛以練囊撲殺之詐死三日目中生蛆遂爲
城山中酒家備積十五年以尚書陳忠薦拜侍
帝聽江樊譖廢太子保爲濟陰王太僕來歷要薛
等十餘人訟其無罪詔下切責皓先頓首謝歷
詆其背約獨守關連日不去書后稱賢母長君在
宜撤簾歸政不則嫌者不德亦當優容以待言者

其後以緣案恐后之更一見之因是有悔悟之
其非后之本志也江樊嫌孽廢立之勢已成再

寒朝畏罪藉口不言是使小人益無顧忌將來
不可勝數矣歷之守關不去意若曰國本之搖

匪小人可砥吾但待罪守此儻此時有君焉是

表之忠有相焉從而主我之說則視此魏帝

致進生人以銅駝荆棘之感乎

方輿士曰說到杜根慷慨辭之平日恭歷守

在後時可謂志燒情餘今人不堪多讀者矣

侯筠庵曰撲以練囊守關連日不去此爲古今絕

異之事以此絕異之事舉朝之人曾無動色宜

乎視帝若贅瘤以廢太子如廢秦越人也

魯小韓曰有杜根來歷如此行事闕庭之變猶接

踵而起漢真不可望治哉

孫程沈景傳

順帝朝附王集

朱里

虞詡劾張防屢寢不報不勝憤自縊廷尉浮陽侯
程以防賊罪明正反搆忠良時防在帝後叱之下
秦曰陛下急收防毋令就阿母求諸河間王政傲狠
不奉法帝以待御史沈景有彊能擢爲河間相到
謁王王箕踞殿上景時不爲禮請王傳責之捕諸
人出寬獄政遂悔節改過自新此皆建元極大之患
程景除之匪細故矣慨自宋娥僭處賜爵山陽尉
旋綱紀有韓嫣副車之漸冊於防諸儒之作斷於
則交通之禍寧有紀極大唯防坐徙邊城之權可不
振自落異日還舍之遺寶始於此不待李固應詔對
策令人始有思奸不常之嘆矣邈矣北鄉入承正統
舉一時藩服盡有覬覦大位之思政如怙惡不悛使
奸人乘此謂帝嘗遭黜廢不應更立爲君誘以犯關
稱兵借剪除十九侯爲名亦事之所稱爲大不可知
者茲幸河間侮節其世已知傲狠者尚復如此德陽
之謀時敢更立同異矣加刺議以與朝廷爭廢大
之端乎太尉王龔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其狀

門客誣奏其罪。上命自實。賴大將軍梁商言之得免。其除患亦有同心矣。

張謇曰：以收防爲剪除宋熾之計，以使政無所爲肅清同姓之謀，取義斷章，皆有遠亂飭治，人以無窮之志。

力與士曰：山陽河間內外爲患，亦云孔聖矣。詎但得一程一景，卽能弭之。用人之功，顧不大矣。侯爲庵曰：使無程景，建元之患不知何如。論世者安可因其患之未極而遂忘其防患之功。

左雄周舉傳

附良賀梁商

朱里

尚書令左雄，公直精明，審核真偽，鏡志行之。自是牧守畏懷，無敢輕舉。迄於永嘉，號稱得人。雄薦周舉爲尚書，舉以雄用，馮直嘗坐贓罪，上書劾之。雄悅，天下以是益賢二人。嘗謂選舉之法，至東漢壞極，非東漢之人爲能遽至於壞也。詠主政者，國務勿艱，專以尚氣節，立門戶，奔走天下，使天下之士一呼百應，趨之若狂，以致氣節之傷，流爲譏刺，門戶所別，各長戈矛，其後遂成黨錮，國家以此用事，隸隸讀之不暇。尚後知選舉爲何事，而必爲之較律精當乎。左雄周舉痛益大害，動履之間，獨法曹趙正、卿韓司馬所爲薦人者，既不敢以朝廷名器濫授匪人，爲人所薦者亦不敢以誣上行私負名。賢知顧所，謂賢人聚而國勢自益，其大較焉矣。詔舉武猛，宦官就賈權勢太常，良賀勤恪自守，獨無所薦。太將軍梁商少通經術，謙下士，或獨薦舉言可大用，夫非左尚書實有以之安能小心畏慎，亦不忘忠乃爾乎。

方與士曰：審慎人才，挽回風尚，非以古人自處。

求者必不能如古人左堆周舉良質梁商皆於古人中求之矣

侯筠庵曰東漢之壞繇選舉所以欲排壞者必得如左堆周舉壞或可以少裨不然名器濫觴起施慘激始以韓使爲之階既則叛父弑君無所不極卽有蚤識之士爲之慮虺蜴而悼虎狼是有濟矣

張陵張綱傳

朱里

梁冀帶劒入省尚書張陵叱羽林虎賁奪之冀罷不應請下廷尉論罪帝遣杜喬等分行州郡張綱獨埋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卽條具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無君之心一十五事偉哉二張事豈在奪劒埋輪誇一時厲節乎夫帶劒加九錫清塵警蹕之漸也郵君效居攝易姓改號之萌也二張爲能止於所漸防其未萌是舉新都墓祚之禍皆於彈劾間陰有以制之不然冀之惡旣勿誣於莽顯之不德又未下於哀其不爲叛亂之成也幾何哉後冀恨綱以綱爲廣陵守廣陵賊張嬰寇亂徐揚間二千石多不能制綱至單車造其壘門喻以禍福所部萬餘人悉降想降之意若曰是嘗條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者今來不卽加討反布恩信是起死人而貴肉之矣不降奚待

張夢匪曰在當時之人見二張所爲不過僥誇其厲節爲人所難爲已耳自經作傳者一番推論是內有王陵周勃之心而外更多顏杲卿段干

實之美。漢之幸存實賴於此。末幅又舉綱之
賊以大著其聲績。總見忠毅之士無在不爲
所畏服。徵之大奸劇賊。益可見已。

岳天濤曰。梁冀忤逆篡弑。人所未見。作傳者談之
如在斯夕。是明大易堅冰之戒。與彙春秋無將
之誅。其用意之深。不更在奪劍埋輪之外乎。

此葉北師大配補

蘇章吳祐傳

朱

蘇章爲冀州刺史。有故人坐贓行。郡欲棄之。先爲
酒陳生平。權翊曰。案事舉正其罪。州境肅然。膠東
吳祐政崇仁簡。裔大孫性私賊民錢。市衣以遺其
父。怒促歸伏罪。性慚懼自首。祐還以衣遺之。益章
私交何不亟令悔過。祐風廉吏。卽當還。承於民。若
者得毋長虛。爲經好食乎。非矣。冀州豪傑所與聚
而處者。大抵多。大莊威。聖以儆。儆相。高章下車
卽令人知太守貴人。不徒有三天之象。見

東其事。不過在教人孝。性之枉法受賄。與時
墨不同。推其所爲。實有爲父得過。仁人孝子之
祐如復正。賊罪是。證人以爲善之。焉。舉所稱爲
天下之大術。用將何道以自全乎。

方與士曰。讀此知蘇章吳祐皆有權術。爲治不
權術。徒推至誠。止可深福。德化不可止。亂
也。

岳天濤曰。章示嚴。縣示寬。寬嚴之調。皆得大

其爲致量不甚超遠乎冀希害國從事中願
爲作草表吳祐曰李公若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人
報之說殆深有嫌於郭亮刑除王成卽肆楊匡
主贊矣

張叅曰嶺南多毒有金蛇白藥以治毒湖南
氣有藍橘茱萸以治氣衆黃張羅設網以巧
郭亮誥人諸人卽以巧者制之事卽不同人
之理曷有殊異哉

其說安有兩併和治不為一理以自誤
莫之事

侯筠庵曰。冀能巧致郭亮諸人。亦以其巧。磨滅
融若巧。斷不爲作草表。

韓紹張與陳龜种葛傳

朱

泰山碧邪賊反聚衆至三萬人破壞州郡詔以鎮
韓韶爲廳長賊聞其賢相戒不敢入境張奐擊破
旬奴正身謀已餽遺勿受羌人畏之威化大行焉
入寇以陳龜爲度遼將軍州郡服慄族省經費以
計果冀與龜有隙徵還龜上書請誅之不報遂不
死龜死以種葛羅之岳到營先布恩信不服後加
刑羌人相率從化慨自漢桓失政威柄下夷微獨
方小陳易生疑說中國之說卽此矣矣赤子
近世猶大亂之作於是無林于然則
之所極尚不似中平建安至一動而不可妄正以
詔諸人取得美退國家猶食苟安之福也不則
召變於其內急遽禍於其外加之走險之民
梗裂呼號不惜以其縣命爲禍首播遷之患桓
免此又何待更繁與獻令人始有公國之憂矣
侯筠庵曰有韓韶諸人不致播遷使無作
岳丈之傳之人不致播遷之故却有何人曉
岳丈論曰大亂之國有此治人無道漢漢

荀淑鍾皓陳寔傳 附崔寔

朱 墨

明陵相荀淑。蒞事明治。號稱神君。郡公曹鍾皓。太公府。篤行純摯。太丘長陳寔。脩德清靜。百姓又敬。人與司徒掾韓韶並處潁川。世號潁川四長。且凡號有奇策材力。見絕於時。不爲時用。則已爲時用。宜船處巖廊之上。遠亂飭治。而以禮樂正天下。使下屹然有萬世之安。若徒以非常之姿。風網於流。之繩墨。使流俗之人得而檢之。揚之不獨士君子所藉手。以壯報朝廷。所望於士君子。好之。法。其。而。不。其。之。言。前。矣。更。人。之。以。之。賢。令。其。所。遭。若。此。嗟。嗟。大。奸。擅。國。碩。德。不。彰。即。郡。進。士。崔。寔。退。而。有。政。本。之。上。瞻。足。知。其。大。畧。乎。張。參。匪。曰。三。人。卑。處。州。郡。屹。屹。窮。年。篇。中。立。置。之。巖。廊。之。上。以。大。著。其。遠。亂。飭。治。之。意。明。賢。人。君。子。在。世。所。不。可。必。者。人。之。用。我。不。我。也。所。可。必。者。我。之。足。爲。時。用。不。用。則。已。用。斷。無。有。不。可。見。之。功。不。可。紀。之。績。三。人。焉。其。高。遠。乎。

方與士曰。碩德之士。壅於上聞。此爲大亂之兆。

州郡之間。猶不公有相長以道相成以功相。

以名之士。使無事飲風者。見其懿致如焉。

諸人之力不爲不多矣。

侯筠庵曰。大奸得路。一時名節之士。猶得優游。

郡以號稱長者。此不可不爲事之極難。諸人。

大幸。

吳若谷曰。前段立論奇。後復以藉手數語形。

諸人不自弄薄之心。其緊切更稱何如。

朱穆劾陶李雲杜舉傳

朱

趙忠榮父。僭用玉匣。刺史朱穆遣使制棺出之。徵詣廷尉。論穆輪作左校。太學生劉陶率數千。闢。願錯首繫足。代其輪作。舉冀伏誅。大權盡歸。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穆劾三府。亦爲帝怒。逮穆。中弘農掾杜舉。傷雲以忠獲罪。請討。願與俱死。益今所重。唯名與器。竊玉不誅。其究必至於竊國。穆發冢制棺。其意豈止爲忠父哉。曰。吾處忠父若此。人知惜。縱之。成。雖死。勿。有。位。益。有。小。人。之。惡。信。之。不。之。於。忠。父。者。禍亂之作。始於相衆。疏不達。何况萬里之君門。之露布入奏。其意亦不止爲宦官也。曰。吾處。此使人知朝廷寵用私人。不能禁言官之抗議。有登弄威柄。又安敢再恣詭術。以爲衆下之。一宦官天下人之類。於宦官者不少。幾乎二人。添切。竟以大忠獲罪。在陶豈以太學生無官乎。方與士曰。痛屬除奸。刺洩。採忠。未免官屬。

官權亂。即林禁。不。得安步。緩行。

進事不。善。止。哉。

僕勤。應曰。杜漸防微。爲深息。亂源之太一要。

非忠誠孔。書亦不能發人感。屬如此。

岳天壽曰。想到奸人竊國。與登弄威柄。朱李安。

不痛。屬爲之。

漢書范滂傳

卷之八

舉冀伏誅。黃瓊首居相位。奏貶州郡貪汙至死。奏
十七人。天下翕然稱之。瓊辟汝南范滂爲清郎。
使案察冀州。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令貪汙至望風解印綬去。始冀當國。貪墨成風。人
患之深於讐惡。因其所患與爲更始。此固賢宰相
弊與利。張君德之已事不足爲瓊也者。稱難矣。
太慈方戮天下。咸望治平。草野之間。未免尚有滂
汾陽之議。在瓊又不能效黃帝之清同真。雖其
可用。以爲國之術。亦終與之。新政雖興。其
無難。被其新政之所已。有猶然誣俗之空。皮而無
於珠。患止奉之實務。則是冀州一使。豈不更爲騷
无惡。整飭好食之所不可稍緩乎。帝問侍中爰亮。
朕何如主。對曰。尚書令陳蕃用事。則治。中常侍五
與政。則亂。爲漢中主。雖其所言。卽有瓊。恐亦不
大任矣。

張參匪曰。黃瓊爲相。如秋後之熱。知其斷不
篇中說得兩人鼓舞作興風厲深厚。此語

子讀書懷古。勃然而不顧。觀之本志。不願
過當。

方與上曰。當大奸亂國之後。能力去其積惡。與
附而爲惡之人。已極難事。况又能想到草野
間。尚有形跡分屬之處。用心何甚遠乎。然
傳當爲黃瓊致想。尤當不僅爲黃瓊致想斯
之矣。

侯筠庵曰。於內有瓊。於外有滂。卽一作新氣象。
甚不同。况乎治功之所極。

李膺郭泰傳

附杜喬

李膺

李膺爲司徒校尉。張讓弟朔貪殘不奉法。畏其勢。逃匿兄家。令柱中膺特遣人破柱殺之。自是諸貴朝躬屏氣不敢出入宮省。太原郭泰與膺齊名。時政日亂。膺以風裁自持。而泰雖好臧否人物。不爲言激論。怨禍不及。然則黃門見畏。遂盡立朝大禍。不及卽云士君子之良致哉。非矣。蓋當日朝政亂。非能速致於亂也。有操動搖國勢之大權。如宦而後禍。汰亂有楚。賴危亡。習之。檢術如。當。而。後。可。以。此。其。整。肅。此。君。臣。之。氣。節。也。官官以爲之始。則。獲。奸。長。惡。之。事。方。且。蘇。膺。以。爲。屬。階。泰。與。膺。齊。名。獨。以。臧。否。人。物。爲。已。任。周。非。先。置。此。身。於。刑。戮。竄。謫。之。外。則。不。能。委。曲。求。爲。賢。人。君。子。之。大。助。亂。之。所。成。何。自。已。乎。汝。南。去。官。還。家。謁。郡。守。達。賢。糾。惡。多。所。陳。託。是。又。顧。其。將。爲。易。亂。爲。治。之。至。計。夫。非。無。所。爲。而。爲。也。張。謬。匪。曰。衆。冀。伏。誅。五。侯。肆。虐。漸。成。有。黨。綱。此。特。排。輯。李。膺。郭。泰。主。持。其。際。賢。人。君。子。

能免。故所關係較黃瓊范滂諸人爲尤大。作者安得不始推其整厲之功。既美其操履之方。與士曰能爲操於賢人君子。膺泰所爲。豈非之所不得不爲者乎。勢所不得不爲。則破柱。與不爲激論危言。其事若異。而理則同。爲之說。儻亦以此。

侯筠庵曰。李膺張讓。使諸黃門朝躬屏氣。郭好臧否人物。而卒無然端之及。讀史至此。差損乎。

成晉岑聖劉瓚習超張儉黃浮馮超劉祐
朱里

宛富賈張泛恃後官中官勢擅行威福南陽功曹
尉勸太守成瑨於赦後殺之小黃門晉陽趙建食
故恣太原太守劉瓚亦於赦後殺之侯覽家在坊
錢暴百姓大起望塚山陽太守翟超使張儉爲督
上書特奏破其家宅并覽家財沒之徐瓚兄子宜
故汝陽太守李嵩女不得遣使射殺其女東海相
浮收宣家屬無少長盡戮於市單超弟馮爲山陽
軍以罪繫獄超尋殺其妻帝信之
強占天下良田美業大司農劉祐遺書所在使休
品沒入於是諸宦因緣請帝大怒皆收繫廷尉
罪誣儉得逃竄超浮親祐坐兌錯輪作瓚竟死
中護史者謂大綱失取致閣豎弄權不特躬爲不
一將公賴子弟亦得憑藉其威橫行州里司諫不
言執法不能問左右大臣復互相隱匿使天子不
爲奸群奸之勢益得以恣肆而無恐此世道之所
爲大亂矣唯大亂如此至司諫不敢言執法不能

左右大臣復互相隱匿使天子不知爲奸群奸之
益得以恣肆而無恐區區數郡太守與功曹督郵
尉東海相大司農等官獨欲起而與之脩明憲法
正典刑剪除群小之孤踪以孤大奸極惡虎狼視
之隱志其事不可爲不難其功不可爲不大矣自
惡不鑑原以致收繫之下竟成黨禍嗚呼人之云
那家珍疼匪桓自致暗致之與桓致之後縱有司
校尉陽球憤王甫曹節之奸僞戮其屍榜之夏城
中軍校尉袁紹引兵屯朱雀閣下捕斬趙忠等
千餘人殺戮徒衆會何處捕於野人君之
張廖匪曰虎狼之勢不因孤踪而失然山有迷
之聲則猛獸必爲遠竄成瑨諸人所爲不爲
當於剪除遂有殊於陽球袁紹者之誅殺矣
方與士曰大奸得路群邪得以橫行倘此時法
加嚴其橫行之惡斷不止於張泛諸小矣
侯筠庵曰末復補入陽球一段於當時之士雖
無採使後世之人讀之不甚稱快耶

沙穆徐釋盧植魏昭事容宜敬鄭玄傳

朱里

沙穆遊太學無資易服爲吳祐備春衣與語人悅
定交并日之間陳蕃爲豫章太守性方嚴厭接賓客
徐釋至獨設一榻去則懸之馬融喜豪奢前受生時
後羅女樂盧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魏昭師事鄭玄
嘗爲作粥謂其不敬以杯擲地如是者三在昭屋
異色茅容客至殺鷄食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
客居太原荷甄墮地不顧去郭泰遇而賢之勸令
學二人皆得知名當世鄭玄爲鄉黨大姓皆知
異器遣使就學卒成大儒且凡人道術自全生不
遇唐堯虞舜奮蹟天衢徒以脩束之躬或離於
巷或捐於塵途或屹屹於桑蓬之室或孱孱於
貴之門或因升斗之需無復有夷屨歌商之致以
操作等之擔荷饑寒不異庸流反已自問不甚
之極至哉但時丁艱變良士不昌怨禍所及甚至
毀肌鏹骨貽痛宗黨而穆而釋而植而昭而容而
而玄獨能晏然無恙以脩束之躬見推於先生長

之際縱動之庸無所表見實多全舉保妻子以
事於父母之至樂此又烏得因其所遇之窮遂謂
沒不足稱矣

張斐匪曰沙穆諸人賢者也得不罹於黨錮之禍

可見食貧居賤亦是士君子藏身之善術

侯筠庵曰以勤則履禍之世有此禍不能及之

復有此斷不及禍之事今傳之作未可少已

青萊自記曰士人身處亂國貧賤中實多樂境

謂不然請視之沙穆諸人足以知其言之勿

止有項梁弟亞卿頭祈請以求解於太后之一
敢較兵庭闕枉壽忠良則其殺也非天定爲之誰
意哉漢賜巴倫謀誅節等事洩生收縣令餐與俱
不肯被殺陳蕃友人朱震收葬蕃屍匿其子逸事
繁獄備受拷掠終不肯言悉錄是獲免武掠胡鷹
驗武屍被禁錮時武孫轉年二歲許爲已子與令
張敞共匿之亦獲免肅之寧死不去是教與蕃武同
遊地下震之受慘不言鷹敞之轉轉相託稱其行
已甚賢於諸武諸之所爲矣
曹節王甫雖甚言蕃武之不能處變亦見天
公漢蕃武未必竟至於此
方輿士曰漢壽於人又重以天之不祐使新人
以恣其噴殺想到東漢比局令人不覺爲之
五
岳天滿曰節甫非殺蕃武之人而蕃武竟爲所
其責備之辭自有專屬不容恕也

李篤毛欽孔褒傳

宋 畢

張儉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品行破家相容東萊
謂外黃舍人毛欽曰此人名士審在此明廷寧忍
之欽曰遜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
息去奔魯因孔褒不過衆弟融匿之事泄收褒
其母送獄一門爭歎郡國不知所坐上議策竟抵
當讀古今史書中東漢之張儉見其人稱八及之
身惟重怨慮不能忘不能學陳寔之號獄乃至六
逃成彌及鴟家亦僅無累之極至宜爲儒相社
與新紀而不知以爲家爲莊還者矣夫何聞
愚之若渴被其禍者甘之如飴哉不知此政當日
大夫智德冥沉所繇錫以爵難非儉稱八及之
果足導人追宗人故不惜以身命採之也所以
之議者有謂黨錮之禍始於范滂等之非許朝
其所積不成自李篤毛欽孔褒孔融諸人之被
察亦不可爲之確議矣
張謇匪曰張儉亡命向令投者不容捕者勿
致有禍及萬家之事所以岑匪逃竄買影

門不納杜根○禍或彰其罪○遂殺決不肯

呂氏傳 用桓典卒咸

誠得此推其原亦非尋常侍林風矣

方與士曰使未亂得發東漢必不竟致於覆

中止亂使亂不致已極而不可撲是亦林

一大術策安可以其已亂遂忘其撲之

侯筠庵曰呂強當請宦橫行不知有天子大

此其所難較之楊僕光張承業處勢可得

事無掣肘宜爲尤甚

賈琮蓋燕傳

朱

賈琮爲交趾刺史時交趾多珍寶前刺史無清

民作亂琮到郡誅罪帥選良吏蠲徭役使各安

業百姓歌之羗衆人寇漢陽長史蓋勲與琮身

創堅坐不動羗人服其義勇退之漢陽漢至靈

邪競進朝廷之上詔命所行已不能專制內郡

論於外夷卓稱重臣容納國威舉世之士且莫

同又何有於守在交趾佐命漢陽者而必待之

已哉民勇義教家之

年課績實爲天下稱最幾遭非平世跡其所爲

杜杜發勇足以當難智足以應變遷河東守在

楊忠臣哉

方與士曰稱道賈蓋特舉董卓以相比擬

道不止在賈蓋立論遠甚

侯筠庵曰與懷板蕩以嘆息忠臣作傳之心

良苦

獻帝朝開渠衍陸渰

劉虞守幽州。敕衣繩屨。食無兼肉。爲政務寬厚。臨

諸將推渤海太守袁紹爲盟主屯河內曹操屯酸棗

袁術屯魯陽孫堅屯南陽倡義討卓謀立爲主遺

政至幽上尊號虞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

聖恩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分據州郡。宜戮。

王室反遷逆河以枿墟江耶將逃之匈奴以自絕

呼劉虞獨宗室賢僞也哉天下大義微此幾息矣

卓犖處國庭濁駁朝政自維而外不能禁群雄之割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據則月挽外重之勢濟雪國恥固其已事諸人

謹此反以尊號加與不成則已成則咫尺宜見天

將前去尋號退處幽州抑仍發號布令與蘇黎士

王稱東昏帝乎自岐講不行終與之世稱討賊者

不聞有帝制自坤之舉此蓋經乎折服者爲有嘉

有異志無敢輕發也皇甫嵩爲城門校尉將兵三

屯拔風卓遣使徵之長史梁衍曰今卓在韓陽天

西來以將軍之衆迎援至尊奉令討賊此成擒也

南尹朱傳移普州郡復兵討卓屯中牟徐州刺史

謙遣精兵三千助之。二人厲志動兵。國恥是重。其節諒義。豈有後於劉幽州也哉。

張夢匪曰。想至咫尺。當見天子。尊號之加諸人。

稱孟浪以是知虞之敝衣蔬食其處心積慮

非一日不待張岐表至始有此明決能斷之風

矣。

方與士曰。劉虞若從所請。未必能討董卓。反予集。

以奉順伐叛之顯辭是天下之大義益喪虞夏

不便直將此意囑之其人。故不得已而有所隱。

1

師如以自疑之語也。不然不從而諸屬臣。傳

近卽迷又何必有奴爲哉

筠庵曰聞虞數誦天下始知尚有漢獻諸雖

行而所以行其所請辭旨之間已勝于攻伐

真善爲討賊者矣

衆自記曰劉虞敬衣蔬食卽憐侃運雙欲致

中原意知講人不可與爲共事故屢辭以絕

耳觀之宜戮力王室數語其大義自見

王允呂布傳

附董卓系

朱里

董卓僭擬乘輿。幾殺漢祚。司徒王允。中郎將呂布。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密謀誅之。皆漢忠臣。無得而議之矣。胡以後之人。讀其書。論其事。於琬。瑞。無議於允。則有議其殺也。於布。則有議其父卓。是兩人卒不免有殺身禍。噫。嗟悲哉。抑何重視其。絕不知人臣之尚有亮節哉。凡人扶義匡王。殄除。衆。不在終身之無損於大道。止在一日之有當乎。心。故揚雄摩士。美新。論。至今。无有餘罪。蓋。反。不討賊。史書稱爲。純。君。失。存。乃。志。空。戮。力。如。允。如。布。可以。小。儒。迂。腐。之。說。矣。加。諫。刺。使。忠。臣。誅。志。節。之。士。從。此。悼。嘆。無。窮。乎。且。也。士。孫。瑞。不。盡。賊。功。禍。亦。不。及。誠。無。議。矣。李。傁。郭。汜。反。黃。琬。曾。其。允。同。見。殺。此。又。將。何。以。議。之。

張參匪曰。能殺董卓。卽曹操逆節未形。亦可視。忠臣。况允布有如此精勤。不稱爲忠。更將何。以加附卓者。

方輿士曰。昔陳蕃。賀武。謀誅青節。王。曾。謀。殺。賊。

人曾無有譬之爲不忠。豈功成謀遂如允。

至反勸以忠之之稱之理。

岳天濤曰。錄斯以談。非但爲允布息浮議。凡爲。臣。不善討賊。不將聞此而加愧乎。

青萊自記曰。自卓投首。使人遂不見有後來一。篡弑慘事。余之忠允布。是法。宣尼仁管仲。非無本也。

田疇傳 附尾表

朱里

右北平田疇。年少多奇才。劉虞爲公孫瓚所殺。得而置入徐無山中。躬耕以養父母。不數年。聚泉亞餘家。北邊翕然從其化焉。疇與亂世賢豪。不與俗之士同一湮沉。已何也。凡人立身。既以賢豪自扶。落不祥之姿。或誤入於流俗之繩墨。不欲爲俗者所顛倒。大其行事之美。要當隨地而著。不必朝之爲。近山林之爲。遠矣。疇初見知於虞。虞死。哭之。盡哀。殺身易。惟投入徐無山。無氏人託。數年。賊。值。者。於北邊。是。或。其。時。來。之。不。自。抵。抵。然。消。見如此也。不然。徐無之民。行僻志。禮。敢。不。宜。非其才之果奇。豈易爲之折服哉。虞見發。傳首京師。吏尾。教。劫。歸。葬。之。是。其。疇。之。流。亞。矣。

人卒爲所勸。厥化大行。

青萊自記曰。此時賊操之勢已成。卽奇才無所處。疇之跡跡徐無。亦不但爲一虞之故矣。

審配傳 附孔融

審配傳 附孔融 審配傳 附孔融 審配傳 附孔融

朱里

曹操攻鄴。審配殺辛毗家屬。令士卒堅守死戰。伏射操幾中。城陷被執。以馬鞭擊其頭。配曰。狗輩正。孫汝曹攻我冀。恨不殺汝。且汝今日能殺生我。孫欲活配。配意氣壯。然終無懼辭。斬之。漢當未造。劉稱雄。其間慷慨就死之士。僕不勝數。如孔融。死於操。福衡死於祖。陳宮死於布。臧洪。陳容死於超。田。道。投死於紹。讀史者謂諸人之死。雖慷慨。不。無。如。配。之。氣。爲。生。有。令。各。死。無。遺。餘。而。一。人。而。已。何。也。夫。曹。操。者。所。稱。爲。國。之。大。賊。也。而。國。之。大。賊。操。不。殺。國。之。大。賊。不。除。初。配。伏。弩。射。操。真。有。誓。於。操。不。過。欲。爲。國。除。此。大。賊。大。賊。不。能。幸。恃。此。除。賊。之。志。使。天下後人知忠臣謀國。不幸。敗。潰。無。可。設。施。止。有一。氣。非。賊。人。所。得。獲。亦。非。賊。之。挫。擊。刀。刺。毒。吏。戮。辱。所。得。懼。則。是。配。之。一。死。貴。甚。賢。於。孔。融。兩。衛。陳。官。臧。洪。陳。容。田。豐。沮。授。之。所。可。擊。以。慷慨就死目之也。故官義之職。袁紹使。

爲檄書數操罪惡連及家世極其醜詆紹敗操不
據許服之義又何多遜於配今人獨於配也有視
一人之美矣

吳若谷曰世之讀史者未有不視配之爲爲與
融諸人同此獨言其大異以配一氣直與操
有歿諸人安得而同之

沈大臣曰觀賢配之心蓋嘆孔融諸人之死深
可惜使諸人皆起殺操操之見殺非後卽此

通之事又爲自而成哉
聞六鈴曰惡操之惡所以視殺操之人不啻

仇之共濟孔融諸人既多烈節不能殺操也
作傳者所不取矣

青萊白記曰許貢家奴伏弩射死孫策餐配伏
欲射殺曹操幾中失之豈弩之有利不利
之有巧拙哉使天將以操一矢之加斷不若
毫末

楊阜傳 附祝公道許貢家奴 朱 聖

馬超殺章陵特姜叙擁兵屯歷城參軍事楊阜見
及其母欲歇道之叙母慨然爲叙曰韋使君遇難
汝之責豈獨義山哉人誰不來死於忠死得所矣
不以餘年累汝也叙乃與趙昂等謀起兵昂子月
爲超所執猶豫未決妻厲聲曰雪君父之大恥
不足爲辱况一子乎昂遂與叙討超盡殺其妻子
襲歷城叙母并月皆見殺讀史者謂古今名義匪
人所知婦人女子但不失貞卽稱曰賢至於
公卿大夫爲之乃能如此其勇烈哉此蓋足
議之感厲爲不薄矣從來婦人質在閭閻聞人之
未有不私心慕之見人之醜未有不絕跡遠之見
戚屬則敬禮敬於中自然患禍忌於外殺身戮
極慘事有何婦人之不足爲乎賈逵守終袁紹
援攻之城下父老約以不害逵乃降援入達不肯
囚之壺關土窖中有祝公道者益出破械使去其
語以其名孫策既定江東欲乘虛襲許會所殺

大守許貢家奴因其出獵伏弩擊竹中射之
忠義所激女子知兵警恥相加匹夫向義皆非

張參匪曰名義未亡于婦人卽至費及其子亦
勿恤可見凡人教官不能勇戰遇難不能赴
者是皆兩婦人之罪人也

方與士曰遇難用資雪恥元漢末公卿不知
棄若何等事矣兩婦人獨克曉此歷城數語

忠義盡流于黨綱也非真謂國韓之賢爲公
大夫所不能比

忠義盡流于黨綱也非真謂國韓之賢爲公
大夫所不能比

金禪耿紀章先傳

朱

曹操進爵爲魏王用天子車服故漢將金禪其
耿紀司直章見發憤起兵欲挾天子伐之以肅
備不克衣昔操劫遷天子擅行誅殺先金禪服
見討之者有重承有伏完謀洩被戮史皆不載其
不書爲歟於傳則曰故漢將紀則曰少傳其則曰
直於敗則曰不克歟何故凡人奮義討賊賊在
志前舉見顯名之難犯賊公貴東身北而胡不
有傳即不傳傳者滅迹也夫曰故漢將紀則曰
承伏完也者不過如當日謀誅曹節王國祚
曾何足語於討賊大義顧欲與豫與紀與亮數
侯列傳曰討賊亦有不同不爾之知抑胡然
劣已自太別可爲後世討賊者鑑

岳天海曰詩賊不克而承公人不取忌其
生氣不至今存哉

前宋續史東漢紀卷之二終

青萊續史後漢紀卷之三

諸葛亮傳 昭烈帝朝

史稱武侯未出隆中知三分天下子平天意。匪矣。不然曹操擁師百萬雄臨許維決天子威諸侯之智奸積備文武屬動不出十年斷能路有長江險蜀孫權積三世老謀不足當之况無一成一號爲帝室之劉將軍者哉武侯用計巧矣曰結好吳也結好成操攻吳蜀起國之攻蜀吳起國之相國不已明明一統天下不得不裂爲三分放自隆中出其利不止在西蜀還在東吳已

張參匪曰孔明隆中一出舉世之人俱在股掌玩弄間卽天道亦無可如何任其分裂况操也操方與士曰天生曹操又生孔明不欲一統之意

顯然可見但不道至今方纔明白

侯筠庵曰其利還在東吳故吳肯與結好不然

權周瑜魯肅皆人傑豈輕易信人者

岳天濤曰裂操之一統爲三分是所以存漢也

存雖三分無異一統

關羽傳

朱里

古之起徒步有天下多可結之勢使相從之人因見其功烈獨關壽亭于蜀不然先帝側躬驛行動即得報故以異姓之親等戚同休殫其數年勤瘁不遇無忝于國母之託一生志春秋誅逆討叛風有斷義不幸積老戎馬勿獲與武侯申飭一代大典曹操輕形勝重地孫權截長江險流荊州之守僅可爲巴蜀廓其戶門而恃久曠日威感地福終難得遂厥志勢如此漢歷幾斷賴壽亭忠勇虎發秉堅不渝使日之奸若操若權智謀若遠若肅折節下之不與爲衛抗先帝始得安行深計策有成都以稱王天下不然蜀豈易據漢豈易興也哉

張參匪曰作壽亭傳從來極難以紀事不足盡人品也所以潘氏總論推其大節止云秉燭一事

夫秉燭盡人可爲以此論斷壽亭何異坐井觀

天青萊獨從所處之勢歷敘一生所不克自來

之功却又舉一世之人俱出之僥仰屈抑之下

然後全挈天下之大分以歸之先帝人傳皆

古今第一

方輿士曰：先帝未嘗有天下也。所有者西蜀耳。不
知當日所與爭天下者，于魏則有曹操，于吳則
有孫權。衡智角力，卽十先帝不足勝之。却得壽
亭起而直折其威，使操不敢逞奸，權不敢恃暴。
先帝雖未有總兼天下之名，已有足以全制天
下之勢。故勢之爲說，大非無本矣。

侯筠庵曰：漢未有壽亭，其勢將斷。漢既有壽亭，其
勢將興。且當日天下原是東西兩漢之故業。吳

魏卽各據一方，斯無稱王之理。天下不可

無王。若論稱王，自然宜在先帝。誌曰：稱王天下

夫豈更有疑議。

岳天濤曰：按司馬氏抑遠先帝，使不得紹有漢統。

後雖舉正其事，以章武紀年，而魏吳附之人

云三分也。此特就壽亭一傳，直將曹操孫權

行析例，并三分之名，亦不容壽亭見此。將

掀髯大笑耶。

張飛傳

朱里

張飛釋嚴顏，多國士風。據水斷橋，眇曹操若犬豕。
者皆蜀典亡所關，非誇一時武猛矣。昔帝前縱賞，
妻子同患。一旦大敵奄至，勢如摧枯。微飛奮臂，腐附
決策，竟戰斷難，倖脫虎口。是蜀之垂亡，獲存在此。此
郡爲益州重地，嚴顏爲巴郡良牧，顏如兄，殺吏民聞
而怒號，籍其教帛，精兵以死，殉城社漢中，胡能遽王。
是蜀之屢敗獲興在此。從來名將，聲施卓犖，不專於
爲平郡屠城。勢處典亡，每能爲人之所不能爲。載

決說合張車騎，又瞻足以當之乎。

方輿士曰：蜀非吳翼比，其典亡止爭在旦夕。夫以

旦夕可典可亡之勢，決于飛之一人，飛真漢之

柱石哉。

岳天濤曰：蜀之典亡全視一飛，所以飛死漢遂不

可爲。

趙雲傳

朱里

先帝守平原。常山趙雲卽從爲主騎兵。情好不存。而別部司馬下。當陽敗。雲獨爲帝抱子血戰。以全于興。轅下邳之保。行國母何如。突陣回。儼旗息鼓。使操不敢再窺漢中。較長阪。僞僑之驥。日橫矛敵入。當之沮喪。又何如。以此較。則是紀昔日之周旋危難。結好推直者。顧不可合主騎兵。但言兩別部司馬已。

方與上曰。趙雲獨言曹操爲國賊。其論誠有過人者。以之側名關張。當亦無忤。

侯筠庵曰。先帝綽好推諉。作傳者于關張後又。

一趙雲。其生色更當何如。

龐統法正傳

朱里

龐統守耒陽事多不治。爲治中從事。功名亞于諸葛。取益之策。微統決之。則猶豫。萌不幾。以小信失。乎尚書。今法正智計奇絕。與武侯好尚不同。時以公義相取。伐吳之兵。正死救敗。少人則倉遑。白帝不又。幾以其躬捐。下不測之域。乎夫自統正死。稱王止于漢中。大業廢之。東下。孫天奪二人之遠。非二人之不足。與謀漢。故以中道爲棄。捐也。嗚呼痛哉。

張夢匪曰。天下統正是斷孔明左右手。不然使統。

正猶在。孔明何致有食少事煩之患。

侯筠庵曰。龐統法正自成一家。武侯不在。亦是。謀定策。惜祿命不延。不及補武侯之未逮。以致。讀古之上。嘗爲扼腕。

徐庶傳

朱里

徐庶至夏口。其母爲曹操所獲。辭帝指其心曰。本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此方寸地也。今失老母。寸亂矣。無益于事。請從此別。遂詣操。讀史者謂庶辭帝詣操。不曰母不可棄。曰方寸亂。足知前此之指。顯與王恢張天室。綽有成算。匪若舌辯之士。挾策干諸侯王。幸其言之見信。驟而與談。當世之畧者等矣。使庶不爲母去。庶所見。惟有南陽諸葛。漢中擊足。稱王何易。當兩人智計。卒以三分老耶。烈哉。

方與士曰。孔明居隆中。知三分天下。庶亦以爲然。

流豈無登計。成算之說。可謂添于論庶者矣。

侯均庵曰。徐庶于漢並無一謀。此言指顧與王。

有成算。善論人者。論其所未事。方爲言不失。

蔣琬費禕董允傳

後帝朝開吳郡朱里

武侯兩表出師。特之得。以有成者。蔣琬費禕董允。人力也。先帝殂。武侯出師之日居多。武侯出師于外。則黃皓用事于內。黃皓用事。致武侯運籌謀。疑危雖盡瘁。庸有當乎。夫自有宛以爲之。長史兵足矣。有禕以克斷國務。事無贖缺矣。有允之秉心公亮。皓終允世位。不過黃門丞矣。以是王師兩出。曾無中制之患。于三人不謂無戮力勳矣。皓用事。士大夫多附之。尚書樊建。秘書令郤正。絕不與往還。建正不與往還。皓卽用事。云漢猶遜。

侯均庵曰。黃皓不足難孔明。所慮者孔明出師。

無料理之人。使得以行其詛詐耳。三人之功。

不可白。

岳天濤曰。內制黃皓。以外濟孔明。三人甚得大體。

姜維傳

朱里

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雲死曾無一人申明此義
衛將軍姜維數出伐之廖化謂其智不出敵而力
于寇譙周甚至作爲贊國論以諷抑何不亮維志
漢賊兩立大賊哉親自壽春息役練甲治兵日夕以
蜀爲國特畏維才武未敢輕發維不先發制之則其
郭外候士久內驚以待躬耕畝中之日已有宗社
危之變矣然王師數出將以除賊反不能救漢之亡
蓋何以故讀史者謂漢之亡不亡于大舉北伐亡于
黃皓用事信鬼巫使維不得決力于嚴守關以是
平備疎劍閣失險賊人之僭縱日張有漢之聲靈遂
斷卽云才武又奚當乎

張夢匪曰姜維伐魏如以爲過舉孔明祁山之出
更多事矣世人不察徒以譙周一論妄生管見
于是李密陳情至有少事僞朝之句如此等語
憤嘆奚極哉青萊生身千百世之下憤嘆之情
皆在千百世之上故作至審配傳大張其射
之心作至姜維傳極著其伐丕之義

方輿士曰漢賊不兩立維之大舉北伐是承先
之志殫武侯之功不幸至敗匪計之不得矣
侯筠庵曰自維有此舉使人知征伐之權還出
漢則一旅北何豈有異于南表出師

青萊自記曰姜維伐魏譙周論爲先國將周之
之在萬世止問利害之在一時則郭子儀之
史思明九路皆敗裴度之討吳元濟四年不
豈不爲國之深警獨恙一姜衛將軍也

古人作史必存心於世不爲己作史也
國史者事也才詞不足以爲史宜俟生才大於更事即可作史於
若體以志早身安與之臣既不至受辱辱是國祚之可大延也
史不致置於死地是以史法博取附記於此以俟

北地王諶傳

朱里

鄧艾入蜀。譙周遣使奉璽綬詣降。北地王諶怒曰。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君臣父子。背城一戰。月社稷奈何降乎。帝不從。哭于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自殺。墳史者謂諶不殺不獨上慚先帝。亦無顏對諸國人矣。蜀自先帝創業。曹操與督于遼。要孫權。臨于江陵。兼之武侯志平。僭號。匪用師東南。卽屯西。北國之人。日蒙冒石矢。以得有此區宇。未及再傳。而身出降。時。秦。魏。不共起。資。恨。乎。所以。姜。懿。將軍。就。集。北。伐。譙。周。論。爲。僞。國。赤。關。變。生。關。左。有。國。門。款。之。事。足。見。民。之。不。忍。去。漢。不。可。對。國。人。卽。不。可。對。先。帝。哭。廟。一。死。諶。若。曰。事。之。不。濟。令。國。人。知。有。吾。耳。他。何。計。哉。不。然。者。城。亡。身。死。宗。臣。已。事。哭。胡。爲。軍。發。洛。陽。關。守。將。傅。僉。父。子。格。關。及。其。諶。知。已。降。方。與。士。曰。民。如。去。漢。已。不。容。諶。有。哭。廟。殺。身。之。以。是。知。諶。之。所。爲。大。多。爲。民。起。見。無。疑。志。侯。筠。庵。曰。漢。亡。無。諶。將。血。戰。土。宇。同。之。瓦。礫。之。論。亦。不。致。起。人。深。怒。

管寧傳 附 祁原王烈

朱里

管幼安居遼東二十七年。義不仕魏。祁原清議格。王烈器業過人。昔與幼安名重一時。公孫度皆虛待之。夫度威行海內。損已傾賢。三人不辭連類而進。雖云遠亂。亦見令志同方。追魏丕篡漢自立。將借幼安以明。幼安能植節遼東。數微不辱。則優游海表。風雨雖鳴。無與與原烈兩君子彈琴樂道時矣。張參匪曰。管寧義不仕魏。是姜衛將軍知已遼東。一帽不減北伐之兵。

方與士曰。以祭道爲秉節。視曹丕如大冢區區。爵又安足動之。

附魏

棄祗任峻傳 附鄭文

朱 聖

中平來天下離亂。軍人仰食桑柘。操以羽林監事。爲屯田都尉。騎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所在豐蒞。史稱曹操與敵對壘。意思安閑。如不能戰。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人皆以智多之。不知其之所以由。以得此。雖曰智勝。亦繇內多可仰之。備外無不繼之憂。人以勞我以逸。勞者少勝。逸者多勝。少勝則益勞。多勝則益逸。韓遂之見操對衆曰。曹公非有

亮用兵如神。屢以糧餽不繼。師出無功。操多可仰之。積無不繼之憂。衆之老謀役猾。所云莫別羣雄。衆海內。宜乎無足爲難。已魏欲伐吳。安西將軍鄧芝。遣四萬人屯田淮之南北。開廣漕運。每東南有急。輿軍身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餘。曾無水害。足食爲屯田。又安往而不得所利。

方與士曰。操何智。不過詭譎耳。使食盡。卽詭譎。安用之。然能用人是食。亦是詭譎中之一大

低納庵曰。曹操一生所恃。正是一箇字。謂智。

故龍足食。此獨育其食足。故其計可行。功可。卽一類倒問人。品已大縣遠。

荀彧郭嘉傳

朱里

荀彧郭嘉皆曹操謀士。董昭議加操九錫。或以君子受人以德之說止之。劉備計窮倚操。郭嘉不欲一旦見殺。沮四方豪傑來歸之志。二人事不擇主。諄其所言。皆足以補正志不惑者矣。何也。操加九錫則或此開國元老。逆非已作。何難因人成事。以俾有此非常之祿。曹操將篡漢。則備爲帝室宗子。且稱人傑。就其窮而戮之。亦兵不過毒除。害將來之一大斷謀。二人志不忍此不忍。則正正則不惑。宜其不與董昭輩颺。

勉從賊。不知有漢者同年而語哉。

侯筠庵曰。荀彧郭嘉志不忘漢。亦是爲曹操立名處。絕妙謀士。

岳天濤曰。當操盛時。誰不欲其加九錫。殺劉備。使此時九錫一加。劉備一役局完矣。安見有後者。無數戰爭。雖云人謀亦繇天意也。

程昱辛毗傳

朱里

曹丕滅田銀。餘賊請降。議者多欲殺之。程昱曰。凡奉命者。謂有臨時之急。今賊制在買信之手。老臣不願將軍之行也。也將徒冀州士卒實河南。羣司皆爲不可。丕怒。其辛毗求見。作色拒之。力言其非終不納。遂起入內。毗卽引衣以畢其說。從昱之言。是以知爲君從毗之行。是以知爲臣執謂俗叛之國。遂無可紀之事哉。魏自操賊行師。未嘗哀人以死。徐泗間坑殺。就人曾數十萬口。區區降賊。何足深計。縱不請命。似亦無嫌于矯舉。昱若曰。太子撫軍使。卽有殘殺任情。無所留痛之意。其何以爲異日君人法矣。故曰從昱之言。足以知爲君。與人又多挾疑少信。楊修荀彧或以忌才見殺。或以正諫得疎。犯顏之說。同于履虎。雖其嗣君新立。嘴肯驟然矯正。以克有仇。直不阿之風。毗若曰。既已委質于人。諫救之際。復避所難。是欺心也。視古純臣。不大有慚。應乎故曰從毗之行。足以知爲臣。賈逵刺豫州。時天下初定。刺史多不能攝郡事。逵奏免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外修軍旅。內治民。

事與版田通商買吏民稱之從違之法足以知爲
史故至亦曰買達真刺史

方與士曰諸人未必真有忠君愛國之心卽其

其心亦稱事不得人但說可存而事足錄矣得
不盛稱之以爲爲臣之勸

侯筠庵曰借兩人口中形出一時舉事見其所
與遺際明盛可以直節求遂者不同

岳天濤曰魏爲君爲臣爲刺史之道至是始明

人誠不可忽

諸葛誕傳附陳泰吳于世

朱里

司馬昭將篡魏揚州都督諸葛誕起兵討之昭拔
春殺誕夷其族麾下數百人皆拱手爲列不降無
一人輒使降之不變以至于盡嗚呼田橫之客皆
士讀後漢史至魏都督揚州諸葛誕見其從死之
與所死之事義不更多于齊田橫哉昔漢高滅楚
天下大定橫獨匿跡海隅恥爲亡族死客亦相繼
殺不過不孤橫數十年養士心昭將謀篡乃臣弑
一大變局諸葛督師痛買充之賣國奮然當此首
已大不等于橫視至命買國不處者亦所爲難
從之人儘可不死至死矣于就下令人讀其書
隱隱如見數百人生氣死與橫同所以死之也
橫大異故曰義更多也昭弑魏主髦召羣臣會
書僕射陳泰對之大慟請斬買充以謝天下昭更
其次泰曰唯有達于此者不復言此亦諸葛誕
致討之義吳將于詮將兵敗魏魏敗以受命于主
能存亡又束手于敵免冒冒陣死詮死庶不爲
數百人所笑哉

張夢匪曰昔皇嗣被誣金藏爲之剖心李綱報

陳東方諫以死二者皆未有相知之素爲之

節死難如此况數百人共處諸葛督師麾下

誠最久感義良深壽春之死自然有此一段絕

異舉動

侯筠庵曰有數百人之死諸葛督師之死至今如

生死以人重人以死生千載而下唯見諸葛督

師之一人

青來自記曰昔田橫自刎其客五百人間之皆死

海島中義矣然初曾聽橫與二客乘傳請張

彼于其心豈不欲有生哉凡勢不可生而後死

與拱手爲刎義不再生者大異更多之說誠

在是耶

附吳

周瑜魯肅傳

朱里

周瑜薦魯肅于孫權權與合榻對飲從容問計肅曰

漢室不可再興曹操難難以卒除爲將軍計止有保

江東觀天下之變保地伺機權極相參明非魯子

不足當之矣周瑜英達夙成智術多出子敬上道

且死留箋囑言勸足壽其立說誠不同乎悠悠江

左裂土稱王者之所爲但志雖大謀終不可效至

形成東吳之勢發已定之抵掌論交之下肅亦可

善規時變也哉

沈大匡曰存瑜之箋用肅之計江東始不小

關六鈴曰周瑜志大蚤死魯肅慮周計緩卒

所深賴可見善于謀國者在審時勢不在登

能也

魯小韓曰權有肅有瑜方可安坐以守不然不

足不成江東恐亦難保

黃蓋呂蒙傳

朱里

赤壁之戰。瑜部將黃蓋曰。寇衆我寡。難與持久。今有
艤船相連。可燒而走也。乃詐爲降書。願風舉火。北軍
燒溺死者不可勝計。呂蒙定計襲壽亭。伏精兵艤船。
中令白衣搖櫓。盡縛江邊屯候。入江陵。見將士家屬。
與所至蜀使。輒安慰厚遇之。及還。私相訊問。知家門
無恙。相待踰于平時。讀史至此。則知凡人挾深計。任
險術。以不測謀人者。人亦以至深極險之計術謀之。
以牙測。峻偉光明。未嘗與人衡智較力。至智力殫。
大必不敢以非禮相加。且不敢以非禮相加。于其
從之人。止非大賢大奸之。所以致之者。有異人之。
之。亦不能如此之不同矣。

侯筠庵曰。黃蓋破曹操。呂蒙待齊亭原屬一時不
意之事。以一時不意之事。說得爲天理人情之
必然暢哉。

岳天濤曰。作黃蓋呂蒙傳。及爲壽亭曹孫立賢好
大案。想頭絕異。

程普陸遜傳

朱里

程普以年長數侮周瑜。瑜折節下之。始起敬語。人曰。
與周公瑾交。如飲醇醪。不覺自醉。陸遜平山越屯柴
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其狂取民人。遜詣都謂吳王。
權曰。式意在養民。是以自遜。佳吏事也。噫。嘻。觀瑜之
于普。寧獨如趙周。相如之見。屈于廉頗。遜之于式。又
寧獨如宋文。彥博之建。言。請召還唐介也哉。蘇秦風
號虎狼。趙其拉中之豕。特所畏。未敢輕噬。以一廉將
軍。故相如無顧。則亦安能顯名于秦。瑜于普。無
而折節下之。宜。藉幹有雅量。高致之說矣。唐介以
彥博得貶。直聲震天下。彥博之請召之。不過爲放
前。求息衆辭。以得有長者之譽。遜于式。何。得
稱爲佳吏。呂蒙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事任。此非
大較也哉。

方與士曰。有所藉有所憚。其事已足。承傳况無
藉憚乎。兩人之致遠矣。

侯筠庵曰。言論之下。援引確至。是源于論古而
能出入于古者。

張昭徐盛趙咨傳

朱里

孫權降丕使太宰那貞奉冊拜爲吳王入朝不下
長史張屬謂之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行而君敢自
尊大豈以江東寡弱無方寸刃乎中郎將徐盛忿甚
謂同列曰盛等不能爲國家并許維忝已蜀令吾
與貞盟不亦辱乎權受冊遣中大夫趙咨入魏致謝
見丕盛稱其主爲聰明仁智雄畧且言所學不凡與
備禦之固丕曰吳如大夫者幾人曰聰明特達者八
九十人如臣之輩車載斗量不可勝數第失至此
人益嘆天亡公瑾之速矣初曹操責權任子將兵東
下羣臣皆震失色周瑜獨以三萬人破之于赤壁使
操僅以身免今丕不及操權猶似昔張屬徐盛趙咨
匪老不堪任事公瑾不死併此天塹長流布政終
終不能并兼天下亦足自帝一方至于愛人冊命
慚悲聘說辭以見江東之有人豈非論世之士所
卑鄙而不足道者乎

張參匪曰孫權與操爲衡反見屈于丕公瑾之
有繇然矣三人雖極慚慚何救于敗祇足以見

意量之淺薄

方與士曰公瑾中道棄捐未能殯所欲爲至此
爲補出不獨爲喻生色亦見作傳者借吳續
之苦心

侯筠庵曰借公瑾之思以振屬羣非徒追既死
託空言以見江東之不可復爲

青萊續史西晉紀卷之四

諸葛尚張靜范聚傳 武帝朝附司馬里

鄧艾入漢中守將諸葛尚以父子深荷國恩聚馬昌陣歟吳公丞相張鄧不忍苟活負名賢知顧亦歟晉主廢曹芳太宰中郎范聚聚所乘車三十六年死夫三國創平成仇稟好一時武猛志切弁彙尚肯以歟土宇裂尺寸則交連納地之事如其斷不為後世子若孫所預計矣而後世子若孫竟致有效豐納地之事此其感憤在稍有不忌於祖宗之意無能自已况尚况弟兄聚受國重恩素以忠節自期又行同面聞然與世苟活乎晉廢魏主為陳留王出金墉城太傅司馬孚拜辭涕泣曰臣死之後國大難之純臣也嗟嗟孚以晉室懿親能若是是更難於之有尚吳之有梯魏之有聚者矣可不重哉方與士曰三人之歟直從初平說入故雖至公國令人猶見有強武不屈風岳天濤曰亡國之餘各有氣節是祖父之遺習安得不推原其始

王褒傳 唐李著王周王里

東關敗文帝殺司馬王儀其子哀痛父歟於非命居教授三徵七辟不就哀與善全君父之倫哉昔帝殺儀武帝起而亟錄其子使哀以此慨然應命是孝父之歟以得官不孝儀歟非命哀既斷志榮祿偶道之際或故為曲說詭辭以貽禍人國不忠不忠國無於於父之歟不孝實有重乎君之羞而哀獨妻辛廬墓時志不回故之忠孝之倫不已有兼盡之猶乎帝欲徵為李密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老上表固辭太保王祥性至孝及卒門無雜帛之賀其異母弟覽以母欲害祥飲食與俱祥始得免讀史者謂西晉開國始之有哀繼之有密有祥有覽三年之喪武帝即欲不行不得况更情於所天敢不專志求復乎侯筠庵曰哀孝子推原其事名為忠臣密孝孫祥孝子覽悌弟極其所感至武帝欲行三年之孝亦歸之成作傳者將勵人孝行其志何如岳天濤曰忠君孝親本出一致哀則有所歸無求兼之心錄其所致無乎不兼所以云

傳玄傳

朱里

清泉侯傳玄始爲諫官。奏劾或值日暮。必諫。固不
坐以待旦。嘗攷諫官之職。自漢靈殺諫議大夫劉
後。至晉八十餘年。史不一書。武帝立用玄爲之。玄
不避貴游。風生臺閣。讀史者謂晉有諫官。則朝廷
諫官有玄。則諫職重。晉有玄以爲之。諫官舉八十
年。沮扼之氣一旦矯立。使人知朝廷尊而諫職之貴
廢亦與治亂相終始。其尊且重。更不止在晉武一
間矣。

方輿士曰。作一傳玄傳。說至諫職。固長治
可與玉書并詒。並垂不朽。

侯筠庵曰。傳玄不魏諫職。止傳玄事。至八十餘
沮扼之氣一旦矯立。不止玄事。讀之者若徒以
能諫美玄。淺矣。

羊祜傳

朱里

羊祜鎮襄陽。輕裘緩帶。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
與吳陸抗對境而守。往來餽遺。曾無疑忌。祜於古
將相中。稱得道自全者矣。凡人之所稱爲能得道者。
爲其貴德不費力也。祜之於抗。德均力敵。德均則
有德者勝。力敵則不事力者強。祜獨審此。立於不敗
之地。後能通好。息兵邊警。永絕也。不然。陸大司馬抗
以世授。將畧都督西隅。兼之長江之險。得勢在吳。祜
卽善守。襄陽胡能久據乎。且祜始至。軍無百日糧。
盡田八百餘頃。及卒。有十年積。益非無厭。實
以空文爲撫循者。

張夢匪曰。稱祜爲得道。亦見抗之可以道義爲
還者。

方輿士曰。凡詭遇掩襲。皆稱不道之事。故此獨
一道字有理。

杜預傳

朱里

鎮南將軍杜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用兵制勝諸
莫及克江陵吳人望風上印綬預仗節稱詔嚴備
撫之戰勝之際威福不加猶有羊叔子緩懷遠人
意乎不然晉欲伐吳有羊爲之開誠無杜爲之隱美
江南數千里未必一鼓仰下仰下矣又烏能兵不
刃恢恢乎惟我勢之所加而無所沮滯

侯筠庵曰杜預降吳不忘羊叔子之推誠是直
預之所爲爲人所最難得處非特借羊以明

振天濤曰伐吳匪預并羊之推誠亦虛美以

預之爲功比羊更稱不薄

王濬傳問吳晉陸凱陸凱抗表朱里

里

晉益州刺史王濬大治戰艦陰謀伐吳吳建平太
吾彥乃爲鐵鎖橫斷江路濬以大筏火炬灌油燒
順風舉帆直抵建業夫鐵鎖橫江彥之爲計奇矣
濬因風縱火勢如破竹何便利之甚哉古今舉事
每有謀於人不諒於天挾必勝之威不崇朝而大
如曹操之於赤壁苻堅之於青洲韓世忠之於黃天
蕩所以深人太息者非止一彥况彥處吳末衰
值傾變欲以人謀之奇當天道之不祐此尤難其
勢矣獨惜彥敗吳纔有左丞相陸凱將心於吳
大將軍陸抗臨餐忘食主殿中事樓玄中書令賀
侍中韋昭切直敢言不共抱恥國之耻乎
方與士曰說吾彥天敗并陸凱諸人一齊載以
入大有莫採之憂悲夫
侯筠庵曰天能敗吳不能沒彥彥得不沒雖敗
傷

吳公左司馬諸葛親逃匿不出。晉帝遍面見之。泣曰。臣不能漆身皮面。復見聖顏。誠爲慚恨。詔拜侍中。辭歸鄉里。終身不向朝廷坐。若是親之所謂爲慚恨。爲見帝哉。非矣。初。晉伐吳。設會同。張丞相惇率師至牛渚。師敗。使使迎惇。欲與俱去。惇不肯。以身殉社稷。死。親不能死。至國亡。逃匿。然見帝。同想昔時。不勝有蒙面苟活之大辱。故曰。惇牛渚之敗。使其身。登與張丞相惇同日而來。何致更見有一國君臣相率與親俯首出降之事。故曰。恨也。嗚呼。吳公若親。誠不曰乎。反君事仇者之所爲矣。

侯筠庵曰。將慚恨二字。寫出無限隱情。卽親自岳天清曰。明後柳義歷歷有情。如瞻天寶父老。

開元遺事。令人不覺慘然欲淚。

尚書張華博物洽聞。名重千古。與賈模張頤同心。取彌縫遺缺。韋忠謂其附身賊后。滅華與禮。抑何刺之極至。與官讀古今史。書於女后。借處於外。所謂爲能安國家。定禍亂者。在漢莫如周勃。在唐莫如仁傑。然勃之在漢。未嘗不事呂后。仁傑之在唐。未嘗不爲之稱恨。反爲之加尤。其何以大服古人之心。徒與則天爲讐惡。張茂先廢賈之疏。忠微見於史。天欲殺晉。故使之卒。遭趙王倫無罪之誅。議者以不爲之稱恨。反爲之加尤。其何以大服古人之心。傳。性剛。爲司隸校尉。京師肅然。與商書左洪善。洪亦清厲骨鯁。人皆重之。若掩蔽大節。徒所從事。則二人亦難免有滅華與禮之議矣。張參匪曰。論古泥跡。從來至恨。所以忠節畧有純之。臣斷不肯躬冒不白之名。以爲國家。得此可以深人醒悟。

方輿士曰。使朝廷無華。賈后旣放武帝。豈不。晉宗社。韋忠迂腐。安足與知之。

劉寔裴頠江統傳

附郭欽劉寔裴頠楊珉劉寔
王彭齊王攸魯褒郭瑒山

朱里

散騎常侍劉寔以時俗喜進趨少廉退作崇讓論
書令裴頠以朝士競事浮誕施廢職業作崇有論
子洗馬江統以戎狄亂華宜蚤絕其源作徒戎論
凡人臣遭時重道生建勳庸此固極幸之事爲古今
之所至難多得者不幸勢處傾變如寔如頠如統之
各者爲論說以求拯拯是又一時臣子夙夜如焚不
忍漠視於君父之至義使當日士大夫鑒其流失
自損裁則王夷甫必不致敗傷化禍人家國此
劉寔亦何敢以行酒執蓋之事辱及我天子哉漢
以來羌胡多處之內郡侍御史郭欽上疏請及平
之威徙之邊境武帝嘗問司隸校尉劉寔爲朕可
漢之何主曰桓靈帝曰何至是教曰桓靈賣官錢
官廩陛下賣官錢入私門殆不如也惠帝初爲太
尚書令衛瓘知其昏愚陽醉跪晉王床前曰此座
惜議立楊妃后其后父琰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
未有能全其家者乞藏此疏於廟以冀免異日之

楊駿拜大都督少府卿欽數以直言相犯人爲

欽曰我諫不過得疏得疏政可免禍駿辟王彭

馬彭逃不受曰楊太尉專權自恣踰海以避

免兇就之以何如劉淵爲左部帥齊王攸曰陛下

謂臣恐并州不得久矣不意惠帝欲遣權歸臣下

託有如互市太常博士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

侯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銅駝口令見汝在

中謀國者始之劉寔裴頠江統之論既之復叙

郭欽劉寔衛瓘楊珉劉欽王彭齊王攸魯褒

所官以視前史郭尚書山濤典選十年

爲題目而奏之時人稱爲山公啟事不大有事

易之嘆乎

侯筠庵曰晉尚清談竟致亡國使言盡如此又

致有亡國之憂

岳天濟曰夷甫劉聰爲西晉致亡之首禍

之人以申明拯拯之實力可謂言之極正末

借山濤一事大誌威嘆言論之下不覺通體

緊

周處傳

朱里

周處膂力過人不修細行問老人言射虎殺蛟受
二陸朝廷屢辟爲御史中丞齊萬年反處以將軍
戰矢盡援絕歿於涇陽初終之際爲人何不同若是
是蓋有其故矣昔周子隱處豪俠性成不存勉強始
但跡學力不足過高之思流爲憤激所自然也後衣
機雲遊折節讀書英雄回首卽是賢聖則涇陽之歿
節處難又安患其不能從容盡善乎

張夢匪曰回首卽是賢聖是爲不知好學者下

一針非專言子隱

侯筠庵曰以不脩細行之人肯折節讀書其進

自與庸流大異

孫拯費慈幸意傳

附志孫惠

朱里

穎前軍都督陸機爲宦者孟玖所譖并其弟清河內
史陸雲收殺之又收機司馬孫拯下獄實機罪案孫
被掠至兩踝骨見終不肯供玖等令獄吏詐爲拯弟
夷三族其門人費慈幸意極言拯冤玖亦殺之玖昔
陸機曾爲穎平原內史當中國多亂直節難存不能
同張翰之作爲林風思顧榮之之歸飲廢職庾亮之
林慮山中之迷徒以全濟之思遷延不去以致鶴
一嘆竟與李斯之黃犬蔡門東議來代亦稱爲不能
避害之極至矣唯機不能避害貽害於拯使拯不能
見害勿避幸以所害貽之費慈幸意極言拯冤玖亦
不自知其所害怡然受之勿避則機之履忠獲罪
信得疑不更足諱哉新野王欲說齊王阿壽成都
穎兵權長沙王又復勒穎國阿聞者憂懼穎長史
志獨勸穎委重於阿還兵歸鎮不從後穎見殺官
皆散志獨不去收其疑葬之阿既得志驕縱擅權
常卿孫惠上書勉以功成身退之道不聽阿孫是
見殺正諫不同而終志勿諫亦可爲之無避於害

矣

方與士曰。說到轉轉貽害處。令人讀之。不見爲害。止見爲樂。不見其勉強。止見其後來。此是人情中絕妙文字。

侯筠庵曰。凡人揀亂。不先置此身於患難之外。致貽害於人。是益之亂耳。後之東漢諸人。不大足

爲小。而機不能避害。致貽害如此之毒。雖極等

甘之機。將何以爲情。

惠帝敗師蕩陰。類中三矢。百官侍衛皆散。獨侍中

紹朝服登輦。以身衛之。被殺。賢自二王不恭。謀借子。其一時侍衛之臣。名雖奉以征討。實無敵愾同

滅此後食之屬志。故王師一蹙。卽致奔潰。散其

其有恥辱也。紹始痛父得罪。屏跡私門。武帝違衆

舉以前侍中徵赴行在此。政士君子。孺孝作忠。磨

奮興之日。蕩陰之敗。義不更活。敢因倉猝。遑遑

立朝。大政乎。河朔王朔。張步王又使雍州刺史

以必成。道險之謀。甘之若飴。見殺。燕登守涪城。成

攻之三年。食盡。援絕。士民餓死無一人。叛離城。恒

執不屈。劉曜寇北地。至涇陽。獲將軍曹充。衆

之酒曰。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充曰。身爲晉將。國

喪敗。不敢求生。若蒙公恩。逃死爲幸。曜曰。義士地

之劍。皆自殺。長安陷。帝乘羊車肉袒出降。御史中

書。以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率事賊。賊

劉死。使蕩陰之戰。甘得如沈如登。如充如緯。如朗

臣以相侍衛何患賊之不足滅獨今相侍中一人血染帝衣之事乎

方與士曰相侍中忠君之志與孝親之心並同

身衛帝何異屏跡私門邪

侯筠庵曰得此推論則知相侍中血更比鳳祭

揖顏常山舌段可農多一孝字

岳天壽曰惠帝敗師得紹畧爲吐氣西晉將亡

劉沈諸人畧爲生色

張軌劉弘劉琨王導傳

晉帝勅附明滿劉琨

朱

里史

晉室兵爭天下大亂。獨涼州刺史張軌保據河西。州都督劉弘威行南服。鎮并州劉琨撫循晉陽。爲面重鎮。東司馬王導收攬賢俊。中原士民避亂者歸之。晉親劉聰入仕發爲禍機。致中原淪沒。列於族者二百餘年。謂之人莫不汗然取之。不知晉史之稱汗然可恥者在列於殊族。使殊族不敢遠至。以竊有正統未必非軌非弘非琨非導之力。然則州無軌則河西必屬之。早對則州無弘則秦蜀必起而據之。南服劉琨不鎮并州則北面終爲胡。有王導不爲鎮東司馬則中原避亂之士亦且相文面屈首以共事於寇庭。史冊所紀匪戎劉琨。向知有晉爲之稟正朔。琨琬珠故兖州刺史荀勗。徐嚴峻屢破強寇。其弟犯法必仗節斬之以肅軍。劉弘死荊州危殆日滋。詔起其子璠爲襄陽內史。淮之潤肅然歸心。樂陵太守鄧續其壯爲石勒。

晉張華謀復晉室。以書遺續。續在東。續不取。故作晉叛臣。即行亦晉。不沒之。良臣矣。

張夢匪曰。稽之古來。君亡國破。不惟言說之。

西晉稱爲開創。繼之者止有北宋。然北宋之

雖有宗澤。張叔夜。神師。道厲志。勤王。保孫等。

絕不見有。晉能有之。安得不舉天下之大統。

重爲諸人寄揚厲。

侯筠庵曰。西晉亡矣。何暇問有正統。此却復張

論人顯然退出立義。甚是堅正。

齊萊嶺史東晉紀卷之五

祖逖傳 元帝朝附張蔚

朱里

范陽祖逖少負奇志爲瑯琊王軍諮祭酒渡江
警清中原後移雍丘銳志恢復朝廷不察遣戴淵
制之逖知大功難就憂憤成疾逖死後趙石勒
必脩邊境好賊臣王敦始敢舉兵反於武昌蕪湖
矣不然江東雖小建業之始有逖足恃屬河南之
以收河北幽冀一往無堅城借計賊之名爲備賊
敢縱蓄異謀不敢輕據石頭以遙制天子中
噉指日封賞何致偏安不圖令人恒有不能
取之嘆乎初劉曜寇長安西海太守張肅聞其寇
請爲先鋒以入援其侄張寔以老勿許長安陷
憤死肅死於前逖於後宜其終取不明而備
作矣悲夫

侯筠庵曰東晉首篇卽載憂憤以死之祖逖

以死之張肅勢之不能復有其西於斯大

岳天濤曰使逖不歿晉亦未必卽有中原但不

使人親望如此

燕王承虔傳 附甘卓樂道臨桓失

里

王敦反湘州刺史譙王承與梁州刺史甘卓共赴
之師敗衆欲其走承曰吾志在死忠義豈可偷生
奔潰之將事之不濟令百姓知有吾心耳被執死
虔懼子弟對之號泣曰人生會當有死今聞門
忠義夫復何恨嗚呼二人之死將爲不能保全所
與湘州民物凋敝承以親王出守稱撫字領心何
嘗有言曰未及三載欲令卽戎卽灰身莫揀今以
辭遇難與城共歿可謂不失其志矣而承必曰忠
義也惟亦曰忠也義也後死之何故夫以其
非敵之敢於遠隔之也歸我二三宗黨各爲仇讐
夫一時守土之人曾不知死節爲何事而後坐
敵直取而有之耳承懼之慮實在乎此安忍徒然
死而不以二者爲競競乎敦將反遣參軍樂道
審約卓道融忿其叛悍勸卓討之承被執檻送
昌主簿桓雄書佐韓階從事武延毀服爲僮皆
不離左右雄以姿貌不凡與承共歿階是護承
都奔之後去忠義所成各多殊志豈令承懼

有至死不變之心矣

張夢匪曰。凡烈節之臣。胸中止有忠義二字。

臨死之日。其言亦必諄諄在此。是之爲真忠。

與不得已而託名爲忠義者不同。

岳天濤曰。提出忠義二字。作骨聲稱。豈不

諱叛之人。與城邑不死之輩。見之心膽爲裂。

周顒王彬傳

附周訪王允之郭秉

朱里

王敦犯順。向香左僕射周顒。親帥六軍以討之。臨
被收。大罵。收人以戟傷其口。流血至踵。容止自若。
帝遣侍中王彬勞敦。彬至。先往哭顒。後見敦。數其
忠罪。辭氣憤激。聲淚俱下。敦大怒。欲殺之。王導在側。
強使起。謝彬。陽稱足疾。竟不肯拜。止。諸史者謂敦
反成於導。反成卽死。實顒彬有以速之矣。何也。初
潛蓄異謀。特長揚州刺史周訪威名。終訪之世未發。
爲逆。訪死。與錢鳳密謀將發。又爲愛侄王允之。得
竊悉以其謀告父行府。府之敵是時王導在朝。
爲司空。且其從弟中領軍遠。左衛將軍興。皆總兵。
乘逆未作。則宜併計。合謀共起。誅之。夫何忍不即
反。聽其驕蹇。入朝。殘殺忠義。所以致之。匪導而推
棟石。頭刁協。劉隗。戴淵等相繼大敗。敦之意方銷。
江東之人無足當其胸臆。詎知勳王奮義於國。忠
臣於家。尚有孝子。則顒之大罵與彬之號泣。凡
溫却前賊之鋒。爲益厲。以故反之未久。卽臥病。姑
竟成。不可復活之勢。豈非忍恥含垢。知道謀難終。

覺魏悔以歿乎敦將舉兵使記室郭璞鑒之璞力言其無成且有不利之禍敦怒斬之璞雖死其說謀之作已先破於此矣

張參謂王敦知導辭不能殺已故敢謀反顯彬斷不能有如此之作爲故反志益決詎知導可預料顯彬不可懸測一反一合自然捷如感不候參應已大成於導人猶易知至云死實顯彬遇之此獨解捲卷靜念令人不覺嘆爲果然

溫嶠傳 明帝朝附庾亮字幹

宋 里

始安公溫嶠初爲王敦左司馬謬爲勸敦時進啓至建康盡以其事告帝與中書令庾亮畫策討之嶠峻還帝於石頭嶠獨登舟灑泣邀陶侃同赴國難美旗題指一語至今猶有生氣跡其所爲直與范大夫之仙已行成韓蕢王之酬江醉酒大稱不同矣昔范大夫蘇佐其主勾踐入吳名爲羈虜所恃尚有牢足賄故無殺身害嶠於建康之告聞敦嘗欲生致之以獲其舌動或不滅其害烏能倖免乎後苗劉之變韓蕢王世忠兵發平江與張浚諸人擅授未與剪除之計固可指日爲期嶠至西軍食盡不以太相激使毛贊李陽群然咸勸侃分餉以抹則吳之言卽有智謀恐亦難以云避矣漢寇桀陽太守矩以未爲儒詭降乘夜復集其衆大破之使長史周卽有嶠逆寇之警不足報武昌歷陽者反更害何待身踰石頭令人始見有漢街懸首之事哉張參匪曰可以謬爲勸敦則亦可以灑泣登舟若不同于情則一總之非大有忠節人不

方與士曰。形容以將生致拔舌之人。值西軍食之際。使人讀之不覺毛骨寒慄。噤莫難爲自足哉。

侯筠庵曰。以噤一人兼茫韓兩事。其難更稱道之。可謂善于論噤矣。

鄧鏐傳 成帝制開王銜補要 朱里

鄧鏐鎮合肥。王敦忌之。表爲尚書令。還臺與帝密謀討敦。蘇峻還。帝石頭。峻後涕泣誓衆。與會稽內史王舒入赴國難。大功所繫。不僅與陶長沙。溫始平。二公此跡矣。敦背江東再建。內難迭興。前有王敦。後有蘇峻。武昌歷陽。近逼京邑。所恃以爲殄除患禍。聲勢相振者。止有荊州。江州。廣陵。數鎮而已。使二克繼作。長沙厲卒。荆襄溫始平。舉兵江夏。廣陵鄧鏐。徒以城孤。糧少。首鼠兩端。此時大義。摧折。舉二公垂成之功。合肥大敗。何能同事均賞。以得有兩目之快。鏐兵犯關。侍中褚裒抱帝登太乙前殿。厲聲呵之。一人敢至殿上。峻平令尹升陽。裒乃收集散亡。復募京邑。語安集。功當又不在陶長沙三人下矣。侯筠庵曰。功成至敗。古今共爲憤嘆。故成功不難。所以令其成功爲難。鏐可謂能爲於所難者矣。岳天濤曰。三人同功一體。於鏐獨想出一敗字。以見成功之難。立論奇甚。

卞壺傳

卞壺傳 卞壺命 卞壺下於下野 里

卞忠貞壺食素陳潔裁斷切宜不肯苟同時奸與
峻遇於清溪樹力疾苦戰同處江太守陶瞻俱死
子瞻野隨之亦赴敵死其母枕屍哭曰父爲忠臣子
爲孝子夫復何恨且凡人處身天地之間不甘以平
流自服暗不欲求爲忠臣求爲孝子至忠孝所值便
退縮不爲此獨有人焉毅然爲之可爲事之大難矣
更有人焉父死於前子歿於後尤稱情之極惟卞氏
父子當大難之衝履極慘之境其母又能亮情達志
噴美不窮是不獨個人之所不能及即有意爲忠
有意爲孝子者亦豈能同年而語之乎 峻自始至
賜內史桓翼起兵赴難使將軍俞縱守蘭石將敗
右欲其退軍縱曰我之不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我
力戰死彘被執亦死遷帝石頭右將軍劉超與侍
鍾雅謀奉之以赴西軍事洩被收帝抱持泣曰遇
侍中右衛任讓奪而殺之燕文洛陽將軍沈勁以
充死於亂逆志欲立功雪恥城陷被執神色自若
戰死此即不同於卞氏父子所爲而於忠孝

可爲之有求而能遂者矣

張夢曰於大難極慘中寫出一種至樂光景此

真是卞忠貞父子死難合傳他人片字假借不
得本又舉桓彝諸人附之忠貞之樂更稱不孤

沈大匡曰兩舉人情以立斷忠貞父子心事如光

風霽月令人遊其下者多留連之情無厭倦之

色

卞六鈴曰死至卞氏父子極奇作卞氏父子傳如

青萊極快極奇之事極快之文古今能見有幾

青萊自記曰卞氏父子之死其母平日必有以

之恐其身之陷於不忠不孝爲隱恨故死之日

始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復何恨也不然

氏父子既稱忠孝壺爲國戰死忠矣二子瞻

獨不宜爲壺孝母全孝必以相隨共歿爲孝

身死名全家訓不辱夫非一日之故矣

陶侃傳

朱

里

長沙公陶侃在軍四十年明殺善斷人不能欺自
賊之終自盡數千里間道不拾遺遭極亂之世如
太上之風侃何惜而得此與南陵數千里自同安
安賊臣犯義民之催於鋒鏑非一日矣惟民之
鋒鏑非一日此時得侃以明殺善斷之才爲之
奸貪使無遁迫爲亂之事嚴立師帥俾有教學相
之方且又深以廣將使民漸忘其勞苦所遭南
嶺將奴宜又能爲軍訓練都集散以嚴鋒鏑
民向何所屬樂不令太上之風爲未俗

侯鈞庵曰亂中求治止恃有過人之才侃明
能善斷其才如此亂無不理自然治效耳
夫岳天濤曰道不拾遺爲未俗難見之事不料
爲未俗發明史書幾爲疑案

張駿張淳高詡裴疑馬岌朱序姚弋仲傳

朱里

張駿守河右民富兵強遠近稱爲賢君道治中從
張淳假道于成以通表建康成主欲害之竟不可得
止慕容廆受封處士高詡勸其通使江東以明有事
被宇文氏使長史裴疑至建康賊帝將留疑疑以
大義自持乃止到驪攻張茂參軍馬岌勸茂親自出
戰以報朝廷數年大恥秦簡涼州刺史朱序被執
堅嘉其有守拜尚書令後堅攻壽陽建寧說謝琰以
以死秦法至戰秦兵少却序從後大
秦兵敗矣衆遂大潰堅致卑騎以走序復歸晉南
赤亭羌姚弋仲病且歿謂其子襄曰中原無主表
當即歸晉無爲不義以自取覆亡此皆晉之忠臣
不得以僻處之人目之矣晉自長安失守建業江
寧凡河右之張駿張淳慕容廆之高詡裴疑張茂
馬岌苻堅之朱序赤亭羌之姚弋仲即燕買堅而
民既無主強則託命非吾敢叛晉之自棄中華
說而駿而淳而詡而疑而岌而序而弋仲不獨得

不生者辭秉節之際反能各屬厥志以歸命江東
晉雖偏處江東自江東以外凡屬割據州土無人
知有晉較之晉濟中原之士身任晉祚之大而後
命出師以遠建招徠之績者不更稱爲難事矣哉
張參匪曰東晉自棄中華使張駿諸人因其所
承爲屏隔則江左之地豈復尚爲晉有故事
者所以存晉也存晉者縱僭處之人無不可
忠臣許之也

侯筠意母湛右衛將軍此竟似不使指臣庸主

不勝其悲願廣其懷友情命歸誠之士不

人豈終爲僭處者所用哉

魯小韓曰如以張駿諸人爲之不忠於晉則張
犯順之主敦慈愛更用何辭以加之矣

主彪之傳

武帝朝開車胤范滂徐未

聖

簡帝崩大司馬桓溫方謀篡位不爾亦當效莽
尚書僕射王彪之乘其未至立太子封還居攝平
溫之逆謀遂沮讀史者謂江東衰弱無漢末一統
溫復爲入剛復少新都下士風以溫改晉更易於
之改漢以彪之抗溫尤難於紅陽平阿之抗莽夫
知彪之卽於因事立法間力扶其詭謀使溫不
志至病且死望加九錫不得此非識暑早定又
之以應變之才安能使之好不及謀恨不足特
之機使溫王還于焉機密縱王國寶附之欽此
禮讓軍車胤稱疾不署名中書侍郎范甯徐選指
奸黨疾之尤甚張后弑帝於清暑殿國寶夜叩
將入爲遣部侍中王爽拒之得止太元之末使
無寧無選無爽以同姓謀篡大位尤易於溫之
姓謀篡之矣

方與上曰不若新莽比溫則彪之之難不見
簡帝車胤諸人以畢其說則晉之爲亂亦不見

侯筠庵曰談笑除奸使之一善莫展即在開國時
稍難况衰末乎

岳天濟曰東晉偏安極稱衰弱獨止除叛篡先後
有人亦見朝事之不素矣

謝安王坦之傳

開郡去歲翼倫充朱

里

謝太保安少負重名隱居會稽山中前後徵辟不
年四十餘始爲桓溫左司馬見溫陰有不臣之志
侍中王坦之盡心輔衛卒安晉室坦之亦以國家
憂至死言不及私大晉處偏安兼之末造主幼時
內蓄謀篡之臣外長強禦之寇再加以宰輔衝決
持貳心則桓溫北伐之師不久而將起指帝閣謝
應詔禦敵亦不能於旬月間以五千人破苻堅八
餘萬衆使之牟駟而走此時之勢求其但危不失
不可得况云安乎唯此時之勢求其但危不失
可得卒致於安所賴安與坦之之功爲不細而於
督庾翼悉心爲治數年之間公私充實更能以溫
取蜀爲己任揚州刺史何充臨朝正色所用人皆
功效不私所親叅錄尚書事庾冰經綸時務不
夜禮賢下士朝野翕然稱爲賢相之力尤不可
不多矣

張夢匪曰晉至之安賴如此多人總之皆安
力使安自倚位高望重坦之已就不合况復

諸人

方與士曰危亂之勢已在斯夕得安一人立朝
坦之等各效其職後危亂不生宜乎有江表傳
人之譽矣

侯筠庵曰王安石未嘗不負重名用之辛亂未定
安能如此益見人品之不倫

桓冲傳

晉辛謐謝安傳盛王述戴朱

里

桓溫死桓冲以弟代領其衆盡忠帝室與辛相
同稱江表偉人東晉安危皆於二桓決之矣雖然
自論之昔王大司徒導在元帝朝惡款爲亂乘疾
喪武昌從逆一旦俯首以聽當世之上莫不難之
之桓大司馬冲在武帝朝幸溫之帥師反正使
導部生無從效其篡弑之志大義不必滅宗社
安已如磐石較之王大司徒更無石頭之變其所
難又豈武昌之事所易得而比擬之手歟
有孫在顯生同備禮儀爲太常不食死桓
師枋頭秘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其事子孫相
號泣求改之不許王導位居師傅百官皆爲降禮
孫勲顏含曰王公雖貴禮無偏敬遂致仕二十餘
卒導每一發言諸臣莫不贊美門下祿王述獨正
曰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導起改容謝之處士
遂隱居會稽累詔徵之不起帝使郡縣敦逼再四
遂逃之於吳以自絕其立名建節使先聲或不屈
于家國安危皆不漠然而視之者矣

張參匪曰不舉王導不足見桓冲之難不舉王

領舍不足見導積重不返之勢不舉辛謐孫

戴逵不足見變亂之世猶有立名建節不爲

勢所誘奪之人皆非無心之辭矣

方士曰使當日溫死冲代不能帥師反正如

死又有若敦者起而繼之卽有謝安在朝位

望重矣足爲之林理所以云比導更難

周處傳

所丁穆吉把江都尉王

里

將堅峻成都梓潼太守周峻固守涪城其母爲秦

所獲不得已許堅母永遂反期復晉室後之人卽

謂母死遂反期復晉室爲城難事不知境之所難不

在是已凡人素無自全之術輕以其身託之人國者

奴隸之行也道不足以服人好欲與人發大難之

者任恃者之所爲也境之所難衡難在已降厲色

堅堅不敢加以無禮已反衆欲殺境境卒能自免于

刑戮此蓋歸境素多自全之術又有服人之道所以

爲能寬然處之會無所患若此也如云母死遂反

復晉室使母不死則境豈竟爲將堅也者所獲用

秦拔順陽太守丁穆守志不屈拔魏興太守吉世

口不食死與境同稱晉室忠臣境更能從容盡忠

之穆提爲益遠厥後東晉將公南郡相江續行年

十願獲死所與從弟鄧恢別駕王凱之不從厥仲

晉陽之謀益州刺史毛璩聞桓玄反不受僞命

討之玄克荆襄放參軍羅企生問所欲言企生但

一第以養母江州都督何無忌舉兵討徐道覆

賊衆雲集無忌操節以死之數人也者跡其行事
不及姚較之穆挹又寧有愧乎

張夢匪曰素多自全之術又有服人之道一語

爲周城高置品地亦以爲後人身處亂國而

求爲忠臣求爲孝子者法不則穆提諸人且不

可及况姚

方與士曰一降一反皆視穆故姚唯能爲孝子故

能爲忠臣

侯筠庵曰使母不戚周城畢竟又有一書作

穆居此知斷不爲

魯小韓曰爲母故降母死遂反在晉爲周城在

爲謝枋得

劉穆之殷景仁傳 安帝朝伯韓策 朱里

劉裕拜太尉以劉穆之爲左僕射入居東府穆之內

總朝政外供軍旅日覽辭訟手答牋書事皆瞻舉以

殷景仁爲秘書郎景仁學不爲文敏有思致涉遠

聽之國典朝儀舊章記注皆其所撰議者知其有

世之志此以知後之作宋史者稱爲高祖王業

非無所取矣大凡人君創業於所論畧或在周秦

上其時去古未遠有功名不能有道德不遇曰

則雖多智謀之士無足深錄或在周秦以下其時

不聊生無道德止有功名亦稱曰王王則縱屬

之士能匡勵其君以崛起其臣亦爲史書所不

今重觀穆之景仁之匡勵若此豈不足爲劉裕之功

臣而所孫恃以爲開創王業之本務乎裕念廣

不下城陷將坑之以中書侍郎韓範力諫止桓

施江陵士民皆暗與通書許爲內應謀敗荊州

劉道規悉焚不暇衆乃大安此尤爲論畧與王

所不能廢棄矣

侯筠庵曰東晉處勢已甚不寧忽然因作

仁傳想出興王二字以寓振起其于願治之
何如哉

岳天濤曰二人未必就是興王之佐然在晉末也
足見其舉句之不凡許曰興王亦是加志策勉
之語何不可

韓延之沐謙徐廣傳

卷 里

劉裕舉兵擊司馬休之密以書招其錄事韓延之延
之復書曰假令天長喪亂當與滅洪同遊地下不從
司馬楚之據長社裕使刺客沐謙往刺之謙見楚之
相待甚厚乃出匕首致告遂委身以事焉之防衛裕
將謀篡傳亮具草詔使帝書之以遜位瑯琊百官皆
賀獨秘書郎徐廣哀號痛哭辭解止之廣曰君為衆
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懼之事固自不同三人不
但志節可嘉皆有憂虞無已之深恩矣昔希謀將篡
晉驟除剪戮之威歷有年歲一旦至關矯率時尚
而止之獨其謀之已成而所不敢遽發者以外則思
有休之楚之為同姓老成內則苦無職事之人直
其遜位之意於主上使其休之楚之相繼以謀見
傳亮謝騰又敢即為受禪之辭天下大勢竟屬于裕
在延之諫廣既不能厲志前驅以操戈相向反為之
左右受事不知悲恥其壽何以自忍乎

張參匪曰三人行事不過直致其忠愛之情作傳
者為之想出無窮善處即三人自問斷有引巧

言之詩而大笑矣

方典士曰東晉已亡三人各有不忍視之志

凡士人立節不事身處亂國存其志

斷至殺身

侯筠庵曰國亡行志其志未易自明又不得後人

爲之開發古來不知埋沒了多少忠臣義士自

漢北傳算非三人之大幸

附秦王猛鄧羗王亮傳

朱里

北海王猛個億多志隱居華陰聞桓溫入朝故

詣之欲其西渡霸水繫三秦豪傑之望不從更事

堅勸農桑興教化秦國大治卒獨還表請勿以晉

國何哉此蓋藉猛少年刻厲多尊主濟時之畧朝廷

不用不復已用之故國名則成矣志終不遂故死之

日爲能勸勅不忘帝室如此也使溫始奇之終能

其所學猛稱晉代人傑肯爲苻堅也者所復用乎

御史中丞鄧羗與猛同志疾惡糾舉無所顧避敗

之間羗稍屏跡道不拾遺然秦博陵城守令

曹張騎踰城聚衆以應之守將王亮臨城痛責堅

不降城陷見殺嗟嗟以如此之人俱爲秦有益足

徵晉祚之爲不長矣

侯筠庵曰猛治秦不欲使秦人圖晉是治秦以

晉非治秦以亡晉也獨恨桓溫不察沮其事

濟時之志不然以猛用晉何功不成秦安得

有趙土哉

沈大臣曰猛至死猶遺表戒有圖晉之舉可

初用猛其治效遠過于晉而晉得晏然無事皆猛之爲功矣

魯小韓曰王猛事秦則爲秦人讀此知秦人不名猛鄧羌王亮亦然

閉燕慕容恪梁瑋賈堅劉劭傳 朱 駐

燕王慕容儁卒太原王恪受遺詔輔政凡國事必司徒評悉心謀之燕秦結好遣中大夫梁瑋如秦王敗于萬年將遽見之不肯乃設爲行宮使百僚位然後延入晉將荀美擊燕泰山太守賈堅以力被執欲降之不屈美怒置之雨中數日死江南士大競以酣縱相尚燕長史劉翔至晉晉因晏集爲充等極言諷之勸其從事已獨因而澄清北方除晉以堅雪恥之志燕之數臣皆非衰末之臣可見其所以爲國者未不計以衰末之臣自託則必有外詢多士之風于使命則必有內重之義于敗亡于燕好則必有深懷不能保全所取與夫使人皆有以服其爲老成憂國之謀于雖衰末而人之見之常若有拔濯奮興磨礪以志若足者舍恪瑋諸人又曷足以當之乎

方輿士曰節解所事皆有古人臣遺致取樹

岳天清曰以末流志盛益見作傳之苦心

魏辛公靖千什門涼孟祥傳 朱

魏辛公靖守洛陽秦兵攻之固守百餘日為秦所

說秦王與不拜欲降之曰吾不為羌賊臣與怒因

已而逃歸魏主嗣位遣諸君于什門使無至和龍

燕不成禮不入燕王使人奉迎至殿上張之使拜

不屈囚之至永冠賊賊蟻流盜凡二十一年始

涼孟祥守顯美為南涼王所執責其不降祥曰吾

呂氏大恩望族歸附恐得罪執事南涼王欲用為

同書不從曰若蒙明公之惠使得就戮

此守志不辱之人宜乎足以發人眾教雖有厚

近畏之矣何也昔公靖守洛陽至百餘日不下而

孤之為羌賊其責秦人之忿恨為何如什門以

賊腹至幸遇令拜之不得且在燕又二十餘年

燕人之悔意為何如祥為南涼所執欲拜之官不

意又意欲求成其責南涼人之怒厲為何如而

祥為之畏也此以知人唯有畏人之心後人

畏之者畏之如無畏人之心人又烏得以愛

畏之其為忠節有不歷久而彌勁乎

才與士曰數人守志不辱止在一時作傳者

之想到敵人之忿恨恚怒屬種種不測之

益見數人之守志為煩難

侯筠庵曰諸人行事不同繼而斷之日無長

窮勢度情深中理解者矣

漢書卷之五

朱里

趙王虎遣漢王壽書欲與連兵入寇壽長史龔壯
曰陛下通胡孰與通晉乃止又欲使壽事晉不從
稱耳龔辭歸以文集自娛終身不復至成都後趙石
勒以張實爲大執法專總朝政實開談接物屏絕
私勸甚重之呼爲右侯而不名讀史者謂漢爲國
後趙之僭處比之秦燕魏涼爲最久二者皆謀國之
士所欲起而急圖之矣以是庾翼爲晉都督獨以
蜀取蜀爲已任燕長史劉翔入晉猶不憚有從
後趙清北方之勳跡而漢而後趙卒得吳然
不見有兵革戰爭之擾與夫覆亡殄滅之憂者其
賴于壯之通好實之執法爲勿細已
張參匪曰作傳者于晉末章特借龔壯張實以
明晉恥僭叛之難忘筆則法史義則春秋
方與士曰壽勒不知有晉久矣乃爲請出本朝
庾翼下國之劉翔以明討之其用志鄭切

青萊續史南北朝末紀卷之六

陶潛傳

高祖朝至順帝止

里

晉處士陶潛少負高致博學不羣宋高祖王業漸隆屢詔徵之不起嗚呼陶潛特晉處士也哉昔潛解綬彭澤當革命操臣節而歿者九年家貧不仕無以養親夫耕妻鋤以餬其子隱忠孝若此始能著爲文章嗚烈節以自樹于國粹既亡之後使宋能亡晉不能亡其晉之忠臣亡其晉之孝子忠孝不亡則所得名在忠孝嗚呼陶潛特晉處士也哉

猶不足動人深悟至漢到使宋能亡晉不能亡其晉之忠臣亡其晉之孝子不覺使人留連歎嘆願慕之而不盡矣

吳君谷曰宋能亡晉不能亡其晉之忠臣亡其晉之孝子則潛忠孝之行已高出有權位者百倍區區祿爵自不足以動之

沈大匡曰有忠君孝親之心方能爲處士之行古來惟潛足稱處士他人當之未免名類其類

關六鈴曰以忠孝歸潛是正處士之名非徒爲表章盛節見晉代之有人也

青萊自記曰陶潛少負高致故能爲處士博學不羣故能爲忠臣能爲孝子忠孝所極故各有古人風雅之遺而無末俗任仕激情與時屬亢之舉

宋主禪位。廢帝爲零陵王。以毒藥一罍遣郗郡。令張偉醢殺之。偉曰。醢君求生不如死。自飲卒。侍中謝廢佐。佐命勳。權位重灼。其兄豫章太守謝朓心竊鄙之。乃以離隔門庭。夫弑君非義。張郎中何不碎巵大罵。謀禪不忠。謝太守何不遠引以避哉。不知其政不必也。宋初謀篡。託名曰禪。一時臣子皆從舊職。故偉雖饒有志節。而位猶爲郎中令。既已委質于事。斯無辱殺。應受任而死。豈以親主之曾爲首。臣此政所必定。如庭評面折。始言大義之無虧矣。廢帝恃權。所憚止有一瞻。瞻如潔身遠去。則勝益無顧忌。唯與之同室而處。屏絕勿親。使人之入其門者。曉然知凡不以之爲第大禍之作。勢難旋踵。則又何待。謀叛江陵已正。國典方有。廢帝不延之嘆乎。

方與士曰。謁是敗觀。則偉聘皆大有作爲人。謀篡者。與勳人爲謀篡之事者。又安有容身之地。侯筠菴曰。徵偉宋主幾不知天地間尚有臣道。惟謝廢幾不知天地間尚有廉耻事。

毛德祖守虎牢。魏人圍之二百日。晝夜得戰。將士生瘡終無叛志。沈文秀守東陽。魏人圍之三年。糧餒絕。士卒隨方捍禦。至甲冑生蟻。風亦無叛志。志叛志足徵士之所難。于德祖文秀乎何難。雖然亦也。凡人爲將。所徇爲負重以飲。枕兵而息。恒不惜。七尺之軀。與故人決命于危鋒利鏃之間。注矢囊之下。一旦骨碎形分。義所自樂。至如相從之人。亦令其骨不避焦寒。不畏髮視。死如君。以與取。此非爲之者。實有以義。斯極感。德祖沈文秀之志士。卽甚愿。未有不澤。然思去矣。以今觀之。虎有毛。東陽有沈。則知士無叛志。難固在士。而其所以使之無叛。難不更在于德祖文秀哉。

張夢匪曰。以士無叛志。跌出爲將之難。爲難之始見。不然是一戰勝。取之將與毛沈。要令岳天濟曰。有毛沈爲將。自有不恐相難之士。處在兩者俱出于不知。

檀道濟傳

附宗卷齊安都

朱里

鎮北將軍檀道濟帥師伐魏戰無不克食盡引還人追之道濟乘夜唱籌量沙以餘米覆其上全軍返敵史者謂諸軍食盡其勢斷有脫巾之患大敵臨于時復無反戈之威凡人處此不為降將即為軍無道論矣夫誰知道濟攻于糧之已盡敵之方更有因糧制敵之策使我軍見糧不見糧之為盡者是者我軍之氣鼓敵人之氣衰使敵人見我糧之存餘不見我糧之有餘之為計若是者敵人之氣衰則聽所說之言皆可應見之施敵高宗不為聽所懷之道無不足以大致其悅會至于心算之與夫寵遇之隆抑又其志之所必從者矣胡足畏敵騎常侍李彪凡六奉使于齊齊主極重之將還送至鄆郢令羣臣賦詩以餞濟州刺史韓麒麟政寬簡從事劉普慶說以立威麒麟曰必若斯新始立威當以相應之普慶慚懼退此亦非水強不知者所能為已

方輿士曰薛聰不遇高宗斷不能有為高宗不

謝弘微傳

朱里

黃門侍郎謝弘微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從叔混特重之混死微為經理家事一錢尺布皆置簿籍田疇墾闢視昔有加後之議者謂經理若微不獨謝僕射為不亡抑足觀天下之負託每終者矣雖然又甚惜之凡人執有器其為施遠算要當大見之天下使天下知天之生人非無故人之所以應天之生為不虛則踴躍一隅窮年屹屹固非豪傑之所以自命矣以今有微之經理若此曾不聞其生逢重道之君特庸簡託保與諸葛武侯之非實謝前將軍之屢屢問沙公之木屑竹頭並列等傳僅僅以無端勸齊見之于家人瑣細間豈非微之所稱為大不幸而亦甚虛上天所以生之之意者乎

方輿士曰弘微雖有才不用猶得與武侯諸人同時較量不用奚憾

岳天濤曰長才絀于短取自古嘆之不特一微也雖小用尚不致于沒沒猶勝孫山以外人一

沈慶之顯足之祿報之傳

謝靈運

朱里

新亭之勝拜沈慶之爲鎮北大將軍慶之素富徙居婁湖以宅輪官自同儕人金紫大夫顯廷之屋蕭然平生不喜見要人其子竣貴顯赫慶之出道達其齒簿必屏跡避之魏法與藏明寶果尚之人權重當時門外成市獨吏部尚書顧凱之風節厲不肯降意者爲定命論以自釋宋自元嘉不祿天同叛福澤富貴等之朝露慶之諸人皆稱一時名德所見事勢如此即散衣蔬食行步踈蹕及肯處盛不遠寒暑以就志業慶之有聞慶之後猶不免況臨川內史謝靈運伐木開山所驚投致民疑之爲賦歎求免禍更不得之教矣探侯筠菴曰三人何不幸處此以至不幸之世尚靈運之所爲大怪岳天濤曰只此濬落數語帶有多少警策人願可輕易讀過也

王僧綽蔡興宗傳

朱里

吏部尚書王僧綽幼有大志練悉朝典年未三十以才能驕人人皆以國器許之宋主和侮羣臣皆稱目惟憚吏部尚書蔡興宗方嚴不敢侵謀漢史謂宋有兩吏部以故時發衰不致格制淹沉嘆後之衰勝國衰弱曾無風規敗散傷禮教之凌運人不云亡那家豈易於瘳乎

方與士曰宋得兩吏部畧有存意然兩吏部之盛祿以見重于朝廷亦必有圖存之術而後不取具不取具王僧綽侯筠菴曰王蔡儼然得大臣體使遇得其功未易名言僅曰存亡亦見所遇之不幸

亮王誕將謀反遣使邀山陽內史梁曠同起兵
斬其使誕遂滅曠家又欲以劉琨之爲參軍琨之
辭誕殺之後兵敗或勸誕參軍質琨出降琨曰向
舉兵此事既不可從今王敗曾荷重恩又義無可
背飲藥死范義爲誕左司馬或亦勸其亟去義曰
不可棄母史不可反君并見殺嗟嗟廣陵之臣何
義士哉大凡人之所得稱爲義士者不必盡如孝
之死父忠臣之死君于名節所在反之于心者
無不存之也而義士以死即孝子之死父忠臣
君無以異是以今觀之琨之親之與義士
無君父之大繫而其所死皆有當于忠臣孝子之
情稱曰義士夫豈有忝哉
方輿士曰作此傳却似廣陵義士所以爲佳
岳天濟曰將諸人之死直比之忠孝是勵人死
之意也爲諸人云乎哉

宋主以故弟爲湘守寺備極壯麗侈功德殿嘗
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佛若有
當慈悲嗟嗟罪高浮屠何功德之有從來云國之
莫大乎好兵好佛較兵爲尤甚何言尤甚好兵者
禍食功不惜百姓之軀命迫其亡人皆知之好佛
無樂禍之忍名復鮮食功之藏頭使子之心積漸而
不知有父臣之心積漸而不知有君至國已亡身已
辱矣猶謂爲事佛之不誣此非高議若愿烏能
以此料之乎宋主出以夜歸執佛中諸莊
以榮信或慮執不奉詔其執直亦不減有虞侍側
矣
張夢匪曰將兵較佛言佛更甚于兵以兵凶
猶可逃佛不器之凶人不得逃之故從來之
僅有好兵國不亡未有好佛不亡其國者
青萊自記曰韓昌黎請燒佛骨意亦爲此使
宗發能讀得南北朝宋史又何致有忠諫不
反加以貶謫之事也

楊州刺史王景文嘗以盛滿爲憂不欲久居仕
以後故遣使賫手勒并素酒賜之景文讀勒神色
變謂客曰奉勅見賜以死作墨啓致謝飲素事
死生之故亦大矣胡王判史處之如此蓋善乎宋
明帝史稱爲保字螟蛉動拉同氣同氣既云動拉
何有丁外戚之死生且道濟諸人盡以功高見戮
文名德日居主上后復檢身以禮則德不勝臣其
斯有義宗族之榮焉故盛滿之憂及貴以此
視夫更何所遺痛而不爲之從容引決乎

張參匪曰景文死法其實足此不然雖不爲

濟之怒冒嘆悼之意安能絕然無之

方與士曰談至景文以得全要領爲幸景文

明將何以爲君哉

中書監袁粲性冲靜以母喪去位桂陽寧兵反攻
康樂聞變披甲上馬願與諸軍同死社稷蕭道成
蓄不臣之志粲遂尚書令劉秉揮血督衆協謀誅
爲諸將所洩道成發兵急攻粲與秉及其子景
害忠義之懷屢折不回袁中書胡獨無身家之慮
至一死後豫哉蓋兵入建康君父之危在斯夕
哭泣哀悼更甚于丁艱道成敢爲不臣則盜國之
賊之肝腹非盡誠呼號令方致討不能莊整固之
重愛總無如此之驅迫甚深矣荆州都督沈攸之
兵江陵討道成師潰衆皆奔散獨其從事戴良
程邕之三人義不相負寘投水死榮被執不屈
之抱榮乞先見袁亦死而後儻亦大不規有
書討賊風哉

方與士曰忠義所激直推至殺身忘家非榮不
爲之非具有榮之心者不能言之

岳天濤曰袁中書事雖不成其心已無遺憾

附北朝魏

崔浩高允傳

朱 里

撫軍大將軍崔浩爲人彪嶽嶠弱不能彎弓持矛
中所懷過于兵甲魏主前後之功皆其所致咸謂
高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過爲
仁恕簡靜雖處富貴情同寒素二人皆非無所學
能之矣昔浩在魏稱精經術練習制度于國家
衰治亂之故因不熟稽遠覽且其長于料裕軍旅
事又爲平時之所最稱謂之曰有所學而能之
人理數不啻如著蔡之算况乎爲國不徒官已
至二十年尚何寵利榮辱之不足以相忘謂之曰
所學而能之亦非謬也但二人俱稱好學浩所師
以寇謙之允所知獨農事其于謙正不又有差
張夢匪曰人如崔高實有超越凡庸處稱之爲
又自信之曰非謬皆是史家得鹿之筆
侯筠菴曰凡所表見皆是學問可見有學問人
有表見不徒爲崔高二子言已

古弼傳

朱 里

魏主改河西詔以肥馬給騎士尚書令古弼悉以
者給之他日復改于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
車以運既而謂左右曰華公必不與我未幾諫
至夫從來之主所稱爲荒于治荒于色與荒于逸
其荒不同總之盡歸于亡國今魏主郊原時騁政
不動不獨國之亡且不聞有矯作之徒發難于
車馬首之側皆弼一人敢諫力也不然以好駁之
如之士習古稱多悲取諫之策則鳴鑼控弦
然北其畏靜不爲所動豈易翼乎
方與士曰弼如不諫其禍即起于闕庭以是知
之所言皆存亡之道不可不察
侯筠菴曰敘入悲歌慷慨淋漓中復多警策

慧龍傳附呂玄伯

朱

榮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修大者聲績聞者萬餘家宋人忌之遣使離間于魏不行又遣刺客呂玄伯入魏刺之事覺舍而勿戮後龍死玄伯守墓終身不去蓋德足宰民威足震敵明足扶主之信足致人之死以壯地守牧當此榮陽新附之區能出其德威明信以自表著宜乎與晉司馬楚之兄重于沐諫同光冊史不與顯公孫表之受讓于新其所以忠義垂之於後矣

景

侯筠菴曰未引沐諫奚斤二事是爲守墓料定嘲不止爲龍頌美也

續史南北朝宋紀卷之六終

齊宋續史南北朝齊紀卷之七

謝朓王琨裴頠傳

太祖朝附劉祥沈文季蕭子良和帝止

朱里

齊主謀代宋。侍中謝朓引枕臥。不肯行解璽綬。腰先
祿大夫王琨見帝出就東邸。攀車痛哭。悲不自勝。傳
史中丞裴頠上表數王過惡。掛冠去。齊主遣使追
之。讀史者謂解璽綬君易而臣失。出就東邸。乘輿
再返之日矣。以臣弑君過惡不張。使史官無繇稱其
險惡。千秋之公論永息矣。之數者皆極人道大變
人道大變使其時稍有不忌于君父之意。則至
而立。執手而觀。猶必念然震悼。義不能安。况屬等
共爲王臣者。敢不各以忠節。見宋之有人乎。
討功曹劉祥。撰宋書。譏斥禪代。左衛卒沈文季與
淵同長。對衆罵之。淵死其子責。耻父失節。隱居終身。
不受南康之爵。其忠節亦有過人矣。
張參匪曰。人臣當君亡國破。其義應該如此。勢
詞不加贊。而贊之之意自寓。
方輿士曰。讀至君易而臣一段。不覺日月塞光。

謝朓傳

附沈約周顒龍周奉叔

朱里

徐州行事謝朓。大司馬王敬則子。瑳也。敬則反。會
遣人告之。朓執其使以問。夫謝朓沈約皆齊一代
士。約食呂榮利。爲蕭衍作禪詔。贊成篡弑。死猶夢
割其舌。朓志在朝廷。不以私恩廢公義。百世後。令
人學士動臨風之懷。同一名士名之善否。存沒不
豈非文章之傳。歸忠孝生平。好偽至死。乃見其性
。朓干約。足以徵其言之勿爽乎。魏人圍淮陽。齊遣
軍。周增龍救之。其子奉叔陷陣。增龍馳馬奪箭。
家叔其時奉叔已出。復入求增龍父。而驛使
以數萬之衆人莫敢當。公義不廢私恩。又且復全
。卽不同。皆是與謝行事者。永傳矣。
張參匪曰。謝朓執使是不欲以名受玷。沈約贊
篡弑。彼于當日已不自有其名。賢不賢之名。
必問之身後。始定。凡欲爲名士者。當人寫
置之座右。
青萊自記曰。余作謝朓傳。譜入沈約。是爲朓流
名之耻。不爲約操旣死之失也。

謝滄江敦虞仲王志孫傳

朱里

蕭鸞欲其君吏部尚書謝滄方與客園基間變竟還臥不問外事國子祭酒江敦行至雲龍門託藥吐車中返尚書處作稱疾不陪位鸞欲引參佐命人勸之勸哭止張昺欲東昏侯令百官署名面其書以送蕭衍右將軍王志取庭中樹葉接服之偶聞署名嗟嘆齊亡志節之士不少猶見豈先朝盛德衣人人故不能忘之抑代齊者能以盛德爲胎留使一時志節之士竟然爲之曾無犯難若此哉唯齊以無志節之氣益觀合志宗憲以所製柳形被林已之象薛安都脫兜鍪解鎧著絳袖兩當衫馬去其瞋目橫矛單騎入陣使賊人四面合擊至夾肘之能中不共稱爲爲將之盛聞乎

方與士曰糧盡則氣衰此則兩形其氣鼓之狀

在今人讀之不免退舍況當日之與爲衝鋒

宗慈薛安都亦以氣鼓故能勝人

侯筠菴曰道濟退師爲兵窮糧盡無端生隙

字雖是空中樓閣實足想見其當年

附北朝魏

薛聰傳附李彪傳

朱里

薛聰厚重沉密人莫能窺始爲御史彈劾不避權拜直將軍親衛禁兵皆屬聰領時政缺失成賴匡魏主特推重之欲達以名位固辭不受嘗讀南北宋史至魏之高宗見其所紀爲好讀書雖據鞍在不忘講道一時朝士如李冲李彪高閭郭祚崔光弼之徒相與遊接皆寄以布素之意况乎其人有薛聰反不爲之特加推重乎特加推重高宗好讀書聰反不爲之特加推重乎特加推重高宗好讀書曾無犯難若此諸人誠不易及此固不與謝融之舟諸關同一臣節之鮮終矢爲初引中散大夫孫爲心腹使兼衛尉給甲仗百人諫不欲與之同事發散之人盡如諫則鸞謀叛之志益磨比之遠身者其事不更足多哉

侯筠菴曰于後先君德之不昌寫出數人忠節

盡之致腕靈筆迅具非天才不能

岳天濟曰讀到謝融孫謙其中更多針線

薛聰亦不肯遽然推重之。李世明良于兩人
兄之矣。

侯筠菴曰。卽將高宗讀書講道。想出薛聰居官
政之大端。君臣相遇。夫非偶然矣。

韋叔傳

附韋放馮道根

朱里

豫州刺史韋叔體素羸未嘗跨馬每戰乘板輿督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客夜算軍書舍館清慎皆屬繩墨投募之士人爭赴之魏人服其威名望之每不敢近夫梁魏世讐且豫州界在衝要不獨戰爭不息往來簿書之擾甲于中土爲之暇者非特之以鎮靜則兵不能養其力以待衆之有用非計之以精詳則民不能養其財以應我之不窮兵有餘力民有餘財以此全服天下廣制外夷不難何況乎魏不令人羣而畏之相傳以有河北韋虎之稱乎獻子韋放竊取陽魏人攻之一時奄至放營未立麾下纔二百人曹下馬據胡床處分士殊死戰魏人大潰河北有虎父宜乎尋陽有虎子後馮道根守豫州爲政清簡民懷之雖不如虎亦可以無魏于爲民之父母方與士曰爲民父母不可有虎名然不能使威畏之如虎何以爲民之父母

侯筠菴曰可見韋虎之稱卽在養力養財今之民傷財以求勝敵者亦其失計之極矣

韋聚張嶧羊侃傳

附沈峻羊鸞仁永安侯

朱里

衛州刺史韋聚聞侯景渡江簡精兵五千倍道入援頓青塘會大霧失道爲景銳卒所攻聚與其子弟力戰死陷吳興御史中丞沈峻死之太守張嶧戰死還府被執景欲活之嶧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何能自爾賊求生舉家皆見殺聞臺城百道俱發尚書羊侃悉力守禦攻之不克景執其子以示侃曰我傾宗報國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引弓射之景初仕魏再叛梁當梁興二十七年兵革久廢一旦聞變遂公私震故韋刺史雖負許國之誠勸王少助張太守不討賊之義同仇無人羊尚書堅城自守足以重困賊無奈謀和交迫反墮奸人以緩兵之謀夫凡有國家者實備不虞徒事空文可以借梁爲鑒已永矣確有勇力景甚愛之與遊鍾山欲控弦射景弦斷殺景在壽陽遣使還其刺史羊鸞仁同反鸞仁執使以聞謀反成鸞仁亦見殺聞臺城南津校尉江一帥舟師邀擊之其徒皆散至家與其弟右丞相

四子五領百餘人開門出戰直抵賊營爲賊解其
子四子五亦免胄赴敵死忠義所激又豈有後于
衆諸人哉

侯筠菴曰實備不修以致謀忠之士無以效其
敵宜作傳者借以爲後人龜鑑

岳天濤曰歷紀死難直使景賊膽落不可以其
而察之矣

吉粉殷不害傳

附江華裴政

朱

里

蜀朝吉粉年十五。總登聞鼓爲父請死。丹陽尹王
欲以歲首舉充純孝。粉曰。因父得各。不勝其辱。固
止。侯景陷臺城。中書郎殷不害失其母。時冰雪交
死。者滿溝。不害行哭于道。見溝中死人。輒投下捧
舉體凍裂。如是旬餘始得之。讀史者謂粉父將刑
之。粉者恐父之身實于刑。不害母死溝壑。爲之不
害。恐母之身葬于溝壑。此稱天地間至無父母。極不
孝之行。而粉而不害所爲。不過直致其不忍于父
母。足云難且。粉方在童年。情性之感尤屬誠切。不害
謀仕籍。顧茲名義。比之擔荷之子。爲更深又何足
難。史書所紀必殷殷道之。凡以昆爲人子者。不害
獨處不害之勢。而所爲之事。斷不可不以之爲法。
裴章王愔叛降魏。長史江華爲魏所執。不屈。欲復
魏。記不從。曰。江華行年六十。吾不爲人執筆。魏人
欲湘東王釋長史裴政。亦爲所執。欲使至荊州城。
論降。政詭應之。比至大聲謂城中人曰。吾以關

禽碎身勿惜。今援兵方至。宜各自厲。此亦但爲求
于從逆之名而已。他矣。計哉。

張夢匪曰。但言粉不能爲父。諸死。不害不能尋。
于溝壑。不可以爲人。則粉不害之。爲皆屬人子。
之所當爲。儘可置之勿道。獨于相似所處之人。
所爲。竟不能相似。粉與不害。一傳又不可不爲。
舉世之人。敲舌而談之矣。

方與士曰。情發于中。言出成性。令人讀之。可以爲
悲。亦可以爲喜。可以勉人爲孝。亦可以警人之
爲不孝。以之補遺。義與豈不是。謂俗之良書。
侯筠菴曰。若稱爲孝。是愈傷二人之心。二人之

實足稱孝。而故不稱之。更以爲世之不能行者。
者。示一無容身之地。真良史哉。

青萊自記曰。人子盡孝。原是分內事。自世道不古。
畧有異人之行。卽稱曰難。余之斯作。是欲以古
道待人。安敢以之視爲難事。

陶弘景傳

朱里

陶弘景。博學善養生術。初仕齊爲奉朝請。梁主
陳位棄官隱茅山。凡國家大政。必先諮之。時人謂之
山中宰相。後之議者。卽有以弘景既隱。與仕不同。朝
政得失。宜置勿問。顧問之備。得毋好言多事哉。不知
弘景之隱。原隱以功名。不隱以學術。非弘景之于功
名。學術視有二途。蓋以弘景所遭者。篡世也。所不能
忽然忘情者。民物也。以不恐。忽然忘情于民物之人。
所遭者。篡世。學術功名。不得不分。而爲二。使梁不篡。
齊則弘景方欲大效通顯。流譽無窮。又何樂乎以茅
山自老乎。

侯筠菴曰。隱以功名。不隱以學術。二語大奇。然非
此二語。不足以盡弘景之一生。

青萊自記曰。宰相在山中。則朝廷始多篡弒之事。
時人之稱。非世道所幸矣。

附北朝魏

崔光蘇綽傳

朱里

魏司徒崔光寬和樂善終日怡怡未嘗忿恚世宗殂
廣平王懷快疾入臨泉皆驚愕光獨懷哀杖引漢
趙宣王情色拒之懷不敢入度支尚書蘇綽性忠諫
薦賢拔能紀綱庶政皆以喪亂未平爲已任初大中
丞奏以綽爲行臺左丞典參機密制文案程式朱出
墨入及記帳戶籍後人多遵用之讀史者于光于綽
因知凡人素無可紀之蹟勳勳失策于臨時身不歷
于誠動至令創制所勳不爲後人所非議此固不獨
之數矣以今觀魏之有光自忿恚不形發之自是以
爲被表表杖之大勇有綽自賢能務紀綱不強建
之當事又安慮其文案程式記帳戶籍之不可以相
師較之崔亮爲吏部不問賢愚盡從格制魏收撰魏
史唯以愛憎爲褒譏其品行頗將何如哉
方與士曰大勇卽在忿怒不形中看出令人相師
卽在賢能務紀綱不弛內得來大是解人
岳天壽曰末舉崔魏以似更見兩人品行之高

賀拔勝蔡祐王羅源子雍崔楷元孚元祐李崇

朱里

魏諸將對敵未有不神色爲動獨大將軍賀拔勝臨
陣如平時卽自深歸魏以梁主待之厚見烏獸南向
者皆不射之將軍蔡祐每戰嘗爲士卒先戰還將士
平功祐獨不言東魏遣兵圍魏金墉祐率左右十餘
人出擊與敵門面相拒大勝而退梁遣將軍曹義宗
圍魏荊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版城中糧盡刺史王
龍表勸與將士均食歷三年敵不能攻解圍去朔方
胡太后聞魏夏州刺史源子雍固城守食盡泣論其
延伯固守統萬自出求糧爲胡所擒子雍見胡人
陳禍福衆悉解圍以降齊筠榮攻魏殷州刺史崔暹
連戰不息死者相枕籍人無叛志城陷楷執節不趨
死聞信都冀州刺史元孚帥屬將士晝夜拒戰糧盡
援絕城陷與兄元祐俱被執爭質不屈死李崇爲揚
州刺史在壽陽十年嘗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
破敵敵謂之臥虎後仕隋爲總管突厥寇幽州城頭
難守士又苦饑突厥使人招之不屈乃挺刃特出

戰爲敵所殺。嗟嗟北魏何多良將哉。大凡將之成爲良者。其上莫若靜。靜則戰無不勝。其次莫若能守。則可以轉不勝爲勝。其次大莫若與城爲存。能與城爲存。殺雖不勝。而有必勝之志。魏有拔勝。有枯。無患其戰之有不勝者矣。有無有子產。無患其能轉不勝爲勝者矣。有權有子。有子之兄。祿有無患其戰不勝。而有必勝之志。不足起敵人之敬者矣。雖然。夫惟先能與城爲存。殺而後能守。能守而後能靜。其上其次。其次大之。其不過爲勝不勝者。耳。豈有勝哉。分爲三等。所以犯事。合爲一局。所以

功大得作傳之體

岳天壽曰。諸人行事不同。總之加以一勝字。此想見其當日對壘之心。更在死生成敗之外。

源懷房景伯宇文測傳

朱里

魏以僕射源懷巡北邊。其鎮將元尼係懷舊交。在貪殘狼籍。始至仰索之。竟抵其罪。房景伯爲清河守。其郡人劉簡虎嘗無禮于景伯。景伯署其子爲督。使論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相率出降。宇文測督汾州。汾州地接東魏。東魏人數至寇掠。測擒之以客禮衛送出境。東魏人大慚。不敢再侵疆域。夫以不私親。則人始不敢犯。法舉不避怨。則怨益有以平。其新舉以禮遇敵。則敵將盡勸于禮。更無有以害相加。我之事之敵者。皆本所自利之術。烏足爲景伯爲測者稱。然但懷在北邊。能賑貧民。考最使民翕然歸化。景伯在清河。能款貝州子母。率于孝至。叩頭流血以去。測在汾州。能爲政專。簡得士民心。無有以軍擾民之害。悉心如此。後得有何嘉之聲。續不以爲難。曷足云難矣。

侯筠菴曰。以難獨歸之治。續立說甚正。

岳天壽曰。使治績無聞。人將易之。何能得此美。

李元忠傳

附謝靈運楊惲傳

朱里

爾朱兆弑敬宗趙郡太守李元忠棄官舉兵欲討
乘高歡東出乘露車載素筆濁酒迎之觴再行長
慷慨與歡合謀歟兆于鄴讀史者謂太守解職與
罪師載酒陳辭商機密務元忠謀事得毋示人疎
哉蓋討賊之義從來有二一則大權在握誓師笑
以傳檄天下若是者利用速速則可以直達徑行
無所沮惑一則權非我操徒以羈族賤臣與人參
肺腑若是者利用緩緩則外示疎慢內中機宜使
惟元忠始足語于討賊之義者矣侍中楊侃司空
津太保楊椿家世孝友總麻同爨男女凡百口人
聞言爾朱氏忌之皆見殺喪其族朝野莫不憤滿
此觀之元忠之請討又豈獨爲明宗一人之故
張參匪曰借元忠一事舉從來討賊之義滿志
談可以當泰庭之泣可以繼嶠指之風
方與士曰子胥吹簫乞食元忠載酒陳辭人即
同忠義似出一本

附北朝齊

辛術李集蘇瓊傳

朱里

齊吏部尚書辛術性尚貞明取士必先才器循
實最爲折衷齊主嗜酒淫佚恣爲殺戮典御丞
而諫比之桀紂齊主大怒縛置中流問數四相對
初齊主既殘忍有司莫不競尚嚴酷郎中蘇瓊所
獨以寬平爲治凡有冤獄多所雪申嘗讀梁南
至齊之末年未有不嘆爲殘削之極又甚之以
其于薦進人才補陳遺缺與夫刑罰斷之事
士集之取言瓊之平法勸人慕悅如此哉瓊亦在
慨旋又勸人以暴悅則知凡人違當國勢傾危即
天怒民怨不足用其說收抑是不審有齊之爲
爲李集爲蘇瓊者矣噫何其愚哉何其愚哉
侯筠菴曰借威懷以探絕勵諸人之品行益
魯小韓曰諸人行事止在一時真世之人堪以
別愚智大奇

續史南北朝梁紀卷之八終

青萊續史南北朝陳紀卷之九

沈恪傳 武帝朝至長城公止

朱里

陳主代業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沈恪勸兵入衛。王如別宮。恪排闥見王。叩頭曰。恪世事先帝。死是其分。決不敢奉詔。王嘉其忠。以王僧志代之。夫臣執君。莫也。勸兵衛入別宮。事之大。不道情之所極。懣也。身為篡逆。使人行不道極慘之行。奸名者勿爲所使。況恪忠孝出天性者哉。忠孝出天性。宜有排闥入見。叩頭請死之事。絕不畏其主之疑。我爲有懷貳心。而其主卒亦以是重之。至其主卒亦以是重之。然則人亦何樂而不爲忠孝也哉。

張參匪曰。有畏人疑我之心。卽不能盡忠。沈恪志不疑有何忠之難盡。

吳若谷曰。從來忠臣。未有不死。恪獨爲不死之忠臣。恪忠如此。不死更奇。

徐陵孔奐傳

朱里

安成王顓勢領朝野。直兵特爲不法。御史中丞徐陵爲奏彈之。顓侍殿上。流汗失色。吏部尚書孔奐機警精敏。請託不行。時陳新復淮泗。功賞紛雜。奐能隨事捷給。人皆服之。二人皆陳賢執政。安成初爲長安布衣。周主遣使送之南歸。使一旦以介弟之故。侍駢龍袍。致直兵亦敢緣爲梗。梁陵不殺。然科舉則積駢成。衆所傷。立止在國體。伐齊之舉。朝議以吳明徹爲元帥。統衆凡一十餘萬。此時功賞所須。微奐爲之區畫。行見財竭于內。兵譁于外。師未及齊。而陳已有斬關却奪之變。二者俱無。非執政實賢。豈易倖致乎。方與士曰。凡人稱賢。必有過人之才。與爲人見而畏之。事陵能爲安成所畏。奐于淮泗之役。其才實能過人。稱之爲賢。非無故矣。

沈大匡曰。作陵與傳。直舉安成之勢。淮泗之兵。以實論。斷其功。始非寡小。

陳主荒淫失道侍中毛喜數爲犯顏不聽愛之展樂賦詩喜陽爲心疾仆之塔下大市今章華見陳封疆日感而主雖意喪志上書極諫以爲結轍不改臣見廢廡復遊于姑蘇中書舍人傅緯因譴下獄亦爲痛陳其過至云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陳主見之大怒使人責之緯曰臣心如面而可改則心亦可改竟見殺時之議者謂陳主展樂賦詩較之梁武之寶身于佛寺爲奴大異胡以諫之不聽等爲亡國不知從來亡國之患其可見者在政之不修其不可見者在情之所滯溺于此則不知有彼不知有彼則雖大禍當前人以爲已然彼以爲未然人以爲必然彼以爲必不然所以前之景攻馬頭梁武聞之猶大笑茲之隋舟師已下三峽入江中陳后主尚對琴臣賦詩輕酒奏伎不輟求爲亡之不同則又烏可必得哉吳若谷曰陳梁二主何嘗知爲亡國作傳者爲之舉以醜之當亦掩面對泣始悔事之莫賈矣魯小韓曰篇中兩述不知之狀真稱奇絕

章叟寇僞于謹章孝寬李綱樂運元廢王軌

處士章叟志尚夷簡魏周之間十徵不屈周主特重之號遣遠公寇僞曾爲魏將軍有學行周主下詔徵之入見惟問以舊事仍命御車送之還家太傅于謹勸高室車初周主幸太學拜爲三老立而訪道謹亦大有規益成禮而退相州總管章孝寬久在邊境屢抗強敵初鎮并州自稱爲關西男子侯景遷山東之京以爲之不克法齊王意見盡周主召其僚屬成罪案參軍李綱以死自誓終無撓辭獲作鼓並請之始歸周主作刑經聖制用法過嚴左丞樂運與諸朝堂陳其失大怒將殺之內史中大夫元巖與同死伏闕爭之得免徐州總管王軌以鄭譯用知禍不免不敢辭還臣節以忘先帝荷託之重卒見殺讀史者于章叟諸人知周之所以興與所以無不羈人臣之故矣大凡人國之興非能遠至乎也其在朝廷之上疆域之間必有足爲師保足爲

賊之人而後其興也勃然人國之亡亦非能遽致
亡也其在朝廷之上疆域之間必有因諫得疎以
獲罪之人而後其亡也猝然以今觀乎周其人之
之所處有幸有不幸不皆于國勢大見之乎

沈大匡曰興亡視乎人臣固然但效未有若周之
速者故獨舉周以言之

閻六鈴曰蓋所以興與所以亡人臣立國尤不可
不自知取法

附北朝齊

王暕斛律金鮮于世榮傳

朱里

齊王欲以王暕爲侍中。苦辭不受。或勸之曰。我少
以來閱要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領覆要官。非不
作。但思之爛然耳。齊左丞相咸陽王斛律金門中
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皆謂其子大將軍光曰。我
不讀書。聞古來外戚鮮有能保其族者。我家直以
勞致富貴。何指女寵。後竟見殺。周主聞之。爲之大
驚。乃周師入鄴。齊王公以下皆降。齊將斛律金
臺前鳴鼓不降。以待賊爲周所執。不降。死。以金
思金之所言。豈但求爲免禍患。世榮之鳴鼓待
豈甘以其身試于不測之域乎。齊至將下舉所拜
爵俱不足爲賢士大夫所增重。至若桀然女寵。尤
喪身亡家之厲階。暕曰。鮮不領覆。金曰。鮮有能保
族蓋有惑乎。其時見人如斯。此其大禍所作。斷不
以旋踵月傷之至也。齊至已下所見一時君臣相
相降。曾不問土地之傳傳之自何人名節之重所重

在何事。世榮之鳴鼓不輟。其意亦不過借此填然。響以直發其羞惡慘怛之心。非具有收敗之術。欲以一人之憤志與千萬人爭此存歿也。嗚呼痛哉。

吳若谷曰。亡國之患。俱從數人闢發。殆盡國雖數人之心。豈與俱忘哉。

沈大匡曰。卽令鐵石人心。讀之亦知憤嘆。況當日之躬遭其事者。

青萊續史隋紀卷之十

許善心傳

文帝朝附陳叔慎至恭

單

高祖平陳。獨尚書許善心哀服號泣。籍草東向。坐不能興。後仕隋爲給事郎。宇文化及弑煬帝。入朝。百官皆賀。善心獨不往。化及殺之。且從來士之所不爲。負有忠節者。當君三國。破義難再存。雖臨之。不以爲痛。以其分之不得不爲也。今善心之死。不于高祖謀篡之日。死于化及行弑之時。其死甚晚。況云重哉。不知從來之所稱爲負有忠節者。以所著盡關親之主。其下文章通義。特爲風化。人雖死。其分未必不爲。死乎其名。若夫陳隋之間。所見者弑所聞者篡。弑所見所聞。無非篡弑。人既不以篡爲可辱。又烏知有立名。破節之爲。足榮善心。獨克此。此固不可以死之之晚。遂廢其品節矣。楊素拔至湘州。刺史陳叔慎年十八。會衆許降。伺其將入。城伏卒斬之。兵敗復爲所殺。所云遠遁不瘡。復懼又時。足以當之乎。

張謇匪曰。于篡叛之時。言死難之事。人必以之。

迂善心叔慎。獨能違衆自立。卽此意志已甚。

越安得不爲史書所推重。

吳若谷曰。先加駁陪。後予以稱美。是史家之極。

斷制者。

關六銘曰。寬于責善心。正嚴以厲死節。寬嚴之相。讀者要當自悟。

高頴蘇威韋世康牛弘高孝基王雄梁彥光

恭懿傳

朱里

太常卿高頴多智畧習兵事推誠體國有宰相謙虛納言蘇威初仕隋爲太子少保開隋主將受廟通歸田里頴請追之拜納言與頴同心輔政改革數載天下稱平若是隋之所得號爲一統豈非高頴蘇威有以致之也哉初四代傳國皆以帝統相高卽其君實不德亦諱當時臣子各務爲說隨曾無一人知有輔時濟世安上全下之厚畧而後率廣制天下統取萬方之術俱爲末俗所廢聞矣今頴與威獨能去累朝之積習倡四國之同風使其主不以桎于一方爲可樂天下之民皆得于干戈甫定之日識天命之有歸而況其時則更有韋世康爲吏部尚書十餘年時稱廉平嘗有止足之志牛弘爲吏部凡選舉必先德行而後文才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清慎絕倫弘獨爲心委任得人爲多樞軍大將軍王雄貴寵特盛寬宥下士爲朝野傾囑岐州刺史梁彥光鎮靜不渝新羅令房恭懿志存愛養政治皆爲一時稱最從而遷賢

佐理潔已惠民合南北爲一統此又極易之勢而得不爲頴與威也者盛稱之乎

方與士曰此雖爲高頴諸人頌美實以責宋齊

陳臣子之不能致君用意遠甚

吳若谷曰作數人傳想出一統規模可見人臣

身衰未必使天下無紛爭裂剝之患始爲難事

侯筠菴曰高頴蘇威不論其在唐止論其在隋

是能致君一統而非四代之人所能及者

賀若弼韓擒虎史萬歲傳 附楊素柳或深

朱里

太子廣嘗問楊素韓擒虎史萬歲優劣于賀若弼。弼曰：素猛將，非謀將；擒虎、圖將，非領將；萬歲驍將，非大將。弼意蓋自謂也。夫隋文踐祚，當後主好荒，時江東少備，使若弼諸人得乘隙並進，非若漢高起豐沛，光武起春陵，從征將士百戰勞苦，後得混一區宇，以奄有天下者，比將帥之任，又烏所論哉？但破陳之日，若弼在蔣山，能擒驍將，擒虎能以輕騎五百直指金陵，萬歲伐突厥，能立功殊域，于隋開國，不謂無功。至若楊素以殘禦下，國本之搖，卒亡厥祚，罪人也。豈得與三子較優劣？素既廢太子，威權益盛，皆之有節，被誅夷，獨侍御史柳或、尚書左丞李綱、大理卿孫毗，不為依阿，與相衝突，亦知非良將材，故共起而擊之也。獨惡其廢立之故，與。

吳若谷曰：隋之諸將，皆因利乘便，有其功名，作業者不深外之，所以示厚。楊素恃殘覆國，言論之下，自然一字難恕。

沈大匡曰：以漢唐較若弼諸人，不足言功。以魏晉較若弼諸人，則不止有功，尚能居功而辭過。

其人皆可紀其事，皆足錄也。

關六鈴曰：不輕許若弼諸人，是重將帥之任，而功猶為歷歷道出，更欲人知將帥之任，不僅在其功，楊素居功不善，總是為將之遺，不明有他故。

辛公義劉曠長孫平傳

附趙韓薛

宋

岷俗畏疫。病者多死。岷州刺史辛公義。令病與醫。事以俸值具醫藥。躬爲調治。全活甚多。平鄉令劉多異。政民或有訟。曉以義理。訟者輒引各去。獄中滿庭。可張羅。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每秋家出粟。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司社。簡較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後世義倉之名。自平始。嗟。岷州屬事。多再至之赤。平鄉獄中。鮮抵禁之良民。義倉立而大疫不災。則大疫不作。大獄不起。度支擅百年之利。行。與。載。麻。蘇。新。那。指。即。平。小。屋。王。皇。倉。此。而。別。平。乎。使。場。不。致。極。情。殺。愈。以。致。天。怒。民。怨。唐。之。云。不。如。是。之。易。矣。隋。既。將。亡。此。時。即。有。大。理。丞。趙。綽。曹。干。用法益深之後。獨存平恕。貴鄉長魏德深。爲務清靜。吏民愛之不啻父母。則亦烏能救之哉。沈大匡曰。三代同此民情。民情所屬。卽一端之。皆足推爲全盛。安可以其隋末也而少之。魯小韓曰。極盛之象。惟遇極衰之世。尤易見。編。以人處亂世。好事尤要極力爲之。不當以其

之既亂。遂置斯民于膜外也。

青來自記曰。余尚記北窓碎語中有曰。大荒之一豕。數金。人反千錢。不及大兵之歲。所擄頭。珍惜愛養。人則禁之。馬後尚以鞭策相加。嗟。人何不。幸當此歲。因是以想萬曆間。武事衰。文禁凋疎。三春散步蘇公堤上。所見湖山出。徒仰娛人。妖。婦。畫。船。錦。瑟。花。髮。惟。恐。日。之。將。而不足者。猶有暑雨新寒之怨。此又何必置身黃。虞。夏。弟。言。快。足。我。今。作。辛。公。義。傳。不。覺。想。到。此。故。直。爲。之。比。唐。三。代。云。

龍門王通讀書談道累後不起。教授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日衆。隋末高士有唐功臣。譏大凡帝王之興。人才茂起。其先必有脩道之士。預爲追琢。以養其德。器而後比跡。而興始能以鴻臚博學。應國家之選。非若荆揚之丹鉛。竹箭。雍豫之玉石。絲枲。冀之魚鹽。松栢。可以命名。而取懸象。而求。無有不實。車相接。以輻輳于王庭者也。故自有通其隋亡。唐興。人才之盛。所稱爲通。通漢泰。非王龍門之功。誰實之。之功。與隋新樂。成樂王萬寶常。同聲。漢注。無不。久當壞。悉取其書。燒之不食。死。新聲作。而隋廢大。立。而唐興。興廢之故。于斯益驗已。

沈大匡曰。王通自隱。何意典唐唐興之功。實藉。此然則亂國隱士。豈遂無關於世道哉。

關六鈴曰。弘文學士。未知果山門下與否。但學之倡。端繇通。知其功安得不歸之。

李密據黎陽。舍泰山道士徐洪客。上書。謂大衆久。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以成功。當乘時進取。向。都。被。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論。而。招。之。不。屈。去。前。者。謂。羽。衣。黃。冠。信。當。世。大。器。始。唐。魏。鄭。公。者。流。出。絕。不。相。等。何。哉。蓋。後。遇。太。宗。相。道。同。志。壹。身。事。不。善。如。鉞。芥。之。相。合。洪。客。遇。密。見。其。所。爲。迂。疎。才。無。計。拙。徒。步。上。書。客。若。曰。令。天。下。後。人。知。吾。有。言。耳。然。既。有。言。胡。惜。一。見。客。又。若。曰。李。密。妄。自。矜。大。不。知。可。有。國。士。吾。但。使。知。言。可。得。聞。人。不。可。得。見。兄。敢。以。井。蛙。之。見。漫。窺。天。下。士。哉。太。原。令。劉。文。靜。初。晉。陽。官。人。裴。寂。說。唐。公。李。淵。起。兵。伐。隋。後。竟。以。經。殺。淵。且。然。况。密。令。人。益。嘆。洪。客。之。爲。能。識。進。退。矣。吳。若。谷。曰。想。出。洪。客。一。種。高。懷。曠。致。却。在。不。能。情。天。下。間。人。雖。不。可。見。令。人。可。見。處。政。多。青。萊。自。記。曰。使。言。可。得。聞。人。不。可。得。見。李。密。風。不。成。未。必。不。因。此。太。致。沮。喪。

青萊續史唐紀卷之十一

堯君素傳 高祖朝

朱里

隋將堯君素守河東。唐遣獨孤懷恩攻之不下。誘之不屈。遣其妻上城。招之。君素引滿直射。應弦而倒。遣妻相招。婦人見引滿直射。烈丈夫哉。妻下。君素死。河東益無內顧患矣。

張參曰。曰殺妻除患。大中君素隱情。婦人之說。使懷恩聞之。不將鼓掌大笑耶。

吳若谷曰。遣妻以遂死節之志。雖出懷恩一時之計。亦君素千載極快之事。安得不爲之盛賞。侯筠菴曰。爲國殺妻。古亦多有。所如君素能幾人哉。

沈大匡曰。河東一矢。雖云明已之忠。亦以完婦之節。

呂子臧夏侯端盛彥師傳

朱里

朱粲稱楚帝。取唐鄧州。或勸刺史呂子臧出降。曰。安有天子方伯降賊者乎。力戰死。唐主遣工部侍郎夏侯端安撫淮左。會汴毫降于王世充。世充遣使欲拜爲淮安郡公。堅不受命。還家之日。人形俱無。總管令舉處城降。彥師爲書。但自言以死報國。勸其善事老母。朗笑而置之。嗟。嗟。子臧以力屈。而死。端得全彥師。彥師不肯作勸降表。行事不同。皆足稱唐之忠節。突然以是時。稱爲忠臣。豈易語哉。唐初舉兵出。紛亂。君臣警冠。曾無顯屬。凡于患禍之來。非真有見乎天命之所歸。民心之所與。必不能以直聲厲節。奮然爲之。使當時。嘆爲足矜。而後世亦共誌其無欺。今試以子臧以端以彥師者之所爲較之。其子當時後世又曷有遺議乎。以之爲不易語。言夫非過情矣。方與士曰。三人爲初唐立節。卽能如此。故其自立處。俱能從容爲之。如在既有天下之後。

岳天濤曰。讀此唐之足有天下。于是可以大卜。

朱里

齊仁果聞唐涇州執守將劉威至城下諭降。威大感。謂城中人勉以堅守。待秦王師至。仁果怒。埋威至。使使馳騎射殺之。劉黑闥取唐鄧州。總管李玄通被執。黑闥愛其才。欲以爲大將。玄通飲大醉。舞劍太息。自以受國厚恩。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無面目見天下人。刺血漬腹。死。二入之死。皆有深計哉。昔涇州受圖未幾。失一大將。城中人必違遠之策。感曰。秦王師至。使知天命在唐。凡遷城以守。曷敢對此。有移志所望。雖云羣雄尚在。割據其分符守土者。必盡驅逐。君事譬爲大辱。玄通曰。無面目見天下人。則潰腹死。斷非無所爲而爲之矣。故曰。皆有深計也。西安縣寇庭州刺史來濟率兵拒之。不克。赴敵死。可爲不去。有感與玄通者之遺烈。

然死矣何必更爲曉曉

此固非意度之說矣

朱 璽

王珪在魏府以師道自尊。帝遣南平公主下嫁其子。與妻共坐。令主執筭行醴饋禮。加人一等哉。以故太宗圖繪功臣。獨不及永寧公王珪。豈非待以師傅不欲與一時大動競。歟。凌烟之意也。云爾。張鎮周爲舒州都督。舒本其鄉里。到官先召親戚痛飲。分贈財。凡十餘日。後有犯法一無所縱。此其行事亦非有加于人者不能矣。

吳若谷曰。王珪不列名于凌烟。特爲補之。非止
其能加人也。其能加人也。
闕六鈴曰。補王珪于凌烟。大是不俗。卽凌烟諸人
當亦驪然從之。

魏鄭公徵未遇曾爲道士仕太宗位特進宅猶無命敕小殿材構之賜以素屏風素褥几杖遂其所是鄭公到老不易羽服黃冠之致故平時立朝爲經勢違怨遇事敢言也不然身非潔清欲信已之以責人之非在等夷難之况萬乘之主李綱忠狀伏伽誠直高祖考第功臣以兩人爲第一鄭公未兩人宜不居第二哉

張謇曰：魏徵忠於唐，唐史不勝書，爲唐第一。

不淪與食人之祿，後忠人之事者不同。

吳若谷曰：止一清潔，遂足傾動人主，所以乘其

國其禍卒不能中之哀，安任既亦是此義。

沈大匡曰：魏徵除洪客皆一流人物，而徵所處

如此，蓋難致遠，其功甚奇。

房杜初爲秦王府屬，軍中事決于房杜，獨採取人物，卽位賴其謀，斷相資，成中興之治。然則言房杜者，胡止以弘文明，館職哉！大都士之以文藝見長者，多形人之短，一旦有急，拳勇之夫皆得起而笑之，以是有毛雉不及長鎗大弓之說。則文士之取譏于時，未固文士之所以自取之矣。遂如薛折衝等之構，玄齡爲國樹人不減古大臣休風，所謂經濟有餘，章實藉以不朽。徒曰文章不重，取蓋于房杜後，高祖卽位委蕭瑀以庶政，瑀亦孜孜盡力，繩違舉過，人皆憚之，其于謀斷似亦有深俾已。

關六鈴曰：以文章爲經濟，房杜所誦，與諸學士不

同。徒曰文章爲府屬，時已難勝其任，况望成貞

觀之治。

魯小峰曰：徒曰文章是亡隋之弊，故唐初開國必

先辨此。

虞世南于志寧孔穎達傳

附張玄素

朱里

秘書監虞世南外和内直與太子庶子于志寧孔穎達皆以博學宏辭輔敎明盛瀛洲之選當推三人文章冠冕矣夫文章至隋末壞極臨春結綺後陳國之空談三人以本官兼學士力去其佻舞酣歌習以坐進于同德宣化之風是三人之文章以官而後三人之官始不與昔之消情喪志無所糾舉者同一流弊哉詔太子用庫物勿爲限制左庶子張安

素上書切諫太子惡之陰令戶家伺其自擊之

諫史者謂帝初立嗣不令世有禁諫以文學以政

騎養傲直節不容亦大不謫有下隋之嚴矣

吳若谷曰下隋敎習縣三人大變貞觀之治其

成又不僅在房杜矣以文學輔太子七爲正

沈大匡曰文章加以冠冕二字恒舞酣歌之習自

然無之不必更爲三人奪美

馬周常何傳

朱里

馬周初爲常何家客代陳便宜二十餘條除監察御史論量人物直而不阿任使多稱帝意後之讀其書美其事莫不以是爲極盛而可傳不知凡人挾謀見著與人君訪道自勅二者相須之殷自然相遇之不足以及爲奇獨所可倚者何武人能推重文士者人推重文士且不自諱其爲武人此其高致雅量文士中不多見况乎武人可不爲論古之士所留而勿釋也

侯筠著曰周無何幾老屬下古今人士負奇

歸下不知凡幾安得盡何而物色之

青來自記曰韓昌黎謂毛穎獨不喜武士使遇

何必驍然近故尤恨相見之晚矣

蕭瑀稱佛爲聖人太史令傳奕請除其法非眞見
之有法欲除之亦非爲除其法眞以重道尊儒也
意以謂人之有生爲臣則當盡忠爲子則當盡孝
臣盡忠爲子盡孝不必事佛不忠不孝卽僞起三
謬張六道不能解免抑欲令天下後人知人不忠不
孝非僞起三途謬張六道能解免則忠孝之志不
然開悟哉然欲令人忠孝之志猛然開悟遠其人則
可何必并除其法不知天下雖大聚此遊手遊食之
輩以僞起三途謬張六道且更有若稱孝者爲
戒其除勢必至盡驅天下之民爲無父無君後已
法不除其害焉能幸已哉帝以近世信陰陽雜書
僞尤多命太常博士呂才判定之皆爲之序復以經
史舉世服爲確論世有呂太常則傳太史令高隱
傳益稱不朽矣

吳若谷曰請除佛法以厲人忠孝不習識高亦
慮遠使漢明梁武開蓋有斯人則世若不知有
法而賣身爲奴之事又烏足爲天下後人所爲

請裁

開六鈐曰傳奕請除佛法後之讀史者奉有不以
之爲是逆逆冠蓋之流復護身屈節以事之
見佛之爲法最是愚俗有心世道入必欲起而
除之然後爲快也

書其自記曰奕無忠孝血性必不敢請除佛法好
言佛法者畢竟是不忠不孝之人人知不信請
觀袁仁傳韓愈王欽若黃潛善汪伯彥五人自
見

戴胄崔仁師唐臨傳

朱里

大理少卿戴胄公清忠直前後犯顏敢諫言如湧泉自是天下無冤獄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按獄青州時獄中囚滿仁師止坐其魁惡餘皆釋之人無異辭臣但爲申理冤抑無關國故哉非矣唐承隋季其時吏治尚多習爲深文刻法且羣寇雖除餘孽所存不無橫處州里以陰行其矯作非常之志胄與仁師慮切審此故當訊鞠之時必先平其出入辨其首從使大奸莫逞而良善不驚則有罪者誅無罪者赦天下又安致有重足而立以僞王道之爲乎

入關三章約海之意也云爾後高宗嗣位錄囚徒呼號稱冤至大理卿唐臨所處獨無言因曰唐卿處此本自無冤史稱曹參繼之較若畫一唐臨有之方與士曰不獨平法且使人不敢犯法不獨無罪且使人不知有冤三人誠得制治清濁之風

魯小韓曰開國之始不難在止亂難在平法法平則亂自止不必更尚武功以滋毒天下

張公瑾師古李百藥溫彥博傳

朱里

代州都督張公瑾畫計取突厥突厥勢窮乞降秘監顏師古請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鎮其部落侍御史李百藥謂宜因其離散各置君長隨于定襄間置牧護府以節制之中書令溫彥博請準漢建武事悉處塞下順其土俗實空虛地以爲中國打敵讀史者謂四臣建議雖極一時快舉于控制外夷上術均未之有當矣從來善制外夷者曰凡叛則討未聞利其土也

地曰凡服則殺未聞臣其民人公瑾讀人恃國威全盛絕不計及後之有凌夷衰微後有凌夷衰微顧此異類殊族皆我中國不解之大患是以太宗身殲未久諸人卽有伊州河北之寇永興間非得喪行食大被之于黑山則天時非得邪元振于南境置和戎城北境置白亭軍控制其要害與朔方總管張仁愿于河北築三受降城以絕突厥南寇之路使不敢度山攻牧則頻歲奄至無復顧慮何待祿山兵起范陽思引以入寇令人始有中外襟處貽害無窮之嘆

然欲處之得當必何術後可爲寇之日宜用李
襲定襄之計既降之日宜從魏倣縱還故土之謀
而行之勿參以浮議始稱鮮有所喪矣

吳若谷門作公瑾諸人傳不爲之直究到利害之
大全與夫有利無害之遠算恐後之繼起者
以謂宜因之貽受養患其禍不爲不小

沈大匡曰止言四人建議之失不敘行儉等經營
勞苦後先控制之力則四人之失亦不孔著

李大亮傳

附李文本

朱里

李大亮都督涼州不獻佳鷹啓咬獵拜武陽公忠
公儉宿直必坐寢達旦辛獨遣表勸帝止役高麗
生大節至殺不解房玄齡比之王陵周勃不同矣
託稱陰悍專制奪情宗社之危幾在斯夕計欲安之
非故身震厲起處艱危不足大致匡植今大亮躬止
治朝動垂輝簡少自悅僕亦保有祿位之上術而必
動展之間如逢大故存歿所感不負朝廷者蓋其用
必誠不在乎王陵周勃間也李文本拜中書令還家
有憂已其母問之雖曰非動非貴蓋荷實榮其
亦不薄于李武陽已

關六鈴曰從治朝想出一段忠勤意思則知大
之忠勤較之王陵周勃尤不易得

魯小婢曰大畧盡忠謀國之臣秉心勞瘁勿問
亂斷不因已治遂廢防亂之志唐唯大亮有
矣

尉遲敬德李靖李世勣傳

朱里

虎瘦心雄。獨武臣于退老之日爲甚。讀史至鄂公
德傳見其晚好延年術。絕賓客不與交通。如此凡
有六年卒。未嘗不鼓掌大笑以爲此老不獨善處
名。真有南面王樂。不是過之。意衛公李靖才兼文武
英公李世勣有謀善斷。皆唐元勳。伐高麗。伐吐蕃。
突厥。伐薛延陀。功名遠著。絕域靖未年受誡。始聞門
謝客。世勣晚節不勣。成高宗廢立之謀。以視鄂公不
逮遠已。

張參匪日想到好延年術處。真可薄天子不爲
李靖李勣皆能曉此。敬德必無絕交賓客之
吳若谷曰。絕交賓客以求爲延年功臣。亦大難。
今始知韓信雲夢之誅。其禍端全在交通老
青萊自。曰此爲作傳之首篇。

程名振薛仁貴傳

尉遲敬德

朱里

太宗伐高麗。召程名振。問方畧。失不拜。故怒。觀其
爲名振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辯薛仁貴奮身陷陣。
向披靡。突厥寇并州。仁貴見曹以。示諸騎。相顧失色。
二人皆唐良將。選哉。昔太宗得天下。坐席未溫。卽至
務勦遠伐。并好以衣裳之族。與鱗介爭。此負勝也。
高祖平隋。借兵突厥。致當時有饑遺。獻納之耻。舉不
大創其求。未易室其害。未易除其辱。未易洗矣。但謀
大創之。始政值屢勢振張之日。此時我所命解。非得
太過人之量。與不可。防之勇。使之事主戎事。
年爲寇。尚不可。遇兇雪。耻除見。以云。酬報百王。
乎。夫自有二臣。唐初開國。所稱爲伐高麗。伐吐蕃。
突厥。伐薛延陀。舉非一端。曾未聞有兵挫地削之
貽憂家國。亦職是之故矣。高麗之戰。莫苾何力。在
中爲敵。栗中腰。東創以戰。得渠者。帝令自殺。曰。彼
其主冒白。外忠義士也。舍之。其量其勇。俱稱甚遠。
方與士曰。二人所繫若此。安得不爲當時所賞。
侯筠卷曰。有此深意。二人可謂遇得其主矣。

衛遂良傳 高宗朝附錄張王義方未 聖

衛遂良起身草茅無汗馬勳與元舅長孫無忌元李世勣同受顧託武后立無忌不聞強諫世勣反成之獨遂良一人叩頭流血以死相爭得貶愛州不獨不負所託且得古大臣愛君道矣夫愛君者不忍損君之名者也不忍損君之名尤不忍君之自損其名君不自損其名還可即我愛之心以愛及同事遂良將入有云使君無殺勳舊之名已獨當奮不顧身之義此與從來之鼓衆伏闕數被誅夷自居此等其君爲桀紂者不較異哉雖然吾更不謂君愛君如遂良猶不免于禍其矣故諫之難也遂良得貶諸臣皆不敢啟侍御史韓愛因事涕泣爲訟其愛遂良與愛高宗也李義府枉法殺人時王義方爲侍御史先白其母後劾之亦稱能內愛其母外愛其君中愛其法者

吳若谷曰不忍損君之名一語寫出遂良無限苦心使龍逢比干見此當不自悔爲用情之過歟

沈大匡曰犯顏敢諫原爲愛君但用之不得其愛者反轉而爲惡遂良誤于用愛所以即犯

敢諫之中亦具有無窮委婉

關六鈴曰讀此知無愛君之心動歎趙君之過者

宜乎以身爲嘗試也國家亦安利有此人哉

青萊自記曰遂良如損君之名則已爲不忠如不

愛及同事則人益得行其愛亂逢迎之術身

已矣其如宗廟社稷何故不忍損君之名者

以預養君德恐異日之患尚不止在廢立一

也愛及同事者知一己之生死既不可卜

元臣貴戚在朝一旦變生猶可望之以爲匡

周旋也不然以一死謝先王志已無負何必爲

之計慮若此

上官儀鄭處俊劉仁軌傳

附李敬業駱賓王

朱里

武后使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爲厭勝事百臺侍
史上官儀力誦誅之許敬宗誣以大逆下獄死
風駭欲令后罷政侍御史鄭處俊諫曰陛下奈何
高祖天下委之天后得止既僭位拜劉仁軌爲西
留守仁軌上書爲老病不堪居守因陳呂后禍敗
事申規戒后以璽書慰諭之讀史者謂信行真
義漸進新與見殺儀無安有誦誦高祖之德
申規戒新誠同姓改唐爲周極處也規得宜則
誦諸王太子如素机肉而以朋改唐如以其父
在后又烏敢爲之諸臣皆履霜之辟卽動切堅冰
戒雖所遺不同其于憂危惻愛皆稱有同心矣
李
繼起兵討后復駱賓王作檄文布告天下辭極
后況之曰人有如此才使之論落不偶宰相之
史者又謂內之齊心以愛國外之殫力以除兇
不卽爲朋不爲是與

方輿士曰禍亂之作必有其漸漸不可長惟在

者知之上官儀諸人不獨敢于建言亦且明

決事故言遇雖有不同而言忠君愛國之心

一也

岳天壽曰后初爲亂卽有救亂之臣而亂卒不

云救豈非天哉

王師旦廬承慶裴行儉張仁律傳

朱里

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謹以文章名重京師考功
外郎王師旦郎其制體輕薄黜而不錄司勳太常
盧承慶考第內外官職有違官遭風失米考中下
人容止自若改中中既無喜容亦鮮愧色復注史
載德間承平日久選人益多司刑少伯裴行儉與
外郎張仁律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
升降官實滿下其後遂爲永制讀史者謂風俗之

知之至躬執大柄則不知何故是蓋錄居此職者
則專收物譽徒以外見之美信內德之不愆既
譽叢凶或摘人之小瑕大材永棄或託名爲不
達食王積叟之極國之于亡似不爲此其實非
足以速國之破亡若是則四人之意又豈專爲期
故得喪哉

候筠卷曰知亡國之患始于用人之不得其術

知師旦諸人非無深計遠慮漫以用人爲已

者矣

沈大匡曰痛陳選人之弊皆錄自恃聰明以致
終或亂國亦從而破亡所以斷斷無技書爲
晉所深懷也

關六鈴曰凡有選人之責者此作決宜熟讀不
以其論斷古人遂于今時無所鍼砭易而置
矣

李善感傳

附張文華李安仁李義

朱里

自循遂良韓瑗死中外以言爲諱者幾二十年帝幸奉天宮封泰山欲過祀五嶽監察御史果行李善上書切諫人比之爲朝陽鳴鳳故昔太宗在位貞觀六年羣臣卽請封禪恃勳微力諫得止蓋國將亡于神朝有直臣所瞻力役之事不作敢諫與不敢諫二者原與治道相爲盛衰者也與治道相爲盛衰者何致以纔一發言中外卽比之爲鳴鳳嗟嗟結舌以義成勳基共事豈止在封禪奉后之所爲立所論敗壞不主至十年間因循而漸致之也

將討新羅侍中張文耀臥疾入諫後太子忠廢王右庶子李安仁候見涕泣太子賢廢爲庶人左子李義琰引咎涕泣亦足以補言官之缺失矣

吳若谷曰二十年無言官言之猶不見買所以言不過封禪未及后事耳不然高卽能容后須臾忘情者

沈大匡曰觀此知唐室之亂皆諸臣不言之故

李安靜裴炎劉祿之親玄同劉易從傳

附裴

先戴令言劉知義裴楚客

朱里

武后將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獨右將軍李靜正色拒之來俊臣誣以謀爲不軌見殺既革命敬業起兵討之后問計于宰相裴炎炎曰若天后不政監子可不討自平惟答誣以異謀斬之都亭館其家無幾石讎同三品劉祿之私謂舍人賈大隱曰太后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大隱密奏于后后遣人殺之讎之臨刑泣語神道自若泣成數行

裴炎死周典誣以爲太后老不若奉嗣君爲耐久死彭州長史劉易從爲徐敬真所引就州戮之

史民哀其無辜遠近奔赴解衣投地以資冥福有平準至直十餘萬讀史者謂安靜裴炎祿之玄同裴之死雖不及見唐室之再興于社稷之役皆賴有矣于社稷之役皆賴有當安靜以直言顯炎以清者祿之以從容就死聞玄同以善善蒙譴羅無辜

俗易從以惡惡受戮末絕代之觀宜乎諱忌不獲

刑勿恤與時之令垢。恐恥。恥祿。保身。生無足重之名。死有無窮之憾。聽國事之日。非曾無一言。仲嘆及之者不同矣。炎死。其任太僕寺丞裴迥先入諫。力請反。政后怒。杖而流之。楊再思謂事二張。補關。就令官作兩足。狐賦以諷。貶爲長社令。周明堂失獲。嘉主簿劉知幾者。思憤賦以刺。時見志。魏元忠自端州還不復。張諱。陳求令。袁楚客遺書責之。爲陳十失。其于諍言。文字不皆有當世之大處乎。

張彥開曰。數人以忠見殺。作傳者特借之以快靈。

二十五

就祿。恐耻之面皮。以當日無存。就祿。恐耻。其惡后亦不致有如此之禍。數人亦不致有如此受禍之酷。

方與十曰。諸人相繼殺身。卒不能放唐府之改。各雖成矣。豈志之所稱爲大願。

滑小韓曰。諸人死而唐收人之云云。那家珍。非信然。

馮思昂王求禮蘇良嗣章方賢李昭德傳 附王 朱里

太后以僧懷義爲白馬寺主。出入官掖。一時朝士。獨其門。無異所從。獨侍御史馮思昂。鑑之以法。補關王求禮。表請。閣之。蘇良嗣爲相。與遇下朝堂。命左右直批其頰。吏部尚書章方賢。有疾。諸武侯之方賢。肱不爲。禮王慶之。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鳳閣舍人李昭德。牽出。痛撲。至耳目流血。後杖殺之。昔后積禍。官禁。溢寵。諸兒。羅織之起。非具有警于當日之賢。大夫也不遇惡人之謀。之借此以籍言者之口。至懷義以私人入侍。攻之尤中其毒。方賢。不爲。禮外家之聲勢。日窮。建立承嗣。本后風志。慶之見殺。必怒。爲剪除。諸武之。借徑此不加罪。賢足爲罪乎。茲幸也不獨罪之。不加諸人之抗節。使之益有以知敬。讀史至此。能不爲之一快。云。駙馬都尉王同皎。疾三思。武后所爲。言當切齒。三思使人告同皎。與武當。承周懷讓爲不軌。坐腰斬。懷讓入比于廟。數其淫亂事。大聲責之。自猶死死矣。其事不至。今稱快哉。

吳若谷曰天下痛快事惟痛快人能爲之亦惟
快人能宥之所以思最等遇后則生同岐等

三思則死

關六鈴曰武后朝有此一段快事人何樂不爲耶

魏元忠傳

附朱敬則蘇安恒

魏元忠爲相諸張忌之誣以謀挾太子乃引鳳閣舍

人張說使証成其事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

易詩史者謂昌宗之謀害元忠與宋璟劉知幾之激

說恐致元忠以得罪不但爲元忠一人用患矣后竟

末年國勢漸有反正之意諸張欲謀動太子爲自全

計非先誣陷其大臣太子豈易動乎故引說使証爲

之術人之所不得而逆也夫太子動搖既難一就在

廷諸臣不乘說之未入同辭感厲待其入而動搖之

勢已成然後鼓衆伏闕誓死爭之或爭之不勝至

安全藏之剖心決腸以明不反不甚晚哉故宋璟

知幾之激說恐致元忠以得罪不過卽舉昌宗誅

元忠以動搖太子之術而反用之無有殊矣元忠

貶平章事朱敬則吏部尚書蘇安恒抗疏理之不

殿中侍御史王駿復爲申辨顛沛不辭太僕崔

事同列六人出郊餞別易之誣以其謀不軌使監御史馬懷素鞠之素特爲泰原后意乃解諸張用同平章事章安石數與面折同列俱致失色五王始創諸武官爵求人爲表衆莫敢應中書舍人岑義筆爲之語甚切激中書舍人畢構大當宣讀辭色厲厲後皆得貶不共爲青史中之盛聞哉

吳若谷曰兩人激說具有如此心事可見忠臣

國激亦是衍使皇嗣被誣廷臣亦能以茲義責

沐俊俊俊人雖兒孫未有不惕然動冷柯

金鑑卷之四之憤發于衷有剖心決腸以明

反之事

沈大匡曰作元忠傳獨舉宋璟劉知幾千秋大

淋漓痛發不但得情且多深志

臨六鈴曰宋劉數語係唐室存亡鬼神爲鑒自

使聞者從而殊惕

青萊自記曰元忠自端州召還不復強諫靜命

人有一時如此舉動得不爲之汗顏

蘇頌安全藏傳

唐蘇頌有功臣景倫李日知

朱里

武后欲悉誅諸王監察御史蘇頌表其無狀抗論

回來俊臣鞠皇嗣與謀太常工人安全藏剖心決

以明不反後之議者謂頌不阿旨職矣金藏樂工

身赴義事不大難于蘇御史哉不知皆難也唐初開

國未及冊傳致太子諸王有就質庭獄頃刻不堪

生之意金藏以一樂工奮身救之難無庸言蘇御史

當此雷霆疊粉之下諸大臣皆遠避頌曾不

獨毅然以中聖爲已任使抗論之際不先有

剖心決腸之猛志安能出之如此其烈激哉故曰

難也嗣聖間法官兢事深刻司刑丞徐有功杜景

陳子昂李日知獨存平恕令頌與金藏言之則史

羅繼不振微獨監察御史嚴善思一人力矣

方與士曰比抗論不回于剖心決腸人必不以

然至言先有剖心決腸之義後能抗論不回

不曉然大悟乎

侯筠菴曰抗論剖心論辯反覆如出一人令人

之不知誰爲蘇珣誰爲金藏所以比之暑無異此是絕奇文字

青萊自記曰誅諸王是殺王嗣之漸故不可不爲之抗論詔皇嗣以其謀其勢必株連斷斬戮盡諸王後已故不得已而爲之詞心夾腸以明不反兩人皆有深志也

狄仁傑傳 附妻師德吉

朱里

武后猜刻成性獨遇狄梁公仁傑賢而有禮仁傑因所遇之隆從容開悟召盧陵反周爲唐反周爲唐抑在召還盧陵時乎非矣方后縱議立姪視盧陵異資肅執幹之役夷然受之使之晦處靜候是不以空名蒙顯戮也昌宗輩悉后佞臣無端積謗于內仁傑必不能以國老終矣博學之戲故示無禮設有變辭不將疑爲因情而買怨乎仁傑司空少兵柄且年老反正之事非得十數烈節大臣布列津要探時而與則英公李敬業覆轍必又自縊起蹈之故玉與姚元之之薦匪但云一時佳士爾已智計若此後得反周爲唐與子房之借暗安劉千秋之設言審吏更稱過乎不同矣納言妻師德素不爲仁傑所重所推賢惟仁傑非師德能推賢賢如仁傑后且知敬沉厚寬恕如師德者太后末年諸張問控鶴監吉以自全計頃請召還盧陵以慰人望二人添以爲安知非仁傑實有以教之哉

吳若谷曰善用謀者卽用人之謀以爲謀使人不

見其謀而後謀之所發鮮有不當武后自恃
決不知蚤已在梁公術中雖欲久有權位不
得矣

侯鈞菴曰梁公爲唐救挽之際不露聲色所以
很如后見之亦化師德推賢未必不在乎此
沈大匡曰仁傑與溫嶠同一所處而坦懷任物
能過之足以知其量之無窮矣

青來自記曰后所急欲殺者太子也所最聽信者
王張也所防之仁傑將與樂見其才者東之
趙王若其然大關係關係之太俱自任
縣之后之禮之是反授其柄矣烏得不爲所

張柬之傳

開祖唐乾龍元年梁王李

朱里

狄仁傑薦張柬之于武后曰其人雖老宰相才也
之爲同平章事卒與監察御史桓彥範代州刺史
暉天官侍郎崔元暉左史袁恕已右羽林衛大將軍
李多祚舉兵削亂反周爲唐可見人之濟大事者
有才尤貴有才能老成持重不似總一方理一職
僅以文藝見長其器局之弘必如宰相然後可
教業謹銳駭賓王徙工文辭亂卒不可平也
王東之老而有才矣使爲龍濟之以李則
安古之平勃不能過何致竟如洛州長史薛季
慮哉草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楚客國危社稷許
軍燕欽融上書極諫抗言不撓臨淄王隆基與
機務劉幽求夜入禁中見天星散落如雨勒兵
併其親黨盡殺之天意如此倉猝可爲不然討
奉發東之不足與任矣

吳若谷曰武后淫亂且將盡戮宗吏久知不
下所容如是之人尤所宜忌而反用之不

姚崇宋璟傳

玄宗朝開元中計齊

朱里

姚崇爲相善應變成務與宋璟同心輔政璟更風
凝遠持正守法貴倖用事皆憚之剛直之性老而
篤誠不負姚崇虛位薦矣使玄以此能思祖宗創
之艱難與百姓民人荷託之重大遠絕女寵專任
成以崇之不求邊功璟之不賞邊將清野堅壁峻
夷出入之路明先王荒服之防則開元之末天寶之
初方見內安外攘風俗醇厚播遷之患夫尚何爲
此其極哉崇徽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齡擢爲
郎宋徽宗人以姚崇變憂危之計臣使崇不
卽忘之無怪乎勢不旋踵而大禍日生矣
吳若谷曰自祿山一亂始知兩人作相用意深遠
凡人謀國將欲爲久遠計安全集思廣益之
尤爲不可少也已
關六鈴曰至祿山亂而令人方思姚宋玄宗不
老成自招之禍禍將吳咎

盧懷慎張嘉貞傳

附李義盧從恩楊季子朝

朱里

黃門監盧懷慎清謹儉素所居不避風雨與姚崇
居相位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工部尚書張嘉貞
資產不營初爲侍御史張循憲家客有疑未決爲之
條析分理莫不洗然及昔唐之玄宗勤於聲色情厭
政事舉朝之士令姚崇宋璟外鮮有以清節是堅固
務用恤者矣鮮有以清節是堅固務用恤其初必至
窮極侈靡縱子弟梨園之樂其既還爲害賢臣政
以伴食剛蹕爲賢者沒世之嗟乎李義盧從恩爲
郎楊孚爲侍御史強禦不避請託路窮李朝隱爲
部員外郎執被斜官凡一千四百餘人陸象先爲
州刺史政尚寬簡吏民有過多輸贖遣之蘇頌爲
門侍郎獻可替否過于乃父是皆遠亂飭治匡時
俗之大一風規矣
沈大匡曰從君德看出臣道二人始有大補于
關六鈴曰朝有兩臣令人方知有廉斷二字

吳兢杜暹傳

附錄馬王丘崔所撰
魏元德秀盧貞

朱里

著作郎吳兢撰則天實錄直書宋璟嚴張說使証
元忠事說修史見之新陰改數字兢執不可曰若
公請則此史不為直筆監察御史杜暹因按事至突
騎施突騎施賜之金暹以身寄異域不宜過逆其情
受之埋幕下出境移牒與取施大驚異夫競直筆僅
信史暹埋金為名高也哉昔昌宗引說使証元忠為
動搖國本一大危局作史至此不直書激說一事則
諸張彘孽反開以有無疑似之端不獨史不足信後
世以說傳為必指元忠為實事玄宗末年外夷變
中國以無有顯節立名之臣足以大致敬畏而暹子
僞遣之際澌然不滿使其後更有無端啓釁妄生觀
觀暗敗再遣心殷懷重寶入私門以伺我朝廷之缺
失乎宇文融虛張戶口以獲寵公卿畏不敢言獨
部侍郎楊陽抗疏彈之上東封泰山諸道爭為貢獻
獨懷州刺史王丘錫率外無一他物魏州刺史崔
供帳不從錦繡濟州刺史裴耀卿表數百言皆實
諫御五鳳樓作大圖晏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帥所

部奏樂以競事侈靡獨魯山令元德秀道樂工數人

連袂而歌于薦之詩還西京過陝陝州刺史盧貞有

異政帝廉得之為題其贊于廳事而去是其直節顯

名皆大有補于風教不欲令吳杜二人以擅有專美

之稱者矣

沈大匡曰一改革一受全有如此利害則兩人所

為安得不起後人畏慕以為欽風撫事者所承

傳

關六鈴曰吳杜不能動人以撫事欽風之感則得

揚諸人亦不能比蹟而起有如此之多矣

滅成不設墜門守具使人遇敵不敢反顧故戰無
勝妻懷古爲桂州都督多文武材安祿反宰相未
則奏請用之懷古到任以飛書示禍福輕騎直進
賊衆感悅敬外悉平使此時仗四節者有忠嗣
分圖者有元振有慶禮有休璟有仁恩有懷古
其用而不見其舍求爲易亂爲治也又奚難
方與士曰言忠嗣用舍係天下治亂不奇至言
忠則治舍之則亂處使人不覺殊然拱聽足

見貴之尤奇也

侯景曰故忠嗣重來復舉此元振
見唐之有人而卒以得亂總明用舍之失實
豈爲諸人云爾哉

沈太匡曰治亂之原皆有確斷論史貴乎能斷
斷矣尤貴乎使人不可移易方爲信史此史
之

張家李專輿濟傳附李岫郭秉禮朱

楊國忠爲右相陝郡進士張家視爲冰山安祿山
范陽清河客李專爲郡人乞師于顏真卿汲郡
隱居青巖初辭祿山之聘許稱風疾後祿山謀反
遣蔡希德封刃召之引首特刃止讀史者謂忠外
挾女寵于國有休戚關保位就祿疑不止在一
山之視得無言之已其祿山專制三鎮陷南京
盧奕憑全城險尙致喪地殺身無救于敗獨何有
區區仗客士思爲舉除折肱之大祿卒之局
從雲昆之劫父慶緒之殺惟不從其意
名建節夫豈偶然而歟古之士得不爲之圖建
子李林甫子岫嘗指後園役夫謂林甫曰太人
滿天下一旦禍至爲此必不可得土至咸陽民
餓餓父老郭從謹進言曰自頃以來阿諛取容
之間必知有今日其發言致諷爲慮亦非偶然
關六鈴曰說三人高節直究其事之所大
遺不是亂世豈不爲朝廷之極有用人
岳天濟曰身全節者顧慮不暇真然哉

顏杲卿與鄭傳李愬傳盧奕朱里

常山太守顏杲卿起兵討祿山。常山陷。史思明歸。以歸。與長史袁履謙同縶于中橋之柱。比死。罵不聲。顏真卿守平原。約北海太守賀蘭進明共起討。相搆。大哭哀動行伍。後李希烈陷汝州。真卿爲盧所惡。遣陳福福希烈使人問以稱帝禮。不對。欲辱。積薪灌油于庭。不屈。遂遇害。後之議者謂杲卿死。玄之十五載。真卿死于德之四年。杲卿罵賊而下。卿不屈。汗賊以死。兄弟殉國。似有各行其志。而爲之。不知凡幾。死不同死。之後。元。節與不中節。死果中節。雖一死于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猶若同時。况玄之去德不遠。罵賊與不屈于賊。鮮有異情。非謀厲深。寧安能各行其如此乎。祿山陷東京。御史中丞盧奕被執。對賊罵數。數其罪惡。與留守李愬。採訪使齊濟皆見殺。其屬更稱不滿矣。

張夢匪曰。顏氏弟兄之死。人皆知極口稱之。此不稱其死。但爲之原心論世。使二人相親大笑。

過于懷方是竹令傳大手筆

方與士曰。括出中節二字。見顏氏弟兄各行其。中具有大識力。故先得以同松罵賊與不屈于賊。曾無二致。侯筠庵曰。唯死不同時。而所以死之之心。曾無二致。以觀古來兄弟死節者。同多。祈如二人。能。幾矣。

來與薛景仙第五琦傳

附曹吳程

朱里

上皇幸蜀肅宗卽位靈武時寇賊充斥道路梗阻

來與爲賴川太守前後殺賊甚衆人謂之來瑱

景仙爲陳倉令殺賊守將充扶風行之秦請良獻

以得達第五琦爲監察御史江淮租庸使凡軍需

餽皆無貲與兩京以足漸有克復之勢三人之功

時可爲極難非若李晟平賊算混遲米可以便宜

之矣何也後晟混所遣在代德之世代德父子皆

行聞此則父子聯難最難之同不達達計江淮

草木果錢幣之相通未流謀逆還方與京聲欲其

史守令咫尺得見天子此則天子之威令止可行

扶風至武關諸處盡爲敵壘卽欲奮起殺賊時其

之三人臨危策變皆致成功于時之所稱爲極難者

無不犯難爲之其功施所積豈在李晟韓混後哉

吳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被圍邈歲晝夜苦戰控其

署使賊不敢南侵江漢蔡希德冠上黨節度使程

星開門突出敵擒之擒斬被執謂從騎曰吾不幸

此天也歸語諸將寧矢將不可失城希德攻之竟

克去賊不敢南侵江淮之運始通上黨南守其關

扶風凡爲克復計者可安坐而圖之矣

張參匪曰不從難爲處稱其所爲則所爲不見

難不舉可爲之人以形容其不可爲則不可爲

之勢不著篇中援引証據其言皆甚鑿鑿形容

所難尤極深至

晉小曾曰凡人論古至于禍亂流移之際不極舉

其所難不獨當時事跡無繇見其要畧卽垂訓

立說亦美以發人欽風比蹟之思

李泌傳 肅宗朝附李勉李悅

朱 里

京兆李泌幼與肅宗爲布衣交。肅武之見責以封
在肅非隆拜道之。入在必亦實有命。將出師者
畧矣。攷自河北既陷。思明之勢橫于祿山。泌方調
兩軍。繫其四將。四將分往來奔命。有必敗道似失
所使者。微李若郭方畧。雖授能保其不爲。獨制食
枳私憤事。如任福之于渭州。郭宏潤之于符離。平
所使者。斷無渭州符離之敗。能保其不爲。誘。應。受。
如。李。松。之。于。馬。伏。波。龍。所。軍。師。如。李。松。之。于。馬。伏。波。龍。所。軍。師。如。李。松。之。于。馬。伏。波。龍。所。軍。師。
有李勉以尊朝廷。有李泌以周旋軍旅。後更須
以經濟爲已任。肅宗卽位。靈武。于是與經營草創
不同矣。

沈大匡曰。出師命將。直能保其福祿之有終。

相者不可無此深計。

關六鈴曰。李郭齊名。想端繇此。至言念任福祿
往事。令人益不能不致思于郭侯。

雷萬春南霽雲傳 附高叔

朱 里

今狐潮攻雍丘。張巡使雷萬春上城與譚面。宋六
不勸尹子奇圍睢陽。使南霽雲告急于臨淮太守
蘭道明。見道明無分災救患意。乃噴一指以示。使
史者謂敬官則宜勇戰。戰之不勝。在張睢陽死是
分何能得此。于雷南二將軍哉。蓋亦有其故矣。昔
陽行兵。不依古法。其平時立教。務使兵將相習。人
爲戰。兵將相習。不必殺。以意指人。自爲戰。卽乞師。
皆具有忘身殉國之風。城上之每告急之師。
平。時。識。熟。情。矣。突厥陷趙州。刺史高叔與妻蔡氏
藥不死。厥以金獅子帶紫袍遺之。叔顧其妻。妻曰
報國恩。改在今日。遂閉口不言。見殺。此非識熟有
安能有此同心哉。

方輿士曰。使乞師對敵之時。非真若張睢陽在
其所感厲。亦不能有如此之烈激矣。

岳天濤曰。讀此知睢陽忠義。尤在能感厲人。

張與雷海清傳 附許欽寂耿仁智 朱里

史思明陷河北。僑賜禪將張與被執。罵不絕口。思明
錫解之。祿山晏羣臣于凝碧池。樂工雷海清不勝悲
憤。擲器痛哭。祿山支解之。讀史者謂與禪將鮮卑
託統之不屈。亦見忠節。海清樂工。名不列于士林。抱
器而逃。賢于有位。必大罵號泣。受慘如節者。何也。蓋
以河北之陷。一時縱屬勢窮。在與既稱禪將。能還無
喪失。所守之耻。樂陳國。歟于海清。雖無深與對此。哀
音怨亂。難免有大道淪沒之憂。所耻者大。所受者深。
彼于其心。但知赴義。不知殺身。知赴義。俱不求死。
賊况辱罵。不知殺身。方以身之履刑。蹈辟。爲可樂。而
何覺其有痛苦哉。初許欽寂。寂爲討擊副使。與契丹戰。
被擒。使至安東。城下諭降。欽寂謂城中人曰。狂賊天
殛滅。在朝夕。公但厲志勤守。以全忠節。丹絳之史。思
明上表請誅李光弼。表將入函。參軍事耿仁智。割
大呼曰。人生會當有死。得死忠義。死之善者也。思
明殺之。若是之死。庶足與與海清者共笑地下。參
方與士曰。支解錫解言之已甚畏人。然此但可

其所畏者。何足以畏乎。與與海清。

侯鈞庵曰。不罵不快。不罵不奇。奇快之事。舍二
臂能爲之。

魯小韓曰。言二人受慘如節處。獨能將心事細
道出。始不同于虛弄決烈者之所爲。

張巡許遠傳

宋 聖

睢陽圍急。衆歛棄城走。張巡許遠令兵堅守。以待
師食盡。城陷。巡死。遠生致之雒陽。亦死。張鎰聞之。
道兼進。比至。陷已三日。嗚呼。天欲厭唐。固繇玄宗。
寵妖孽。外延黠賊之所驅致。獨不宜使一時忠臣。
士至殺僕烹煎。忘身血戰。不能緩三日之死。如此。
緩死三日。計巡前後殺賊共十二萬人。睢陽圍解。江
淮可以不驚。江淮不驚。于是俟南京之復。以再奠天
望。則巡與鎰豈非並傳不朽之績。乃致讀史之士。
之相待忠義。抑何如此之過薄與。

張參匪曰。嗟。張巡許遠至孤城死節矣。作傳
猶真其緩死三日。則巡遠與鎰尚有並傳不
之績。其爲嘆悼之意何如哉。

魯小韓曰。以巡遠之死。致怨于天者。何也。蓋
時巡遠之人事已盡。玄宗又不足責。不得已
之與作陸宣公韓昌黎傳同義。

郭子儀傳

宋 聖

汾陽王郭子儀。男畧震主。功蓋天下。卒以令名全
終其身。非易所爲聰明。磨智神武不殺者。未易
矣。從來至好莫如內寺。至得莫如外狄。大功初立。
寺人嫌尊。于內四夷交証于外。卽冀旦夕之寧。不
得況以一身繫天下安危者四十年。乎昔子儀功
再造。聞詔卽行。奸若程元振。魚朝恩。不得以鬼魅
計。擣我尚父。其聰明睿智。何如矣。吐蕃入寇。子儀
而人。不何知矣。以是男畧震主。而身不危。
而人不忌。令名全節。無所計于其衷。而理自不能
之矣。

方輿士曰。以全部易書舉爲揚眉。見文王周公
子後。言功遂身全者。止有子儀一人。他人未
有些缺陷。

侯筠庵曰。文王作易。以明愛患。故無文王之小
者。則亦不能有令公之大業。聰明睿智神武
殺俱從小心中得來。人顧不可不知也。

沈大匡曰。關雎亭明于春秋。郭令公明于大易。

李晟傳

馬燒傳

宋 里

同紀歸國所過抄掠李抱玉遣使置頓人人惶
燒請行先使人賂其渠帥小有違今卽斬之諸
手遵約束去拜河東節度使時河東將士單弱
年得選兵三萬懷光反燒以二十七日討平之
者謂肅宗新立不宜借同紀之兵以平亂尤不
以克城日金帛子女歸同紀自有克城之約所
掠實蕭有以教之耳使此時置頓匪燒抄掠不
必制我疆宇遷我民太僕卿右庶長等請
尤不宜總兵威陽開武臣以爲避聲望之疑至
成叛變起河中而燒猶復從容觀望不卽討平
傷少給遙連朱泚之兵以入寇則一見並豎有
爲援此其所患當更甚于奉天之圍矣
吳若谷曰馬燒立功多能爲人所不能爲此
其所爲而絕不及人品大有深意
魯小韓曰使此時無燒則寇掠曷然懷光之
未有寧極可不爲宗社之大憂

渾瑊傳

宋 里

渾瑊性謙謹位窮將相無自矜色嘗奏事
允喜曰上不疑我故能以功名終讀史者謂瑊之
爲皆人所不能爲然非無所感願遠能爲之者
初瑊與僕固懷恩李懷光共出郭子儀麾下貴爲
公猶奔走其第于子儀威容德器服之最久厥後
思以引寇暴懷光以謀反自經知強者果何
敢躬爲不道以距二子之覆車乎播遷後諸鎮率
致扈衛永牙節度使於狐影須臾不絕重武節
位以安軍府其所感屬當又在渾瑊寧矣
張參匪曰子儀忠義出天性渾瑊忠義繇學力
上不疑我一語不知費了多少危應以是知
刻意求學爲好人者不能
侯筠庵曰能感屬卽是渾瑊善保功名處懷恩
光不能故卒至敗不可云救也爲將者安可
以三人爲鑒

李光弼李抱真傳

附馬璘楊惠元朱里

李光弼治軍嚴整與郭子儀齊名河陽之戰以緝
盟觀中獲奇捷史思明圍太原光弼麾下不滿萬
斬賊凡七八萬此用兵嚴整之一明效也李抱真
澤潞節度副使籍民為兵比三年得精銳二萬朱
反與王武俊連營奮擊破之貝州此三年訓練之
實功也可見出師之速以律則吉非子儀不可
寬從事兵無聚塞義厚者強有抱真與武俊之痛
害猶新誠無難不復矣此皆關鳳翔鎮西節度使
關瑋以待選龍圖閣直學士是者短足與比河陽
之捷後發西京兵戍關東德宗御望春樓晏勞
勳與郭光揚惠元以軍師張巨濟戒所部歸焉
諸處者庶幾無難子嚴整訓練之科哉
方與士曰嚴整訓練皆為將之美名有明發
功則不徒有其名而已所以愈足深人感
李岳天濤曰克敵致勝全在平時操術之奇惡
者嚴整訓練二義得此義行之無難為

楊綰傳

代宗朝附柳悅朱里

中書侍郎楊綰性清儉制下朝野相慶郭子儀方
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京兆尹黎幹中丞崔寬一則
去騎從一則散毀第舍之數者成綰之美長綰之
事或不同皆足徵綰風節峻厲較然難犯舉君子
人樂得推之者矣不然素無足重之名教令人改行
更節以明楊盛事在久有權位不能況初拜命之
乎程元振擅權縱恣致上氣拂出幸太常博士柳
上書請斬其首初上拜綰時綰雖幸執政及其
有仇如此未聞買之雖廉委其參決何異
尚思頗救悲夫
沈大匡曰為人樂推自然弊政可革不幸以不
者置之不用是所重在絕不在廢革弊政
關六鈴曰死者不可復生存者猶望其能用作
之意不通借此以飽屬人主豈專為綰為
發

喪亂後漕運勞險戶口流亡度支轉運使劉晏殫心爲之操其贏資以佐軍用不幸爲楊炎庾牟所誣賜死忠州嗚呼晏死晏所作法能令天下之士後世人人奉而行之雖死猶不死矣何也凡人勇于立法者大多不愜異儒之情而犯剛強之所忌所以是每創七國身不令終韓延壽在東郡恩信周遍二十四縣末年棄市人患身死名不立功不傳耳患死之不以罪哉晏死後之屠財藏者莫能繼之李異牟皆特年征課所入類晏尤多明年過之又明年相繼八十萬緒然止在豐財作法不善亦不足爲之能矣

侯筠庵曰楊炎庾牟能殺晏不能殺晏所作之法

與不能殺晏同

魯小韓曰商鞅立法自斃劉晏身死法存二者爲言法者善不善之鑑

段秀實始爲都虞候新郭輪舉卒郭州賴以得安以行軍司馬知馬臻節度事臻卒都虞候史廷幹欲因喪爲亂秀實嚴兵以待不發一人軍府肅然後遷司農卿朱泚議稱帝勃然唾罵以笏擊中其額死殺之凡秀實所爲皆大有識力人始能爲之不僅以一身爲解紛亂禍患禍地矣昔喻爲郭令公子今公在繼士爲暴知不敢爲至門面議是特厭父以無忌此其大識力一舜在郊寧在涇原每事必咨秀實行是秀實于軍凡情意梗忤不發則已發則必制之術此其大識力二泚圍奉天勢如騎虎卽欲不敗年稱號不得敗年稱號舉一時忠義于理斷難更活則秀實之擊賊殺身已甚賢于唐末裴樞等拱手而受戮此其大識力三有此三大識力又何慮乎亂之不足解患禍之不足弭乎姚合言東出以爲清爲判官姚况知州事二人聞上幸奉天集將士哭激以忠義發甲兵輸之行在朱泚稱帝收元應大理卿蔣洸以詣行在爲泚所獲欲逼加官爵洸乃

絕食潛逃以避之亦非識力淺薄之人所能奮然爲之矣

方與士曰有秀實之人品始有秀實之識力不識力二字亦非輕易可以加人者

吳若谷曰識力二字爲秀實一生大本領一生大領到結局尤奇

沈大匡曰若非識力過人三者安能事事盡善

裴諝傳

朱 里

河東祖庸使裴諝入秦事上問權利處入幾何不對復問曰臣自河東來所見農人愁苦陛下不問責臣營利是以未敢對也爲執金吾子僕隸人犯法請特奏之謂郭公勳高望重上新卽位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有臣若此何患疾苦之事墮于下聞僭退之聲勞于中梗莪雖然尤有說矣祖庸者天下之大利所存也金吾者朝廷之大法所繫也利不上侵則小民始無重征急歛之患法不下貸則大害乃多應明義立之風朝廷尊天下之民益不爲梗莪之所對顧不止爲河東農人汾陽國老明大體矣

張夢匪曰不對權利則言利之臣不進不畏惡則恃有郭公以敢爲不法之事者自無以此知諝之所言非無遠計侯筠庵曰諝雖不止爲河東農人汾陽國老所言兩者亦大受福矣

崔祐甫傳

朱里

同平章事崔祐甫欲繕常家用人之弊作相未二日除官八百人務尚寬大當時政事有貞觀風李元已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祐甫請遣使慰勞青將士正已漸服天下以爲太平之治庶幾可望大曆非貞觀比藩鎮作叛于內庭吐蕃與擊于外地此時卽欲求爲保境寧民僅守成事不得況侈然高引動以開創之業是期乎不知吐蕃之入誦藩鎮之橫自朝廷朝廷之上使無有開陳長風固事勿與之宰相則藩鎮用命各勤所守吐蕃自不敢犯關兵不血刃以犯我中國貞觀太平夫弄絕遠難之風矣

方與士曰大曆之治真福茂矣有祐甫在朝使侯得幸少安卽是貞觀太平何必直追隆盛侯筠庵曰太平貞觀起于民心祐甫既得民心風卽如日暮可見安得不共爲福之

張仵符令奇傳

德宗朝附高重奏朱里

田悅寇邢洛李抱真拒之累日食盡張仵符請自駕愛女爲軍士一日餐衆咸泣出戰遂大破之符將憂命將騎兵三百救李納辨父令奇勸歸馬燒悅聞之族隣家至今奇罵不絕口死夫任驚愛女將借此以感屬諸將與抑知城破女必不保不若驚之反是國存萬一也令奇勸于歸悅將恐人之或有以議其後與抑不知于去家必難完徒以衰暮之年與強賊爭此患禍也皆非也大凡豪傑舉事于勢難兩全貴先審其所重以奮身爲之義不反顧使仵符于未事之始卽有計釋害權休戚之心愛國斷不若愛女惜名斷不若惜身况食盡尤非一人事遺于終在晚年儘可不爲胡爲奮身爲之義不反顧若此哉高重捷與朱泚將戰于梁山大破之衆勝逐北爲賊所殺上哭之盡哀結蒲爲首而葬此見其首亦曰此忠臣也東蒲爲身葬之初滔卒之亂兵部侍郎劉迥以病臥家朱泚召之不起後聞上幸山南自投縣下死懷光謀襲李晟三令其衆不應皆竊言曰

擊朱泚唯力自視欲反我曹有死不從也非審其
重安能使人之重之與不肯輕其所重以從人又
此哉

吳若谷曰于重中加一審字于能審中加四義不
反顧字兩人行事真是卓越千古矣

沈大匡曰舉畫其用心已極深至却又痛快直捷
以出之非雪作肝腸紅爲意氣者不能

李璣石演芬傳

附韓遊瓊

朱

里

懷光初蓄異謀其子監察御史李璣謂帝曰臣父
負陛下懷光死璣亦自殺謀反成其養子石演芬
客諸行在告之事覺懷光使左右脅食皆曰義士
斷其喉而去後之人有議之者曰璣演芬之告忠
得毋不孝有解之者曰懷光死璣演芬不死不孝
矣烏得爲之不孝噫嘻悲哉此皆不足以知璣
之有苦志者矣凡人論孝于他人可以死生較得
論孝于璣于演芬遺父若此謀之不聽其事不
其族倖一則曰臣父必負陛下下則遣使諸行在
之至反成後死使後之仁人君子讀其遺書念其
事至欲加以不孝之名不得非大孝孰能當此
乎李抱真爲邠州別駕知僕固懷恩有異謀脫身
京師請命于儀出鎮之邠州節度使韓遊瓊奉
朱此懷光遺書約與爲變遊瓊卽遣人具奏請
官罷兵柄其用志亦不後于璣演芬者之所爲矣
張參曰璣與演芬所爲不從後人立斷事

辭不孝之名此獨從後之仁人君子口中想

他的孝處大是解人。大是史筆。

吳若谷曰。以作傳者之苦志。追想當時躬冒不白

之名者之苦志。兩志相深。益見其苦。

關六幹曰。人子行事。若有求名之心。就不可爲之。

絕孝。况爲如瑾與演分者乎。不得此傳二人

大不自矣。

韓滉傳

附曹王皋李皋曲蒙張柬之

用

關中饑。軍士脫巾以呼。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餉

宗父子。賴以得生。韓滉之功。不止在江東在淮南。

在關中矣。然江東淮南關中之功。自滉爲之。豈有

成之也哉。滉初鎮撫江東。修城迎扈。議者多疑其

臣。使此時衆論調。不得李泌以百口保之。滉終

節盡誠。終始無貳。安能孫守土。以及隣鎮。無降鎮

及天子之行在所。寬然無恙。得竟有此功業。以故

之謂滉。宗父子之謂也。滉之所無。得此力而

之。滉亦有其功也。滉之無。則父子不

則滉亦死。嗚呼。大臣建衆在賢能。使君臣父子

死皆繫之一言。其人顧不足重其事。顧不足傳

此反。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獨曹王皋。黃康不

破李希烈于新黃。希烈襲鄧州。刺史李兼出戰。爲

破之。陳許亂。後戶口流散。朝廷以自環爲節度使。

期年流散復集。江淮清運。歸于李納。李泌請以

封殺鎮徐州。割淮泗之地以隸之。納始不敢奪。

豐州民食土瘠。都防禦使李景皋率以勸儉。而

後備儲充實雄于北邊。帝至梁州。苦乏糧。用戶部
書殿。震百方聚財。民不至困。而供億恒足。之數者。
雖不同。皆有韓。鎮。運米之功矣。

關六鈴曰。韓。之。功。不在。運米。在能令李泌鑒于
無他。李泌之功。不在保漢。在能使漢得遂有
米一段功業。皆非恒人所及。

魯小韓曰。漢有如此忠勤。李泌不以百口保之。
不得為之賢宰。相則知運米之舉。關于泌者。
尤大。

柳渾傳

朱

唐憲宗元和初。帝遣渾瑊為會盟使。口和戎息兵。瑊
之福。諸將皆為信然。獨平章事柳渾憂其中變。瑊
實嘗圖使人謂渾曰。相公節言則重任可得。渾
益力罷為散騎常侍。時之議者。徒以渾善生能料
言事。謂頭可斷。古不可禁。為渾稱異。渾大不知渾
憂國警邊之至義者矣。唐至興元。所稱為國家大
不在遣使議和。在延實執政。使李晟不得盡所欲。
李晟不得盡所欲。為柳渾所敗。此有兩端。一
之壞敗。又可知為之渾者。知之不言言之不力。其
以答君父重朝廷使四夷聞之。悚然起敬。知中
有人。平朱泚。攻長安。盧杞以百口保其不反。請
遣入城。宜慰金吾將軍吳淑曰。吾非不知往必
辱朝。無爾難之臣。使聖情備臨耳。奉詔隨渚。此
使杞于。此有柳渾敗盟。憂于淑。無張廷賞。賢
使渾不及吐蕃而淑之敢言勿過于渾。以淑是
愚知其為理勢之必無矣。

吳若谷曰。內則計安將相。外則示威敵國。朝廷

上安可一日無渾。

青萊自記曰。渾能料敵。不能使敵之不爲我侵。

敢言不能使延貨之不爲國患。人臣遇非其上。以致力殫計窮。憂思徒結。自古及今。不知凡幾。獨一柳平章爲然哉。

一 陸贄傳

朱 里

帝在宮中。聞監察御史陸贄名。卽位召爲翰林學士。時兩河用兵。賦役日急。贄恐兵窮民困。上書辭極。至有臣如此。其君猶不免有專怨致禍之議。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使帝不以見屈于正論爲耻。建中。間。從贄追還六軍。姚令言何致有斯論。之變。貞元。間。從贄裁定兩稅。裴延齡縱極奸惡。亦不敢以聚歛之術爲明主宣導。淫慾內患息。則外寇寧。民力紓。則邦本固。平治之效。舍是奚著乎。

沈大匡曰。人但知宜公能動勤。恨恨于章奏之間。不知勤餒中。具有如此。始終勞苦經營之實。非得此傳。其義胡繇卒明矣。

青萊自記曰。唐室治平。在贄已謀之。井井措一。所施而罷。此其中實有天意。故予不得不綴。以証之也。

帝聽裴延齡語貶陸贄爲忠州別駕。諫議大夫陽城
帥諫官守延英門論贄無罪。言若相延齡貪取白
銀之。讀史者謂此一諫不獨明言責唐社稷存亡
于是焉決之矣。德自河東既平。赦書之下。僅屬空
則歛怨蓄暴。天下猶共見之。使此時無贄。力勸其
修武後諸人。豈易相率去。豈以明天子之有尊與
之治。固非無所致之。而然矣。迨還宮未久。任延齡
行聚飲。使一時藩鎮。盡以違奉市恩。曰延齡。此
貨以輸之于已。則見設法以奪之于民。貶延齡
家之元氣大耗。有唐數百年天下。不從此其區爲
金吾將軍張萬福。閤城宰諫官守延英門上書。迨至
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益太平。盧杞極惡窮兇
補闕陳京等上疏力諫。帝大怒。衆人皆退。京獨以
爭之。讀史者又謂城諫用延齡萬福不大言以賀
窮極兇惡。京不無留死爭至。貶之澧州。以辛廣社稷
存亡此時已不可知。何論異日矣。

侯筠庵曰。以用贄爲存之本。相延齡爲亡之基。

客一諫關係不在魏徵十漸之後。凡爲人主

用舍之間斷不可不慎。致滋後人憤嘆也。

關六鈴曰。讀此則知韓昌黎許臣一論。但未明

耳。子義豈有少別。

岳天濤曰。讀至存亡皆極大驗。顧非無心之辭。

杜黃裳多經濟大器爲黃廷齡所憚十年不遷黃
宗並拜同平章事征蜀之選專用黃裳以致黃
河成帝中興之治夫黃裳所爲明主勞于求賢
任人其大較矣昔德宗好聚飲任廷齡得一陸贄
能用故還宮之日雖云改過過終不改兩河猶然
命徵獨如見之爲患縣所用人不得其術故巨
功勿測也後德宗立銳意相黃裳數年之間叛僧
盜紅酒西州等處皆平有頃陸贄之奏以
黃裳爲相黃裳以爲黃裳之相也黃裳之
無復憂時之志則朝廷之政無所及而河
有以聽也不然將亂之極綱紀廢弛中興之業
難致乎

方與士曰：黃裳之相也，中興之業，難致乎。

黃裳自任工部。

黃大匡曰：黃裳不用天下幾至大壞。却得黃裳
不但不壞，且致中興。用人之功，顧不大。

高崇文克成都秋毫無犯市肆不驚得劉闢二妾
敢達獻于朝以求期在蜀期年以四川宰相趙翔
屢上表稱蜀地安逸無所陳力願效死邊陲乃以
鄆宰節度使蜀自草阜出守垂二十餘年服南詔
吐蕃所稱兵堅積厚甲于天下皁死闢謀拒命專
之過一時老臣宿將無不羣然願某而以詔用崇
爲大驚是益縣利在子女金帛且其削平後尚可
餘陰長子孫爲西陲一大方面任崇文所志若此
兵不及施卒能除朝廷以西陲黃裳連集
亦因是得以大獲知人之譽矣初闢舉兵圍梓
官林蘊力諫闢怒將斬之戒歸刑者數礮乃于其
繩叱之曰豎子當斬卽斬吾頭豈礮石耶遇害表
吊基夫不知爲崇文也者其亦能行之否

張參匪曰：言征蜀之選，衆人望之如脂，蜀平在

文不過爲釋朝廷之憂，報知遇之感，意致遠
吳若谷曰：崇文使有自利心，必不能平蜀。征蜀
用他人蜀亦不能卒平，兩人之功俱足不行。

裴垪李絳李藩傳

附李吉甫白居易

朱

墨

元和初立。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同平章事。裴垪獨嘉賓之。李絳爲翰林。極言宦官驕橫。在戶部不進羨餘。及同平章事。論事帝前。謀議頗直。稱其宰相。李藩爲給事中。勅有不可者。即于黃紙後書之。帝以裴垪薦。拜同平章事。知無不爲。朝有三臣。中興之政。可翹足俟也。唐自玄宗幸蜀。代宗幸陝。德宗幸奉天。累朝舊物。幾不能守。諫時政。缺失。天子不開藩鎮。重臣競言進奉。或令宦官典兵。或許武臣世襲。武臣以自負。功高身後。易一醉。其致不壽。中出以口。勸爲廉。三臣後先當國。爲能補章其弊。而後治平政肅。德化殷流也。史曰。中興登。憲宗志平僭叛之故。與初李吉甫拜同平章事。訪垪人才。用之當時。翕然稱爲得人。翰林學士白居易論事帝前。嘗直指其過。帝怒。絳力言待之如初。涿州刺史杜兼。誣藩搖動軍情。帝詔杜佑殺之。佑出都見藩。神色不變。以百口保其無他。使垪也。終也。藩也。素無過人之識力。一旦爲相。使人共嘆爲識力之過人。抑甚難已。

侯筠庵曰。流弊不至已極。不云中興。朝無三臣。

弊不易。弊改。三臣議力。非經平日所造。亦不

成。此中興之功。真確論哉。

魯小韓曰。功業所成。直能爲之。審始令卒。計審

利。不唯臣節大著。國勢亦從此較然。此真稱

章之有關於國計者。

裴度傳

朱里

晉公裴度威望遠著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老少用舍以一身繫天下安危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讀史者謂功如晉公則功在天下何以書策所得獨于其淮蔡非無說矣蓋當日國事之患所稱為內煩天子之憂思外重民人之驚顧者莫大于淮蔡師老財竭四年不克徵晉公力排衆議與師度使李愬夜半乘雪直入其地則元濟不除承宗師遁相爲犄角四夷之兵因是以伺隙蠢動剽掠不常天下之勢尚能然無恙乎天下事大固有在于此而其應不止于淮蔡之役是也是又安得謂淮蔡之治亂無關於天下之安危乎以爲書策短之哉

張夢匪曰大臣當國家無事朝乾夕惕尚且不遑天下况淮蔡未平有不以之爲念乎論古如東方稱無慚于古人

關六幹曰安危大勢不關天下晉公亦不遑衆獨斷其遑衆獨斷處以衆人所見者小晉公所見者大大小之見于事後益明

韓愈傳

朱里

昌黎公韓愈起衰救散文章爲唐第一功臣文章傳事績亦應不朽胡以民困之陳同汲長孺之矯一貶山陽佛骨之諫多得太史今之高議而貶潮慰之使岌岌乎如顛平原之必死深州幸得生一生挫折所歷如此天豈降于其文故衰乎所遇豈所遇極衰如能刻苦累屬以文章成名當代乎豈不欲庸祿再興使之連年貶竄不得久在朝廷表表治李絳李藩諸賢飭治遠風以共有宰相

方輿士曰敬言昌黎爲文章第一功臣反歷敘生所遭之不偶可見文章功臣亦大難做非且黎斷不能爲之

侯筠庵曰昌黎能從挫折中著出起衰救散一實學問大事功不獨唐人稱爲第一卽從宋人恐亦不敢以第二目之也

吳若谷曰昌黎立朝忠鯁多古大臣風節此獨紀其風節但紀其文章見與從來之極有風節

而無文章者大暴

青萊自記曰。功臣隸至文章天地鬼神皆忌之。

能辭此挫折唯至挫折已極文章益明舉夫。

鬼神亦無可如何只得聽其表著功斯大矣。

曰第一

又記曰。載觀之宋歐陽文忠公修罷觀文殿。

士待于龍州得其意稿香心探賾遂以文章。

冠天下則知昌黎之功還不止在一唐矣。

李愬傳 附柳宗元

朱里

李愬平蔡州。裴度入城。具橐鑰出迎。道左曰。蔡人。

識上下之分。願公受之。使知有朝廷之尊。賢哉。公。

不獨有勞不伐。且得先西平蹇蹇大臣遺節矣。昔李。

西平晟克長安。見帝于三橋。先質平賊。後謝收復之。

晚。蓋以大臣奉命討賊。與武夫之受俘獻賊不同。賊。

未平。則憂其震驚官闕。賊既平。則憂其餘孽復萌。實。

驚官闕。非賊之故。孫在位者。賊守無狀。所以西平有。

謝罪之請。餘孽復萌。亦非不盡除賊之患。孫同事者。

不各所留。所以涼公有此迎道左之儀。其于臣節。

稱無不矣。厥後成德兵馬節度使王庭奏自稱留。

想聞變。求服涕泣以諭將士。士皆痛哭。大義所激。

與先西平之曲說馬燧豈有殊乎。柳宗元刺柳州。

劉禹錫母老刺播州。請易之大義。卽不關于朝廷。

高情已非晚近之人所能及矣。

侯筠庵曰。尊出西平以立說。見想不特能忠于。

亦且能孝于家。

沈大匡曰。忠義傳家尤爲當時武臣所甚難。

田與李光顏劉悟烏重胤王承元傳

附不傳

朱 璽

魏博節度使田季安死。衆請田與爲留後。與乃繕戶口。聽令下朝。帝遣裴度宣慰之。軍中受命。惟聲如雷。淮西都統韓弘倚賊爲重。嘗遣李光顏一美人。願誓以身許國。與賊不共戴天。勿受。李師道阻兵拒命。役及婦人。知兵馬使劉悟勒兵斬之。淄青十二州悉平。河朔諸鎮凡州縣皆自置將領。分刺史縣令。惟作威福。垂六十年。橫海節度使烏重胤毅然除之。威震解度使王承宗死。衆立其弟承元。承元表請除之。與淄州將士喧譁不從。以部書諭之。亦號泣不聽。盡出家資散給其衆。殺爲首大將軍。中始定。夫魏博拒命。節度始可。縣軍士爲廢立。驟然矯正。軍中豈易率聽。韓弘倚賊爲重。則弘未必不是其賊。漁人以爲所以。紀無媿悔之心。師道役及婦人。其意以爲婦人亦使知兵。其謀叛可不止在淄青。十二州之際。河朔自置將領。則所將者皆其心腹。一旦爲變。又安有餘。符不習之。隱患成。德詔命不遵。逆節所形。唯先從不

奉詔命以爲之始。則罷兵犯關。于是可以因勢而圖。以如此之事。如此之時。使無有待命若典。操節。願厲兵若愷。登奸若胤。剪叛若元。則尾大勢積。終虎狼入室之憂。有唐宗社。能保其不爲四分五裂乎。石雄破潞州。詔賜帛千匹。雄置軍門自取一匹。餘分賞將士。故士卒樂爲之死。捷至拜爲晉終行營。度使挾纘投醪。古之恒事。但與之語于唐末。俱足爲光顏等所不薄矣。

關六鈴曰。擊者。謀唐亡。和在旦夕。却得五。魯小韓曰。借五人以發爲叛之隱志。鋒穎甚奇。

李渤許孟容徐晦武儒衡李鄴溫造傳

朱里

皇甫鐸以楷苑取類少室山人李渤附奏極言爲
政所惡仍還東都左神策軍史強貸民錢京兆尹許
孟容收捕繫獄有詔出之不聽李夷簡勸楊憑貶
臨賀親友莫敢與別樛陽尉徐晦獨至藍田餞之
損以宦官應得知制誥中書舍人武儒衡借寇擇
同僚失色儒衡意氣自如吐突承璀欲引李鄴爲
鄴耻縣宦官進身至京師辭疾竟不視事返
唐使李程及爲左贊金吾進馬五十四侍制史
勅其違勅違奉請論如法祐謂人曰吾嘗夜半入
州槍吳元濟未嘗心動今膽落溫御史矣嗟嗟大
擅國致動處士之疏京尹教人直頌天子之言反
所加令知交不敢云別除授之故使闕宦得以明
宰相拜命或臨參而報罷節度入官可違勅以
凡若此者皆國勢大傷危亡無日之虞事而得
孟容得晦得儒衡得鄴得造峻骨各厲以力救于
湯疾風之際則勿謂徒然言說無當于臣子之規

吳

沈大匡曰古今不弊之弊莫大于國體之傷使
時弊不得數人爲之蔽視其弊所謂不弊不
更當何如矣

岳天濤曰歷指歐戰之形奉世幾不知有唐矣得
數人令人少少覺之其挽回之意不更在風俗
之外乎

柳公綽傳 參宗 新附柳公權 李延朱 里

柳公綽爲節度使有二吏犯法一受贓一舞文公綽竟誅舞文者牛僧孺過襄陽公綽服喪號連于館將佐尤之曰吾重宰相所以重朝廷九州六胡相事入寇公綽奏以沙陀酋長朱和義宜爲陰山都督使居雲朔塞下諸胡不敢犯邊之數者皆一時藩鎮所大不樂爲公綽爲之難矣何也朝廷立法所以止亂法禁留後可以自立不必有更置之患制禮所以尊禮三節度可以抗天子不必有同美之憂公綽以爲節度使且生表疏可以抗寇爲重不亦有利乎召之恐用煩斯夕之籌慮今公綽所爲若是不爲難抑將何辭以責天下之婦孺不用命者翰林學士柳公權善書蹟事帝即以筆諫李聽爲羽林將軍長馬帝初爲太子使人求之勿獻此在衰末之朝不可爲之不難多

方與士曰公綽自修臣節詎知幾一舉動即有平天下利弊如此人亦何可開爲也

岳天壽曰無綽卽朝廷不知何如尚問邊計

韋處厚傳 開禧 劉知幾 朱 里

裴度罷司空翰林學士韋處厚言度勳高中夏外夷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稟廟算相滿悅介深疾惡重惜官職帝視朝每晏左右選宿樞楚請祥首玉璫以謝陳職之贖之三臣也者叙皆足稱賢矣而不然也大凡人臣立朝爲能久于職其初必貴有可乘之功其既亦不廢夫衆君子右榆揚之力使度未入之始使不與段文昌建德不與吳元新等同爵達吉有八圖十六歲未及王處厚作亂度以死臣主在討賊不時召募踰年迄無成功因問人朝達吉黨張繼與不敢以名應圖識宅占崗原爲度起不根之誘達吉用之不專業已棄去後頗韋學士之開陳曲說賢者豈非二人之故其實有以成之乎載觀之度京師與朝士共飲樞楚附以耳語侍御史崔咸罰度樞楚漸魏趨出其爲不賢益見矣侯筠庵曰借三人爲較形出度所遭之不幸大沈大匡曰使所遇皆賢度功誠未易量矣

郭劍傳

宋

帝疾亟命太子監國。宦官請郭太后臨朝。后曰。非。制。幾傾社稷。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制。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取制書手裂之。其兄太。郭劍亦密上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率妻子。官。歸田里。從來母后專制。所稱為斷。劍重器。有。君國子民之累。足以無衛元元。也不過利其。在。可以輔政典兵。郭王拜大將軍之說。為。一。郭劍。又。不。郭劍。自。及。今。不。特。武。為。然。矣。今。與。劍。士。武。未。見。諸。武。之。得。制。最。詳。即。檢。情。求。法。猶。懼。不。免。取。罪。厲。階。徒。以。其。身。為。小。人。所。賣。乎。元。和。末。天。子。薨。立。宦。官。舉。人。劉。贊。對。策。極。言。其。弊。考。官。抑。而。不。錄。上。書。乞。回。所。授。以。旌。責。直。亦。劍。之。同。志。矣。開。六。鈐。曰。如。此。考。官。不。知。何。類。對。郭。太。常。亦。謂。來。自。記。曰。諸。武。得。制。尚。不。錄。宦。官。余。謂。郭。劍。其。所。取。鑑。還。在。諸。武。之。外。矣。

李德裕傳

文宗朝宰相數李回

東

里

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至鎮作歸邊樓。圖蜀地。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習邊事者訪以險要。練士。厚糧儲勢。遂少安。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戒嚴。委而。不。獨。南。詔。吐。蕃。得。度。關。越。院。以。過。肆。陵。轍。即。河。三。鎮。益。將。乘。我。多。故。拒。命。阻。兵。結。澤。潞。為。心。腹。天。事。竟。大。壞。矣。唯李節度裕老謀風著。兼熟邊情。知。敵。人。之。衝。在。川。蜀。伺。川。蜀。之。動。靜。以。為。動。靜。在。三。不。從。此。其。願。著。乎。故。當。時。之。人。但。有。為。澤。潞。之。不。德。裕。之。善。處。鎮。魏。不。知。德。裕。干。撫。蜀。之。日。舉。至。德。志。已。陰。有。以。制。之。皆。不。足。與。論。德。裕。幹。舉。之。存。著。矣。黃。州。刺。史。杜。牧。憤。三。鎮。為。僭。朝。廷。專。務。苟。且。事。言。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刑。部。侍郎。李。回。有。辭。畢。帝。使。宣。慰。河。朔。三。鎮。三。鎮。各。具。案。陳。不。立。許。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輪。到。皆。拱。手。聽。命。使。度。等。過。之。嚴。慎。用。二。人。復。府。兵。以。收。三。鎮。之。權。

鎮以善制外夷之術其于西蜀之謀不更翻弘遠

方與士曰三鎮敢爲駕勢全始于外患之不

蜀得理是絕敵人以入寇之路三鎮卽欲不

命不得此與經生應說妄論朝廷天下事者不

同

青萊自記曰德裕機作籌邊實恐三鎮陰通南

吐蕃爲朝廷大患故先立防外之謀以內戢

志不然三鎮豈易用命哉

鄭譚李石李中敏傳附薛元實劉朱里

甘露之變。宦官凌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奏事。仇

良等必引李訓鄭注折宰相。鄭覃李石曰。訓注誠

亂首。但不知二人誰何人得進。宦者少屈。縉紳賴之。

李中敏爲給事中。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爲千牛。

敏舉筆判曰。開府階誼宜蔭。子謂者監何賴有兒。士

良慙。志止。攷昔宦官之禍。自漢及唐不少。梁見司馬

光謂東漢之末。各雖驕橫。其廢置天子。尚不似晚唐

之極。以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不知廢置之漸。經

兵握兵之漸。還歸宰相。使宰相質直敢言。初不容

干預朝政。與士大夫相驚抗。既能絕其器。名器

私植黨之陰謀。驕橫者知守法。况典兵何事。廢置天

子何憚。刑餘小人敢輕易盜之乎。京兆尹薛元實嘗

請李石第。聞神策將軍與石辯甚喧。卽命殺之。後

白服謝士良。王淮諸人以誣見殺。昭義節度使劉

諫上疏。暴揚士良等罪惡。曰。臣謹當修飭封疆。訓

士卒。如奸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士良等聞之大懼。

天子賴以差強。使當時執法之臣無元實敢言之臣。

無從諫天子不見況石單中敘難保其不爲李訓
汪王涯三人者續矣

張參孫曰篇中立論侃侃不獨爲鄭覃諸人表

厲節見晚唐欲絕宦官之禍得一二賢宰相

藏大體不顧私情絕之亦甚不難

開六鈐曰末入元賞從諫是補宰相之不及

唐小韓曰宰相宦官原相視爲治亂稽古立說以

明唐末寵任之過究竟還諫之宰相可見宰相

立朝當以善制宦官爲第一義

崔郾傳 附李君與李行言

朱里

崔郾在陝以寬仁爲治或經月不督一人遷郾岳
察使嚴刑峻法人間其故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
暇郾地險民稀禦戎爲奸非用威刑不能致治諸史
者謂郾之以寬治陝以嚴治郾岳從國家大勢言之
不止爲陝與郾岳明一時異尚矣何也晚唐游亂外
寇日滋朝廷之患多在川陝其創制立威雖經李德
裕樓作籌邊民人之弱飲已極撫之不慈其何以
之自樹以爲我異日執提之須湘湖地臨險阻秦
之出沒不常如治之之人法網少漏聚此不難
之輩作奸犯令則縣湖湖以及龍右縣龍右以及
中尤爲大亂之所從始故撫陝者所以堅厲民族
外夷出入之路治郾岳者所以止遏貪頑清奸人
發之源其于國勢不咸有大慮乎李君與爲醴泉
多異政考滿當去父老留之聚衆祈佛真諦所願
行言在涇陽性執有強盜匪軍家索之不得盡戮
夫仁有可懷民不忍貳軍人庇盜法所難全二者
崔觀察寬嚴異用之義非醴泉百姓涇陽然夫各有

所逼。縣令之不同矣。

侯筠庵曰：無天下之大慮者，其用心必不如此。

此傳，鄖其可以不沒哉。

岳天濤曰：借鄖一傳，痛陳天下大勢，其用意豈真爲鄖發。

魏暮章漢傳 宣宗朝附杜衍李且朱里

魏暮爲相，正言不避帝怒。曰：魏暮雖有祖風，竟以剛直爲令狐綯所忌，而罷章漢尹。京兆豪貴飲手，日因奏事，命改判度支。漢以上不與宰相會議，時事浸不佳。請出鎮河陽。讀史者謂暮之見忌，但爲剛直，漢之出鎮，但爲不與宰相會議，皆不足與知當日之所以罷之之故。與夫所以請之之心者矣。綯初執政，詔令所行，直廢格不用。且縱其子滿都權納賄，稱白衣宰相，是綯與暮原有不兩立之勢。暮卽風節，和平無能，當其謫說之，駁行而況云剛直乎。河南初進，幾旬時事，既非賊寇，易生窺覷。漢之託言出守，止不過如後之河東節度使鄭崇讓所爲，而非真有厭亂朝廷之意也。不然，度支藩鎮皆極要任，大臣憂國，如聞外內胡獨令彼以就此杜棕，在鳳翔不奏白免爲監軍節度使，守揚州，不進姑女翰林學士李珣不與鄭注交通，及注爲相，坐貶，注爲鳳翔帥，禮請禮部員外郎韋溫爲副使，不從。或尤之，溫曰：非之不過得貶從之禍，政不測是亦爲時事不佳，寧爲剛直無

詭隨之意也云爾豈有他哉

方與士曰言某言其有決不能相答之勢言漢

其有大不忍自白之心人臣不幸處身亂國

後不得良史曲爲論斷此意胡繇得明

沈大匡曰當亂亡之勢求爲徑情直遂是益速亡

以亂亡耳二人預慮處心皆有深致誠與僚

自命之士大異

軒轅集傳 附司馬承祿

朱里

軒轅集學道于羅浮上好神仙道使迎至長安問以養生術曰王者屏慾而崇德則自然受大遐福何處更求長生留數日仍求還山然則屏慾崇德獨道家之言乎嘗稽之古者世無不壽之天子非古天子有多壽也天子之身以天下爲身天子之壽亦以天下爲壽以天下爲身故身無所然以天下爲壽故壽是其德集于受福則曰自然求長生則曰何處是初信其理之所必然既力言其事之所必不然非守正撥正不爲詭隨安能如此談之其簡當乎召天後士司馬承祿至京師問以陰陽術數不對復問理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私則天下理矣問還山許之亦集一本之學何唐高隱之多哉

沈大匡曰卽集兩語爲之翻引古昔反覆申明

寓義豈止在長安一對

青萊自記曰唐當垂末又好神仙宜有張角占星之變而卒不見此皆集等之爲功已

周鼎韓僎傳

信宗朝附李景讓

朱里

同平章事周鼎以王宰入朝。質結權倖。求爲使相。宣武上疏論之。率懼還鎮。尉馬都尉韋讓求爲京兆尹。鼎言京兆非才望不可爲。讓竟殺韋。貽範爲相。多受人賄。以母喪去位。爲債家所誅。汲謀起復。翰林學士韓僎不肯。草制後貽範卒。同平章事蘇檢數爲僎經營。入相。使吏告僎。僎怒曰。公不能有爲。反欲以此汙人耶。不可止。朝有兩大臣。何患亂禍之作。不可乘息乎。唐至末年。所稱強藩。與跋扈之兵。天子預備之。辱非無所積漸而然也。僎拜官以隨一人之威。不尊大位。可營四方之觀。僎日起悖逆。篡竊。舉不足爲禮法所推問矣。夫自有鼎才望之士。使之盡立朝廷。有僎有爲之權。使之盡歸宰相。一時藩服自然服志。歛謀以共。議顯名之難犯。卽有不須。瞻敢再志。舉以與既治之朝。相爲衝突乎。李景讓母鄭氏家貧。蚤寡。每自教之。景讓官至浙西觀察。使髮已斑白。有過差。猶聽捶楚不少。媿辱。朝有若人。使穆孝作。尤爲僎俗之良臣矣。

侯筠庵曰。強藩逆命。全是心輕朝廷。使朝廷有

悖逆之形。自然滅息。作傳之言。豈不足爲左

乎。

沈大匡曰。用得其人。強藩卽有逆命。可以共起

之。不然。自保榮祿。不服。又何暇爲國家耶。

殘暴。

侯昌業孟昭嗣曹知慈傳

朱 馬

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田令孜專權罔上社將危上疏極諫帝大怒召至內侍省賜死孟昭亦為左拾遺見上日與宦官議天下事上書切諫政屏絕不奏貶為嘉州司戶遣人沉之臺順津內侍曹知慈有膽畧黃巢陷長安集壯士據岷峨山遣人變服入賊營攻之賊大驚恐令孜矯詔使節度使王行瑜襲殺之三人死唐之宗社遂絕何朱溫謀篡始有三百餘年唐之一旦之慮哉何也

于黃巢矣

魯小韓曰至唐亡矣始悲三人之死晚哉

劉瞻鄭崇讓傳

附王處存李康

朱 里

宰相劉瞻以直言被貶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僖宗拜同平章事還長安兩市人率錢顧百戲迎之康圭死河東兵益驕以宰相鄭崇讓為節度使出鎮之崇讓所奏用皆一時知名士時人謂之小朝廷蓋政不上勤致民情所屬知有宰相不知有天子賢不建使士節所歸不及于天下止及于一方此皆亂亡之徵何足為臣子稱幸而史書所記必廢殷道之者凡以見當日亂亡之勢已成二人猶必殫忠竭誠收民志使不為僭叛之人所驅使其為推挽不權術乎車駕至興元義成節度使王處存聞長安失守號泣累日不俟詔命使人間道入投漢陰令李康以驛負糧糗百駝獻之此亦孝子仁人知父母將亡不得不達以醫藥之意非有所稱幸而為之矣方與士曰兩者亦當時盛事今不言盛而反言亡有立致之禍題情大白

關六鈴曰凡國當亡即畧有小補俱是忠義安得不為二人極口稱道

李退郭基郭係張直方傳

朱 翌

黃巢陷廣州。執節度使李迢使表。迢曰。脫可斷。不可草殺之。入長安。殺唐宗室無遺類。將作監鄭康部郎中鄭係義不降賊。舉家自刎死。侍御史張方多納亡命。匿公卿于後。聞事覺。亦被殺。昔果遠天犯頭。殘殺不辜。不待有識。知其必敗。迢之不肯表。基之寧死不降。直方之藏匿亡命。亦士君子所免。賊名敗。思止殺之恒事。何足爲迢爲基爲直方也者。稱難與哉。但此時迢基係直方所處之勢。外斯有劉巨容。延師長。賊爲富貴。黃巢宗權。焚剪行軍。未嘗轉糧多。賊盛處。以從內則有田令號。稱句父。除官不復。隔白致上。狼狽出幸。蘇循臨貴國。應勉求榮。唯恐其亡之。不登舉人世之所稱。殉節死難之意。盡屬倉遑而迢而而係而直方能洞曉不惑。奮厲爲之。其爲難與益可見矣。

侯鈞庵曰。從烈節銷沉後。以表著其斷然不惑。

心創局甚奇。構思極曲。

沈大匡曰。舉世皆昧我獨醒。是之爲真節義。

鄭畋傳

附李克用楊復光周岌趙

朱 翌

黃巢入長安。諸軍無一人敢拒。鳳翔節度使鄭畋血上書。傳檄天下。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廷不能復振。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窺西京。賊不敢窺西京。長安無能久據矣。從來之所稱爲平天下者。得西北足以有東南。西京不敢窺。一旦勢必垂長安走。陳蔡以爲保。有寧命計此。又何克用奉勅。將沙陀萬七千人。趣河中。始歛兵。東下史。稱李克用破黃巢。復長安。稱第一功。使當時將乘勝西入。乘與不保。無同官。國已患賊。復光慷慨喜忠義。國長安。問與周岌。避酒爲盟。敗溫于鄂州。賊將東下。陳州刺史趙犇預完城。犇將儲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伺賊來攻。殺犇。並相王鐸。懷高駢。無心討賊。親帥諸道兵逼長安。巢始覺。威令所行不出同華。溫敗。巢無能爲。陳州失威令。不出同華。舉巢橫行之志益廢矣。

岳天濤曰。以是言畋之爲功。尚不止在平賊云。

魯小韓曰。奪首功以相與。奇論天開。

張全義傳 附郭禹勣建寧

朱 墨

黃巢亂後東都居民不滿萬戶河陽亦殘廢義舉
楊務招集散亡勸之以樹義於之以此義陳數年之
復成官庶東都濟經寇亂民人安其事不難在
集難在招集後克用率師于河陽全忠伏兵于懷
寶雞之幸田今改再致格遷視此鄉鄉舊都爲尋
必爭之地武安之無備要緊耳而未能養即百全
爲足爲之保全哉達全義使民務農又使民務戰
雖舉稱虞不取則是我常爲主戰者爲客以客
主無思其不即至于敗下矣荆南留後郭禹勣
治無集洞殘華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勸課農桑
人謂之北韓南郭李克用復長安欲入見帝帝倚
樞掌書記蓋寓力諫止之表至京師上下始安使
不去建以臣節終當得專制藩服與全義併力經營
盡地相守外珍強賊以內樹國威服宜縱至其德
致竟爲朱溫所篡哉

侯筠庵曰處勢如此猶得晏然全義具不可及
沈大匡曰止一全義不足支大厦之傾情安

孫揆傳 附宣帝郭

朱 墨

招討副使孫揆將兵起潯州爲李克用所執欲拜爲
河東副使不從克用怒命鋸之不能入然曰死狗奴
鋸人當用夾板比死罵不絕聲故昔史思明冒河東
魏陽裨將張興被執大罵思明鋸解之未嘗不掩鼻
太息以爲候人所難然興之罵尚在末鋸揆之罵則
在已鋸之未入與之罵尚有雷海清雷萬春南霽雲
張巡許遠一時以忠義相感罵祭之罵白克用謀反
于河中曾無一人知有赴死難之事獨能守節
之下奮然當此義烈以退賈于雷海清雷萬春南
雲張巡許遠者之所爲此其爲事不更難于興而
爲書不更令人讀之爲之掩卷太息哉

方輿士曰舉一廉極盛烈節形出孫揆所死之
揆如有知斷將大哭泉下矣

關六鈴曰使揆平日不誠有慕平海清諸人者
所爲所死亦不能如此痛快之極

沈大匡曰潯州一死未必不是諸人復生也

楊行密徐知誥王宗儒傳

朱里

淮南被兵五年。士民轉徙將盡。自楊行密爲節度。流散薄賦輕徭。幾復承平之舊。後取濮州。得知誥。賜姓徐。養爲己子。及長。喜書。善射。英偉過人。荆南。許存降于王建。建察其有良將材。改其名曰王宗儒。凡人任其教。挾奇術。所謀不克。自達求達于人人。或以衆人待之。卒亦不能自達。古多有之。獨無有愛人之材。無異所生。其材爲人所愛。亦自忘其爲非其所生而說之。無異生之。如行密之待知誥。建之待宗儒。與知誥之待行密。宗儒之待建。若嚙噬。若噬。若親行。密知誥建宗儒諸人相待。如此。士生不辰。使其數術術不克。自達求達于人人。幸人。不以衆人待之。然後得達其于時事之非。抑大足悼已。

吳若谷曰。行密諸人。極是一段盛舉。談到極盛處。却又令人有一段不忍聽聞之意。是謂文中情傳中之畫。

岳天濤曰。曲折縱橫。皆成文章。

司空圖傳

朱里

司空圖。部侍郎。司空圖。素官隱。處鄉。宣帝屢誅殺之。起後。以柳璨薦。懼禍。入朝。陽爲衰野。陛筭失儀。仍還山。聞其善于遠禍。故嘗放之。東漢末年。董卓據關。天下名士。中屠蛇。獨不應詔。蓋以卓在當日。雖稱振天子。而虛辭籠絡。尚無殺戮賢士大夫心。故詔之不奉。曾無顯辱。今蔡侍全忠威。專行報復。計慮所及。卽微嫌小隙之不足。以倖逃。圖如痛絕。深惡脫。同爲賢則。怨望服非之。抑斷難免。與裴楷。獨孤損持。三人共作黃河魚鱉食矣。

方輿士曰。士隱原爲遠禍。所難者。不得善道之耳。圖能善遠。環又安得而禍之。

魯小韓曰。圖善遠禍。作傳者亦善推其遠禍之心。不然。墜笏失儀。與制持手板何異。

續史唐卷之十一終

青萊續史後梁紀卷之十二

梁震羅隱馮涓傳

太祖崩時
末帝止

宋里

唐亡梁震在荆南以白衣侍將死終其身止蜀前進士羅隱說吳越王錢鏐起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稱東帝奈何交臂事賊蜀王王建謀稱帝馮涓請以蜀王稱制曰朝興則未與稱臣賊在則不同爲惡唐自昭宣失政舉三百年天下昇之蜀山一盜大臣如薛勣矩藤循奉勸進謂應天順人令梁震空居蜀特遣張承勳與趙武平之爲盜者終身沒者震能秉節不渝現恢自厲使荆南節度使李昌勿賂唐德任爲謀主東通吳會西連巴蜀錢鏐王建各任隱涓約以刻日興師三道並發全忠謀叛雖成何難乘濟陰未就羣然爲反正事哉余季昌建義不先此特誦傳之三世始通謀拒命是亦宋者流耳烏足以爲唐重全忠歸大梁百官奉表勸進直史館楊凝式謂其父涉曰大人爲唐宰相持國入雖保有富貴如干載何涉大駭神色爲之不寧

梁震反正有人式不全父以相從乎

方與士曰濟陰未就反正政在此時失此不爲宜

作傳者有與賊同揆之嘆

沈大匡曰拒命何如致討貶節何如立名三復斯

篇可以發人深醒

青萊自記曰張承業當唐亡二十六載後尚欲帥

師反正況李昌鏐建俱有可爲之勢乎失勢恃

義千古同恨矣

同平章事敬翔在全忠幕府三十餘年。盡心勤勞。夜不寐。嘗言唯馬上乃得休息。嗟嗟強幹之士。不顧于朝。使之奔走四鎮。爲胡節放忠之舉。唐之不廢。爲是矣。何也。攷之敬翔初從全忠時。稱深況有智。累代之際。其謀居多。及太子友圭執全忠自立。用以爲相。多稱疾不預政事。後晉王存勗兵起。陷大梁。奔振背。納諸降。翔獨以無顏入建國門自殺。死後。先而諸將。雖親也。凡大不尋于仇。庸所爲者之所爲。亦皆然。故今人言敬翔。無不稱其忠。而不知其死。亦非也。蔡自選舉。混亂。損之。諸將翔。身死。名沒。于是遂。寶圖。魏。共列。任命。此豈情之所待已。亦豈志之所大願哉。故後之讀史之士。于晉之王猛。唐之敬翔。當畧跡而論。不可無以事替之人目之已。衡王友圭。貴重。執政見之。皆拜。學士李思。獨與長揖。金吾。軍寇。彥卿入朝。以無罪殺。人朝廷。命出私財。自贖。史司憲。趙沂。請論如法。使遇明天子在上。則亦何。西漢之有汲黯。東漢之有董彊。項矣乎。

方輿士曰言敬翔忽然想到王猛雖爲二代嘆息
人材亦以明國家致亡之故在不能用人不得
爲二代人材棚嘆矣

魯小韓曰若不深原敬翔何以正蘇循薛貽矩之
罪此論大是

王彥章傳 附劉鄩

朱里

敬翔知梁室將危以繩納靴中入見請亟用王彥章
爲大將段凝恐其成功百計沮之大梁貽彥章被執
唐主欲用之曰兵敗力窮死足其分縱皇帝憐而生
我何面目見天下人就戮死呼嗟哉彥章不負梁
負彥章矣夫梁負彥章段凝恐其成功故充之段
凝降唐改名李紹欽梁大臣咸欲斲其面扶其心反
不如彥章一死爲于梁有榮名于唐有顯節是段凝
適所自負以負梁又爲足使梁以負彥章哉劉鄩
者耳不然極郭所爲有何功之不足成而徒以死
爲嘆息也

侯筠庵曰不深惜彥章止痛罵段凝其信臣誠
說以綈彥章者亦當見之規死

沈大匡曰梁室將危亦非用彥章可免但信段
其危益迫信段凝彥章之死益奇

附蜀王宗弼王宗弁王宗壽劉瓚蒲禹卿傳

朱里

蜀以諸王領軍使翰王宗弼曰親王典兵禍亂之本
固辭但營書舍自娛而已蜀州刺史王宗弁稱疾
歸蜀主疑其怨望加檢校太保不受曰庸者足而不
憂貪者憂而不足乃止慨自乾德不君日勤晏樂
后太妃各出教令責官技文思殿學士韓昭亦以便
伎得倖乞數州刺史責管私第官爵之不足爲榮以
是稱極矣以是稱極始之責官繼必責國又繼必責
并其諸王后充實之後世宗簡宗其親不
不惜國而以相繼遠引同儕子之主以興復重
大悔悟乎厥後韓昭得倖與潘在邈等陪侍遊燕
殺無所不極嘉王宗壽涕泣苦諫嘉州司馬劉瓚
陳后主三閭閻作詩以諷賢良方正蒲禹卿對策
極切直皆不能用卒至于亡嗟嗟逸豫忘返使
可止再升登已言之無後壽等之勤勤也已
岳大濟曰賁之一字形于朝廷其流自然如此
魯小韓曰若此唐胡不亡後人胡不借唐爲

附吳宋齊丘傳

朱里

吳徐知誥節度淮南任洪州進士宋齊丘爲蘇主徐溫惡之夜引至水亭置灰火爐寫卽滅去人莫能知嘗放南北朝宋之文帝欲廢太子勔與僕射徐湛之屏人私語連日累夕求燭檢行幸以其謀告潘妃謀洩反爲所弑今溫與齊丘何如人哉溫之明毅雖不等于勔而齊丘術尚縱橫使其委蛇出入之際知誥不能盡誠于吳與待士大大以禮蠲租免稅使百姓翕然歸心則本縱橫之術以內溢註談外長仇讐所稱爲耕桑拓土亦自難莫况可終有淮南不爲人所疾害用修相得之無間豈易能乎

吳若谷曰幸知誥謹慎周密齊丘得全其死不終未有不爲徐湛之之續矣

關六鈴曰知誥盛事全著之齊丘傳中讀齊丘傳者不可作齊丘傳讀可也

續史後梁卷之十二終

所

沈大匡曰齊有驩晉有預唐有暹東漢有朗西漢有長孺止不過各載一人唐何時哉其人所爲若此何疑作傳者之徂口而稱之
關六鈴曰諸人身處不家皆爲盛事則逐美之稱宜乎六他身不同也

青紫續史後唐紀卷之十三

張承業傳 莊宗朝至廢帝止

朱里

特進張承業初爲僞梁纂立事晉王克用勤苦三十餘年拾餘財賦召補兵馬督滅強賊復唐宗社後克用死其子存勳得傳國寶于魏州僧人諶稱帝諶之不聽哭歸晉陽鬱鬱成病死晉肅古今一十七史宦官之禍可紀綱目書之者三人曰呂強曰楊復光曰張承業呂強以賢楊復光以功張承業以忠然強之賢止在諫封賞及選舉法復光之功止在傳入都

眾敗朱溫于鄆州則何能如承業當唐亡時承業後猶思制平叛俗復列聖之深警志卽未遂其平時料理實足反梁爲唐及卒史紀之曰唐特進河東軍使張承業承業生氣至今爲不沒矣

方輿士曰初言其復讐之志如見承業髮指髭裂

不可逼視既述其稱名之美如與承業握手

心曠傲一堂生氣果然不殺

青紫自記曰唐二十六載承業復讐之志如

日元之紫市燕京非卽六人哉

周德威傳

朱里

梁進軍柏鄉晉主自將東下小勝欲遽戰周德威謂騎兵不利馳突恐敵箠浮橋過我急退脫之果然攻大梁晉主復將數百騎趣之德威曰王師深入動須萬全不聽速之出戰與其子皆歿于陣張承業謂德威老將知兵誠知兵者哉試以兵法論夫騎兵利平原壓賊壘門則無所展足此不待智者知之矣至諺駭離伍刼之以輕騎誰老于攻伐善以少擊衆以逸待勞以主制客者噲則知之敵境深入動須萬全始

王師之懿舉此又不待智者知之矣亞藏謂

不敢以一身利害易家國安危匪老當益壯事不難

難有不與賊俱生之大憤而無全軀你妻子之短

者噲則知之獨惜德威以知兵之老將猶不免于

梁之死此莊宗之所稱爲性剛好殺不有孫然哉

吳若谷曰知兵而卽死于兵從來人臣生不遇

卽有奇術異能適足買禍胡獨一德威成然哉

讀到德威傳令人益不能不爲之嘆息

魯小韓曰卽以兵制爲論斷庶幾無忝于德威

侍中郭崇韜謀欲覓益以天下爲己任。爲魏王泰所惡。殺之。成都同平章事任國憂國如家。簡拔賢安重誨奏請殺之。使至國聚族酣飲。神色不變。死。稱莊宗之世。伶人押侮縉紳。故河南令羅貫以氣直不遷權貴。后與伶人共毀之。託爲橋道不修。見殺。直矣。至若明宗。則曰性不猜忌。與物無競。崇韜與國。不免有殺身之禍。何故。殺之者。謂明宗雖賢。總無父子莊宗之敗崇韜與國。殺身于後。則亦無異。之矣。朝廷之上。既不知名節爲何事。且其時又有幸。以納貨拜泰宰。節度使李存賢以手背拜盧龍。使孔謙以重飲拜天平。節度使明宗繼之。不能。斥逐是所實在。奸所伐。在直崇韜與國。即無。海難全。所慮更有繼及重誨。謀厲其側。望不。河南令羅貫共育。鎮齊。能乎哉。

沈大匡曰。殺身之事。視爲固然。三人何不。關六鈴曰。三人不殺。亦不足以見唐之必亡。

李承勳石君立妻約張憲姚坤宋令前傳
敬遠傳 附錄

初燕劉守光稱帝。唐莊宗尚爲晉王。遣太原少。承勳往賀。典客欲使稱臣庭見。囚之數日。竟不能遣還。晉將石君立爲梁所獲。梁主愛其勇。使人誘君立曰。人各有君。何忍反爲仇讐所用。不從。李繼以潞州叛降梁。晉成將裴約泣論其衆。據城固守。梁攻潞。城陷。約死。莊宗代梁稱後唐。使張憲守晉。及遇。百官謀立成德節度使李嗣源爲帝。遇。李嗣源以爲難。嗣源既即位。遣高。丹契丹主爲索大河以北之地。逼令爲狀。不從。得韓延徽力救。乃止。潞王從珂廢其主從厚。王移之衛州。諸臣皆不敢見。獨磁州刺史宋令。使時開起居。及聞遇害。自經死。董璋陷閬州。守將洪被執。責以不蚤降。洪曰。吾寧爲天子死。不能爲奴輩生。璋怒。燃鐵于前。封其肉。嚼之。洪至死。罵不聲。樊丹圍晉陽。糧道皆絕。武勣四面招討。副使魏廷誨降。帝達曰。吾爲元帥。敗軍其罪已大。必若力。

勢窮諸軍斬我出降未爲晚也其將楊光遠斬之以
獻嗟嗟晉陽之臣何多烈節哉讀史者謂以晉陽
臣而多有烈節夫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昔全忠謀叛
唐曰梁諸藩鎮皆崇正朔獨河東鳳翔淮南尚稱天
祐及光宗代梁僭可卽號爲晉告之天地示之臣民
傳之笑丹殊歎必曰後唐是君不敢忘唐于既沒之
後其臣又安敢忘其君于有國之初其臣既不敵忘
其君于有國之初則稱臣之耻事敵之辱失地之羞
與夫堅城死難之無貳皆其平時之所服習而不疑
此又何足爲承勳爲君立爲約爲憲爲神爲令乎
洪爲敬達也者稱難事哉潯王舉兵至陝唐主棄
以五十騎出玄武門馮道集百官議爲勸進文寶
書舍人盧導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
耶道慚而止亦得稱唐之遺義矣
張彖匪曰光宗代梁不忘唐德致使一特臣子
當極恥翁後先奮興人亦何樂不爲忠孝
青來自記曰無密烈節止爲不改一號成然梁

稟唐正朔竟敢篡之爲哉

趙季良王晏球張文寶張居翰張易傳

朱里

初魏州稅多逋負唐主尚爲晉王以讓司錄趙季良
其故問以河南何時當平王怒對曰殿下謀攻取
而不愛百姓一旦離心恐河北不有况河南乎武義
節度使王都作反唐主特遣招討使王晏球討平之
時晏球在定期年日以私財享士自始攻至克城日
不費一卒吏部尚書張文寶泛海使杭州船壞飄至
天長吳主遣以錢幣數萬文寶獨受飲食餘皆辭之
唐主以俗人景進言遣使資勅往蜀將盡殺王
行樞密使張居翰就殿柱指去行字改作家字以
獲免者凡一千餘人唐王太弟景遂嘗與官僚燕
傳玩玉杯贊善大夫張易有所規諫遂勿之顧易
曰陛下何重寶而輕士卽取其杯擲地以碎之嘗
之史書所載上下數千年間凡人臣之稱爲可取
世亦以盛事傳之者蓋甚多矣于獨粗大都曰唐
馮驩于伐國大都曰晉之杜預于出使大都曰唐
杜遠于平法大都曰東漢之寒朗于進諫大都曰

漢之汲長孺然驩之焚券以孟嘗既為齊貴公子則
當深自抑損不宜與人爭此棄末之利以號稱義士
也預之平吳得兵不血刃以有羊叔子開滅于前師
行所至但不過毒民已諱然若更生也遲之田牧事
至突騎施突騎施賜之金不受以彼情臣測辭之適
所以自抑若昧此不處安知不以其身為輔從也則
于楚似多所平反以莫尊屬且係同姓大不等于秦
越人之不相親厚而可以生之殺之也汲長孺之氣
直敢言無所回避以所遇者文帝罷從諫如韓國之
趙不如此不足以見君臣相得實有出于尋常事
之外也今季良晏殊文寶居翰與易胡所比擬哉
無所比擬而其行事綽有古數臣風此唐之莊宗所
以躬遭篡弑幾失宗祊得不卽至于覆沒未必非名
節道義之各有以救之矣唐室將危大理少卿盧
上書論事謂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此元
何異漢賈誼之所為流涕痛哭者哉

侯筠庵曰不借極盛之人比擬極衰之國則極衰
之事不著人亦何肯為其所繫以俟後人之論

斷

沈大匡曰齊有驩晉有預唐有暹東漢有朗西
有長孺止不過各載一人唐何時哉其所
若此何疑作傳者之極口而稱之

關六鈴曰諸人身處末衰肯為盛事則溢美之詞
宜乎與他傳不同也

此葉北師大配補

附吳鍾泰章楊廷式閻董思安葉翹楚王

朱里

吳齊州國祿使鍾泰章被誣得貶不欲自辯以彰朝廷之過張崇在廬州貪暴不法御史知稟事楊廷式以崇於民財轉獻都統崇使吏如昇州簿責之南唐閻闔楚州武勣知建州董思安蚤計去就不肯民感其言無一人叛離學士葉翹博學質直閻福王嗣位不與議國事忿然棄去屏跡終身楚六軍使王環每戰身先士卒同甘苦故其行師所向克捷

不於譴廷式而論于貪人之必誅足以知其居功必錄諒思安而論于履害之不避足以知其見利不趨辭翹而論于忿言之不聽足以知其耻行之彰諒環而論于御下之得術足以知其事上之義孰謂偏小之國遂無足紀之人哉

關六鈴曰知乎此卽以信于彼嘉興之志深矣

魯小韓曰大節之者視乎一端真善爲論人

續史後唐卷之十三終

齊宋續史後晉紀卷之十四

王權沈斌李守貞藥元福符彥卿王清皇甫

史臣威向重捷傳尚聖初附宋維翰與延徽李

朱里

契丹加晉尊號晉主遣兵部尚書王權往謝離駐劄
窮蹙屈膝罷職不數年倭越延壽大舉入寇圍晉解
州執刺史沈斌欲降之不屈死還兵南下至陽城朔
騎四合如山及暮順風縱火杜威欲閉境自守中軍
正將李守貞左廂副使藥元福都排陣使符彥卿相
與合力奮擊遂大破之所委馬仗不可勝紀復獲
真逼京邑指揮使王清率麾下力戰杜威主視不救
清誓以死報國衆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數
益以精騎清與士卒皆戰死杜威出降威降樞密使
皇甫遇初不與謀契丹遣其先入大舉至平棘不食
延京城陷李崧馮道并顯職諸藩鎮各上表稱臣得
彰義節度使史匡威據涇州以拒雄武節度使何徽
建以秦階成降蜀甘敬瑄在唐稱明宗伏胥許備落
方徒以謀篡之故借寇引兵河東一書遂樹爲中國

大忠凡稽古之士莫不汗然耻之矣雖然敬瑄烏足
責哉桑維翰力學堅斷視敵不遷謀國之始卽教其
主爲納地稱藩冠裳倒置之事後縱棘卒訓兵課農
桑通商貢求爲強富而東西兩京及陳滑滑濮數百
里間歲被侵掠知勢難後爲始有晉不血食之嘆則
中外之防安攘之策何如權斌諸人辨之獨審哉故
讀史者謂桑維翰請臣事契丹趙延壽爲契丹直取
中原計杜威降契丹以希大位張彥澤佐契丹入寇
旗幟皆題赤心爲主契丹陷京城馮道自鄆州入朝
遣受太傅之職數人具名同罪異事同心在敵雖有
秉政兩朝時人亦有服其膽畧之說總無救于大節
之虧違矣韓延徽使契丹不屈囚之未幾亡歸晉賜
爲王絨所忌復去貽晉王書云延徽在此務使契丹
必不南收張彥澤爲龍武大將軍在鎮貪殘縱恣謂
部尚書李濟與兩省及御史臺伏闕上書請論如法
契丹陷東京封晉王爲負義侯徒之黃龍府舊臣無
一人敢謁獨磁州刺史李穀并下道左傾資以獻歲
史者又謂天下事維翰旣已壞之矣使此時延徽

在彥澤以法抵罪契丹何敢直犯中原卽敢直犯
原無彥澤導之使來有延徽沮之使去又何敢以不
義之名殺加侮辱實中國之君子風沙慘烈之地獨
令李穀一人有拜獻道左不堪淨泣之行也哉

方與士曰舉無窮辱事皆自維翰一人致之雖有
王權等立名建節安能洗其所恥

沈大匡曰視敵不改止學得臣事契丹一事不善
學者以學殺身維翰之謂矣

青來自記曰維翰勤于讀書所見反不能如延徽
諸人究其視敵不改止爲功名不爲品節故也

青萊續史後漢紀卷之十五

史弘肇劉審交傳

唐祖朝附郭環朱里王角至陸帝止

漢侍中史弘肇爲人沉毅寡言御衆嚴整晉主知
自晉陽安行入汴及洛兵不血刃皆奉之力汝州防
禦史劉審交治多仁政及卒吏民詣闕上書乞留葬
汝歲祀其丘壟且自五代幣幣相仍加之契丹爲寇
戰爭劉亦之忠烈卒不解漢史者但見其所誌爲福
建基骨如莽河東鳳翔遺骸以數十萬計此豈天心
好殺與夫人之甘以父母之身行殆哉蓋爲我國之
士徒以居喪爲威奉命守土者又全不審有政治係
邦之上策而後民卽愛死不能當其刀鋸之日繁矣
今弘肇師不過壽宜比晉之引兵借寇爲較正審交
廣惠于汝自不同于閩人之受慘于楊思恭湖南人
之致怨于馬氏父子死猶恨其不遂其風俗之美耳
有減息乎劉銖貪暴不法置酒歡客青州鎮將郭環
環論以禍福遂大感悟後朝廷有詔聞之卽行郭威
平河中得輔臣蒲鎮與李守貞交通文書欲奏之魏
曹郎王濟請一切付火以安反仄以是之人用以堅

斷國務襄理治機知必爲弘肇審交者所樂推矣

關六鈴曰多殺之後得此好生之人民心之感自

然捷如風雨

魯小韓曰變亂之後最慘于殺戮以人心不知存

殺戮之慘也劉史兩人雖未殺人嘗能以是爲

憐所以身處變亂而仁民愛物之心自如

續史後漢卷之十五終

青萊續史後周紀卷之十六

范質王溥魏仁浦王峻李穀王朴高行周周

行張瓊傳止太祖朝附焉道王等名宋里

周平章事范質明敏強記謹守法度王溥位爲宰相

其父王祚對客嘗朝服侍立其側魏仁浦爲人謙

近臣有過多自引咎以救之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

爲軍旅之事多所裨益李穀器器沉毅辭氣慷慨

嘗喻以關主意樞密使王朴剛毅明敏志略過人天

平節度使高行周有勇知義功高不矜武平節度使

亂入壽春城上箭落如雨牙將張瓊以身力衛

中辭令人破骨取出神色自如夫朝廷之上藩屬

間臨陣決機之際有人若此不數年大曆之傳竟

之宋者知天之亡周不始于周而其王宋亦不自

周之日所以陳橋一變自古及今改葬未有若斯

易也何也唐自朱溫謀篡改名曰梁梁至唐

至晉晉至漢漢至周無代不以篡弒得天

之厭之甚于夏之厭桀商之厭紂矣然天之厭之

甚于夏之厭桀商之厭紂而欲以天下予宋亦其

夏之欲以天下予湯湯之欲以天下予武以是夏

欲以天下予湯湯之放桀猶須有誓師一辭商之

以天下予武武之伐紂不廢夫孟津誓會宋之代周

曾無煩于文誥威令殺戮戰爭黃袍一加遂爲得

天下之正統故古者以無道而不至于亡者天之

亂靜淺如文之與紂是也不致于無道而卒至于

者天之厭亂實深如宋之于周是也此時即朝廷之

至有范質王溥魏仁浦王峻李穀王朴潘閻之間有

辭推屈辱進行臨陣決機之際持張瓊則亦

之何也已雖然天之厭之尤大有說讀史者謂周

于數代之篡弒而數代篡弒之成實成于馮道之

人何也昔道躬處唐晉漢周凡四朝所事有唐之

宗明宗閔帝潞王晉之高祖齊王漢之高祖隱帝

之太祖世宗與契丹阻晉之日計十一君此時人

皆歸之道非若范質諸人得君而事即解榮遇

代謀篡之始即能秉節不回折以君臣大分不

以天下後世公是公非之心又不從涕泣哀號

以死卽或愛死潔然棄去誓不與兵國之人同
命且數代之君雖云忤叛又非真似王莽董卓
性成絕不知人世間之尚有君父者見道如此安
不猛然改悔轉志歛謀以退守臣節乎又安知一
之君爲之數代之君不爲之鑒觀慚慙力止其奸以
求免爲天下後人所侮乎夫自謀篡之始在道以
爲可舉朝之人則亦無不以爲可謀篡成道歷數朝
不知其爲足觀舉數朝之人又安有以知其爲足
乎是天之厭之所以此之夏之厭桀商之厭紂
王安石論道謂其善避難以全身嗟嗟悖逆篡殺
人臣避難全身之地道不知有君安石不知有國
其同爲千古罪人與

張夢匪曰馮道頑鈍無耻卽使剝盡面皮彼猶
長樂老一敘爲可恃但將來之爲馮道者不
不得作傳者如此痛罵安能使之惕然驚
吳若谷曰知數代僭竊之成既誅一道則知
數代之僭竊在道儘可爲之可爲不爲何從

傳者之痛罵

沈大匡曰胡銓論秦檜一疏宜興進上吳師古
之于未得千金此傳比銓疏更稱痛快使人
之計其所得豈止千金已哉
國六鈴曰從來之罵道者多矣求其痛快唯此
稱最卽彌衡之鼓當亦遜爲烈激也
青蔡自記曰此爲作史之末章

附唐孫晟劉仁贍李延鄒張彥卿傳

朱里

唐司空孫晟使周。周主欲留之。數問以唐事。不答。晟之死。神色怡然。整衣冠南向再拜曰。臣謹以死報國。與從者百餘人皆見殺。節度使劉仁贍初取岳州。海降納叛人。忘其亡後。許州破。欽觀率衆出戰。唐主不從。柳彥威病人。事不省。監軍周延構昇之以降。隨從圍練使郭廷謂將上表降周。令參軍李延鄒具草。不從。勸之兵。延鄒書華痛罵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爲賊臣作降表。及虜殺周來唐。延鄒以四月防報。又鄭固守不下。周主白晉諸將克之。彥鄒與都監鄭業帥衆力戰。矢石皆盡。彥鄒猶舉鐵鉢以關死。所餘千餘人無一人肯降。皆見殺。昔朱溫以楊山一盜。屠三百牛社。唐云未聞行人拒命。守將誓師。寧肯首而不降。甘與賊以共殺。區區江南小國。有臣盡忠死難如此。蓋以江南雖小。國人尚知有君。知有國。則知有國。則知所以報國。決不忍國之滅。子論云。唐社稷雖三百年。始壞之。周豈旣壞之。豈

闕豈弄權則志節之士不立于朝強藩進命自玄以
降乘輿數致播遷凌夷之極人亦漸忘爲天子以無
志節之人又復不知有天子求如孫盛諸人者之所
爲此自然不得之數矣

侯筠庵曰。以無志餘之人。而又不知有天子。雖盛

國必下。况乎衰末。偕江南主立說。唐之闕豎強。

清盜不能逃其罪矣。

沈大匡曰。觀江南死節之臣。不能無唐亡之嘆。雖

爲論世亦以明倫也。

魯小韓曰舉馬已以較死節後死節諸人始大

江南生色。

青萊續史北宋紀卷之十七

李筠韓通傳

朱里

陳橋變。諸藩鎮俯首歸宋。獨周昭義節度使李筠。像涕泣。與平章事俞融起兵伐之。兵敗。筠赴火死。融被執。以鐵槌擊碎其首。流血被面。大呼不屈。帝以忠。擢爲太府卿。讀史者謂周凶宋繼。稱以有德易無德。李筠就潞州效螳臂勇。暗于勢極矣。不知孝子死。父忠臣死。君止此。血性不以君父無德。遂損清名。大恥。况周公李筠。斷無可生。理與其派派死。孰若

戰而死。稱烈哉。使戰敗之後。誠能守志死。不受命。稱烈。又何多遜于李昭義也。哉。周副都指揮使韓通。初聞變。自禁中逃。避歸謀卒果。禦之。妻子俱死。稱烈。周公唯通與筠。同此血性矣。
張夢匪曰。筠以一戰死。通以不得一戰死。大義存。雖爲兩人。特著死節。見其跡異心同。然言之下。亦以明天命歸宋。非兵革可與爭。忠臣義士。可與抗。天之王宋。政在兩人之死大者。黃袍之加。猶屬人事。爲一時貪取榮祿者之所爲有。

宋帝王受命之符。豈真在此哉。

方與士曰。李筠韓通不死于宋。亦無光彩死矣。周之忠臣。卽是宋之義士。

侯瑄卷曰。叙次兩人稱兵死難。所以正陳橋軍士之罪。不特爲筠爲通云爾也。

岳天濟曰。太祖得天下。跡之軍士。厥後北叢南。僞命紛紛。讀史之人。徒咎高宗不能正從逆之罪。抑何不鑑有貽謀之失者乎。

資儀傳

朱里

翰林學士資儀清介厚重每入草制見帝岸帻跣足坐必卻立不進太祖自是見群臣未嘗不束帶蓋王臣相得不得專文貌有威則嚴嚴則敬心生太祖在周與群臣比肩事主卽位不忠情好不親背惡相親之過文貌毀棄帝王宰相無以廢其所辨問四如此後不益亂手後初以文章名世應詔入侍使天子常爲動容較之同平章事范質王洙魏仁浦以周朝舊臣不敢當坐論禮歸然遠矣

張夢匪曰太祖受禪卽能專禮實儀就與前代尊禮焉道不同所以致治亦異

魯小韓曰言至後將益亂則儀之匡正尤爲開國第一功臣

趙普傳

朱里

漢唐開國賢宰相極多未有如趙丞相普計智嚴密爲太祖削藩鎮之權一事者宋承唐季五代所見侯矯命梗裂王途改革之始卽踵其殘脫生首禍則乘輿遷播夫豈有異于明皇數代間乎唯普有以處此矣普慮此故于諸藩就鎮後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因遙領他職者以文臣代之贊拜之士使盡諫禁所謂防患不測縱有跋扈烏能逞其異志故後之讀宋史者知曆之長不知曆之所繇長是知有趙丞相者矣知曆之長不知長中之亂之所繇作是知趙丞相之以文臣代藩鎮不知以賈昌朝將之道責守臣此又非趙丞相一人之智計所能及矣

侯筠庵曰宋曆之長雖恃一普然所以削權藩之意未必不爲陳橋之變而成然目前之患日之師矣

岳天壽曰言宋曆之長繇普未又補出賈昌朝以見立國規模貴能謀始尤貴能善終始

之際人固不可不懷也。

青萊自記曰。周以來建諸侯得長久。豈宋獨當其
是乎。不知天下治亂皆有大勢大勢所成。其事
傷有宜于古不宜于今如執一不變。是刑亂國
猶用經典求其爲治自然極難。

曹彬傳

宋 聖

曹彬伐蜀。所獲婦女悉閉一室。訪其親戚還之。無
備禮以嫁。下江南誓不妄殺一人。歸舟中唯酒籍
食而已。有宋諸將唯彬足稱善承德意。蓋太祖
禪謀平唐蜀。與從來之主。當群雄割據。懷竊國釣
專厲攻討。後得除殘剪叛。以肇有區。夏者不同。於
剪叛以肇有區。夏其特縱堯舜推轂。要龍專征。不
卒免于刑殺。宋至太祖。陳橋一變。天下之事勢已足。
西蜀之旅。江南之兵。不過用以廓清寰海。明聖天
下。統之義。明武已不。豐食財好殺。此固王公
曹翰諸人所繇。自取罪戾。流禍子孫之劣。行號謂彬
也。敢爲之。而不以潔清之守爲天子廣昭令德。使
方遠人從此而頌美不輟乎。

方與士曰。兵之所動。統歸曰德。不獨明彬不殺。
太祖開國規模。亦于是爲大者。大凡武臣舉事。
能動關家國。自然見害不避。見利不遷。至若淫
污劫掠。尤爲志之所勿許。以勿許之志出之。
關家國之人。人以爲難。彼實以爲甚易矣。

吳若谷曰曹彬不殺以之爲善承主德聖君民

千載一勝雖唐蜀之幸亦有宋國祈靈長之

也可不重哉

闕六鈴曰使彬當專厲攻討之任知其斷不事

况擴清乎宋有曹彬民人之福矣

沈義倫劉溫叟傳

朱里

沈義倫隨軍入蜀獨居蔬食歸篋中唯圖書數卷彬薦之拜樞密副使御史中丞劉溫叟性清介開封尹尤義遣使齎錢遺之不取却封署廳事西舍明年復遣使送角黍統角視西舍封識宛然從來明王國國不惜使計使貪一貊定典之臣多不以廉隅爲厲尚非士者之納微躬之不淑反足驅除患禍也蓋以其人忍捐親戚棄墳墓從我于危鋒利鏖之下不爲此區區富貴何能閔然勿恤等其軀命于鴻毛况義倫財富平蜀金帛之取尤無厲禁溫叟得王意歲將餽遺受之亦復何傷而必介潔不污如此介潔不污如此有宋開國所繇誦貪詐謹廉隅皆視二人爲之加厚已

方與士曰兩人清節未必全爲開國而然開國

尚以此大變即謂之全爲開國亦胡不可

侯筠庵曰介潔不污亦臣子所當自脩之節但

開國遂成風尚此節尤不可不爲之揚厲

秦再雄董趙諱傳

附郭是趙贊

木里

辰州秦再雄武健多奇。嘗驚長之。卽擢爲辰州刺史。湘湖無復邊患。董趙諱惡其父勢。嘗欺侮帝。卽位以夏州近邊。拜爲馬軍節軍頭。夷落悉定。帝亦善用術。歲初帝變起陳橋。遣有天下。不獨封漢高祖五年克定之功。亦且乏唐太宗威服遠夷之績。顧此種類。族不皆有校焉。吾強過甘突。陳之志。子待其啓。強然後圖之。卽不損威于聖王。內安外懷。守在四夷之上。策蓋稱寡。當則是再雄之擢趙聯之拜。皆其我之所有。餘制彼之所未發。建威銷萌。藏兵韋于不試。此與郭進爲西山巡檢使。威令嚴肅。或有詔其不法。帝卽送通使殺之。會北漢來侵。贊罪使以迎敵。其人踴躍赴戰。敵大潰走。趙贊爲彰武節度使。至延州前後分置部騎。林奔之間。旌旗掩映。綿延不絕。所部羌渾來迎。相顧莫不氣奪。皆稱異量之舉。而非猶然之主。所能任矣。

張夢匪曰。昔唐玄宗不知安祿山之必反。授以節。賜節度。唐代宗不知僕固懷恩之蓄怨。徵令。

朝致有引敵入寇之謀。以視太祖此舉。不大遠乎。

岳天濤曰。帝王舉動。德意所及。勝于兵戎。觀此乎。筆與有程名振傳。舉唐太宗偕兵突厥。審勢立威之。意大畧相等。

魯小齊曰。用人固是太祖之術。然二人素稱強悍。非以徇用之。必不爲用。郭進趙贊亦然。

王昭素陳搏傳

朱 里

處士王昭素多學行召見便殿問以致治養生術曰
致治莫若安民養生莫若寡欲陳搏隱華山每歲冬
百餘日不起太平興國中數入朝諸大臣問以養生
術曰今主上仁聖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
動行脩煉無出于此二人處士也何所謀畫出世業
哉從來出之與處本非二道人不能出則不能處昭
素與搏戴經世大猷初不見知于時奉遁以避後周
太祖立聖君賢相比迹而起天下之勢已定無所庸
其補苴不得不收出之之局於退然一處中故顧同
所及曰安民曰致治不覺稱量而圖之矣
吳若谷曰二人初非隱士跡不得志于時而隱焉
此表著志已大遂于是可以隱矣
沈大匡曰于高隱中想出一段經世大猷兩人之
言誠不可忽

告急事者傳

朱 里

帝彈雀後苑有告急事請見者視之常事耳以斧柄
撞落其兩齒其人跪地徐拾置懷中帝曰汝持此訟
我耶曰臣不敢訟自有史官書之嘗讀古今一十七
史至宋之趙丞相普補牘吏進冠帽簪引衣坐決
二事未有不留連哀悅以爲深得古大臣風告急事
者何人風亦不減古大臣也不如太祖自中年受解
垂情義典左右執御無不學問之人以學問之人當
諷諫則拾齒一事自不過遜于補牘引衣又安得謂
左右執御遂無古大臣風而以此致疑乎告急事
侯筠庵曰以有古大臣之風之人令千載下不獲
知其官識其姓來史可爲缺典
魯小韓曰學問二字加得甚當使無學問安能有
此風致

附錄 高彥儔唐林仁肇李雄陳希範胡則

若水

朱里

王全斌代蜀歸江制置使高彥儔力戰不勝縱火自焚死唐江都留守林仁肇成名過重太祖忌之賄得其畫像詭言欲降先持此爲信江南主不知爲隔賜鴆殺之曹彬克金陵江南統軍使李雄與彬大戰父子八人皆歿于陣雄死唐主議出降門下侍郎陳希範以無面目再生自縊死勅改號學士鍾倩朝服坐于其家兵及門舉族皆死曹彬入江州刺史謝彥實謀納款指揮使胡則集衆發彥實爲唐固守城間被焚翰殺之屠其城五代僭國與天子分民而治至周天子且錄衆述匡王扶義之舉使焉不存以所重者不在此也所重不在此人又焉能令其所重趨其所不重先以成其所至重哉彥儔仁肇雄希範則處處不存之際獨能令其所重趨其所不重究以成其所至重歟或以火歟或以鴆歟或以縊歟或以兵歟或以戰所成不同于匡王扶義之舉皆稱有當矣唐諸州人愛者水以舉述上不第詣闕上書言江南可取

狀請造浮橋以濟師江南不拜爲右贊善大夫官賜拜矣不其取羞于彥儔諸人哉

張襲匪曰數人若非知其所重處此脩叛之餘終不肯歟仰歟亦不能各盡其致使人緬懷亡國儼然如見溫序太僕劉成歟唐一時開創人材之盛

方與士曰古今淑節之事至唐蜀極盛無遺且當太祖在位諸人所成如此猶足深人愛慕若水雖榮今安在哉

青萊自記曰有太祖受禪于上更有彥儔諸人節于下宋之開國始稱韓有可觀不然忠義何人振顏勿恥卽聖君首出烏足爲云

呂蒙正傳 太宗朝開呂餘蒙

朱里

趙普開國元老。呂蒙正以俊進同居相位。頗推重之。此非太宗朝所稱爲其盛事哉。昔普起家刑名。小節小慧必報。後縱乘間誦書未必此吝。悉化以直。推賢讓能之風。蒙正篤學苦行。生平勞瘁。辱罵。幸得一官。又安能寵利不驚。以無傷。抱道守貞之。正亦其不易。故曰甚盛事也。呂餘慶爲帝舊府元僚。趙普李處耘先進用。餘慶恬不爲意。及普與處耘。累次使悉爲中樞。其事不更足參哉。沈大匡曰。趙普短處。却在蒙正傳中寫出。而其長處。又卽在待蒙正中見之。高簡離奇。可稱極之致。開六鈴曰。叙次兩人盛事。俱能出人意想之外。以爲難。

張齊賢傳

朱里

太祖幸洛。張齊賢以布衣獻策。稱旨。故不官之。留。太宗太宗立。有司復失檢擇。一榜盡賜及第。後先著人皆奇之。非奇矣。齊賢夙負大志。慷慨不羈。見太祖有干策諸侯意。避之。政以老其才。此爲預養人。不欲以功名爲嘗試。從來之君所恒有也。及應進士科。未免敷陳直激。諱敗不嫌。爲當事者所忌。忌。所言不合同。半瑟之違。駭。非遇太宗求賢若渴。則何聽。審明勢不能不移。致于淪沒。從來之臣亦所恒有也。且也代州。使戚和。相。令其勳業所成。不。太祖太宗兩朝。識拔美意。齊賢尙當世之大罪人。烏自而云奇。方輿士曰。說遇之不奇。掀翻跌宕。益見遇之所。末幅出一罪字。其于期待齊賢之意。又復不。魯小韓曰。開劍題而收拾文情。皆據泰華之巔。星海之浹。

薛居正王禹偁傳

附李昉

朱里

恭知政事薛居正輔相十八年。寬簡不可察。人皆謂之翰林學士王禹偁立朝敢言。以直躬行道爲已。任不爲流俗所容。屢見斥逐。二人同事太宗。所遭絕異。何哉。蓋居正所處。嘗在普下。普于庶政處決如流。待患剛毅之過。有傷大體。故以寬簡持之。積久。人皆賢之。無疑矣。禹偁在翰林。所共事者張洎。洎雖富有文學。徒以甘言善柔取悅于時。且開寶皇后之喪。諸臣皆不成服。禹偁獨欲用后禮。宜其屢見斥逐。不爲流俗所容也。李昉爲相。知政事。小心醇謹。不親以進。人士市私。恐入對。因宿醒未解。出知荆南府。論世豈以一時小愆。遂可掩離其終身之大節乎。

吳若谷曰：作居正禹偁傳。特借趙普張洎爲形容。兩人之行事大白。洎是高手。

沈大匡曰：以寬簡濟剛毅。以敢言揀善柔。總爲一計。賢之不足喜。忌之不足憂已。

田錫錢若水傳

附姚坦

朱里

田錫居諫畧。所奏稱輒焚之。不欲藏。副以實直。以爲無聞矣。漆園之封名。既重于龍圖閣上。秉質剛。好言人主之非。與人又多寡合。宜屢受竄斥矣。秉質赴闕。事復降于咸平。召對之間。觀千錫人之大道。不安。僅戚戚于得喪。衆序無復知有改悔者。可以惜矣。帝數侮慢大臣。錢若水謂以奉朝請。無秉節商賄。全進退之道。感動之。請解樞務。罷爲集賢院學士。不獨自悟。且以悟人。觀乎若水又何患其得喪衆辱之。是以相忌。姚坦爲益王府照磨。王有過。坦以正左右。教王稱疾。帝覺之。杖王乳母于後庭。是不可不謂之錫與若水者之同志。

沈大匡曰：大道自安。樂得爲君子。中情戚戚。樂得爲小人。田錫錢若水各有明悟。自然爲君子。爲小人。

關六幹曰：借錫富有無限警醒意。借若水寓有限超脫意。豈止爲一錫爲一若水作傳也。

張詠王濟傳

附陳增

朱里

張詠知益州時。益遭李順之變。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半月糧。詠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數十萬。度有三年備。奏罷陝西諸糧運。事如詠何止蜀。受利哉。益蜀與陝皆西陲重地也。陝饑蜀不得獨飽。陝危蜀不得獨安。且饑危之形見于蜀陝。則流移轉盜。危縱橫其勢必聚及隴右關中之人亦從此大震矣。張益州始以關中繫全蜀。隨以寧蜀恤陝者。關中自稱與李沆諸人多方面在。則人之推重益州。何如益州之自爲許可乎。詔發丁夫十五萬。修監察御史王濟以爲勞民。奏省十六七。使當時無橫政所出。不迫民以饑寒。迫民以力役。尤爲亡國之大患。帝務興農事。太常博士陳靖請先命大臣兼視田制。置使募民耕種。然後廣地均稅。量田授人。約田之制爲定法。頒行天下。法果行如河成萬世利。以米易鹽之事又何足以煩張益州之勞苦經營矣。

岳天濤曰。披陳重患。如見兩人政績言論。亦如親

兩人政績言論之大有效于當時。真善爲披陳者矣。

魯小韓曰。張詠治益。所利不止在益。王濟諫脩河。所憂不止在黃河。論古知人。直使古人嘆爲知己。其爲謀力何如。

楊業田仁朗傳

朱里

楊業本太原降將。善戰。號無敵。爲代州刺史。咸帝不
殺。思且投兵。期討賊。拜邊。以報殊遇。陳家谷口之
戰。爲護軍王侁所延。敗績。大痛。不食三日死。從征將
士感其忠義。無一人生還。馬呼楊業。雖敗。猶勝。雖死
猶生。雖大痛。猶含笑入地矣。爲將。請如楊業。又何足
其不生。而猛虜歿。而神靈也哉。初。知雄州田仁朗定
計。討繼遠。縱酒。楊滿故示閒暇。亦爲侁所短。敕還下
之。御史獄。問繫于前。業潰于後。致羗戎之勢日烈。而
契丹遂成爲中國之大憂。仇賊之累。卽寸縶。又足爲
以贖之矣。

方與士曰。以一護軍。客此兩員戰將。延師長寇。皆
自用仇之人。成之矣。

侯筠庵曰。楊業之死。無人不爲稱恨。此獨言其
衆可以厲死節之臣。亦可以生古人之色。

尹繼倫楊延昭傳

附廉保裔

朱里

朝廷聞契丹再至。遣李繼隆護送糧餉。超咸遠耶
休哥率精騎數萬邀之。北面緣邊都巡檢使尹繼
乘夜人持短兵。躍其後。俟彼將戰。從後奮擊。殺其
將休哥。方食失箸。爲短兵傷臂。負痛遁。咸平間。復
舉入寇。攻遂城。城小。無備。守將楊延昭登堦固守。
大寒。令士沒水灌城。旦水悉爲冰。堅滑不可上。適
契丹自岐溝復勝。曹彬潘美米信皆易而不避。區區
緣邊巡檢。遂城守將。益無以當其顧慮矣。詎知勁
卽是于伏。崇堅城。反見之窮。嗚呼。日澶州之盟。
不因相繼失利。知中國有人。借此解去。不然。彼素
得有何明信。顧欲與人云。要結哉。康保裔遇敵于
州。被圍數重。左右請易甲以遁。不可。連戰數十合。
皆足奪冠。情張國勢。稱死有餘生者矣。

侯筠庵曰。得此一論。知澶州之盟。真相情見勢
故渡河之日。得易以有其成功。不然。卽無劍。

難免震驚孤注之說。亦非過辭矣。

青萊自記曰。史稱休哥爲人智畧宏遠。料敵如神。

每勝必讓。功諸將身經百戰。未嘗戮一無辜。燕十七年。省賦役。恤孤寡。戒戍兵。無犯宋境。牛羊逸于北者。悉還之。遠近向化。邊境以寧。不有此一敗。不久身亦隨歿。敵之長城不繇二人毀壞哉。

呂端傳 真宗朝附呂夷簡王珪 朱里

真宗爲太子。遭母后專制。王繼恩嫌尊廢立之事。不免矣。賴呂丞相端問疾禁中。亟趨入侍。帝崩后。繼恩召端。端恐變。先給鎖繼恩入。定大策。真宗立。上殿。審視果真。宰相臣進拜。廢立之議遂沮。如此數大事。前辭之。固出一時大學術。用機用權。不在一時。思在太宗朝。有討蜀功。除宣政使。帝崩。侍太后。謀廢立。何難。乘端未入。預作詔。著且廢立。事臨時。事謀爲廢立。非繼恩一人之爲舉朝之同。如李昌齡。李繼勳。胡旦。皆其心腹。即欲召端。又何難。以。后有意指使他人。必親往往而受其給者。孫端平。有以愚之。使之久在術中。而後變起倉猝。一時措莫及也。嗚呼。辦事若端。真社稷之厚幸也。後之呂簡請以后禮葬宸妃。王珪請面受旨。始作冊立。本詔皆法其意而行之者耳。豈有殊哉。

張參匪曰。王彪之封還居攝手詔。使溫不臣之。頓沮。呂端給鎖繼恩。真宗始不致有廢立之。二者皆極大快舉。然彪之之還詔。立謀止社

時呂端之結鎖設計全縣平日在一時者固不
純用學術縣平日者非學術中更富有機權不
能爲之而鮮敗也。所以亟起入侍上殿審視
黃後宰群臣進拜。皆其機權之最不可及處。
方與士口機權本之學術大變定于臨時使無端
奸宄一驚莫展離口祖稷之幸亦爲爲大臣而
無學術者鑑

李沆傳

朱里

爲相之難在任事與利除害使天下顯然見其功
難在曉事利與于有漸害除于未萌今天下陰受其
福而不覺善哉李文靖沆之爲相解能曉事者矣方
沆之在政府也帝年幼恐其惑于犬馬聲色甲兵生
木腐禱之事日取四方災異奏之使知有艱難知有
艱難百利與矣帝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美人爲
貴妃沆卽對使焚詔準薦丁謂于沆沆但曰願其爲
人可使之在人上乎劉美人不立謂不在人上百官
除矣向非曉事烏能有此先見矣

岳天壽曰曉事難于任事使知有艱難不立劉美
人不用丁謂又曉事中之任事人所難及

青來日記曰以曉事之沆再能遇曉事之真宗與
二三同能曉事之王旦寇準則政典不行大奸
可去自其曉事獨沆沆死宜乎衆禍交作勢難
復同矣嗚呼痛哉

寇準傳

朱里

駕幸澶州契丹主遣使謀和寇準毅然畫策謂宜乘
勝奮擊使隻輪不返策行登獨慶屏無懈靖康
不致有二帝北去辱矣從來外夷之患非起于外夷
起于中國之人初不知有外夷爲患漸致養成禍基
其患遂流于中國故澶淵不擊關南求地所自始也
求地不已納貢稱臣賢子受俘所誅極也至賢子受
俘論世者始悲譬恥之莫賙抑何不計養疽之人而
徒以潰爛難收爲憤恨

侯景寇日澶淵也擊不行之欽家禍育城之
汰敵寇彌張究之皆自真宗始有國者原謀
間安可不善

魯小韓曰觀靖康之禍令人豈不能不抱恨乎
宗

畢士安傳

開高夏

朱里

寇準澶淵之功始終成之者同平章事畢士安也
丹未寇澶州士安慮西北毗梁風爲邊患薦準于
言可大任準用城下之薄賴以不驚始事之功士安
成之矣親征之詔纔下欽若諸人百端間沮微士安
力是準議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麾使渡河事幾大
敗中事之功亦士安成之矣和好成南北弭兵此時
兵農使其繁然雜處不唯不足云衛亦且速之以
內難之作其事更甚于外受士安乃力爲罷散
與金結事之史又云安處之安樂得士安自能
異績矣

方與士曰寇準之功成于士安則知士安之功

薄于準爲之固難成之亦甚不易

青萊自記曰準微士安不唯大功不成此身亦
必見用則是士安之于準其相成還不止在
功立業之時矣

陳恕傳附賈黃中

朱 里

三司使陳恕深于吏治。綜核精敏。掌利柄十餘年。不敢干以私。帝卽位。使條其錢穀數。恐其春秋富。生侈心。又遂不進。抑何潔已愛君之極至。與夫三司使。竊途也。途人將父于其職。非深通權倖。借公利以市私恩。不可非刻計。美餘巧從君志。如景德會計錄之上。不可恕。皆不然矣。爲百姓惜利。不得不爲朝廷守利。爲朝廷守利。勿使朝廷得以專其利。則利窮在百姓。而朝廷始不憂其貧。恕豈言利之臣可及哉。參知政事賈黃中。初典貢部。多拔寒賤。及掌吏部。除提精當吏部。還有黃中。三司使有恕。吏深于上。民寧于下。咸平之治。稱曰又安。知非無所致之而能然矣。

吳若谷曰。陳恕理財。不過爲朝廷守百姓惜國家。卽不憂其貧。紛紛言利。宜稱不善。而爲恕之罪人矣。

沈人匡曰。說得平平無奇。乃是理財藝術。然于無奇處。改是理財者所甚難。倘一有好奇之心。

不爲王安石之壞法。卽爲宇文融之虛張戶。民不騷然大困乎。

聞六鈐曰。爲百姓惜利。不特深于吏治。亦且兼顧民情。勿使朝廷得以專其利。又不特綜核精敏。亦且風格端凝。恕真不可爲及。

李迪傳 附馬知節李穆

里

丁謂擅權用事李迪謂同列曰。迪雖位宰相。有以報國死。不恨。安能附權貴爲自全計。六王元儼宮久不出。衆憂之。迪以墨汁投水中。進儼疑爲毒。即日趨出。封禪後連歲旱蝗。迪請發內庫錢佐國用。組諫停京師工役。罷諸營造。貢獻青州飛蝗赴海死者積岸數百里。諫史者謂謂當國亂將在朝廷儼入宮。亂將在禁閤。所禱風役之孔亟。加以蝗旱爲凶。亂將在百姓將亂之勢有三。迪于朝廷則治之以剛。簡于禁閤則治之以權術。于百姓則治之以去患恤災。亂形長息。治效日驗。與從來之所稱爲社稷臣。當國之既亂後治者。其功施已甚懸遠哉。彰德留後馬知節性剛直。敢言。不肯少有卑屈。嘗與王欽若爭事帝。前欲以笏擊殺之。惡亂之心。當不薄于李丞相。參知政事李穆立朝忠恪。諫言慎行。所爲純實。絕無矯飾。及卒。帝甚哀悼之。使穆猶在。治功之成。宜更有足觀矣。

方輿士曰。治道去其大。其李迪去此三者。亂已歸。

治可見。其時宰相止在帝國家大勢整頓之不在更張變亂以徒滋煩擾也。

岳天清曰。迪在史書。不過稱得大臣體。經作傳者。推論舉呂端之計立與宗。寇準之親征勸駕。當遜其誠。激。

魯小韓曰。待其既亂後治。雖稱社稷之臣。已非社稷萬全之福矣。以是益知迪之所爲。其有關于家國勿細。

楊彌王昭趙安仁何敏中張知白傳

宋 里

副樞楊彌介直清苦。居委巷。車馬不能入。樞密使王
昭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平居蔬食澹然。自如。參知政
事趙安仁。雖貴。簡約同寒士。左僕射何敏中。性端厚。
制下方杜門。聞客。庖中寂無一人。同平章事張知白。
慎名器。抑倖倖。爲相。獨以盛滿爲憂。凡人稍有聲望。
寵利虛忌。固能情殺。爵之士視之。却顧矣。但素乏人。
倫重。望僅以介行。清節自鳴。于時反不若。純情殺。升
相之足。張以就功名。楊彌諸人。重望風靡。疑不
戒蹟。常恐以倭好之過。積成風愆。此與趙丞相普相
兩朝。未嘗爲子孫乞恩澤。冠樞密。準折節讀書。終身
不蓄財產。單士安位。至輔相。四方無間田。居第李沆
爲宰相。治第封丘門內。疑事前。僣堪旋馬等。而列之
不共爲。有宋之盛。聞乎。

張夢匪曰。云徒有清節無厚望。反不若離離功
之士。爲數人大立地步。所以數人方足與趙
畢李共傳。

侯筠庵曰。楊彌諸人以清節自厲。作傳者表而
之。致與趙冠畢李共傳不沒。然則清節之事
亦胡可不爲也。

吳若谷曰。數人躬處治朝。常存持盈守滿之慮。以
視世俗貪婪。真有霄壤之隔矣。

楊億劉筠傳

附程琳

宋 里

翰林學士楊億文章精密。爲當時學士所宗。帝欲
后劉氏強億制。億以后起寒微不從。李迪廷劾。不
謂與謂同。能明日謂請獨當。劉筠在翰林不肯。雖
曰奸人相矣。安可一日居此力請外補。翰林學士所
重文章。至于制命文章之間。尤重風節。使天下後
知吾所重與所尤重。益有以嘆。著華要地。匪悠悠。大
士所能任。况億于寵姬僭處。筠于奸臣。乞留。視爲朝
廷何等事。敢不以其所尤重者。達之于所重。以明
勉之。有人程琳拜御史中丞。平章事張知白。食
喜曰。不辱吾筆。琳卽上書請罷諸土木管造。獨被
郡縣遺租。言事如此。夫豈有異于楊劉兩翰林者。
所爲乎。

方與士曰。無風節。卽有文章。亦不重。楊劉以風
爲文章。真稱翰林中鈔鈔偉人。他學士見之。
不規屈。

沈大匡曰。凡人立節。想到天下後世。自然奮厲。
之不少退避。然論此于詞臣。是難事。又是重事。

得兩人可爲爲翰林者法。

閻六鈴曰。劉后一立。丁謂一賢。爲有宋家國之
亂。兩翰林早能鑒此。必縣平日讀書。大有過
處。所以斷不敢委曲從順。上負古人下慚來者。
令人視翰林之地。爲可藏垢納污也。

孫奭崔立傳

朱 墨

祥符封禪之事。賢宰相若且若事不能休止。且附之。獨龍圖閣待制孫奭力陳水旱災異。指祥符爲難。山鹿之妖。奏雖不省。舉朝已默然削色。哉夫。水旱人非不知。議恤祥符人非不知。爲誕也。自人主好名于上人。臣又復阿旨于下。遠方纖怪之士。始敢造不經。或至深通官掖。或至顯托權門。或至分遣子弟。周遊郡國。使天子忘貴細民。益適于愚。有與之舉朝。猶然不知。魏懷決非人情。故曰已默然削色也。祥符後。士大夫爭言符瑞。崔立獨陳水旱災異。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大火。以見災不勝書。凡廢言祥者。益足婉矣。

張夢旌曰。借立說之意。極言害之不可抹以直。其舉朝羞惡之心。王旦受美珠。寇準不發朱之矣。讀此能無汗下。

岳天濤曰。好名阿旨。上下成習。不以羞惡動之。習烏能卒變。

青萊自記曰。梁武帝好佛。宋徽宗好道。唐宣宗

神仙皆爲史書所紀。醜之事。然佛道神仙。世所有。卽興言好之。不過見其君德之不員。若宋真宗天書之好。則大稱怪極。以極大怪談之爲非者。止有一奭一立。宜乎上天震怒。水旱爲災。使之災不勝書。以久發其羞惡。削色之說。還不僅在人事矣。

裴濟傳

朱里

趙保吉聞靈州知州事裴濟刺血上書以求援師不
至城陷死靈州地方千里表裏河山夏人必欲爭之
者是欲撤我藩籬使無用武地也始濟謀戢人鎮與
屯田一見有急使撤援踵接烽燧明嚴不獨敵人之
舉無可乘邇安遠至亦且共舉其梗悖故讀史者謂
自濟死靈州失靈州失趙元吳日益富強為朝廷不
解之大患則是濟之存歿所關夫非淺鮮矣保吉固
西涼朔方節度使潘羅支僞降遠集六谷蕃部合擊
之保吉大敗中流矢死使靈州之關豈得羅支濟不
何致束手就斃哉

不為之稱嘆

青來自記曰元昊富強皆繇濟死後之作宋書有
但言元昊反秋青在軍中數立有功何異備顯
耀額為上客

曹瑋傳

朱里

澧州盟後契丹之患少少衰息繼起為中國憂者內
則銀夏外則羌戎然銀夏之役但令脩明攻討嚴
城濠賊吳之勢已紂至于羌戎聲教未習武勇難
為之將者匪守若處子不能以柔制剛養若木雞不
能以靜制動止若山岳發若雷霆不能以定變出奇
測詭情之臣測曹樞密瑋為將四十年沉勇有謀
遇敵未嘗少失利在西陲熟知羌情善以奇用兵所
向克捷羌人懷畏之是制之者不一術宜乎為其所
制者雖甚驚悸不足當之矣蓋州戍卒作亂知州
堯泰城走都巡簡使劉紹榮引刃格闕死契丹使
州折御卿力疾禦之其母翁召之歸不肯卒死于軍
使非素有制敵之術安能臨危不避又如此
方與士曰曹瑋有如此大學問如此大功業使女
專制契丹不難況羌戎哉
魯小韓曰瑋所著皆為將善術為將不如瑋是
徒勇之夫矣何足語于戰勝

且古今之所稱爲處士者必有自重之術朝廷因之以取重朝廷因之以取重後天下之上後世之人是不重其所重處士之名始尊朝廷之重處士始不爲之無故匪僅僅抑遠榮祿高絕恒區之謂也昔林和靖遁基曠落之幽姿遭安平之絕代避蹟湖山不聆聞譽是能以節義自重者矣所者爲詩多闡朝政封禪之句卽至聯袂猶不忘有憂時砥俗之思又能以文章自重者矣節義文章之自重進可卜爲通人退無憾乎處士在一時固非食心世祿所與幾在後亦非徒負清名可易擬有宋高隱甚多祈如和靖者易數數見之乎陝州隱士魏野居陝之東郊爲詩格苦帝祀汾陰還召之不起命畫工圖其所居觀之陝有野通稱不孤野得通徵召不起之志益決張夢臣曰出處雖屬二途所重俱在功名故隱人必須如逋燦然有可見之功名始不爲之徒隱沈大匡曰陶彭澤之隱隱以忠孝林和靖之隱隱以節義文章古今唯此兩處士不愧隱名隱之

名亦從而不小。

閻六鈴曰出者之功名在當時處者之功名在後世。由是言之處更難于出矣。所以自東晉數之北宋止有陶林二處士。

青來自記曰遁所挾者重則其所隱者高封禪之句直視王且危寧爲何如人可不以山林老其志乎。

王會傳 仁宗朝前後劉敞

朱里

王會試三場皆第一。仁宗立。劉太后專制。時兩宮異處。政歸宦官。會獨正色立朝。宦官近習不敢有所侵覬。于是君德日就。太后之令名亦賴以保全。有宋大科得人于會。稱首重矣。夫大科天下厚望也。集天下厚望必使人倫風紀屹然。有以自樹而後怠旨之莫窺。羣邪始不敢以爭進。羣邪既不敢以爭進。在國家縱有已成之隙。難釋之嫌。亦且紛然解散。不少淹滯。况乎情關母子。過宮卽通。有何疑沮。尚煩賢人君之審慮乎。厥後仁宗崩。英宗立。曹太后臨朝。宦官之兩宮不通。得翰林學士劉敞進讀史記。勉以孝友。帝竦然改容。太后聞之大喜。兩宮之疑漸釋。夫仁之有會。英之有敞。皆社稷之福矣。不然。一旦仆地在此。時已當。卽見何待遲至。南宋之紹熙。令人始有公國之嘆哉。

吳若谷曰。調護兩宮是第一難事。所以唐之長孫無忌。李世勣。不善調護。致武后有革命之事。外仁傑善于調護。卒能反周爲唐。今會既多仁傑。

之厚望。而又無長孫。無忌。李世勣。長禍不言之。厥行。其爲調護。易有難哉。劉敞以進。請致。無尤。得仁傑。所云起二子。則兩翼自振之義。

開六鈴曰。從厚望。想出調護。始與田千秋之設言。痛主不同。

清萊自記曰。天生王會。實爲計安仁宗。故相待較。諸人爲厚。不然。衡量之際。使無天意。安能每試。卽居第一。

魯宗道參知政事七年。剛正疾惡。遇事敢言。貴戚用事。皆憚之。目爲魚頭參政。夫參政職異。糾舉補闕。廢不止一術。宗道獨以彈壓貴戚。稱得母政。道者未。先徒與權倖爭。此厲詬哉。不知帝之初立。政出母后。蓄疑釀怨。藉寵生奸。端必本此。釋此不爲。寤治則重。今安陽博陸之亂。昔在西漢。今在北宋。卽刻意修舉。以求治安。無能當其僭叛之日。繁矣。劉太后崩。遺部欲尊太妃楊氏爲皇太后。同議國事。御史中丞蔡齊力止。臺吏不使趙班趙賀侍御史龐籍請取垂簾儀制盡焚之。由是止尊爲皇太后。帝始親政。蘇其所有。人又烏得而不憚之。

方與士曰。宗道止一剛正。杜貴戚無數僭端。則知新莽篡漢。孔光愈不得逃其罪矣。

魯小韓曰。剛正中必自有權衡。所以能蒞事七年。不然傾陷之來。恐亦難避也。

孔道輔使契丹。持正不辱。帝以呂夷簡言廢郭后。有司得受臺諫章奏。道輔率諫官詣闕爭之。得姓名益重。凡人立朝。不幸事值艱變。因而取大名顯世。固非臣子之所繫居。但與國兵爭。人倫道外。此時妾望淺薄。志畧卑沉。將以銷敵情之悖戾。振君德之愆違。不獨事之不勝。且多辱侮召亂之大。母國之于我又何利焉。故夫不求名而名益重者。固臣子躬履艱變之所尤難。不得以所不樂居。遂爲立朝者之不貴也。李垂朱是朝或勸以請呂夷簡。則知制誥可得。曰。我若昔謂丁崖州。乾興間已爲翰林學士矣。不也。端明殿學士朱絳清介博學。言動有常。朝廷大議多所裁定。其于自重與人之所以重之。皆非有求之矣。

侯筠庵曰。道輔有名。朝廷獲福。從來忠孝事業。

不四名而立。李垂朱絳亦可謂之能立名者矣。岳天濤曰。言名成處。實爲道輔之所不樂居。是李于窺道輔重于言立名也。

薛奎杜衍傳 附丁度胡宿章得象 朱 里

參知政事薛奎謀議正直志或不伸歸颺嗔不食平章事兼樞密杜衍務裁簡倖每有內降多廢格不行讀史者謂嗔不食似憤然格不行近專爲人臣子使人有憤與專也者之疑夫豈居身之善術哉而奎而衍政不憚此也何也仁宗雖立專制尚有母后母后既云專制則朝政得失必多不與二三大臣會議之事此將爲之奎衍者從名爲優優退食風節模稜是非利弊之間不悉與之推明審慎則無端事小益得以美非之口離間宮幃禍亂之作寧足解其手故古之大臣有所稱爲奏劾或值日暮必踈歸不寐數有不可者卽于黃紙後書之皆薛參政杜平章之類是已丁度爲參知政事數語天下事未嘗及私胡宿爲樞密副使臨事不妄尤能顧惜大體莊獻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翰林學士章得象必正色得之而不與交一語朝有三臣奎衍之力不益厚矣

張夢匪曰先言似憤近專後復詳解其不得不然之故見人臣立朝苟有利于社稷雖髮膚不

何恤人言至人言不恤則危厲之色皆載忠憤以行慎專之說宜所不知也

方與士曰二人躬處母后之朝容不得委蛇二字大臣言笑不使人可窺然後羣邪畏懼母后亦得幸全其令名不則薛奎杜衍皆有道之士豈好以危厲之行與人相逆拂哉

趙抃包拯傳 開張昇吳育

朱里

中丞趙抃。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爲鐵面御史。包拯。峻直剛毅。爲政務寬厚。知開封府。兵威宣官皆憚之人。以其笑比黃河清。讀史者謂情面不假。聲笑是愛。此士君子之恒致。何足爲趙中丞包待制稱異哉。不知慶曆以前之權倖。在中使章獻太后臨朝。幸其號令明嚴。近習少所假借。在位者可夷。愉待之慶曆以後之權倖。在大臣大臣各樹朋黨。釋進匪人。京師漸有更制壞法之舉。起處之間。非威辭峻色。所爲乎。

吳若谷曰。談到更制壞法。諸人安得不各以止邪之術自任哉。故知呂誨先見。不若諸人之不人進身爲尤愈矣。

沈大匡曰。安石爲公。宋之基。趙抃包拯。張昇吳育。當彼將建之會。是如何關繫。而可與時浮沉乎。

人樂易使之不知所爲。悻折驟然以祿位是乎。

魯小韓曰。安石屢辭詔命。其意却是爲此。使除知制誥之日。二人猶在朝廷。必無甫受不辭之舉矣。嗚呼。治亂消長。雖天意豈不誅人事哉。爲君者其知之。

蔡襄石介傳

附孫沔

朱里

范仲淹余靖尹洙歐陽脩以忤呂夷簡相繼貶竄。爲若訥身爲司諫不能採止。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杜衍同時登用。歐陽脩蔡襄余靖王素並爲諫官。夏竦罷斥。國子監直講石介作慶曆聖德詩。太史公曰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傳于有位。豈美刺之義足以上治朝廷。故凡際窒扼之境。與夫昌明可喜之機。無不可借此以志其忠。格乎非也。襄與介皆疾邪惡。亂者也。疾邪唯恐邪之有害于正。至邪已害正。憤極矣。惡亂必欲亂之復歸于治。至亂已歸治。幸極矣。憤幸所極。皆臣子夜寐風興。習速反覆不敢于卽安之隱志。安得不各著爲詩歌以鳴一時之所遇。使後之讀古之士見其所作。知賢者之于家國。其爲謀謀不。必斷在犯顏敢諫。引衣補牘之間矣。呂夷簡當國。黜忠良。廢直道。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謂其張禹不獨生于漢。李林甫復見于今。良哉此疏。卽無當于嚴。而義旨所深。不共足補風詩者之所未及乎。

沈大匠曰哀怨徒在風人。周公作詩何云相戒勸

色。得此義行之者在宋猶有蔡襄石介孫沔乎。

關六鈴曰讀此始知長公託詩諷諫。蓋有所本。但

其主爲仁神不同。所遭乃異。畢竟後世之欽情

服慄者于此皆有奮興之感。則詩之爲教夫固

不可輕言矣。

青萊自記曰四賢一不肖。慶曆聖德皆絕妙詩。前

使蔡襄石介無作何以副此館閣校勘國子監

直講之稱。

尹洙余靖傳

附范純希

宋 聖

知慶州尹洙博學多識度爲文簡而有法趙元昊反
皆在兵間于西夏之事尤稱練習機智高走大理
余靖經制廣西追捕之靖先遣人執其母與弟子
死士入大理斬其首函至京師二人文士胡史書
傳獨多其武畧哉蓋以當時國患所最重士大夫之
憂思者曰元昊曰智高其者續發畧最爲元昊智高
所折服朝廷亦以西夏廣南之事專責之者曰仲淹
曰青二人與仲淹青同歷國艱所籌討于夷除疆
之術匪伊朝夕此時即寂處他外前雖稱風流
義亂畧死事權已握敢云書生未嫻徒茲有識者
浩嘆乎初仲淹在邊其子純祐年方冠與士卒偕
釣浮鰲隱得其才否以是仲淹任人無失文士之
于武畧其于祐也更見之矣
方與士曰兩人行事全從仲淹青看出則知仲
與青之功于兩人不謂竟無所補慶州之使
聖之追此不過事之可見者耳安足以盡其
生。

侯筠庵曰非文士必嫻武畧臣子遭時多故又月

與老成謀國之人相習處自然不能忘情故

發制人無異宿將也

吳若谷曰二人與仲淹青實有相知之素作傳者
若不舉以爲揚厲不獨當時之美不著卽後世
亦無繇見其國艱同恤之心豈不是文章中之
缺畧

晏殊傳 附陳說

朱里

翰林學士晏殊剛簡清儉。博物洽聞。五代來學校。壞殊首爲興建。延范仲淹以教生徒。昔太祖得天下。介胄之士盡令讀書。太宗勤于讀書。下詔徵求四方之藏書。開出其意甚美。其道不足以經久。以成均不立。凡稱孝秀無繇辨志習務也。殊與仲淹獨能廣其意之所甚美。使才智之士日澤于詩書。國家鄉舉。選之法亦取之學官而遂足。所稱師學缺道德不鄉射。禮義不興。貢士不本于鄉里行實。不修秀不養于學校。人才多廢者。自茲以往。又安足用。處于江州陳競九世同居。長幼凡七百人。無間言。大書樓以延四方從學之士。使學校有此。尤爲廣。教之一大規爲矣。

張藜匪曰。開國至此。始興學校。使興學校。不得

淹教授其間。猶之不興。晏殊爲興學校第一功。

臣其功全在得仲淹。

侯筠庵曰。學校中得仲淹。如何光彩。興學校得

殊。如何正大。二人皆足並傳不朽。迨其後又得

海陵人胡瑗之法。立之以爲規則。宋之學校。

稱卓越古今矣。

魯小韓曰。太祖得天下。介胄之士盡令讀書。太宗勤于讀書。下詔徵求四方之藏書。始出此。將學校一興。不得殊與仲淹主持其際。何以上承君德。下厲士風。使後人間之儼然。凡一代創制之盛。

范仲淹傳

附李絳王賈彥章至王

朱里

范文正公仲淹教尚風節論朝廷利害必咸激思
與富鄭公弼同心輔政惜當國不久不克成其先
後榮之志宋自慶曆初改君子滿朝稱濟濟師師之
日風節之尚得毋示人過厲哉抑方有事西夏危
後安事功言論與柔勝寧剛克也不知大臣謀國政
事君子滿朝此時忌諱不生諛人屏息利所宜與害
所宜革無事不可直遂徑行以明禁網之疎漏孔子
曰邦有道危言危行此固未可爲學術淺薄智若
說者校席而謀之矣是以其後文正及慶曆變爲
豐時之君子未嘗不欲抗言風節動卽得罪則知
正所尚夫豈無所裁斷成然乎初仲淹貶饒州朝士
畏吏簡莫敢與送獨龍圖閣直學士李絳集賢校理
王質出郊餞之直史館葉清臣因地震上書極諫仲
淹始得近從後得陝西安撫王堯臣上言仲淹忠
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復以爲陝西安撫經畧副使使
無風節諸人又安肯樂爲推重如此
吳若谷曰作效尚風節寓有無限踴躍意更寓

仲淹無限及時整理意未卽以動卽得罪一

足之類覺通體靈動骨節俱堅

沈大匡曰仲淹所尚風節不過是直躬而行自

言善柔者見之則以爲過厲此卽就題立義言

仲淹典刑除害皆本之此不特爲仲淹作傳

當日慶曆有道氣象俱于此中和盤托出足見

文章之奇

關六鈴曰言至慶曆變爲熙豐則仲淹風節之

不唯多薛奎之危行亦且有呂誥之先議

青萊自說曰凡人以風節自厲者靡不爲小人所

容自君子視之常多握手定交得一見顏色爲

幸之意所以仲淹卽至貶謫猶不乏有李絳王

質之餞別葉清臣王堯臣之採援甚矣風節之

不可以不存也

富弼傳

朱里

富鄭公弼使契丹與蘇屬國武使匈奴事與武使匈奴使節不屈人臣之大分已盡弼使契丹君之榮辱國之安危百姓之生殺一兩言決非天植忠義又能濟之以通變達務之才烏足勝其任而愉快乎且武全節還位不過與屬國未聞與雀博陸光同受顧託弼脩好契丹終大司徒開府儀同三司相業所著直與韓忠獻琦兩朝定策共紀不沒其得君又大不同故人之歸美鄭公者但知青州之役全活饑民將五十餘萬人不知契丹一使其全活中國之民更不啻以數十萬萬計仁人之利信乎薄哉

張夢匪曰武處難處之地所貴學識弼處難處之地使人不見爲難處學識中尤貴有機權所以云不同也至末又以弼之與韓忠獻琦同參贊命形出武之止爲典屬國漢武少恩至此重見史家總攬古今盛衰爲慮每于言論之下或微以發人感嘆者則無不留連極盡以見用意之

嚴深

方與士曰人知以鄭公比蘇武誰能于所比處其相同却又絕不相同言其不相同却又絕相同使二人相對皆有不解于懷之意却又有所然發嘆以其信爲各行其是之心處武之勢富弼之年者可以交臂而聞之矣

岳天濤曰武與弼同一不辱君命者也此直言其不同其事功節義始爲千古獨絕

青萊自記曰弼脩好契丹全活中國之民不啻以數十萬萬計使武在匈奴損節敗名貪利忍恥致匈奴易視中國因而舉兵發難蹂躪邊陲以憑陵畿甸則生靈塗炭又何下以數十萬萬計乎弼之全活人所共知武所全活人不能說以是知武之處境比弼而大不同

韓琦傳

朱里

韓忠獻公琦居相位。再決大梁安宗社。與富鄭公。勲業共著于時。宋遭安石壞法。契丹淪盟。兩宮異處。正諫不容。顯家而國。歸國而天下皆有敗漬。如疽不可醫。業之勢。幸天篤生忠獻。顧命兩朝。出總方叔。大勲入配元公之望。後能亂髮。轉危爲平。亦如人之參苓可進。而鍼砭無傷也。不然。一安石足亂天下。况外內間交。相爲難若此。

張夢匪曰。韓琦兩朝定策。爲北宋第一功臣。文止

百餘字。舉國勢之艱危。與琦所以莫親。

于磐石。皆于寸楮尺幅間。殫辭畢慮。滿志而談。

中間借譬爲喻。未又忽入安石。故示開眼。此史

筆之最稱高出者。

方與士曰。作韓忠獻傳。獨難在高簡。今高簡中復

寓有山川太史。淮海元龍之氣。尤爲所難。作傳

不爲其所難。卽平流污濁不足盡其梗畧。况其

偉特達。動建非常者乎。觀一忠獻。古今無難作

之傳。古今亦無不難作之傳。

關六鈴曰。韓忠獻琦在兩朝。實如醫人有創服之

心。又能診視切理。對症下藥。既君臣佐使之不

差。復尅伐滋補之異用。維持調護。鮮有缺失。終

病無不起。起無不強。篇中參苓可進。鍼砭無傷。

之語。誠有得其情旨。而非借以明喻譬矣。

青家自記曰。人臣身處亂國。不以醫人自待。或以

醫人自待。而漫以人國爲僥倖。如呂獻可之嘆。

爲用術垂方。其醫之爲害更甚于不醫。故亂而

不醫。害不可言也。醫而用術垂方。害尤不可言。

也。欲用醫者。必當以忠獻爲法。然後可。

知鎮院范鎮請建太子。疏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髮皆白。哲宗立。拜門下侍郎。鎮以朝廷大政。凡所爲。君實已爲之不起。天下稱之曰范景仁司馬。羣不敢有所軒輊。光濟斯民任天下之重。鎮疑然如確。然其不可拔。契丹高麗皆傳頌其文。讀史者謂之請建太子。非好白。瘁厲辭門下侍郎。抑別有風矣。何也。仁宗末年。每事多從姑緩。至若建立太子。國本重。勢疎疏所以鎮不替死爭之。安能卒。其以文章自任。功名之際。退然不居。是欲使外夷聞。皆知中國之有人。有朱若鎮。可謂得爲臣之正志。治國之大體。明威服遠夷之上。鎮不以一身利害。衰與時俗爭去留者矣。王德用進二女。已在帝左。謝官。王素力諫。卽命出之。御史中丞孫抃未識。舉復卽舉爲監察御史。人問之。抃曰。昔人恥爲呈身史官。今豈薦諫面臺官。又豈僅知有一身之利害。喪有所能爲乎。

吳若谷曰。鎮所遭仁宗。猶至忠恪。不能卽建。

司馬光當國。少遂其願治之志。不然召獻可。憂憤以死。鎮又安得而辭之手。

沈大匡曰。范鎮與司馬光同朝。所爲更能高出。光有光固不可無。鎮有鎮愈足以重光。

關六鈴曰。昔周公制禮召公議之。兩賢相得。尤難事。

青葵自記曰。范景仁待命。至髮鬚皆白。已如孔。

食少事煩。知其斷不能久。得司馬若實。

能令君實而獨言景仁矣。

王德用傳

朱里

王德用狀貌雄毅言者謂其貌類藝祖且得士心不
宜使之久典樞密契丹使者至與德用射于玉津
復謂樞密得人不敢有輕中國之志不知此皆不
爲德用用感矣從來有道聖人享久安之治與賢
相以一身繫天下安危福量不同秉案亦甚殊絕如
以王夷甫之疑不動遂爲人偷水鑑以此樂相天下
之士不特長林繁足壯士豪羞使國家不獲收有濟
術異能之用將奇術異能之所以抱恨于國家亦非
細故也

侯筠庵曰塵途之中雖云不足物色天子宰相至
門厥後亦有以識其皆爲將相之人明此又何
疑乎德用

魯小韓曰契丹不敢輕中國以有德用故使閉
者之說不幾大笑復謂中國之無人

孫復胡瑗傳

朱里

孫復初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范仲淹富弼薦以
經術宜在朝廷徵爲國子監直講海陵人胡瑗爲
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大學與取其法
爲今式讀史者謂經術不明宰相之過自有復而
相始無雜進匪人亂政業凶之大患學校不立朝廷
之毒自有瑗而朝廷乃多預養士砥磨厚俗之具
規合之福州處士陳烈學行端飭動遵古禮從學
常至數百人以歐陽脩薦亦召爲國子監直講不
爲王國之光哉

方輿士曰自二人見用則宰相無讓朝廷始專
亦何可輕士也

岳天淸曰薦賢立法古今不少衆見獨難得者
復胡瑗耳安得不重爲揚厲

狄青傳 附新克行

朱里

趙元昊反狄青在軍中數立奇功范仲淹授以左平
春秋青遂折節讀書悉通泰漢來將帥兵法將不
兵匹夫勇讀古人書不知古人行事知古人行事
我所行之事不如古人豈所稱善讀書者哉昔狄
相為人慎密寡言計事必審中機會多古將帥貴
良戰風行師未嘗專實蔽下人皆樂爲之死不失古
將帥廉謹不伐善則歸人遺意以是奮銳西夏延
廣南皆非近代之人所能及矣折克行在邊且

爲宋吳下阿蒙乎

侯筠庵曰吳下阿蒙尚善讀書兒如青者青讀

人書所行事即能如古人始不似阿蒙之便也
談吐

魯小韓曰讀狄青傳如見古人如與古處知古
之爲大有異于今人之所爲爲人極深進步

种世衡傳 附蔡挺王革

朱里

塞門諸砦陷卽州守將种世衡請因廢壘築城青
開屯田募商賈城遂富饒後援環州積穀通貨兵
所至不煩縣官夏人畏之莫敢以延爲意夫塞門
陷延安之地與夏人共之夏人共有延安則不獨
東之果不可復致銀夏之舊不可復圖賊將乘茲
敵東則瀘州陷南川貢賦朝廷之上不繁然恐
唯青獨一城寇衝是扼則亦猶之范仲淹城大順白
勃金湯肯不敢犯我環慶屢籍經畧陝西凡元昊
拔城幾盡令修葺完好以驅寇出入之路古人
事必謀定後勝勢立形成者所見無不相同也蔡
知渭州甲兵整習常若寇至故多立功效王革
開邊蹙跡政地然用兵有機要每戰必克二者資
善戰不益爲善守者之大利哉

吳若谷曰有退守之地始可以言進戰不然徒
蔡挺王革而無种世衡麗籍是浪戰耳麗有不
虞不令敵人長驅直入乎

沈大臣曰种世衡麗籍皆得罔罔善東夏人驍

驚驚不能攻堅易備窺伺之志于是始稱太尉矣。

關六鈴曰夏人驚驚之勢已經養成一時難以猝去且其窺伺日張發生叵測防患之功全在城堅故凡屬老成無不以是爲勤勤也城成而後剪滅掃除可以徐議矣。

呂誨傳

朱 聖

安石執政士大夫皆爲得人御史中丞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抗疏牽之卒猶以身疾喻朝政憤安石之用術垂方從來智士防閑不丁已著于未萌忘臣謀國不憂身之瘁憂國之衰匪不知如之木萌我先用患是示人以不厚身既云瘳欲求國事之有濟不待識者知其無能爲身任朝廷之重爲此絕物損名不知所以就哉之事以自號千人曰智也忠也獨何爲乎其意以爲大奸之入恒似大忠舉朝之人皆在籠絡我獨爲之披擿發隱使無容身之地彼縱恣彼亂不敢爲人之不遠知之奸者或亦可以少止是爲智夫非給事察理以炫有明聽之謂矣國衰小人益得乘隙壞法更張之過名爲補排實則養成天下之大囚此時爲之言官者善博寬容之譽則怨深積何時而平故卽至臥病不起猶必盡誠極諫以除累朝不刊之重患是之爲忠又非庭諍面折以爲直強聒之稱矣嗚呼忠智若誨始不同于脩名餌實大務小者之所爲故矣。

張夢匪曰呂諤負有先識卒爲安石憂憤以死

見凡人立朝遇大奸極惡蟻罪其間留之不可去之不能猶待身安意美言笑自如此其爲人斷是頑鈍無恥不智不忠也又奚疑

方與士曰諤有如此憂虞如此防患故小智之名斷不榮居小忠之事斷不肯做寧令不知我者譏我爲絕物損名決不忍令朝廷之上有漸積不覺養成極亂難拯之禍

岳天濤曰智非能有明聰忠非負有強禦將呂諤

一種老成憂國之志說得如哭如訴此是絕無文字富與賈長沙並傳

青來自記曰自呂諤一死安石已無顏面再生不然以養拙之性加之學術同邪且又得君就其始進之日新法頗難一切舉行而必首縮吾意然後漸見之處說

文彥博傳

宋 里

路公文彥博立朝當重臨事果決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功成身退爲朝野倚重有宋名德爲公稱第一人哉大名德之士古來不少槩見于宋之仁神兩朝大都曰韓曰富曰范曰歐陽曰司馬諸君子而已然韓琦再次大策執政無過三朝富弼名重契丹家居勳逾一紀范仲淹當國不久先憂後樂之志亦發歐陽脩以文章名冠天下司馬光自洛入歸天下稱爲真宰相未聞出師命將操方伯元老之權

路公獨克兼此且兼此而聲鎮安雅令人止知有長者之稱豈非累朝德意待人後鍾維彼老成足爲國瑞論世者所斷不能泛焉而求之也

張夢匪曰頌美路公一堂之上皆是名臣大老所以奉揚宋室人材之盛不特爲路公一人誇有殊遇矣

侯筠庵曰唯借出無數名臣大老以頌美路公而所得稱止一長者益見路公名德之盛爲諸人所莫及

魯小韓曰。孔門有三子。曾點始得遂其曠落之志。

使此時朝廷之上止一潞公。無薛以爲之定策。無富以爲之脩好。無范以爲之當國。無歐陽以爲之文章。無司馬以爲之宰相。潞公卽欲退食優游。號稱長者。必不可得。以是知潞公之足以兼此。雖是厥德之隆。亦緣爲遇之美也。

呂公著傳

尚書左丞呂公著。識慮精敏。遇事無所不爲。于國。以利害動心。王安石博辯騁辭人。莫與抗。公著獨以約言服之。元祐間。自揚入召。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新法之行。凡欲革而未定者。一一舉行。民皆呼稱便。大哉。呂左丞。可爲國計。是先攻伐不急。使大奸失反噬之策。天下之人不憂其法之終爲民害者矣。蓋安石立法。所繇害及天下。非有他也。初在吾黨。激成之過。既在執政。不卽奉詔罷法。待其復出持議益堅之過。有此二過。致亂者安石。所以終安石之亂者。不自安石。安石能致亂。故攻之者益急。則其得禍益深。所以終安石之亂者。不自安石。有制安石之法。則安石之法廢。安石之法廢。天下之受安石之害者。亦延觀焉。左丞凡舉朝之士。國計不先從專志于攻伐。利不及天下。禍已先中之一身。多見其道之未大矣。

吳若谷曰。先言二者之過。見公著已先立于無過之地。禍自不能中之。後言可以法制。見安石已在公著計術之中。民人之愁怨。可以不入。

釋天生安石又生公者是降割之義又寓以嚴
亂之仁豈徒然哉

劉六鈐曰攻者益急則得禍益深安石固是難犯
之人有制安石之法則安石之法廢安石又是
易制之人得易制之法以攻難犯之人非道足
自全而量又能覆冒乎其人之外不克語此故
曰大

青來月記曰安石壞法至舉朝之人爭之皆懼其
禍公者獨不與爭使所壞法一一改行愁怨之
民變爲懽呼不獨曰大尚可稱之爲神

蘇軾傳

朱里

蘇長公軾始以新法之行與安石不合風流貶謫
今留爲美談非若他人遇惡幸相必資之死地使
不幸中一幸也及遭際元祐太后召對便殿慰勞
下繼之痛哭不殊家人骨肉道然徒見優禮兩宮
已以聽之事勿聞又幸中一不幸也可見天生奇
巧爲顛倒不使文章政事一時輝耀沮之匪辱遇之
匪榮沮之遇之詎關人事矣

方輿士曰幸不幸二語真是盡蘇軾一生顛倒化
歸元氣然又必是蘇軾處之然則自蘇軾
方不俗如陳蕃下榻不得餘孺子寢處其上
甚差教庭除也

侯秀庵曰蘇軾嘻笑怒罵皆成文章此傳文章
具有嘻笑怒罵意蘇軾不處其文如生矣
沈大匡曰以安石爲不惡宰相以元祐太后爲
見之優禮此裏曾經誰人道破凡人作傳必
入所未經道破處滿志而談却又像人所處
道方是高手此文似之

不
解

齊萊白記曰。醒拙喻樞臺老師諱思恂。四川重慶府人。恭官持重。喜怒不形。兵自畏威。民自懷德。屹然多古。大臣體漸近海。奸人出沒不特師。但設計擒其渠魁。餘皆相率歸命。以故惠政所及。不獨兩浙受利。卽八閩之間。亦皆被其休焉。後竟以不行。請託爲言者所譏。而去。臨去。至舟中。更以手札教余云。昔胡公梅林。撫浙。得徐子文長。白鹿一表。勸天子明春。今不依撫。漸五年。得一子一士。其爲文章。有文長之奇。無文長之險。人品有文長之高。無文長之僻。異日若獲流。不佞增重。必不止如白鹿一表。不佞行矣。秋。在。近。子其勉。游下帷。其書因存之。四書獨參。本中。意刺將爲弁言。既遭若第一夕之偷。視此。迢迢川路。叢爲劍戟。又復求一通問之不得。風懷想。常至踈然泣下。作長公傳。因附諸末。志不忘。一見士人相遇。凡情辭所深。不覺使人放聲大哭。古今多有豈獨長公之得達元祐。后爲然哉。後起南都少可。馬到未幾。又以被

范純仁唐垌傳附朱敏求蘇頌李朱里

帝用安石。變祖宗法。捨利財。困于監范純仁上疏。劾之。辭極憤激。留中不發。純仁盡錄中書。同知樞院唐垌疏凡二十上。亦留中不發。垌因百官起居日。叩陛請對。大聲宣讀八十餘條。夫安石新約成性。惡人議已。且恃神宗庇行事之間。爲可肆志。勿疑忠諫。遠絕矣。詎知二人更有斷然攻擊。法使之好不及。惡莫能避。庭折縱非盛朝事。併以彈劾。巨奸披陳。事亦從來之極。一大快。舉論世者以此安得不同類。而並傳之乎。李定贊成。執法安石立薦爲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詔朱敏求蘇頌李大臨封還詔書。執奏不已。皆落職。天下謂之熙寧三舍人。舍人之稱。其爲亦云不小矣。

張夢匪曰。安石平生驕辭。至此下不得一語。神宗百般護短。至此容不得一計。言官可謂有權。人可謂難犯。

侯筠庵曰。去泰愴。要用誅鋤法。誅鋤不力。則其惡之性難除。去王安石。要用折服法。折服不

青來自記曰安石性執拘余故爲激之之辭以辱之安石自恃得君余故爲掃之之辭以醜之余縱不能與范唐兩君子同時稱快而奮筆成書其快恐亦無異也

朱里

史 25—356

侯筠庵曰安石亂法神宗任安石以亂法不

怨于民亦且得罪于天故作傳者特援天以折之

魯小韓曰援天以爲正人助神宗卽不恤民敢不畏天與善類以見正人之不孤安石卽不畏天時敢不畏後世此皆所以補流民國之不及也讀者知之

鮮于侁傳

朱里

鮮于侁爲利州轉運副使利州民不諳青苗錢侁不強與之蘇軾稱爲三難及轉運東京奏罷一切政司馬光指爲一路福星大凡士君子乘權藉勢足以有爲其意不忍漠視當代則獨通賑恤之事孰有不可便宜行之至便宜行之民受其利已當其害得且勿恤况厚澤及人顯名歸已侁尚何所不可顧以此爲煩難乎不以此爲煩難獨計三難之稱福星之指使憂國之士于侁也者不勝有歎歎悲道異聞罕見之意特事之侁抑大足昭已

沈大匡曰鮮于侁已受隆名至言卽受害亦所不恤此其用意更在蘇軾司馬光揚厲之外矣

關六鈴曰隆名固非鮮于侁所樂務鮮于侁不與隆名則利州東京必被顯禍蘇軾司馬光必不共起而稱之

周敦頤程顥邵雍傳

朱 里

知南康府周敦頤不欲殺人以婦人初在南昌大姓
黥吏微獨憂其得罪且以汚後善政爲取新法行政
者並方監察御史裏行程顥彼官赴中臺議事安石
厲色待之顥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
石爲之規屈河南邵雍天性高邁圭角不露時新法
殘虐吏牽迫不可爲或至投劾去雍曰此賢者所當
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
劾何益賢哉三人何風俗之入人深平情利物使亢
者可抑病者可起人當之不勝其難彼當之不勝其
易如此哉從來之所稱爲賢士大夫者不患世變之
在天下止患世變之在一心世變在天下就天下大
勢整頓之亂者可治世變之在一心我不先除害
之心人之害不易泯也我不先除驕人之心人之驕
不易降也我不先除與人爲難之心人之與我爲難
不易紛釋也三人行事獨能先除已心之大變而後
息變于人誠非純任自然照所術學與人無詬與物
無爭者等矣

方與士曰先除已心之大變而後息變于人誠

三人如在春風和氣之中舉一世之人盡登

于熙臺之上仁人作用固不同如此

吳若冬曰熟讀此傳知天下之亂皆緣我生令已

責人亂益不可衰止得三人之意而行之爲則

縣可在朝廷可即遇大奸極惡亦無不可

魯小韓曰除人之變在有才除已之變在有德

人德量弘深外內一致其平情利物若出固

矣

蘇洵張方平李師中吳奎孫周勝甫劉述劉
錢顗丁諷王師元劉攽呂公弼劉恕傅堯俞
轍林旦薛昌朝范育姜潛鄭獬王拱辰張昞
歐陽庠孫覺祖無擇唐介馮京李常呂陶孔
仲陳襄韓維吳充王安國尤瑛王安禮陳師
傳

朱里

王安石性不喜華服。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其
眉山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作辯奸論刺之。荆南
普增張方平初知皇祐科舉。或薦安石文學。辟之院
中。安石欲辭。方平不聽。其爲人懷之使出終身不
改。秦鳳經畧使李師中爲州縣時。得即狀報包拯。包
知政事。或謂朝廷自此多事。師中曰。包公何能爲。
鄆縣王安石服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此
人。以安石知江寧府不起。帝疑其欺。問曾公亮。公
辨說。知諫院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郡牧。見其
前自用。所爲迂濶。萬一用之。必紊紀綱。帝欲大用。
石知樞密院。孫固謂其須狹少容。欲求賢相。非呂
者。司馬光韓維不可。固宅心誠粹。與人交久而益

故更歷夷險。不爲人所疾害。如開封府勝甫在審
論事。隨問解答。不少嫌隱。與安石議多不合。新法
恐其中沮。先出之鄆州。後行之。安石任偏見。立新
開局。設官分行天下。待御史判刑部。劉述帥諫官。
琦錢顗論其奸詐。擅權不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
貶知江州。琦貶監處州鹽酒務。顗監衢州鹽稅。知
部丁諷審刑院詳議官。王師元皆以忤安石。諷貶
州。師元貶監安州稅。同知太常禮院劉攽。博記能文。
掌政事。與兄敞及敞子奉世名。稱將世稱三劉。其
安石設新法。不合。貶知滁州。機密使呂公著以
石變法。勸其務安。靜不從。上疏將論之。從孫嘉問
其稿。示安石。安石大怒。罷知太原府。遭判劉恕棄
安石友善。欲引置三司條例。恕曰。天子方屬公以
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不宜以利爲先。安石不悅。遂
之絕。熙寧初。傳堯俞自知廬州入京。時新法流行。
石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知諫院
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爲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意
見用去。青苗令既具。門下侍郎蘇轍曰。錢入民

民不免矣。用及其微納富民不免貽期如此必如
徐州縣事不勝煩矣。會東京轉運使王廣淵乞留本
道錢五萬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安石遂決意行之。王
安石以李定助成新法爲崇毀說書監察御史
林且薛昌朝范育言定不服母喪則人爲不孝不寬
居勸講地并論安石壞法之罪安石怒皆奏貶之。韓
舉新法不職者陳留知縣姜潛到官纔數月青苗令
下潛印榜于縣門移之鄉村各三日無一人至。檄榜
付吏曰民不願矣辭疾去。知青州鄭辨上言青苗之
害不忍以無罪之民罹于冤網乞罷職從之。王拱辰
初爲宣徽北院使與安石議新法不合罷職後判大
名以保甲法立民多避法爲盜郡縣不敢問拱辰抗
疏力諫于是下戶得免。長安張載學古力行爲關中
士人宗師校書崇文院。怪安石所爲移疾屏居南山
下其者井田學校之法皆條理成文可舉而見諸事
業監察御史張詠屢以安石亂法詣中書爭之安石
舉扇掩面笑曰罷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者
者不少安石怒貶知公安縣劉庠知開封府不肯屈

事安石安石欲見之遣人諭意庠曰安石自執政未
嘗一事合人情往將何語上書極論其奸會公亮言
畿甸散青苗錢多追呼冤抑之擾安石遣知審院官
徐覺往視虛實覺還言民實不願與官相交望賜宸
罷貶知廣德軍龍圖閣學士祖無擇以言諸政事爲
時名卿安石誣以得罪下秀州獄士論深惜之參知
政事彭龜簡抗敢言初論文彥博直學震天下後居
政府與安石數爭藩安石善強解帝復主其說不勝
憤疽發背死執改爲京嘗上書論安石更張失當累
貶千言安石指爲邪說請帝黜之不從京初不爲安
石所容後復見傾于呂惠卿中立不倚人服其操知
諫院李常請勿散青苗錢曰均輸青苗欲散取息傳
會經義何異王莽假折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
特遣人諭意不從落職詔舉賢良方正帝親策之太
常判官呂陶以願不惑于理財之說爲對安石取衆
議之神色俱沮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策凡九千餘
言力陳安石用法之弊二人皆爲所忌抑而不遷陳
襄知仙居教民禮義富鄉薦之權爲侍御史極論

苗害不聽請外補。因帝訪問人才以司馬光韓維以
公著蘇頌范純仁蘇軾三十三人對。安石益忌之。蘇
林學士知開封府韓維上言諸縣閭閻保甲民警
至有截指斷腕以避丁役者。帝欲用爲御史中丞維
以兄絳同居政府力辭。安石惡之。因言維善附流俗
以非上所建立乞允其請。出知襄州。吳充子爲安石
壻充心不善安石。在帝前極言新黨。安石免用爲
平章事。充欲大有所變革。上書乞召還司馬光呂公
著韓維蘇頌薦孫覺等數十人。秘閣校理王安國嘗
以執法之弊力諫。安石指呂惠卿爲仇人與韓維
相友善。俟貶英州。安國亦放歸田里。知諫院唐琦以
幼安石得貶。旣而靈臺即尤瑛上言太陰失度宜禱
還安石。安石大怒。瑛亦配之英州。帝以災異數見
避殿減膳。安石謂祈寒暑雨民猶怨嗟。此無庸恤。蘇
林學士王安禮應詔上書言大臣立法取利及于國
大是以干陰陽召星變。帝甚善之。虞士陳師道高介
有氣節。善文章。貧常不炊。熙寧中以王氏經學盛。
經志進取。後以蘇軾薦歷官至秘書正字歸。然則人

豈難知。知人不易爲神宗言也。神宗有知蘇洵張
平李師中吳奎孫固何樂乎。以知人得名。法非不
不善之法。自安石始也。安石守法。嚴而劉琦
劉丁諷王師元劉放呂公弼蘇軾張戢孫覺李常
維何樂乎。以直言見棄。交不可絕。祿不可輕。身不可
毀。親不可離。絕交輕祿。毀身離親。諸人爲之貴。神
宗安石有以使之也。安石不亂法。神宗能承廢其亂
法之爲。害劉恕傳堯俞林旦薛昌朝范育姜潛鄭
子拱辰張載劉庠祖無擇唐介馮京呂陶孔文仲陳
襄吳充王安國尤瑛王安禮陳師道何樂乎。岸然自
異。不惜其身之禍。患傾險以與時相爲讐。惡哉。諫
者但怪世有知人如蘇洵張方平李師中吳奎孫固
直言如滕甫劉述劉琦錢顗丁諷王師元劉放呂公
弼蘇軾張戢孫覺李常韓維岸然自異。不惜其身之
禍。患傾險如劉恕傳堯俞林旦薛昌朝范育姜潛鄭
陳襄吳充王安國尤瑛王安禮陳師道不能揀一安
石之亂。以力回神宗。寵用安石之心。此從來好之

蘇稱大君之所諱稱不勝其安石與神宗爲甚矣

張夢匪曰言諸人有許多不樂處見安石神宗自

已召亂于朝廷言至亂成令人不可爲採撓

見安石神宗有無所逃于天地間之罪責風風

警切一字難移

方輿士曰起初歷敘蘇洵諸人攻擊之法不覺使

人掉臂直前即欲罵死安石後漸漸說到蘇洵

諸人極盡攻擊之法不能抹安石之亂以力回

神宗寵用安石之心又不覺使人旁觀袖手嘆

爲事之無可如何文局之妙一至于此

侯筠庵曰以壞法之臣又遭一知人不明之君其

初自然難于挽回但不自諸人極力挽回則要

石之敢爲壞法神宗之溺志不明亦未致顯者

合傳之作烏可少乎

關六幹曰欲正安石壞法之罪必先罪神宗不

聽其壞法是絕妙攻擊手段足補諸人之所不

及矣

魯小韓曰安石以學術禍天下論其爲人雖不類

從來之大奸極惡論其爲禍實與從來之大

極惡相等始言諸人之不樂既漸說到極盡攻

擊之法不能挽回亦以安石爲學術中人著

立義俱不似從來之淋漓痛罵但欲使後之

學術者知有所取鑑而已爲安石公平哉

青萊自記曰余青萊詩中有作安石詩一十八

首猶記其一曰宰臣言利及執毫釐得君門萬

里遙貼婦賣兒都不見還將壞法比唐堯尚謂

神宗之未見之也今作諸人傳神宗既已聞之

既已見之而溺志如此安得不與安石同罪

古罪人

如制論沈括博學洽聞于書無所不讀以議北疆事如遼遼主欲屈之凡六會竟不可奪而返在道寫其山川險易人情背向爲使契丹圖以獻夫括之所獻僅爲記問該博用侈一時能事哉宋自安石壞法維剋財利致民窮于內又使王韶等開邊于外及再相東西割地界遼共七百里爲異日興兵之端若是則使臣所爭不在銀絹斷在土地矣且富鄭公初使契丹當兩國和好獻納之外猶以榮辱之說爲求關南地加辯豈此勢將貶盟大舉爲寇可不爲之慮哉用患乎括之所獻括若曰吾凡六會不屈不過使臣之所稱爲自盡之事至如在道之山川險易人情向不干無事之日今大君之一見之一旦有事致備禦廢缺棄守互爭何以使之披圖發嘆如在目前因是以有祖宗之地尺寸不可與人之思乎中書舍人曾鞏文章本原六經帝深知其才命充使館翰林士黃庭堅與陸佃論脩安石實錄不合安置黜罷而館驛外而使臣皆國家極大重任徵三人烏能

沈大匡曰沈括出使契丹一圖固是用心國計非悠悠行路之人所及作傳者直爲之說到前慮始開遼後之憂探割地其干警患抑何嚴遠乎會鞏黃庭堅稱文章宗匠恐亦未易有此過人筆力。

青萊自記曰自括有圖其後竟不免有議割兩河之使愚哉康王不獨上負祖宗亦且下慚沈括

蘇絨王文郁傳

宋 里

交趾聞邕州知州事蘇絨悉力守禦外援不至城陷絨殺其家三十六人自焚死城中感其忠義無一賊交人盡殺之凡五萬八千餘口夏人寇蘭州衆號數十萬一時奄至知州李浩欲閉城以拒鈴轄王郁曰寇衆我寡不先挫其鋒難以後有募死士百餘縋城而下人持短兵突之賊衆驚潰溺死者過半賊史至此未嘗不嘆二子之皆是稱爲仁人矣昔絨守邕所存既五萬八千餘口縋城一戰可爲也不爲何故蓋厄拔絕于外必致糧窮于內糧窮于內雖能執挺之人冀之危鋒利鐵之下情胡能忍故城陷之日人亦以不忍之心報之所謂以死而全民于仁不于此乎蘭極小弱遭數萬人一時奄至其勢斷絕邕州之厄若閉城一守何異械手禁足以自入于羅則文郁之出其不意併力急攻是置之死地民以爲生我也則軀命在所勿恤自無強敵之不足以就平所謂以仁而謀民得以不死不于此乎後之守土之責爲將之任者于事變所值但求有當于

而已矣死生負勝又奚論

關六鈴曰無端想出一仁字直使兩人心事忽然大明論古而復能明其所未明之心事以此論古不獨古人有知己之稱抑使後人無臨事張皇不審所處之患

魯小韓曰王韶鑿空開邊殘毀民命不仁之患當時所恃嘆久矣青萊四作蘇絨王文郁傳又以仁之一字加之其用意遠甚

司馬光傳 哲宗朝

朱里

溫公司馬光力陳新法之害。不爲安石所容。歸洛。五年。神宗崩。哲宗立。高太后臨朝。自洛入。臨秉大政。躬親庶務。晝夜不舍。發諄諄自語。猶昔朝廷天下事。然則世之言溫公者。獨如史所紀身殉社稷。使天下稱爲真宰相已哉。凡人學業不同。智術亦甚殊異。秘光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後續其事。上起周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爲資治通鑑。前後六任。許自選官以書局自隨。凡歷十九年始成。其于古。今興衰治亂政事得失。人才消長之故。無不博稽遠覽。鮮有危疑。且于古今興之所繇。致衰之所繇。復與政事治之所繇。致亂之所繇。復治政事得之所繇。致失失之所繇。復得人才長之所繇。致消消之所繇。復長又無不留連反覆。動見機要。故相業所成。道能撫安中夏。表正外夷。使百世之後。猶至歌思勿也。特其初世不見用。以著書立言。老幸而見用。惠年力衰。耗不克殫。所欲爲負。時昔稽古力行之。至于社稷之役。宰相之器。在當時。韓富歐陽諸君。

不少。槩見何必更爲司馬相公殷勤陳說哉。

張夢匪曰。溫公相業。爲古今第一。若爲作傳。宜所

盛稱。此獨置之不言。而言學術何故。蓋以凡人

當國。不能窮盡古今。攷鏡得失。徒取目前之利。

弊興之革之。安能撫轡中外。流譽無窮。故特言

學術者。見君實之相業。與韓富諸人不同。不言

相業者。見君實之學術。與韓富諸人各異。皆有

深意。非取此而遺彼也。

吳若谷曰。至身爲宰相。而不以事業見長。非大有

學術。人不能故特言君實之學術。蓋其

沈大匡曰。昔霍博陸光。以大將軍秉國政。使更

進之以學。則盛德所著。當不止于小心謹慎。

宰相者。可以勉矣。

青萊自記曰。人不學古。則不能與道致治。學古

淹貫。即與道致治。不能使人燦然可見。有古

鮮及之稱。而無生存歿已之患。司馬君實能

古。又能淹貫。撫安等事。時其餘業。而今取以

盡之也。

寶文閣待制劉安世在諫議累年。面折庭諍。不少屈辱。爲章惇蔡京蔡下所惡。連貶貶竄。雖極遠惡地。無不歷之。至群賢凋散。安世歸然獨存。元祐碩果哉。蘇軾稱爲鐵漢。何也。此蓋足以知軾之用意爲勿細矣。大凡世道當屯而欲亨之際。所恃者在長育人材以脩明風教。得一君子。衆君子可以比跡而起。至于安世所處是亂而未有寧極之日。非其人。利害不足以動心。死生不足以易志。不能經歷危險。遇折殲。堅以與人心世道爭。與廢若是軾之所云。斷不止爲一人寄感嘆矣。鄒浩以諫立劉后。得竄新州。見田書。不覺出涕。責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浩起。去人莫敢送。獨王回爲軾交。送錢治行裝往來。以其母事聞得罪。怡然受之。其于利害死生。又曷有繫哉。

吳若谷曰。可以爲鐵漢。卽可以爲碩果。但安世勢不同。故特爲分別言之耳。究竟揚厲鐵漢矣。

何嘗不爲碩果致褒嘉。

侯筠庵曰。安世鐵漢。直從蘇軾意中寫出。使人言加厲碩果之思。又從作安世鐵漢傳中。種使人不特加厲。亦且知見有否極將泰。光景文思之如一。至于此。

關六鈴曰。鐵漢不死。碩果如生。蘇軾之稱青萊之。爾兩者俱不可偏廢矣。

魯小韓曰。田書上回亦與有錚錚骨力者。

劉摯傳 附梁肅

宋 里

劉摯峭直多氣節。不爲利懷戚。訪持心少怒。勇于
惡。自初輔政。至爲相。脩明憲法。辨白邪正。與呂大
同位。國家大事。決于大防。獨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
爲其所難。讓人以易。其致景仰甚遠矣。大哲初卽
朝廷。漸有反正之舉。所患者君子競進。多躁動之
小人退處。起陰生之術。君子小人之辨。不明。究之
成爲國家之大患。摯若曰。政府有大防。吾但不必分
心于此。至于士大夫進退。屬朝廷何等事。敢不以未
死之年。爲斯人堅道。望使諸賢之士。失此不開。劉
有慶曆變。爲熙豐之變。乎果盡出入侍從。至宰執。六
年之間。其薦賢拔能。開陳排摯。皆出一時公議。亦非
今難就易所能以等夷視之矣。

方與士曰。進退士大夫。不難。在爲當日言進退。
是難事。非經劉摯無窮籌慮。必不能毅然爲。
絕無尤悔如此。

沈大匡曰。想到慶曆變。爲熙豐。劉摯不得不爲。
所難。此則透頂之論。至于摹劃其用心。表發

私志。尤足深人佩服。與立治朝而好言風節者
不同。

魯小韓曰。劉摯峭直人。亦有如許委婉籌慮。可見
凡人富國。鹵莽之行。必不足恃。卽素負剛毅。亦
當深爲謙謹也。

呂大防傳

朱 里

元和末。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陰伺間隙。諸賢
悟各爲朋黨以相訾議。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分。
尚書左僕射呂大防奉人題直無黨。夫以大防爲
人。爲題直。故不立黨。豈洛黨。蓋洛人獨黨。蓋蜀人
黨。蓋朔人洛黨。蜀黨。朔黨中遂無一人足稱題直
乎。作史者抑甚。不知大防之不立黨。爲何故。大防
所稱爲奉人爲題直。爲何名矣。昔洛黨以程頤爲
蜀黨以蘇軾爲首。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
爲首。皆賢人君子也。然洛黨之開所附者。皆
賢人君子。于是漸有譏謗譁舞。自相攻伐。小人窺
之。端亦從此起。大防素稱題直。素稱題直。則是不
賢。非不諱過使人無所容。其假借黨之名。爲自
亦烏自得。以其黨附之脫不然者。大防奉人奉
不樂黨之大防。雖稱題直。又非專已絕物。故欲
人爲替惡。獨以無黨得名。不甚難哉。不甚難哉。
張夢匪曰。卽不立黨中想出一種剛正不阿。遠
私交之義。秦人題直一切抹去。洛蜀朔三黨

有起而見之。將不咸魏爲與人之汎汎

關六鈴曰。使大防可黨。亦不爲之題直。大防既

題直。人又何樂而與之爲黨。黨之辭無或以

乎。

青家自記曰。去河北賦易。去朝中朋黨。舞黨之

字。爲有議所不取久矣。兄東漢黨人之禍。在

史策。至今讀之。猶爲喪氣。達達世之爲士君子

者。多不免此。何故。此蓋蘇處已未必剛正。與

又或偏任喜怒。非我樂人爲推譽。卽人持我

知交。畢竟黨之名。宜其後遂生出許多

攻伐。敗羣。疑辟之事。解言自思。夫豈爲人之

稱爲大利乎。大防之不立黨。是慮乎其後。故

之于先。使人見之。但知爲吾人爲題直。不知

人題直中。却有無限安閑快樂。遠禍全身之

觀。洛蜀朔三黨。不啻如在塵紛汚濁之間。似

蜀朔三黨。既如在塵紛汚濁之間。彼又胡肯

與一人爲黨。以蹈前人之覆車

范祖禹程頤傳

朱里

范祖禹初從司馬光修密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
進取後居邇英守經據正獻納極多蘇軾稱爲講官
第一判國子監程頤請就延和殿復坐講禮曰天下
重任唯宰相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繫
筵二者皆得進退大致至云講職之倚抑又其次焉
者矣昔神宗在位安石制爲異說凡所與謀盡奪民
法經筵半壞之宰相隱居著書非無所爲而爲之矣
哲宗立留心義典此爲士君子恢張古學坐而論道
今日以祖禹之守經據正爲大端以頤之成就君德
爲丞務行見師道尊而風俗厚王心理而黜陟明聖
有攬權宰相又安敢以天下重任恣吾術學之爭乎

吳若谷曰進退明則講職重祖禹願進退卽是

職不必斷在經筵故加不得講職之脩數字
魯小韓曰卽一講職舉天下大治亂皆于此定
宰相經筵之權重二人之在講職始爲不輕

王觀劉奉世常安民王巖叟陳瓘安熹崔鵬任

伯雨曾肇豐稷韓忠彥曾孝序鄒浩陳禾方

陳過庭范純禮劉達沈疇張韓衆庭堅陳邦

張克公毛注黃葆光趙隆宋昭鄧肅朱夢說

蔡確

蔡確

朱里

蔡確章惇韓鎮張瑛相爲朋比左司諫王觀言國家

安危治亂繫于大臣今執政八人奸邪居半因極陳

其害章凡數十上蔡確自諫院參知政事皆以起獄

奪人位章惇當國故老元輔侍從臺者凡天下所

爲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南簽書樞密院事劉

以二兇用事力乞外補出知成德軍監察御史當安

民自少應舉不從王氏經學紹述初攻呂惠卿次章

惇攻蔡京攻張商英攻周秩被貶滁州入黨籍流落

者二十年卒王巖叟居諫職五年正言無隱時熙寧

舊臣爭起異說以搖當位呂大防范純仁欲引朋

以平其怨巖叟謂參用爲危正之基進言于帝力陳

其不可權給事中陳瓘論議持平務存大體始幼

惇繼折曾布後彈蔡京兄弟被撻發露皆中隱匿

其得禍較諸賢最酷執政安善與惇惇布衣交情其助已齋不下之會常安民論惇專權植黨復論京奸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得貶齋力排之惇遷善與安民朋比作奸出知鄭州詔求直言鉤州推官崔國上書以謂司馬光忠信直諫聞于華夷雖古之臣不能過章惇詛詐克險天下呼爲惇賊帝覽表稱善擢爲相州教授章惇久竊國柄毒流縉紳右正人任伯雨力請誅之伯雨在諫職半年上凡百人疏責其畏其政言徒爲度支員外郎翰林學士曾肇曾布也初引嫌出知陳州謂布曰兄方得君當引朋黨人以杜惇下復起之萌不然異日惇下縱未至一京足以兼二人不可不爲之深慮中丞豐稷數以給事忤權倖初自河南入對論罷蔡京又欲幸臺諫論布布覺之遷禮部尚書以王觀代爲中丞韓忠彥相請召還流入進用忠議于是張庭堅陳瓘等一十餘人皆在臺諫翕然稱爲得人與布論不協知太常府復追貶所召還元祐黨籍司馬光等四人官蔡京嘗國求美財以供修費知慶州曾孝

曰取民膏血聚京師恐非太平法京銜之又欲振財行結權倖羅法孝岸曰民力殫矣一有逃移議守邦京益怒遂竄之初鄒浩爲正言以諫廢孟后貶至是召還忤京仍誣以罪竄之昭州重賈復經事與黃經臣等表裏爲奸縉紳側目右正言陳禾書極諫諫未終帝遽起還內禾引衣請畢其說至稱皆落不省貶禾出監信州酒稅蔡京睨視神怒懷不道專以紹述之名增脩財利以侈惑人主太廟齋鄧方軫上疏力請誅之帝詔宣示京下軫流之嶺南陸忠肅爲御史中丞陳過庭上言致寇都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朱勔父子弄惡益宜正典刑謝天下京聞而憾之責令黃州安置會當國專以排摯元祐諸臣爲務尚書右丞范純庵帝從容陳說力指其奸京憚之使附馬王伋誣以斥御名罷知潁昌府帝以星變求直言臺諫劉摯稗元祐黨碑復謫者仕籍免京相凡所建置一切之後京復用怨遠入觀會蘇州盜起陷其婦兄章兄弟株連凡一千餘人猶以爲少遣侍御史沈疇

之時至蘇卽日決釋無左賜者七百屯田員外張
素與京友善京欲引以爲助韓日公誠能守祖宗
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官絕口不言兵天
幸甚京默然臺諫張庭堅初爲蔡京師錫入相亦
引以爲助庭堅不從京恨之編管象州欽宗爲太子
蔡京獻以琉璃酒器太子詹事陳邦光激之使怒以
碎之京大恨安置之于池州嘗出妻妾詔侍從相
闕失殿中侍御史張克公毛注極論京罪言京輔相
八年權震海內惡積罪大故天人交譴奏上貶京爲
太子少保出居杭州十二月學侍御史黃龜光言
復起強悍自尊僭大過制無君臣之分致此災變
上不報時京權勢震赫舉朝結舌存光獨出攻之
擢中以他事竄之昭州王黼童貫建議與金遼師
遼照河鈴轄趙隆極言其不可貫曰君能共此富
祿拜隆曰隆武夫豈敢干食以敗祖宗二百年之
貫不悅遂因事貶之朝散郎宋昭請乞斬王黼童
趙良嗣以正敗盟啓釁之罪黼大怒編管之于海
朱勔領花石綱郡邑騷然太學生鄧肅託詩諷陳

歸田里眾師咸懼重一時王黼蔡京皆謂事之都
目爲隱相布衣朱夢說上書極諫管之池州昔神宗
在位用一安石足以壞敗天下貽厲無窮今數安石
逆惡決克得不卽致于覆沒皆二十九人後先推挽
力矣諱史者謂二十九人不惜推挽而其所處之勢
與元祐諸臣之于安石大異何言乎大異安石相神
宗所錄取怨于天下不過矯世變俗其事專在爲國
非真有殺戮言官讐害百姓意自呂惠卿等奉法過
謹不少寬延民始騷然大困安石死楊畏首請紹興
先政其後遂有元祐黨人之議今章蔡兄弟當國
始卽至肆行羅織陷繫無辜舉一時忠諫之臣貶
畧盡曾布童貫王黼朱勔眾師咸又復從中作爲
厲損竊國威以橫征急斂布毒天下徽二十九人後
先推挽將安石已壞之勢必且同時潰決况欲恃
數大奸爲存留宗社計不甚稱事之所大謬哉
方與士曰安石壞法罪已難赦此特寬之益見
確諸克之不可倖免于誅殺矣
岳天濤曰借案立局斷制極奇

許將傳 唐王存胡宗愈纂居中 朱里

章惇蔡卞同肆羅織欲如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中書侍郎許將將曰祖宗立法所孫遠過漢唐以未嘗誅戮大臣也後惇遣使察訪流人將盡誅之帝爲不可乃止初呂大防等竄謫遠州會赦不從帝朝無一人敢言范純仁毅然爭之謂此所關匪小會黨人曰誅衆一時忠臣義士入其籍者無不械足衆首接跡刑除求爲擔荷之活不可得且誅戮不已勢必發塚斲棺以快所欲司馬諸公則又烏能安然乎臣裁尚書左僕射蘇頌器局弘遠難以禮法自持臣傳入相貶呂大防等官至頌帝曰蘇頌知君臣義無輕議也頌處大奸之側禍不及身與將側身于大奸尚能免人以禍其器局皆稱有不同矣韓維以諫見罷侍御史王存獨抗聲簾前曰韓維得罪莫如其甚臣甚爲朝廷憂之乃還維資政殿大學士出知鄆州三黨立一時諸臣各相背議帝以問御史中丞胡宗愈宗愈曰君子指小人爲奸則小人亦指君子爲黨因作君子無黨論以進以復熈寧王輔童貫等俱大逐

爵位少保太宰鄭居中自陳無功獨不受太保之

免人以禍而已不邀非分之福又皆將之同志哉

沈大匡曰大禍之作舉生者死者俱不能免忽

見免于將之一言仁人造禍何無窮哉

關六鈴曰無許將則司馬諸人自然不免况乎

人哉觀蘇頌又不能不爲流人與自致之嘆

魯小韓曰想至司馬諸公不能安然泉下將之爲說真有爰所賴矣

蔡京籍元祐王人爲奸黨立石州縣青成令石工民銘之。辭曰民愚人不知立碑意。但如司馬相公海內稱其正直謂之奸邪不忍刻也。且泣日被役不敢辭乞免。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嗚呼民夫豈石工也哉。昔京柄政羅織多賢一時有道之士皆以不掛吏議爲免辱。民雖託業于石未必非元祐諸人之流亞。故大義所激爲能犯生爵之大難。身後之永譽者辭與。而而不傷如此不然名細人所知事有未便求爲解脫。何難飾說以對。涕泣從事胡爲哉。知廣州軍朱壽昌棄官尋母母居喪幾致失明卽人情于亦非有道之士不能矣。吳若谷曰被役一泣直使正人吐氣奸黨寒心。碑之意似專爲安民永此令譽。侯筠庵曰安民爲元祐諸人之流亞。至數百年後纔經作傳者識出亦密于遠禍哉。沈大匡曰石末無名史上有名矣泣者不釋胸中爲大笑也。

青萊自記曰余于舊箴所失春秋紀事錄內。張令傳云。壯子名爲直人。瘦人稱曰壯士。不壯直耳。貌貌何傷。南山梅花嶺下有一老指梅作姓。以耕爲名。身壯且瘦。足跡不入城者已二十年。彼不輕與一人。人亦從而忌之。月天大旱。鄉隣羣聚爭溝洫。甚至鬪毆莫解。人從旁觀。觀而大笑。徐乃登木末。出解。情達。哀無判義。直使弱者得伸。強者若誦一怒目之人。無不低眉拱聽。柔鐸作。後。則梅花之巖。遂同榮樹之域矣。張老婦居十年有子。不食其力。唯以織補傳餐。咸里中則屬戶累。家自一棺外。無纖纖然。偷兒雖勿問也。乙酉歲朝。無疾竟逝。其子貧。冀待號不知所出。及書舉館。見充積盈。凡送死資無一不備。且區處周悉。毋煩再籌。即家封亦未易有此從容也。余因是爲之嘆曰。貴于易從。而難定。臨中。滋強項。經管。亂。閑。

百年天下。功成身退。此蹟亦稀。其計高出蕭相國何韓淮陰信諸功臣百倍。不過辭得身後著耳。今老婦身非男子。遇乏明時。同賣家傳。終保無所表見。使以髮紉富建。結其事緒。豈出于房下哉。風雪夜回。明陳伯安民傳。忽然念此。走二十五里。從寒山僧壁間錄而記之。以見塵埋之下。蓋多高品也。

傅察李翼傳

附徐處仁

朱 里

金人分道入汴。帝遣太常少卿傅察往賀正。且至境上。遇金兵。協之使拜。不屈。左右持之伏地。察愈。捕獲反。還。詳論。遇害。粘沒弼欲南下。詔言河雲中諸州地歸宋。帝信之。遣章質往受。質至太原。聞金嚴兵以脅。奉頭鼠竄。遂全送入代州。都巡檢使李翼力職被執。罵不絕口。死。夫察遇敵不屈。翼罵賊身死。昔人臣已事。烏足爲史。書稱烈而稱烈者必及之。何哉。宋自邊防失。棄寇滿闕。庭舉一時君臣。漸有受俘納壘之失。辱天朝之名。守土之義。不知磨礱者。何等矣。傅察爲翼獨于諸人廢棄之後。歸然不改。如立治朝。使後之讀後欽史者。知敵入境上。猶有不屈之傳。少卿代州被中。猶有罵賊之手。巡檢其下。人心不有差。恩安。不以烈節之事。殷殷而道之乎。太原之敗。吳敏議。莊和徐處仁議主戰。二人爭于帝前。處仁怒。擲筆中。面鼻額爲黑。憂憤之極。形爲怒厲。亦史書之所不可沒者矣。

張夢匪曰。錄後之讀後欽史者。想出二人死節之

義二人之死方爲宋重。宋亡斷不可少此。

沈大匡曰：凡人痛心敗國，至勢難復存，與事出

無裨一遇忠孝節義，未有不極口稱道以爲

史流美。此其用意，比之明揚盛時爲更切。讀者

蓋不可以不知也。

關六鈴曰：讀至烈節無終于敗，止可相傳于不

史書，儘足動人情恨。然爲之者自傳察卒其

之者自青萊三人皆有一種好樂不倦之志。

憤恨者不轉而爲愉快耶？

青萊自記曰：讀史至鐵錫死，心之沮喪不已。

却得傳察卒翼前爲開慰，是所以然也。國之

交亦所以樹欽風之風節。南北絕續，其關實

此。余安得不爲滿志而談之？

張叔夜傳

附張伯食張仲雄馬忠朱

里

金人圍京師。張叔夜聞變，率其長子伯奮、次子

奮、義勤王與金游騎轉戰而前，直抵都下。義聲

道倡，淵聖渡白溝，叔夜從之，絕食飲水，一夕仰天

呼扼吭而卒。其死，忠節可謂瑰異磊落，不以

爲患避者矣。雖然，重有惜焉。始宋嘗欲欽北去，義

所集不特叔夜父子三人也。于西有神師道洽道

樞，欲直逼其壘營。于東有宗澤提兵渡河，將斷

歸路，使此時更令叔夜父子三人乘新銳之威，

平之，憤精其銳，器械精兵健，風或自宜，可

來應接于二子之間，則恢復中原，迎還二聖，匪難

任。奈何致此傾宗勿恤，蹈險若薺之人，葬身絕

不能如終弱冠之請，纓繫頸死，不能如老伏義

草裏屍此高宗之大負叔夜夫豈叔夜父子三

國之派尚有未至與金游騎大掠城下，都統制

以京西募兵適至，擊敗之于順天門，于是勸王

始率集。此又叔夜父子三人之應援其義聲，不獨

方城聞矣。

吳若谷曰叔夜勤兵入衛身死白溝作傳者初

配義神宗見有可乘之功復爲比竊終焉誌此

不解之恨至功不成恨愈難泯矣

侯筠庵曰使當時有種師道以直逼營中有宗

以斷新歸路即無叔夜父子可獲全勝况更

之以爲應援自滿之渡烏自而見夫以斷不見

之事至于竟見重惜之說能自己乎

沈大匡曰請纓不能裏屍莫望如此忠義使老

歿于窮壤高宗忌讐辱國不必說到中原

即此大負叔夜之罪已自不容解免

魯小韓曰作北來史至叔夜父子其局已甚不

矣今獨于不堪中爲之鋪張揚厲如見成功後

方加以痛悼叔夜父子一段報國之誠至此乃

云不沒

種師道傳

宋 聖

京城圍急山西將種師道沿道揭榜言種少保領兵百萬抵京西赴汴水南逼其營金人聞之大懼皆北去讀史者謂金人之懼將懼其領兵之多抑其求逼營壘故迫逼以遁也皆非也夫稽之在昔敢丁輕離部穴負載旂裘侵軼宋土非真爲能目寒暑擊刺不傷殛命之視忽若毛羽也不過乘隙動以我內無可憑之形外鮮足恃之勢其來也止如藤山之驟入長安其去也亦如同乾之抄掠陳蔡且勢窮敗潰之狀固未可以言說爲形擬即聞種師道歸山西奮起天下精兵健馬唯西得最西兵一至四方從而響應不獨京城外內守者可堅壁勿虞戰者皆磨礪以逞倘此時更有智計之士陽以通壘爲名陰以重將輕兵布屯要害或用諸葛武侯火攻或用關雎亭之水戰或用劉副留守之汾流毒韓淮陰之垓下相持即欲來爲軍騎之迄不得此區區砦堡可安坐以守不爲之望風奔靡相率遁乎獨所惜者師道起更無有奮義如師道者與

連袂而起。致其弟師中與完顏戰于殺龍嶺。身被創力疾歸。死。西來將士莫不氣奪。仗之虛實易知。而陵礫益甚。然則北宋之亡。繇宋自亡之耳。豈敵之罪足以公宋哉。

張夢匪曰。師道功雖不成。師中雖歸死于敵。得此舊謀布弄。審勢立威。以見北宋尚有可存之機。余入斷無亡宋之理。師道師中俱是足用之人。不幸至此。千古稱恨矣。

方輿士曰。存亡勝負皆視師道弟兄。後徒見有負而不見有勝。徒見其亡而不見其存。嗚呼。師道弟兄負而金人勝矣。師道弟兄亡而北宋不在矣。言論之下。豈勝悲痛哉。

侯筠菴曰。讀篇中所言金人之亡。如在新夕。而得亡者反自北宋。可見師道弟兄生死所關。誠為不小。

吳若谷曰。師道兄弟雖死。而金人見此。必至膽色為之不寧者累日。

王稟方笈韓揆張克誠劉塈霍安國林淵張年趙士訥張謀于潛。洵沈敦張中行何慶言。克禮高振歐陽珣楊執禮陳知質程振安秋。幸徐揆傳。附兩河士民。朱里。

金人入太原。副總管王稟負太祖御容赴汾水死。洵判方笈。轉運韓揆等三十人俱不屈亦死。過汾州。知州張克誠畢力捍禦。城陷猶巷戰不勝。南面再拜引決。一家死者八人。洵真定都鈐轄劉塈率果晝夜搏戰。見麾下稍稍亡去。謂其弟曰。我大將也。可受賊刀乎。自縊死。閭懷州知州霍安國捍禦無遺力。敵入。問不降者誰。安國曰。不降者安國也。通判林淵鈐轄張彭年。都監趙士訥。張謀于潛。畢。禮將沈敦張中行及隊伍五人同辭對曰。洵等與知州一體不降。使使拜皆不屈。解衣面縛就戮死。安國一門無噍類。張克誠統制何慶言陳克禮。中書舍人高振。力戰不支。其家人皆被殺死。帝自金軍還。議劄兩河地界之。地使歐陽珣上書極諫。謂祖宗地尺寸不可與人。帝大怒。使劄地深州。珣至城下痛哭。謂城上人曰。爾

廷爲有臣所誤。吾已辨死來矣。汝等宜勉爲忠義。報國賊。慙慙送至金。拔之火中。死。金人入城。大括。戶部尚書梅執禮。侍郎陳知質。程振。給事中安。家民力已困。相與謀。望其求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不剖。于金帛何有。但此屋慘然。無以奉命。兩人皆被梟首死。張邦昌以金人命立爲楚帝。宜贊舍人吳革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子女。焚所居室。舉黃金水門外。爲范瓊所許。不克死。欽宗至金軍。太學生徐瑛上書請乞還宮。被金殺死。馬界諸人之死。死或無負于祖宗。死或無負于社稷。或無負于民人。死或無負于僚友。死或無負于室家。于北宋之亡。雖無排于南宋之典。則實有大賴矣。何也。北宋之亡。非亡于敵。亡于王安石壞法于前。因面蔡。蔡開邊。蔡確章惇。蔡京蔡卞。曾布王黼。童貫朱勣。師成作奸于後。重之徽。藩長寇靖康之禍。又爲幸。水不鑑大謀。但勤小信。自送其主于金。師諸人。卽風節各有無奈。天下之大勢已去。故曰無排也。至于南宋國家之挫折已甚。民人之驚。願方深。高雖奮起。

開止恃此東南半壁。求創之始。不得數十忠義爲之殉節。立名堅貞。百姓戴宋之志。鼓諸將士從王之。安知不相率蒙面望風乞降。各以其所餘土地爲金。軀俵妻子計乎。故曰實有大賴也。割地議決。朝廷遣陳遘庭至。兩河諭之。兩河民堅不奉詔。具于王。寶諸人不大有生色哉。

關六鈴曰。諸人之死。不足排北宋矣。忽然想出南宋之典實。轉于此高宗嗣統。不能恢復舊疆。還二聖。靜念諸人豈不汗然可恥。

僂而南宋又不能與諸人之死。必至今尚爲僂恨矣。

劉幹傳 附李若水何桌孫傳

朱 星

貴政殿學士劉幹金人重之。城陷，載與俱去。欲拜
尚書僕射。幹大呼作者，貽其子子羽等。沐浴更衣，
厄酒。經八十日，始驗顏色如生。李綱謂靖康之禍，
節死義之臣，內唯李若水，外唯霍安國。劉幹夫以文
國幹爲仗節死義定論矣。以若水爲仗節死義定
論，蓋凡人之稱爲能使節死義者，非爲其義之所不
在。徒然以死之謂爲其義之所在，不得不死，毅然以
死之謂也。初，金人圍汴京，虎狼之雄雖云已入內
而載王之師，猶雲集響應。使李侍即以此藉馬，
整堅礪銳，出與張皇新集起處未寧之人較一負勝
殊異。徒手格鬪，委身虎狼，長勝之形，安知不自我
困。手大何昧昧不醒，垢面囚首，反顧此屈已，已成
之覆車。後知事必不濟，始抱持痛哭。大罵以死，是
有重乎君之公。國之歿民人之愁，愁于大義所屈，
糾特甚。安能如劉資政之死，與霍懷州之死，皆大義
勿遷。大官勿避。生無善名，去大之辱，死有履仁，
之風，稱始終鮮議哉。故以若水之死爲等之劉幹。

安國者是秦檜之主和，亦可比于富弼之清好。善汪伯彥之沮人恢復，亦可比于羊叔子之鎮撫。陽褒誅之失，不知其爲後人悼嘆。何如矣。議棄三鎮，以求和，開封尹何桌樹主戰，曰三鎮國之根本，奈何棄之。太子如金師，留守孫傳曰：敵縱不我索，我爲太子傳當同死。生至金，錮宿門下，以待命。二人可謂有勇知義矣。但傳不能止帝青瑛之行，桌信郭京行甲法，至不以一戰亡京邑。亦李侍即之不知濟國，僅明殺身者等耳。烏足取哉。

在朝廷，所恃止有若水一人。若水如此，此亡立至矣。安得不爲作傳者所厚責。

侯筠庵曰：若水雖忠，此事誠難自辯。錄今以觀。凡南宋之割地稱臣，頻年爲患，嗚呼，不是青瑛行以爲之始矣。

吳若谷曰：此時朝廷之上，止一若水。若水行成，有李綱宗澤力議主戰，無人爲之聽從矣。不亡國，尤爲古今深恨。

沈大匡曰使有霍安國劉幹盤節于外又有李水主戰于內北宋即亦不至如此之削也。負勝之形全未易量也。若水胡不知之。

青萊自記曰余猶記西調敵人奏議中有擬上宋事書云青城一行遂致割地求和流毒直深南渡白溝不送因而呼天泣血抱恨更甚于東遷此皆昔日之覆轍宜爲今時之重鑒者也奈何徒聽狂悖之言而絕不計利害安危之有嫌如指掌者乎嗟嗟若水抑何令余致愁無窮也。

陳東傳 附歐陽澈劉珪許翰李獻

金人罪用兵欽宗爲罷李綱謝之太學生陳東率都民數萬人上書撾登聞鼓喧呼動地乃復綱布丞丞京城四壁防禦使高宗立東自丹陽被召會綱罷執政惡其上書切直與撫州布衣歐陽澈同戮于市議史者謂東之于綱夫豈有韓荆州一面之議晉智伯國士之遇哉又豈若東策諸人彼此相尚使公卿疑屢到門自取黨綱之禍至詔書幾下懸金購募必殺之後快哉蓋宋室存亡止恃一綱綱廢則宋亡宋亡之禍綱用則宋存宋存東又何敢以國故避故衆伏闕之訴不以一身生死爲賢者爭去留使有志之士從此而蹈厲無窮哉綱罷中書舍人劉珪當草制爲綱勇于報國得貶遠州許翰言綱忠義英發舍之無以佐中興及東澈見殺乃爲著哀辭八上章求退遂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祠賢宮東死四明李獻贈其屍葬之東不畏罪以排綱而珪而翰而澈復能不畏排綱以得罪皆稱奮身爲國不計有生死者矣

張夢匪曰。李綱不罷。北宋必不致亡。陳東不殺。李綱必不易罷。故殺東者。所以孤李綱之勢。罷李綱者。所以招致金人爲亡宋之階。獨其主不察。爲奸人所賣痛矣。

流大匡曰。東之于綱。儘可不死。畢竟爲綱以成東之生成。無足當綱之留去。畢竟東生則綱留。東死則綱去。東之生死。所繫不甚重哉。

闕六鈐曰。宋室存亡。止恃一綱。爲綱留去。留者有一東。一珏一韓。且又爭之不勝。東見殺。珏得貶。韓去官。嗚呼。北宋殒其不可救也哉。青萊自記曰。劉珪許翰去官。歐陽澈同死。李獻可其屍葬之。東雖爲綱以死。其死大不落莫。

方李太僕綱之始相也。上十事料理。兩河高宗行之。不獨故疆可全。大營亦能頓復。自遷幸之志。決綱。綱。溫國遂不可爲矣。何待秦檜主和。岳飛下獄。後爲時事。解恨哉。史。後綱爲相。僅七十日。前後上疏幾數千。百言。至今讀之。如大敵之南侵。二帝之北狩。兩河悲義。勃然有欲動之勢。即舉國以聽。猶慮不專。而當日但見其憂說。斥之不暇。何故。後之議者。有謂周平。

王幸大喪之。殺父已得爲天子。宋高宗幸金人。逃不即歸。其父兄已得安爲天子。不若是之甚矣。不若是之甚。有綱不用。又何故。初。高爲質于金。所見罷綱。罪之事。獨詳卽位之始。卽大用之。是恐重敵人之。而以新造之國爲嘗試也。故用之未久。決意棄去。去敵人已知君臣間非果痛言。俟後始敢陰遣檜。還自其師。倡爲和議。沮戰士之氣。杜老成之謀。以。挫劫屢經。醜同臣。一絀而不可復振耳。不則高。卽位。二帝歸。有唐上皇。本朝徽宗故事在。豈真乎。

人冷至此。其極哉。雖然。高不足責也。後趙鼎爲相。禦。趙鼎使張浚視師江上。綱曾應詔上書。痛陳。張浚措置緩懷之方。趙浚此時同爲僕射兼樞密。都督諸路軍馬。稱相得甚驕。未聞悉心諮訪。以殫綱之所欲爲。若是。則綱之被廢。又微獨高宗一人之過矣。張參匪曰。拈出罷綱謝罪之事。作案使高不敢置。綱未又竊案立局。言其爲過不獨在高。并使張浚趙鼎不敢置辯。嗟嗟李綱。上既見阨于庸。下復不諒于同列。數千奏議。盡作空談。猶不。

與宗留守同稱憂憤以死。益足以見爲錄。

鐵漢。

方與士曰。不貶殺高宗。是開以自辯之路。却又將心病說出。使之置辯不得。從來論高宗者。多求其確實。唯此稱最。末段歸過趙張。見其所能推賢者。唯此二人。二人不能用。綱始矣。

吳若谷曰。從來論高宗者。雖多不能論到二帝歸有處之之法。所以至比之爲周平王。幸太武。

殺父而已。得爲天子高。卽愚其說。安肯任受。特先爲立辯。以見高斷無有不欲望歸父兄之心。而後不能爲父兄報雪。替恥之罪。自不容。此是史家絕妙手筆。

沈大匡曰。天生李綱。張浚。趙鼎。以佐宋中興。三人在朝。缺一不可。李綱不用。如鼎已折足矣。欲復公餘之不覆得乎。至若高宗。非真不德。是可與爲善。可與爲不善者也。使三人果能同心輔。則報復如在新夕。何致竟成有難。怨。忌。親之。來自記曰。高宗不能用綱。是忌父兄之。趙鼎。稱相得甚。雖不能使高宗用綱。以大。復。是又成其爲忌父兄之。替者矣。余之責。自巳乎。

張所傳 附傳亮

朱 里

割地使出。兩河竟昇于金。監察御史張所以壞青。國招集河北應募者凡十七萬人。河北河東國之蔽。精兵健馬多出自西北。河北不復。則不能振起河東。以保有淮甸。天下大勢從此益去矣。是以李太僕策政之始。卽云料理兩河。所謂料理。非如大司馬之懸旗莫應。大司農之仰屋空嗟。蓋爲有兵可興。有可守。特乏人明經制。設權術。撫事欽風。以善用此義者耳。故自有所以爲之招集。迨其後地雖終沒。義聚義其則兩河之民猶垂風響應。岳飛。鄧城。金人號令。卽不行于燕南河北之間。此皆感之于所者。爲有素而後加之于敵者。遂無豪勇刀矢之足以用。患則所之爲功。夫豈僅在冒國招集之時哉。傳經制河東詔以卽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誤國計。罷之。亮罷舉所招集之功。蕩然已。方與士曰。所不用而兩河失綱之左臂折矣。奈所。關六鈴曰。亮罷綱且不可爲。况所。

張慙傳

朱里

始帝以大司馬募諸路勤王兵計度都轉運使張慙飛輓踵道建議印給鹽鈔不聞旬得緡錢五十萬在軍用卽位除同知樞密院事上疏請因唐澤潞步兵雄邊子弟遺意立巡社法使合力拒敵在昔高宗南渡勤王之師雲集闕下議國事者不思兵之不多兵多立法不精軍用未備未收郭子儀克復之功詔姁令言斬關之變內之不寧將以禦外是猶不薪火火蕩膠舟于波濤險惡之間焚溺之患所斷不能免矣唯慙有以知此懇知此始爲除其變之所萌旣則致其功之所有待所以建炎新立朝廷之止聞有文臣抗議詆諆和誤國之爲非曾不聞有將失師致主上以狼狽憤遷之大辱則慙之爲功稱不薄矣

吳若谷曰豐財練卒爲中興第一要著然非若慙之悉心經理其事亦大難就緒也

魯小韓曰高得慙恢復之計不成真慙所遭之不幸

宗澤傳

朱里

宗澤在衙門二帝北行卽欲提兵渡河斷其歸路不克留守東京招集羣盜聚兵儲糧結燕趙豪傑兩河忠義以圖恢復還京之請疏凡二十上不從乞遣使西至夏東至高麗約以助兵與聲言將立遣使契丹漢兒同心剪滅師至之日願躬日石矢爲諸將先俟其氣壅歸盡然後奉迎乘輿亦不許遂憂憤成疾連呼過河死讀史至此未嘗不嘆英雄相遇多可乘之功人貧沮之匪敵之果難制矣夫制敵之策首貴命將將不失人卽深營重恥無百年累世之不復况事之所起止爭在旦暮可恃此不動以滋後人情恨乎初澤留守東京與湯陰岳飛臨刑一見遂斷有死生知遇之感與夫奮興振濯之思使建議之始不爲汪黃所抑則兩人相得屬志同誓且更有澤所招羣盜如王善楊進丁進等貴王再與王大郎澤如湯如李成王宣隣中立與飛所招賊如黃佐楊欽及飛子如雲飛部將如戚繼光李寶楊再興李興等咸楊遇張應孫處喬恠堅王貴歸飛如左衛忠義社

梁興扶熊虎之雄姿。截風霜之烈性。臨陣則謹受命。而不顧家。論功則推殺敵。而後言。反有危必拯。既如父子之相親。今出唯行。復同山岳之難撼。則與諸軍痛飲黃龍府。直指顏閔事耳。區區警蹕。同鑾鳥足。以盡厥志。用煩宗留守之窮年。抗疏病日加。累卒致。張。張。

張夢臣曰。宗澤憂憤已死。作傳者特爲舉出無數謀臣戰將。以續成渡河之志。雖死不無大矣。若他人爲此。不知爲澤稱恨何如矣。

侯爵應曰。以痛飲黃龍府。直視爲澤事。兩人同志。始稱不虛。使紹興之間。澤果猶在此事。竟不獨自岳飛一人爲之主之者。必是宗澤之者。必自岳飛作史之言。大非無見矣。

以大匡曰。不謂入岳飛不見宗澤有可乘之功。叙出王善諸人。不見宗澤有相與成功之功。是則南渡之不興。豈不歸宗澤既亡之故。青萊自記曰。宗留守有如許謀臣勇將。不得渡河。一戰。過河之呼。未必不爲諸人號召也。

王彥傳 附傳述王德劉澤焦文通朱里

河北制置使王彥數敗金人。共城之圍。求之甚急。恐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面以明無異。帝奔揚州。彥率親兵赴行在。見黃潛善汪伯彥力言。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二人怒。請降旨。免對。嗟嗟降旨。免對。登獨王制使之積。陳兩河忠義將裂骨碎心。望北轅而呼。恰問。何也。昔王制使在共城。旬月之間。所集有兩河忠民兵首領如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擁衆一千萬。繼巨凡數百里。咸受餉。金甚畏之。無敢破其壁。止恃王制使揚州一行。藉其軍政武備。請命于朝。然後連師沛發。同力勦除。二聖之還。不啻如指日之可計。今以指日可計之大功。竟敗之不令置對之語。所謂忠義之性何疎。洩宜節制之受統歸。散望北轅。涉同天際。即頑儒之夫。不勝有涕泣哀號之意。况當日之以功滅是。期者寧忍沒沒逐已。同鳥之怨。聚怨散平。建炎初立。所在盜起。汪黃皆匿不以聞。內侍邵成章上疏言。二人必誤國。帝怒反貶之。流。

雄州。後得中丞張徵論其大罪二十。始罷滑善。

伯彥知洪州。使登從章言何致一時忠義。其屬喪如此。

方與士曰。王彥去。言至兩河喪氣。是實見兩河。

義歸重于彥。彥實有恢復之機。汪黃之罪。浮

秦檜矣。

關六鈴曰。補出忠義感憤一段。則知高宗忌憚

國全是不用彥始。

尹焞楊時傳

朱 聖

金人陷洛和靖處士尹焞。閤門被害。焞死復甦。起
山谷中。劉豫使使聘之。不從。歸之以兵。自商州奔
至闕。拜崇政殿說書。龜山先生楊時。倡道東南。高宗
南幸。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優游林泉。著書講學。年
十三卒。讀史者謂尹楊之學。稱內聖外王。遭時多難。
君父之讐。未暇清雪。尚何有于空文陳說。而徒以此
爲人爵位哉。不知宋至南渡。人心違漓。忠孝之事。
若弁髦。此再無人以爲之表章道術。整飭人倫。其
不止于訓誨積弊之極。子漸有隙。隙不擇。視父切
臥之意。臣漸有賣君于敵。以自圖其富貴利達之
尹楊之所慮何如。安敢專言高尚無所挽回。與從
之純益虛聲者同一迂疎寡當乎。

岳天壽曰。微尹楊感厲人心。東南半壁幾不能
此其爲功。當不在張韓劉岳後矣。

吳若谷曰。使人不敢忘宋。實縣兩人明道之力。
以陸秀夫在帝昺時。日講大學衍義。意亦本

執政許景衡志慮忠純遇事敢言朝廷有大政事必請間極諫不爲汪黃所容罷廢卒殿中侍御史馬仲勇于爲義初自河南還言汪黃不法十七事疏入留中不發仲盡錄中御史臺責監湖州酒稅竟死于道嘗讀宋史見有許景衡馬仲所學皆得之程顥事達韓韓諫說平違宜卽奉身以退與尹焞楊時倡道東土亦可爲之不負師說矣必數被貶謫時疫不嫌何嘗顧益嘗言之矣曰凡人無功澤及人浪度歲月晏然大地間一蠹是以垂白之年猶不恤有涖州之責今景衡躬執大政仲官以御史爲名如以殺身之故依阿苟容不獨當代之士起而悲之卽清夜自問顧茲所學恐亦不能無慚心也已

侯筠庵曰二人盡誠敢諫止求無負于所學所學不負雖死何嫌

沈太匡曰願奉道全身用其所學者竟以得死見所遭之不同

范冲直史館使重脩神哲二宗實錄冲乃爲神宗者與哲宗辯謬以是二史得正奸臣之情狀益著夫元祐熙豐迭爲起廢非公治之果不明天下固有兩是之說也蘇作史者論斷回惑不足定當年之是非而後訂臣之子若孫與夫小儒下士之不著讀書者多借爲直之說爲元祐不沒之說卽有達情通志見其失安能向無端狂惑爲之曲論乎譬以力求解其平故後之有修史之責者所難不在矯正在先辨其廢立廢立解主元祐者不同知爲君子主熙豐者問知爲小人此與鄭監安上門侯在神宗朝處朋黨蔽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爲兩軸繪以進之義可以後先發明矣

關六鈴曰國史大實汪黃益取爲奸范冲考異誣直欲微當日大奸擅國不知有身後貶廢計者未舉鄭俠爲誣蓋見用意之顯然

魯小韓曰奸人情狀至冲而後大者可見當日互爲起廢皆史官之罪其罪不獨在奸人也

林勳胡寅胡安國馬樞附趙子朱里

建炎初立廣州教授林勳上本政一十三篇起居
胡寅進中興七策給事中胡安國上時政論二十一
篇和州防禦使馬樞應詔上書累數千言痛陳四
六失欲帝西幸回天下之心凡人立國不幸勢處
瘠求為獲伏以自全則貴先權其所急崇本抑末
大創之舉立不刊之圖似乎責效緩成功迂矣不知
龍韜還播得尺土而倖存者古人避敵之權筭也
武勝最強其國威以外平僭僭者古人發憤稱
也林勳諸人據中興之福槩其親之德
忍偏弊為筭宜其權筭不務相率以廣謀是厲子
子敏知台州言旨契丹主和女直主用兵十餘年
竟滅契丹今蹈其轍轍如養虎食盡終于噬人其
計深慮亦大有先人之憂矣

方與士曰兩舉權筭廣謀以相較見林勳諸人
言有造于國家勿細當事不察古今同懷矣
沈大匡曰謀國之臣重見後起總不能當高宗
一悟惜哉

呂好問朱勝非傳附呂頤浩 朱里

金人立張邦昌為楚帝尚書左丞呂好問屢以危言
震動邦昌氣沮苗傅劉正彥作亂尚書右僕射朱勝
非獨以一身調護其間時之議者謂二人躬當僭竊
進之不能如段司農之擊賊殺身退之不能如逢
海之掛冠東去未免暗于烈節之大較矣自讀史
言之謂其不悉何也昔秀質之擊此也以此始議
帝萌之得冠東去也以莽竟自收元今邦昌身汚
命朝士如王時雍范瓊吳玠莫儻肯忻然為有佐
攻帝制之稱似乎不煩更議而好問乃能力奪其
竊國鈞之恩苗劉劫帝傳位太子請隆祐太后同
政收元大赦此時張浚呂頤浩張俊劉光世韓世
之兵尚羈外郡所持止在廷有人預為開說使之
敢即行其篡弑而勝非獨不惜以詭譎陰制之術
天室于疆搖此其行事斷非暗于大較者之所
而可為好問勝非短之乎獨所短者高初在位好問
不能正從逆之罪勝非以軍用不足與呂頤浩議
月俸錢大為江浙湖商民苦此與頤浩為相稱有

計聲名畫表其功過益不相掩矣

張參匪曰論人于危難之際止取潔已殺身聖人亦不言權奸問勝非固不足與李綱趙禹稱一時賢宰相然能行權以濟變亦是當時之大有用人

吳若谷曰梁公屈身武后卒能反周爲唐奸問勝非周旋于邦昌苗劉之間宋祚得不致于頓滅人卽不同厥功無異安可以其短處遂掩所長使之有爲論不平之嘆也

仲連傳

朱里

婁室以重兵壓河中權府事仲連力戰援絕度不能守先殺其家人已而城陷與其子致厚皆不屈死嗚呼仲連父子之死忠矣獨不能不爲當日之坐視其死者稱恨也何也夫高初卽位一人堅必報之誓則四海動難平之憤內而朝廷外而郡邑宜各有聯絡呼吸指臂相使之方往胡以仲連見旣于河中不聞有把臂手仲連者宜威于境外使其一時宗族至殞族殺身同于厚地高天之不可以爲額問則是仲連父子之死豈不雖坐視其死者之大罪哉其死者有此大罪罪竟不及抑高還許計窮特東南爲足守故聽河中之地若可有可無與夫守其地者之人若可生可殺而不一爲之存念也哉獨惜河上一失李太僕縱有料理之謀不能對強隣生指畫宗留守縱有渡河之計亦止可憑魂夢以張遙以是知仲連父子之死關乎國家之廢興爲不薄矣侯筠庵曰仲連父子爲中興死難首稱坐視勿救宜其漸不可長風不可成罪不可赦矣且也

渡報役。卽匹夫亦富有勇志。如以守土各有責。責有而置之。又將何辭以厲天下之奮義勤王者乎。

關六鈴曰。不抹其死。致李綱宗澤亦無能爲如此大罪。比之失律喪師爲加甚矣。人胡可以不朋。方是自記曰。此罪不正。所以其後卽賢將帥中亦有如吳玠。張。曲。端。楊。沂。中。疾。劉。錡。王。彥。不。抹。其。死。而。端。不。抹。李。彥。仙。之。事。嗟。嗟。風。虎。激。積。踵。接。不。衰。人。情。如。此。國。變。又。烏。可。勝。嘆。也。

唐克臣唐重傳

開編宗開程建郭朱里

永興聞急。經舉使唐重以書別其父克臣。臣報之曰。汝能以死殉國。吾含笑入地矣。重遂與副總管楊宗閔提舉軍馬程迺提典刑微郭忠孝俱死。然則重之死。豈待父命後決。克臣之報之抑慮重不果于死。故爲含笑入地之說。以堅之哉。非矣。宋自徽。天不報。而北分途。父子之情。隔同吳。趙。克臣與重痛之。父矣。痛之。父方欲厲志刊除。引歸大道。令天下之含生負氣者。曉然知人忠孝所感。雖危難。缺。豈至躬操其事。缺焉不講。以同流輩之黜。汝乎。故自有克臣有重。日謀國之士。謂父子天性不可且親。達離更有以通。問兩宮。迎還二聖之說。達者此獨非指事之類。謀而放孝。教忠之極。致與劉子羽敗師饒風。關。吳玠得無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然政等亦舍節使去矣。玠感其言。問道會之與之。被敵兵陸。陸。政與子羽無克臣與重父子之親。而聞言感厲。不薄于重與克臣之義。其行事不更足哉。

方與士曰。大義忘于朝廷。義爾永興。區區揚政。有如此舉。動人心不死。皆國勢可爲之機。向使克臣與重身立朝廷之上。則迎還二聖之事。不敢置之腦後。以茲讀史者之浩嘆矣。

魯小韓曰。觀其問答。斷非無意。如果有意。斷在義宗父子之間。永興一死又何足云乎。

鄭驥劉汲趙伯振孫默郭贊張瑒何子韶陳
楊粹中郭永王復王倫徐徽言孫昂楊邦乂
彥仙趙立劉惟輔傳附劉洪道張朱里
金人陷同華。沿河安撫使鄭驥赴井死。取鄧州安撫使劉汲死。京西州郡沒。通判鄭州趙伯振知潁昌府。孫默知汝陽縣。郭贊皆不屈死。寇東京至滑。宗澤使部將張瑒往。掠衆寡不敵。或請少避。瑒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圖死。入淮寧。知府事何子韶大罵不屈。一家被殺。死關中山三年。城中食盡。士皆不食。執兵知中山陳遼。獨欲出戰。爲部將沙振所殺。死。出亦爲帳下卒梓裂其身。城陷。金人義之。爲備其禮。以葬。臨濮州。以城小勿慮。時楊粹中爲將。命將統夜擣其營。粘沒喝跣足走。守凡三十日。城陷。粹中執不屈死。攻大名提點刑獄郭永被執欲降之。罵曰。無知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我以降乎。說里怒。併其家屬盡殺。死。犯徐州。知州事王復與其子率軍民力戰。援絕。城陷。被執。大罵不屈。關門百口殺死。攻晉寧軍城陷。知軍事徐徽言據子城以拒。

克濟聞走被執使之拜不從。脇之兵不動。令折可求諭之。使降大馬與統制孫昂及士卒皆不屈死。破康守臣杜充請降。通判楊邦乂獨不屈。以血大書。離曰。寧爲趙氏鬼。不作他邦臣。兀術使人誘之以官。大馬不屈死。通判州知州李孝仙。屢敗之。破其五十餘營。志兵皆死。又敗之。吳玠僅以身免。大統統兵才萬戶。爲賊所敗。意氣如常。隨方捍禦。敵奇其才。陷誘百端。復盡斬其使。力屈城陷。彥仙投河死。官屬居民無一人肯降。皆見殺。侵楚州。鎮撫使趙立爲人木強。不知書。忠義出天性。誓視金人所俘。殲以示衆。未嘗獻敵。初知徐州。聞楊失守。與敵人遇于淮陰。奮怒督其酋曰。國顧者斬。中箭貫兩耳。口不能言。以手指揮。諸將定拔出之。至是以授絕園父。爲飛取。首死敵疑其詐。何餘始敢入城。歷歷河副總管劉維輔擊敗其衆。殺凡五千餘人。已而復至。惟輔顧歷歷尚有積聚。恐敵因之以守。急出焚之。爲敵所執。梓去。惟輔大罵曰。死大新。卽斬吾頭。豈汝梓也。卽罵不言死。所部多不肯降。皆見殺。歷諸人之死。豈

不足禦敵。凡遇敵至不久卽敗乎。讀史者謂同華鄧州。領自汝陽。滑州。淮寧。中山。蘆州。大名。徐州。是康敗非敗于吳玠。銀木可猶沒。說里衆兀術敗于滑。善汪伯彥。康幸之計。陝州。楚州。熙河之敗。非敗于烏魯。捷頓敗于呂頤浩。解之謀。何也。宋至南渡。宜爭不在東方。今既順流東下。自揚以北。不啻如蠶。烟瘴瘴之不可以新夕爲守。一旦有急。勤王之師自取之也。六師水宿。所知唯有水利。舉攻車步伐。視不相便。習驚耳駭目之事故。一遇敵。充斥。至。不望風奔靡。所以有宋之公辛。公于波。險。之。聞其敗也。又其必至于是而後已者也。雖然。尤有罪焉。其罪不僅在貴善汪伯彥。呂頤浩已也。初王庶節制陝西。聞諸亮持書賜夏國。卽遣之。書曰。夏之患小而緩。金人之患速而大。方此越控。銳奔北。暑同華閣下能仗節督諸路兵。協同齊舉。亦可驅渡河。亮不聽。朝廷疑襄鄧。隨卽鎮撫使曲端有異。張浚使張彬察之。請以兵攻襄。至端曰。彼將士精。強。

因糧吾我。我反爲客。未易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師以擾其耕穫。如此一二年。彼必困弊。乃可圖取。不能用使。當時亮專出境之任。行且再挫。同輩如奔騰。相繼致黃潛。善汪伯彥有倉選出幸之說。決不以無罪殺。端使端得乘時。何嘗大肆珍罕。或且駐建康。或竟回鑾京邑。以接呂頤浩航海之差。然後集鄭驥諸人。察其有守者。如李綱所謂河北置都。可河東置經制司。宣諭天子恩德。能全一州復一州者。卽以爲節度使。辦國雜使。若唐方鎮之制。使各察其善惡。若無李綱。則諸子流離。東歸不置。三大帥屯重兵以障之。分遣偏裨。邊守支離。河西之帥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荆襄之帥責以收復西南北路。川陝之帥責以收復陝西五路。尚何有不堅戰之不克。使虜死傷相繼。而以祖宗土地。還諸人哉。故後之議邊敵之罪者。勦則曰潛善也。伯也。願浩也。潛善伯彥願浩信有罪矣。使木不先腐。則蠹生。國不先亂。敗胡歸。成抑何重視潛善伯彥。若輕視所以主持國事者。金人渡黃姑江。諸軍

知明州劉洪道帥州兵射其旁。大破之。殺凡數千人。帝始舟居于海。又襲之于章安。知州張公裕擊敗之。帝遂如溫。泊于海口。使當時蚤用鄭驥諸人。而以道公裕宣力其間。航海之事。又烏自而見乎。張夢誼曰。致死之故。不自敵人。自宰相恢復之事。不必更用他將。只消用此鄭驥諸人。則知所以致鄭驥諸人之死者。實所以速國之亡。不欲用鄭驥諸人者。實所以沮李太僕之計。方與士曰。鄭驥諸人死矣。就其所死淋漓痛發。使黃潛善汪伯彥呂頤浩未正之罪。從此大正。亮張浚未白之過。從此大白。李綱未行之策。從此大行。鄭驥諸人未建之功。從此大建。夫固非沽沽爲表揚死節者言用心矣。吳若谷曰。大用鄭驥諸人。卽可報雪誓恥。況張將劉岳手。是以知官人失當。莫如南朱爲甚矣。嘆可嘆。沈大匡曰。能用鄭驥諸人。卽李綱所謀。亦可漸進之施設。自其相繼以死。而爲論空陳。不獨諸人

之不幸。亦李太僕之太不幸矣。

青萊自記曰南渡之壞。壞于僅守東南宋室之公。公于舟居于海。不知其壞其公之勢。蚤伏下。壞諸人相繼以死之日。後之論國事者。不明此。徒致恨于賈似道之喪師。非其感與。

趙禹傳 附張宗元

朱 里

趙禹爲相。以固國本爲先。再贊親征。皆能決勝。有莫大之功。後以和議不附于檜。貶之吉陽軍卒。卒宋不可爲。殆天意匪人謀矣。何也。夫禹中興賢相。首稱也。捨金人奸細也。名號既殊。二人豈可同時。進退。但天將厭宋。不得不退禹。而進檜。然天既將宋。禹爲生禹。曰天生禹以佐宋中興者也。高宗聽講和。是忘列聖之深誓。孤諸將士敵愾從王之厲。存古今來安內攘外守。在四夷之上。猶縱兩山。不聽其其一。豈謂論者遺以天命去矣。生禹。禹死之日。亦曰身騎箕尾歸天上也。禹至吉陽門。故史皆不敢通問。獨廣西帥張宗元時餽辱米。此非上天貶其身。而不欲過絕其道之意乎。

張夢匪曰。趙禹爲中興賢相。首稱不幸貶死吉陽。不尊出一天字以立說。不足使高宗負慙。秦知懼。後世讀古之士。個連發嘆。見賢者在世。生非偶然。死非無故之悟。

沈大匡曰。天生趙禹爲佐中興。趙高宗聽講和。

逆天理而長危。譬安忍使之再存于世。以見

此侮辱不堪之醜事。死之是甚。所以愛之也。

關六鈴曰。前段援天立說。尚在無疑似之間。

云禹死之日。亦曰身騎箕尾歸天上。令人猶

不敢下一不字。

青桑自記曰。禹爲天之所生。又爲天之所死。卽

生死起禹一節。天之加意爲宋之心良苦而

之負之罪矣。

駱統傳

宋 里

趙禹勸駕親征。史館校書駱統。請使張浚宣撫江

荆。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關。爲朝廷歸路。後禹沒。居

相位。相得甚驩。統獨以爲憂。曰。二人宜同在樞府。

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若同處相位。

一不合。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嗚呼。子才位

其無所取鑑。而云然哉。致之真宗之世。寇準勸駕親

征。此將渡河。塞全盛之威。遣使解詔書之辱。功成。展

旆。丁謂猶有孤注之譏。今國勢不遠景德。遠甚使

陳甫發歸路。先遣禹將。何以自免矣。後禹冰同。居

位。別津要者。皆一時人望。時人謂之小元祐。不知元

祐之治政。唯是宰相協和。如范鎮拜門下侍郎。曰。凡

吾所發爲者。君實已爲之。不起劉瑗拜尚書右僕射。

國家大事。皆決于大防。獨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

當時少有背戾。則三黨之立。皆議各生。其爲離間不

更甚于呂社哉。

張夢匪曰。駱統立說。皆洞鑒古昔。以張浚趙禹

爲。皆古人之爲。然不得作傳者。一皆備張提

所立之說。安能使人。心目俱開。

方輿士曰。將才愛賢愛國之心。言言都從古

中鑄鍊出來。却又利弊開明。風規迥遠。直令

者。總倦。

吳若谷曰。噫。子未計安張趙。真得萬全策。使兩

果能。憂乎其憂。後不致有不合之事。宋豈真不

可。爲哉。以是知忌讐辱國。爲古今同恨。其宜

尚不止在高宗與檜。

曾開王應胡銓范如圭傳

朱里

諸議和金得失。直學士院會開與檜辯論。多引古義以折之。檜方挾怨自重。經畧使王應極言。冠不可假。上書者七。見帝言者六。曾開李綱力諫。和議不聽。柅密院編脩胡銓抗疏。上言。請斬檜首。竿之菜街。然爲器留。遣使典問罪之師。和好成。史館校勘范如圭書責檜。數其曲學倍師。忌讐辱國。且曰。公不喪心。狂奈何。爲此遺臭萬年事。讀史者謂折古諠動以前事之戒也。上書者七。見帝言者六。以國事之壞。殺身外憤。尚何有于章奏之勳勳也。諫諸首。桑衍。劉。使是欲罷絕和議。專意攻討。以復列聖之深誓也。檜者數其過惡。目之爲狂。見檜躬負大辟。伴脫誅夷。將變亂國。是是絕不知人世間尚有廉恥事也。至者有舌蔽。聽者耳聾。宜高受辱不醒。甘以其身爲金。役也噫。

侯筠庵曰。縣開之說。以解至如圭立案。整使賊不敢更置一緊。何必定算典刑。然後稱快。魯小韓曰。使當日即正典刑。則未必有此老斯。

翟汝文沈與求晏敦復王居正黃龜年張
張燾李光葉三省王遠揚韓吳師古陳剛中
子誣連南夫楊偉張九成張朝朱伯劉勉之
浩胡寧附安鼎夏樊光遠毛叔度朱 墨
參知政事翟汝文初知密州薦秦檜文學檜入相
以輔政汝文性剛不爲情屈每對案相詬指爲金
奸紹沈與求初爲檜所薦歷御史三院知無不言
後上凡四百奏屢以和議爲不足信不爲情所籠
檜甚恨之檜初入相舉朝皆賀獨吏部尚書
有憂色曰奸人相與得成我欲力說其
位兩府以談國家大計起居郎王居正初與檜
檜執政所言盡反于初見帝力言其詐會衆中
史黃龜年劾檜專王和議沮國家恢復遠圖檜亦
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南人歸南約
歸北朕北人將焉歸語塞乃罷相直學士院臺
卽以其說蔽之訓辭播告中外榜其罪于朝堂
復用施廷臣莫將謂附秦檜上章力贊和議檜
用之吏部尚書張燾上書切諫檜使樓詔誘以

善終不易前論和奸成將擢榜于朝堂檜以李
人望欲藉之同押以息浮議請帝拜爲參知政
力言戎狄狼子野心不可恃備不可撤秦檜
國柄并乞罷斥檜見之大怒罷置遠州與趙鼎遇
同永不許檢舉直龍圖閣學士葉三省監都作院
遠嘗通書于王庶趙鼎力詆和議檜聞之三省安
筠州遠安置高州崇政郎楊偉管草書和議非便
怒檜之萬安軍胡鈞上書論檜辭極憤晉宜典進
吳師古錢其善于木敵人募之得千金朝士陳
以盛事實金遠諫師古流泉州剛中請知安遠
人皆死于貶所金詔至平江知平江府事向子諱
不肯拜且言和議之非檜怒罷之成大赦吳
熙州獨不爲賀表岳飛在鄂州張浚在永州皆上
力陳其非知廣州連南夫監明州比較務楊偉亦
疏激切言之檜大怒得貶張九成初舉進士對策
言無隱及爲刑部侍郎屢以和議爲非情語之曰
成檜此事九成言之益力不爲檜所容去位居
十四年張綱初爲給事中以情用事致位家居

沈大匡曰。秦檜胸中既無汝文。諸人起而

之。必不能中。但以不中之伐。當之胸中。既不

有我之人。動卽得禍。無復再言。而諸人全不

懼。所以爲難。

青萊自記曰。秦檜極窮。竟惡。胸中全不畏有汝文。

諸人。諸人必欲起而伐之。代之雖不能中。已使

十九年之間。費了多。少。孤禦之力。誓恨之心。不

後。意興漸漸衰敗。不然。心力不費。老徒如狼。

獄之成。寧易解免乎。

王德楊沂中傳

附錄

朱里

王德復宿州。金烏祿呼爲夜叉。楊沂中敗劉猗于

塘。猗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相戒遁去。兩者雖

人。畏憚之辭。長勝之形。皆自我中國操之矣。何也。

烏祿稱金名將。南侵之役。無日不在師中。一旦宿

靡落。則羣弩相對。風鶴爲驚。何敢再恣驚。驚以與

中國之人。爭負勝。劉猗作孽。爲逆。引敵人寇。半屬其

謀。夫自失利。稱塘。敵人已知豫之所任。不過黃口。

子。無足與圖大業。因是漸有廢棄位號之思。乘此

勝于內。寇駭于外。再約以張韓劉岳之兵。刻期大舉。

豈獨逆豫之肯。可安坐以待。函金敵之香。無部前之

敢。及果武穆所謂。壁手燕雲。南令稱首。以稱臣之句。

不專爲王楊二將軍。詠之手。霍興鎮河南。單少金。

徒以忠義感厲士氣。金人畏之。相戒不敢犯。度

亦足與宿州藕塘者比烈矣。

張參匪曰。宋有如許名將。不能久操長勝之形。此

獨從語言間誇張其事。不疑誕乎。不知當日果

能因其窮。感令起。搞之作。傳之言。未必不是。

象。

岳天壽曰。慨稱可勝之形。爲自失機會之惜。使

讀之不覺悲喜交集。

關六鈴曰。宿州。唐落藕塘。失利。賊寇窮蹙之狀。稱
云極矣。作傳者。若不加以振蹈之辭。不幾虛此
千古美績。

張浚傳

朱 聖

張宜撫浚在關隄三年。猝劉子羽爲上客。任趙鼎爲
轉運。擢吳玠爲大將。不獨全蜀晏然。江淮亦賴以
安。後判建康。買舟自宮。急君父之難。及蛟猶以不能
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遺戒。子勿得棄之。先人墓
側。嗚呼。和公始終爲國之心。足貫金石矣。大誓卒不
能復何哉。凡人有志復讐者。不必盡讐恥之事。皆自
我一人。刊除剪滅。即得二三視敵如讐之人。相與共
濟。猶怨不生功。亦無不可成。志亦無不可遂也。如浚
行事。器李綱。誦趙鼎。勸岳飛。所謂視敵如讐之人。
自挫折。後縱勳高績懋。取重一時。則亦何異喪長
弋飛鳥。推走狗。逐狡兔。繫謀臣。以與敵國爭破亡哉。
善哉。蘭相如之存趙也。以秦故。見屈于頗。蕭相國
之王漢也。以楚故。獨追亡信。使和公之于李綱趙鼎
岳飛也。亦以全人故。與之推讓結好。同力殫謀。則
業所說漢之周勃有其賢矣。未必有其才。唐之狄仁
傑有其量矣。未必有其功。北宋之富弼韓琦有其
節矣。未必有其勳。古不幾爲千古第一。人何致讀

之士慮切資以變。屢有春秋責備之辭乎。

張夢匪曰：張宣撫沒為南宋柱石一者也。差不

末幅類舉胸臆。如諸人爲之反覆較量。總以

其用意之差。雖功奇節峻。不足益之也。

侯筠庵曰：使用事之始。卽能重用三人。語恢復

斷宜推浚爲第一。今不但功之不成。又受此

過于浚。自反恐亦非計之得矣。

吳若谷曰：自當國者不以古人爲鑑。所以動多

憂。篇中引義彌進彌深。雖爲浚悼。亦以爲

之爲浚者止一師法。

青來自記曰：張魏公欲恢復中原。使後之論之

徒以其功奇節峻。不取非之。亦甚失待。臆敗

上書自劾之舉矣。敗可自劾。又安惡人言。

韓世忠傳 附王勝

朱里

韓世忠始以八千人拒金人十萬衆。四十八日破金

亦自是不敢復渡江。敗與當推此舉爲中興第一功

矣。宋自兩河失守。金人口有渡江之志。日有渡江之

志。卒不敢渡。間賊所歸。皆曰：韓世忠故。韓世忠故。

是南北之限。匪獨在天。此時倘更有人焉。取馬機

陳備禦。江口逼達。潛運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之策。

爲必守計。守定矣。又取胡銓所陳屯鄧襄陽之用。

以養兵。出廣西武陵洞丁弁。施黔獫狁軍。築堅壘。列

漢上。限以水軍。經以正軍。緯以弓手。民軍軍制。江

及呼。蘆海之策。以爲必戰計。戰決矣。又取李綱所

貴。淮南。東西及荆襄所屯三大師。收復京東西路。

西南北路。陝西五路之策。以爲依復計。則中興之

安有外此。奈何守之未幾。卽議棄去。江淮一棄。後

忠縱有劍州之拔。斬州之勝。楚州之復。白面山之

大儀鎮之捷。與所部將張勝。蘇格。蘇德。解元。董俊。

收。成。閔。呼。延。通。等。百。戰。勞。苦。稱。一。時。忠。勇。至。王。勝。

行。所。至。有。耕。夫。荷。鋤。而。勸。之。美。名。則。亦。無。掛。于。舟。

之日感也已。

方與士曰。如以江中之戰。爲中興第一功。緯有言。眼中又爲之條舉名言。區畫戰守。以成恢復。計見良士謀國勳賞實效。與經生捭拾浮議不同。本言無數戰功。不足以抹舟車之感。又見日國家失計。全在不能守江。總以發明第一之義。

沈大匡口規畫守江。有引人以封狼居胥之意。緯議棄。又若見敗卒于風聲鶴唳之間。

陶六鎔曰。薛象昇議以規畫守江。總見當日世之功。與馬擴胡銓李綱之議。爲恢復並重。一也。也少不得。

魯小韓曰。奮厲于前。感嘆于後。謀古若此。卽不血數斗。亦將抱病十年。

劉錡傳

朱里

劉錡慷慨。究毅多儒將風。金烏祿園。頗自出奇。敗之。遂大震。恐欲据燕。以去。議者于此。謂王師亟還。自未機會。不知順昌。旗幟。但可落敵人之膽。槍兀木復。清京。曾未易輕言矣。何也。秦檜自罷。相再入。和議堅好。一切言事。大臣舉不足當其顧慮。所獨煩顧慮。而不取以斯夕自安者。止此二三將帥。恐有發難。稱兵。與絕盟誓。以決志征討。使之召然于金人。故當時將帥之功。細還。可待罪師中。爲朝廷作一日屏蔽。將帥之功。高。斷未有不陰行解奔。或認以卽日班師。或認還兵下獄。大禍之作。未爲全舉。保妻子不得。况脫營。誓報以冀有恢復之事乎。且錡當日亦嘗自言之。曰。勳或不滅。使敵得侵軟兩淮。震驚江浙。則生平。國之心。反成誤國之罪。又豈無所深計。而爲是。之說。若此。哉。史稱劉錡慷慨沉毅。慷慨則能任事。毅則能決機。能任事。故有順昌之捷。能決機。故不。于一擊中。奸人以詔從中出。撤藩授敵之險。謀復。錡疾召還。鎮江兩淮。遂不可。則錡之不。進討。

非無策矣。不然。始當顧呂未捷。兀朮索輓上馬。雖千萬眾。才戰。諸將請全師以退。知府事陳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今雖衆寡不敵。有進無退。是規丈士之所勿若矣。烏足稱爲名將。

張夢匪曰。黃皓用事。致姜維師出無功。果松在朝。令馬援。裴疑不返。掣肘之事。從來匪一。在銷尤處。其難。

岳天濟曰。劉錡出師在外。至日夕。爲檜賊所計。顧應昌一捷。爲殺身禍本。幸得保有江淮。已極難。

事見外紀

沈大巨曰。劉錡若可乘勝擒兀朮。復汴京。則岳飛亦可乘勝與諸軍痛飲黃龍府矣。凡爲名將。知進知退。所以折衝之間。常有樽俎。多似此義。

青萊自記曰。劉錡畢力守江。亦關亭在荆吳。

一日守一日之意。敢以同然。矯舉以致彼此。喪也。

岳飛傳

朱里

史稱秦檜以岳飛不死移梃和。使萬俟卨附會徽殺之。殺之固檜。所以致殺之。詎不于大理獄于歸廬山時也。宋自二帝北狩。高宗南遷。此時復讐。抹焚拯溺。方武穆之拜太尉也。卽欲走劉豫。復陝右。屯濬滑。經畧兩河。以成恢復大計。當事者以此若能奮勢衆。要斷失少疑朝廷之上。初不知有秦檜。雖奸何敢以空言亂國。是自沒與飛議。用呂祉不合。聽表乞終喪。飛去。呂祉敗。呂祉敗沒。沒沒。秦檜用秦檜用和議。成和議。成飛欲望活。不可得矣。此待令其還兵。丁獄。煥鍊成刑。始有自剪謀臣。資國之恨。哉。讀史者。謂張怒爲劉豫。併安國賢秦檜。孫越曲端。朱勝非。短趙鼎。楊沂中。疾劉錡。工彥不。岳飛曲端。不抹李彥仙。張浚用呂祉。薦秦檜殺血。罷李綱。詆趙鼎。劾岳飛。皆賢者。遲。激私情。傾搖國之大患。至于沒之。罷李綱。詆趙鼎。劾岳飛。尤爲厲階。而賢者之所錄。以取累。稱不薄也。

吳若谷曰。談至朝廷之上。初不知有秦檜。則知

武穆者斷不自槍又談至武穆致殺之故

與張浚之用呂祉不合則知殺武穆者更不

槍總以見武穆之生殺非槍所得而操若云槍

可殺飛槍未主和在飛有何功之不足成必待

槍相而後特以爲用令哉

沈大匡曰不叙武穆之功止叙武穆之死見作傳

高手張慈諸人短處却于作武穆傳中和盤托

出是傷武穆而見所遺之不幸不獨在武穆武

穆與劉錡諸人同于所遺之不幸而其爲國

關係更不同于劉錡諸人尤見作傳深心

關六鈴曰趙盾賢正卿也反不討賊史者稱爲

君張浚生平忠義可買金石有此一段舉動

以良史書之自然筆不肯恕

青家自記曰若以武穆之用舍生殺專責之

此時朝廷之上已不必有浚矣至云議用臣

不合不過言其去飛之一端豈全肯哉

楊再興王忠植張憲傳

朱子

岳飛大敗金兀朮于朱仙鎮初飛將楊再興以二

騎遇敵殺敵凡二千餘人力屈死焚其屍得箭數

升撤離嘴寇處陽城河東經畧使王忠植被使至

城下諭降忠植大呼曰我太行忠義軍也願將士

負朝廷堅守城壁敵怒殺植植披襟以當之秦檜

致岳飛使張俊規行拘捕欲飛將張憲自誣謂得

子雲手書命使管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飲

雲共戮于市讀史者謂人誰不死死于忠死可

死得其所哉然人誰不死死于忠死于義死于

所死之日不能極勢之大難履境之重險淋漓

滿使後之仁人君子讀其遺書念其往事不勝有

血碎心拍案叫呼之意雖得所豈難事哉夫世

有不讀再興忠植意三人傳至泣血碎心拍案

者則以三人之死忠死義爲難事知非過情矣

方輿子曰三人無期于後人後人之讀其傳

不能已已于三人三人之死古今稱烈矣

岳天淸曰直從後人寫出前事文情新極

何鑄士僕傳附薛仁輔李若樸何朱里

秦檜逮岳飛于大理獄。命中丞何鑄鞫之。見飛膚理遺痕。察其寃白之。檜曰。鑄豈區區爲一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將士心。非社稷長計。判宗正士。鑄請以百口保飛無他。且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二帝不欲復中原也。既自秦檜主和。岳太尉以大義。爲人小子皆知爲寃。寃不待辯。待復辯之後。自與婦人小子皆知爲寃。而檜以寃殺飛之罪。未白。不猶令奸人得志哉。所以鑄之與僕。毅然爲飛白。寃不言。飛以寃受罪。罪不可殺。一則曰殺之失。寃心非社稷長計。一則曰殺之是。忘二帝不欲復中原。明知檜欲殺飛。立意堅斷。匪一時辭說之可爭。第飛如見殺上之忘。二帝下之失。將士心則殺之之罪。雖未顯白。已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矣。獄成大理卿。仁輔寺丞李若樸。何彥猷言飛無罪。皆被黜。飛死。衣劉元升上書爲訟其寃。死于獄中。言飛無罪。罪明。在檜爲飛訟寃。則檜以寃殺飛之罪。益白。仁輔諸人亦匪區區爲一飛者矣。

吳若谷曰。復飛之罪不能逃。則飛之寃可不辯白。

檜能殺飛。至不能逃其殺飛之罪。何鑄士僕

諸人可謂有權。可謂得理。

關六鈴曰。取義斷章。案如岳立不獨秦檜伏誅。何

鑄士僕亦且無忝于厥職。

魯小韓曰。檜能殺飛。不能逃其殺飛之罪。以何鑄

士僕爲之庭勘也。檜罪不能逃。仁輔諸人又復

何恨。

施全魏勝王友直耿京辛棄疾傳

而聖過李李賀張樂

朱里

秦檜主和誤國一時忠臣良將誅鑄晷晷殷司軍
施全拔刀刺之不中死諸將奉詔班師所獲郡縣
沒于金宿遷人魏勝高平人王友直山東人耿京
義起兵勝復湖州友直復大名京復東平歷城人辛
棄疾因勸京歸命朝廷以獻計恢復頃史者謂歸
人所爲不可爲草澤間無忠義誅大奸賊大寇必
冠進賢冠佩大將軍印後得行其所志矣大凡古今
名義一一人未有不傳于千萬人傳于千萬人
此一人之激未有不同爲千萬人之激而激遠如
一人今自有全刺雖不中令天下已知亂臣賊子
人得而誅之有勝有友直有京有棄疾海州大名
平即各起一方令天下已知天命未改匹夫猶有
宋之志以視立身朝廷之上或戰命疆場之間冠
賢冠佩大將軍印反不能錙斤珍冠徒爲天下後
之人所恥笑者不甚遠哉翟進復襄陽李橫復東
平寶解海州圍張榮敗金兵于興化此亦有激哉

非因拜命始以恢復爲已任者矣

侯筠庵曰借無窮感厲鼓動天下一以大施全

許國之志一以墮秦檜令人相與號宋之謀

沈大匡曰言至千萬人所激使一時居宋之士

失之臣者不覺奮興欲動秦檜令人又安足

平

秀州刺客東湖灌園人傳

朱里

苗劉之變張浚屯兵秀州一夕見人持刃立燭使問曰子欲刺我乎曰然何不取我首去曰我亦知書肯爲朕用恐公防閑不密有繼至則危矣故來相詰其姓名不荅浚亟登屋寂然無聲去廣漢蘇靈與張浚爲布衣交結盛澤章東湖以灌園自業浚人相遣人馳告屬諱帥物色之帥廉得卿致書約以詰朝共載之臨安及旦掛闥入見書幣不啓家具如故卿竟不知所往藏吏者謂秀州刺客東湖灌園人行事不同于張宣撫各有相成之志矣昔浚僞位樞府每朝謁奏對必極言警恥之大致亦改容流涕以待之但一生所短在喜事而驟于所事富平之戰不用王彥吳玠郭浩劉子羽之卒至大敗呂雅之用不聽岳飛張守之言耶璽幸淮西叛降于秦建康之節不知御宏綱之不可與顯忠共事卒有歸敗符離上書自劾之舉茲錄教之以審錄審而更教之以人不及知范大夫之已陷吳陳曲逆之出奇與漢諸葛武侯之經事綜

定王雍于成都皆是此義孰謂此不過朝客隱士求于身名者之所爲于國家大計蓋渺然無當乎

張夢匪曰張浚功奇節偉瑜不掩瑕是政其否

落落使人可以共見處但南渡求爲報復執用

不得磊磊落落故作傳者特因二子之行而

進之如此

方輿士曰只一疎字翻出許多美棄裴翁之患

見孫國鈞者不可無范公之盛德尤不可無短

之所期補力之未逮人顧不可不知矣

青萊自記曰張子房自遇圯上老人其後避世

師孫珠敬密孫密更進之以人不及知此是

魏公大進步弄形其短以滋後人擬議也

洪皓張邵朱弁傳

宋王倫

朱里

洪皓使金粘沒喝過之以仕劉豫皓日萬里銜命得奉兩宮恨力不能寸磔逆豫忍事之耶流遞冷時因豫者密奏厥情言和非計宜亟興師以進討至金見捷懶不拜曰監軍與邵爲南北從臣無禮被囚柞山岩踰年送豫用之邵見豫責以君臣義遠還仍拘之燕山僧寺朱弁副王倫使金既就館守之以兵弁持節臥起與俱忍饑待盡誓不爲屈以奉命主和和賊王人皆放還朝讀史者于其出之日還朝之年知從來中外之防君臣之義得此揭若早日矣何也凡天地間事之所稱爲至大莫大乎使外域之人不敢易視我中國名之所稱爲至不辱莫不可辱于我中國之臣寄身外域旌節所建使外域之人亦知我中國之有君洪皓張邵朱弁逆焰滅天國威殘感髮膚肝腦明知既不爲己有念此艱難百端得履其域使事之所稱爲至大名所稱爲至不可辱者不自我數人表章揚厲其爲持則強敵之勢豈易折乎國之士節豈易存乎

革命而來其鴻聲駭動不與北風卷草共作舊從至金首以大義責問金怒徒之窮荒不屈死倫至金人欲用爲平陽二路轉運使不從屬之拒益力金杖其使使鎗殺之倫乃冠帶南向拜死使使其初不以久困懷歸倡爲和議致其主有淪江南之辱則窮荒建節何遜于縱扶義艱危自後于洪皓張邵朱弁史書所紀又安有貶辭矣吳若谷曰三人寄身絕域死如蜉蝣于蜉蝣中建有如此烈節所以蘇武後經千餘年僅得二節

沈大匡曰三人至金止有一死烈節所建而又得以不死而歸前所謂蘇武學識富而學識也富有通變達務之才合三人瞻足兼之矣上闢六鈴曰想到還朝之日三人真稱鐵漢比之宋之劉安世其所難不更過之乎青萊自記曰以事之至大名之至不可辱二事盡三人忠節三人忠節何易易乎不知此政極難事王倫同此忠節止爲二語吾不

李選傳

朱里

故如真定府李選爲金所執不屈。閣下令禁民夷服。又令以髡髮極口相詆。金人怒。以撻擊碎其口。劉血異之。顏色不變。就戮死。嘗讀古今史書。所見自南北朝魏以迄金元。凡其爲主入承中國。必欲令以異國之人改習承冠。輕捐膚髮者。匪僅取其勢之所得爲。而以遞相沿者相律也。其時必有建說于前者曰。承冠不改。則人撫節之志未易忘。膚髮不輕。則人誠之情未易決。故遂截然下令。殊不知已入中國。國之民人。其口盡歸版圖。而文物承冠尤爲所首推也。李選烈節性成。守土有責。公其地已足矣。復欲使爲違棄情志之事。彼于其義何忍而不爲。屬以出之哉。獨是選死。凡不爲選者。既稱中國之日。則當以中國之禮事其君。違說之際上之。若能致此。主爲垂裳之治。使燎然有山龍火藻之輝。彌玉加璧之盛。下之若又能以北魏主珪卽帝位。命朝野束髮加帽。高宗立禁庭臣不得作北俗語。晉契丹入太。見羣臣改服中國承冠百官起居皆從舊制之說。

爲導。迨以遠孟柯云。閣下喬之悲絕。孔子相卽左之患紀之于史。俾其君得與元真金爲太子。論羣毋得讀蒙古書。須習漢人文字。英宗卽位。享太廟。備法服。衣冕。百年廢禮。一旦復興。萬姓警觀。至有泣下卽其身。亦得與元。陝州路總管韓鏞。選民俊秀。學求尊宿。爲五經師。每朔望必服深衣。幅巾以謁。先聖之事。並列等傳。此其爲計不其得。而其爲功不

懋哉

吳若谷曰。歷叙所紀。俱足爲後人永傳。是深可說。使人皆樂其說之可曉者。

魯小薛曰。治建垂裳。言師孔孟。真稱名貴之作。

青萊自記曰。昔元太子真金。覽行臺治書侍御

王惲所進承華事畧。至唐肅宗改服終紼爲

明服。心甚喜曰。我若遇是禮。亦當如是。可見

冠文物。誰不留情。自人臣不善開導。而稽古

說。又不能如王惲所爲。或致意義不張。禮文

昔豈聽言者之難爲感動哉。

虞允文傳

原朝世系

宋 史

王樸敗。朝命參謀軍事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其衆且備師采石。時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兵星散。坐道傍。允文謂特顯忠則誤國計。召諸將以忠義士殊死戰。遂大破之。當時之士。卽有謂允文受命偏師。匪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已在其咎。稱一高誼。不知允文所處。與虞及長孺之便宜。矯制不與矣。昔黥視大河內。矯制發粟爲天子廣惠。無關王冠大數。今之敵騎。歸江東。南冠在斯久。允文方言。言偏師實欲借此以整頓六軍。肅清江面。雖江連。孫淮達建康。與張樞密渡聲勢爲援。肯尼聯綴。人而燈之。此時。權未去。顯忠已來。將戮力同滅之。後食光采石之冠。既在斯久。敢坐視勿援。于人。以同泰。越人之較肥瘠乎。胡世將精神。明督吏治。爲四川宣撫使。一守吳興。規畫全人。攻其勢甚盛。諸將欲退。世將指所居帳。誓以必死。遂分據涓甯大破之。其爲取義亦不薄有虞參謀風。

方與士曰。便宜主戰。卽不允文亦當爲之。何足

難。所難者在大致克捷耳。不然使王敗于前。

又覆之于後。江淮之間。豈復尚爲宋有乎。

沈大匡曰。偏師采石。采石危。豈不是允文之責。

戰成功。始稱不自天子明詔。

問六鈴曰。自允文有此舉。杜了後人多少。危艱

之志。其高誼雖在當時。而長風遠者之異世。

矣。

陳康伯傳

朱 里

金人敗盟欲南侵。左僕射陳康伯集議。直問戰當何如。以吳玠爲四川宣撫使。使備之。帝聞王權敗。欲避敵。降手敕散百官。康伯對使焚詔入奏。親征之議始決。世之議者謂此時無康伯。高之所爲不又爲瓜州奔渡之續乎。自讀史者觀之。謂此時無康伯。高之所爲不。僅爲瓜州奔渡之續矣。初汪黃當國。敵至天長。猶率同列結講浮屠。所爲內舉雖殊。外之應任。貝勒尙如星列。恭布勤王之節。朝發于朝。不數日。可以至闕下。此則舊傳已舉。而後師舉。一時雖有匪禁。罪獄中。卽投開湖上。敵之敗盟。敢干深入。亦不過謂我備虛。廢缺戰士銷亡。故驕然大舉。絕不始有疑忌也。夫以絕不知有疑忌之敵。當此不足疑。之高四川。若或失守。要路直等之棄壞。百官既去。公朝廷。時復知有天子。高能避敵。亦能退。能退。又胡能得避。南宋之高。其不爲光祿。微與欽也。何矣。

後銜庵曰。李若水歸帝行成。陳康伯對使焚詔。

特臣昂不同國勢。亦從此大別。凡爲大臣。鑒哉。

吳若谷曰。此時備虛。廢缺戰士銷亡。康伯但以聲震之。敵卽不敢逼。可見遷都一事。真稱詳。

大失者矣。

沈大匡曰。贊親征者。如之有鼎。繼之有康伯。高宗朝賢宰相。後之主國事者。欲求爲賢。和一字。斷不可云也。

李善傳 李宗朝

朱里

秦檜盛時。嘗道人論意于李燾。謂得一過問。卽召用之。不從。坐此。偃蹇州郡垂二十年。檜死。拜禮部員外郎。昔燾稱剛正。博極羣書。慨然以史自任。至本朝典故。研核猶精。做司馬光資治通鑑例。斷自太祖建隆。至英宗治平。爲一百八卷。上之于朝。張浚張燾咸器重之。此其所學。何如。肯爲檜所利誘哉。而檜必欲以利誘之者。益亦有其故矣。檜自父子祖孫三世共領史職。所志在書得一過問。非止如呂夷簡之欲見李

六十一

母王安石之欲見。列序曾觀之。欲見陳亮韓侂冑之欲見。林大中借以接跡名流。騰聲仕籍。其意以爲博學如。尚且奔走門第。則三世史職之領。不益爲天下後人所頌服哉。蓋獨深明其故。守志不移。雖其所遇不能如北宋之司馬君實。見昵于安石。作史之日。猶許自選官立局。較之西漢之司馬子長。致帝疑爲李陵遊說。下腐刑。然後得成一史。東漢之班孟堅。爲憲門客。憲敗。史不及成。身死。罔獄者。抑大有人品優劣之不同矣。

此葉北師大配補

張夢匪曰。李燾既有史學。又多節操。視班馬直

銜官。况檜父子祖孫乎。檜之欲一見之。抑大不

知賢人君子之所爲用心者矣。

吳若谷曰。欲借燾一過問。以表正史職之領。此奸

人隱志。經數百餘年。無人識得。却爲作傳者。

句道破。檜賊雖死。聞之。能無駭然。

青萊自記曰。燾雖無君實之過。卒亦不致有子長

孟堅之遭。非博學剛正。未易云此矣。

辛次膺傳

朱里

辛次膺初諫和議爲檜所惡。流落二十年。帝卽位召爲中丞。呼其官而不名。若成閔之食饗。湯思退之朋。比葉義問之奸固。皆被論罷。渡江以後直言之士。稱大膺爲首。讀史者謂有直言如次膺。不免淪棄。使小人得接踵而至。南渡之不與實高之不明爲之矣。高不明故自剪謀臣。資福魯國。孝厲知人之鑑。勤雪恥之圖。故不特羣邪屏跡。強敵益堅。脩好之盟。使渡江之始。卽能大用。大膺力去檜賊。省數百萬。講和之利。以實軍儲。合三鎮。兩河敢死之人。以抒敵愾。則讐復恥明。靡氣滅息。孝之繼立。何致更有割淮爲界。歲輸銀絹之事。用煩謀國者之憂慮哉。史浩議棄陝西。侍御史王十朋論其八罪。湯思退力主和議。工部尚書張闡爲陳六害。其直言亦不減有大膺風矣。

方與士曰。自次膺流落。以致養成南宋大禍。則檢賊之罪。又不止在屈殺武穆矣。

魯小韓曰。可見孝之止于保有南宋。皆自高之不用次膺始。

此葉北師大配補

汪應辰江澈楊萬里葉顥周必大呂祖謙魏瑛

之傳

朱里

汪應辰江澈楊萬里葉顥周必大呂祖謙魏瑛。附介翁王希呂莫濟梁瑛。黃中孫道夫趙璋。吏部尚書汪應辰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在朝多革弊。政中貴側目。同知樞密院事江澈自奉清約。貴賤勿渝。帝常訪以人才。薦凡一百八人。王涯爲右相。嘗問太子侍讀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曰。人才。卽疏朱熹以下六十人。以進。宰相葉顥爲人簡易介潔。與物無忤。至處大事則毅然難奪。翰林學士周必大制命溫雅。周悉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著作郎呂祖謙。以濂洛爲宗。心平氣和不立崖異。其家子弟多中原文獻之傳。建寧布衣魏掞之。學行醇至。以朱熹薦召赴行在。凡于政事有關。安危治亂之機者。無不抗疏極言。卽此款臣。知孝之治與高之治。所繇大別矣。初高在位。內有李趙爲之相。外有劉岳張韓爲之將。資其奇策材力。饒足大致恢復。而令作史之士。徒誌之爲偷安忍恥。靡怨忌親。與周之平王。晉之石氏。同議等刺此益。繇忠節之臣。擯爲讐寇。奸貪之輩。僞作順心奉命。草制牛稱藩之臣。句毀道入官。盡棄學之遺。

此葉北師大配補

流上書言事。匪舟車之當避。卽銀絹之宜輸。今孝之所爲。獨克反此。宜乎應辰激萬里。顯必大祖謙挾之。相繼登進。爲能明道正誼。共襄德美。治道之成。不覺遠過建炎。無復有曩時畏縮風矣。張說妻吳氏爲皇后。女弟將拜爲後。書樞密院事。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呂。直學士院。周必大。不肯草制。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皆兄罷。都人作四賢詩以紀之。湯思退方主和議。東平進士梁垠上書言。金人必舉兵南侵。宜爲之備。帝怒。遣之遠州。金營官室于汴京。國子司業黃中上言。金人治汴。必欲從居以進。我不可不蚤爲之備。湯思退大怒。左遷其官。禮部侍郎孫道夫使金還。累奏金有南侵之意。對帝輒言武事。沈該疑其欲用張浚。貶知綿州。四川幕官趙雄以陣恢復之策爲帝所奇。不數年致位輔相。每進見必言二帝在沙漠會陳峴。帥四川。命從中出。遂求去。出知瀘州。使孝宗之朝。更不見此。則黜陟明而備禦固。其所樹立。豈但遠過建炎而不爲論世者所踴躍稱道哉。

張夢臣曰。孝雖不能復二帝之體。能洗高宗之恥。

取洗則冠蓋廟號曰孝宜哉

侯筠庵曰。孝卽位不能動建非常。而用人之獨能若此。雖無異政。亦稱綽有可觀。

吳若谷曰。儻作應辰數人傳。特寫盡高宗屏棄忠良。忌嫉導國之醜行。所以稱美于孝。猶其後者矣。

陳俊卿傳

朱里

尚書左僕射陳俊卿天資忠孝。在朝正色危論。無所顧避。凡奏請必關天下安危。與虞允文同心輔政。文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老而彌篤。朝有兩大臣。何忠政釋以怨。使盜賊人以侮。幾哉。然而兩大臣之所歸。以致此。抑各有難易。不可同揆矣。何也。允文自發聲采。石再莫江淮。出則爲將。入則爲相。原其不固。無有滿不知損。矜已害物。以見外于俊卿之意。獨所患于俊卿者。或德不足與同朝。才不足與兼濟。允文不外俊卿。俊卿不能不自外于允文。而大臣中有一人自外焉。相之不能斷。不能爲將之得。以有其成功。爲將不有成功。斷不能望敵人之能堅守。盟至數十餘年之久。無復有乘隙蠢動之舉。孝之祿。終必還同高之末季。昔名去大之辱。豈易伴免乎。方與士曰。兩人同心輔政。能使強敵數十年無變。通之患。不必論到難易。其事業俱足不朽矣。沈大匡曰。孝宗在位。有俊卿不可無允文。故作作者特譽言之。以見一聘君臣事業之重。

李顯忠傳

附李永奇

朱里

李忠襄顯忠生而神奇。父子破家殉國。志復中原。常奇其狀貌。繪像闕下。初忤秦檜。屢遭磨黜。符離之役。又爲邵宏淵所忌。竟無成功。嗟嗟顯忠。幸遭君父之賢。何功名之會。偏爲小人所沮抑也。讀史者謂小人之沮抑。蓋亦有其故矣。顯忠先本夏人。名世輔。爲金元末所用。使知同州。以父永奇歲生擒撤離喝。歸宋家。屬三百口皆爲所害。乃揭榜招兵。得害父母者殺之。是顯忠于金原有不共戴天之恥。槍方謀報有與不共戴天之人起而戰。所謀不令矣。待其後符離之役。張樞密沒。若能專任顯忠。以節制其縣之師。宏淵功雖不成。不敢言忌卒。雖見殺不敢言怨。志雖不協。不敢與言沮。衆以取按兵不舉之誅。且其使與共事。顯忠不能節制。宏淵始敢恣爲無忌。鼓惑軍情。聽其獨戰敗沒。而不知其有奔抹矣。吳若谷曰。與敵不共戴天。宜爲張樞密所專任。符離之敗。不罪宏淵而獨咎沒。確有斷裁。開六鈴曰。符離一敗。尤爲顯忠所痛心。

劉忠肅公拱初爲州縣。太平聽察大脩。潭州獄。薦
院以養士在朝廷。正色危論。未嘗以死生動心。及
以不能爲國家雪。聘恥爲深恨。所隔之邪。往往罷
卷。又建祠以祀之。王剛中爲四川制置使。檢身以
示。以法不立。崖壑恩威。並行。時羽書紛沓。剛中
斷皆中機。會及去。人皆懷之。讀史者于其所記。于其
所懷。知二人爲宋收拾人心。匪一日之故矣。宋自
槍北歸。乘高宗偷安。忍恥割爲和議。無日不以燕
釣。地爲務。于是舉中原文獻。兩河忠義。已盡異之
靡。塵瓊草之間。間有未棄之民。未割之地。則又莫不
斯。夕惴惴。不但詩書之理不親。卽祖宗廬墓。亦多不
能保。有終日之意。夫民也。貪此變動。憂驚而撫循
策。則其去來不益甚乎。唯瑛與剛中有以處之矣。
之知士爲民望。故先之以養士。士習端而民之志
始定。然後更以立朝之忠義。感動之。重之以恩威。
以勸善。威以懲不德。恩威著而民之趨向不移。然
又以遇事之裁斷。安全之。二人收拾如此。民心之

宋始力不然。死生之故亦大矣。以寡敵衆。以弱禦強。
以壓挫之。勢常方張之威。曉其能之。

侯筠庵曰。南渡新立。人心大聚。至于末年。又復大
散。非如此收拾。不能漸使致衆。真良諫黃。

曾小韓曰。南渡止東南半壁。民心畧畧。亡宋其地

已盡爲敵人所有矣。故收拾法尤爲當日主持

國事者第一善。然其爲法非真能有如瑛與剛

中之用心收拾。亦未易言。卽言之人亦不信。

吳玠吳玠傳

宋 里

富平之敗金人專意圖蜀朝命吳玠為四川宣撫
玠善讀書禦下嚴而有法金甚畏之相戒不敢犯
玠死以弟玠代領其衆玠復隱然為方面之重功
不亞于玠讀史至此未嘗不嘆南宋之不亡皆西
為之屏蔽西蜀之不矢皆吳家軍為之保全矣何也
初趙鼎拜中丞陳戰守禦三策即言經畧中原
蜀若汪若海監登聞檢院因張浚宣撫川陝之議
玠亦進言曰天下若常山蛇勢北秦蜀為首東南為
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將圖
恢復必在川陝是天下之大勢全在陝蜀為之守者
其威名不能如玠與玠之足以素著于敵即威名如
玠與玠之足以素著于敵矣其後先代易不能如
之創業于前秦之繼功于後則嫌隙頗生仇讐
縱鐵關棧道不足為守况欲恃此東南半壁以與
敵爭廢與則其亡也不立至而其難也又烏能
刻相待矣

張夢匪曰審勢度情清源要易吳玠

此葉北師大配補

有俾于存亡自此大著後之人斷不可因其
復宋成遂致易視功業也

沈大匡曰班超徵還以任尚代之竟失邊和即此

可以追想吳玠兄弟

岳天濤曰兩舉老謀大著顯績論斷之下如不滋

人以回惑

劉子羽劉子翼劉子翬傳

朱里

劉子羽天性孝友料敵無遺策爲政發奸擿伏如生平再貶許國之誠至死不懈朱松病託以家事羽築室居舍傍教其子熹與已子均皆以道義成賢哉子羽于國稱忠臣于家稱孝子于友稱義士于敵稱名將于治稱神君操此五行以處宋世之末流所以卒能與直秘閣子翼屏山先生子翬功名道德燦然有以表見于時而爲人所頌說不衰也不然其無紀紀之行即表而問其紀已不能得之乎弟羽不能信之于兄况策勳立名彼此各樹以求不墮先人之義問振末俗之頽風豈易冀乎

方輿士曰從子羽立論跌到子翼子翬末又言世兄弟相得之難的是作子羽三人傳他傳發見不得

魯小韓曰說三人功名道德至不墮先人義問末俗頽風眞三人知己哉

此葉北師大配補

張觀傳

朱里

符離之敗湯思退力主和議舉朝無一人敢言太平生張觀上書貶之思退憂懼至死思退死孝宗錫然在位二十七年者皆觀一人力也蓋思退好回國不下秦檜初惡和議不成風尹樞論罷張浚與檜入相檜蕭振勾龍如歸爲御史論罷劉大中趙無異和好成遣盧仲賢使金軍書定四事與秦檜議議和遣何鑄奉表于金願割淮水中流爲界許備藩方謹守臣節之誓又無異國至重環縱良平莫能此府觀之言也宋宗觀從其所言以成修其君失則割地稱廷之不已勢必易我從臣要我入觀我位張觀廢狼籍無所不極求其安然在位一日得況二十七年乎

方輿士曰錄其一言遂能保有二十七年之功不居虞陳兩宰相下夫

關六鈴曰舉檜爲較似思退之好皆有衣鉢得沙門其情可哉

洪邁魏杞范成大傳

朱

洪邁使金。金人抑令表中敗陷臣二字。邁執不可。之使館絕其飲食。竟不辱命而返。魏杞使金。言抑其利歸君。戰則其利歸臣。反覆辯論。金君臣至環顧聽。卒正敵國禮而返。范成大使金。初遣國書。忽懷中所草受書式措多出之。金人大駭。不受。成大然不動。必欲書達全節而返。射之議者謂孝宗在。備金主賢明。休兵息役。南北通好。凡于使職較之。略遜。朱弁爲甚。易矣。然較之難易。所以較之。其難之則生。不順則死。此時猶欲內樹國威。外厲士。所爭止在一死。今則淮水之界已明。銀絹之輸如往來親厚。嫌隙銷亡。所爭不在生死。惟恃有二。三給之士。與夫剛正有守之人。爲之揭體義之休聲。安攘之隱績。使之堅執盟誓。洞見惻怛。不致過此往。漸有渝。執成言。發難種兵之講習。而後我得。用以修飾封疆。厲戒將士。養銳蓄威。平陰風。怒此其賴于邁于杞于成大者。何如。安可復以甚易之哉。

之也。

吳若谷曰。藏隱情于直節。收遠效于近謀。三人功誠相不朽。

侯筠庵曰。前有皓等。後有三人。極盡使臣之勤。

始能爲放于將。亡宋其難圖矣哉。

沈大匡曰。若徒以一死明臣節。孝亦安利有此。

人。

趙汝愚傳 光宗朝

朱里

吏部尚書趙汝愚以宗臣居相位。乘龍授典多類。勤言者謂其不假韓侂冑節制。致敵望。厥後遂有竄之及不知節制不假事。不過魁望。貶竄之及兩遇汝愚一人。假之江淮以南。無復安枕而臥矣。何侂冑自特定策。久無君父居政府。且銳意出師。外大困。一旦樞柄在握。如以跋扈之態。性既貪暴。使之得遂。以風濤則揚波激派。無惡不張。退復如世間之尚有網罟乎。然節制不假。厥後遂有貶竄。相爲國計。善矣。獨如身計。何謂貶竄。曾相而汝愚貶君子。小人不兩立。勢固如此。胡足爲汝愚病。

侯筠庵曰。即使如言者。假以節制。汝愚亦斷不免。何如不假。稱權先而慮審。

岳天壽曰。爲國計政。所以爲身計。汝愚識此。安貶竄之加。

朱里

朱里

陳亮屬志讀書。才氣超邁。嘗欲爲社稷開數百年。業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淳熙中。復請闕上書。言時事。曾剴闡而欲見之。踰垣走。紹熙間。應進士科。深明溫清之禮。帝覽策。稱善。御筆擢爲第一。除簽書建康府判官。未至卒。嗟嗟亮卒。亮不幸矣。嗟嗟亮卒。獨亮之不幸也哉。宋至南渡。南渡至隆興。淳熙紹熙之間。此時議國事者。徒侈言文臣之修和。則財殫力竭。猶有運乎其亡。若導勸武臣之攻討。則禍結兵端。復無救乎其敗。所恃以爲業。石鐵。起數世之沉痾。躋百年之康樂。止有究極于古昔之興亡。以詳者爲今時之法戒。而後行。積功美。知不同于權宜之補苴。此蓋莫如亮之爲說矣。夫何亮也。始之屢說不行。既至得行。其說復不幸以死。有宋理學修明。使朝廷之上。卒不獲收有理學之用者。皆亮之類之。所遭是也。張夢匪曰。善讀書者。既艱于所遇。善理國者。又能有年。士生亂世。大畧如此。獨一亮哉。

關六鈴曰。計獨出于修和攻討之外。所以爲奇。

此葉北師大配補

留正胡晉臣葛輝黃治羅點黃寔陳傳良傳

朱里

丞相留正謹法度慎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與知樞密院胡晉臣同心輔政晉臣于凡所奏請彌達續密人莫能知右丞相葛輝守祖宗法度至薦進人才博採古誼則亦唯恐人之知之御史中丞黃治爲人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其所論列未嘗輕拾細故簽書樞密院事羅點孝友端介不爲矯激之行給事中黃寔推賢樂善隨事納忠中書舍人陳傳良因適官左請不行引罷泣諫嘗出城待罪以繳還詔勅有臣此光宗之治似足比隆于孝乃致有一旦仆地之幾何哉從來大臣謀國將欲興起德美開張道腴雖在風節之各肩亦必歸王衷仁孝不忘敬天法祖之心而後多保國寧民以終有祿位之永譽今光以是后之故子職不虔比之晉之惠帝見制于賈尤多絕天親之大忒天降之罰止于仆地尚不似惠之身安知非諸大臣委曲調護舉事修之力孝宗治信易更致矣

方與士曰光之舉動如此使留正諸人猶能與

致治盡所欲爲則是龍逢比干不死于前矣

惠之比誠屬確見

吳若谷曰諸人委曲調護其心止不過爲救正能

救正已是大幸事故加不得以致治二字也

朱熹傳

朱熹

朱文公熹當孝宗之世仕外九考立朝四十六日
講者七內引奏事者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務期
意以感動君心時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必問朱先
安在光宗立御史陳賈附宰相王淮意倡為道學
禁熹遂以私開修撰卒于其家自熹有道學之禁
社之危亡無日矣昔孝宗在位所稱故事上呈二
六年勵志恢復豈孝之所能自為之與熹修德
定誠意正心之學足以大政務故而後聖德之
不從過官之請厥後熹去侂冑益無忌憚乃有
啟彙之謀于是天性之慘激于內警國之患在于
仰欲不亡其可得乎

侯筠庵曰說至熹去君不成其為君相不成其
相可見孝宗二十七年之治其得力全在熹
魯小韓曰南宋不亡皆道學之力所以熹卒宋
不可為天將亡宋故先之以熹

鄭提章賴李祥陽簡魯諒呂祖儉鄧驛楊
周端朝張衡林仲麟蔣傳徐範陳武孫元
受陳仲汪遠倪思黃由余端禮范仲藝劉
劉倫呂祖泰黃度彭龜年丘宣華岳方信
孝伯陳景師林大中樓鑰南海館客傳

朱熹

韓侂冑欲逐趙汝愚而難其名簽書樞密院事京
請誣以謀危社稷引李沐為右正言論罷之起居
直學士院鄭澁當草坐無貶辭亦罷汝愚去
書切諫皆相繼罷去太府丞呂祖儉言汝愚忠
祥等不當罷斥書上安置鄧州中書舍人鄧驛
極言祖儉不當貶不從但改之吉州及太學生
中周端朝張衡林仲麟蔣傳徐範伏闕上書乞
愚之忠勤李祥楊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奸阿
謝天下內批編管宏中等五百里外天下號
子侂冑怨汝愚朱熹以其從遊皆知名士將盡
不可悉誣以罪右正言劉德秀建道學之目

一時賢士俱不獲自安。國子正陳武博士孫元卿、太學博士袁燾、國子祭酒陳仲司業汪達、連名人劉子辯之皆被罷。中丞何澹急欲執政，請嚴禁偽學。願白其奸，監察御史胡紘遂劾澹，愚倡引偽徒謀亂，不軌迫功，郎趙師召復乞斬之。責澹愚，永州安置。澹愚至衡，爲衡守錢鑒希，促胃言，籍辱百端，竟以暴行禁革。葉翥倪愚共知科舉，翥即要愚列論，偽學思不從，促胃罷之。乃薦翥爲禮部侍郎，偽學益熾。諸皆避合，促胃意極力攻之，然翥畏清議，未敢發。朱熹侍御史沈繼祖獨得胡紘所授草，誣熹十罪，其徒蔡元定佐熹爲妖，熹謂落職罷，祠元定于州。已而選人余嘉乞斬熹以絕偽學，朝散大夫劉傑免喪入見，言偽學之害，今悉變而爲道，黨防之可不至。王沆請置偽學之籍，于是偽學以逆黨致得罪者，始自趙汝愚。終之呂祖泰凡五十餘人。部侍郎黃由上言：「兩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真不置籍以示不廣，殿中侍御史張巖劾由阿縱。」

擢沆爲利州路轉運判官，右諫議大夫姚愈復上近世行險之徒，倡爲偽學，結死黨，願下明詔，如祐不後，必大加顯戮。詔下，四川都茶馬丁逢入對，極建中調停之害，以什偽學復起之萌，參知政事余禮以促胃擅權，屏斥正士，翹等不得志，遂稱疾罷。樞密院直官蔡述諫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賓客彰顯，年曾三聘，沈有間，葉適項安世等所言七十餘紙，詔下大理獄，捕鞫中書舍人范仲黻草奏，袖錄黃謂促胃曰：「章惇蔡確之權不可爲不感，今得罪清議者以同文獄故耳。」促胃始取錄黃，起居舍人劉光祖，擢涪州學記，辯明道學，諫議大夫張釜劾其佐逆不成，著懷奸愆以欺世罔上，遂落放之。房州國子司業劉煥奏乞開偽學禁，刻朱熹書于太學，得貶。婺州處士呂祖泰性疎達，上氣，登聞鼓上書，訟促胃無君力請誅之，以防朋黨。百配之欽州，牢城政管。促胃假御筆，誣諫臣右正黃度上疏論之，內批罷知平江府吏部侍郎兼修彭龜年見促胃權勢日重，上書修奏其知力，附

亦被內批見罷。自是侂冑益橫。建議北伐。以丘衍爲江准宣撫使。甯謂中原淪沒。在我國不可。日而忘然兵凶戰危。非可嘗試。萬有不測。首事之。其誰任之。固辭不拜。甯儀表魁傑。機神英偉。嘗嘆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爲猛將。以滅敵。武學生華岳上書諫。用兵啟釁。且乞斬侂冑。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侂冑大怒。下岳大理獄。貶之建寧。兵出果敗。金人分道來侵。淮西盡沒。遣信國所參謀官方信孺請和于金。還。侂冑問以敵情。信孺曰。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河地。二

二年侂冑死。復拜簽書樞密院事。侍御史樓鑰持論堅正。以忤侂冑。奉祠累年。侂冑死。亦復拜爲簽書院事。侂冑初爲南海尉。延一館客久之。別去。及當國。入見。促膝問以外議。其人大息。爲干草身。纓五怒。家屬危如累卵。侂冑默然。復問以自全計。其人請亟建青官。輔新主。曩時諸賢死者贈恤。生者召用。遣使聘敵。講和以安邊境。厚恤死士。去兵與無名之費。博選名儒。遜以相位。煥然與海內更始。則易危爲安。或者其庶幾乎。侂冑猶豫不能決。未幾。禍作。史稱侂冑專政。一十四年。宰執侍從。參謀諸閹。皆其門黨之人。威行官省。權震宇內。致天子孤立于上。顏敏草制。以爲得聖之清易。故根柢詔至。頒之爲元聖。余嘉請加九錫。趙師異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冑富之不辭。及籍其家。多乘輿服御。許及之程松。誦事尤謹。陳自強侍以師屬。拜右丞相。凡仕進干請。必詣價後。予跡其所爲。去漢王莽重卓無幾。卒有斬樞密首。跡罪淮南之事。始之蓋繇趙汝愚之不假節鉞。既之蓋繇鄭思齊。李祥諸人之抗議。上書排斥奸僞。使莽卓之謀不

暇施而後莽卓之禍乃終滅絕也何也昔莽初稱下
士其後敢于弑君不過因兵柄在握世有大將軍之
權卓以藩臣入衛卒至僭擬天子所恃者亦止此布
等之膂力足以威制朝士如佞胄用事之始汝愚卽
授以節鉞後因節鉞不假無端中禍于汝愚及喜在
朝之人盡結舌箝口不爲申救且更聽其或加九錫
或置平原郡王府官屬或服天子冕服用天子輿仗
京銓何滂劉德秀胡紘等又復爲之左右鷹犬搏擊
善長以樂滅世爲驚則莽之居攝豈假卽眞卓之逼
遷天子燒宮廟發諸陵寢何事不可爲矣待晚年校
惡因志不伸信人勸立蓋世功名以自固遂遣程松
邵友龍輩力爲開邊啟釁之謀哉至晚年因志不伸
始有開邊啟釁之謀則知汝愚之不假節鉞與夫鄭
提章賴李旂諸人之抗議上書其防患不可爲之不
至而止除不可爲之不蚤矣

張夢匪曰先以莽卓比佞胄後言佞胄儘可以爲
莽卓中言止因趙汝愚之不假節鉞與夫鄭提
諸人抗議上書之力莽卓之事遂不得爲反覆

援引極盡誅鋤之力

方與士曰莽卓之事佞胄未嘗不欲爲之止因宗

臣制伏于其內道學之士排擊于其外而後不

敢卽行耳觀之晚年所爲其意益見

吳若谷曰不以莽卓比佞胄不見佞胄爲奸之太

不言佞胄可爲莽卓而究不敢爲莽卓不見汝

愚諸人鈴束之功起伏之間饒有法制

沈大匡曰始言勢之極盛而終漸漸歸之消沮此

是詳奸人傳絕妙體裁

葉中行傳

朱里

大理司直邵賡然言偽學顯行場屋之間盡歸其實乞詔會試進士必預取家狀謂不是偽學方令入試
撫州推官葉中行獨白清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審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嘗讀史記至東漢末年見其詔舉鉤黨度邊將軍皇甫規耻不得與上書云臣亦黨附朝廷知而不問跡其所為誠多義閭然諸處發謀未免激切過當反開小人以因滯汙楊之端動之不出將以兇人難言有濟矣
中行當官精復職學如方微不急與之辯明枉直但以所學之不誣實之當事于名教則無罪于功令則無傷于爵位榮祿則澹然處之而絕不以之介意何非達力于易舉吉凶悔吝不足惑之豈易有此殊致乎
侯筠庵曰可見敢患不有學問祇足敗事借規爲喻大足深人進步矣
關六鈴曰卽以易理推論中行要約不煩直探從來講席之上

此葉北師大配補

葉適要機傳

朱里

葉適爲江淮置制使時羽書旁午適獨治事如平時軍需皆從官給民以不擾要機入拜樞府當于戈甫定信使往來機之裨贊猶多尤善惜名器慎法度稱獎人材備朝廷之用在昔侂冑開邊奉情危協議戰經費不足必至加派以授民議守料理少人器用新進以償事威未立于其外亂已作于其內是皆痛心國事者之所爲大患矣葉適要機知開邊之勢既不能以抑止禍亂之作又未易以幸除難以寬恤民力
愛其人付已之所習爲者然爲之使天下之人知有必亂之形無從忘其戒備之計與貽之尤厲上書視爲忠懇必欲正其誤國開邊之罪而罪反自己受之者不較遠乎
岳人清曰不亢厲除奸止從容息患其身始得常在朝廷以爲救挽始唐狄梁公一流人物哉
沈大匡曰守戰兩窮且國家又有將亂之勢二人殫力圖功彼此各見誠爲難事矣

此葉北師大配補

孟宗政傳

附見再興王辛張威與宋里

權知棗陽軍。孟宗政大敗金人。金自是不敢窺襄陽。中原遺民來歸者。後廩賑之。籍其強壯爲忠順軍。城名大震。金人呼爲孟爺。皆言讀宋史至權知棗陽軍。孟宗政本有不嘆爲前之滅德。致宗留守以積憤捐軀。岳太尉以銜冤受戮。忘警陞武。垂數十餘年。中原既視爲絕漢。襄漢復等之。遂北追奔久矣。其不爲小朝廷者。所聞觀率矣。誰知自有宗政起。舉數十餘年恥辱沉絕之風。一旦而變爲威惠修明之勢。非宗岳之聲靈藉是不泯。則至風驚悸之際。安能使在梓始見之于東京。繼見之于廣德。終見之于襄陽。慘烈號呼。曾無異致。若此乎。初棗陽圍急。趙方尾再興往救。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敵不能支。大潰。侵安昌砦。廬州鈐轄王辛政之。攻武休關。汚州統張威敗之。入黃牛堡。守將吳政與戰。殺絕力。關寇斬州。知州李誠之。百計禦之。會黃矢守。敵人憊。攻新坡。陷。誠之與其妻子官屬皆死。或戰或死。皆

爲孟棗陽者。後先聲援矣。

方輿士曰。作傳至孟宗政。爲宋室良將一大終。

作孟宗政傳。使人猶見有先朝良將宗留守。

武穆風。尤作孟宗政傳者之一大奇手。

關六鈐曰。宗政不死。宗岳如生。東京廣德棗陽。

爲一徹。是爲當日望風奔靡者。大張旗鼓。以。

敵非。刺而制敵之人。亦嘗重見迭出。不爲不。

多也。

趙方趙范趙葵傳

朱里

趙方鎮襄陽十年以嚴爲守應變若神李全反直揚州其子范葵與江淮制置使趙善湘奮身戮力之淮安宋末功名趙氏父子稱最著矣讀史者趙氏父子躬處宋末其所求者寧獨在是哉始方兩淮挫割留心撫字已具有李太僕寬恤民力之德後值故勢張其子范葵請復三京更不異岳太尉恢復神州之請自其國不可爲同事者又難與共濟以致成謀鮮效斷志徒虛襄陽之守淮安之平不其建樹之一端耳烏足與論于趙氏父子之所命

侯筠庵曰使宋尚可爲趙氏父子實足大致李岳之比非徒然矣

魯小韓曰南宋有李綱岳飛無敢干弱况將三勢三趙雖存大事已去天實爲之謂之何

楊巨源傳

用楊震傳陳史次泰朱里

楊巨源定計誅吳曦曦死巨源秉旆與興州中軍將李好義四川轉運使安丙遣人復蜀關外四州功甚偉矣詔書下一字不及巨源巨源疑人蔽其功憤之于朝志又甚苦矣以此見殺嗟嗟有功不賞繼之以戮使一時作忠之臣不得見天子而自言其隱此南宋之所以輕剪諸臣重張厥焰不獨待一楊參議爲然矣獨計楊參議見殺邊鄙之間更有逆節如楊青再糾同志制危爲平爲朝廷出死力卒以其言甚于不測之域乎初聯將稱蜀王于興州權承安楊震仲不受僞命飲藥死刊州路轉運判官陳成受僞命自斃其髮史文泰不受僞命自誓其目蜀未聞下贈恤之詔行表閭式感之風其于楊參議見殺辭安丙不察謹以謀亂故宜乎不足稱惑矣方與士曰殺巨源以沮忠義之氣是自殘國也

巨源云乎哉

岳天濤曰身殺罪不明負痛不獨在武穆矣

真德秀親了翁傳 聖宗朝附洪諱朱 里

直學士院真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議將數十萬。直登震朝廷。爲學之禁。一時大儒皆被擯。真德秀獨慨然以斯文爲己任。惟工部侍郎魏了翁在朝。凡川前後共二百餘疏。皆切當時急務。忌者相與合力沮之。了翁知其言皆出祖江。淮京湖諸軍馬。之議者謂德秀了翁深明理學。聖宗重理學。獨素勿取。因是有禁公好龍之論。抑甚不知有利害大小之別者矣。昔葉公好龍。所好但非真龍。未聞與虎狼習。爲國無及身。害理宗重理學。見有真理學之士。秀了翁者。反聽人之傳之。隱之唯恐不極。至所與共國而立。盡毒民屬物。如封禪修蛇怪。蠱神藥之。不可等。于人類其禍不止及身。還及天下。葉公之喻。理宗相侂矣。宋元共滅金。以完顏守緒肯致獻。時相修其事。監察御史洪諮夔曰。與大敵爲隣。如抱虎枕。事變叵測。胡可役因人之獲。以言功德。使朝無虞。即與大敵爲隣。又奚畏。

吳若谷曰。以理學之臣。遭重理學之君。猶不得。

行其道而有搏噬之患。道如此其難行。機道不是聖宗。兩人不知更當何如矣。

沈大匡曰。不畏抱虎枕。自然肯與虎狼習。恐兩者並發。外內難支。此時即欲與之役。學不能可若何。

崔與之陳頊張杖梁克家傳

朱里

崔與之出自番禺。屹然多大臣風節。與張九成奔走異代。瑞平間召爲參知政事。不至。朝命益力。疏凡二十上。始就職。陳垣爲史彌遠甥。嘗上書乞清君側之奸。嘉熙中拜國子司業。諸生相慶得師以謂中興學校所未有。張杖爲左司員外。在朝僅一年。召對至七。所言皆修身務學畏人恤民抑僥倖屏諛諂。宰執近習皆彈之。梁克家爲右丞相。貴戚權倖不少。假借誼外。遂以和悅與張杖不合。此知是宰相所忌。此數臣理學之稱。必不易得矣。何也。大凡人君生長深宮。長有富貴。能不誘于寶馬聲色。一唯道術之勤。雖其天分本優。亦必經二三賢宰相共爲勸勉。以節義自高。或以師帥是屬。或使懷于章奏之間。屹屹于起居之際。而後德不期其進而日進。業不期其修而日修。不然。在大君縱有慕道之誠。而臣下所以規誨乎道者不力。風俗之美。上智難幾。况理稱中材之主乎。銜誣以狀元及第。歷事孝光寧三

忠言直行終始不渝。簽書樞密院事也。初爲所至以嚴爲治。政聲赫然。使涇得遇理宗。慨不徒吏事。遷州縣。其盡忠補過。又何多遜于崔陳諸矣。

岳天濤曰。談至理學相成。使人不覺拱聽。則知人人人皆以此益見其不倫矣。

魯小韓曰。理唯中材。所以諸人勸勉之力愈不少。不然光寧故轍。安知不更爲蹈之。

丘岳杜果高達王堅傳 附何子舉 里

元人將攻真州。知州事丘岳設三伏砲石以待之。賊至伏起砲發殺傷甚多引去。侵安豐城多墮壞知軍事杜果隨方補苴募善射者用小箭射之敵不敢近引去。過廬州攻具數倍于攻安豐時果復極力捍禦焚其攻具乘勝出戰送大敗走固合州守將王堅是城固守或時出偏師以逆戰會元主死城下引去元初入寇勢屬方張且當我師敗退之餘宜同摧枯拉朽何以至則引去勇不足戰智不足謀如此哉蓋勝負之理初無常形倖視之人復少定住賞其倖勝要盟質子曾不知有底極一旦敗去即聞風聲鶴唳無不咤以爲兵自古及今大較盡然矣丘岳杜果高達王堅知諸人之大較盡然故雖倖然而至不爲驚猝至不驚凡我所以待之之氣則甚開至雖極盛不爲懼極盛不懼凡我所以禦之之法則甚備氣關備是常勝之勢在我而茲之撤圍以去不過如秦之遇韓盧有何疑哉元國鄂州朝廷大震內侍董

臣請帝還都以避之軍器太監何子舉言于右丞相

吳潛曰若上行幸則京師百萬生靈何所倚賴乃止敵來使以子舉主戰則功烈所成當不在丘岳諸人後矣

方與士曰當元入寇之始無不以爲新銳反說得如此頹敗至大較盡然一語又直使人人若破矧其不足爲畏難其爲南宋效謀抑何深切願著耶

昭六鈔曰氣開法備即古之名將何以過之

孟珙余玠馬光祖傳

朱 璆

孟珙爲京湖制置大使忠君體國之誠可貫金石。位雖貴其待士卒一以恩信至于建旗鼓臨將吏而色凜然無敢渾。退則隱几危坐肅然若在事外者。蜀地殘破朝廷乃命余玠爲制置使玠至大葺弊政。通選守卒屯兵聚糧城釣漁山作鎗壘西蜀屬爲必守。司民節然有安土之心。馬光祖兩鎮建康民思之不忘。帝聞其事以爲沿江制置使復使鎮之士。相慶尤願益加愛養修飭武備防制要害興廢起。知無不爲務使恩威並行境內大治。諫史者謂。之京湖此日之西蜀此日之建康豈猶然岳飛吳。張浚之所守可以從容暇安坐而理之也哉。京湖風號膏腴此則雖有襄陽隨郢不足爲屯矣。西蜀風號控引兩浙襟帶江湖此則雖有運漕財穀難言便利矣。而珙之玠之光祖之守之獨能使人見其鎮靜而不見其紛拏。知爲安集而不知爲戡平。即襄陽郢隨之屯鐵關棧道之險與夫運漕財穀之須。

利民之所以處之者恒不異其處于岳飛吳玠張浚之世其于裨益夫豈若一方之寄而與天下大計參差者比乎。

侯鈞庵曰京湖等處已至極不可爲得三人爲之。

作傳者爲三人言之却如全盛尤無極難。

吳若谷曰汝終鏡始究敵國功令人讀之如見其事。

畢再遇傳

附彭大

朱 星

韓侂胄建議伐金諸將皆敗獨權山東東京招撫

畢再遇與戰始以藥入破水種繼以香豆有戰馬

繼以羊踴擊鼓給樂師設奇致勝屢出不窮再遇曰

中豈尚有敵卒不能禁敵之充斥何故蓋以侂胄聞

邊徒勤遠畧初無問罪金人恢復中原大志且所將

將又皆一時輕銳值事不過借此以報其邀功競賞

之本謀故畢招撫即負有折衝果毅處變達務之具

材但可堅城自守求為不失竄問事已太幸所如

炎報必韓世忠與兀朮江中之戰使之窮蹙乞命

與敗元吳玠吳玠與兀朮和尚原之戰使之蹙

而遁難以冀矣四川制置使彭大雅當蜀地殘

之餘被荆棘目石矢禁城重慶以御利閭蔽夔夔

必守計後四城陷被削蜀人懷之為立廟以祀

知畢招撫之為能保有山東東京稱更難

張夢匪曰極再遇之奇謀止可自守一隅碑大

之勤務弁一隅不能自守以致將士沮氣

勢成後縱有彭義斌陳寅商穆諸人各出其

力以為救振曷有及哉

吳若谷曰諸將皆敗幸得一再遇以御之然後

存不則不獨江中和尚原之勝不可復望而

庭之震已難解除矣

魯小韓曰再遇有如此奇謀雖比之為江中和

原之勝又胡不可

附金陳和尚張天綱烏古論德升李華等
出虎納合蒲刺都完顏忽斜虎傳

宋 里

元主遣人圍金汴京。城陷。金將陳和尚趨避隱處。
掠稍定。出大言曰。我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太
原衛州。倒斜谷之勝。皆我死亂軍中。人謂我背
家。我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元人飲其降。
屈斫足脛折之。割口吻至耳。猶嘆血而呼。至死益
益。張天綱。秦州金。其參知政事張天綱。以
任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見帝。帝死不已。不
後竟不知所終。二人皆金忠臣。故然此。但可極
忠臣也。從來孝子死父。忠臣死君。不難在奮身。
難在死得其所。使後人讀其遺書。無從而掩其
失。和尚于金戰功既多。城亡。諒勢不可復濟。則
圖以死。至計人之知與不知。後殉節立名。閭閻
忠則忠矣。未免小丈夫者之所爲也。天綱爲金大
無受敵人俘辱。雖不幸被執。通令爲狀。止有

不言仰天扼腕以死。一法而避。留警國。不忘舊君。
可謂之不忠也。但不自斷。兼向人求盡與之語。于
節不爲遠乎。元將木華黎圍太原。金元帥烏古
升力拒之。城陷自縊。死行省參政李華守平陽。拒
城陷亦自殺。節度使完顏訛出虎守汾州。元帥右
軍納合蒲刺都守潞州。城破皆力戰死。宋元共
州日。耀兵城下。金尚書右丞完顏忽斜虎日以君
大義撫循其民。忠誠顯著。軍民感奮。後蔡州破。金
中將死之。忽斜虎亦死。時金唯忽斜虎爲稱
其節。如舊。元李華出虎。將死。亦稱其節。亦已
幸矣。尚何道求哉。

沈大匡曰。責金人死節。原不必說到使人無
和尚天綱皆可坐進于忽斜虎者。故特爲
之。亦是計。傷者與人爲善之意。
青萊自記曰。金亡。得此數人。大不泯沒。不然生
成。無此數人以附之。千載後誰人尚知有金
不與晉之契丹唐之回紇吐蕃同一種類。

馬廷賢葉夢鼎皮龍榮陳家徐黎孫陳者

廉葉李潘規鄭虎臣傳史宗朝附洪天錫

趙時舉朱星

丞相馬廷賢以扼于似道不克展所欲為謂帝曰

死亡無日未能再見君父但今國事方殷疆國孔

安危利害君相不知不可不察因拜泣求去似道

政右丞相兼樞密使葉夢鼎以不得行其志怒謂

曰我斷不能為陳自強即單車宵遁知樞密院事

龍傑悅直不肯屈志于似道家居杜門不與人

主簿陳家嘗入對極言似道為相國政缺失後

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污安置建昌軍籍沒

請置公田于浙西朝士莫敢建議翰林學士徐

著作郎陳著獨條具其害公田分司陳茂

家不起時人稱為三烈廉安府學生葉李蕭規

上書言似道專權謀國稟賢崇奸似道大怒乃

李于漳州規于汀州似道被貶之紹興守臣

謝安人聞其至率眾為露布逐之王

監州

臣屏去其妻妾徹簪蓋令昇輿大唱歌嘲謔暴

日中窘辱備至舟次點淡欲其投水死不肯乃

木棉庵之廟上拉殺之昔似道總權同上賣國

在朝之士所稱憂宗社疾惡如讐者宜莫如

如夢時如龍榮而廷賢而龍榮曾未見其

疏入奏因百官起居日叩陛請對大聲宣讀其

如唐昭之于王安石又未聞其脂書切責指為

病狂對案相詰日為金人奸細痛罵上言請

于議衛如龍如莊霍文朝益之千泰槍而

知奸萌孽之柄反操之自監押官鄭虎臣之手

知似道之惡為更序于安石與檜度之不明

高二宗稱加勞也何也從來大奸慝國雖云

惡未有不畏人之議之因是一旦勢失有喪身

之大憂故人即可就其所畏以為被陳排擊

貪戀榮祿之恩似道擅國獨以去位要君致

并泣留之且不可得尚言被陳排擊之所得

之乎嗟嗟似道既非被陳排擊之所猜而

更有何事足以當其所畏爲之廷覺夢龍榮者有痛絕深惡不與同朝之一法不然始知其不可而不言既不言矣又不能去是蒙繆孫者茂濂李虎臣之所不爲而爲廷覺夢龍榮也者敢爲之初宦官董宋臣強奪民田監察御史洪天錫疏凡去上以論之皆留中不發遂去位丁大全惡黃槐先期召員百餘人盡召其弟迫之使出後下罷相之太子史嵩之以父喪去位詔復起之將作監徐元孝太子史嵩之以父喪去位詔復起之將作監徐元孝言其不可不聽于是太學生黃愷伯率四百餘人闕論之謂嵩之心術回邪踪跡詭秘縱實之典刑不足謝天下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舉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趙與宸等三十四人皆上極諫不報反議逐之諸生爲作捲堂文以敬以此之宋臣大全嵩之皆可以言諫者也諫猶不行又似道之不可以言諫者而責廷覺諸人以進諫不難哉

吳若谷曰似道以玉工掌禁兵終日與歌兒舞

逸遊湖上出師始以三萬人相隨及敗軍柯
返使當日畧畏言者必不縱情誤國以人命
僥倖至此厥後鄭清之效之放浪湖山力辭
位總之不畏人言何爲不可

關六鈴曰丁大全竄新州似道諷廣西經畧朱
孫殺之卒亦自死于鄭虎臣之手人言不畏乃
有此禍爲人臣者鑒之哉

汪立信苗再成傳

宋 里

襄陽失守以汪立信爲沿江招討大使時建康門
皆元兵立信帥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容引淮漢
爲後圖聞似道師潰揮拳撫膺扼吭而卒讀史者
立信死宋無言戰之臣似道之師潰宋無可戰之
舉海上六軍不能當其風濤之一沒矣雖然沒則
矣其事不重足痛哉初立信爲招討曾有所遺似道
書勸其移內郡兵盡力江上與知興州苗再成見
天祥請分都兩淮諸將使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
夏浙路以坐致其大帥皆敗歿云宋爲大
善策使二說兼行其典衰未易量矣惜似道不能
天祥師出無功一則令其飲恨窮壤一則令其云身
血戰以致讀史之士于揮膺扼吭之日絕之爲立信
死宋無言戰之臣似道之師潰宋無可戰之卒舉
海上六軍不能當其風濤之一沒豈非立信之所爲天
不忍聞而與再成哭泣號呼不敢以一息之自安
泉下者哉故曰其事重足痛也

侯鈞庵曰二人之謀既足存宋不幸身死自然

痛泉下之淚所斷不免也

沈大匡曰二人雖死其說至今尚有說有國破
今稱恨不猶痛之爾已

魯小韓曰張叔夜仰天扼吭而死宗澤連呼過河
而死汪立信揮拳撫膺而死死雖不同至今皆
有生氣

彭義斌陳寅高稼曹友聞曹萬劉銳趙汝鼎
韓陳隆之陳元桂張順張貴牛富邊居道趙鼎
發唐震江萬里麻士龍尹玉宿佑姚昔陳鳳
安節米立李希沱忠尹毅趙良淳洪福徐應鑄
李庭芝姜才陳文龍馬傑陳資張珏馬發署信
張日中趙時賓鄧淵劉子俊趙興舉趙興虎趙
孟備李世達趙由翥林溫高應松楊立張貴王
佐徐斯施擇善張勝許彪孫王達劉成夏簡鑒
廉阮應得王汝翼孟珙馬夢求趙與塘趙淮陳
錦羅開禮曾逢龍張漢英范天順王福王世昌
王明張烈良劉應龍趙興容張應科燕飛高
興傳高周隆賀十二傳理度恭端朱里
彭義斌討李全圍全于東平元史天澤以銳卒擊
後大戰被擒欲降之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義斌
他臣屬耶死之元人入西和州知州陳寅竭智風
力不能支城陷死子姓宗客同死者二十八人
州時汚無城知州高稼依山爲閉數與敵戰奇功

多已而大至州破衆欲擁稼走死之不能止敵聞
之入利州統制曹友聞敗之于青野原復至衆號
十萬襲陽平關友聞與弟萬躬男不矢往來搏戰
血二十里敵益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料不能脫
口詬罵殺所乘馬示以必死血戰益厲與萬俱歿
文州守臣劉銳趙汝鼎棄城固守晝夜搏戰踰月
援不至銳知勢難復存集家人飲藥死其子繼六
賜藥翁下拜受之汝鼎被執大罵不屈左右脅殺之
軍民同死者凡數萬人人蜀制置使丁黼先遣妻子
南歸以死守日誓敵至引兵夜出挺身血戰力
屈死既還復至圍成都制置使陳隆之守彌旬皆
城爲存亡都將田仁顯開門迎降隆之舉家數百
皆被殺檻送隆之至漢州不屈死漢州兵三千人出
戰城閉盡戮之侵臨江知軍事陳元桂力疾登城督
厲將士左右見其不勝欲抱而走不肯兵至被執
桂瞪目大罵迎刃見殺襄陽被圍五年李庭芝遠
制張順張貴往救乘風破浪直犯重圍比至失順
數日見屍滿流而上怒氣如生貴乃募死士伏水

斷使截椿持書赴鄂還報約以兄日發師忽聞
人下云貴知事洩乘夜目圖與敵遇于龍尾洲力
被執不屈死寇焚城副統制牛富率死士百人巷
身被重傷渴飲血水力屈以頭觸柱赴火死攻新
守將連居誼堅壁不降呂文煥至城下招之射其
臂率所部三千人出戰皆殺盡死火中獨池州道
趙昂發繕壁聚糧爲固守計都統張林欲出迎昂
昂發憤氣填胸睜目以視陽助守城陰遣人納款
發知事不濟與姜義民共縊于從容堂而死
知州府縣縣民守城敵遇人來東門降
感震忠義殺之已而大至登埤執頭使震署降
筆于地不屈死故相江萬里自以宋室舊臣不
活赴水死左右相繼投澤內積屍如壘朝日萬
獨浮出侵常州文天祥使尹玉麻士龍將兵赴
龍與敵遇于度橋力戰死玉連戰五收前後殺
數千餘人力屈死麾下無一人肯降皆被殺遇
都統密佑與敵戰于撫州身被四矢三鎗猶揮
率死士數十人斬關而走橋斷被執其子勸降

佈斥曰汝行乞于市弗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
解示請刑死寇常州知州姚青通判陳紹統制王
節力戰固守伯顏使人招之譬喻百端不從伯顏
運土爲壘傷人以築之且殺人煎膏取油作陷止
攻不息城陷皆死紹猶巷戰死姚安節至軍不屈
死屠其城存活僅三五人黃石叛降元都統米立
執不屈繫獄即道石喻之曰吾官銜一牙牌書不
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之大臣立一小卒耳但三
受趙氏祿趙氏何以生爲立乃陳上生擒令死
死死戰節知事急難濟陰夕與家人痛飲召機
忠令盡殺家人後殺已忠伏枕叩頭帝曰強之不
已應命勿訛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妻子復至焚
痛舉身投地亦焚死進士尹穀爲二子行冠禮
舉其家自焚潭民間之城無虛井縱林木者皆
安吉知州趙良淳固守其城范文虎遣人諭降
斬其使夜殺埋上成將吳國定開門納降良淳
歸府闔門自經死夏貴以淮西叛降元遣從子

知鎮巢軍洪福福斬之貴誘入城執福父子其子
時福叱曰以一命報宋何至向人求活殺福福大
數貴不忠罪兩身北向死臨安伯顏盡俘三官
官諸王以北太學生徐應鑣與二男鄭貢士球松
女元嬰登梯雲梯縱火自焚學僕覺之滅火應鑣與
三人赴井死國楊州左丞相李庭芝守禦無遺力元
末以人皇太后手詔使使諭降庭芝發弩射之再至
以元主詔諭之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于墀
上既而淮陰諸州以糧盡降元庭芝猶括民間粟
牛皮刈粟食之兵致有自食其子猶力戰不屈
姜才疽發不能戰泰州守將孫貴開北城門降庭芝
與才被執兀朮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忠憤屬
已俱見殺興化軍通判曹澄孫以城降元知軍事陳
文龍被執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背節義文龍
可相逼耶械至杭不食死圍靜江都統馬暨力戰
之歷三月前後百餘戰足傷過半人無叛志元主
降手詔諭之暨焚詔斬其使後城破暨率死士巷
臂傷被執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墻始仆

至興化復興化軍陳瑄閉城拒守敵陳瑄之
石雨下乃造雲梯砲石攻破其城瑄倉巷戰終日
屈被執元人車裂之民人盡死至墓墓有聲返重
復重慶府張珪悉眾鏖戰敵敗瑄自刎大至督戰
都統趙安以城降珪巷戰不支被執至安西解弓弦
自絕死安湖州知州馬發城守堅備敵寨壘須濠
自掘陷車日夜急攻發潛遣人焚之相拒凡二十餘
日敵遂遷之屠其城李恒襲父天祥于興國縣天
不虞其詐至引兵走復遇之于方石嶺同起勦至兵
變信張日中趙時賞與戰信中箭流矢至死
中奮力拒之少却恒麾鐵騎橫衝其鋒日中曰我
文統之天祥始得挺身與其子道生及杜沂郇萬
騎遁去執時賞至隆興奮罵不屈與將佐幕屬被
者皆見殺天祥集散亡屯潮陽張弘範又襲之天
力不能支倉皇出走丞相子不羣被執郇自刎
子俊能爲天祥冀其得免及執天祥至各爭具
人烹子俊執天祥至潮陽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
待之宋亡死難之臣如秀王趙興等弟趙興實

孟儒觀察使李世達監軍趙由蕭察訪使林溫
樞密院事高應松苦竹隘守將楊立張實黃頭堡
城守將王佐徐明運山轉運使施擇善鄂州都統
州事張勝蘆州制置使參謀官許彪岳陽運使都統
制王達定海水軍統制劉咸安慶府通判夏椿臨江
知州鮑康無錫知縣阮應得廣西知州王玄翼沙
城都統孟珣監鎮司馬廖承寧同知縣趙與塘鎮
東甯皮將趙澤廣德四安鎮守將陳明鄭公關守
馬驥潭州知州楊震實應通判曾如驥安吉州
趙道欽黃頭堡提刑邵德遷廣德提刑黃俊良
將趙孟錫武崗教授羅開禮新會令曾達龍樊城
將張英都統范天順裨將王福蘆州知州王
治州守將王明湖南制置使張烈良提刑劉應龍
州安撫趙與琰取雷州戰將張應科東莞人熊
人高德興傳高起兵應匡山民周隆質十二等
勝數總無知四十二人節繁選舉忠義奮發爲人
所不敢爲死人之所不能死不幸力竭勢窮與城
心使奸人之賄禍未除土帝之降歟或沒有彭

高稼曹友聞曹萬劉銳趙汝鼎丁龍牛富遷居
佑馬暨陳資張珏蒙信張日中之善戰使之橋
穴以專主戎行有陳寅陳隆之陳元桂趙昂發唐
姚普陳昭王安節米立李普趙良淳洪福李庭芝
才陳文龍馬發之善守使之列若連營以分屯要
有張順張貴麻士龍尹玉趙時賞鄒顏劉子俊之
授使之星馳電赴以應接江淮有江萬里沈忠共
徐應鑑之水火不避使之破船浮海以厚集天下
兵有文州廣州常州潭州新城靜江興化軍人
趙良淳徐應鑑李庭芝趙時賞之賓客婦子左右
人將佐幕屬之軀命勿惜使之格金貫矢以共
人之慘而况親王則更有趙與昇趙與處趙五
戴天之大憤從臣則更有李世達趙由蕭林溫
松施擇善許彪孫馬慶來徐道隆邵得遇羅開禮
烈良劉應龍趙與琰堅死難之同心專城則更有
勝夏荷鮑廉阮應得王汝翼趙與塘楊震曾如驥
達龍王世昌議敬官之上策分關則更有楊立張

王佐徐昕王達劉成孟現趙淮陳明馬驥黃俊
錦張漢英范天順王福王明張應科佩勇毅之良
忠義民兵則更有熊飛高德興傅高周隆賈十一
匹夫之屬節使之各以相殺之分策國功相應
兵務時底績于是逆賢推立今出明有義列聖之
主于師中刺滅賊之威名于旗上六師沛發鮮後
之是許四海同仇多先聲之可恃行見關河重
北運之歸騎不獨壘壁增嚴絕南來之牧馬舉
年時第一巨界之元人不甚為異聞于見夢起所
有夢夢被擒史者謂古無不下之國也南周三
論矣秦之天下以法漢之天下以教晉之天下以
唐之天下以盜宋之天下以元所下則一獨不解
有善戰如彭義斌高承育友聞曹真劉銀趙汝
龍牛富邊岸諸將佑馬陳貴張玉華信張日
守如陳寅陳隆之陳元梓趙昂發唐宸魏普陳
安節宋方李鼎趙良淳洪福李庭芝姜才陳文
發善援如張順張貴麻士龍尹王趙時資鄒淵
使水火不避如江萬里沈忠尹發徐應應舉合

如文州漢州常州潭州新城靜江興化軍人與
劉使陳隆之趙昂發江萬里尹王李李沈忠尹
良淳徐應應李庭芝趙時資之賓客婦子左右
將佐幕屬親王如趙興寧趙興德趙孟備從臣如
世達趙由春林趙由春林趙由春林趙由春林
道隆鄧得遇羅開德張烈良劉應龍趙與珍專城
張勝夏荷趙廉阮應得王汝翼趙與趙楊榮曾如
曾達龍王世目分關如楊立張實王佐徐昕王達
成孟兒趙淮陳明馬驥黃俊趙孟錦張漢英范天
王福王明張應科佩勇毅之良忠義民兵則更有
熊飛高德興傅高周隆賈十一匹夫之屬節使之
各以相殺之分策國功相應兵務時底績于是
逆賢推立今出明有義列聖之主于師中刺滅賊
之威名于旗上六師沛發鮮後之是許四海同仇
多先聲之可恃行見關河重北運之歸騎不獨壘
壁增嚴絕南來之牧馬舉年時第一巨界之元人
不甚為異聞于見夢起所有夢夢被擒史者謂古
無不下之國也南周三論矣秦之天下以法漢之
天下以教晉之天下以唐之天下以盜宋之天下
以元所下則一獨不解有善戰如彭義斌高承育
友聞曹真劉銀趙汝龍牛富邊岸諸將佑馬陳貴
張玉華信張日守如陳寅陳隆之陳元梓趙昂發
唐宸魏普陳安節宋方李鼎趙良淳洪福李庭芝
姜才陳文發善援如張順張貴麻士龍尹王趙時
資鄒淵使水火不避如江萬里沈忠尹發徐應應
舉合

唐但辭吏奸法。欲主弱臣強。事起于忽。發而患成。用厥者不同。所以縱有善戰如彭義斌等。善守如史實等。善援如張順等。水火不避。如江萬里等。舉國惜如文州軍人等。親王如趙與舉等。從臣如李世等。專城如張勝等。分閫如楊立等。忠義民兵如熊等。併力宣威。殲身殉國。終亦無救于其下也。已。張參匪曰。歷敘死節之臣。已大爲宋生色。且又卑卑既死之人。爲之大布義舉。分閫宣猷。復生國。如見成事。又大爲諸臣生色。上自秦之。及唐之。昭宣亡國之臣。豈有若之盛哉。見宋之開國。爲不薄矣。宋開國。爲不薄。所以安石壞法。將亡矣。不亡。蔡京等擅國。將亡矣。不亡。童貫招致金人。將亡矣。不亡。秦檜主和。將亡矣。不亡。韓侂胄開邊。史彌遠史嵩之許元。伐金。將亡矣。不亡。直至丁大全賈似道。敵近庭闕。猶然匿不以聞。後至丁亡。可亡之。多端。至此卽欲不亡。不得。雖有一時死節。以諱宋亡。盛頌于國有之。故難以云矣。

方與士曰。有宋之亡。爲古今一大變局。故死難臣亦必窮奇極變。後至于亡。人材關乎國運。然哉。

吳若谷曰。凡天下之勢能集雖寡亦興。不能集則衆亦亡。宋有如許忠臣義士。不能如作傳者。措謀布算。厚集其力。使之各處一方。以鳴有節。人雖多矣。救于敗。至敗不可救。則多與寡。有忠臣義士。與無忠臣義士。同可不爲千古之大恨。

宋自記曰。嗚呼。南宋有如許國存之。安石等罪所斷不可輕恕。凡有國家者。不可不鑒安石等之流禍。而爲之力却防。不知防患待其將亡。然後圖存。是不但不鑒亡宋之覆轍。其于余之陳說。亦甚稱有負。

者月朝開闢
勇

朱里

方帝昔之擒遼海隅也獨左丞相陸秀夫儼然正統
如立治朝與知樞密院事張世傑內謂工役外籌
旅兵敗秀夫負帝沉海世傑亦遇風濤沒焉宋唯一
臣稱國亡與亡者矣夫人臣之所稱爲國亡與亡者
非徒坐也極力濟事事不可濟所謂出其忠貞繼之
以死是也始世傑首舉勤王之義秀夫不惜身下流
離患難之間凡其所爲皆人所難天不垂祐使之
身窮痛楚矣然天不垂祐使之葬身窮海視其
不致有倖推北去不墜末路之大屈視其身亦不致
有堅逼署降無端誘以富貴利達之醜行汪立信之
所求爲乾淨土土莫乾淨于此文天祥之所作爲正
氣歌歟莫正氣于此二臣之痛不更轉而稱快哉
湖制置使劉師勇帥師至海上見時事不可爲憂
縱酒死亦與視顏視敗不知有耻辱者大異矣
侯鈞庵曰二人力竭身亡作傳者爲之想出無
絕醜遠辱之事稱快之說信乎有之而非徒然
之擬議矣

大孝人不能爲。

關六銓曰不痛不死不快痛快之事非大孝
大孝人不能爲。
青萊自記曰秋夜書成凄風滿室燈光之下慘慘
如見二公因廢筆危坐爲之歌曰余天急敗亡
宋帝風大作愁雲多須臾六軍都不見但見
孝子浮滄波浮滄波帝子呵有陸執笏張秉戈
君臣共死月山下顧茲忠義誰能磨

謝枋得傳 附張山齋唐珏

朱里

信州戰敗。謝枋得棄家變姓名。逃之屠坂。以設卜似不死。國難者矣。枋得云。有老母在。又何未達于臨陣。不勇。非孝之說。與不知大賢之生。不爲一世。其死亦不以一節。凡夫危難。所值要必其生之之心。更有重乎死之之義。死之之日。曾無懼乎生之之年。于當死不死。大類偷生者之所爲。卒至殺然一死。又非從死之人所能。及使後之仁人君子。讀其遺書。念其往事。無不共諒其志之足矜。而行之無過。此非小節。不安則又安能大道爲之如此。其有信乎昔信州陷。而枋得既而變姓名。後因被執。不屈死。使史官得謂以故宋臣終所者爲書。與文丞相正氣一歌。爭烈千古。是死誠不以一節而生。誠不爲一世視之。拘謹之士。曾大難之來。必以死之後。先較得喪者。抑有聞矣。元人侵鄂州。守將程鵬飛舉城以降。幕僚張山翁不屬。左右欲殺之。伯顏曰。此義士也。釋之去。元西僧楊瑄其。柳利宋陵寢。發凡一百八十一所。欲取其骨。牒牛馬。枋得作鎮南浮圖會。猶人唐珏散家資。夜集少年。

以石而葬之。蘭亭山宋王有兩人。豈非枋得之。所樂得而與爲佳。還者乎。

岳天濤曰。枋得以一死報宋。其所作事。不在近。故願忠臣。既無所不極。而後毅然以死。死之之法。始則不。凡。

曾小韓曰。死生二字。不過爲效。有忠節者立說。枋得絕于忠節。死生二字。總不得而律之。故雖生比之死之之人。其義較重。至死視之。生之之日。其人如存。

家鉉翁金履祥傳

朱里

家鉉翁至元世祖欲官之不受安置河間以春秋教授弟子談及宋亡未嘗不嘆息流涕年踰八十賜號處士始放還鄉閭處士金履祥以宋將亡遂紀意進取居金華山中著書談道教授生徒至元大德七年卒讀史者謂宋之有家鉉翁金履祥不異晉之有陶潛矣然晉有陶潛名雖爲晉實以爲宋宋有家鉉翁金履祥名雖爲宋實以爲元且不特爲宋爲元實以爲萬世如必以潛爲晉履祥爲宋也所爲止在一晉鉉翁履祥爲稱宋處士也所爲止在一宋則人之于綱常節義夫豈一身一世之事潛與鉉翁履祥之所爲又豈與從來之荆軻萬政朱亥要離僅知爲人報雪讐耻屠犬不嫌而于修明風教整飭人倫之務相游然寡當者比哉今而後合潛與鉉翁履祥觀之彼下國之有處士與死難之稱爲忠臣其存愛卽或不同而爲世道人心計則一也

吳若谷曰讀此知三國處士蓋有祖述古今死難之臣不少舉見處士止此三人祖述之者亦其

大難

沈大匡曰東晉南宋皆偏安一隅迨其三國各有立名建節之處士國雖亡其人不至今存哉

青萊自記曰余嘗讀古言孔子若以布衣處南風之際必不爲首陽餓夫處士一席還當自足

父坐起

文天祥傳

朱 里

宋末策士。首得天祥。文運一奇也。天祥作相。不能救宋祚之亡。國運一奇也。宋亡。天祥不死于祥興二年。死于元之十九年。節運一奇也。天祥負此三奇。不惜一死。以故人衛之。師同人。增其感厲。開府之義。賢者樂爲。推狀進留。丁照都愁慘之間。敵國不敢加以無禮。宋亡。天祥之丞相。不亡。天祥死。天祥戴宋之心。不死。死矣。

張夢匪曰。極大文章。收拾如此精密。真得太史公筆法。且此史不起自恩慈王起。自西漢武。

初元年之司馬遷。不終于元順帝。終于南宋。

岳之文天祥。又與太史公作自序。引稱詩三百。

篇同義。

方與士曰。以遷始以天祥終。使千數餘年。文章。

節如出一時。此爲古今僅見之書。不當以類。

名之矣。

侯筠庵曰。宋末有天祥奇矣。史終亦繫以天祥。

奇人不奇。雖忠節不著。書不奇。雖文章不傳。

則人之與書。又烏可以異視也。

吳若谷曰。宋亡。大宋之丞相。不亡。天祥死。天祥。

宋之心不死。以此二語爲史書終旨。尚許誰。

得窺壇坫。詳太沖幸未進士前翰林院侍講人

沈大匡曰。天祥十九年忠節。却爲青萊終得一。

史書。所云奇處。尚或是在是歟。詳捷庚辰會魁人

關六鈴曰。天祥以忠節爲文章。青萊以文章見忠。

節。視昔班馬。真同衙官矣。詳錄癸未進士全社人

附元張文謙王鶚都經張德輝實默康希鄭倅
顏耶律楚材劉秉忠史天澤傳

朱里

元以張文謙爲大司農文謙請立諸道勸農司巡行
督課繇是野無曠土以上爲翰林學士承旨鶚傳
學正直推獎人材以備朝廷之用行人郝經爲人尚
氣節留宋一十六年探知後漢書及易春秋外傳等
書後遣還至燕卒河東南北道宣撫使張德輝考績
常爲十路最優入議政人稱其伉直多經濟之略大
學士實默爲人樂易平居和容出一言方人勿逆
國家大計人以之比漢張敖平章政事康希憲守江
陵遠近率化及有疾召還民皆涕泣擁送建祠繪像
以祀之呂師夔以江州叛降元左丞相伯顏即以爲
江州知州師夔設燕庖公棧命宋室二女盛飾以獻
伯顏怒曰吾奉天子命親帥義師問罪于宋豈以女
色殺吾志乎斥不受元主誠夏諸將爭掠子女玉帛
中書令耶律楚材獨收書數篋大黃兩駝旣而軍
病疫唯得大黃可治用活萬人余汴京城陷元主以

初不降將盡屠之楚材馳至諫曰將士暴露數日
所爭止此土地民人得地無人將焉用之以是獲免
者凡百四十萬人太僕劉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
立朝三十年不避艱險小心慎密言無隱情中書平
章軍國重事史天澤忠亮多大節出入將相五十年
杜石四朝師表百辟其視富貴權勢歛跡退避若將
浼之故能善始令終補開國元老讀史者謂元有文
謙鶚經德輝默希憲顏楚材秉忠天澤若而人何疑
世主之不可以入主中國哉從來興王之君必有
弼之臣與王之有輔弼本漢唐宋諸代而論
有所謂興王之君輔弼之臣有佐其主爲興王今人
不知其爲有異于漢唐宋諸代之人其主即可稱爲
興王之君其佐即可稱爲輔弼之臣如必以爲非
漢唐宋諸代人也不可以與漢唐宋諸代齊等將
議諸人所爲夫豈非漢唐宋諸代之人之所爲漢
唐宋諸代之所稱爲佐其主爲興王之君而以輔
之臣自命者更有異乎其爲必以是爲非若漢唐
諸代人也遂置勿錄哉獨所至難惜者樂舉許衡

以斯道自任則宜堅守蘇門之節俟元史成書之後
故宋處士豈不其賢于文謙諸人者之所爲胡爲
之未幾卽與策勳立名之士同時並進後之狗彘
人咸稱之爲一代大儒嗟嗟大儒之名雖然歸之其
貽論于古今二十一史卽舉謀議之辭不足易之矣
且也樞初從淵端復宋德安府獲趙復復不欲北行
力求死所樞爲之譬說百端然後與去不知所就何
事衡處蘇門嘗語門人曰綱常不可一日忘于天下
及致度宗時已爲既酒如是而云不可忘能無
深嘆五文通計廿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字
吳若谷曰武有孤竹二子益見周德之盛作傳者
將欲重視姚許其責辭安得不比春秋加烈
沈大匡曰既進文謙諸人于漢唐宋諸代開姚樞
許衡獨令其毀道不覺情胡能忍因是知作傳
者蓋有厚志也
關六鈴曰姚樞許衡遭世上重道之君不知以
自重責之之意烏能已乎
青來自記曰余讀元史見其未嘗乏材獨文謙

人哉語最功則有阿里海涯張弘範李恒董文
炳語相業則有不忽木完澤哈喇哈孫拜住
脫脫夢語政績則有程思廉孫澤許辰董士
陳孚吳師敬儼張養浩范特王大中張允韓
語文章則有王磐郭守敬歐陽玄揭傒斯吳
康樂李孝先朱公遷楊載李好文黃潛語直節
則有王著張雄飛尚文陳天祥劉宜董文用吳
元珪阿沙不花楊朵兒只趙世延李木魯
學定蘇天爵梁嗣直班阿魯圖蓋苗成達
者張翥普化帖木兒語敢言則有崔瑄和
孫安童程文海趙孟頫撒里麥木督丁月魯
兒李元禮杜肯搆王約都文楚馬祖常李孟張
思明趙弘祚李昌言守本吳直方崔敏呂思誠
陳祖仁郭高致則有張懷德關文典李龍溪
華樊執敬余闕星吉李齊劉澤汪澤民福壽
不華張文貴董搏霄僧住伯顏不花的斤費
不花胡濬張俊申榮王禴元小顏帖木兒帖木
兒不花慶童丁敬可郭允中敬而大之肯足

鳴一代。然在作傳必不敢恃爲卒業。統俟明
成。更加論斷。用誌完善。今時于所附文。諫諸人
後。先存其名。使披圖按蹟者。一日可曉。以見余
之不忘所事云。

張夢匪總評曰。岳國謂太初以後。史臣缺而不錄。
潛精積思。三十餘年。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
篇。計世十一年。二百二十。今青萊以六年勤瘁。
所作論斷。獨出已裁。非僅如固之探撰前紀。綴
集舊聞。代凡一十有八年。凡一千三百八十七
三人。凡一千五百九十九。有九志。苦功多。其目
得不盲哉。南新學憲。青萊。其前直奉。奉人。丁亥。

方與士總評曰。昔史遷之對靈臺。曰。余掌其官。廢
明聖盛德不載。誠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
罪莫大焉。因遭李陵之禍。幽于圜牆。作史記。責
蒙任非其職。人不被刑。于誦習之暇。乃能暑不
畏。寒不避。裂者。此紀業。遠遜傳紀所形。多餘
愉之情。而無憤懣不平之氣。其爲用意。蓋尤感
見已。杭州司李。諱青萊。北直宛平人。壬辰進士。

侯筠庵總評曰。青萊作司馬光傳。謂其歷辛一
九年。成資治通鑑。于古今興衰治亂。政事得失。
人材消長之故。莫不博稽遠覽。動見機要。故能
有此非常之相業。今著述則同。功名所建。曾無
寸尺。豈不滋人疑議。雖然。青萊又嘗作爲林道
傳矣。謂其文章節義。卽是功名。讀之人。顧不得
以其處身草野。遂無朝廷天下。一時萬世之志
矣。嚴州司李。諱良翰。河南鄆陽人。丙戌進士。

岳天濤總評曰。青萊自敘曰。里之著書。至順之
矣。青萊成經。不能如晉。唐。宋。明。彭。薄。之著。爲。錄。其
來辭。五柳先生傳。千載下。粉膾炙人口。嗟。嗟。其
何志之勤。而言之厚也。使彭澤于風雨不蔽之
日。與古爲處。不惟以詩賦自娛。則所膾炙。有。益
司馬遷之史記。班固之漢書。尤稱明盛矣。青萊
歎乎哉。仁和邑令。諱鍾。歙南直長。清人。壬辰進士。
魯小韓總評曰。司馬遷蓋固有史學。而無節操。傳
潛有節操。而無史學。史學節操。古今人之不能
相兼也久矣。青萊獨能兼之。且兼之史學所難。

能因人立說論斷之下生而重開節操所砥能
與古爲處著述之間高名難卽豈以兼之而可
不知其所以兼之之不易壬午武榜錢唐人
男京謹記曰余小子永平六歲出就外傳八歲從
父起居十歲卽命學文今年十有二歲父見父
于茲食息靡曠各有殊致每挑燈夜坐語京曰
爾父積勤六載恒存五慮一兵二火三偷兒四
魚鼠五日病至督外止饑寒勿慮也青成授京
京徐進曰曩父所謂五慮或可不存今則更有
一大憂奈何父曰憂憂曰憂兒不能讀父書
字山公父以京爲山之絕然高大者故字之

五邊典則二十四卷(一)

〔明〕徐日久撰

舊鈔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五邊典則序

君子有志當世似秀才時便
當以天下爲己任非迂也舍天
下事更無所爲讀書事如信
如魯人徐公夙以燕人之才寃心

當世之務而讀其隱言知天下
全局密已密於胸中雖尤於盡
窺其帳中秘再請之遂以五邊
典則不讀之皆出自

二祖

列宗之宸誦間以已意闡釋之

撫卷嘆曰是則公以天下爲己
任而策之預者也何言之我
太祖高皇帝克承大統寧島幽燕

幅員之廣甲於前代東盡遼
左西極流沙南跨海表北抵沙
漠莫不賓服

列聖相承金甌無缺蓋

二祖

列宗以通天徹地之精神開創而績

承之其以經營而學畫之者兩
弗困到即凌人殫智竭慮亦曾
能出其範圍也如東北諸虜厚
中國多有區宇全恃薊遼室

大陝右三大鎮為門限其道左
遜將練兵以謹備之西南筑紫
諸夷錫居滇黔巴蜀之編民
處內地其邊主司牧者撫綏而
易輯之惟倭夷則遠處海東

偏狡詐不軌絕勿許通貢

宸謨具在炳若日星是我

國家攘外必先內大略不出此後惟
邊將弗飭而強虜始跳梁撫
綏失宜而土司始攜志奸民貪

利勾引始潛之倭奴通東西
南以眷之多事我師而在失利
夫獨非

二祖

列宗之疆寓今難罄如若斯

耶噫邊鎮將吏未嘗舉

二祖

列宗之訓誥一深思之以爲憂世
之深心維天之全局輯是編
爲救世之資未始試固毅

五

然直以天下爲己任矣使以展
盡底蘊將東瀛西滌奏數
之績以舒

聖天子宵旰之憂應左指右
問乃閩海不冠豈煩斧鑒哉

五邊典則序

我國家清阻夷荒東迄遼海西
盡酒泉古昔戰場合爲神州中
間漁陽上谷雲中朔代以及上
郡北地靈武賀蘭之屬要害鱗

一

次悉置重兵命文武大吏開府
建牙列塞旌旗影相接也予以
控制虜庭繫左賢之頸殆計無
謀策已滇粵黔蜀諸夷多上世
所不賓咸歸命剖爵羈縻勿絕

若乃日出小醜挾長鯨而吼波
心伏波樓船因而蕃置疆場之
事大率盡此矣

盛世之馭夷也直鞭箠使之耳貳
而討之服而舍之興滅繼絕撫

序二

縱隨宜隆平以來經武漸疎方
畧互有短長行間互有利鈍
皇靈所關豈細故哉子卿徐公雅
志籌邊則嘗集邊塞事次第畢
誌之始于

二祖迄于嘉隆蒐軌按部考跡就
班薊門遼左為一集宣府大同
為一集陝西之三邊為一集滇
粵黔蜀諸種不一愬命西南夷
為一集倭奴又自為一集綜作

序三

五邊凡玉斧之所敷陳
紫宸之所商畧廷臣之所集議言
路之所糾彈凡戈甲之或戰或
守款市之或絕或通機權之或
弛或張征戍之或久或近芻輓

之時盈時詘歸壘之時廢時興
丈人于焉有禽康侯因之錫馬
自非然者肉食既鄙鉅銳挫鋒
每一開卷犁然列眉真廟算之
燭燎而箸籌之南車也公居恒

序口

讀書元資適用蓋丈夫須令朝
野恃以安危耳逢世多故脫一
旦推轂而遣之曾無宿料奈何
未操刀而強割耶故與其明習
朝家舊事也勝于學孫吳習孫

吳如畫地作餅求遠可噉習國
故如持鏡顧影差足導迷世間
大知識若覆局而按之步之不
爽可無舉棋不定之弊矣或謂
萬曆以後五十餘年間東邊西

序

討赫濯可尋而跼盈摧輪亡復
不少何不竟忘之乃僅從
穆廟止耶不知公之弭筆正在
神廟臨馭之年故攬擷止于
先朝而目前尚為有待行應續之

身

今天子銳意中興徐圖撻伐比者
逆奴匪茹戎馬生郊然出羸狂
奔行就誅滅鬼方蠶叢已見逋
穢之廓清何所不遠邁周宣追

序六

繼

二祖我知公異時饒續書之敬令
攻木以俟

部下逸民龍溪張爰紹和頓首

拜撰



五邊典則目錄

蘄遠

一卷

二卷

三卷

四卷

宣大

五卷

六卷

七卷

八卷

九卷

十卷

陝西

十一卷

十二卷

十三卷

五邊典則

卷

十四卷

十五卷

十六卷

十七卷

十八卷

西南

九卷

二十卷

廿一卷

廿二卷

廿三卷

倭

廿四卷

五邊典則目錄終

五邊典則卷之一

信安徐日冬卿父集

勾餘施邦曜爾瞻父
閩漳張燮紹和父

金較

蒯遠總

洪武十二年六月

勅遼東守將潘敬等曰奏至知高麗龍州鄭白等率男婦來降朕未審將軍識其計否高麗僻處海隅俗詐性頑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耶斯必示弱於我如

五邊典則

卷一

墮其計則不過一二年間至者接跡其害豈小小哉符至之日開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奸

今
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東夷接境慎勿妄生小隙使彼得以藉口彼果不臧則師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可留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邊患繇此而起矣嗟乎比我

聖祖之所以能服高麗也

永樂初遼東都指揮奏近虜犯盤山驛擄掠

人畜官軍邀之於尖山北追回男女牛畜又追至柳河賊遠遁

上謂兵部臣曰雖能追奪所侵掠曷若先事有備使賊不能入境此皆邊將素不謹也仍馳驛戒飭之

元年十二月

勅責鎮守遼東孟善曰朕命爾往鎮東鄙所宜招懷遠人靖安邊境以稱付託之重爾比遣百戶傳三漢出塞竊馬以致喪失內失可用

五邊典則

卷一

二

之人外失信於夷狄遼東肥腴之地一年耕有收足數年之用數年有收海運可省爾不盡心提督屯種之務軍士皮裘必先時關給庶幾得用爾及今方以爲言有司展轉文移豈決旬可得及皮運至而天氣向暖苦寒之地人何堪爲師如此國亦何賴

十三年十月塞關外宴磨峪大峪長水峪小姑將峪大姑將峪勝先峪大水峪小水峪石澗跳稍峪水峪白暴董家小陵峪常峪西石

陽壯石陽隘口一十六處每處以軍士十人守之

十五年十一月

勅遼東總兵官劉江曰近指揮及兒只還自元良哈言虜寇至邊晝則潛伏夜則出入煙墩下守者皆不覺果如此言爲將不嚴之過然虜多詐此言亦未可信今宜密遣三五百人匿道旁俟寇入擒之然後治守者之罪度其有警

五
近
典
刊

卷一

三

洪熙初遣使

勅諭兀良哈官民許令改過自新仍前

朝貢聽往來生理

上因諭侍臣曰彼有過而不宥之旣無所容將來必爲邊患吾不吝屈已以安百姓

元年四月遼東總兵官朱榮奏廣寧前屯衛刺梨山百戶鮑麟私遣軍士還家致爲達賊所虜

上命巡按御史詣彼審實處麟軍法降

勅諭榮曰夫將者士卒之表爲將能廉公勤慎紀律正號令肅斯下人有所稟承無敢縱恣總兵又諸將之表能慎諸已誰敢不慎朕即位以來夙夜惓惓以邊務爲心屢

勅總帥嚴督將士用心哨瞭隄備而將士略不遵承察其所自皆繇總兵之人不體付託之重恬然自逸未嘗一出巡視關隘壯士健卒擁衛左右饑寒窮苦無資之人則令備瞭望守關口上下相師成風軍務却不留意是以

五
近
典
刊

卷一

四

寇奄至而不覺人被虜而不知其指揮千百戶固難逃罪總兵之人亦復何顏卿先

朝老臣朕所倚任但有功必賞有罪必罰

祖宗至公之典須相與共守自今宜加警省嚴號令明紀律違斥愾愾守備躬勤率下毋蹈前失庶副朕委任之重近陽武侯薛祿等率兵巡邊殺獲虜寇將士咸論功行賞薊州虜寇入境劫掠人民其總兵官遂安伯陳英及都指揮陳景先等並停俸祿并諭卿知之

勅責山海永平等處總兵官遂安伯陳英及都指揮陳景先遂

賜勅編氓邊將

宣德元年九月

命按問自山海至居庸守關將校先是

上以邊備不謹遣右都御史王彰巡視關隘點閱將士脩築城堡至是彰還奏城堡已督士卒脩築而各關指揮千百戶軍士擅離所守之地者五十餘人皆當治罪

江表典則

卷一

五

上曰禦邊所恃有將帥有精兵及城堡堅固今將卒怠惰如此設有警急何以禦之其指揮千百戶悉遣人械至問罪軍士姑宥之仍

命兵部三月一遣御史給事中點視庶不隳弛六年十一月遣東總兵官巫凱上廣寧馬市所市福餘衛韃官馬牛之數

上謂侍臣曰

朝廷非無馬牛而與之爲市蓋以其服用之物

皆辦

中國若絕之彼必有怨心
皇祖許其互市亦是懷遠之仁

七年五月成國公朱勇奏永樂間運糧口外止供開平官軍及備大軍支用近來不依舊例樽節一槩放支以致連年價運不息若遼東衛所亦係極邊且耕且守其供不出於民今諸邊衛皆請倣此遂上便宜八事其一萬全都司所轄地方洗馬嶺長安嶺黑峪口等處煙墩隘口并宣府神機營官軍月糧宜令

江表典則

卷一

六

於本處附近支不許擅離信地其二開平哨備官軍糧料就於獨石倉支爲便萬全左等衛宜令於宣府倉帶支前去其開平衛旗軍家小見在雲州赤城鵬鵠屯往月糧宜令於長安嶺懷來倉支其三蔚州保安隆慶永寧等州縣俱與長安嶺相近其所徵豆料秋糧今後歲輸獨石倉爲便其四萬全都司所屬懷來永寧隆慶左右等衛旗軍家小月糧永樂間於在京及昌平等處開請依舊例今年

自九月收成之後至十二月宣府等衛所軍士月糧乞以其半折開布不爲常例其五宣府未調左右二衛官軍之時調蔚州美峪等衛所官軍操備今宣府既有左右二衛在城原有宣府前衛弁與和所官軍守備其蔚州等衛所調者各令回衛馬隊俟開平輪哨疲隊俟來春屯田除食用之外每人歲納細糧六石蔚州保安二衛美峪廣昌二所俱令迭宣府倉收其餘衛分就本處倉收宣府前等

衛守城等項旗軍亦宜照例摘撥屯田如有緊急悉聽調用其六隆慶州乃是腹裏已有永寧等四衛弁神機營在外保障今調懷來官軍二百餘名備禦且無盔甲器械開逸費糧令回衛屯種爲便其七懷來等衛所調官軍孥家於順聖川草場養馬離衛三百餘里關糧往復艱難宜令本衛委官徑赴蔚州等衛倉就近支給其八宣府前衛及廣昌等衛所官軍千戶蔣鎮等一百六十餘人永樂間

調去遼東備禦經久不代支費甚難宜令回原衛

上命行在戶部官會議皆以爲宜惟宣府調赴遼東官軍不動餘悉從之令郎中王良都督毛翔專理屯種務臻成効

正統元年九月泰寧等衛頭目納哈出等各請使臣臨鎮安撫

上以朝廷所遣於彼不能無援但令約束所部毋犯邊境其不用命者聽擒送來京自有誅

賞

賜勅諭之

四年六月

勅總兵王或曰近聞兀良哈泰寧朵顏福餘三衛與瓦剌脫散等交通累遣使臣

朝貢實欲覘我虛實茲已遣

勅諭彼凡遇時節慶賀許遣頭目三五員或有警急雖非時節亦許遣一二人來奏報其餘貢獻悉令罷免今錄三衛大頭目職名示爾

此後使臣非經大頭目差遣者悉聽勒回尤宜謹飭邊防以副朕委任之意

五年五月藩陽中也衛軍有陳其操練不得息妻孥饑窘者乞於農時暫放耕作以資養贍俟秋成赴操事下行在兵部覆奏

上允之因著爲令何意今之軍士不操不耕困苦更無從控訴

六年八月遼東總兵官曹義言比奉

勅旨以九察董山爭掌衛印宜審其所部人情

江遊典則

卷一

九

所屬者授之臣卽遣人奉宣

勅旨而二人各執一詞紛紜不定遂同至開原臣反覆論以

朝廷法制九察乃龜勉出其新印且欲身自入朝陳諭已着令暫還本衛至秋後赴京臣切觀其部落意嚮頗在董山而九察怏怏終難安靖永樂中海西野人都指揮恤納塔失叔侄爭印

太宗皇帝令恤納塔失忽魯哈衛塔失掌弗提衛

其人臣各隨所屬今茲事體與彼頗同請設建州右衛以處九察庶消爭鬭以靖邊陲上命俟其來朝議之

八年四月錦衣衛指揮吳良奏臣奉

命使海西見女直野人家多

中國人驅使耕作詢之有爲擄去者有避差操罪犯逃竄者久陷胡地無不懷鄉爲其關防嚴密不得出或畏罪責不敢還情深可憫今海西各衛累受陞賞皆知感激請給榜開原

江遊典則

卷一

十

及境外於野人女直則諭以理使無拘禁於逃叛則宥其罪俾之來歸

上可其奏仍

勅遼東總兵官禁約守邊官旗自今有軍餘逃叛者俱重罪之

九年正月

命成國公朱勇興安伯徐亨都督馬亮陳懷等分統兵出境勦賊時兀良哈三衛達賊雖陽朝貢屢寇遼東延安邊境

王怒其反覆不常

命勇同太監僧保出喜峰口恭順侯吳克忠佐之亨同太監曹吉祥出界嶺口亮同太監劉永誠出劉家口懷同太監但住出古北口各將兵萬人約至黃河玉河南又口等處會合遼東及各處軍探賊踪跡搜捕勦殺期於殄滅仍戒勇等所將皆精銳親兵宜加撫卹毋得私投違者罪之

十四年九月時車駕北狩兵部言遼東提督

元弘興

卷一

十一

軍務左都御史王鄂總兵官和督曹義鎮守

太監亦失哈等奏報達賊三萬餘人入境攻

破關堡屯駐八十處擄去官員軍旗男婦一

萬三千二百八十餘口馬六千餘匹牛馬二

萬餘匹等二千餘副金等失機之罪雖在

故則

容恕

帝曰且免其死朝義俱罰俸半年

景泰二年五月兵部尚書于謙等上言緣邊關

隘環拱

京師請令各鎮守等官及附近軍衛遇警策應

易州策應紫荊關真定保定策應倒馬關白

竿口天壽山黃花鎮有警則

京師策應濟昌及各關總會宜選官軍三千委

都指揮一員率往預備馬門關則令遊擊將

軍石彪策應其楊能原操官軍三千宜別委

將官統領遇警令充遊擊將軍相機策應遼

東甘肅延綏等處亦宜行各鎮守等官戒嚴

守備

元弘興

卷一

十三

詔從其議

命署都督僉事雷通代管楊能所操官軍

十一月建州等衛女直都督李滿任董山等

自正統十四年以來乘間竊掠邊境遼東爲

之困敕提督遼東軍務左都御史王翱等遣

指揮王武經歷佟成往招之至是稍歸所掠

男女而身自入

朝貢馬謝罪

三年八月兵部奏軍有被虜脫歸者言野人

云我輩不畏遠東軍馬雖是二三人到其境上亦不見官軍出敵見今遠東寇邊者乃建州海西兀良哈三衛賊雖其所言未可盡信然近年邊報絡繹不絕蓋因總兵等官怯懦無謀致賊輕侮請移文使調精兵出境規伺勦殺以祛邊犯從之

四年正月

命御史沈性自山海至豬圈頭關兵部主事黃節自古北至白洋口陳銓自紫荊關至十八

正統與川

卷一

十三

盤往來巡視點閱官軍

提督軍務都御史鄒來學奏密雲古北口朔河地方寬漫又係走沙難以脩築磨垣乞於在京山西廠收積造成大樣戰車內撥與四十輛運來排列嚴督官軍守戰庶免倉卒之患從之

五年六月先是泰寧等衛都督僉事華于帖木兒等遣人上書言往者也先令我三衛來擾邊方近又召我三衛驅彼驅殺切思我三

衛人民世受

天朝大恩不敢背逆願附塞居住焉

中國藩籬且乞大寧廢城及甲盾見賜如有外侮願備前驅事下兵部于謙等以爲三衛變詐不一不可從

帝曰三衛欲近邊往從之恐別生釁端不從又失夷人歸化之意爾兵部會

廷臣計議至當以聞太保宣陽侯陳懋等言

中國之敗夷狄在羈縻不絕庶彼無緣起釁而

正統與川

卷一

十四

我得以自安今朵顏等衛欲附塞居住從違兩難宜待使人回日令譯者語以爾俗以圍獵爲生近塞恐不便爾生業且又天時炎熱恐爾等致生疾疫但可去塞二百里外居住甲盾俱有如遇敵之時奏來給與如此庶可塞夷之情亦不失撫馭之道

詔從之

天順二年四月

命發遼東官庫銀布給開原鐵嶺汎河海州廣

寧等處土兵九百九人每人銀一兩布二疋先是

上命自遼東至甘肅一帶邊民有強勁精壯願報效者募爲土兵收附近衛所給與銀布鞍馬器械秋冬操練支與口糧春夏務農任支免其本戶五石稅銀二丁雜差以供給至是遼東都司以其所募得者來報故有是命成化初七月復調民兵守紫荆倒馬二關先是

元史

卷一

十五

詔免諸邊關守禦民兵悉歸農至是兵部尚書馬昂等以邊報頗繁請仍調守

上命復二關

十一月永平山海等總兵官沈煜奏臣所轄白草子谷寨至刀山關爲關寨者九爲墩台者三十二而松棚谷一關無水難守切見葦子谷寨北去關九里地名洪山口西止捨身臺一路山形險峻少有空缺請將葦子谷等九關寨軍士外徙於洪山創設關寨者三使

之併力守禦可減舊設關寨墩臺三之二事下兵部請行巡關御史勘議可否從之

三年七月禮部主事高岡陳備邊討賊事宜一日攻取女直世受

朝廷爵賞今乃背恩義恃強爲惡自開原以及遼陽六百餘里數萬餘家率被殘破近遣都督武忠往彼招撫已及數月而虜之來朝者略無忌憚在邊者寇無虛日其情僞可知若又待其既去復叛而後征之則失機會矣

正史

卷一

十六

今董山見來

朝貢宜

命總兵官趙輔等拘留於遼東遣譯者詣虜營着令還我所掠以贖之因以觀虜勢之虛實察地形之險易而又遣使朝鮮以伐其交計畫既定即將董山等明正典刑以徇諸夷使大義昭明人心奮發然後舉全勝之策而征勦之二日戰守遼東兵馬困弱不足應用河東有警不免動調河西倘朵顏三衛勾引北

虜乘虛而入則東西受敵爲患尤甚臣愚以爲河西官軍不可輕動宜選京營兵二萬一萬赴河東聽都御史李秉等調用一萬分守河西要衝俟草木零落河西既定仍令參將韓斌等量率原選精兵速赴河東策應合力征勦則戰守兩得兵威大振而脩攘之功可成矣奏上

命兵部參酌行之

九月兵部尚書白圭等奏遼東建州等衛賊

王廷典則

卷一

七

寇犯邊已命監督軍務太監黃順提督軍務左都御史李秉總兵官趙輔等率兵征勦今九月將終正係進兵時月第恐因循遲疑老師費財請移文秉等定期抵巢勦殺仍將進取方略及所定日期來聞從之

十月提督遼東軍務左都御史李秉奏臣同武靖伯趙輔征勦建州虜寇所統官軍分爲左右哨掖九月二十四日從撫順關出境歷賊張打必納等寨俱空二十九日瞭見賊約

百餘衆俱在薄刀山屯聚急麾兵進賊占大山據險迎敵官軍奮勇攻退賊衆比暮屯兵賊復乘機來襲又用神鎗攻打賊退次日督兵追襲賊俱在五嶺及迤東密林隘口阻截官軍當調都指揮柯忠等選精騎三千徑也賊屯處所至十月初四初五日抵巢攻勦賊先將妻子藏匿而以精壯二百餘衆據險迎敵忠等隨督官軍奮勇與賊連戰數十餘合賊潰生擒二十七人斬首五十六級俘獲男

王廷典則

卷一

十八

婦二十四人奪回被虜男婦二百五十二人并獲其牛馬器械燒其廬舍及左哨右監丞韋朗等各統官軍亦抵戴咬納等寨於九月二十九日四散衝擊賊見勢盛奔入深山官軍結隊襲至朗家寺寨連戰十餘合賊敗生擒六人斬首一百二十五級俘獲男婦五十五人奪回被虜男婦二百四十七人又獲其牛馬器械并燒毀賊舍左掖副兵王瑛遊擊將軍王銓等督兵由渾河口出培屋賊哈

等寨俱空賊聚深山迎敵是月二十日至次日追至五嶺等處與賊交鋒攻戰二十餘合賊潰生擒一十八人斬首六十四級俘獲男婦二十八人奪回被虜男婦二百一十八人又獲其牛馬搜出

勅書朝辭國帖文及番書器械等件賊舍俱焚之捷至

上命賜勅獎諭

李秉同總兵官趙輔等奏征勦建州虜寇已

五邊典則

卷一

九

將左哨官軍之捷具奏其右哨於九月二十九日歷宋產八李欽赤馬木冬李右納等寨與賊大戰三十餘合官軍奮勇夾攻斬首九十七級生擒一十三人獲賊屬男婦二十六人奪回被虜男婦一百三十七人奔獲馬牛器械等物次日至十月初七日連督官軍四散搜捕直至摩天嶺松林子等處遇賊斬首三十七級生擒二人獲賊屬婦女三人奪回被虜男婦五十八人燒燬賊寨房屋千餘間

副總兵都指揮同知裴顯等統兵於九月二十九日攻取佟火弥赤王馬伐苦如等寨與賊交鋒轉戰數十合生擒十有四人斬首一百三十八級俘獲男婦十有一人奪回被虜男婦二百五十三人又自十月初一日連日各率官軍分投搜勦襲至張亦升哈黑松林山等處賊據險迎敵遊督官軍併力攻戰殺賊衆生擒十七人斬首一百二十一級俘獲男婦五人獲其馬牛器械無數焚其寨房

五邊典則

卷一

十

屋一空雖有殘孽各奔深山藏匿捷至因請班師兵部尙書曰圭言賊虜雖爲官軍征勦克捷然其醜類多有分竄山各者若遽班師恐其餘黨復起請移文秉輔處分會議立爲經久之計然後班師

上曰虜寇旣已殄滅其

勅輔等將邊務處置得宜然後班師還京

十一月李秉奏建州三衛結構諸夷剽掠邊

方

朝廷已命將出師擣其巢穴苟不乘勝立爲經久之計恐班師後逃遁餘賊復爲邊患臣今會總兵官趙輔等議得遼陽迤東自鳳凰山北抵奉集堡四百餘里山險林密而遼陽城去鳳凰山僅五日程守備官軍止有千人兵寡力弱乞取回往年調去廣寧二千四百人操守地方則虜賊畏威邊境無虞矣又遼陽迤東鳳凰山鴉鵲關撫順所奉集堡諸處皆通虜大路往因無事不爲設備今賊旣探知

五邊輿圖

卷一

三

虛實爲寇請相地遠近築五千九所城堡以腹裏蓋州復州廣寧左右三衛各摘二所官軍每所推指揮二員統領諸被操守仍增壁道墩臺以便往來以通邊報則邊有備週警無虞矣又開原極臨虜境三面受敵遼陽密邇建州地里廣闊須分守副將得人則緩急間不誤事今左叅將孫璟病故副總兵都指揮同知裴顯生長開原遊擊將軍署都指揮韓斌累經戰陣乞

勅顯代璟分鎮開原鐵嶺等處斌代顯分鎮遼陽瀋陽海州諸處操練軍馬整飭邊備則委任得人邊方寧矣

上曰秉等所擬良是其悉從之

十二月李秉等先奏於蓋州復州廣寧右也三衛各摘二所官軍戍守鳳凰山等處關隘旣而人情安土重遷多不樂從秉等復請於奉集通遼各立城堡摘遼陽招集土兵官軍守之且言守備撫順城指揮蕭旭義州城指

五邊輿圖

卷一

三

揮楚鳳皆貪懦不勝任乞以都指揮日欽代旭指揮徐珍代鳳守備俱從之
六年五月鎮守薊州太監龔榮奏福餘衛平章遣赤勞溫等至大喜峰口報伯草讀太師孛羅乃王孛羅丞相三人率萬騎東行又幹失帖木兒率四萬騎駐牧西北阿羅出小石王率萬騎同朵顏衛都督朵羅千男脫大赤二百騎在西事下兵部尚書白圭言參酌累奏大傳報夷情則朵羅乃王往年爲幹失帖木

兒所敗已奔上刺爭衛近報又云率衆東來
蓋此虜雖敗亡之餘而部落猶多恐實糾合
醜類取捕彘類三衛用爲鄉導謀犯邊境矧
幹失帖木兒率衆四萬駐牧西北其勢亦盛
不可不慮宜令大同宣府一帶總兵官等整
兵防禦而大同宣府官軍近以虜酋剽掠河
套分調西征者各五千人警亦須起調京
軍策應但恐彼處供億不給宜行巡撫等官
集議以聞

五七九四

三

上是之

七年十一月遼東虜寇哈都赤與父打必納
及舅失貳苦犯開原邊境殺掠人口我軍追
之不及獲鉅寨小郎親屬瓦洪等三人歸以
爲質小郎等乃擒斬打必納失貳苦又生致
哈都赤來贖遼東守臣還其親屬械哈都赤
至京

命下都察院鞫之小郎等七人俱賞布帛仍
賜勅獎勵

八年九月巡撫遼東都御史彭誼等奏八月
間虜衆殺掠刺榆珊并桃山等處脩築邊牆
軍士一百六十餘人都指揮鄧鉅王昇等不
領軍防護副總兵韓斌亦失躬親巡督致誤
事機俱宜究治事下兵部言鉅等宜速問韓
斌宜行戴罪殺賊以贖而太監葉達總兵歐
信及都御史彭誼等擅興工役不嚴守護罪
亦難宥取

旨裁處

五七九四

三

上曰韓斌葉達等姑宥之脩築邊牆守邊要務

今後用工之際務嚴謹防護不許輕忽
九年九月忠義中衛帶俸都指揮吳廣有罪
死於獄廣提督大喜峰口等關每彘類三衛
進貢至關者故不時納俟其饑困徐啗以酒
食與之貿易取其良馬奔狐豹皮以百數比
還又多取其寄留餘馬及所賞彩段不與者
輒爲沮抑三衛怨之既歸乃率衆犯邊官軍
屢被殺掠遼東總兵官使人詰責之以書來

具陳其故事遂聞

命巡撫都御史嚴實下巡按御史逮治具伏追得其贓賄械至京都察院擬罪當斬

命下而廣死

十一年七月朵顏等衛夷人請開馬市不許遼東總兵官都督同知歐信等奏三衛虜酋至邊援舊例乞開廣寧馬市事下兵部議此虜爲壯虜漸都督所驅離彼巢穴潛避近邊故欲求市易以濟其急宜合信等諭以不可

且俾還故地

上曰馬市久罷不許果彼爲壯虜所迫暫令於近邊三四百里外屯駐虜退卽還故地

十二年八月薊州總兵官馮宗等奏比者兵部以朵顏三衛與壯虜交通行令整飭兵備以戒不虞蓋朵顏虜賊往往入貢俱繇喜峰口往來熟知我邊虛實尤爲可慮薊州沿邊關堡官軍舊額二萬九千八百餘人今逃者已踰三千無可調補乞行法司問擬誦戍囚

徒量充三五百人及雲南兩廣巡避軍役之

人潛住境內乞容招集收用且喜峰口羅文

谷黃洋口劉家口石門子一片石桃林口等

關俱係通寇要路官軍防守不周欲選所屬

軍衛有司合餘民壯編伍教練禦冬協守春

深放免事下兵部言謫戍囚徒宜行法司區

處就近收附遠方逃伍軍丁例已禁止曩者

巡撫都御史閻本營奏允四方軍民人等願

投軍自效者聽令收役宜移文宗等會議如

例舉行其合餘民壯俟邊情有急斟酌選用從之

十月朵顏三衛夷人復請開馬市不許遼東

總兵官都督同知歐信等奏朵顏三衛遣人

賁書至邊謂壯虜以此書諭降其衆衆不宥

從因請復開廣寧馬市大同宣府守臣亦各

奏境外煙火不息章俱下兵部請再令信等

如前曉諭以馬市久停難以再復且嘉獎其

不宥背

中國之義勉其益堅臣節若欲避壯虜聽於近邊暫處否則調兵勤之仍請通行各邊守將京營軍臣整飭兵備以防壯虜

詔可

十一月遼東總兵官歐信等奏有虜至寺兒山墩自通姓名曰王宣易州涑水民正統末被虜已有家產不能還又歷數分守將官并衛禦還守官員姓名自開原迄於前屯無不知者臣等切謂宣背華仰夷恐為虜鄉導引

五
近
兵
則

卷一

三

之入寇宜通行沿邊守將自後遇宣至必畫謀擒獲事下兵部言宣固當治若即以計擒捕不免啓釁况宣之得失不足為邊方輕重宜行涑水查勘往年果有其人被虜與否仍令信等通行邊將俟宣至諭以恩威導其改悟不可妄舉致生他虞又三衛使人見在宜令諱者叩宣出境之繇今駐牧何地可遣還與否

上曰蠢茲小醜當置之度外邊將預防奸宄不

可不嚴自非犯順不必以計擒取亦不必諱問來使

十二月整飭邊備兵部侍郎馬文升奏遼東都司帶管應募兵二千七百有奇廣寧操守應募兵一千八百有奇俱金復海蓋等衛餘丁今既廩食在官而募者亦陞授職役然不轄以衛所不籍其姓名他日逃故無從勾補乞令山東管糧參政僉事稽二處募兵本貫量遣所帶餘丁衆多者還助舊軍仍籍應募

五
近
兵
則

卷一

三

兵所并留餘丁分邊衛所隸遼東者以五百人編入撫順隸廣寧者以一千人增設一所餘則各照原募地方編入定遼東廣寧諸衛乏軍所分有故一槩勾補設軍有定伍人無私役事下兵部請行山東管糧官通關所募之兵原隸何衛分其餘丁彼此貼助仍視其原衛附近某境隨宜分撥而令隊長約束操守其撫順缺軍數多宜參酌處畫若廣寧右衛應增一所亦當議奏施行倘正軍有故隨

營無丁聽行原衛勾補奏可

文升又奏海西建州女直朵顏三衛諸夷變詐叵測慮爲邊患自後入貢乞

勅兵部會同總兵宣布

廷恩威利害令還諭却落感恩畏威事下尙書項忠等謂事非若令但遇各夷入貢之時或有邊情宜令譯問必須明白切實俾夷人知所感畏不得飾言以取輕慢從之

馬文升言遼陽東山新添東州馬殿軍清河

五通典

卷一

五

鰲場雙陽五堡孤懸境外距遼陽三四百里山林深阻人跡罕到其守堡軍士行糧令潮蒞諸衛餘丁轉運每石費銀一兩之上比於遼陽關支往負凡五六日方得至堡遂有緣此徃者况無民軍耕種客商報納緩急無備五堡馬步軍共二千九百九十一名除月糧外人支行糧四斗五升欲將近堡開曠田地每軍撥給五十畝并牛價銀一兩令其買牛且耕且守一年之後將所收子粒准作行

糧其本衛月糧米畝中半兼支雖目前費銀頗多而一年所省行糧足償其數且所種餘糧有願於本倉上納者如例給銀更圖別儲以備急用此外僅有小整量支行糧事寧即止如此則不勞輸運邊用自給事下兵部覆議以爲所言爲畊守良法宜行鎮巡總兵官審實無碍一如所言仍令撥給之外別有餘地如例分給餘丁種納則地無遺利兵備不虛矣從之

五通典

卷一

三

馬文升奏遼東地方三面受敵故兵分三路以備外侮廣寧爲中路開原遼陽爲東路前屯寧遠錦義爲西路遇有警急彼此應援切見遼陽迤西一百六十里廣寧迤東二百里有遼河一道分界遼之東西冰結則人馬可以通行易於應援或遇冰開賊先據之我兵雖有渡船不能倅濟彼此勢孤誤事非小正統十四年虜犯廣寧遣兵據此已有明驗今請造大牘十數橫列河中下聯鐵索上加木

板以爲浮橋兩畔樹大木爲柱總繫其纜遣兵護守以便往來設或有警則東西聲勢相連不至誤事從之

馬文升上兵備五事下兵部議尙書項忠等議謂文升欲於永平府募收馬內選取牝馬千匹分給永寧監官軍領養三歲收其二駒死則量加追償生則預爲調習遼東軍士缺馬則具奏選而給之其言誠爲良便宜因其言推而行之并令陝西山西苑馬寺各措置

五邊典則

卷一

五

牝馬千匹或二千匹印給寺監軍餘領養如例二年算駒一匹其孳子生追償聽巡撫巡按比較文升又欲於各邊操練軍馬命所司定其日期務要依期教閱一其號令不許各立操法緣各邊氣候習俗不同不可定期泥法宜行總領等官會議各申教閱之令參以宜時自行演習文升又謂遼東軍士若以馬死賠補欲令守臣預籍三路馬軍月報馬死之數收軍賠馬及官助買之價每季遣官賞價

於產馬之處收買歲爲常例宜行遼東鎮守諸臣熟議可否以行文升又以遼東廣寧前屯抵開原巡撫官常在廣寧巡按官歲滿卽代而按察司分巡官又專督糧儲不能遍歷境內欲以東西二路添設僉事或副使一員緣今遼東守臣已衆不宜添置文升又以遼東副參以下多役餘丁欲移文所司稽其丁數馬軍與二丁步軍與一丁其指揮千百戶等官合用之數明立定則以免餘丁辦納之

五邊典則

卷一

五

若今宜定爲三等量爲重輕貧弱者盡免之而把總官如京營近例從以六人都指揮以下管事管操者亦酌定名數令隨以出入不得役使墾田營貨違者治罪

諸從其議

十三年正月戶部議覆整飭邊儲兵部右侍郎馬文升所奏事宜一足衣食以撫官軍謂近年遼東衛所官軍折色俸鈔不足關支間有關支大半輒爛于賈僅值銀一兩餘若以

月米計之每石不過值銀一錢以上不足資贍又軍士歲例布衣布花之給而海運不繼妻子不免號寒益因登州海船數少及運到又無官吏及時給散致於旅順口修金復益三衛庫房三十間設立官吏遇到卽收以後給散一均屯田以蘇困弊謂遼東各衛近城膏腴田宅多被衛所官員占種却將累年放免充軍名下未蠲之糧分派貧乏餘丁老幼其富實餘丁官豪仍舊私占以致人無控訴

五邊典則

卷一

三三

欲得巡撫督令分巡等官明白丈量分撥屯種其言俱可從議入悉

命所可行之

七月遼東總兵官歐信等奏系顏三衛夷人叩邊謂爲非虜所逼逃避於此事下兵部言此夷勢已窮迫若我邊將來其敵而逐之海西女直亦不相容彼必順從非虜是撤藩籬以資外寇請

初信等規畫戡守之宜察其情僞因而撫順數

逆仍請

勅二道曉諭開原海西女直系顏三衛酋長一則啓以睦鄰之義一則示以保全之恩使彼協力禦虜勿爲我患自取殄滅從之

九月鎮守遼東太監葉達奏系顏三衛虜騎遠去恐後西北大虜爲患事下兵部右侍郎馬文升會英國公張懋等議凡加恩蘭舊居土酋番迤西成化六年始入黃河套與阿羅出各相雄長時來寇我陝西其後渡河而東

五邊典則

卷一

三三

時寇宣府大同今滿都魯既僭號可汗凡加恩蘭復僞稱大師聲勢漸張鼠竊狗盜彼決不爲卽今邊陲可保無事但數年之後忝併卻落其憂方深耳乞戒

勅邊臣勿以時無寇盜廢弛武備從之

十一月

詔措聚遼東屯田時巡撫都御史陳鉞奏洪武永樂中軍士二分守城八分屯田人亡糧除景泰以後乃以餘丁補數抵納遂爲例今遼

東極邊百需俱出軍餘又以遺下屯糧負累抵納寔爲無名臣近於各處設計措置以抵此數請悉爲除豁戶部議速東屯糧景泰時僅一十八萬至是加二萬有餘此必田以丁授稅以田增其間屯軍縱有逃竄而其田故在凡措置之糧亦非久計請移巡按御史并本部郎中督同布按二司管糧官會和司丈量廣寧等二十一衛見種成熟田畝仍積每衛下屯軍餘各種田畝若干歲納子粒若干

五邊典則

卷一

五十五

頂補納糧無田餘丁幼老若干衛所官員家富軍餘占種及富實不屯種者若干以其餘田分發無田軍餘每名各種一分輸納子粒若所徵之數視舊有餘然後以無名者具奏分發制可

俞都指揮崔勝爲廣寧中路叅將時海西虜酋糾建州三衛入寇毀陽巡撫遼東却御史陳鉞等議建州夷虜始居斡木河與七姓野人爲仇奔依朝鮮不受因而來貢

朝廷令居遼陽迤東蘇子河爲東壯藩籬成化二年倭負

國恩累寇遼陽天威震怒誅元惡董山等仍命進師搗其巢穴當時總兵官爲謀不遠少有克捷遼爾班師物論至今惜之使此虜當時痛遭挫衄於今豈敢輕犯爲今之計非大舉伐之不可遂請添設遊擊召募土兵且言勝可任故有是命按餞至遼東未幾此奏已有貪功妄舉之意執政者多疑之謂

五邊典則

卷一

五十六

太宗設此三衛爲東非藩籬或有鼠竊狗偷當慎固封守遏之而已今欲大舉滅之恐非計且未必能盡滅也

巡按遼東都御史陳鉞言建州三衛夷虜雖名爲屏蔽而叛服不常得利則

朝矢利則寇又與海西女直聯絡難處難防禦若非大挫其鋒則虜益猖獗矣連禍結何時能已莫若合經而從權詭道以制勝召募土兵選立驍勇倂力討之今遼東土人屢經

殘掠含怒切齒思報其仇出令募之必遠近響應然後聲罪致討搗其巢穴亦足以雪邊人之耻

詔是之

勅鉞等戒嚴進討時汪直權傾中外既與大獄欲立邊功鉞揣知其意故屢建征討之議云十四年二月兵部以虜犯遼東毀陽堡殺掠甚衆劾奏鎮守太監葉達總兵官歐信贊理軍務都御史陳鉞方

五忠堂

卷一

三

命罔上致副總兵等官韓斌等失機宜遣指揮吳儼贊

勅督責仍令儼具所見邊情軍務緩急以聞從之巡撫遼東都御史陳鉞以建州女直將謀入寇自言躬督官軍馳往東州等堡及分遣將領於各邊勦捕或設伏以邀其歸路或乘隙以擒彼妻孥二日間飛報三悉

命兵部知之

總兵都督同知歐信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

陳鉞襲擊建州三衛夷虜攻破虜寨五十三所焚燬房屋二百餘間斬首二百級獲馬一百二匹并盔甲軍器等甚衆以捷聞

命賜勅獎陞奏捷人各一級

三月

勅兵部侍郎馬文升等往遼東招安建州三衛夷人時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陳鉞同總兵官歐信等屢奏建州夷人犯邊請益兵征討有通事王英者密說太監汪直曰建州三衛

五忠堂

卷一

三八

條

祖宗朝設立衛分世受官賞脩職貢豈肯背叛止因近時侍郎馬文升奏准差行人伴送禁其買賣心懷怨望故爾且都御史陳鉞不務招安惟欲貪功生事近聞執其報事及投降之人禁錮凌虐欲置之死以爲功甚失遠人心宜請於

上往彼撫諭及體察鉞等所爲革其情弊英願劾前驅直喜以聞

上命太監懷恩等至閣下議其事學士萬安等
力阻之曰直在京城尙動搖人心如此若令
至邊境地陳鉞亦不能保全誠恐各邊巡撫
總兵等官從此聞風皆各憂禍及無復能盡
心防守之事矣必欲差官宜遣大臣恩等曰
然具以其語復命

上乃勅文升并通事都指揮詹昇往
謂復開遼東馬市巡撫遼東都御史陳鉞奏
樂間遼東馬市三處其一在開原城南關以

正北典則

卷一

三

待海西女直其一在城東五里其一在廣寧
城皆以待朵顏三衛夷人正統間因漏洩邊
事以罷其二惟開原南關市獨存近者朵顏
屢請開市

朝廷不許今朵顏窮迫潛結海西轉市於我而
海西藉彼馬力數犯我邊甚爲非便若許復
開則有以收朵顏之心撤海西之黨而

中國并受其利事下

廷臣會議報可仍下巡撫等官區畫事宜嚴革

私弊

命巡按御史覺察之

五月錦衣衛指揮吳鑑奏遼東軍士冬衣布
花出自山東民間每糧一石折布一匹歲緣
海道以達遼東多爲風波漂沒民被其害而
軍不沾寔惠乞

勅該部議將十四年以後每糧一石收銀四錢
於陸路解送邊方以給軍需庶免漂沒而軍
民俱便事下戶部議以爲遼東地無花布若

五邊典則

卷一

四

今折銀恐後難繼然既歲久數多宜暫准所
言俟後仍如舊例從之

巡按山東御史王崇之奏遼東自本年正月
以來累有虜賊從鴉鵲墩等處入境殺掠居
民殘破地方副總兵韓斌右叅將崔勝郝指
揮李宗等既累失機都御史陳鉞總兵官歐
信太監葉達亦俱誤事併宜治之下兵部看
詳謂鉞等累奏提問今御史乃言賊屢入境
曾無一人禦之則鉞等罔上飾辭冒功掩罪

甚明宜從究治但今侍郎馬文升方奉

勅招撫若遽易諸將不免致彼疑懼待事寧之日通覈各官功過以定賞罰報可

勅兵部侍郎馬文升及贊理軍務右副都御史陳鉞等會議招撫寇寇先是文升奏臣偕大通事都指揮唐昇招撫建州海西女直已於四月終招來建州左右二衛掌印都指揮脫羅卜花秃等一百九十五人及被勦家屬指揮卯哈等四十八人繼又招至建州衛掌印

五邊典則

卷一

聖

都指揮完者充偕賊首趙得路等二十七人俱以

勅諭撫慰道還俾歸所掠仍令入貢然諸夷以不得大通事入境徧諭尙懷疑懼事下兵部尙書余子俊言詹昇見今與文升偕行入虜可否事難遙制得

旨令文升等相度事勢務在成功適文升奏再至言五月間臣至開原又招海西凡者等衛都督等官察安察等三百七十五人亦以

勅諭慰撫遣之彼言海西二百餘衛若不得大通事入撫虜境已再上章而總兵巡撫等官

略無一語奏報或恐謀議不協卒難成功宜勅文升及鉞等會議可否行之既報可是日文升又奏虜寇擁衆從清河入境缺療因言建州女直叛服不常往年以招降都督董山等而又殺之已爲失信近復揭其巢穴暨殺無辜故彼仇恨不服變詐難信招撫征討伏候處分子俊等言今推誠撫安事將就緒若欲

五邊典則

卷一

聖

加兵則撫安成

命不足爲恩適足爲仇無以爲信况六月興師兵法所忌宜令總兵巡撫等官按其境上以戒不虞仍與文升等協和定議以撫安爲主少蘇邊因果有深入爲寇方許征討奏上從之蓋是時陳鉞方欲揭巢貪功而文升奉勅招安故鉞違初不協而文升爲所苦累有奏請也

遼東都御史陳鉞奏五月虜入大水峪境我

師擊之連勝共斬獲首虜一百四十七級以提聞章下兵部知之

命太監汪直領通事百戶王英往遼東處置邊務初王英謀欲往遼東撫諭諸夷會遣馬文升不得遂至是聞文升等招安功垂成復嫉直而佐之行其意請建州雖安朵顏三衛宜撫欲因是以爲己功且沮詹昇之進後英竟得陞千戶而文升之禍肇於此矣

七月劉肥河等衛指揮使等官亦里哈等十

五邊典則

卷一

聖

七人乞陞職益寶衛指揮同知鎮羅哥禿乞

更

勅書葛稱哥衛指揮僉事罕加乞襲父職弗朵

禿河等都指揮僉事等官申克捏等三人乞

兼給

勅書印記諸夷皆兵部左侍郎馬文升等奉

勅招徠者兵部言舊例年深者始陞職其中查

無授職之因者宜諭遣之但今諸夷入貢本

非常期待廣其自新之路以釋彼疑懼之意

耳其欲陞職者宜各陞一級其欲襲職并勅書印記者宜各從所願爲便報可

弗思等衛指揮等官都魯禿等十三人乞加陞兀者衛故都指揮同知等官刺塔子引塔溫等六人乞襲職屯阿衛故指揮使革勒章子馬牛乞陞弁請給

勅書甲記亦麻刺衛都指揮僉事阿塔乞陞弁改衛諸夷皆以招撫至者兵部言馬牛等嘗犯邊不宜與順從者一例待遇今乞別其會

五邊典則

卷一

聖

惡順從者如舊例特從其請嘗犯邊者以

勅并印記等物送赴遼東守臣收之俟歲餘果不背叛時脩職貢方撫之出邊給領底彼知

懲勸

上是之命都魯禿等各陞一級阿塔改哈兒蠻

衛

古北口邊關爲水所衝城垣五千五十丈敵樓舖舍二十三間墩台三座右會都御史汪霖等已役本境戍兵興工脩麗復奏人力不

足請如兵部初議調兵以佐其役事丁兵部
議行三營總兵後九月朔外衛秋班次等步
兵至營卽摘撥二十人選委把總官三人統
領至彼相兼脩繕其興工之時統挾軍器遇
警言戰守

上以邊關切近

京師命卽如例分兵往佐其役

十月總兵官英國公張懋等奏密雲古北口
居庸關等處邊關營堡被水衝塌欲調外衛

五邊典則

卷一

四三

秋班京操軍士二千人協助脩理但京營軍

士所以保衛

京師非有警急不遣況今邊報日至正宜操習
以防微調宜就令邊軍弁量起有司民丁應
役事下兵部言懋等所言固探本之論但關
隘外接邊徼內拱

畿甸陵寢所係甚重恐邊軍自防禦之外所餘
無幾而民丁亦因歲饑役重卒難徵發

上是之命仍摘遣京軍協助脩理

巡撫遼東都御史陳鉞奏比屢傳聞建州衛
虜酋卜刺答等仍糾集餘黨竊掠邊境宜復
調軍搗其巢穴以除邊患事下兵部尚書余

子俊言建州海西諸虜比蒙

恩諭多已改悔今鉞以傳聞之故復請加兵恐
啓釁乞令鉞等嚴

勅所部如偵察虜衆犯邊情狀不妄則擊之出
境旣遠可勿窮追倘卜刺答等服罪入貢及
朵顏三衛被滿都魯等仇殺避難近邊俱宜

五邊典則

卷一

四六

曲加撫慰毋貪功妄殺失

朝廷懷柔之策

詔可

十二月兵部侍郎馬文升奏比者建州海西
犯邊諸夷俱已聽撫效順蓋遼東邊禍起自
海西馬牛撒赤哈等數人或因不得官職
勅書或欲入貢被守關指揮等官索錢詬辱衆
將周俊知之既久不與轉達處分及逆謀已
成又不能撫安解息以釀成大患俱宜速問

仍行遼東守臣凡傳報夷情有所隱乞不平者卽宜招徠首惡之人開諭釋怨或具聞區處從之

建州等衛都指揮等官廣失塔等入貢因乞官職事下兵部言此係常貢之期與初因招撫向化者不同內亦惟失里木衛指揮僉事賽赤塔等八十四人有

請勅可據乞視天順間再酌陞襲年限事例自天順四年至今及十八年者准陞一級雖無

五邊典則

卷一

四七

勅印而有招諭之功者許襲舊職其自成化十五年以後非因撫安而來有所求乞者宜以二十五年爲率方許之

命如議賽赤塔等陞襲有差

十五年六月

命斬劉八當哈於遼東梟首示眾發張驢兒等六人充軍八當哈東寧人天順間因盜馬事露畏罪奔建州張驢兒等成化初爲虜所掠四相與導虜寇邊至是各冒虜酋阿卜等名

朝貢比還遼陽爲親知所識拘留之巡撫都御史陳鉞等奏請梟二人首以示眾事下兵部言八當哈等雖華人然旣冒虜名

朝貢亦使臣也若拘留之恐開將來之隙宜姑縱之使去以懷遠人

謂下公卿議咸言八當哈叛華附夷宜伏誅戮張驢兒等爲虜所掠可待以不死議上乃有是

命仍馳

五邊典則

卷一

四八

勅諭阿卜等曰爾等因

朝廷招安進貢謝恩而所遣使中乃有

中國叛人冒名希賞已依國法處之矣爾等僭

稱之人固爲有罪但

朝廷念其守邊有勞特茲寬宥自後依例

朝貢不必疑慮仍須戒飭緊衛官員如遇

朝貢之期預皆審實出給印信文書付照毋得

以所受

勅書僭人冒賞自取罪愆

七月桑顏福餘泰寧三衛虜酋各奏報進北
滿都魯亂加思蘭已死且請從便途入貢并
求開市兵部言三衛意在邀功希恩宜令遼
東等臣卽在邊犒賞仍諭以

朝廷恩威俾堅歸附之心
詔從之

十月

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撫寧侯朱勇佩靖虜將
軍申充總兵官討建州夷時巡撫遼東都御

王通典

卷一

四九

史陳鉞希直意奏建州女直伏當加以不得
爲都督聲言來寇遼東且言往年建州三衛
構海西毛憐累犯邊境

朝廷授以都督都指揮之職諸夷因起爭端紛
紛擾亂亦欲挾制以求顯職與其加陞而招
撫莫若整兵而征討伏惟

簡命剛正謀勇大臣假以賞罰之權揜其不備
擣其巢穴庶不縱寇長好事下兵部尙書余
子俊等以爲取夷之道守備爲本我

太祖載諸祖訓永以爲法建州女直叛服不常
朝廷或開馬市以禦其黨或許質鐵器以結其
心皆鸞膠之義非示之弱也今鉞等歷數非
罪意欲擣其巢穴此軍國大務非臣等所敢
專

詔下廷臣會議於是掌中軍都督府事英國公
張懋吏部尙書尹旻等復上議曰遼東爲
京師左腋恒宿重兵正敎守臣隨宜戰守以分
宵旰之憂但勤兵於遠難以妄動今鉞等以

五邊典則

卷一

辛

伏當加等二百餘人聲言要來犯邊遽敎命
將出師似非備邊本意然恐其或有所見未
敢逆料其非乞

命重臣一人往遼東隨機戰守其建州毛憐海
西有未嘗犯邊者亦須分別勿令驚疑庶萬
全可圖一方可靖時鉞附太監汪直勢而司
禮內閣又有結爲心腹者故竟王鉞奏而有
是

命然直弄兵之禍實始於此云

閏十月初汪直朱永之討建州也兵部尚書
余子俊等建議諸夷有來

謝不犯邊者勿令驚疑至是直等以其所議示
弱損威乃遣使招誘建州夷人郎禿等四十
人來貢徵賞之死且言建州三衛法當殄滅
若今日縱還明日復爲邊患欲進兵征勦恐
兵部復以爲來

朝者家屬俟進止

詔曰郎禿等既招誘來貢且拘留於邊仍

王述典則

卷一

又事

勅汪直等使宜行事至是直等械郎禿等至遂
令錦衣衛都察院禁錮之

十一月靖虜將軍撫寬侯朱永等襲敗建州
夷上章奏提謂建州賊巢在萬山中山林高
峻道路險狹臣等分爲五路出撫順關半月
抵其境賊據險迎敵官軍四面夾攻且發輕
騎拔其巢穴賊大敗擒斬六百九十五級俘
獲四百八十六人破四百五十餘寨獲牛馬
千餘套甲軍器無算

詔授其奏捷舍人李珍監生陳澍俱爲錦衣衛
百戶珍太監李榮姪尚陳鉞子也

十六年正月斬建州夷人哈速等五人發郎
禿等七十四人編戍兩廣福建哈速等聽太
監汪直招撫入貢行至海州見人馬東行覺
有異遂驚疑而遁伴送者追之爲所殺官軍
襲獲之至京具獄

上以哈速等五人情犯重

命斬之餘免死嚴加防護悉發遠戍

王述典則

卷一

五十一

六月巡按遼東御史張珍奏建州班師之後
虜卽入襲陽清河二堡之境四散殺掠男婦
五百餘民頭畜無算寶錄前巡撫都御史今
戶部尚書陳鉞格譽邀功以致虜報復舊怨
其守堡指揮王英白祥及分守副總兵都指
揮吳瓚右叅將崔勝等俱不能防禦而鎮守
總兵等官太監草朗都督縉諫等又各畏罪
貪功隱匿前事宜待

朝廷論功陞賞陳鉞回京之後始以奏聞實爲

欺罔請皆逮問以正其罪兵部尚書余子俊等覆奏引

皇明祖訓荼鉞累犯死罪不宜再縱當從珍言上命吳璿崔勝戴罪殺賊韋朗停歲賜食朱半年擬議陳鉞各停俸一年餘皆屬珍逮問之七月

俞慶邊將誘殺夷人以爲戰功者時巡按遼東御史弼珍勘報三月十九日虜賊犯鎮台殺掠戍卒守備都指揮楊茂追擊之斬首七級

五通典

卷一

五

二十一日有朵顏三衛夷人二十騎至河身台增外乞糧米守邊指揮王全以糧等前有斬賊功欲因以爲功乃令百戶劉昇誘十二人舍騎捐弓矢人夾牆內坐之地而飯之陰戒健卒躍出各抱持一人旁卒手刃交下盡殺之乃聲砲報警監及指揮王瑾引兵至不見賊知其情乃相與分取首級詐稱犯邊對敵所斬者以上功全及監等俱宜治罪事下兵部請允之得

旨仍令巡撫都御史王宗彝及錦衣衛千戶肖聚嚴實奏至處之

九月

命太監汪直保國公朱永威寧伯兼左都御史王鉞往遼東備邊未行而罷時遼東守將奏報謀者稱虜酋近邊追尋朵顏三衛而三衛人馬亦於近境潛往已行邊將戒嚴事下兵部尚書余子俊及總兵官朱永等議遣和督焉昇馬俊領騎卒五千往助邊將戰守其山

五通典

卷一

五

海關已酉宜令都指揮二員領兵協守既奏可矣繼得都御史王宗彝奏言虜聚勢迫見兵不足以分守要害復請防禦之策事下兵部看詳子俊等乃議出師

上遂命直監督軍務永充總兵官鉞提督軍務太監傳惠管押神鎗都督白瑜李俊充左右叅將莊鑑馬俊充遊擊將軍領兵一萬往遼東會合征勦仍令郎中馬孝祖總督軍餉復慮虜西犯大同命太監劉恒監督軍務定西

侯將琬充總兵官都御史孫洪奏督軍務太監張魯管領神鎗白金充參將楊玉充遊擊將軍領兵一萬往大同會合邀擊官軍人賞銀二兩仍令都督楊昇劉能各領兵三千往出海關直抵居庸關協同戰守人賞銀一兩命既下未行也越數日遼東總兵官都督蘇謙奏此虜雖擁聚入開原境上止是尋殺朵顏三衛未嘗深入內地今已達通三衛夷人避難在邊者亦已遣之出境

五邊典則

卷一

辛酉

上卽命且等罷兵勿行時直怯寵弄兵益承鉞革以利誘之因以爲已利既濫爵賞猶不屬厭一遇警報輒欲出師而三邊屢報緊急亦欲希

旨以倖功也此舉雖已罷之至臘月大同之警又復行矣

十月太監汪直奏九月朔虜衆二萬入開原境燒燬關門營堡分守少監藍學參將周俊鎮守太監韋朗總兵官蘇謙都御史王宗彝

俱隱蔽不以實聞當治其罪事下兵部有詳得

有數役等罪而貸之仍降

勅切責 戊午汪直奏九月中逆虜獲我屯卒縱之使還令報我邊守將勿與朵顏三衛通和交易否則至冬仍至邊仇殺虜情若此而開原兵備單弱乞

勅廷臣議處方略事下英國公張懋吏部尚書尹旻等議謂遼東中將多第恐馬多耗損請

五邊典則

卷一

辛丑

選順天府寄養馬千匹給之仍支馬價萬兩給新選遊兵買馬千匹又請

勅京營提督大臣再閱聽征騎兵五千俟東西二邊有警卽令格行又請行遼東巡撫官整治城堡糧草又言遼東出戰騎兵貧窘已甚請給賞之作其銳氣

上俱從之命出戰騎兵人賞銀一兩時太監汪直徂於戰伐而王越等附之每有奏請廷臣心知其非而莫敢駁議云

戶部總理遼東糧儲卽中金廵奏遼東每歲糧草以本部運送銀及開中引鹽於本處收糴年豐銀一兩可糴四石歉則一石至於邊堡或止八九斗者用是收入數不及半况又除路無名屯糧五萬餘石原係歲用類數且又新添各墩守哨及脩築邊牆軍夫一年支米共七萬石此皆出於常額之外者而運送銀米皆加多其各城堡馬草亦止官軍採販積於野外比以建州虜賊出沒未得盤運入

五邊典則

卷一

五

城脫再有警何以爲備宜

勅該部增送或別爲措置事下戶部以爲遼東邊報未息見選官軍五千員名操練待報啓行而儲積不多誠如所慮茲欲以賣鹽銀五萬兩發於屯兵要地支糴或相兼折與官軍買用事寧兵止則准作成化十八年之數此外自十七年爲始每歲額外添送銀二萬兩年豐糧賤則送如舊額并兩淮及山東運司見在額辦鹽課開中一十九萬引內兩淮成

化十五年存積鹽四萬三千引引米七斗五斗十年常股鹽九萬二千引引米五斗五斗山東成化十五年鹽五萬五千引引米一斗五斗二斗召商上納歲得有濟疏入從之然自兵興費耗糧餉邊境騷然有司愈難爲矣

十二月初太監鄭同使朝鮮國還國王李堯遣陪臣許熙伴送熙還道遼東行至開州境建州虜騎二千乘夜邀之掠其從卒三十餘

五邊典則

卷一

五

人馬二百三十餘匹他所賞什物稱是益往年征建州朝鮮皆以兵來助故虜懷怨心伺隙竊發至是奏至願

勅諭夷虜追還所掠人畜且云敕令彼邊將臣何便攻之事下兵部請會府部諸臣議於是英國公張懋吏部尚書尹旻等議謂朝鮮奉藩惟謹今其臣爲黠虜所邀固宜懲之第遼東連年用兵未可輕動宜降

勅嘉獎忠敬及諭以不可用兵之意許令邊將

追其所亡仍

命之養士恤民更乞

賜勅諭我遼東守臣整飭邊防及遣譯者多方
究其所掠期於必得報可仍以許廕率兵冒
險給緣段二表裏銀二十兩慰之

十七年二月築遼東鳳凰山等城堡初朝鮮
國使還路經鳳凰山爲建州野人所掠奏乞
以舊路以南新開一路以便往還

詔下守臣議至是巡撫遼東都御史王宗彝等

五邊典則

卷一

五

秦鳳凰山前後定虜寇出沒要途距遼東三
百餘里其間土地廣漠舊無烽候請自山之
東北至靈陽間築墩台二十二座距山之西
北一十五里舊有古城遺址於此築立一堡
名爲鳳凰城屯駐軍馬一千距城西六十里
日針烈站築立一堡名鎮寧堡距站之西北
六十里日新通遠堡之南築立一堡名寧夷
堡各屯駐軍馬五百以爲鳳凰城聲援如此
則自遼陽直抵朝鮮烽候聯絡首尾相應一

五邊典則

卷一

五十九

諸夷懷怨寇廣寧不復來市至是鉞爲兵部尚書懼罪及已奏言初立馬市非資外夷馬以爲

中國之得益以結朵顏之心撤海西之黨今宜申嚴禁例每馬市令恭將及布按司官一人監之有侵刻者重罪之庶無激變之患

詔可仍令巡按御史治劉海姚安之罪以聞

命降夷宋哈答里不花廣寧安置建州女直宋哈答與其弟哈里不花來降巡撫遼東都御

五通典

卷一

李

史王宗彝等奏宜留之遼東以啓東夷向化之心其先次降夷宋欽赤八安置廣寧者亦乞令還京兵部尚書陳鉞以爲制取夷狄有經有權正統景泰間來降者悉處之遼東所以誘其歸附其後降者頗多分送兩廣所以離其黨與此誠撫馭之良法防微之深意今王師破建州宋哈答等首募化來歸若置之兩廣則無以慰彼初心感其族類宜處之遼東給與賞賜令爲通事諸夷聞風將相率而來

降矣

詔從之

命取宋欽赤八還京

成化十九年五月虜酋亦思馬因爲迤北小王子敗走所遣幼穉朵顏三衛攜往海西易軍器道絕遼東巡撫都御史王宗彝等知之議以爲市之設正欲革海西與三衛互市之弊今若使其得以人口易軍器而不預爲杜絕他日必將糾合以爲邊患乃遣譯諭之凡

五通典

卷一

李

携幼稚來市者倍償其直至是以所市男女九人來獻兵部請如降虜處之俟其長遣還兩廣

上命不必遣及以分

賜司禮監太監懷恩等

九月總理糧儲戶部郎中毛泰奏遼東近年兵食殫乏而迤北虜賊又逼脇朵顏三衛部落往牧於邊其心叵測不預經遠之圖則兵食凋耗日甚而利害安危之機有不可勝言

者臣謹按洪武初遠東糧料俱從太倉海運其後罷海運置屯田八分見種二分戍邏每軍限前五十畝租十五石以指揮千百戶爲田官都指揮爲總督歲夏秋二徵以資官軍俸糧自洪武至永樂爲田二萬五千三百餘頃糧七十一萬六千石有奇當時邊有儲積之饒國無運餉之費誠足食足兵之要道也至於宣德以後屯田之法雖日寢廢軍士猶餘四萬五千四百而糧亦視舊不減三分之

五邊典則

卷一

空三

一近彼邊方多事屯田之法盡壞巡撫官相繼復其數少增又歲運銀十萬兼開中淮浙塩所用尙乏都御史滕昭乃於操練馬軍內選選弓馬生疎者三千餘名退歸屯田歲省各軍所支糧豆六萬餘石而得屯糧三萬餘石至成化十二年都御史陳鉞仍以昭所選之軍勒歸操練遂罷徵糧又減除無名屯軍六萬餘名以五年計之共減糧三十餘萬石故今所存正軍惟一萬六千七百餘名而歲

徵糧止一十六萬七千九百石又以荒歉遇免歲不足七八萬之數較於舊制屯田之法十不及一故遠東三十二倉通無兩月之儲臣愚過計以爲今日欲足邊用莫若揀選冗兵使歸屯田益兵不貴多唯在將得其人昔趙充國請減騎兵以省大費屯浩叠以益積蓄時從其言果致全勝乞

五邊典則

卷一

空三

環簿籍悉其地方頃畝及軍士姓名子粒之數按季稽考如有不遵舊制者罪之則邊餉日充矣又遠東各衛歲用糧一百萬石近以米價騰踴倉儲不足軍士每給銀二錢五分折米一石粟口不平及召募羅糧則利歸富室害及貧軍請定爲則例以一年計之秋冬收成米賤則與折色春夏米貴則給本色則軍士均蒙實惠矣泰又言惜冗費清宿弊皆劉切章下戶卽知之

二十年四月大通事楊銘等奏泰寧衛都督脫脫孛羅第小失台王上言迤北虜酋克失遣人招降諸夷及朵顏三衛都督阿兒乞台等亦遣使察及等上書告急言克失與小王子連和約東行掠其部落將大舉入寇竊見朵顏三衛爲東北藩籬歲入

朝貢熟知道路向被虜酋也先招爲鄉導致有正統己巳之變今如小失台王等所言竊恐小夷合勢倡亂難圖况朵顏與小王子諸部

五邊典則

卷一

李四

素爲仇敵撫而用之亦以夷攻夷之法宜因其請遣使撫諭以息邊釁事下兵部謂銘等所言皆爲國至計但北因虜中逸歸人言此虜實有乘秋入寇之謀已嘗命將勒兵以待

兼

命尙書子俊往飭邊務至於以夷攻夷乃一時權宜非用兵常法如唐借回紇兵以討安慶緒終唐之世受其特功復軼之禍在所當鑒其遣使出境招撫向於十七年秋亦因三衛

被非虜協與連和嘗擬議得

旨止令鎮守邊臣撫諭之今夷使察及等既來報事宴賞宜加厚及行遼東薊州山海等處守臣如遇三衛夷人赴邊傳報夷情及避難潛往者宜倍加存恤以回其效順之心上曰察及等加賞紵線一表裏撫諭三衛夷人不必遣官止

勅鎮守等官遣人賞與之

十一月朵顏衛都督阿兒乞蠻遣其弟彭克

五邊典則

卷一

奎

孛羅送所獲非虜生口至京兵部譯審所獲乃收放之人爲彼所掠與犯邊者不同

上曰夷虜以收放爲生追逐水草乃其常事既未嘗犯我邊謂何罪之足誅宜編成登州衛而賞孛羅以慰其勞仍諭三衛夷人毋得貪功肆掠以啓邊患自今有冒功希賞者非惟賞不醢及且加罰焉

二十一年十月

命降夷舍打古珍等廣寧安置初建州夷宋叔

赤八來降授廣寧千戶至是其子合打古珍率其家人與其姻家倭失勒得等一十九人來降欲依宋款赤八遼東鎮守等官亦爲之請兵部言各夷以父子兄弟叔侄之親牽引歸附俯順其意固得以夷制夷之道但狼子野心非我族類積聚既多安安保無虞且舊例多祭廣東安置得

音宋款亦八子媳孫女并倭失勒等留廣寧餘分置廣東等處

五邊典則

卷一

空

二十二年八月瓦剌酋長克失以迤北小王子常爲邊患且阻其入貢之道欲以今年冬借三衛兵往奴之預託泰寧衛遣徐阿勞兀等賞番文來奏阿勞兀等又云小王子欲以九月中爲寇未知所往阿勞兀自想本名安爲御司監銀工正統末爲也先所虜嘗奉遣命留處虜中其後逃入泰寧隨住今乞之職事事下兵部謂六月中哈密傳報克失已死而今報不同者蓋安等入瓦剌在前

年故也其云小王子欲來寇邊似亦不虛宜移文各邊守將京營重臣飭士馬以備之且厚賚各夷令歸語各酋堅守臣節壯虜有誘固不可從而瓦剌調用亦不可信又安乃華人宜懷柔之以誘其來歸

詔如議遂陞安爲泰寧衛副千戶仍

命移文遼東守臣當諭緣邊巡卒遇安至邊即時放入不得稽緩

二十三年二月巡撫都御史劉渥等奏上蘭

五邊典則

卷一

空

罕衛與泰寧衛夷人傳報小王子已死且言欲從喜峰口入貢因與泰寧衛同於馬市交易事下兵部言卜蘭罕與瓦剌滿都魯和親不入貢者十餘年一旦近邊傳報欲害其爲市或欲緩我邊備宜諭遼東守臣厚加撫恤諭之曰馬市之設

朝廷所以待三衛餘不得同如欲

朝貢宜仍從大同人且諭泰寧等衛自後母得與之俱來從之

六月都御史劉潺等連奏朵顏三衛爲虜會
那孩等率衆驅逐劫掠各携人畜入關避匿
事下兵部言三衛夷人實爲邊蔽今其爲虜
迫脇不已不及時綏懷恐失其內向之心而
堅其外附諸

勅遠東守臣嚴爲戰守之備仍遣諄諭三衛聽
其暫駐近邊虜退還牧部落勿爲虜所吞併
且俱

賜之勅俾知我綏懷之意兼移文各邊咸知警

五邊典則

卷一

六

備芻糧不足宜計處之

上是其議令邊急備芻糧

賜朵顏三衛

勅

七月兵部議上遼東都指揮使鄧鉅所奏備
邊事宜言自永樂中罷海運後築邊牆於遼
河之內自廣寧東抵開原七百餘里若就遼
迤西徑抵廣寧不過四百里以七百里邊城
堡寨移守四百里虜若入寇彼此易於應援

及徵降

勅貴諭朵顏三衛夷人遠離邊牆三百里駐
牧不如約者聽邊將出兵撲滅其言固皆有
理但邊牆築久未可輕動必相度地形時勢
而後處之其三衛夷人爲我藩籬比北虜不
同使加驅逐則失其心或事姑息亦縱其恣
此在守臣制馭何如耳如爲北虜追殺不免
聽其近墻避匿無事諭令遠去任牧爲是鉅
又言召募軍士已調撫順千戶所補伍其餘

五邊典則

卷一

六

衛所欲皆就近補之亦須酌量使人心樂從
可也至言緣邊巡視守瞭官員遇賊入境卽
舉砲火比之失於警報者其情可矜似宜免
罪但職守墩台之人正敎其登高遠望使虜
已至始覺雖舉砲火於事何益今遽徵矜免
則凡偷惰者巧於規避仍宜治之如律
弘治二年九月先是成化間以建州夷人遮
殺朝鮮貢使有

旨命於遼東之東八站南別開新道添設城堡

以便朝鮮往來至是遼東鎮巡等官奏鳳凰城及鎮東鎮夷二堡已如原擬築完其餘二十二墩台次第脩築瞻望操守之人止可統招集軍士內摘撥不宜抽補屯軍鳳凰城該撥軍六百名鎮東鎮夷各三百名俱屬定遼右衛帶管仍令指揮一人提督其馬匹就夷人貢馬內給俵不必赴京關領下兵部不必覆奏從之

六年二月巡按山東御史李訢奏臣見遼東

五邊典則

卷一

七

邊牆正統二年始立自後三衛夷人假以放牧潛入河套間行剽掠且邊牆阻遼河爲固瀕河之地延堡八百餘里土脈鹹鹵秋脩春顛動費巨萬夏旱水淺不及馬腹冬寒水凍如履平地所在城堡畏賊深入遂將良田數千畝頃棄而不佃况道路低窪每遇雨水泥濘不通倘開原有警則錦義廣寧之兵不過遙望沾嘆而已臣詢之故老云有陸行舊路自廣寧抵開原約三百餘里兼程不二日可

到地形高阜土脈滋潤有古顯州城也遺址猶存爲今之計莫若開舊路展築邊牆起廣寧恭盤山直抵開原平頂山移分守八百里之兵聚守三百里之地以錦義爲西路廣寧爲中路遼陽爲東路開原爲北路四路聲勢相接一路有警則三路之兵分投應援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如是則警勢永遠而九重無東顧之憂矣疏奏

命所司知之

五邊典則

卷一

七

五月大通事指揮僉事王英言永樂間女直各衛投都督等官令率所部爲中國藩籬比來各官不能約束以致邊方多警今後各衛掌印都督若歷任無過所部未嘗犯邊者仍許襲原職否則止令襲指揮使別選衆所信服者陞都督兵部覆奏以各官承襲已久一旦革之去取落疊端此後海西建州三衛女直成化以後陳乞陞者指揮以下仍舊承襲其都指揮以上至都督有故者必

審其部下無人犯邊子孫能繼志者許其承襲否則革去求陞之職自左右都督以下至都指揮僉事各遞減一級但曾求陞一次者更不許陳乞間有能嚴輯卻落還我虜掠擒捕犯邊夷人并歸我漢人之逋逃者具奏陞賞從之

七年八月整飭蘭州等處邊備却御史屠黥奏故豬圈頭關平漫難守關之壯三里日北水谷南八里日南水谷成化中各因山增設

五邊典則

卷一

七三

二關險要可守但區畫未備請於二關內加脩城寨增立墩台竊守閑官軍分守其中因耕其隙地以足軍食兵部覆奏從之

八年二月巡撫順天都御史屠黥奏虜入密雲古北口境內殺掠人畜請發京營兵及馬蘭谷兵出境勦之兵部議謂三衛達賊近邊往牧者僅百有餘家勦之不難若大軍出境恐殺及無辜重增邊費請令鎮巡總兵官精選薊州西路兵千騎送馬蘭谷叅將吳劍與

右叅將王志會兵伏於關內俟敵來則應之庶兵出有名而無辜不致濫殺其前此謀事者則按實以聞從之

七月兵部主事歐鉅勛驗密雲等處邊備事竣因奏密雲逼近

京師東西綿亘千有餘里戍軍不過五千餘而潮河一川直衝境外川口橫闊一百七十餘丈使虜騎長驅而來亦可慮之大者宜預爲之圖以遏虜衝爲

五邊典則

卷十

七三

京師屏蔽請摘馬蘭縣河二邊官軍各一千五百助密雲備禦仍增設兵備副使以守之兵部會議謂事難懸度請

勅大臣一員往潮河相度議作石城且割密雲東路隸馬蘭谷戍守其東路其則退守密雲并增設副使整飭兵備兼理永平諸衛也用山東按察司帶俸從之

十一月虜賊八騎入寧遠麻溝山境軍士死者一人傷者二人按伏指揮僉事劉劍守備

都指揮僉事盛錦等報於鎮巡等官增入寇者九十餘人冀以脫罪事聞

命逮問如律罰銘俸三月

十二月兵部侍郎王宗彝奏臣奉命同工部左侍郎徐貫巡撫都御史屠黈按視朔河川形勢切見河口東西闊百七十餘丈地皆流沙土脈不堅水勢衝突城之不便惟宜增兵戍守川內古壯口一帶見往軍馬數少近日雖奏撥京營官軍三千分番防守俱無盔甲

五邊典則

卷一

七五

器械止皆內地人不習戰鬪宜掣回京營而以附近營典密雲六衛京操官軍四千餘人代之又密雲一帶操守官軍三千無馬者三分之一其操練舍人四百餘俱無衣甲軍器請以附近州縣寄養馬一千匹并鄰近衛分見在軍器給之又響水谷以東直抵古壯口一帶乃虜騎往來總會之地而墩座稀少請於內各添設大墩一每墩濶十二丈高三丈上置草屋下挑壕塹各遣謀者二十人分班

瞭望其交代之日仍令官軍百人護送又黃花鎮操守官軍亦皆京營調撥外衛輪班之數交代常失期請仍如先年例撥

長陵等三衛官軍三千人於本鎮操守免其赴京月糧隨衛關支遇上班量給口糧三斗其外衛官軍輪操京營者仍退回原營操衛兵部覆奏謂宗彝等所言皆宜惟營典諸衛官軍宜止留二千於古壯口防守餘二千仍令京營操備從之

五邊典則

卷一

七五

九年四月戶部奏永平盧龍撫寧山海等六衛弁沿邊關營七十八處官軍萬六千餘人舊例俱於薊州支糧往返不便請行管糧卽中以永平府原起運薊州夏秋稅并腳價米三萬餘石折徵草束米一萬石及量發薊州運價銀買米五萬石俱存留附近去處以便官軍十一月至四月支給仍行漕運衛門自弘治十年爲始以海運原額糧米十四萬石折銀九萬八千兩歲解薊州供官軍五月至

十一月支給從之

十年三月初遼東鎮巡官奉

命脩治邊牆營堡七年未成兵部移文按劾之
之於是鎮巡官劾奏副總兵羅維泰將焦元
王銘都指揮鄭雄等三十五人及指揮等官
夏忠等百六十人罪

命罰羅維雄等俸三月鄭雄等兩月夏忠等有之
今急脩完以聞

五月總理遼東糧儲戶部郎中王璠奏遼東

五邊典則

卷一

七

自弘治二年以來增設堡站墩台既多召集
新軍揀選合餘俵領馬匹亦復不少今軍糧
歲增七萬六千餘石馬豆增五萬八千餘石
而本部所發年餉銀視成化二十三年以前
額減二萬兩乞自今爲始仍如舊例歲送十
二萬兩俟歲豐蠲賤之後別爲議處戶部覆
奏從之

七月兵部奏近自古北口虜賊寇抄之後永
平一帶時有警報至

萬壽聖節三衛夷人不入賀恐與北虜合深入

寇建昌三屯二營兵馬雖多去馬蘭谷燕河

二營道遠有警必須裨將領軍往來截殺底
克有濟況各邊總鎮處所皆有副將及遊擊
將軍今永平比之各鎮尤重請暫設遊擊將
軍一員常駐三屯燕河營山多平漫非如馬
蘭谷有險可據參將楊勝不能獨守請添設
協同一員常駐燕河與楊勝同心共濟其遊
兵於三屯建昌二營揀選俱待事宣之日別

五邊典則

卷一

七

議裁革從之遂

命河南都司署指揮同知王果充永平等處遊
擊將軍金吾左衛指揮僉事白崇協同楊勝
分守燕河營兵部以泰寧福餘二衛近不入
貢慮其與朵顏衛陰圖入寇請

命薊州巡撫等官選遊兵三千委遊擊將軍暫
駐建昌應援仍留薊州遊化以東各衛所操
京官軍暫任永平聽調從之

十一年七月虜入密雲古北口境邊民被殺

者二人掠去者二十一人分守右叅將吳玉兵備副使張璉等自効且請治提調指揮宗璚等失於防禦之罪因言本鎮爲

京師肘腋而邊備廢弛兵力寡弱加以戍守逃移閑口空虛乞

勅兵部議處其宜兵部覆奏密雲見今有警又聞遼東寧遠守備都指揮王臣追賊太遠亦被殺死奏尚未至是皆朵顏等三衛賊虜所爲三衛世受

五邊典則

卷一

十八

國恩爲我藩籬自去年五月以來古壯日誘殺官軍數犯邊境

朝廷不忍加征降

勅擬諭彼既服罪遂從寬釋今年當入貢之際彼欲數倍於常因見不許懷忿散去似有要挾其情叵測謂宜行令鎮巡等官調馬蘭谷官軍一千助古壯口防守分番更代其京營輪操官軍原存留密雲防中者令仍舊防守逃者重治之復於見操官軍內精選騎卒三

千令都督楊玉領之駐永平三屯建昌等營馬步卒各一千五百令王璽領之駐密雲以爲犄角之勢其今次誤事官自叅將吳玉以下候事寧之日逮問從之

十一月兵部會

廷臣覆議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羅賢奏寧遠等處虜情以爲自古治邊守備爲上攻取次之乃朵顏等三衛虜人背逆天道犯我邊疆固所當征征之亦易但各夷係我藩籬况即今

五邊典則

卷一

十九

亦有在

廷進貢者比之背叛攻圍城堡者不同若遽加征討彼得其詞路疊益深擊之非便議上從之

十二月巡撫薊州都御史洪鍾奏潮河川去京師僅二百里居兩山之間廣約百餘丈每夏秋水漲溢則汪洋巨浸水退則坦然平路虜可擁衆而入守臣往往微置城鑿渠以地皆流沙難於踰鑿而止今相度地宜請於本

關之東三里許第二第三兩寨之間其山外高內低約餘二丈鑿爲兩渠以殺水勢復於口外斜砌石堰使水由冊中行仍於石堰之內築外關一座以百人防守使虜不得衝突下兵却敵謂所言可行從之

洪鍾奏薊州永平遼陽等處素無管轄虜易出沒關多軍少分布不及欲將薊州遵化以東十四衛京操官軍九百二十人存留本地防守事下兵部覆奏從之

五邊典則

卷一

十二年正月鎮守薊州等處總兵官蔣驥奏密雲等處關隘兵力寡弱乞將興營等六衛京操官軍三千留本鎮防守止支正糧不支行糧賞賜又沿邊墩台牆垣未脩補者尙多而山林樹木叢密反爲賊虜巢窟請

勅知兵大臣或科道官同出至邊牆外隨宜脩築新伐以寧地方兵部覆奏存留興營等衛官軍就近防守宜從所請其脩邊牆伐林木令鎮巡等官自行處置從之

五月遼東瀋陽等處數被虜殺掠人畜喪失軍器兵部請速治提調都指揮金俊等罪謂副總兵張澄先緣他事查勘未報分守左監丞劉恭方戴罪殺賊恭將焦元已回京問住請旨

上裁命金俊等速問如律張澄待查勘至日問奏劉恭方仍戴罪殺賊焦元既去任置之

六月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羅賢奏近謀報募顏衛虜騎二千屯虹螺山而泰寧福餘二衛

五邊典則

卷一

全

虜酋俱兵於他處俱欲入寇又虜騎三千入廣寧雙台等處劫掠官軍嬰城自守無敢禦之者請下所司議所以防禦之策兵部覆奏遼東與各邊不同海西每年一貢三衛每年再貢互市相通世受

中國厚恩雖時有寇掠原無聚眾反叛之謀祇因邊臣生事往往誘殺熟虜以爲功委官覆按亦不舉正其罪所以結怨虜人致啓邊釁彼得以復仇藉口我軍數至喪敗且三衛之

賊易得而海西之寇難平失今不圖恐仇怨積深導引非虜爲寇其慮非細請令巡按御史覆按雙臺之役人畜殺掠幾何官軍亦曾對敵及策應與否一一分別功罪以聞目今若有誘殺熟虜冒功爲首者以謀殺漢人律罪之同行知情者俱調南方煙瘴衛分分守守備等官知情者降三級鎮巡官知情故縱者奏請處分仍請

勅鎮巡等官各率其屬秣馬勵兵振揚威武優

五邊典則

卷一

全

卹士卒作其銳氣有警設策防禦必敵勢衆大本鎮力不能支乃會合鄰兵相機從事其各路城堡士馬器械仍下巡按御史閱實開奏從之

七月遼東守臣請以先後招集軍丁編入缺軍衛所及東山一帶土人并流寓人等戶內丁多者分爲二等等守城次等屯種又於安樂自在二州無差見丁數內選精壯者編成隊伍聽調殺賊并部覆奏從之

兵科給事中屈仲泰奏臣等三衛達虜邇來雖遣使入貢但恐陽爲效順陰蓄異謀今歲春夏間遼東屢報虜衆入寇近邊住牧今又據虜中回者言三衛遣三百騎往與迤北虜酋脫羅干議和自進貢虜使入關後宣府謀報虜營遁去遼東邊報亦少恐其窺我虛實陰與結構相爲進退宜及其貢使之來發露其奸宣諭恩威斥其罪惡使堅守臣節此伐謀之道也兵部覆奏從之仍

五邊典則

卷一

全

勅遼東宣府大同守臣嚴加提備

八月巡按保定御史高銓奏居庸關外東西山隘口各有人馬可通空濶處所雖在隆慶左右懷來永寧四衛腹裏地方然山南山北道路相通外口不密賊入內地人馬並進誰能爲備請以隆慶衛原撥永寧衛禦及京操官軍二百五十人單回分撥各口協同守禦又紫荆關之險實被巨馬河界破若賊據其地我軍戰守俱非所宜惟有河北三里鋪地

勢平展可以駐劄下視關城之內強弱虛實動靜起伏纖悉莫掩請卽其地增築城堡一座兼撥官軍戍守事下兵部覆奏從之

初遼東守臣奏正月中虜衆分道入寇我軍禦之連三捷先後斬首三百級全勝而歸談者以爲遼東兵久不振疑其誘殺至是朵顏三衛來貢

朝廷遣大通事指揮使楊銘等審之具云今年三月中遼東曾大夫差通事誘泰寧繡餘兩

五邊典則

卷一

全

箭頭日脫火乃等男婦三百餘人到邊互市盡掩殺之又領兵出境燒其輓帳車輜死者之親遂屢求復仇又人自虜中還者云朵顏三衛遣三百騎與北虜脫羅子等約和謀入寇兵科給事中戴鏡上疏曰朵顏三衛歸附已久世受

國恩雖馴狼狽虎故性猶在不免常爲邊患然朝貢之禮不廢屏藩之勞亦多在我處之當與制取非虜不同要使之畏威懷德然後爲善

承平日久邊備陳廢守臣率多庸劣失幾價事今年正二月間遼東守臣提督三至上功積三百十八級馬畜器械所獲無算據其所奏似有非常之功數十年來僅見此舉及今

楊銘等審出衷情乃大謬不然臣以提督之至在正月二月而三衛使臣則言三月誘殺多人日月不同其可疑一也遼東三次報捷而三衛使臣則言同時誘殺其可疑二也二者可疑則誘殺之事宜不足信然以理勢反

五邊典則

卷一

全

復推之亦有可信者邊土疲困素乏銳氣在時捐數十百人僅易虜首一二級今斬獲若是之多而云我軍全勝非緣誘陷何以獲此其可信一也凡虜見挫於我緣無備耳便其有備我軍遇之不敵遠甚安有始焉以無備見挫至再至三復以無備見挫引首就戮者乎是或同時誘殺分爲三捷以文其姦不然一月之間累捷如此雖古孫吳亦且難之豈李果之老疾諸鎮巡察佐之庸懦而能辦此

乎其可信二也遼東兵威久挫同此將卒也
勝敗勇怯豈能類殊是或憤其前蹟忍於誘
殺以掩罪冒功其可信三也捷音初奏流言
籍籍但事關重大莫敢誰何今三衛使臣果
有是言其可信四也伏望

陛下不以守臣之捷爲必是不以虜使之言爲
必誣不以臣愚之慮爲過當議選剛正大臣
一人或科道官二三人往按其事果如虜使
所言則明正守臣開邊結讐之罪寘之重典

五經典

卷一

全

以謝三衛若虜言虛妄則彼既遭大誅合怨
入骨必思報復宜申飭邊臣脩城陞精器械
集芻糧備車馬謹斥候勵士卒以謹備之度
幾有備無患兵部覆奏

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顧佐按覈以聞

九月上既

勅都御史顧佐往按三衛夷人所摠邊臣誘殺
事既而謂邊機重大

命兵部再集

廷臣議之會謂

中國之禦夷狄貴分曲直而重恩威常使直在
我而曲在彼思在先而威在後則夷狄賓服
而

中國安遼東功罪未明虜言誘殺可疑可信如
守臣奏捷得實當錄其功若誠誘殺則當明
正典刑以謝三衛使釋仇怨不然則彼常懷
報復乘隙而動兵連禍結何時可息又恐遼
結北虜爲之鄉導擁衆南侵此尤大可憂者

五經典

卷一

全

顧佐之行不宜中止從之

兵部覆奏巡按遼東御史羅賢所言廣寧開
原撫順三馬市每遇夷人持馬貂裘諸物來市
被鎮巡等官及勢家縱令頭目僕從減價賤
市十償三四夷人受其挫勒折閱積久懷怨
殊深往往犯邊多坐此故請自今馬市在廣
寧者委按察司分巡官在開原者委安樂州
知州在撫順者委備禦官仍申明舊例禁約
敢襲前弊者捕送巡撫巡按等官究治計駐

至二百貫以上者頭目僕從人等發極邊衛分充軍職官調別邊各衛帶俸遇

赦不宥若因而激變夷人致引邊釁從重論于碑鎮守等官奏劾按問又邊關守備等官雖錄鎮巡等官會舉本部依擬奏請任用然到任未久有被鎮巡總官員受賂更換及調往別城者官既行賂以免禍土被剝削而受害請行巡按監察御史今後凡有賂求之人須指實劾奏永不再用若本處缺官須暫委別

五達典則

卷一

全八

官帶管者仍卽會推具奏以候請用其管堡官員雖得徑自委用亦須從公會委不許用意頻調又開原撫順分守守備等官前勢家多與海西建州胡人文結爲親戚俺答者色遇其將來出關候之以其進貢上馬抵易或賂馬匹約貢還分其所賜馬旣不良隨便倒死駒操者乏良馬之用領送者有賠償之害請嚴設條禁犯者許領送并知識人首告按問各治以罪遇

赦不宥從之

十月遼東守臣以朵顏三衛虜衆數犯邊請調大軍征勦事下兵部集議會謂不必勞師遠征日宜增兵防守請於京營內再別選精兵五千

初總督一員領委知兵都指揮二員爲把總分二部一在廣寧迤西一在遼陽協同本路官軍戰守俟來春邊事稍寧引還從之於是都以都指揮楊銘丁玉爲把總

五達典則

卷一

全八

命都督僉事孫貴率之以行

十一月兵部尙書馬文升等奏勦剿永平密雲喜峰口外洪武間建大寧都可設營州等十餘衛又封建宣王以鎮之永樂初徙司衛於保定諸內地徙宣王於江西虛其地即以今朵顏等三衛爲我藩籬

朝貢不絕歲久弗馴漸生寇擾宣德四年

宣宗皇帝親率六師征勦正統九年復

命將出征自是虜不敢犯弘治初守邊官軍貪

功啓驟遂致頻年侵寇大約密雲境二十四次馬蘭谷境七次燕河營境十七次密雲關外官軍遇卒多爲虜殺賊皆深入如蹈無人之境恐其久而習玩導虜爲患况密雲

京師事有大可憂者今守邊馬旅軍三萬五千餘兵既增多不能獲一虜以爲功請督責鎮巡等官各陳守邊衛民方略又今宣府大同等邊各分爲三路鎮巡官居中左右叅將各守一路而薊州獨不然請今熟計其便并以

五邊典則

卷一

李

聞奏從之

時都御史顧佐按事遼東久不決而薊州衛致仕知縣丁鎮亦奏鎮巡等官李杲任良張玉自知債事已多無所逃罪乃使都指揮崔鑑王璽管勦等以酒食誘虜入塞掩殺三百餘人內男女幼稚胡漢相半恐啓引邊患自杲等始於是佐方追攝證佐與罪人勘覈而人畏鑑等不敢吐實且夷人所趨通事脫朵者查無其人鑑等又揚言於

京師謂佐輕信偏執刑罰過妄招激變地方佐因請別遣兵部及錦衣衛官各一員偕來叅情訊鞫得

旨官不必再遣祇令佐從公問理明白奏來處治不許徇情偏枉

兵科都給事中于宣等劾奏遼東鎮守總兵官都督僉事李杲鎮守太監任良巡撫都御史張玉其報遼陽等處被殺虜官軍人畜數目與巡按御史張隆所奏不同并劾杲等失

五邊典則

卷一

七

機罪狀兵科給事中蔚春復劾杲等謀窺力怯失機債事誘殺虜人冀免罪戾杲及任良貪暴素著杲解成痼疾張玉束手無策相助匿非軍士怨憤久不協附請按治其罪兵部會

廷臣議請取杲等還京

上命待顧佐按事報至以聞

兵科都給事中于宣等奏遼東鎮巡官李杲等以朵顏三衛虜人寇請增兵防守

朝廷議遣孫貴率兵五千以往臣愚料之果等
心有所爲不在增兵之不可發者有三遠
東邊臣前誘殺虜衆事方按察等懼及故
盛言虜怨賜物薄惡數爲遷害乞加天討益
欲掩其格勢之端冀免誘殺之罪若與增兵
適墮其計其不可一也虜寇出沒無常邊將
能遠斥候嚴守倘彼必不敢深入縱小有寇
掠自其常耳未可卒禁况十月以來更無聲
息其不可二也邊人積畏京軍蓋將士畏其

五邊典則

卷一

五

奪功百姓畏其虜掠况廣遠諸處已極疲瘁
出軍必重加擾害其不可三也近聞管糧郎
中王邕呈戶部言芻糧尙不足以給士卒重
以客兵費何所出并傳報虜中大雪三尺邊
方稍寧其言亦足驗矣請留貴勿遣別差人
往探消息更議方略且劾貴非統馭才受任
之初數妄陳乞其行師可知宜降
勅責之監察御史周進隆等亦以爲言且請撫
諭朵顏以給官軍銀賞猶邊士之苦戰及死

敵者章俱下兵部看詳言今建州海西女直
諸虜相繼入貢朵顏三衛亦將來貢而所在
邊地秋收已畢人畜入堡縱虜入寇亦無所
掠宣等所言誠是請留貴等守兵弁後還催理
軍儲官責成遠東守臣中飭副參守備操練
兵馬振揚威武各邊麾下精兵按伏防禦賊
小至則相機截殺大至則合兵戰守并令巡
按監察御史轉訪失機誤事者具實以聞給
賞銀不敷請別議

五邊典則

卷一

五

上命孫貴所統官軍不必行催理軍儲宜取回
遼東等處給賞銀戶部計處以聞朵亦馳奏
達賊自九月侵犯以後未見猖獗請止兵從
之
十二月遼東行太僕寺少卿張達奏朵顏三
衛虜賊累犯邊境殺掠人畜皆守邊官軍無
備所致一旦有備來卽殺之其誘殺與否宜
不必治罪兵部覆奏謂達出位妄言爲邊將
飾非榮惑

五邊典則卷之二

信安徐日炙子鄭榮集

勾餘施刑曜爾結父

全載

閩漳張 熒紹和父

弘治十三年四月都御史顧佐奉

命併勦鎮守太監任良總兵官李杲巡撫都御史張玉誘殺之罪謂其燕安玩愒武備不脩以致虜寇屢次深入殺傷官軍虜掠人畜其隱匿之計雖云未成而不職之愆實不可掩宜公示譴責以戒將來巡按監察御史張隆

五邊典則

卷二

亦奏去歲義州之捷有於木城內殺舍餘及取囚人首以報敵者鎮巡等官坐視不理廣宣拘禁答語達子捕思歌等以落鐮鐵鎖于戶沈璫等謀殺虜中走回男子以報功皆良等紀綱不振所致乞將此三人取回選入代之兵部覆奏請自良以下至分守少監劉恭副總兵張澄右叅將史贊胡忠都指揮崔鑑等俱速問究治

命劉恭等侯寧宣等問結後奏聞處置任良等

縱容誘殺累誤事機取問多端卽差官代回俟至日以聞

十四年四月初工科都給事中馬子聰等劾奏巡撫順天等府都御史洪鍾於潮河川鑿山改水其功難成

上命錦衣衛千戶牟斌問勘以聞至是斌回奏謂如子聰等所言

命工部趣令鍾用心督理務底完成以濟邊備五月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張烜奏都御史洪

鍾建議脩潮河川功久不成且今柏楹山既以築牆則川乃牆內雖鑿之亦無大利兵部覆奏亦言其勞人費財違眾敏愆乞停之

上曰潮河川工程既有前

旨其不必停

六月

命工部侍郎張達往勘潮河川工役

七月初虜賊駐兵塞下攻遼陽遼東諸堡分守副總兵孫文毅少監劉恭率官軍四千赴

之虜窺迤西無備乘虛拆邊墻四十餘道擁
入十餘騎分道直入長勝諸屯堡大肆殺掠
老弱盡死少壯者驅繫以去畜產禾稼蕩盡
遼東大震鎮巡等官太監孫振等奏報匪不
以實巡按監察御史車梁以聞兵部議請遣
官按問文毅等罪狀并覈實殺虜官軍人畜
之數奏聞裁處

上從之

命吏科右給事中鍾勑刑部郎中王益謙往會

正統典則

卷二

巡按監察御史按問之

初海西兀哲南衛都督都理吉次子尙古以
舍人入貢授指揮後貢賂駝弁歸殺虜人口
求陞都督不許止陞都指揮僉事尙古怒去
絕

朝貢時入爲寇仍率兵遮絕海西諸胡之入貢
者諸胡並怨之尙古後情過使五十騎叩邊
歸敕守臣貪功遣百戶至虜中招之約爲求
陞尙古遂率五十騎入貢至開原守臣驗放

尙古等五十人赴京泰寧衛都督猛革忒木
兒聞之大怒邊將謂尙古阻其貢今反客入
貢遂入寇遼陽既去仍留書於邊言諸胡所
以侵犯者實出於此建州左右衛亦各遣人
來言尙古若誅則衆怨俱解守臣因請誅尙
古或投之南荒以謝諸胡兵部議謂尙古初
使人至邊意在服罪以釋諸胡之忿當時守
臣止應曉諭令回俟至冬入貢不應擅遣人
入境招之以致諸胡不平今尙古既入貢又

正統典則

卷二

四

不可誅戮若如所請恐結怨海西諸衛更生
他患守臣不吝爲謀一至於此請并行近所
遣按事給事中等官查勘以聞令守臣書諭
猛革忒木兒等許令改悔自新并歸所虜人
日以自贖從之

遼東鎮巡等官奏本鎮自三月以來亢陽不
雨河溝乾涸人馬通行以致虜數入寇自六
月以後苦雨不息城垣倉庫多就傾頽新舊
邊墻墩堡坍塌過半應秋高時虜賊擁衆長

驛以戰則兵力寡少以守則墻垣未集請東西二路仍增設遊擊將軍二員於瀋陽寧遠駐兵或選京兵五千赴彼策應兵部覆奏遠東自成化十二年

命官整飭邊備之後迨今二十餘年請集

廷臣議舉文職大臣一員往彼提督軍務整飭邊備所請增設遊擊及京兵

命熟計其便以聞

上從之於是

命都察院右都御史王宗彝往

兵科都給事中屈伸等言泰寧諸虜內附日久受恩最深一旦以尙古爲辭大肆掠殺虜軍民攻陷屯堡百年來所未有今日問罪之師當舉無疑若以西事方殷未遑東顧但責守臣嚴兵積粟以爲備禦計卽如兵部議欲省諭泰寧都督猛革忒木兒等亦宜數其犯邊之罪且云

朝廷震怒未已宜速送被虜人口爲自新之路

今兵部所擬止稱剿衆犯邊

朝廷天地之量已往之罪不復追究臣等竊謂不然中夏外夷并包無外固天地之量也若外夷肆侮荼毒生靈天地之心寧有忍然而不動者今惟日不復追究誠恐德加而不懷恩厚而愈驕在我徒示怯弱之形在彼亦無創艾之意王者威懷之令固如是乎又稱若將所虜漢人送回俱有重賞臣等以爲漢人係泰寧諸胡親行虜獲者設若送回行賞是

正統典則 卷二

六

前日之犯邊不以爲罪今日之歸俘反以爲功誨以爲盜之利啓其無賴之心王者懷柔之典固如是乎又詰問番文所言如瞎子一般朵若情緣復書與爾分別是又招尙古之故智也今泰寧已行侵犯又與尙古聲言入寇者不同若復爲彼分別恐諸夷觀望而起欲一一以副其意日亦不給也况泰寧進貢前此未聞阻絕所留番文得於風帳牆上真偽未可知豈可輕信而遽行耶兵部覆奏請

令遼東守臣不必遺書止於泰寧來邊互市者曉諭得實回奏從之

閏七月監察御史車梁言五事一遼東義州舊有義寧鎮廣青榆林大安綏達五馬營堡屯兵守禦自正統中失守至今未復遇警衆應之人失機誤事率繇於此請及今脩完各添置馬軍百人步軍五十人隸分巡防守一遼東邊牆連年脩築役衆費鉅卒無成功一遇雨旋即傾頽蓋繇鎮巡副叅等官委任非

人徒爲勞費乞令都指揮叅將備禦等官親行督理工完標木牌列其姓名以憑賞罰務使基址深厚高踰尋尺其廣寧等七衛餘丁足充工役而金復二衛去邊千里赴役甚艱請令量貼工價收解廣寧助贖石之費一遼東都司衛所軍官犯罪問擬立功帶俸差操三年五年果能自新仍復錄用奈此輩革任之後坐廢祿俸居間縱惡請自今有犯連坐本管以枉法賍論一遼東各城馬步官軍騎

射衛突頭皆合度但鎗刀牌鏡之法全未操習請令各邊鎮巡等官各訪所部舉精通其法者使爲教師分領教習一遼東諸衛治造兵器該管官多役占賣放每遇查盤百計那補請自今逐季按閱犯者論充軍降級其匠役量免一丁以供口糧兵部覆奏從之

兵科給事中艾洪言巡撫遼東都御史陳瑤檢壬剛愎濫膺撫巡誘降啓蒙貽害地方尙古犯邊之日宜卽差人曉諭其不退聽當與

問罪之師計不出此反誘其來

朝使一人獲利而衆夷梗化故猛革忒木兒輩假爲詞舉兵入寇推原其根始罪在瑤等現尙古見在會同館病且危籌設有不虞非惟本夷構怨傳聞諸夷復起別辭邊圉有此多事矣請會推有風力謀勇官往代其任徵瑤等還下獄治罪

命所可知之

巡按山東御史車梁奏遼東海西弁朵顏等

三衛世受

國恩正宜輯制諸胡爲我藩籬奈何禽獸之性變詐不常陽爲進貢陰實窺伺前來貢者尚未回而乃敢入境爲寇旣又分駐塞外不退跡其所爲姦謀不淺今秋高馬肥恐猝有乘隙深入之舉不可不慮請拘留進貢夷人於廣寧爲質責其送回被虜人口或降

勅切責令彼革心向化仍戒飭鎮總分守等官嚴兵爲備來則出兵以戰退則收兵以守不

五通典

卷二

九

許仍前怠忽以墮賊計且遼陽一城兵馬止四千有奇先因按伏他處在城空虛致賊乘虛而入或別城有警人馬亦各不數請照正統間百戶畢恭所奏事例令巡撫等官勾選各鎮操軍弁自在安樂二州達官等戶內餘丁各三丁選一更撥一丁貼助父子馬步軍餘五十人爲隊大約原軍五千倍之合得一萬隨軍操練遇警策應有功一體陞賞其鎮守等官以下凡役占餘丁者抵罪此乃遼人

所自願非抑勒而強使之者若通行各邊做此勾考則不假金帛招募旬月之間可致數萬亦安撫之一策也兵部議謂來貢夷人義不可拘留請仍如本部近日奏處施行其選取餘丁之策可用請令開原三萬遼海諸處一體施行從之

監察御史余本實等奏遼東遼陽失機已聞遣官按覈臣等竊聞議者皆云鎮巡等官太監孫振定西侯蔣驥都御史陳瑤招撫尙古

五通典

卷二

十

人貢以致諸胡不平大招寇敗陞下寬仁姑俟按報未即真振等於法查得各官始送尙古赴京以遠夷聽撫爲功妄稱兵不血刃威伸異域遂原其既往之事許以自新之路及聞諸胡咸以招撫尙古藉口則又奏稱莫若將尙古安置南荒或明正典刑以爲諸胡戒一尙古也先以爲功而欲賞後以爲罪而欲誅則是招撫失策明自知之其罪固不可掩矣旣而邊釁已開又不嚴加防禦

致賊擁衆深入如蹈無人之墟自長勝堡直抵高架子沈家也二十餘處縱橫殺掠人畜蕩然暴屍滿野哭聲震天長老以爲百年來未曾遭此慘酷其罪益不可掩矣而振等尙優游在職何以示戒且邊人素畏各官之威不畏勘官必且觀望顧忌不敢首寔一也始謀招撫復欲誅之且以招撫出自

朝廷虧損國體二也振等身負重愆百計求免憂遭荒途之中安能備邊三也請徵振等還

五邊典則

卷二

土

命下所司知之
下獄抵法兵科給事中屈伸等復以爲言

八月司禮監太監李璋工部右侍郎張達自潮河川勘事回言都御史洪鍾初欲鑿川報國希成大功然所鑿石洞上寬下窄僅泄小水夏秋水溢石墮仍循故道其稱得地數百頃亦近邊墻地多沙石耕種匪宜若其脩築川內大小石城邊墻墩堡并山海關一帶長城具有成績鍾之用心亦可嘉也仍列鍾所委

脩築城堡等官叅將高瑛等二十六員以憑旌賞

命兵部看詳以聞

兵科都給事中屈伸等奏右副都御史洪鍾本以小才謬膺重寄惟事巧詐全無朴忠頃因整飭薊州邊備奏改潮河川水道預誇後功上希

天聽且曰半年之後事不能成事成之後不爲經久大利則治臣之罪今據其先後奏并工

五邊典則

卷二

土

部侍郎張達勘報及復觀之鍾欺罔之罪有三前稱鑿山改水建立重關膠秦人之百二後稱二道分流用洩水勢比開壩之月河今勘報云鑿開石洞上寬下窄墜石止水不流仍循故道月河不可得其欺罔一也其稱水既改去得地數百頃撥軍承種今勘報云地雖山岡沙石且近邊墻用軍屯種恐致疎虞烏在其可耕邪其欺罔二也率易告成而勘報云徒費工力無益於事所謂上可以紓

九重之慮次可以解

朝士之憂下可以紓邊人之愚者茫無幾焉其欺罔三也加之壓死人命其數不少濫竊名器所費無經傷天地之和賈軍民之怨請速治其罪

詔所司知之

六科十三道劾奏都御史洪鍾脩鑿潮河川無功妄引前管脩築長城冀以掩罪而侍郎張達承

五邊典則

卷二

十三

命閱視回護欺罔請俱逮治以爲人臣不忠者之戒兵部尚書馬文升亦以爲言且云鑿河之妄費不貲人心之嗟怨已極雖有他功難於論贖請速鍾還治以罪

詔鍾鍾休三月達姑宥之

十五年六月分守密雲右監丞韋祥有恭將吳玉兵備副使錢承德奏古北潮河達賊出沒不時示寡伏衆以誘我關營官軍力寡乞照舊例量撥京軍防守事下兵部覆議據祥

等所奏虜賊出沒其數不多各關營官軍若無私役亦足防禦其請乞京軍又不關白鎮巡等官未可輕發宜下巡撫都御史洪鍾脩鎮守官計議回奏從之

十六年正月吏科給事中鄒文盛言朵顏三衛虜酋世受

國恩既爲藩籬顧乃犯我邊疆萬一諸夷效尤患且不測問罪之師不與備禦之策不講議者曰三衛作藩東鎮所以捍禦北虜率服東

五邊典則

卷二

十四

夷即有侵犯不優假以羈縻之恐致外患是言也彼固以之欺我而我亦以此有誤夫非虜果寇則彼望風奔潰匪命於我邊牆彼自爲寇則糾結諸夷虜掠我人畜是不惟不能爲我藩籬而且爲我仇讎矣則是三衛者果何恃乎徒畏壯虜之侵犯而任三衛之挾掠是猶芻牧之家畏虎豹之食其牛羊而畜豺狼以爲衛不知虎豹未至而牛羊半爲豺狼之食矣道路咸曰虜之爲患非一日而我之

受惠則有數失曰征伐未行也禁例太嚴也應援不接也關市失市也邊境不固也兵食不足也爲今之計宜反其所爲以征伐言之虜雖逐水草以爲生然各有巢穴前屯賊巢在鉄嶺川宣遠賊巢在虹螺山錦義賊巢在凌河墨州上哨廣寧賊巢在老虎林遼陽賊巢在車輪坡開原賊巢在刀背上各近邊牆百餘里每至水凍草枯人馬疲困若於此時併力一征其勢可勝乞

五邊典則

卷二

十五

勦鎮巡等官招募義勇勦借土兵於廣寧等五路各出軍馬五千分爲五哨再請京營神鎗手五千分撥五路擇人領之而總兵則居中節制先令謀者探之乘其不備各賞五日饌糧攻其巢穴河東兵馬由西北抄擊河西兵馬由東北截殺仍於師出之始馳告東夷謂今日之師實以三衛背叛禁行天討於爾衆無預則三衛震驚東夷破膽可以伸天威而邊患息矣以禁例言之遼東邊禁誘殺襲殺

撲殺掩殺者皆有罪固所以杜僥倖之功然大率之類信義難服乞少爲更張語諭三衛廣酋爾昔作我藩籬故許在邊住牧業禁誘撲掩襲爾衆乃緣此爲奸乘機肆虐是自絕生成矣其自今遠邇不得在邊住牧但在百里之內悉聽官軍撲滅亦以此示廣寧等五路將官凡斬獲首級照例陞賞所得婦女牲畜悉不追問則彼將不敢窺邊而易於守禦矣以應援言之虜騎奔突疾如風雨若非援

五邊典則

卷三

十六

兵連接何以濟事乞
勦鎮巡等官相度便益於邊堡會城適中之處創立營城如遼陽地方宜在柳條塞瀋陽地方宜在高墩屯其餘開原廣寧錦義寧遠前屯各擇要害之處創立營房量積糧草而以各城軍馬分爲兩班一班在城操練一班在營按伏選官統領而分守等官往來提督城中與營城軍馬仍分番操備俱以半月爲期官軍月糧城中支七斗營城支三斗芻豆各

隨所在支給則聲勢連絡遠近有備一遇有警舉營兵以救邊堡出城兵以接營兵不惟事勢便利而沿途荒地亦有恃而復得耕作矣以關市言之遼東先年因三衛內附東夷效順故於廣寧開原奏立馬市交易當時虜酋輸款時以馬易鹽米彼得食用之物我得攻戰之具近賊虜狡黠不以堪用馬匹貨賣持以入市者惟榛松貂鼠瘦弱牛馬而已又有假此窺覷虛實者

中國間利之徒與之結交甚至竊賣兵器洩漏軍情雖有監市分守等官勢不能禁竊聞虜所易銅鐸出關後盡毀碎融液所得豆料專以飼馬其志可知又聞犯邊後以所掠銅鐸等物貨賣東曾請酋以所掠男婦條繫至詭言於三衛所得遺其家屬贖取官軍不惟不敢問而且餽以酒食米鹽之類借寇兵而資盜糧孰甚於此乞罷關市以賞彼米鹽給賜貧軍以餽彼酒食犒勞有功必得其死力如

以設立既久不欲變更亦當嚴飭監市等官於夷人入關止許易賣並米不得私賣鉄器豆料舊例許五十人十人共買銅鐸一次其進貢夷人固有買銅鐸者亦照此例若虜賊以所得人口器物不即投獻仍變賣求贖者許分守等官擒捕梟令

中國之人有交通夷人盜賣軍器洩洩事情者依律處決則下不失利上不失威而虜亦莫我測矣以邊境言之遼東邊境自山海關抵

開原延亘二千餘里河西一帶隨山起築多用石砌廣寧以東地勢平衍止可設築其初根基既薄窄後之脩者不過因舊而已且沿邊墩臺亦多坍塌或兩處三處併在一台官軍無險可守瞭望不及虜騎之來漫無阻隔至有虜掠出境而官軍未知者切見沿邊野草繁茂水上便葢甚利陶冶若以歲役丁夫燒磚脩砌邊牆擇人任之厚賞緩期數年之後沿邊可成金湯之固乞以河西河東增設

兵備副使或參事一員各照先定地方督同分守備禦等官相度道里遠近地勢高卑量工程之難易定丁夫之多寡開密燒磚運至塼所一面脩補舊塼以備防守一面包砌新塼以興工役而兵備官員親臨嚴督待其成功不次陞擢仍令五路分工脩砌除山谷深峻不必脩砌者不過千餘里每路一年脩五十里至六七年間可以成功賊雖有強弓勁馬亦將無所施矣以兵食言之遼東東運海

五邊典則

卷一

十九

西正接三衛

國初設二十五衛梁充官軍填實行伍因軍屯種積聚倉糧先年官軍十有九萬近或逃回原籍或潛匿東山或爲勢豪隱占見在止有七萬之數遼東米穀銀一錢可糴五六斗或三四斗近因兵荒斗米直銀一錢而軍士月糧一石折銀二錢五分則止實米二千五升兵食不足是以虜賊乘虛侵掠乞遣御史一員清理軍伍逃亡者卽爲行勾潛匿者撫諭

使還隱占者許首免罪其鎮巡等官仍遵覓例招募土兵清軍御史仍會管糧卽中清出近年迷失隱占屯地使之耕種管糧官會計各邊糧務務足主客兵二三年支用官軍月糧照時值增給則兵食可足而邊方有賴矣兵部覆奏謂文盛所言俱鑒之可行請下遼東守臣參酌時宜密度事勢奏行之

命鎮巡官公同議處以聞

二月巡撫遼東都御史張鼐陳八事一定馬

五邊典則

卷二

二十

制遼東官軍馬匹創死其軍士有一年追買二三匹者蓋正軍領馬操備餘丁各有差役無他生理故一遇馬死多典賣房屋或子女或妻室者乞

初兵部查照京營事例行遼東鎮守總兵官酌爲馬步兼用之法每隊官軍若干步軍若干則不惟多且火減而軍士亦得保全骨肉矣一清屯糧遼東屯地俱在北邊近年邊牆外盡爲賊巢屯軍不敢屯種糧草每歲包賠又

有馬軍無力者告與屯軍兌役豪宦勢家乘機占種屯軍迫於賠糧往往逃竄乞令有地者照舊納糧無地者暫准停免待脩墻完日與舉屯田則屯糧不失原額而軍士不至逃竄矣一清隱占遼東總兵副總兵參將都指揮指揮千戶等官先年各選驍勇軍隨從殺賊父之遂爲家人其陞調官員則有帶去軍丁見在世襲子孫有任參將以下者一家有十餘姓一姓有十七八丁又有隱占軍丁從

五邊典則

卷一

三十一

嫁使今者見今一家多者二三百丁俱稱舍餘不當差役乞降

聖旨榜示曉諭許隱占之家限三月以裏首官改正免罪軍丁發回衛所收補不首者官每五丁降一級甚者能職充軍軍發沿邊墩台永遠瞭哨庶豪宦不敢隱占姦軍不敢避一查流寓先年遼東倉庫官吏有坐事病故子孫艱難者有客商子孫安土重遷者皆不還鄉又有各衛餘丁被虜走回解京收充勇

士遣下戶丁俱在都司并各衛經歷鎮撫下帶管乞一切差役比之衛所餘丁十不及一以致姦詐之徒攬爲官吏商客子孫告投別衛帶管乞

勅所司查勘如果官吏客商子孫原係民者改發安樂自在州寄籍當差軍發缺人衛所補伍其各衛原逃冒名寄籍并勇士事故不勾丁者俱發原衛當差補伍一定軍伴見例鎮守總兵等官軍伴各有定額但未開是何軍

五邊典則

卷一

三十一

丁及更代歲月以致各官多占又有管糧郎中布政巡撫官太僕苑馬寺官馬市序班安樂自在二州知州俱役餘丁正軍缺人俱給因而逃竄乞

勅兵部行各鎮守總兵等官凡軍伴各本部把總隊下軍內僉撥不許辦納月錢其郎中等官俱聽巡撫衙門定與名數行附近衛所餘丁內僉撥半年一代若濫役者軍職每五名降一級民職五名以上依律追給催催仍坐

行止有虧爲民一停冠帶先年開冠帶事例以助驛遞供給冠帶者輒復其身然衛所軍餘每丁歲辦供用銀二兩陪銀一分用銀二三兩軍吏一年用銀四五兩若一得冠帶終身不與故每衛冠帶者甚多此例不停十年之後衛所皆冠帶之士當差盡乞丐之人矣乞鑒臣於旅順木場等偏僻驛遞及一路鋪司兵多文少者量撥衛要驛遞補完原額協濟遞送冠帶事例卽爲停止一限生儒遠東

五邊典則

卷二

字三

生員多陋劣者規避差役或以他姓餘丁冒爲優免之數乞申明考選一戶生員勿過二名正軍一子不許入學本家無子不許告取別家餘丁供給一嚴引服遠東衛所舍餘人等入關買賣者例出草價銀三兩五錢原籍祭掃者惟婦女年十六免納其餘出銀一兩供輸管糧卽中給引入關今給引者多或八九年甚有二三十年不歸者其徭役累見在餘丁應當若老幼婦女欲於原籍祭掃其少

得資給今未出門先納銀一兩不免借貸多流落不還乞令遠東祭掃軍丁六十歲以上并老幼婦女免其納銀衛所徑給路引掛號入關其買賣之人務告巡撫衙門行該衛所查果本戶別無給引之人又有家業妻子方納銀給引仍嚴定期滿違者卽本家歲出徭役銀二兩充官用若年五十五歲以下者不許給引使祭掃者不苦揭債買賣者不敢避役

五邊典則

卷三

字四

命下其奏於所司六月遼東鎮巡等官奉片議上給事中鄒文盛所陳邊務其却覈奏謂文盛以朵顏三衛夷人背恩殺出師征之守臣則欲先以守備爲本俟邊城築完兵備充實然後因其來犯刻日出兵直搗巢穴或殘賊復舉我軍三面而守一河而戰庶有全功守臣之言宜從文盛又欲弛撲殺襲殺之禁以倡我軍敢勇之氣守臣則以爲恐啓要功

生事之心請移文守臣當夷人互市之日遣通事傳諭其衆令今後宜遠邊牆百里之外住牧如欲來市預先期三日令二三人傳箭答話欲傳報夷情亦先期一日若非答話而擅入百里之內者許官軍襲踪撲殺我軍仍及時於百里之外築立封堆或挑壕墾爲界俟功畢然後施掩殺之禁其撲襲掩殺者仍不許以首級報功妄圖陞賞文盛又欲罷絕馬市互易守臣則恐罷絕之後夷情愈嗟或

五邊典則

卷二

三五

備結爲患今宜不必禁約夷人止嚴督我邊方軍民監市官如遇開市之日止許以布帛米鹽等物入市交易不得私帶銅鐸鐵器俟各夷後此有求買銅鐸者然後定爲年限許令三年一買文盛又欲於東西二路添設憲臣整飭兵備脩治邊牆守臣則以爲遼東連遭兵荒請俟年豐再議文盛又欲請差御史清理軍伍屯田并措置糧餉其給軍糧每年照豐歉平準定價不得拘以二錢五分之數

守臣議其言宜從但清軍免差御史止令巡按帶領上從其議命撲殺襲殺掩殺者果係犯邊達賊亦准令報功八月初遼東都指揮僉事張斌以罪奪官其孫天祥入粟仍爲都指揮僉事備禦廣寧前屯衛弘治十五年十二月虜賊十餘騎入境射傷建州

五邊典則

卷二

三六

朝貢夷人金奴等四人掠去駕車牛十二隻車夫松虎馳報天祥將會兵追襲斌與天祥反其子洪謀賊傷進貢人事不可掩於虎走二十里來報比汝出關又四十里賊去遠無及矣不若率兵出毛喇關趨夾喇灣歪頭山三衛營出其不意掩殺之指爲前賊可以贖罪天祥及指揮徐還等如其言得虜首三十八牛十二馬二十餘弓矢甲冑數百事其幼男婦女首級皆棄之又以原報賊少斬首過多

妄言是夜三更失山台舉火天祥聞警出城道過於虎報賊三十餘人出關二十里見前賊百餘騎於歪頭山追及之斬首二十七又馳五十里追及於高廟約二百騎斬首十一級全軍而還以提告復以賊首一級遣守備都指揮郭振振不受而以其事報鎮巡等官皆信而奏之又

勅獎勵次第頒賞巡按監察御史王獻臣疑之移文駁勘指揮楊茂於斌爲妻弟故有隱其

元氣集

卷一

三

子欽有求於天祥不許復衙之乃以斌天祥謀劫虜營事詐爲前屯衛移文呈獻臣獻臣得之以聞

命大理寺丞吳一貫錦衣衛指揮楊玉會續差御史余謙按之於是盡得其事而斌以茂欽服罪復上章訴理敘率合匿名律文覲得不坐時議謂獻臣先已駁行不係欽告於虎等佐證甚明謂賊入時尖山臺未嘗舉火虎入城傳報天祥始領軍出城非在途相遇虎報

賊十騎而天祥云三十旋增至二百其數不同撲營在夾喇灣而云先戰在歪頭山後戰高廟其地里亦異天祥云奪回牛車而虎等執非原物衆亦以角細毛深不食穀草非境內所生斌以謀非已出而虎稱斌面諭天祥使之盡力楊茂又言是日過斌飲酒斌自云此時撲營上戰當已得功於是斌等語塞而參政寧舉僉事王中守備官郭振振勛皆同聽調隨行軍士劉賢等皆效服無異一貫等

元氣集

卷一

三

具獄以聞坐斌依謀殺人造意律斬人祥依從而加功律茂依詐爲指揮使司文書律欽依投匿名文書律各絞隨軍將士擬罪有差且請明正典刑榜示各邊以爲後戒仍宣諭三衛夷人使知

朝廷德意釋彼仇怨爲我藩籬又

勅太監朱秀總兵官楊玉和御史張龍去任御史王獻臣奏事失詳及守備官郭振扶同轉達之罪有

青命三法司議處於是合請移文巡按御史將
斌等械繫待報處決從行將士會議等依律
逮問其榜示各邊宣諭三衛皆略如一貫等
議得

古斌等弁諫俱准擬議等免逮問不錄其功秀
玉龍振姑宥之玉龍振仍各罰俸一月

十七年七月

命工部侍郎李鏡大理寺少卿吳一貫通政司
叅議堯蘭經略邊關銓起山海關廟山口至

五邊典則

卷二

三十九

密雲墓田谷關一貫起黃花鎮挑峪村至居
庸關白竿口堡堅子谷蘭起紫荆關南山墩
至倒馬關葦箔嶺口銓等陞辭日

上朝退召至候閣面諭日邊關重事爾等往須
用心整理官軍少處卽爲增補官員不職者
奏來處治務圖經久不可虛應故事

勅書該載不盡者聽爾等便宜行事各

賜白金二十兩綵段二表裏鈔二千貫

八月經略邊務侍郎李鏡奏古北口邊方西

至墓田谷關東至山海關廟山口增垣一千
五百餘里關寨營堡二百四十餘處俱坍塌
損壞宜從新脩理以圖經久但今邊方多事
防守尙且不及若又令赴工未免重困乞令
順天永平二府各於所屬輪班工匠摘發四
百五十名其間精通藝業者起解赴工不堪
者照例納銀一兩八錢解赴薊州官庫催備
工役與所在操守下班官軍并蘇放農種糧
守令餘相兼脩築從之

五邊典則

卷二

三十九

李鏡奏山海關廟山口至密雲墓田谷關勢
皆單弱而古北口潮河川等處所係尤急今
議脩築牆墩壕窖雖頗嚴密但防守乏人乞
將都指揮張澄郭振所領京營官軍分投布
列其原額逃故者仍照先年事例召募充數
且以充實新立石匣等營兵部覆奏

上從之命募召軍士務在實核毋從冒濫虛費
邊備

十八年正月朵顏衛都督阿兒乞蠻遣使來

貢且言逆非小王子敬妻以女不從數被仇殺終不改圖鎮守薊州太監陳榮以聞下兵卻議阿兒乞蠻自陳爲國效忠不與非虜和親其情僞雖不可知然不可不量加獎勵以堅其內附之心

命降勅獎勵之

正德元年給事中徐槐言遼東開原中固鐵嶺懿路洺河蒲河等城諸夷環繞三面受敵龍焉衝要衝禦所守堡等官責任甚重凡受

五通典目

卷二

三

委至此者慮禍求免以致數更或才不盡用或用非其才其非邊土所宜宜行守臣選用謀勇往當其任如軍政事例五年通考稽其功過以定賞罰從之

二年正月忽魯愛衛都指揮僉事告出納與凡者則衛都指揮同知尙古相仇後尙古率衆攻圍苦出納村寨苦出納射殺之畏尙古卽復仇率其妻子畜產來降兵部議發兩廣安置旣而聞尙古親屬將與兵報復慮生邊

患復議殺出納以償尙古之死行鎮巡等官勘處以仇殺要由尙古苦出納又非尙古卽落宜如初議乃安置于廣仍以苦出納等三人照原職于衛林衛中所帶俸那可添者等二十人各食糧有差

三年七月巡撫遼東贊理軍務左僉都御史劉嶽奏遼東地方山海阻隔舟楫不通原無民運止有屯糧每年所入止足歲用三分之一今倉庫空虛軍士缺食查得所屬二十五

五通典目

卷二

三

衛衛有塩場每年例該煎塩三百八十五萬六千四百三十斤給軍食用但塩場去衛頗遠運送其艱欲自正德四年爲始每年塩課運收在場召商中買所得價銀俱聽官糧卽中召商糴買糧料以勸官軍月糧如此則邊儲有助而塩課不至虛費戶部覆奏從之仍命陞職一敘

賜勅獎勵且令事有可興革者其悉以聞四年五月泰寧三衛女直都指揮僉事滿贊

率其部落男婦二萬有餘欲附邊境築上圍潛任以避非虜守臣以聞且言鎮安等堡舊有土圍可容下兵部議三衛爲

中國藩籬彼既有事告急我當有以庇之但彼子野心變態不測請令遼東鎮巡官整兵防範不可信其甘言速生怠玩兼遣人多方訪探果無詐情聽於牆外要害處照常藏避不許踐我境內驚擾人心其鎮安等堡上圍果遠離邊境基址如故許其老弱暫居事宣省

令遠去任牧仍遣撫夷通事恤勞宣諭

朝廷恩威使之感激若有詐僞務在審處奏報

庶附夷有所倚賴邊境不致疎虞矣從之

七年十二月初遼東三衛達子爲恍惚達子

所逐驅其牲畜入境以避難守備寧遠都指

揮僉事馬標與百戶錢成謀邀殺之而取分

其所有詭稱犯邊以命盡賈既而三衛隴朔

夷人叩邊索償鎮巡官審詰具得其情以聞

柳察院議三衛夷人爲邊境藩籬標等入合利

妄殺開花要端法不可貸當斬獄上得

旨標成依律處決官令聽標指使者俱發邊衛

充軍

八年正月命兵部右侍郎石琚兼都察院左

僉都御史提督遼東軍務時海西首老鼠乃

留等及都督加哈又竹孔輩等屢犯邊阻各

夷

朝貢而泰寧福餘等衛與滿蠻的相侵桑顏等

衛久不通市守臣以聞

廷議謂建州三衛初非犯順其爲邊寇者惟海

西老鼠耳若選用兵適激其變莫若先示懷

柔徐諭征討乃

命珲任撫諭鎮巡等官并諸路將官俱聽節制

都指揮以下不用命者俱以軍法從事

十月虜掠遼東開原既出境太監王秩叅將

高欽追之被圍數日士馬死傷甚衆守臣以

聞兵部議開原與泰寧海西建州諸夷接壤

各有界限邊境之外任其牧放無禁比年分

守備總等官略不爲備致虜深入及虜旣去乃徐出境俘斬放放夷人以掩罪冒功故諸夷忿怨報復爲患不已今宜申飭邊吏凡遇賊侵犯若在邊牆之內卽時斬獲者方許報功若經宿或私出境及去邊牆五里以外者雖有斬獲功不論仍以失事啓讞論罪欽及指揮愚竊王用俱宜罷回原衛指揮王宣陳鉞等宜令原差給事中及巡按御史逮問秩去留惟

五邊典則

卷二

三五

上裁之仍調遊擊將軍耿賢統遊兵三千於開原防禦

詔留秩及欽綺餘如議後遼東鎮巡官復奏虜虜貪殘無厭今我例於基例畫地自限使虜志益驕上氣大沮非計也請自今追剿犯邊達賊若抵其巢凡有斬獲無論大小男婦俱令報功庶夷虜知畏兵卽覆讞夷近邊百里內爲寇者方令出兵必長壯首級乃得論功若不犯邊及百里外放牧者仍遵禁例從之

十年二月提督軍務侍郎陳玉條奏邊事一山海關至墓田峪諸營堡原額官軍四萬九千五十餘名今逃故者七千三百五十有餘宜令提督會巡撫管糧等官清查還伍仍抽出各官所役以足原數其有嚴守城常操及役占之類別以餘丁補之一調兵防守必人馬俱疲可濟用若不給馬軍士自負盛甲什物跋涉千里則銳氣銷而不可用矣乞勅遼東鎮巡等官遇有徵調官軍卽給與馬匹

五邊典則

卷二

三六

一燕河營所轄邊山五百餘里關寨六十餘所非一人所能督理宜分撥崖子等關巡西及割喜峰潘家關營委之叅將張銘以三屯建昌二營軍千人與之令駐太平寨其羅文峪至將軍石關營另以叅將一員管理駐馬蘭峪俟事竣別議其黃花鎮賈兒嶺地方則委密雲鎮守等官就近提督底事體歸一兵識復從之

巡關御史張鰲山陳邊防事宜一立重

鎮永平等處鎮守巡撫總兵官各任一方兵分勢寡出令不一而遵化一城東西適中請併治於此仍於腹裡地方移兵數萬屯營操備一併提調沿邊關營各有提調者關王戰守營主操練緩急不相援宜將董家口等關五重安營分割東屬提調指揮賈濟西屬提調指揮陸繼宗以便策應一增副將密雲北去古北口關各百里西去黃花鎮百五十里遇警應援不能及惟石匣營爲適中請添設

五邊典則

卷二

三七

副總兵一員選本處人馬一千腹裡三千駐劄操備仍於古北口添設守備指揮一員總理潮河新舊口等三營及密雲兩衛操練備禦一備職官沿邊管軍官逃亡事故及各衛所官往往假托軍政取回不及原額之半官事多擱在京衛所冗官甚多請自今九京衛武職襲替訪其堪任邊事及願告外衛者選除與營密雲等衛以便委用各衛官軍考選軍政原在邊開者不許取回一遠駐牧沿

邊關寨駐牧達子叩關索乞糧米而架砲夜不收反出其外駐牧日久漸習華風熟知要害爲慮非輕宜令駐牧於架砲之外其索糧米立爲定限或有侵犯則邊牆之外架砲之內許我軍躡追兵部覆議備職官遠駐牧二事可從仍以京衛軍職有罪者調補餘三事丁提督鎮巡等官議於是提督侍郎陳玉等議以鎮巡等官併治遵化便宜廣舊城及調保定等衛軍屯駐關營宜嚴應援之命提調

五邊典則

卷二

三十八

不可併密雲副總兵不必添占北口宜合參將防禦石匣營及潮河川營益以兵千人亦便兵部乃復會官議皆曰紫荆諸關隘防守尙缺保定等衛兵不可輕調石匣等營亦無見兵可益廣遵化城宜俟年豐徐議之

詔如兵部議

六月彙頒衛夷人分道內侵陞都指揮同知桂勇爲署都督僉事充副總兵禦之初花當子把兒孫帥千餘騎由鮎魚石關毀垣而入

遂寇馬蘭谷參將陳乾反指揮談茂馬革等
敗死事聞

詔貴州鎮巡官令督分守守備等官防禦且疑
爲寇者非花當卻落乃遣通事往詰問旣而
提督侍郎陳玉巡撫都御史王倬報虜五百
騎入板場各千騎入神山嶺又千餘騎入水
關洞請調兵協剿巡關御史張鰲山亦極言
發兵爲使兵部議覆於是以前充右叅將統
團營西官廳三千人調河間遊擊將軍劉寶

五邊典則

卷二

三九

所部兵及保定定州等處達官合共三千人
禦之發太僕寺銀三千兩以備賞功太倉銀
四萬兩付戶部主事措置官軍餉而以鰲山
紀功兵部復請假勇權任乃陞署都督僉事
充副總兵以署都指揮僉事李英充右叅將
守馬蘭谷

七月御史言朵顏醜虜託爲藩籬受國之恩
不爲不厚然不庭之心已肇於增貢之日矣
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弱萬一長驅深入將若

之何乞選任邊將相機分勦旣勝而和則恩
威並施矣參將陳乾迎敵而死當嘉其忠不
當議其傷勇以沮將士之氣仍治所部不救
將領退縮逃避者之罪殺虜之家宜加優卹
兵部議覆

詔巡按御史併勘奏處乾與

恩蔭

十一月整飭薊州都御史王倬奏參顏衛都
督花當令子把真打哈等齎卷文至其子把

五邊典則

卷二

罕

兒孫前犯順殺參將陳乾今已遠遁願貢馬
十匹服罪且言通事王達孟昇宣諭有功乞
量陞兵部議所貢馬匹照例賞賜仍諭把真
打哈等令花當拘治把兒孫使永不犯邊遠
等陞一級從之

十一年九月海西福餘衛虜酋那孩率衆三
千人款塞乞賞且言欲由開原入貢巡撫遼
東都御史張貫言狀兵部議開原近罹虜患
那孩之來其實探我虛實邀求不遂必肆侵

掠宜今貫等將掣回餘兵隨宜督發協同防守如虜釋甲入市照例賞犒仍囑之以威諭令各脩世貢勿聽姦夷誘引自取誅夷從之十三年五月先是建州賊首赴上速哈等侵寇遼陽東堡地方歲無虛月鎮建官張貫等撫諭既以建州左衛都督脫原保等百餘人款塞自陳賊首奏事攻山等率所部三千人營於章成塞欲乞通好貫乃遣指揮王綱白本等詣其營諭以逆順諸夷聽命至是遂相

五邊典則

卷二

四十一

率而

朝各貢方物兵部以綱本等冒險撫亂所宜激

勸賞等亦宜獎資

詔陞本綱等各一級賞賚等各銀二十兩綵幣

二表裡仍

賜勅獎之

嘉靖初七月初聞原與虜爲市虜時殺掠市人開原苦之會虜首速長加等入市酋掠衆將孫崇率兵掩殺二百餘人都御史張倫上

其功已而巡按御史葛禮劾崇貪惰不法狀因請遣大臣有才望者經略賊守而令輪暫留戴罪措置于是

上黜崇而以開原事宜下兵部議及是兵部言遼東軍餉不給將令非人故土卒逃亡墩堡圯廢頃者總兵叅將等俱已更易而巡撫都御史李承勛練習邊事宜卽委之以經略令戶部覈遼東歲逋之數徵解至邊聽承勛調處以蘇困苦招流後仍給以藉沒銀二十萬

五邊典則

卷二

四十二

以時繕墩堡關土丙其速長加事宜下御史覈實乃可議功罪明

國法上皆允行之

元年正月保定巡撫周季鳳言緣邊隘口山

木

先朝皆有厲禁近被姦民盜採爲薪炭以克利宜申明舊約犯者如法勿貸會工部侍郎沈冬魁以易州山廠採買薪炭商人道經紫荆關出入今阻守隘口不便輸納季鳳復奏謂

山廠薪炭雖稱出自廣昌蔚州靈丘等處其實悉向不利遠涉至紫荊關倒馬關取以保命皆禁山也今方欲禁之以資庥蔽又縱其朝伐則法難行矣宜令易州山廠凡召買薪炭發銀給文遣官責起大同府收買該府給文傳送以歸督糧通判從中勘驗出入公文真偽如有私自採取及開隘留難者各治其罪奏下兵部請仍令李鳳會全魁熟議便否其緣邊隙地令所司築牆種樹列卒戍守俱

如李鳳言從之

三月女直通事王臣言海西女直夷人陽順陰逆貢使方出寇騎卽至今會同兩館動有千數臣等引領約束頗知情弊謹條陳請上一海西都督速黑忒雖號強雄頗畏法度各處頭目亦皆囑服宜降

勅切責及差廉幹官一員同往撫順節次犯邊竹孔革等卽落如無効將差去官弁速黑忒治罪一夷人

勅諱多不係本名或伊祖父或借買他人或損壞洗改每費譯審宜令邊官審本

勅親子孫實名填註到京奏換一夷人墮襲自有舊例往往具奏行邊年久不報懷怨回家致生邊釁宜再行定規到邊催繳一夷人宴賞日期自有定例卽今積聚數多宴賞遲悞及至領賞又多濫惡故不懷惠一速黑忒牙令哈喇哈等俱自稱有招撫邊夷功宜查實陞賞

三年二月

詔給副鎮戰馬一千五百匹前鎮例無兌馬巡撫都御史孟春以磨警缺馬請給下部議從之

十二月遼東妖賊陸雄李真等聚衆謀爲不軌突出山海關殺守關主事王冕守備指揮田登斬捕十餘人餘悉遁去守臣以聞上命各鎮巡官嚴限逐捕雄等仍榜諭在所解散其黨田登准以功贖罪王冕優恤之

四年二月兵部侍郎卿岳言山海關征稅非舊例徒以厲商爲暴請從台諫言罷之

上報有旨第令守關王事凡騎載肩荷者勿聚征每歲所入務覈實爲脩邊費有侵匿者許

巡關御史劾治之

十月初遼東議脩邊牆未及四年又以積雨顛壞至是巡撫却御史張璠等復請築脩上從之令酌量緩急以漸脩理務堅厚經久不許鹵莽徒耗財力

五邊典則

卷二

四十五

八年十一月管山海關兵部主事郭聞言本關控扼薊遼爲京東要害其始設官守之直以禦暴詰姦非有征商之法迺今自關以東至廣寧前屯衛相去七十餘里有雜稅三處商人重困邊民受害請罷之兵部覆如其議上從之仍

勅內外鎮守等官敢有巧立名目侵奪民利者擲按官具奏以聞

九年六月薊鎮管糧郎中康河言本鎮食糧

官軍四萬二千有奇每年上半年給本色下半年給折色其折色每石銀四錢五分此舊

制也後因本色不足卻議該支本色月分偶遇無糧每石折銀六錢五分其折色月分仍舊蓋以春夏未貴秋冬未賤故調停其間第

近來各處解運愆期或上半年應放本色月分倉無儲累則增銀以放折色總計六箇月共增銀四萬二千餘兩或下半年該支折色月分庫無儲錄及將本色糧米一石止抵銀

五邊典則

卷二

四十六

四錢五分放支顧削費用良爲可惜卽今七月以後該放折色而本鎮見在庫銀止一萬二千餘兩不足一月之用及查山東河南等處每歲坐派本鎮邊洋海運本色糧一十萬石折色銀一十萬四千餘兩原四五月間銀米一併解納緣本色有監兌主事及期督運其折色往往稽遲如去歲河南延至九月山東至十二月可鑒也乞

勅該部各行各巡撫嚴督所屬于本鎮折色銀

兩務及七月以裏悉數輪解以年分責令續差監兌主事無分本折一併督催起運方許還京庶使本鎮得以依期紛放不至顛倒本折則一歲可有銀四萬二千餘兩其于

國計不爲無補疏下戶部請悉如河議報可

十年三月女直左都督速黑忒自稱有殺猛克功乞蟒衣玉帶金帶等物

開陽獅子彩幣一襲金帶大帽各一猛克者開原城外山賊也常邀各夷歸路奪其賞速黑

五邊典則

卷二

聖七

武殺之速黑居松花江距開原四百餘里爲迤北江上諸夷必由之路人馬強盛諸部畏之往年各夷疑阻速黑忒獨至頂又有功

朝廷因而撫之示特賞之意且稿論在館諸夷卽萬里外有功必知知無不賞云

五月直隸巡按御史周釋按行山海等關疏陳七事一兼關營以便應調謂關以扼虜營以援關本所以便策應而關保障也今各分責任不相干涉一遇失事當關者獨任其罪

故其分勢孤非設營援關初意也今宜二營

設一提調隨所直諸關兼領之庶事體歸

一捍禦協力二選偵諜以廣耳目謂夜不收

哨探賊情以豫戰守之計所繫至重今乃老

弱居多鮮有實用宜簡拔其趨健厚其糧資

優恤其死事者然後可責其剌探微密豫識

虜情三給閒田以省運餉謂各鎮閒曠田土

宜招土人墾種因藉爲兵月可省餽餉什二

且免客兵逃亡致誤邊備四精長技以制虜

五邊典則

卷二

聖八

人謂神機鎗大銅砲佛郎機銃皆可創敵宜

廣製造多儲火藥令士卒操習五定襲酋以

懷夷屬謂朵顏之種花當已死其次子把兒

孫亦故恐族屬或有強梁之人懷嫡竊印重

煩區處宜早定其嫡孫輩蘭台使嗣花當亦

懷戎安邊至計也六停內臣以專任將謂各

邊鎮守中官既革則密雲內分守石門寨守

衛不宜獨存七嚴紀律以明軍政謂各邊土

卒驕惰將領因循語行陣則不知語步伍間

無次緣無武學教養縱恣驕惰宜申明法制廣設武學以教將領子弟使知禮義忠孝之道船鈴紀錄之宜疏下該部以華南官襲封各邊設武學二事當行撫按詳議餘悉從其言

詔可

十一年十一月兵科都給事中張潤身等疏劾巡撫順天等府右副都御史王大用言塞外有窮靈山草木暢茂羣虜巢之矣矣大用

五邊典則

卷二

四九

敬取而城之遂啓邊警又擅開馬市召虜致辱宜應顯黜得

旨令該部從公查奏并行御史覈實以聞大用回籍聽候

十二月時虜犯密雲等處御史張樹聞人誣以聞言薊州新任總兵卜雲遠在甘肅卒未可至而巡撫且去故點虜窺隙肆侵乞權以他將攝任

上命兵部選京營將一人往攝部言聽征總兵

官張輓原擬責任有警待報起行且輓會薊州地理夷情咸所素練乞令輓量率所部官軍以往日地方災傷所在告置乞下戶部亟行議處權餉

上是之方

詔輓率官軍千五百人出鎮薊州暫攝總兵事卽日起行仍

命戶部遣才幹司官一人量帶銀兩整理糧餉出征官軍人賞銀二兩至薊給散仍諭兵部

五邊典則

卷二

五

以後推用將官宜酌地里遠近無致悞事

十二年正月巡按直隸御史聞人誣言居庸

以東密雲諸鎮與朵顏三衛僅隔一山密邇

京師陵寢永樂中以三衛夷人恭順徙大寧都

司保定以其地予之使爲外藩東捍女直北

捍蒙古乃自正統己巳之後漸生逆節正德

間把兒孫遂敢率衆犯順東邊大被其害襄

者巡撫汪玉總兵馬永總略有方邊患稍息

近因鎮巡非人以致寇虐滋甚臣往來巡歷

根究利弊大段密雲四鎮之患有二其大則將領之無紀其次則戍守之乏人耳夫總兵統參將參將統守備此將紀也建昌守備本屬燕河參將乃自謂領

勅將官不服鈴束已改爲遊擊輒又自稱日我遊兵也止聽部符徵調而地方之責任去矣黃花鎮守備亦當屬密雲參將乃使各自爲統以致大水峪關點冠屢入彼此皆諉之非其分境不爲防守此何說也且爲參將者又

每無禮於總兵是以四鎮離心三軍奪氣偵事長師職此之故臣請東自山海諸關西至西花一鎮悉聽總兵節制使大綱有統以建昌遊擊復爲守備仍屬之於燕河以黃花鎮視建昌例而屬之密雲則上下相聯臂指之勢順矣至於密雲兵備徙居薊城非宜請令復回本城以便控禦如是則文武有制軍民有統而將臣之無紀非所患矣戍守之役非土著不能知地里之險易非恒業不能爲固

守之深謀今黃花鎮渤海所最稱要害而老家軍士不過一二百人雖議班軍更守會無固志建昌一營則又舊衙宦官爲鎮守習成驕悍迄今不服撫臣處分實爲隱憂臣請密處黃花渤海二地之戍兵或選七陵班軍一千諭以利害豐其廩積給地以便其耕牧營室以安其居處使與衛所老軍協同防禦又以天津河間六衛班軍歲解兎採銀二千餘兩爲本鎮新舊諸軍衣甲器械之費策之上

也或將密雲興營諸衛軍士以次改撥或廣募勇士務滿千人策之次也建昌一營軍士既復其主將爲守備則其軍亦均有守備之責使之更番按伏量給田廬然後顧其情而制之可以漸消其驕悍之習不患戍守之乏人矣至于各邊夜不收墩軍往往爲虜鄉道宜繩以重法而優賞其哨瞭有功者其寇邊及喜峰口悖逆熟夷尤宜特降

繪音貢諭三衛都督禁戢勦除果立有顯功送

回掠去入口者分別陞賞卽今密雲入寇諸
酋也聚石塘嶺外者部落無幾耳誠諭三衛
諸夷內外夾攻覆其巢穴亦一快也但團營
兵將無緩急萬全之謀非可嘗試耳大常
甚壞極敝之餘必須大爲更張振作之舉臣
請別設提督大臣專理營務使之協同內外
提督日逐團練營兵以習武勇會同科道按
季考選營將以黜惰尅卒不服習則罪歸提
督將非才賢則連坐科道庶幾法嚴人畏而

五十五

卷二

五十三

寇不足患矣疏未及薦馬永肅陞可爲薊鎮
總兵

上以其言關切邊務

命兵部詳議以聞兵部言總兵統參將參將統
守備本有定體誠宜申明其遊擊

勅諭明載聽鎮巡節制之文乃謂止聽節符後
調不知何據選將練兵誠爲切務至於本兵
之提督團營卜雲之總兵薊鎮悉有成命無
容輒易其他若建昌遊擊之復守備與建昌

黃花之分屬燕河密雲及兵備之移駐諸鎮
戍守之定役與夫議處變通事宜俱不可不
慎宜行鎮巡等官酌議明當奏請裁奪報可
四月提督東官廳總兵官張輅上言臣頃奉
勅統兵赴薊鎮勦寇見得薊州一鎮分爲四路
雖俱根本藩屏而密雲一路切近黃花鎮遼
海所天書諸陵外薄虜巢距

京師一日而近實爲要害而本路關口數多地
廣兵少不敷戰守其潮河川古北口乃殘元

五十四

卷二

五十四

歸路廣可千騎方行尤當加備近日三衛乘
隙竊發道路益闢島一勾煽北虜擁衆深入
卽敕調人馬策應恐緩不及事臣親歷其地
實所寒心願及今無事時預飭禦防計謹條
上便宜六事一補關伍一選丁壯一增墩台
一嚴哨探一併村落一挖窖坑兵部覆其言
可行惟召補一事宜下守臣議奏從之
九月先是

命給事中曾仵勘薊鎮巡撫王大用及參將袁

繼輒先後失事狀至是忤勅明奏獲謂薊鎮失事其大者有五：一犯冷口，再犯擦崖者，朵顏夷打哈也；繇于總兵楊鎮通事序班王達二人者，貪鄙乖張，凡夷人納貢襲職，不分應否，惟利是視，以致怨望，決裂法當首論三犯。大喜峰關者，亦打哈倡之，而傍惡者脫采也。繇于巡撫王大用謬憑故牘，經營霧靈山藉口。

勅書責馬吉峰口遂啓戎心謀略甚疎，武備不

五邊典則

卷二

五十五

競罪亦難辭。四犯密雲大水峪關，五犯黃花鎮察石口，俱野達通漢老兒爲之。此夷原不受我約束，非有隙端，特以界守不嚴，兵防無備。此則參將袁繼勳懦怯寡謀之罪耳。疏下，却察院議覆鎮等下撫按官，逮問繼勳以守備不設，論罪遠發邊衛充軍。

十三年三月，命馬蘭谷太平寨、燕河營建昌營軍按伏策應，出八、九十里外者，仍支行糧。初，按伏行糧始於正德十四年，車駕巡幸鎮

守監捨等官請開此例，不論邊警有無，地理遠近，甚多冒費邊儲。日曆嘉靖初年，巡撫順天都御史汪玉奏革。至是，巡撫張嵩以石塘嶺之變，欲預爲哨探復奏行之。

十四年三月，巡撫遼東都御史呂經以苛虐失衆心，遼東諸衛所每軍一以餘丁三供之，每馬一給牧田五十畝。其來遠矣。經檄行清革，每軍給餘丁一，餘悉編入徭冊徵銀解廣寧庫，追牧馬田還官。召佃納租，繇是衆益怨。

五邊典則

卷二

五十六

之是月，經巡視遼陽檄將吏並城築圍牆，及臺將吏希經意督併嚴急，諸軍遂大噪擁衆入撫院乞罷工，及免馬田租。都指揮劉尙德者，以中軍爲經信用，經所行多出尙德于時。適在傍，比衆退，不應。經怒呼左右榜笞告者衆，益悍，開不可制，爭起毆尙德及指揮李銳。經倉皇棄。

初，踰垣走匿苑馬寺幽室中。衆遂擊毀院門，火其役徭籍，鳴鐘鼓糾衆，途人有不戎服持械

者輒羣毆之盡閉諸城門出故遊擊將軍高大恩于獄欲擁以爲主尋聞苑馬寺按得經畫裂其冠裳執付都司公署於是鎮總兵官以狀聞兵部以事未經查勘難以遽議宜令巡按御史會同總兵官從實查勘先令總兵李鑑入城宣布恩威令衆軍悔罪守法各歸營伍以保身家毋得稔禍怙終官田仍令照舊管業不許變亂以生事端都指揮劉尙德呈撥官田以致軍士嗟怨革職監候聽勘都

五
卷二

卷二

五

御史呂經蒞政多苛奉法太過始則輕信寡謀以啓邊方之釁終則退縮不振以損重臣之威遼陽軍士餓寒切身據其哀鳴不爲無故宜行文省諭各軍各安生業

詔俱如擬

四月巡按遼東御史曾銑按部金復聞遼陽軍變亟行副總兵李鑑揭榜安撫凡經諸所措置爲衆不便者悉罷之命將吏督諸軍操守如故於是亂軍稍稍就約束城門始開遊

擊高大恩自投於獄銑遂按遼陽分部將士畫城守九門及鐘鼓等處非時巡警懲其飲酒喧譁者遂奏都指揮劉尙德等逢迎呂經失撫字狀而爲軍士乞原疏俱下都察院覆銑議欠當往年大同逆賊軍敗害王將罪在不宥撫臣無謀輒爲請

赦蓋一時偷生之計猶可說也今諸軍未有反叛之逆而乃坐尙德以激變之罪事情法律兩不相合且遼陽既非反叛則罪不至死若

五
卷二

卷二

五

索其首事者必僥首受法誰敢妄自跳梁以取滅門之禍蓋軍士雖無反叛重情其拘劉都御史細打都指揮擅出獄中罪人擅收九門鎖鑰亦當求其爲首者以正其罪今乃不此之急而於各官之衆大小不遺是豈法理之正乎柔懦之論不足謀國苟且之見大失事會銑議非是

詔會兵部再議以開時御史王廷亦言頃者兵部第議查勘職官而軍士則從撫處科臣會

忤沈繼美等屢以爲言乃執議如故蓋懲大同之事而因噎廢食耳且遼陽今日謂非大同啓之不可臣以爲法不可廢漸不可長併下兵部兵部終以銑言爲是請卽懸榜省諭操備如故其間開端喧譁者不過數人驅巡按御史查實逮問

上從部議已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韓邦奇爲右副都御史代經巡撫遼東 丙午遼東巡撫呂經既得報還入廣寧治裝其中軍都指

五邊典

卷二

五九

揮袁璘者素諳事經擬扣諸軍月草價爲飾裝具悍卒于蠻兒等徂遼陽前事鼓衆倡亂先是有張孝兒者以頑惡爲經摘發繫獄未遑蠻兒知其愆經乃先劫孝兒出獄率衆持挺培院門而入執經數之曰非爾汰我餘丁徵後銀耶非爾奪我牧馬田耶而復能虐我種樹築墻終歲勤苦不遑耕織耶殘毀髮膚裸而置之衛獻取娼婦一人同桎梏之據守五門復入院聚諸公牒弁經私篋縱火喪之

延燒公署及儒學東廡一時俱燼遂破庫塢旗纛分其黨爲四部鳴鐘鼓竟日夜明日取經及璘囚首搗標環遊五門孝兒且行且批其頰窘辱備至隨復繫之獄遂有管糧郎中李欽吳索經所減草價及冬衣布花舊額且要給賑濟費庫銀幾及萬兩復有鎮守太監王純都督劉淮等各具奏言璘阿附經激變數經十一罪請逮京問理而乞遣故總兵御史侍郎周述赴遼撫鎮於是禮部侍郎黃宗

五邊典

卷二

本

明言前者遼陽之變固生於有激今重賦苦役皆已改正矣磊然而起復誰激之此于法不宜復寬貸請令新巡撫韓邦奇督兵壓境揚威聲罪取其首惡且邦奇恩素著若假以便宜權使悉心經畫其事必辦疏下兵部覆得

旨竟從純等請遣官校逮經璘及各官有罪者下巡按御史逮問止韓邦奇無行令吏部更推可以撫靖地方者乃以巡撫山西都御史

任洛巡撫遠東而改邦奇代洛是時撫順城備禦指揮劉雄亦爲其部卒王經等所囚雄以拊慰斂怨經等見遼陽倡亂乃乘機夜糾衆擁入其室盡掠其囊篋執雄與其子聯連頸反縛之冀諸室館閉城門鳴鐘鼓以驚衆脇指揮董震等以激變聞御史曾銑檄定遼指揮胡承恩代雄諭衆軍操守如故五月兵部以遼陽廣寧旬日再變請遣大臣往勘

五
光
緒
典
例

卷
一

本
上

詔可命工部左侍郎林庭楫兼左僉都御史以行旣而都給事曾忬等言頃山海關守臣帖報廣寧之亂諸軍聞呂都御史取代書者疑疏其事鳴鐘鼓集衆呼器突入宮辱百端猶髮半拔體無完膚裸執械繫遊示通衢乃知王純等疏未可盡信且自大同以來平心反本論之撫鎮苛刻之過軍士驕悍之習國家姑息之久三者實相因而成是故離吏亂卒厥罪惟均夫執辱撫臣殘

天子命吏罪一焚燬公廨擅閉城門罪二微易撫鎮則執名以請要君廢置罪三既執巡撫乃以狀訴先發後聞罪四詭云轉奏而不具姓名微君無上罪五今不盡捕元惡明正其罪竊恐奸雄竊咲而亂賊接踵也

詔弄王純等行庭楫勘報已庭楫疏三事以請一乞發

旨意榜文以安人心令首事者候勘被脇者安生毋聽鼓惑自更誅夷二催督撫臣赴任以

五
光
緒
典
例

卷
二

本
三

安地方兼程赴鎮毋錢交代三選擇司府官員以備委用兵部言請給榜文一節事在彼中難以懸斷且罪有輕重必俟參詳若遽從所請遙謂輕重之說出給榜文揭掛二城則不惟是非謫張無以服及側之心抑且議論先持適以掣勘官之肘宜行本官親臨面鞫提弔緊關人卷從公據實查照律例分別等第具招奏請一應未盡事情悉聽便安處分庶于事體允當

詔從之 錦衣官校逮呂經者至廣寧詣軍慰
駕帖非屬黃是詐爲

天使謀脫經也復操亂擁經併官校實廣寧獄
總鎮等官諭以禍福乃出官校越二日御史
曾銳遣人宣示諸軍始出經付官校行於是
銳乃効諸軍及總鎮等官疏下兵部議侍郎
林庭楊親詣廣寧訪捕前項逆卒首惡憂狀
奏聞報可

七月遼陽廣寧亂卒趙剛兒于蠻兒等間侍

五邊典則

卷二

李三

郎林庭楊將至自懼不免剛兒乃詣廣寧與
蠻兒合謀欲俟鎮城眾官拜表集列隊師其
夜召眾爲亂總兵劉淮微聞之是夜偶雨遂
散遣眾軍蠻兒等謀不行復造妖言惑眾密
結死罪囚王某劉向上於獄流言庭楊至將
盡誅首從業已籍定名決有誘城中人與其
叛謀俟庭楊至閉城要

赦恩及給賞如大同例巡按御史曾銳密刺二
城及撫順所首惡名潛授方略遼陽令副總

兵李鑑等廣寧令備禦韓承恩及舍人金鎮
達官郭山等撫順令代管備禦胡承恩克期
擒捕於是剛兒等八人蠻兒等十有三人及
撫順亂卒王經等七人同日被獲銳因具奏
其事且言前者大同之禍起於制師之喜事
成於用兵之寡謀智勇俱廢卒無成功得失
昭然鑒戒不遠

皇上獨斷遼東之事而不疑於羣言真御亂之
上計也夫何逆軍無忌自棄生成一聞大臣

五邊典則

卷三

李四

之遣互相鼓煽既約閉二鎮之城以要
赦又欲援大同之例以需賈挾必以伺機盟神
以同黨訛洗城以聚眾扳重因爲謀主其始
也因激而倡亂雖無素謀其難也負罪而逞
兇漸成不軌夫法不可假情不可縱苟上有
假借之法則下多放蕩之情往陝西兵變未
幾而大同效尤訖者日大同之變所以處陝
西之變者格之也大同殺參將殺巡撫未幾
而又殺總兵說者曰李瑾之變所以處張文

錦之變啓之也。蓋忠竭矣而威或不伸，威行矣而法或未盡。蓋茲小醜習于耳目，自謂凌辱命賊殺主帥，不過如彼我輩何忌焉。今立制兵部會法司議行。

欽差大臣嚴實其事，惟據克逆之原情以盡律例之本法。至於應察職官悉從重究，無事姑息。事完之日，將各犯情罪戒諭諸鎮，以肅紀綱，則威行於思外，威震而恩益深，仁盡於義中，義明而仁益篤矣。

五邊典則

卷一

六十五

詔下兵部議覆如銳言得

有首惡既擒不必查勘法司即從重擬罪庭榻取回其餘未盡事情只令巡按御史勘明具奏法司因言事在彼中遽難遙斷請令撫按官論覆以聞

上謂剿兒蠻兒等開端喧鬧辱罵臣燒毀公廨擅收門鑰却放秋囚情罪難容即行撫按官嚴諭明允徑自處決梟首以示各城其有從者皆勿窮治經尙德璘等致變情餘仍令

兵部移文亟爲勘覆于時銳及巡撫任洛議剿兒蠻兒與王經等罪俱坐斬即時處決并先斃於獄者五人俱梟首各城原禁死囚劉向王杲事聞別案錮以待報都指揮劉尙德郭繼宗王孝宗袁璘指揮劉雄百戶張斌俱比守禦官撫取無方致所部軍人叛者律追奪世襲杖發戍邊因參經持法過刻行事乖方以致損威辱

國太監王純總兵劉淮遊擊史浚控啟察謀剿

五邊典則

卷二

六十六

裁無耐聽亂軍而妄奏施其禮以求容戶部郎中李欽吳多加額者虛補侵剋均屬有罪請自

上裁兵部法司覆如其議

詔以杲向上如律處決尙德璘生事獻諛甚危肇變情甚可惡謫發永戍極邊仍揭黃不許子孫承襲繼完孝思斌雄各戍邊衛令李欽吳歸別用經比撫取無方致所部軍人叛者律戍邊准革職開任純俊姑寬宥銳設策弭

亂忠盡可嘉待有京缺陞用諸擒賊人員各奏陞賞

十六年三月

命塞天壽山東西通黃花鎮路口

十八年閏七月遼東廣寧衛達軍伙餉等作亂總兵官右都督馬永督兵與戰殲之遼東自十四年軍變後雖擒首惡數輩于時務安人心遺孽未正

憲典者竟置不問鎮卒兇狡者紐于前事時有

王述典國

卷二

六十一

不逞心是年歲饑伏與軍丁于禿子張鑑等俱有勇力爲市井所憚乃糾惡少四十餘人以朔目之夜鼓噪倡衆爲亂城中人無應者欲出城集衆索門鎗不得乃羣登譙樓鳴鐘鼓以駭衆永率家丁夜不收三百餘人捕之呼譟仰攻千戶張斌先登被殺我兵益憤怒急進擊斬首四十級生擒二賊衆無一人脫者事聞

上以逆軍悖亂變起倉卒而鎮守官能應時威

定深嘉悅之乃

詔陞永左都督巡撫右副都御史劉漳爲左副都御史各資以張幣

賜勅獎諭諸有功將吏陞賞有差斌先恤其家其餘官軍功次行巡按御史勘奏陞錄初遼東變聞

上卜將于輔臣李時等謂永有家丁百餘威驍銳善騎射

上曰將須文武兼資豈專恃勇時曰遼東新定

王述典國

卷二

六十八

須有威力鎮之至是永竟以家丁立功

召顏衛夷人打哈以任華爾台等俱得職事而已爲花當子乃未得因欲沮貢以脅求都指揮職事語甚不遜薊州撫鎮等官張漢等因奏虜勢桀驁鼓鑼有端請調保定及遼東官軍以備截勦

上曰黠虜敢爾狂悖其令巡撫總兵官明諭以不當授職之故彼宜聽順遼東人馬且勿調二十年六月召顏衛都督華爾台率部落百

餘叩聞自稱有捕虜功乞增六百人進貢撫
按官以聞部議

國制已定從之恐開邊患

上是之詔兵部檄鎮巡官省諭阻回其驗放入
貢如故不許更增一人已而兵部尙書張璠
等言虜情貪竊求而不遂必啓邊端今遼東
開原報有虜萬餘蹤跡頗露乞

命巡閱御史同總兵官劉淵選把總通事官從
容撫諭使知世受

三北典則

卷二

六九

朝廷厚恩不可妄意干請嚴飭諸邊爲備弁令
遼東宣府撫鎮官及京營提督東西官廳將
領各屬兵以俟其遼東錦義寧遠地方密邇
薊州兵力單弱即令巡撫都御史劉儲秀再
選所部精兵付之才將俟有警刻期應援從
之

開原虜因求增入貢人數不許大肆殺掠五
月七日叅將孫繼祖率兵禦之斬虜二十三
級備禦指揮金潮死之巡撫都御史劉儲秀

上章有劾弁叅諸失事將領請發給年例弁
開中並銀

上命巡按御史查覈功罪所請軍需戶部議處
輸發六月十三日叅將劉大章備禦指揮李
漢聞任叅將趙國忠與虜戰于大康堡斬虜
一百二級提聞

上嘉其功令巡按御史勘報議賞已而兵科都
給事中王繼宗劾總兵官李鳳鳴怯懦觀望
繼因大章之捷遂殺掩以爲功副總兵李景

五北典則

卷二

七十

良叅將孫繼祖備禦指揮韓承慶等罪俱難
追都御史劉儲秀亦宜戒諭以責後效
上以虜警方熾備禦須人鳳鳴等亦復有斬獲
功姑令戴罪勦賊仍

命巡按御史親至失事地方遵行覈實具奏

九月總督薊州軍務右侍郎胡守中條上邊
事謂本鎮軍民兵多耗減宜通核原額其逃
故者取壯丁補役每兵量給軍器資銀二兩
叅遊把總官不職者聽糾察易置石匣營去

潮河川墻子嶺諸處地俱適中毘爲要害宜分撥建昌等營兵二千五百人付新設遊擊吳尚賢駐守應援自黃花鎮至山海關諸險隘與喜峰口來遠樓俱宜大加脩葺請再發馬價銀萬兩濟之兵部議覆

上允其請守中復奏朵顏三衛夷情叵測華商台驍勇絕倫今雖通貢乃私與北虜和親廣招達子數萬沿邊搶掠况密雲一帶路口甚多去小王子駐牧僅一二日程恐一旦勾引

五邊典則

卷二

七

入寇聞喜峰口三衛入貢之路故有來遠樓一座上可容萬人水衝未葺各夷過之日一樓尙不能脩豈能調兵伐我臣已脩葺此樓及各夷冬貢時臣願以身臨邊召集樓下宣諭威德使知畏懷請特

頒絲段布疋以充犒賞下禮部議今並蘭台等補貢既

赦後期之誅復加殊格之賞各夷感悅此舉出自邊臣行之猶恐後遂爲例若以

欽降解送出關長驕驚之習滋貪得之望大半無廢將執爲歲例適足啓釁不若令守中會巡按官從宜置辦後不爲例從之

五邊典則

卷二

七

五邊典則卷之二終

五邊典則卷之三

信安徐日久子卿父集勾餘施邦曜爾毅父

閩漳張

熒紹和父

全毅

嘉靖二十一年閏五月巡撫順天都御史侯綸鎮守薊州總兵官祝雄言虜欲寇邊本鎮按伏兵馬不分百里內外請得驗日支給行糧草料戶部議非百里之外不得支給行糧明例森然未敢輕議奏入得

旨假以按伏為名侵冒錢糧乃各邊之積弊其

五邊典則

卷三

在

先朝為甚撫臣不能稽察破除舊例雷同具奏姑宥不治

六月兵部奏頃者大同山西虜報盜至前議防守山西居庸事宜已奉

旨行矣虜詐叵測倘自宣府獨石邊外突入潮

河古北黃花密雲地方則震驚

京師宜令薊州總兵祝雄分兵駐密雲督同參將王繼祖設伏古北口等處禦之建倡燕河

二營遊擊毛尚忠已調守白羊井令遼東錦

義叅將趙國忠駐寧遠城以為薊州聲援而

河南山東亦當預防請行二省撫臣一駐懷

慶府一駐臨清州集兵防守通州國儲所積

官軍數少宜令東西廳整兵一枝俟警即發

守通州至于

京師尤宜戒備請下令巡視科道官查補兩廳

及巡捕官軍繕治九城守禦器具工部整理

軍器火藥太僕寺稽查馬匹并行紫荆副總

兵周徹遣兵先成保定倘虜深入關南即調

至涿州擁護

京師萬一虜勢內窺則本兵親率營兵分置正

陽崇文宣武門外振揚天威而令戶部委官

一員支給犒賞以振士氣

是之詔即如議行

十一月先是遼東巡撫都御史孫檉疏報斬

獲虜首二百餘級方行勅未覆而巡按御史

胡汝輔隨奏建州達賊從鳳凰城入寇殺守

備李漢指揮修恩等所過園掠無算總兵李鳳鳴副總兵劉大章及巡撫孫檜罪俱宜治建賊世受

國恩一旦及噬宜聲罪致討既而檜自劾并論諸臣罪與賊宜撫狀兵科給事中安宅劾檜旬日內奏報功罪頓殊與鳳鳴等俱宜革任候勘兵部覆議建州諸夷非三衛等往成化中董山為梗

朝廷命將討平至今五六十年無反側者今構

北邊典則

卷二

囊必有所自況號稱首惡不過趙那舍等數人耳遽加之兵不免玉石俱焚宜遣風力科官一員會同巡按御史勘議再請其他諸酋有不係那舍輩黨與者從檜議撫之便

上允部議

命工科給事中林廷璽往勘之

二十二年二月改分守保定總兵為鎮守增設龍泉關參將一員先是巡撫保定都御史丁汝璣言所屬六郡延袤數千里業剽剽馬

故閭諸隘外控云朔內拱

京師宜多集兵馬分路按伏以備應援請留定州茂由衛班軍以補紫荆等關留真定神武二衛并平定千戶所班軍以補龍泉故關更以天津河間等衛所班軍分調二處并助防守預調大同遊兵一枝于紫荆廣昌等處以為外援調薊遼遊兵三千于真定諸處以防內侵改分守副總為鎮守給與關防各參將守備把總等官俱聽節制添設參將一員專

北邊典則

卷三

四

轄龍泉迤南至順廣平二府諸隘口印以所留常守真神二衛官軍二千付之統領仍聽撫臣及副總兵節制留州縣種馬分給民兵存真定當解備用馬二百八十七匹今見馬二百十三匹印給軍士更乞發

帑銀十餘萬預積為糧於各關隘

上悉從之

四月丙子工部奏邇者順天都御史侯綸等題稱虜警告急乞發在京堪用盔甲鎗刀弓

矢萬餘副火器火藥數千斤備用竊照節年該鎮成造軍器并近歲折徵銀兩俱留在彼放支供應正以備軍需且省道里費也今論等不能督完軍器而聽其侵欺又不能追徵銀兩而任其拖欠乃欲一切仰給於

京師是以

內庫反為外府也第戎事孔棘而地方因循日久非可責成一旦宜行戊字庫內外官員揀擇堪用軍器給發如請仍咨諭將嘉靖二十

五通典則

卷二

五

年以前軍器追完二十年以後料銀俱留在彼如法成造不許仍前玩弛

詔可給事中林廷學奉

旨與鎮巡官體勘征討建州事宜上言建州衛夷故多忠順邇因久貢時近夷恃強先至盡數久闕那碯等地遠稍邊關將每以額滿阻去間有久者所得賚予歸途復為近夷所掠是以快快甘心叛逆耳今其虜首千紀者不過如那碯等數輩無煩

王師第宜嚴備設伏俟其入殲之無難也因條諸路分兵戰守之宜

上曰建州暫止征討若那碯輩入寇務相機勦馭仍懸賞格有能獲擒那碯者無論夷漢人予爵三級賞銀三百兩併諭貢回夷人以朝廷累世撫育之恩及先年董山滅族之禍戒令入貢宜彼此協合毋爭先啟釁

五月保定巡撫都御史丁汝璈言靈丘廣昌畿內門戶宜各調遊兵三千防守倒馬龍泉戎

五通典則

卷二

六

關等處與山西接壤舊無墩臺烽火不達宜增置得

旨俱如擬

十月巡撫遼東都御史孫檜奏建州酋首趙那碯等於八月中分道入寇石指揮山城及湯站堡總兵趙國忠副總兵仇聚守備韓永慶等帥師禦之斬首一百七十餘級奪獲夷器稱是虜大創去

十二月丁酉兵部覆巡按直隸御史郝各言

黃花鎮士馬疲敝十不當一舊有京衛班軍五百外衛班軍一千春秋赴鎮輪操防守通者軍士避遠倫安將官困之冒糧縱役行伍視舊損三之一存者又皆市井無賴軍裝索然乞

勅所司道選以足原額又大水谷與渤海所黃花鎮石塘嶺諸處地相鄰接有警策應爲便信嘗摘建昌營官軍番戍類以老弱充之然所備者止大水峪一關而渤海等三處不與

五邊典則

卷三

二

焉今宜令建昌營遊擊等官擇其精銳更番駐大水峪三方有警隨宜策應黃花鎮近屬密雲副總兵而體統尚未歸一請申飭之二十三年三月虜酋白通事千餘騎於正月二十七日寇黃崖口闕我軍敗之至二月初九日復寇大水谷爲我軍射死數人處選兵部言巡撫都御史許論親率所部督戰而副使喻智協謀防禦守備張鳴謙把總劉道等皆有臨敵設奇之功

詔陞論右副都御史智偉一級各賞銀幣有差餘有功者付巡按復奏

五月丙午初建州虜李撒赤哈等寇邊往年爲總兵仇聚所挫遂率八百餘騎從鴉鵲關石嘴兒等處進入掩伏誘敵提調都指揮康雲乘醉出堡與戰伏起雲敗歿千總都指揮趙奇修勲及把總王鎮往救皆歿之我軍死者八十八被創者一百六十八孫檜言康雲使酒輕敵歿有餘辜而趙奇等奮勇赴援忠

五邊典則

卷三

八

義可錄時副總兵仇聚已稱病解去而檜以原任副總兵李景良代之巡按賈大亨勅檜調度失宜且妄用李景良以代仇聚而總兵趙國忠選悞無謀厥罪惟均

上命奪國忠都督同知職降檜俸二級皆戴罪立功如再僨事卽重罪之奇勲鎮戍事可憫各增秩二級襲陞二級其餘功罪并陳以者付巡按覈上已而給事中葉鏗查東臬各言李撒赤哈懷讐觀釁已非一日檜不能預防

以及敗衄李景良棄堡而逃檜不之罪而反
寃罪康雲以自解固

上不忠宜并罪之乃

詔檜回籍聽勘建州衛夷李哈合南頻年

朝貢不絕且偵報虜情號為忠順副總兵李景

良謂其入境市易潛畜異謀擒之下獄巡按

御史賈大亨言順夷不宜無故禁繫茲將治

之慮激他變輝之恐貽後憂兵部議其事難

遙度當下所司議處

五邊典則

卷三

九

七月丁未先是巡撫薊州都御史許論報北

虜欲由喜峯口久寇水鎮兵寡祇足隄備三

衛屬夷不能並當二虜請發遼東遊兵及京

營軍馬各三千人太僕寺馬二千六百匹禦

之兵部言遼東兵當亟發營軍令叅將羅文

昇劉振余勛茂鎮甯乾等先期簡練候警始

行報可已復

命太僕寺給馬一千匹不足則取椿朋銀買補

時宣府亦報虜欲從獨石入寇勢逼

陵京不可不豫

詔提督團營官簡閱營兵以猴徵發

二十四年正月初兵部尚書戴金言紫荆密

雲係國門之藩屏而宣大偏閑又為紫荆密

雲之捍衛蓋天設重閑以限制夷虜若假以

人力修補必成不可犯之險乞

勅一重臣親往紫荆等處相度關隘亟為修築

其修宣大偏閑亦

勅總兵官趙卿總督侍郎翁萬達議處具聞

五邊典則

卷三

九

上從之命兵部右侍郎路迎兼右僉都御史以

往三月兵部覆順天都御史郭宗皋奏薊州

北隣三衛西接宣府往年開平失守即為北

虜巢古北口一帶係通開平舊路相離不遠

由獨石四海冶則犯密雲由青山則犯喜峰

等口故虜一東向薊州即當戒嚴安今宣府

守臣遠為偵探或見虜有東意輒飛檄傳報

使得先事設防又密雲視諸路最要害當以

重兵備之乞簡馬蘭峪太平寨燕河營三路

官軍千人先期訓練至五月後遊擊官統水營士馬先赴密雲及石匣等處駐劄有警則總兵官身領三屯營士馬亦赴其地而前所簡馬蘭谷等處兵專委才官領之以為三路聲援功罪照例賞罰叅將等官俱令各守信地則密雲有備而諸路亦恃以無恐矣議入從之

六月巡撫薊州都御史郭宗臯言邊牆之設乃一鎮藩籬而城堡則其家室也未有藩籬

五通具列

卷一

不固而能保其家室者今本鎮防守之法但屢于城堡而疎于邊牆殊非慎固之策自今請定為法例每年自五六月始至十月止撫鎮官各嚴督官軍于邊關要地盡界分守有仍前怠廢者罪坐主將不固守律報可兵部覆巡撫薊州都御史郭宗臯所陳邊務一薊州為京師左輔密雲之右古北口一帶可以直達關平黃花鎮拱護

陵寢最稱要地潮河州可容萬馬尤為虜衛許得主客兵馬三萬六千餘簡其精奇以為戰鋒餘皆分守隘口庶保無虞一密雲一路兵馬僅計萬有八百宜於各處調取仍量調京營人馬二枝相兼防守一薊州東路建昌等處雖臨朐朶顏三衛營堡聯絡尚可防守西路密雲等處直通開平邊外兵力單弱尤當虜衝往往年酌量緩急移東補西以為權互之衝今東路往往失事似難全調宜於有警之時

五通具列

卷一

令總兵官率官軍千人往西合守餘皆存留東路策應一本鎮先次奏准預定京營兵馬一枝同三屯營全軍協守密雲今在彼者不可全調則在此者似當量增宜調京營人馬二枝往順義懷柔等駐劄操練以備密雲居庸及遼東三路策應一兵無統紀則亂自今京營將領宜聽巡撫節制戰守事宜與副總兵共議行之一將本鎮閑營人馬分別騎步或專防守或專策應各令審勢相機合謀

協力以禦虜患一長哨夜不收往往偵伺失實宜令出哨者刷石夾為信使不敢欺而又懸賞罰之責有偵報不爽者實視擒斬例遇害者優恤陣亡例而欺誑敗事者亦律以軍法不貸一虜所經入之地宜廣置橫木及掘阱設伏以遏其衝一給召募家丁馬匹以備伏截一戰守隨時各將領不得泥於成說以失機宜疏入

上皆是之今卽盡心舉行毋怠

五
通典

卷三

七月巡撫順天都御史郭宗臯奏居庸關白羊口一帶甚為要害而兵力寡弱勢不得不資徵調今建昌營遊兵見駐密雲三屯營之兵候有警報亦走密雲又有京營兵馬二枝擬在順義懷柔駐劄脫居庸有急必待兵部奏調恐緩不及事請預擬借調之法如居庸白羊營急則量調建昌三屯等處兵馬協助密雲警急則駐劄居庸京兵亦聽調發又總兵統馭軍士有不用命者法得卽軍中斬之

令居庸無練兵官人心何所警懼總乞裁定疏下兵部謂撥調宜兌所請軍士卽聽宗臯節制但據總兵官許國言居庸紫荆地勢險阻不利用馬而利步兵兩關防守參將各宜撥馬軍五百步軍二千五百以足三千之數因地用兵亦合機宜得

兩關防禦馬軍仍足一千二百之數統兵將官雖各守信地仍須量勢緩急互相策應不得自分彼此致誤事宜餘悉如議

五
通典

卷三

二十五年二月薊州巡撫郭宗臯奏所轄牆子嶺地蜿蜒請於遙橋峪增巡墩及管夜不收官各一其官多軍少若桃兒衝寨可併入靛垛子關營子谷寨可併入師坡谷寨孤懸難守若井兒谷寨可併入大安口關小平安寨可併入黃崖口關遺下守寨官員回衛別用報可宗臯又言大水峪地平衝宜用騎而舊遣建昌營遊兵五百人戍之勢分力單若渤海所山勢險峻不可騎而有騎士三百乞

遣振武營步卒三百常屯渤海而以渤海騎士移駐大小峪其建昌營按伏遊兵五百人掣回該營操練遇警調發庶三處調停適安事體稱便

上從其議第言常川按伏未有止期其熟計以聞宗臯言大水峪渤海所委俱虜衝自有按伏以來俱鮮失事惟石塘嶺亦然宜照常防禦候夷情寧帖運石塘嶺屯戍一併掣放從之

五邊典冊

卷三

五

五月刑科給事中諸舊峴奏薊州喜峰口潮河川諸路逼近

陵寢密邇

京師而密雲營堡稀疎應援不及乞照例仍遣總督大臣一人委之經略密雲添設遊擊一員專備策應兵部議覆薊州一鎮設副總者二參將者三守備十有二又令宣大總督量調遊兵一二枝以備天壽山之援修理關隘以遏喜峰山海之衝分布京營士馬千兩閑

諸處按伏山車河南鎗手於涿州等處策應略已周矣今宣大偏保四鎮設有總督延寧甘田四鎮亦設有總督而薊小偏止是一鎮既有巡撫又設總督使平居權有所分臨警責有所誅殊非政體惟密雲可加遊擊一人令與東西官廳聽征參將相為表裡待秋防事畢更議也

上從部議以防虜事責專成巡撫郭宗臯既有京營聽征參將遊擊不必設

五邊典冊

卷三

五

七月兵部言巡撫薊州都御史郭宗臯報虜警甚急請調山東槍手河南民兵及原選京營兵六枝與保定漢達官兵策應

上曰薊州既告急京營士馬即日啟行山東槍手亦令調往其保定漢達官軍及河南民兵原以守紫荆關亦係要地且賊近宣府應否調撥更熟議之于是兵部請留保定達兵其山東槍手既調赴薊州則河南民兵當移涿州操練若急在東可聽薊州巡撫調用急在

西可聽保定巡撫調用庶策應兩便

上從其議乃止調保定達官軍十月御史張鐸奏七日十二日遼東總兵張鳳巡撫於敖令其中軍都指揮陳守節犒馬市諸夷剋減鹽物諸夷不服守節以白鳳鳳令箠之者七人夷遂以三千餘騎攻鎮虜臺殺十三人焚六人備禦指揮李鉞李自賜不能禦其夕又攻克岐山東空臺縱其殺掠而已罪宜重治得

五北典則

卷一

三

旨奪教鳳俸三月鉞免官自賜等逮問既而鐸

又劾教等撫賞乖方杖笇夷酋之罪請

命薊州撫鎮及開原叅將多方招諭以解其一

上以教鳳既奪俸省令策勵供職薊州撫鎮宣

諭屬夷如擬

嘉靖二十六年正月巡撫順天都御史郭宗

臯上言邊計三事一薊鎮連歲俱發京兵防

禦但非本鎮屬轄不足以應緩急乞止發以

備居庸黃花鎮餘三枝停遣卽以其犒軍銀

二萬二千七百兩給水鎮募兵又山東歲每徵兵惟槍手仇從空調用千人其餘不堪數陣者悉能之而復於本鎮民壯舍餘內選精壯二千相兼戰守一古北燕河營等處急空增築前所餘修邊銀四千五百餘兩可以備用一朵顏衛都指揮伯革等擒獲虜酋猛革禿至鎮功空陞賞但伯革已官都指揮似難再加請量陞其子一宜而給伯革等以牛酒布段等物

五北典則

卷二

八

上曰郭宗臯時歲虛張虜警亟請京兵今歲豈

能預料無虞輒擬止調且京兵原不專為薊

州而設胡乃輒扣賞銀為募兵費若夷人獲

功國有常典復違例濫擬陞賞殊輕肆不堪

邊寄令革職回籍聽處貯庫餘銀戶部覈實

以聞

二十七年正月薊州撫按孫應奎等奏薊州

為

京師北門重鎮而密雲一路逼近

後寢備禦尤所當先今其東雖有建昌遊兵然每遇西警輒取調駐密雲兵少備多非萬全計蓋宜募兵三千騎置之建昌營以備往來應援而於石匣營築城置戍添設遊擊一員守之疏入報可

二月遼東巡撫都御史李珪奏遼東為

京師左臂歲苦虜秦寧諸夷且陽順陰逆為腹心之梗而本鎮無強兵制之請於義州大清等堡寧遠前屯城中右所等處各增置戍兵

王世貞

卷三

七

共三千二十九名以防不測兵部覆可因請每軍給軍裝銀六兩馬價銀八兩發太僕寺銀四萬二千四百六兩與之報可

三月御史吳相言近來朵顏諸夷自入貢外往往扣關求賞邊臣習以為常歲耗軍糧以巨萬計彼貪黷者既緣此剝斂軍士軍士亦乘虜之和出邊撫採是自撤我藩籬而導虜以人也請自今於薊鎮各隘口凡可通馬步者修築城垣水門塞其溪澗使虜無可窺之

隙則賞費既省軍食自足而撫採亦可禁矣章下撫臣孫應奎等議言密雲馬門谷大平塞燕河營可通馬步隘口凡九十九處宜修築邊城及墩臺一萬七百一十二丈請先給太倉銀太僕寺馬價銀各二萬兩經始諸役報可

十二月巡撫薊州都御史孫應奎奏秋防既畢所調京營保定兵馬例宜掣回第頃者虜報未靖乞仍留各兵分附近諸州縣以備不虞

王世貞

卷三

七

虞

上曰朝廷設撫鎮官付之邊寄且本鎮備邊自有主兵即今嚴冬之際孫應奎輒勞留客兵甚非事體其亟令掣回應奎等務督率將領固守信地無得疎急取罪

二十八年四月兵部覆左侍郎范總經略潮河川居庸關等處事宜一潮河規自

先朝重關密戍防禦甚備宜於古道門外蜂窩嶺增墩臺一座為外屏藩墩設橋以防衝突

川之西南兩山對處各設敵臺以控中流分內寨戍兵為兩班番直鎮夷東西要害更於龍王師坡二寨之中加敵臺三座設卒戍之一薊州邊鎮宜於五里剡車嶺并連口募田谷等地各設墩臺惡谷紅土谷香爐石等地各斬崖塹若居庸門外諸口在宣府視為內地居庸則為邊藩是以彼此拉調今宜以本關東路諸口令居庸諸將領分修遇警互相策援一居庸東中北三路諸隘正城女牆

墩臺鋪舍亟宜修創諸發

帑銀及馬價給之一潮河川提調名位稍輕宜加為守備選所轄諸營卒百人隸之白馬關石塘嶺各提調官亦選所轄諸軍卒三百人隸之神堂并連二口選委能將各募勁卒百五十人戍之以固本川之守又增副將於居庸關領天壽山黃花鎮以及鎮邊城一路官軍督練及秋赴關瓦險以同居庸之守改懷廣把總為守備分以白羊戍卒百人以塞懷

來之路一古北口遶西并居庸關等處安軍缺伍甚衆命轄其要所當急補額軍五千一百六十人增置新軍二千三百九十五人額軍糧有定籍然今多應募宜視新軍人給房舍衣鞋銀四兩通計銀三萬三百二十兩請以太僕寺馬價給之其器械糧實趣令戶工二部督發一京外衛所官軍番戍黃花鎮者每為將領所苦多逃避宜

勅撫臣嚴督領班官將體卹又議紫荊倒馬龍

五邊典屬

卷三

三

泉等關經略事宜一諸關內地當視緩急設險為守如紫荊關之桑谷口等處倒馬關之中窩峪等處龍泉關之陡石嶺等處宜修創城垣及改關之白灰溝等地宜增設敵樓營舍一紫荊倒馬二關遠隔聲援自廣昌而東十餘里為浮圖峪西十餘里為插箭嶺實二關之衝宜移紫荊參將於浮圖峪遇警則營石門移倒馬參將於插箭嶺遇警則營杜家左伴保定副總兵時駐紫荊居中應援其故

關龍泉近置參將宜罷去之分所部士馬於各邊城以備內外之援一紫刑創馬二關帝戍之兵及保定河間班軍介胄不備宜每關量給鎧甲戎器以壯軍容且本關之守西北爲急而東南爲緩宜撤東南之卒以厚其防一新改常屯白石之兵舊皆茂山衛者上京探之數向因防秋番戍例有行糧自改常屯遂罷其給今宜令其分番戍守自七月至十月在關戍守仍給行糧餘月歸伍罷給一車

平遼典

卷

平縣之次溝村南接龍泉東連倒馬中有銀鎮愚民喧聚爲亂宜創設次溝巡檢不時稽察議入悉從之總又言山海關古北口經略事宜一薊鎮所轄燕河營太平寨馬蘭谷密雲四路舊議修築未竣者計三千二百二十七丈有奇新度要害當修者自山海關抵南海口計四百六十九丈有奇宜設敵臺四墩臺四敵樓一鋪房十二豹工費銀一千八百兩有奇請下撫臣拈諸臣司贖贖存備修邊

省給之一薊邊隔絕千里應援不便欲移建昌遊擊於山海關以石門等四寨官軍一千五百九人隸之以備調援一三屯燕河太平馬蘭四營共缺軍五百七十七人請給帶銀募足馬匹缺額過半請撥寄養馬匹補充一諸路緩急以密雲之分守爲最各關要害以密雲之迤西諸口爲最若燕河之冷口馬蘭之黃崖太平之榆林鎮捺崖子皆所急也宜飭撫鎮督諸將願分各營士馬兼側近按

平遼典

卷

伏之兵迭爲戰守又諸路提調舊無部兵請選各營尖兒手三百人屬之以備守援其分地稍近者當併省之敵軍砲軍當合力爲守兵部覆建昌營屯住已久一旦移置恐拂人心石門諸寨兵亦不宜分莫若增置能將一員於山海關募軍三千屯住聽前遠撫臣調度以援燕河更遣舍餘及山海衛正軍共五百人屬守備以固城池所缺軍騎發太僕寺馬價銀三萬五千八十兩付之募軍檢側近

州邑寄馬匹如其軍數其將領分守者盡地
堵遏遊擊往來馳突總兵官居中調度各守
信地毋假按伏及逼家將以冒行糧至論併
省提調之員合敬軍砲軍之守請下守臣議
覆從之

五月薊州巡撫都御史孫應奎以謀報虜駐
宣府馬營欲會兵南牧請調涿州及通州等
諸衛班軍并各衛操守舍餘趣赴天壽居庸
白羊一帶隘口防邊仍兼主兵協守其京營

三
五月

卷

保定之兵宜預分信地嚴爲提備下兵部議
薊州密通

幾旬可朝發夕聞涿鹿兵不宜預調京營保定
人馬第先行申飭盡地以俟

上從其言

詔官軍宜視緩急徵發毋先時輕動致費糧餉
六月保定巡撫都御史商大節言保定雖稱
腹裡實切邊藩比各省以保定兵勇可用相
繼奏請本兵乃議以防守漢達官兵送爲四

枝一發宣府備虜一駐涿州以應居庸一駐
通州以應遠左又選三百教射于遠陽本鎮
僅餘一枝遇警將何所恃臣惟宣府接壤調
援爲安居庸密邇有急可赴若遠東則相去
頗遠雖援無及矣莫若徹通涿二州及遠東
教射之士歸之本鎮兵部議覆今日虜患薊
州急保定緩故議者擬調保定兵駐通涿爲
東方聲援今遠左既增兵將教射之卒度已
挈還其通戍兵預宜選練俟秋議請徵調毋

五
五月

卷

或二三以重觀望

上從部議

七月巡關御史姚一元言薊鎮軍額十減四
五皆因撫賞三衛貢夷科索爲累往者入貢
有時撫賞止喜峰口一路所與不過米鹽今
所在有不時之擾益以牛羊筵幣歲用銀萬
四千兩有奇關將無所措則取之軍軍貧不
勝求輒亡去戶部之

帑銀既不可擅支巡撫之錢糧又無從指處失

今不爲之所悉左輔邊事日益非矣臣按山海關先年開放馬匹每歲抽稅金數千供剿遼軍費乃自昨年罷革人情頗稱不便夫遼素產馬兼之馬市所易類貨之

中國若復馬市之舊取其稅以給撫賞不足或量發

帑銀及扣薊鎮糧銀以繼之且與諸夷定爲約束其貢不以時入非其地者斬勿納兵部覆言國初屬夷歲再貢撫賞僅三四百金皆取

五通典

卷二

五通典

給景忠山香課今歲費無慮數十倍前項香課未審有無存費宜下撫按官勾較并會計山海關馬稅與革利便仍嚴禁邊將賂削軍士者近來三衛諸夷沿邊乞討乘隙殺掠甚且陽順陰逆勾引北虜皆由諸關撫賞大衰威防不立而與邊者又藉口于掩捕誘襲之禁彼北顧忌先後因仍是啓戎心漸釀內患乞行邊鎮申諭入貢諸夷今後務恪遵貢期祇在一關聽撫如仍前不奉約束許違臣聞

關以絕之

詔從其議

二十九年七月巡撫順天都御史王汝孝奏五月中薊鎮邊外夷苗猛可等犯馬蘭谷鮎魚石等處閏六月中又犯河坊口等處官軍前後斬首共二百二十一級乞褒賞有功官軍及優卹從事者兵部覆汝孝疏但盛稱功伐而不及失事將領之罪宜

命巡按御史覈實以聞報可是舉也汝孝慎衆

五通典

卷二

五通典

顏三衛諸夷索賞無厭嘗出境撲殺之諸夷以此蓄怨數入盜邊雖再失利去然後遂通迤北大虜至八月中由古北口潰防而入蓋諸夷爲之鄉導云

三十年正月兵部議調班軍三萬赴薊州修邊戍寧候仇鸞官軍士疲憊不宜借役請已之

上曰班軍及各府人夫俱不許調用第令本鎮量爲修築亦不許妄致勞費朕見各鎮修邊

往往告成乃卒無一處可濟其各練兵蓄銳用圖寬效已而兵部左侍郎史道言往歲虜薄郊圻祇緣薊州邊關失守今不乘時修築使虜復得馳騁深入震驚內地誰任其咎夫邊關限夷虜亦不爲無功第忽於修葺之苟完而怠於守者之失職故往往不得其濟若以爲無益而遂舍之此何異因墮而廢食也臣竊謂班軍誠不可調而借役各府原派人夫似亦一時濟變之計

五邊典

卷

上乃令總督部御史何棟等相度關隘亟爲修築

二月先是咸寧侯仇鸞言泰寧福餘二衛夷人畏虜徒避夾牆宜撫回原衛住牧如果寡弱不能自立憚歸故土亦當計處安插并經略所遺原衛地方毋令北虜侵據有

旨令總督侍郎何棟會遠東撫鎮官從長計處以聞至是棟等議報朵顏泰寧福餘三衛夷人國初各有分地朵顏出山海關以西古北

口以東薊州邊外住牧泰寧在廣寧境外福餘在開原境外遼河左右住牧數年前北虜小王子打來孫一部侵駐三公河泰寧夷人屢與讎殺間避入夾牆今已久復故地三衛頭目都督等官每歲自喜峰口入貢如常初未告急其遠東屬夷告虜患者多係二衛部落夷性隨水草遷徙無常非可安插第節年遭虜屠掠終不外附宜加撫處令其據誠國報樂虜有功者計奏請陞賞如朵顏例則遠

五邊典

卷

人安而邊方有賴矣得

旨各夷既漸復故地仍再撫處合其樂虜報効有功奏請陞賞

八月仇鸞言朵顏諸夷影克哈哈赤哈丹免陳通事等昨歲導虜犯順今虜已納款復行誑惑請亟加征討兵部尚書趙錦言各夷歸順未久未必一旦盡叛其有一二反側在方略祛除之而已若遽興大兵不惟玉石俱焚失

聖朝綏懷之體且恐老師賈財或啓意外之虞請下總督鎮巡諸臣詳議其利害于是總督侍郎何棟等議稱影克哈哈亦乃朶顏夷酋中國授以都督都指揮職事一有動搖將致諸酋俱叛今

中國方患胡不宜復啓夷釁逼之合勢益我強敵且欲進勦必須深入山徑險狹林木叢密兵力難施糧運不便一入陷地難保萬全縱能一鼓成功盡除醜類猶且不可何者本鎮

王進其財

卷

邊外草肥水暖南窺

畿甸惟限一牆朶顏犬羊也以居此地係我屬夷縱有反覆爲患尚少北虜虎狼也若使據此恣其狂噬禍將無極如果翦除朶顏邊地曠遠我軍既難住守北虜窺隙勢且憑爲巢穴是微毀難端延寇以自近也爲計左矣及審連年勾虜實係哈舟兒陳通事爲之構煽二虜咸

中國述逃狡猶凶恐惡逆滔天罪在不宥容臣

等多方擒捕以正

國法亦足警戒各夷使知悔懼部覆以棟等之言爲是

上乃從之

十二月咸寧侯仇鸞言薊州空虚宜以大寧都司移置其地復慮人情重遷或以大寧所屬外衛班軍免其京操改撥薊鎮防禦

詔兵部集

廷臣議尚書趙錦等言移鎮未敢輕議其所稱

王進其財

卷

改撥官軍甚當因倭爲大事以聞一議定區謂薊鎮故設參將四員頃以慮患分爲十區畫地分守區設一參將今有特無兵似當裁革則原分區分亦當相度緩急定擬歸併一議設官各區參將雖議裁革而春秋領班仍宜添設參將十員遊擊二員分番赴邊防守一議營房班軍三萬人人授一室并參將遊擊駐劄之所共計銀二十萬兩速宜處給一議挑選大寧兩班官軍宜汰其老弱而簡本

戶餘夫之壯者補之一議分兵大寧官軍六萬既改發薊鎮宜令總督鎮巡等官酌量區分銜僻分派戰守又春秋緩急異勢春班但以叅將四員各統兵五千赴鎮餘盡分隸秋班六叅將仍於其中選遊兵六千責新設遊擊二員願之與原設遊擊六員倣警衛殺一議撫卹薊鎮被虜創殘民皆失業一切賦役宜暫蠲免

詔從其議

五邊要略

卷三

三十一年二月總督薊遼都御史何棟議分薊鎮爲八區區各一叅將領之因上所轄鎮及關塞營堡主客兵馬之數兵部覆如議其第一區山海關控扼海泊倭番驗詰高麗女直諸夷入貢特爲重地舊有軍三千一遊擊領之後移石門寨今宜復設以策應燕河及聽遼薊調用各區主兵不足則取之兩關仰史所關各衛軍客兵不足則總督臨取之防秋士馬

詔悉從之

四月虜二萬餘騎犯遼東前屯自新興堡入守堡百戶常祿指揮姚大謨率堡兵二百據三道溝扼虜虜縱騎圍之提調指揮劉棟園練指揮劉啓基共率軍舍四百餘盡銳衝之入重圍與祿大謀合力戰潰圍不克四人俱歿我兵傷亡大半虜亦創甚備禦指揮王相聞報統所部兵四百赴之與虜遇於寺兒山大戰移時殺傷略相當虜舍去相嗣首被重

創移營沙河驛千戶葉廷瑞調團練卒百餘佐之相畏瘡欲復戰或曰虜充斥如此爾以寡弱卒當之戰必無幸相曰吾家世爲將惟有此一腔血報

國恩耳且虜騎而無律雖衆不足憚明日虜驅人畜欲歸相疾趨出其前邀之戰於螺殺山虜悉衆來相帥麾下殊死鬪已而失竭相勇氣益厲持刀左右擊身被十餘創而歿指揮張策百戶程克政胡鎮及麾下士歿者無慮

三百人廷瑞面受數刀昏仆次日乃甦餘卒無幾無不帶傷者虜遂即日引去事聞

上嘉相忠勇

詔贈都督同知廕一子正千戶

賜祭葬如例已復贈策揀啓基大謨都指揮使祿克政鎮指揮食事子孫各襲陞二級乃治諸失事罪衆將郭世勲守備李尚文各革職聽勘餘下按臣逮問總兵趙國忠遊擊許宗魯各停俸令戴罪自効俟秋防畢奏聞是舉

也虜酋犯都兜幸受原謀寇錦義謀知有備迺東虛突犯前屯祿大謨等以孤軍犯其前鋒皆殲人心震恐相所率不過四百連戰二日以必成爲期諸將若世勲等觀望不敢近獨廷瑞毅然驅百餘卒佐之甘與同死可謂烈矣是時虜酋入犯各邊無敢開者

朝廷初聞相事深所歎異故卹典坐下凡重傷裨校若高豆崔忠等亦皆陞級其家事將校則下接臣數其官職以報加優資廷瑞初以

友聞故不與重傷之賞比贈諸友者視常典加渥有千戶吳天錫以走報遲遲爲虜所殺乃亦贈指揮使而廷瑞以復甦故恩竟不及蓋當時以賞功之典爲賞成終矣

十月虜酋小王子打來孫等率衆數萬寇遼東錦州地方殺擄千餘人總兵趙國忠督諸將率兵禦之虜引去

三十二年四月經略邊務侍郎楊博言昌平寢陵所在如駐守都御史苦無事權百凡掣肘

宜劉涿霸宛平大興良鄉房山固安永清東安清武灤文安保定大成及昌平順義懷來共十七州縣並境內衛所屬之昌平都御史易以提督兼巡撫名目與順天巡撫勢相倚角總督官間府副州居中調度其昌平副總兵亦乞加以鎮守名目節制天壽山華城黃花鎮居庸關等處以便戰守至於黃花鎮原非虜衝而渤海所切近賊巢宜移黃花鎮參將駐渤海所令其往來料理移渤海所守

備代之又鎮邊長峪橫嶺三城最爲要害今止設守備一人把總二人權輕兵寡不堪戰守白羊口僻在一隅虜所不至反設遊擊一人守備一人殊爲失策宜將白羊口遊擊移駐鎮邊城分所部各千人勒守鎮邊長峪橫嶺三處白羊口止畱守備亦足防禦矣仍勒宣府守臣相度山後通

皇陵路徑速議修守毋分彼此其永安筆筆二營缺馬二千二百五十匹乞合太僕寺給之

五邊典

卷三

上以其

事下兵部尚書蕭豹等言昌平都御史本道驚奏設今欲割順天巡撫所屬隸之則事權體統未免分裂況順天永平自虜患以來已增設總督軍門又於沿邊分爲八區各置叅將遊擊不爲不多矣使人懷共濟

畿輔自保無虞臣以爲昌平都御史可革但貢之順天巡撫令秋防移駐其地見任都御史王輪俾回京聽用但改設副總兵亦足專護

陵寢餘皆如博議

詔依部擬博又言古北口潮河川及鎮邊長峪橫嶺三城爲虜入要害乞於古北潮河列亭郭築城垣於三城再宜增置叅將蓋兵防守仍先檄提督時陳移兵二枝駐近地爲援報可

六月是時虜勢甚熾朵顏諸夷挾以恐喝

中國不時索賞額辦不給守臣乃奏畱山海商稅銀佐之諸夷益驕肆邇卒出塞輒捕而束

五邊典

卷三

縛之叩關取贖諸將校苟幸無事每飲軍資賄之去其有不得賄輒殺所執卒恬無顧忌巡按御史蘇楊全白其狀請下守臣詰問所部酋長令執作孽惡夷送

中國正法不則聞聞絕貢嚴兵往問其罪兵部覆請令各該將領於撫賞時宣布

朝廷恩威以諭之俾如御史言報可

三十三年正月朵顏屬夷寇掠桃林關口叅將李憲購得首惡通漢并所掠男女總督侍

即楊博請擊通漢欲俟虜入貢時截赴喜峰口宣示以警諸夷許之

九月東西虜酋把都兒打來孫等擁衆數萬自虎頭山突犯朔河川分攻龍王谷靉梁子沙嶺兒了吉山等處總兵周益昌督兵將衆之丙寅虜盡銳攻龍王峪靉梁兒益急終日數十進我兵憑牆擊之虜多傷者是日沙嶺松嶺俱有虜攻其夜虜以數百騎襲攻孤山口俱不克丁卯虜衆薄古北口攻牆大

上恭親王

奏

同守臣亦以虜入平虜衛告急兵部以聞

上令各總兵領巡官嚴兵設備并起提督趙卿之任分布兵馬防邊十月

詔發太僕寺銀一萬犒劉遵守牆將士

賜總督楊博總兵周益昌各服色一襲是時虜攻薊鎮牆百道並進警報沓至

上爲盱眙道嚴衛卒校往訓其狀至則博振甲登陴宿止古北口垣上而諸將士據牆敵禦甚力詞者以其事聞

上大喜乃遣兵部司官齎勅獎犒將士博益昌俱

賜服以寵之

三十四年三月先是二月間虜萬餘騎犯薊鎮馬蘭峽由寬佃谷闖入叅將趙傾葵率衆禦之兵敗及千總指揮褚文明李湘周官千戶黃世勲段起元百戶孫世爵等俱成總兵周益昌自建昌營督諸將兵馳援分據諸隘口虜不意大兵至遽引去餘衆不及出者多

上恭親王

奏

棄馬緣山登而走凡拾虜首二十餘級獲遺

馬四百三十餘匹

四月遼東邊外屬夷孫賓穩克等以俘斬北

虜獻功

詔給賞如例先是北虜虎剌哈赤及魁猛磕打來孫等欲假道東夷內侵不遂魁猛傑乃率所部攻扼哈寨夷酋孫賓等與戰斬虜首十級生擒二人穩克等復斬零賊二級叩關以獻因請於義州大康堡河口築牆以禦之兵

部覆其議便許之

閏十一月總督薊遼左侍郎王忬奏騎兵利平地步兵利險阻今薊兵畫地分守宜步而不宜騎謹按定州河間遊兵及山東河南保河民兵除當量給馬匹者可減馬八千四百餘匹并省餉糧銀五萬六千九百八十兩有奇遼東近有虜警副總兵王重祿所部奇兵既免徵調可減馬三千五百匹并省餉糧銀二萬四千六百二十兩有奇其原額八衛之

數宜另選步卒三千以備秋防徵調兵部覆其議便從之

三十五年六月朵顏屬夷都指揮伯思哈兒私引虜謀數人窺邊會守備詹承恩引兵出哨盡殺之還白巡撫王忬忬因奏諸夷罪狀未明承恩專殺啓釁漸不可長

詔下巡按御史驗問以聞

十一月北虜打來孫等率衆十餘萬騎深入遼東廣寧等處總兵官殷尚質率遊擊關懋

官等禦之虜衆不敵尚質等歿之亡其卒千餘人總督薊遼右都御史王忬以聞且劾調度無策并論巡撫蘇志皋輕率寡謀之罪兵部覆奏

詔贈尚質少保左都督廕一子指揮同知世襲總官都督同知廕一子正千戶世襲仍各立祠祭葬

賜尚質謚忠勇志皋降俸二級令策廟供職忬李倬三月

虜酋打來孫擁衆十萬屯青城分遣精騎犯一片石三道關等處總兵歐陽安率兵拒卻之次日虜夜襲喜峰口殺哨卒四十人知我兵有備乃遁

三十六年四月虜酋把都兒等擁衆數萬於三月二十九日由河流等口入犯永平遷安等處副總兵蔣承勛力戰歿之越二日出境總督右都御史王忬以聞兵部覆奏

上曰虜入犯近

戡殺將肆掠各官不能防禦又不能追敵爾等
不從實參治顯有同遠之情姑不問究令御
史覆實以聞已而御史楊惟平勤上諸臣功
罪謂指揮劉棟張斌參將王以中各守備不
設遊擊張勳佟登等赴援不速總兵官歐陽
安巡撫右僉都御史張社及總督王忬均當
究治蔣承勳尤難當褒錄得

旨各官任一方之寄令虞得利去忬不自引罪
乃誇飾戰功數肆滋甚大不似初本宜速問

王恭其月

卷

姑降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安革都督
職銜社降大理寺右寺丞各照舊管事立功
自贖防秋畢日具奏定奪棟等革職下巡按
御史問勳等住俸承勳

賜祭葬贈都督同知廕一子正千戶世襲仍立
祠以所祀之

上諭大學士嚴嵩曰頃虜犯薊鎮其與部臣許
諭吳嘉會計防所當預者嵩對言近年逆醜
數擾誠不宜急視臣奉

命會本兵臣言今次之賊素探知永平還安地

方富饒因昨冬邊兵已撤又流河口牆缺乘
虛進入阻於得利復爾蠢動若此路遂聞恐
將來之患無已今須將各口原修未完邊牆
作速修祠堅固及責成總督鎮巡等官將本
鎮各區原設營兵選補操練務堪戰守不許
專恃入衛邊兵又京營正備兵總數不足十
萬應責成戎政大臣挑選從實操練使緩急
可用又宣大每告饑糧詘乏該部須設法措

王恭其月

卷

給疏入

上問邊牆果起何時

祖宗時不知亦有因改之者先代何朝爲上今
修邊當遍閱馬嵩言臣考自五代石晉時劉
幽藹等十六州之地與契丹遼金相繼宋未
能復至我

太祖始遼元君此地復爲

中國有乃

命徐達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關隘以爲內

邊

成祖於此建都益加繕治累朝以來凡有闕敝
即加修築後又專設東西閫巡閱御史二員
每歲閱視滿日造冊奏繳昨庚戌後凡
京畿邊牆通議修築費銀百十萬古北一帶頗
稱完固冷口牆亦修完昨賊從流河口桃林
口劉家口入此三處衆謂山險賊不能到牆
未修完不意賊即從此入看來牆堅者得濟
各牆原分三等極衛次衛之處俱已修完偏

僻之處委未有修今須嚴

勅督撫官遍閱已修者增堅未修者作速修完
務在實行及專責巡閱御史閱視催督以後
賊從其口入即治本口原修官之罪如此人
方知警事克有濟已而兵部尚書許論等條
爲七事以聞一修補邊牆以固險隘一充實
主兵以備戰守一補練營兵以重根本一豫
處錢糧以防春夏一補給兵馬以護
寢一議處宣大以固門戶一嚴密擺邊以遏

王恭典

王恭典

官率所部邊兵與京兵分營其地度幾可以夾制即虜潰邊而入必不至如往年直薄都城也疏入

上命廷臣集議又令撫按官相其地之所宜會議皆同

詔允行之

三十七年六月總督劉遵侍郎王忬奏遼東三面直虜惟西南隅山海一關通道

京師即今歲比夫稔十米至價銀八錢民飢或

立此與

者十八九議賑議獨別無良策臣謹按山東遼東舊爲一省近雖隔絕海道然金州登萊南北兩岸間漁販往來動以千艘官吏不能盡詰莫若因其勢而導之明開海禁使山東之粟可以方舟而下此亦救荒一奇也又言宣大遼東俱保

京師支輔乞照例空運通倉未給軍

上皆從之既而給事中許從龍因請就海道以行乞運或將天津倉糧從黑洋河一帶抵昌

黎登岸達山海關或將登萊等處起運錢糧量發近海民船從沙門島一帶抵金州達遼陽此可省陸輓之勞官民兩便下戶部議行彼處海道官核實計處以聞

乙巳更

命遼東苑馬寺卿住劄金州給放各島商船不得抽稅從都御史王忬及御史周斯盛疏通海禁議也

七月論修遼冒破之罪然兵部左侍郎吳嘉

立此與

云

會爲民前總督侍郎致仕何棟冠帶閑住初嘉會以御史萬民英論劾下獄候勘至是給事中袁汝是御史凌儒自劾願還報嘉會前後修邊共用銀五十七萬三千四百三十餘兩冒破四分之一又嘗索撫賞銀於三十六州縣一時庫藏爲之盡空所委官指揮邵世勲等三百六十人皆相比爲姦法當極論因并劾前總督何棟楊博巡撫張祉今總督王忬及原任兵備劉燾王翰趙文耀李恭張敦

仁趙忻馬佩等原任叅將王臣等八十三人
同事欺罔之罪

詔刑部會兵部議於是尚書鄭曉等復言嘉會
罪首揀次之世勲等侵剋官銀俱當下御史
按問其餘新任與任後事發者請薄其罪
上以爲然乃削嘉會爲民仍追罷揀餘俱如擬
既而給事中彭範言邵世勲等三百六十人
內多註誤不應崇以侵剋議罰

上復命御史分別其奏而奪曉等俸一月郎中

雷夢麟二月

初上從總督尚書楊博議以薊鎮入衛兵聽
宣大調遣總督劉遠侍郎王忬執奏薊鎮古
北諸口川原平曠無險可守獨恃入衛卒以
擁護

陵京奈何聽他鎮調發

上曰舊有旨令薊鎮練兵分區以守今八年矣
一卒不練每遇防秋不過多調遣兵此豈遠
謀而且彼此紛爭矣兵部其詳議以聞部覆

本鎮原分區數皆有額兵今缺伍數多請
詔兩關御史王漸蕭九峰詣視查補
上曰薊鎮不遠

旨練兵而侍調兵倖虜不至輒相玩愒今諸兵
頻年遠戍人情不堪糧餉多糜歲復一歲何
時而已該鎮原分各區人馬兵部可遣郎中
一人與巡關御史備閱兵數多少操練與否
期一月還奏今秋防已近其嚴責王忬歐陽
安等趙期操練防禦毋再違延其各邊兵馬

明歲量爲減調卿等可酌擬額數以聞忬又
援去秋例請復調遠東步兵萬二千駐馬蘭
石匣以備凍東又議以宣府遊擊張欽大同
遊擊周邦分守古北潮河以當衝險

上曰往年調遠兵多以致失事地方官得以藉
口今又飢甚可復調耶兵部其與科臣再議
之既而科部議上皆言宣薊二鎮勢無偏重
請量調遠兵以守

畿輔分駐欽等所將入衛兵於關外懷隆之間

以防獨石而

命大同入衛遊擊趙伯勳引兵駐昌平專護陵寢庶東西有備可保無虞得

旨遠東兵准量調四千人餘俱如議

九月職方司署郎中唐順之奉

命閱視薊鎮兩關十區馬步官軍原額九萬一千有奇見卒五萬七千有奇逃匿三萬三千有奇因還奏言昔漢光武以漁陽突騎定天下唐藩鎮專兵而盧龍一道常虎視河北古

所謂其人慷慨勇悍而沈鸞即今薊鎮之兵也以臣所見不惟尺籍耗減非復往時之舊即見在守邊者除各關寨夜不收千餘人及三屯建昌兩營古北燕河兩區巡撫標下民兵射手數百人之外皆羸兵驢馬朽甲鈍戈徒糜廩餉不濟緩急之用故往年庚戌虜變及近日寬佃河流之寇土牆之寇至於近畿宣遠遼嫩延固以禦之甲冑機風於道途行軸置竭於轉輸益積弊之極其勢不得不出

於此然起事於一時本非經訓練主減客

聖諭久頒不謂自是之後歲以徵發爲常使鎮兵置而不理誰之咎也今日權宜且可獨責鎮兵以爲守量調客兵以爲戰符鎮兵練成一部即減客兵一部至於舉軍盡練更議免調耳軍額既曠練習又疎所據總督王忬總兵歐陽安巡撫馬佩及諸將顧表正等俱宜坐曠職誤事之罰疏入得

旨該鎮缺兵至三萬不補一卒不練督撫官所

理何事兵部從實叅看以聞兵科都給事中王文炳等因言有兵則有糧今兵多缺伍而糧無減額乞并清查以懲欺冒章亦下兵部於是部擬王忬等三臣當降罰請將領班曹愈坐營張繼先任最久副總兵祝富次之叅將徐杖等及副總兵馬芳等又次之副總兵袁正等宜遞減

上曰薊鎮兵馬缺額已極而督撫不問殊爲負恩馬佩已革職王忬歐陽安姑降俸二級留

用嚴督將領取見卒實練之務堪赴敵每歲五月奏請遣官閱視期以三年有成計功行賞否者科臣叅劾曹勣張繼先各降二級祝富隆一級管事如故徐枝等奪俸半年馬芳等二月袁正等勿問仍以兵部不早題覆奪諫司郎中倅一月令亟議練兵事宜以聞上因問內閣邊兵入衛起自何時何人建白大學士嚴嵩對

祖宗時只有調土兵赴各省殺賊之例竝未有

調邊兵入內地者

祖宗四征不庭及各邊有警皆簡京軍而往至正德七年劉賊猖獗攻陷山東河南州縣如調許泰卻永等領邊兵殺賊繼而彬統宣大兵至京扈

武宗南巡識者憂之云使此輩入覓京軍單弱必驕橫輕內地矣隨有大同叛軍之變禍實由此庚戌後逆鸞奏遣御史四員分往各邊選兵入衛每歲共十八枝鸞自管領防護

京陵未日守薊鎮也至何棟任總督奏薊鎮選練兵馬未完暫借二枝防守待薊兵練完即撤運至王忬却將邊兵盡調赴薊鎮分布扼守各牆去歲則又將遼東全鎮兵馬盡調入關以致賊乘虛犯遼搶殺一空調邊兵之由始此今年復一年調之不已由薊鎮邊備廢久互相因循爾今奉

諭謂豈止費而已借東作亂仰惟睿思深遠矣

十月

上問戶部薊鎮虛兵食糧之數尚書賈應春等以不知對請行科道官核實具報

上責曰是兵數已經查明五萬九千三十二名爾部中自有各年奏報文冊歷歷可據何謂不知於是應春等移檄薊密昌平管糧官將三十年以後見在食糧軍數一一清查盡得詭名冒支諸奸弊狀

詔俱下巡按御史問

更虜大舉寇遼陽清河等堡總兵楊照副總兵劉岳帥諸將守備申有爵等分道出擊之斬首八百級時西虜亦擁衆瀋陽邊外聞我兵既東乘間深入二百里照等聞變即馳赴之虜見大軍至引去壬申北虜土蠻十萬騎薄界嶺口建昌副總兵馬芳禦之虜不得進乃分騎潛犯黑谷墩因大掠邊山等處遊擊崔相不能禦犯總馮時雍殲之其明日有二百餘騎還奔界嶺口芳及總兵歐陽安遊擊時等乃戰敗之擒三人斬首三十八級十一月兵部覆總督薊遼保定都御史王忬條陳一議添募遊兵言河南入衛民兵歲徵工食銀十萬餘兩止防一秋而糜費甚多不如徵其費聽本鎮募兵一萬五千甚便一議近地探勾言邊軍不足欲將土著流寓之民免其征徭量行抽垛一議原籍清勾請給專勅令御史嚴稽之一議調取邊官無論罪廢得量才委任一議安恤軍情請建造營房及

給山場荒地開墾之費一議軍器犒賞之費一議預備戰馬乞太僕給五千匹一議更選壯丁欲汰黠見卒之老弱查丁壯補之一議撫夷之費請如郎中唐順之議歲給銀三萬以充一議憲臣貴成請畱密雲昌平薊州兵備副使楊胤賢張子順伊介夫一年協心共濟一議將領責成言舊制將領撫循不時致軍士逃亡者降職俸有差宜申此例若總兵效鎮兵逃五百人者降俸一石千人降俸二石至二千五百人降職一級副叅以下至小旗效所部逃者皆降俸職有差有能撫恤軍士一年無致逃亡者陞職一級一議未完牆工如石門燕河太平馬蘭牆子五區皆當修築而夫價尚無定議宜咨順天巡撫議請詔俱從之三十八年二月虜自遵化東掠至遵安縣南至薊州南至玉田等處殿內地凡五日晷薄暮始超鮎魚關大安口而還

詔巡撫順天倉部御史王翰降二級調外任副
鎮總兵官歐陽安參將高廷齡徐枝提調李
廷鎮俱革職下巡按御史逮問治虜入潘家
口罪也是歲虜犯都兒罕受等謀大舉聲勢
頗巨謀者於數月前偵知之將入屯駐會州
屬夷影克哈孩等爲之嚮導詎攝虜欲東犯
義院冷口以給我師總督王忬不能察遽引
兵而東其分布延綏等兵號令朝夕數易人
馬奔命疲於道路虜乃以其間由潘家口入

王部共月

卷一百一十五

王部共月

事聞有

旨切責令亟行驅剿自贖

詔巡按御史查虜所從入及諸臣失事狀御史

王漸方輅等奏點虜屯衆會州垂涎薊鎮爲

日已久且屢

詔嚴勅督撫增兵應援而猶倉皇失策今虜騎

長驅內地又不能戮力血戰以致殲破荼毒

慘不可言竟使虜衆飽利全歸諸臣玩敵誤

事大員委任宜以輕重治罪兵部覆請

上以矢事重大革安等職下按臣逮問降調輪
外任忬姑停俸戴罪練兵候防秋事竣奏奪
兵備副使伊介夫副總兵馬芳各降二級照
舊管事

六月總督楊博言秋防期迫臣謹以便宣指
揮各兵備官分地盡守天津兵備副使雷夢
麟駐石塘嶺密雲兵備副使李尚智駐古北
口山西冀北道倉事董邦政駐牆子嶺俱各
提調本臣薊州兵備倉事伊介夫駐太平寨

王部共月

卷一百一十五

王部共月

提調太平馬蘭谷二區霸州兵備副使溫景

葵駐燕河營提調燕河石門二區昌平兵備

副使栗永駐昌平提調鎮邊黃花鎮二區貢

令人自爲守倭入冬解嚴後覈其地方有無

失事以爲功罪得

旨允行

楊博言薊鎮以守城爲主用步宜多用馬宜
少其宜大入衛遊兵三營每營止用馬兵五
百以備追逐其餘二千五百盡用步兵請

初各守巡官精選驍健每營務三十如法操演聽候徵調多餘馬匹暫收別營候軍還仍歸原伍從之

楊傳言薊遼二鎮唇齒相依每秋彼此警報緩急互異今宜令遼東總兵官楊照於七月以後統領勁兵移駐前屯一帶一遇石門燕河二區有警徑自入關應援至於灤西黃花一帶極當虜衝昌平居庸所係尤重仍當嚴行宣府總兵官李賢亦於秋期移駐懷慶整兵待援如遇灤西有警馳入居庸會合薊兵併力勦截疏入報可

九月楊傳等奏遼東突傷已極召羅甚艱乞將新運通倉漕糧停泊天津者暫借五六萬石由天津水運薊州以達山海僅脚陸運至各地方給散其漕糧則以賑濟銀兩羅運戶部議覆從之

十月總督楊傳言薊苗辛愛等糾合套虜環邊在外往來窺伺今時當撤兵恐虜得乘隙

議將延綏遊擊常齡一營官軍更番一年因原遊擊葉蘭寧夏遊擊萬國二營官軍暫留防春其餘通行掣放以卹久戍

上允之

十一月戶部議覆遼東撫按官侯汝諒等言寧前官軍今值朔歲年額月糧宜量加本色三月悉依時價官爲雜買給散候豐年即止新調集河西衛所有馬官軍千餘數往寧前圍練其歲增糧留宣八年例之數報可

十二月先是遼撫遼東都御史侯汝諒以遼東大機議開山東之登萊北直隸之天津二海道轉粟入遼東部臣以海道迂險行令獲勦既而汝諒勘上天津入遼之路自海口發舟至右屯河通堡不及二百里可達遼陽中間若曹泊店月沱桑沱姜女墳桃花島咸可繫泊各相去不過四五十里可免風波盜賊之虞請勘支歲鎮賑濟銀五千兩造船二百艘約每舟可容粟一百五十五石委官督發

至天津通河等處招商販運仍令彼此覺察不許夾帶私貨下戶部議覆據勘天津海道附近而事便當如擬行第造船止須一百艘令與彼中島船相兼載運其登萊海道姑勿輕議以啓後患從之

三十九年三月侯汝諒言遠東饑饉相仍兼遭虜患難蒙

聖慈軫念發銀發穀議賑議獨但收收待哺之衆豈能一一仰給

王廷與財

卷一

丙督而山海隔絕陸輓艱難其勢非大開海運民不得全又海道自天津至遠東皆內地無虞惟登萊一帶與島相值稍當防衛要權其利害之輕重得人任之而已今天津已經造船開運乞竝容米商通販以濟窮邊其山海關運道亦聽官民水陸之便宜當關防夾帶逃移等弊至於登萊海禁難通而彼處有司往往私爲阻撓今可令山東遼海居民各自其舟赴官告給文引往來貿易不得取稅仍

今所司嚴察非常以扼島夷內入之路從之虜酋把都兒辛愛等擁衆數萬人以屬夷影克華爲嚮導入寇一片石等關衆將佟登避擊胡堯勳提調指揮谷承功及戴罪守備牛相等帥兵禦卻之出關追至芝蔴灣而還

四月虜犯遼東廣寧大掠而去

七月虜酋把都兒擁衆入犯薊西遊擊胡鎮以羸卒五百出塞迎擊之破其前鋒于連陰站回駐河坊口虜大至併力急攻鎮卒各營

王廷與財

卷一

敢死士與戰於河外虜不得入乃分衆犯沙嶺兇燕于窩神堂各等口遊擊白允中黃金高汝泰等憑牆禦之虜復犯河坊爲胡鎮所邀擊乃引衆北去是役也虜酋把都兒吞犯未得利又狃于昨歲六月尉州之獲故東秋防未備冀出不意總督許論於半月前謀知其情乃厚集兵馬待之虜知有備又見胡鎮兵亟戰遂退

八月總督趙連尚書許論言方今禦虜之策

無通守險守險之要當於各口關城外廂所入道對築戰臺二座或地形不均仍相地所宜壇築一二座臺可去牆二十步而近每臺置軍十人輪月戍守設火器於上賊至以火器夾擊之而今臺軍自取善地與內守者相爲表裏斯門戶永固而堂奧亦安矣兵部覆其言是時秋防官軍畢至即以鎮西黃花等五區鳩工先築太平以東漸舉報可

兵部職方司郎中王叔果自薊鎮閱視練兵

還復

命具言本鎮舊兵疲勞飢渴弱而不練新兵烏合應募驕而不暇練鎮邊城曹家寨大水峪遊兵皆客居生食冗而不必練今當先擇主將將才則兵自精如叅將黃龍黃演遊擊崔亞周字先白琮坐營指揮余良弼等皆食廩不職所當更代昌平副總兵祝福與提督雲冒迺居一城事權不一且福雖廉其才出冒下所當議處兵部覆奏得

旨薊鎮練兵三年未有成績是諸臣不實心奉詔明矣姑候明年閱視若仍前玩愒令科臣查叅重治福同部另用冒改充總兵官鎮守居庸昌平等處原設提督官罷勿補以冒兼之龍演等各降級奪俸有差

十二月初四日中虜犯廣寧實泰寧衛叛夷果力箇等導之果力箇等其四世祖恩字羅因入遼馬市率其族十三家求爲內臣

朝廷欲收以爲用乃使之塞內住牧使偵伺虜

中動靜頗得其力其後聚落日繁至果力箇等衆遂百餘人往往扶虜邀賞守臣不勝其求稍抑制之三十四年遂叛降虜告以內地曲折導使入寇於是遼陽瀋陽廣寧歲有虜患每至果力箇等各爲先鋒遇鎮堡則面語城上卒曰不亟賂我且屠爾城巡撫都御史侯汝諒患之乃請密布賞格官軍有能計擒果力箇等如哈丹克陳通事之例陞賞

上從之汝諒乃密遣通事陳紹先等誘果力箇

等人市伏甲饗之酒牛伏起遂擒果力箇及其黨四十餘人

五邊典則卷之四

信安徐日永子卿父集

勾餘施邦曜爾韜父

閩漳張

雙紹和父

全載

嘉靖四十年正月朔

上從兵部議

命歲發帑銀三萬兩充薊州撫賞屬夷之用已

戶部復稱錢糧缺乏議止發銀六千其餘以
該鎮租銀香錢之類補之至是諸夷索賁數
多各因提調費無所出乃私借募軍銀及社

五邊典則

卷四

減月糧給之總督尚書許論以爲此猶剗因

醫瘡勢必糜爛乃上疏請戶部歲給銀一萬

二千兩兵部更給馬價銀三千兩餘乃取之

本鎮軍租贖銀及香課諸銀毋得重累貧軍

下兵部覆可從之

六月時薊州境外夷屬有闖入石門寨擾民

家牛者邊臣以詰其酋都督影克及其弟兀

魯思罕長禿等以其牛還既而索盜則縛

中國被掠者二人詭夷名兀可亦虎喇赤以獻

守臣諱得其情以其事聞

上從部議

賜影免織金紵絲衣一襲絲幣二表裏兀魯思

罕長禿絲幣二表裏所獻

中國人各遂歸原籍

八月

上命大學士嚴嵩等曰自博入朕每慮邊務今
秋恐有擾者其語博早定策以遏之於是兵
部尚書楊博上守禦機宜略曰今之九邊大

五邊典則

卷四

撫官隔遠調度不及宜責之遠東兵將聞警

星夜赴援不必候調疏入

上所奏事宜悉允施行令戶部亟發主客兵

糧毋悞於是戶部奏請於年例外加發餉金

四萬兩得

旨邊臣不許妄侵必節愛實用

九月郎中許汝驥自薊鎮聞兵還

上言薊鎮西以居庸爲內戶而宣府其外門也

恃懷來四海治以爲之蔽東以山海爲內戶

而遼東其外門也侍前屯寧遠以爲之蔽今屯戍一空止恃叛服不常之屬夷而欲以控制強虜其可得乎臣竊考薊鎮之軍有三繼補之軍以丁繼丁多脫籍而鮮實召補之軍以人代役率羊渾而易離新募之軍設法充數多驕惰而難用軍之名目日衆奸弊日滋此所以愈補而愈不充也先是郎中唐順之徐善慶會請選將練兵可以禦虜其說既施行矣而成效未睹其弊蓋有六焉將官私役

率以薊鎮爲重蓋腹心既安四肢自無可虞今虜止是永邵保兀慎擺腰三部兵寇大同鎮川堡而其酋俺答黃台吉把都兒及土蠻等潛形不露竊恐其謀窺薊鎮伏承

宸慮臣謹以六事獻一請初

初邊臣逐大同之寇堅壁清野以固其守設伏出奇以挫其鋒分精兵以搗其窠簡惡犬以遫其馬使賊不得近薊鎮一禦賊必先獨石哨探所謂薊鎮得情獨石得其形也宜令宣

大邊臣俱實馳報預備之於黃花古北等處一薊鎮各區兵備官一切兵糧事宜悉聽其區處督撫官不得違制仍定擬賞罰以勵人心一昌平居庸黃花鎮三區與宣府懷來隆慶永寧四海治相爲唇齒宣大總督每當秋近移駐懷來正爲南山之備但事在兩鎮未免自分彼此宜令相機策應但使虜馬不得入關卽爲首功一薊鎮主客兵糧屢稱缺乏卽時給發一燕河冷口一帶逼近遼東督

責間弊一稽卒健馬多選爲大將說軍獨遺老弱守邊弊二科歛無術弊三廢間將官冗食冒取之軍弊四屬吏挾賞無厭弊五給餉不時弊六此所以屢練而不精也因敕速補練使宜以上其說甚備兵部乃列其所奏爲十四事酌議覆行之一餘丁以備繼補之數宜盡罷尺籍遇缺按冊頂補毋使隱避一各處城探官軍行兵備等道逐一查點防守毋得役估一薊鎮新募遊兵五枝原係停免河

南入衛之兵歲解工食以給各兵今愆期不至宜行該省撫按官作速徵解一兵備憲臣止聽督撫官節制鎮守衙門不得牽掣其副將有缺止於武臣中選署毋使憲臣兼攝一薊鎮總挑選各臣之兵常住三屯誠爲弊政宜行查革及武職占役者盡數掣回一廢棄各官在鎮聽用多致害事宜量留其謀勇可用者餘皆革退一各區置立文簿將兵馬多寡錢糧盈縮之數登記明白以便稽查一各

官兵以拒守爲首功斬獲爲次功禦虜有功雖無擒斬所陞職級一體世襲哨夜人等哨報大舉得實即同擒斬一各區參遊等官照舊防守信地一遇應援宜與兵備道會議行事不得偏執已見致悞事機一薊鎮軍營牧糧文移俱無印信難以稽考宜行議處或權附近衛所印信行之一各區戰臺逐一修築務令附近塞垣以濟實用一格朋等銀宜行兵備道立限逮徵以備買馬鎮守等官毋得

追取一屬夷到邊宜宣慰威然後撫賞使知感激如有撲捉要求即行剿殺

上曰先年以薊鎮調用邊兵非遠謀下令補練土兵以免常調總督鎮巡官漫不用心每歲惟恃調發坐困供餉何有紀極今有三年差官閱視即稱照舊不堪戰守各官不畏

明旨敢爾欺肆許論既革任待查明併治總兵張永勳革任下御史逮繫併所劾賊罪問報巡撫張此姑降一級朔外任副總兵袁正等

五十六人降實職三級留供職副使張邦彥等五人罰俸一年楊選其嚴加督率訓練若無效重治不宥餘如擬

總督薊遼保定都御史楊選條上地方極弊十五事一本鎮軍士防守修工程糧餉獨薄加以撫夷之扣除倉廩之不繼至致逃亡提解老弱行乞此主兵不振之弊也一邊兵入衛爲其詣曉虜情熟經戰陣足爲防禦用也今陝西三鎮其率之而來者羸馬殘械空拳謀

體殆居其半此邊兵不振之弊也一寧山德州天津河間通州左等衛每年有春秋二班軍士派鹿興州中等四衛有下三千之軍分地扼守此輩浮脫不武即使營伍充足尚不堪用矧又逃者數多住者無食此班軍士不振之弊也一本鎮舊募軍有昌平密雲遵化永平四枝新募軍有山海關曹家寨二枝各軍應募不過利安家銀兩及月糧行糧而已今糧多欠缺安家無銀司兵者每照照應掛

恐其逃散而又何敢申法今以教演裁此募兵不振之弊也一主兵糧大半出於民運客兵糧全數出於

內帑每年終會計上說多爲戶部題削加以弊發過期商價拖欠民運不來災沴歲有處處受敵處處缺備此糧餉不振之弊也一薊鎮月糧給本色者尚可保一家給折色者不能贍一身乃在東數區常至四五閏月而不給在西數區常二三閏月而不給此月糧不敷

之弊也一山陝入衛兵馬七月初已上關隘類給以一升五合之行糧加以據批沙土之掉和此軍士家千百里爲

國家終歲勤瘁乃其日給之糧不獲一飽乃又有間支折色又或十餘日無支者如之何不典賣衣甲凍餒而逃也此行糧不敷之弊也一近年議討撫夷之資戶部給銀七千兩兵部給銀三千兩止充三分之一之用實薄不廢夷欲則戕害敵軍隱藏虜訊邊將爲所要

王選其月

卷四

拔無以應之乃至迫軍採柴料敵軍需充其費此撫夷不足之弊也一凡訓練軍士必其衣食足器械備勤有賞恤有罰然後士藝可精今也平居缺糧工役無歇枵腹裸體手持敵器名曰大標實同兒戲比其遇事無賞無罰此訓練不行之弊也一宣大陝西將領所蓄家丁平居則出邊趕馬以圖印賣有警則按伏斬獲以圖陞賞故壯夫樂爲之今薊鎮既無趕馬斬獲之利而月糧行糧折支開支

悉與他軍士同尖哨雖月糧二石亦常數月
不給故皆不得其用此家丁尖哨不力之弊
也一薊鎮邊防固不容一虜之入然果修築
城堡使處處可以防護居民按伏兵馬不惟
坐制零寇亦且預伐虜謀今乃泥於不容虜
入之說堂堂之謀遂棄不講此城堡不修
之弊也一今之將領平居犯罪惟參臨陣逗
遛不斬問有擬問仍復賣銀地近

京都輒干中貴一或抗忤執法立見辱謫涕

五事與則

各事

五事與則

此轉布不舒之弊也一本鎮馬匹近年以邊
鄙多虞夏秋軍士不暇下場採草其春秋料
豆又每過期不支支又折色每料九斗折銀
不滿三錢夫以半年無料一年無草而折料
復不能辦本色之半此馬匹不壯之弊也一
邊鎮一切錢糧收支悉戶部郎中所司督撫
無與比及會計郎中呈應之數督撫會題部
輒裁減督撫慮不給用曲意節縮至將主兵
應上還者無警新留本城及遇寇警間報督

發近者猶或可及遠者多不能赴此形踪候
事之弊也一陝西近衛之兵初年止是秋初
調到秋畢放還後因校虜專襲撤兵之處遂
議每秋留延綏兵一枝再防一年固原寧夏
各兵一枝再備冬春至次年四五月換班以
致各兵在家日少行路與戍守日多且賞資
漸薄盤費不充馬成不償負戴更苦此久戍
疲勞之弊也且言臣抱恙含憂已非一日今
所陳止於薊州一鎮而遠保可知諸邊又可

五事與則

奏

五事與則

知然臣祇言其弊而不爲之畫也良以諸臣
建白非不善督臣奉行非不至而其機有不
繫於軍門者徒議而無益也莫若
廟堂者署定議而下之臣臣遵議而見之事於
勢爲便疏入得
旨選所陳薊鎮弊狀前官全不經心日事因循
即今得整理兵部其悉心議處以聞既而尚
書楊博覆奏請

勅各邊總督鎮巡官蒐簡士馬資給糧仗以振

遼軍令直隸山東撫按官計處餉糧補充什伍以振班軍歲發戶部銀一萬兩兵部銀五千兩以充撫賞閱操之際賞罰並行以精訓練做甘肅墩院之制以修城堡正將領失事罪以肅軍法優給衛軍路費以作士氣議入上曰薊鎮督撫諸臣遇警輒張皇告急惟調客兵防守國報日前無事日延一日何有爲國忠計者邊兵之調初謂權宜今已十一年未見減撤却又重加挑選何時而不獨供餉

五光典則

卷四

禁費人情政體皆非所宜茲所議亦只循常題覆目今如何練主兵方見免調邊兵卿博歷任茲鎮宜竭盡忠謀大破常格整理其仍別議以聞於是博入議上十事一各區主兵雖有總副參遊等官爲之訓練而尤宜以兵備爲之監督督撫時閱視之仍以贖銀優其犒賞且又任兵部以責其成一陝西三鎮客兵久疲延緩尤甚宜將延緩遊擊時達所統遊兵一千五百名免其徵調其他仍舊請

勅邊臣慎加簡閱俟主兵精練歲給一枝一連臣既啟漸撤請選京營爲八部都足三千人騎居十一爲傳報步十九爲列守以春秋二季番戍居庸鎮邊三區各領以參將二人佐擊三人務期練習整肅一請遣戶部侍郎一員量兼憲職專理昌薊二鎮主客軍儲今歲獲頗豐請戶部發銀十萬兩仍借發工部銀十三萬兩令東時需務粟補給兵餉歲一更代俟後規模既定仍以總督兼之一請稽覈

五光典則

卷四

前後所發各區火器責其試用一請分定各區主客兵使習知險易毋以更番易地其應援客兵聽臨時斟酌不在此限一兵家之法先則制人宜令封疆之臣按行塞垣之外相地戰守毋恃邊牆爲固仍優哨探之賞做塾院之制設陰預防一屬夷向化則優之以惠作奸則威之以法撫賞之資取之帑銀及本鎮香課禁毋利其貧軍一山西關一片石等地距薊鎮數百里而軍士就給其糧不便宜

今督餉郎中隨空酌處本折兼支各從其便
一請搜簡廢棄將領用之練兵禦虜以收便
過之效議入

上俱從之工部銀亦准借發惟督儲侍郎罷不
遣

總督都御史楊選條上薊鎮邊事謂主兵多
缺募兵多逃哨探不實馬匹不壯皆因帑糧
不充借小費而悞大計下戶部議薊鎮主兵
糧餉舊派山東河南北直隸折色二十七萬

五邊典則

卷四

九千五百餘兩民屯漕運本色二十四萬七
千餘石未嘗藉

內帑而給也客兵所發止一二萬而已自庚戌
虜犯內地漸加京運年例今主兵餉金增至
七十五萬有奇究運漕糧不與馬若營伍缺
逃則食宜贏餘何乃更稱不足耶凡軍月糧
一石哨探之士月二石勢難再加至千馬匹
倒損由軍上侵剋草料非本折不足之過中
間惟催民運一事則誠如是言宜申飭之

上曰楊選之奏伙食為急所議民運通負未見
作何整理還會同兵部悉心計議以聞

上月發銀五千兩於遼東賞軍戶部奏各邊
軍功陞賞原有定格後議不願陞者賞銀五
十兩人始多辭陞受賞夫爵人以官隨時可
行賞人以財有限難繼今後各領軍功宜照
舊擬陞若重賞之典但偶一為之即於不領
賑庫銀兩處給不得濫請

詔可

五邊典則

卷四

山東巡撫都御史朱衡奏登萊青三府地瀕
大海東近遼左南通浙直

國家設軍分守甚嚴日者遼左告飢暫議弛登
萊商禁以濟之其青州遼西之路未許通行
今富民猶商遂假道赴臨清抵蘇杭淮揚與
販貨物海島凶命陰相構結俾二百年愼固
之防一旦盡撤頃者浙直倭患非敗事之鏡
耶宜申明禁約停止為便兵部覆奏報可
十一月兵部覆劄遵保定總督楊選奏本願

舊設標兵一枝東西應援顧此失彼請于延綏大同遊兵及原募標兵內選取三千人益以遠保募兵家丁三千人通分二部給馬匹銀伏令參將胡顯統領操練其家丁月糧軍士行糧俱給本色以優其養標兵既振則遠兵可漸減矣報如議

十二月虜犯遼東攻陷蓋州熊岳兵驛殺指揮楊世武等

詔革遼東總兵官雲冒任奪巡撫遼東都御史

五邊典則

卷八

吉澄倖二月

四十一年正月工科給事鄧棟奉

詔查理薊鎮軍需盡得官吏侵牟兵馬虛耗之數以巨萬還言邊餉日虧皆原任總督尚書許論調度失策管糧郎中閻光潛創劾出納不明之罪而所以致弊之故有十大略言虛填籍伍濫收家丁傾報不以實還調不以時主兵或代客兵出戰客兵或代主兵入守門皂官承盡食軍門之餉商民將領胥成影

射之風其他無名冗役無益浪費不可勝數皆當痛革疏下戶部覆如棟言得

旨今論間住光潛劾各奪俸半年其餘侵盜官軍各監追逮治有差

三月總理宣大糧餉侍郎霍冀薊州總督侍郎楊選奉

旨勒上薊鎮客兵糧餉不敷之數薊鎮當發銀五萬七千二百八十兩有奇密雲當發銀四萬四千五百五十兩有奇昌平當發銀四

五邊典則

卷八

萬九千八百九十兩有奇其主兵已有餘糧不煩督徵但當趨徵各處民運濟之因言薊鎮主客錢糧自二十九年而京運始發至三十九年而額數愈增如薊州主兵年例不過六七萬今則十四五萬矣客兵不過十數萬今則三十萬矣密雲主兵年例不過一二萬今則七八萬矣客兵不過八九萬今則二十二三萬矣其間冗濫不敷諸費盡無而虎翼大端則增兵之耗居十之七八行也往時薊

鎮主客止四三路今則增爲十區而副參遊
守節年添設不啻數倍矣往時未有客兵俱
主兵調遣今則不遠千里而山陝遠保分寄
征調已十餘年矣從者在邊止於防秋今則
戍守無虛月無虛歲矣此年例之所以愈增
而愈不足也通蒙

皇上屢降明旨令本鎮專練主兵漸減客兵此
誠務不善後之良圖要在督撫官以實舉行
耳至若主兵月糧金資民運而各省通欠勒

上諭與川

卷四

逾萬數其弊在軍有四在官司有六攬收詎
驗於竄民通欠抗違於巨室批閱展轉於虛
文侵欠觀望於蠲免此四者軍民之蠹也會
派夷於成限徵歛失於及時此併混於無等
義編徵之不實稽銷註之欠嚴追通負之無
法屯租之弊猶之民糧武弁不職甚於有司
此六者官司之蠹也請自明年始在河南山
東巡按事繁則以民運貢成巡撫其屯田子
粒則以貢減屯田御史各降新

初賜之重其事權仍令歲終叅劾先司府而後
州縣庶人無怠玩宿弊可釐疏入戶部覆稟
等言皆是其督催民運屯糧則巡按御史已

更新

初屯田御史原有專

初惟山東河南巡撫

初中未載當增入之

上從部議

間原邊外夷人忽失答等盜邊爲其都督王

上諭與川

卷四

台部下哈乞納所擒守臣以聞

詔斬忽失答等王台哈乞納令撫臣犒賞

四月庚申虜酋土蠻等大舉寇遼東攻東關

驛錦川營破之巡撫都御史吉澄以聞因言

本鎮士馬軍弱城堡頽壞不堪戰守請於往

年大同故事特

命重臣調發兵糧救援且促新任總兵吳瑛到

任
上諭兵部曰吉澄所奏地方危急甚所當急援吳

八里舖商稅爲撫賞采三衛之用

上悉用之今更推才望大臣一員督視軍情乃以兵部左侍郎葛繼業都察院石會都御史住縉辭行因奏舉武庫司郎中張志孝京營副將劉大章自隨報可

五月鄧遠保定總督楊選條陳邊政舊規當復者四事一薊鎮建昌營遊兵原說業應太平寨一區今欲改補冷口則太平失援乞將步兵近守冷口馬兵應援太平專隸薊州兵

瑛果勝任否防禦事宜其悉心計議以聞於是尚書楊博上言八事二言瑛老將驍健可以責成二言前屯要害宜急築城堡而零寇出入無時不便工作宜增調精兵防剿三言鎮巡官會親詣前屯選兵應敵四言歲調遼東兵四千入衛薊鎮今可暫免專備遼東五言增募壯兵三千專備前屯一路六言急發戶部修邊銀令先修山海關東至廣寧一路七言宜發火器火藥於各營堡入言復

備一黃花鎮京衛軍千名家在

京師與老家營原住邊鎮者不同迫之常守恐非人情請照舊春秋番戍一牆子嶺軍士二百餘名原係山海等衛抽撥以補主兵不足之數與古北口石塘嶺二區事體相同今欲掣回本衛則二區援以爲例而三區在薊鎮最爲要害難議掣回宜照舊存留一直隸衛所赴邊班軍原以都司四員統領休日與都司還薊今欲改設遊擊恐滋勞擾亦宜仍舊

兵部議覆從之

遼東遼外屬夷王果等導虜分衆入寇一自東州登入一自撫順核桃山人副總兵黑春師遊擊徐維忠等禦之春身自搏戰殺數十人諸將從之虜衆大敗衆其鎗重鎗甲而遁於是備禦劉普亦敗虜於核桃山共斬首一百四十九級奪馬五十匹所獲夷器無算督視軍情侍郎葛繼業督楊選巡撫吉澄總兵吳瑛以捷聞部覆遼東飢疲之後有此克捷

乃近年所未見者有功諸臣論賞宜重

上然之仍以將吏用力歸功上玄於是賞給選

瑛澄各銀五十兩紵絲二表裏陞春三級雖

忠普三級仍各

賜銀幣

虜復寇遼東攻鳳凰城不克轉掠湯站堡副

總兵黑春引兵逆戰虜佯敗走春乘勝追擊

陷虜伏中虜知其驍將圍之數重春與把總

田耕等力戰二日夜久之

五
五
五

卷

三

四十二年正月巡按直隸御史溫如璋等奏

報是年補練副鎮主兵之數大約十區中已

練者十之七未練者十之三

詔賞總督楊選巡撫徐紳副鎮總兵孫贖昌平

總兵何准參政溫景葵等銀幣陞密雲副總

兵胡鎮署都督會事仍同參將白文智等各

賞銀有差其補練不及數者提調張世武等

降二級朱家等奪俸二月仍令嚴限責其後

功如再有怠玩者重治不宥

二月虜犯遼陽副總兵楊照引兵遮擊之於

清河虜敗遁出塞未幾復犯長安堡照設伏

待之繞出虜前斬首七十五級獲運馬五十

匹

五月戊寅副鎮古北口遣哨卒四人出塞為

梁顏夷人撲捉以去俄而夷酋遁漢叩關索

賞副總兵胡鎮伏兵執之并縛其黨十餘人

通漢子俱則梅原撲哨卒夷酋老虎者至牆

下請易其父通漢者虜酋辛愛之義妻父也

五
五
五

卷

三

總督楊選計欲以牽制辛愛則縛病老虎數

其罪而釋之并初所執諸夷悉遣出關獨留

通漢要以其子入質俟子至乃遣還自後令

其諸子更迭為質半年一代還因馳疏以聞

自謂方略且為諸文武臣請資部議亦以為

良策

上乃賜選及巡撫徐紳各銀二十兩紵絲二表

裏總兵孫贖及鎮各二十兩一表裏參將郭

琥等各十兩

八月虜聚衆連東廣寧塞外總兵楊照率遊擊陳補表即得功等選銳卒出鎮秀堡山寨分道掩之照夜行失道離寨六十里天明虜虜所覺中流矢或補表等馳至力戰搏虜斬首二百二十五級虜乃引去補表等以無虜還亡失官軍五十餘人

十月丁卯虜擁衆自牆子嶺磨刀峪潰牆入犯總督劉遠侍郎楊遂以聞

京師戒嚴

五邊其目

卷四

詔宣大總兵官馬芳姜應熊劉漢等速調兵入援以總督尚書江東統之餘戰守事宜兵部條列以上又

勅文武大臣分守

皇城京城及重城諸門而令鎮遠侯顧寰集京營兵分布城內外

上諭聞臣曰朕東見火光虞此虜去京不遠諸將何不戒設其令禮部疏議郊祀等禮并示兵部傳語衆等協力速勤明日又

諭聞臣曰通灣二地餘糧輻輳之虞其保之陵地以劉漢守馬芳專衛

京師毋怠是時總兵官胡鎮孫賡及遊擊趙泰等已領兵赴通州迎敵有

旨胡鎮在通州河東追賊得無乏食其遣官厚齎軍餉濟之有功朕不靳賞於是部臣楊博等奏曰

陛下恤諸將至此諸將當益奮激但衆將黃演等及孫賡俱與鎮爭先赴關宜一體處給以

五邊其目

卷四

作士氣報可俄總督楊遂以虜東退聞且自謂追殺功爲將士祈賞

上疑之以問大學士徐階曰聞賊火退恐許者而遂遂言追殺果一行否階對賊大營尚在平谷還等果已往通州矣然謂之追送則可謂之追殺則不可

上曰然遂等正是送去敢言追殺其誰欺乎今外兵四集內士又出只遊戲一場不過虜戌之轍又故事矣茲看博等會東所計有甚奇

謀定策付諸將行如何以伸華威如何以除
民害大勦一場且聞彼郡夜戰不能或謂何
不夜攻然我軍亦不禁豈可取勝哉

皇高祖考歲一週邊

皇兄亦聖威振彼乃今內逆數外賊侮可慨
以語博博乃條上戰守十事大意指將宣大
在鎮標遊等兵及保定諸漢達兵盡數徵入
分防

京城

陵寢及通灤良鄉等處

卷四

令戶部多貯芻糧於近京郡邑以待師行兵部

分發馬價銀於

京城各門以備犒賞廣募敢死士持房穴牽其
內願仍厚立賞格凡斬虜首一即賞銀五十
兩願陞者陞一級斬小可目首一賞銀一百
兩願陞者二級斬獲大酋如辛愛把都兒者
賞銀五百兩仍陞三級

詔悉如議行賞格仍拘示中外虜大掠順義三

河等處分兵圍下店諸將胡鎮趙漆孫廣等
引兵救之虜騎大集團鎮等數重鎮遣使聞
告急有

旨命祝福星馳赴援仍令江東亟發兵應之未
至而鎮等敗漆廣成之鎮潰圍出給事中郭
守庭御史陳瓚芳等各以虜報日疎疏請從
文武諸臣分守

皇城立門并

京城九門重城七門

五龍輿則

卷四

上許之令各用心巡視

總督宣大尚書江東總兵馬若等及各路兵
赴援俱至

詔發馬價銀五千兩犒之癸酉刑科給事中李
瑜言比醜虜匪如侵犯近圻一時文武諸臣
在封疆者則有楊選孫廣徐紳胡鎮在入援
者則有江東馬芳姜應熊祝福

皇上緩其封疆失守之罪憫其入援奔赴之勞
一則願以殺賊一則優以犒賞爲諸臣者正

宣威激圖報滅此朝食可也即不能然亦當
速驅出境以上舒宵旰之憂今虜駐牧順義
三河已八日矣諸臣竟擁兵觀望畏縮不前
力戰之臣自胡鎮外無聞焉夫馬芳留守
京師勢難責之戰夫選紳賸失守地方當效死
以償責東應熊福名為入援當前驅以犯難
乃坐視胡鎮被圍一卒不援至煩

皇上親降旨遣兵亦何及矣當今君慮臣勞中
外戒嚴之日不務一大創虜以靖邊圉猶製

常套俟虜自出豈所宜哉請

初詠部嚴諭當事諸臣殫力竭忠剴期勤賊五
日不出則降級奪俸十日不由則議罪行罰
庶人心奮勵而窮寇可追時孫賡陳亡報未
至故瑜并助之會御史黃洋亦劾諸子顧提
調指揮楊瀛等各失事狀

上大怒初江東嚴督諸將作運動遂
命錦衣衛速楊選徐紳并楊瀛等入京訊治於
是選紳及密雲兵備副使盧鑑分守牆子廟

參將馮詔廷縱遊擊將軍嚴塘分守通州參
將胡燦俱逮至京獨楊瀛逃未獲有
旨俱送鎮撫司拷訊選紳仍加刑嚴究

大同總兵官姜應熊等禦虜於密雲敗之斬
首三十餘級奪馬四十匹時虜自三河漸引
而北

京師稍解嚴

上諭尚書楊博曰聞賊溺戰而去矣殺未及半
何以禁後來不犯者博奏虜雖北

昨未能即出今江東胡鎮等在且有保連兵
馬援可必勝也

十月丁丑兵部奏虜逃

京師解嚴

詔遣馬芳姜應熊亟回鎮時入援諸將及督撫
鎮守官紛紛報捷

上諭兵部曰茲虜已盡遁將士勦逐有功宜加
恩勞其令江東查入援功胡鎮溫景葵同巡
按董堯封查本鎮功分別等第來聞於是東

上入接兵前後斬虜首七十九級以大同總兵姜應熊爲首功自副總兵麻祿而下分爲四等鎮景葵堯封查上副鎮兵前後斬虜首二百九十九級以古北參將郭琬爲首功自入衛遊擊楊縉而下分爲三等東仍敘宣府總兵馬芳原任總兵劉漢護守

京陵功鎮等仍敘通州知州張守中平谷縣知縣任彬守城邵虜功請悉加敘錄疏俱下兵部議復今歲薊西之警虜酋辛愛把都計我

五建典則

卷四

兵十月解嚴糾衆突入冀乘不備乃總兵胡鎮迎其初至奮擊於孤山總督江東驥其情歸追勦於石匣中間大小接戰不下二十陣使醜虜帝以扶傷痛哭宵還誠爲二百年未有之功足徵上玄威佑之不顯休命請擇日謝玄併悉錄次文武諸臣之有功者上曰朕仰荷上天垂佑及諸將戮力虜遂遠遁各官宜加恩勞江東加太子太保廕一子國子生胡鎮郭琬各陞三級楊縉石玉李世倫

各二級王孟夏李裕信等二十五人各一級姜應熊於祖職上加二級馬芳劉漢與麻祿麻錦張承勛各一級仍與參將等官劉國等八人及原任總兵歐陽安參將等官羅泰等二十四人各賞銀有差張守中任彬各陞俸一級仍與袁正等各賞銀十兩趙漆贈都督同知廕一子正千戶世襲仍立祠祀之孫廣失事疾節聽部臣查處戴罪立功原任總兵王繼祖等令御史勘奏是役也虜形初勦謀

五建典則

卷五

卒於一月前得其情知將窺牆子嶺故我厚集兵馬以拒之三衛夷爲虜導者候其難入則詔總督楊廷選謂虜欲由潘家口進遂信之乃引銳往赴虜遂乘間自牆子嶺入時兵部所徵各路兵先後悉至若宣大遠東則傾額來援分屯遼東西皆相候不發一矢自虜以二十一日入境選及巡撫徐紳懼得罪則提標兵徑趨

都城屯東直門外旋同通州遠鎮標副總兵胡

鎮同總兵孫履遊擊趙涂等會樂西諸將東行拒虜至三河虜方圖禦東諸將傳律等於鄭官屯急攻不克見鎮等初至營壘未定遂移兵邀擊斷其聚爲三顧漆皆火鎮身被數鎗會楊燾石玉等兵來援虜乃開西僻縱鎮出遂大掠樂東諸縣邑村鎮所殺酋無算宣大總督江東自居庸入援

上特令總督內外諸鎮人馬獎諭使討賊東平大同總兵姜應熊等辭順義不敢進虜糧重

三遊典則

卷四

既去以藉時殿後徐引而北諸將悉望塵尾之疾徐以虜爲節虜至鴿子洞參將郭琥預伏火器待之加以楠木滾石虜被焚擊頗有死者乃別取道龍王峪磚窯兒等處是時虜饑欲且疲極失道衆亂兵法所忌乃諸將竟無敢發一矢者賊去則猶取零騎及失道罷弱者報首功益

中國之精兵健馬十七在是而功能止此矣初上聞虜入甚怒夜東顧見火光謂中外當事臣

欺罔旋以科臣言械擊總督楊選等由是諸臣益懼每日夕率三四報捷侈言功伐冀以移或視聽

上雖賞祿東鎮等而本兵竟不以涓勺及之蓋神衷深遠矣

十二月己酉禁止通海運船先是因遼東飢暫許通登萊糧穀既而遼商利海道之便私載貨物往來山東守臣恐海禁漸弛或有後患疏請禁止從之

三遊典則

卷四

四十三年正月壬辰東虜士蠻黑石炭等糾衆萬餘犯薊東一片石黃土嶺參將白文督據牆禦之虜晝夜急攻不克已而總兵胡鎮巡撫溫景葵督遊擊董一元等兵至協力拒守賊知我有備復轉攻山海關不克乃遁於是總督劉燾巡撫溫景葵等列上諸將吏功且言虜入犯時值海水漲深虜騎陷沒者衆上謂軍功論實除總督鎮巡外其他文武官非共戰守者不宜濫預下兵部官酌議以請

間二月更定荊州密雲昌平三鎮應發本年客兵錢糧之數荊州鎮銀二十七萬六千一百二十兩密雲十九萬七千四百十兩昌平六萬四千一百一十八兩先是四十二年北虜入寇荊鎮發銀至三十餘萬兩既而總督劉燾會計四十三年歲用之數又增至七十餘萬兩部臣覆奏以爲今民運多通

國儲有限邊臣不思節用歲歲求增宜稍加裁抑酌爲定數以絕將來奏請之端故有是

五
月
廿
四
日

奏

今六月賞開原兵備會事貴成泰將楊四畏各銀十兩紆絲一表禮以擒獲反逆王朝用功也朝用初充慶雲堡通事與廣寧通事李明先後叛入虜地既習知內地虛實每虜入輒爲鄉導遠東人苦之至是朝用扶虜首猛猛字羅等入關索賞守慶雲堡百戶黃水恩鹿通事張友等捕之守臣以聞
詔賞成四畏銀幣度承恩友各二級
七月御史董堯封等奉

旨閱視劉保等處主兵畢回類奏各營見卒之數大約上中等居十之一下等十之四未練者十之五請酌其多寡議設管官罪

上從部議奪總兵唐秉衡副總兵傅津等俸一月遊擊張懋勳等二月降提調王允文等一級未補未練軍士令總督鎮巡同心協力率厲兵備副參遊等官及時整理

九月初薊遼總督既移駐密雲兵將屯結歲用糧糧十餘萬石悉由通州至牛關山轉輸

五
月
廿
四
日

奏

密雲顧稱勞費至是總督劉燾發卒疏通潮河川水達於通州更駕小舟轉粟直抵該鎮大爲便利且省稅運費什七
四十四年三月史撫遼東都御史王之誥條陳開墾荒田八事一議工力其法以田九百頃爲率用二千四百人把總二十四員總委官六員將各營見在步軍六千四十餘名更番撥用二歲牛具每牛一具種田一頃五十畝收者一人耕者三人其牧者給草耕免其

雜差惟料時隨牛下田與三人通月合作行
總委等官不時查驗草料其牛具即於原議
修城銀給之三議種子計田九百頃用種子
二千四十石或粟或豆隨地所宜即於上年
收穫內動支四歲車兩登場日用車一百八
十輛裝運每輛銀二兩除已造完三十輛餘
者宜於廣寧馬市稅銀內支用五議供費每
營開田一百五十頃軍夫四百名委官五員
約工百日該費口糧大百一十五石牛百具

紀略

卷四

該豆七百五十石草萬束俱于本田收穫糧
草內動支六議草稻每種田九百頃存積柴
草除穀草豆指留以飼牛蜀指一歲所得可
以變買銀千兩買補牛具農器七議倉廩各
城倉廩例項宜將夫丁銀兩及今春災第修
理除收貯屯鹽二糧外餘倉悉收營田子粒
入專責成宜將河西營田行接管都御史河
東營田行巡按御史互相督責各道并大小
將領以實舉行其奉行不力及因循誤事者

歲終查明奏究仍乞

初接管都御史協心共濟以圖成功疏下戶部
覆議從之

四十五年四月虜衆萬餘自遼東西與西平
二堡入寇備禦苟驥把總張祿引兵禦之至
高橋陷虜伏中成

五月壬辰虜自遼東西平出邊轉掠河東
場甜水站等處清河守備郎得功引兵扼之
於張能峪口大戰斬首七十五級馳還虜掠

甚衆

甲辰兵部覆遼東撫按官會奏經略東方事
宜其略言本鎮東南一帶地僻海隅爲四方
逋寇藪勢難控制又險山新軍多逃伍勾補
不便而朝鮮首道實後此八人煙荒涼無以威
遠請如御史李輔之策將定邊右衛改設鳳
凰城墜原轄右後所官軍并入左衛而以陰
山參將營兵及幫下一萬五千名仍照該營
左右中三衛編爲定邊右衛左右中三所定

其版籍設三千戶三百戶領之并割全州衛黃島堡屬焉其衛治即以遼陽城舊設衛治基址變易應設官吏師生令御史將遼陽都司儒學見在文武生員量行考撥該學肄業置教授訓導庫官各一員

詔如議

六月丙寅先是巡按山東御史李輔請裁減遼城遊兵而以新設前遊兵二枝與各兵分省入衛已有

旨報允至是遼東撫鎮官魏學曾等言寧前乃本鎮咽喉之地距山海關僅百餘里近

變增設遊兵二枝戍守不可議撤請於本鎮原設入衛兵馬預選馳健者三千人將名于冊至期令該班遊擊統領入衛歸則各還其伍又比歲遣兵以本鎮飢荒每日入衛歸輒逃匿則鎮衛月糧折價數倍起其羨心又將領多餉此輩後為家丁者殆數十百人夫連剽兩鎮相附若唇齒然遠既虛而前豈能

獨利耶宜亟行剷鎮守臣嚴查違回容隱者治以軍法從之

七月壬寅兵部覆薊昌二鎮守臣言禁山灰嶺等口安設柞木砌石工尼就緒惟灰嶺外通白龍潭荒荒砲兒等處恐奸闖出入復成蹊徑性者明禁甚嚴再申飭提督太監總兵等官率屬巡詰以慎封守并令及時於禁山一帶相地種樹以固藩籬凡有違禁往來盜伐并容隱者悉置之法而說砲兒各隘口或宜

增設官軍亦聽守臣措置從之

隆慶元年二月遼東巡按御史李叔和言遼東一鎮三面隣虜而以河之東西為界春夏秋備河西河水既合則備河東總兵官為全鎮保障當審緩急策應今乃坐鎮河西而以河東委副將雖云畫地分守然所部士馬不足當總兵五分之一海瀋開原險山諸路士馬亦不足與廣寧寧前鎮義順武諸路相等夫虜無多寡而兵有強弱今一月之間三犯

河東坐視其擄掠不爲之所是秦人之視越也且總兵部下驍騎皆所選河東精銳藉此精卒豈直爲河西計哉臣謂總兵宜以隆冬之時移鎮遼陽以援海州瀋陽冰解回遼寧以防土蠻處東西皆有備兵部覆奏從之先是昌平密雲二鎮自嘉靖庚戌坐控漕糧徑運該鎮邊軍使之已而運軍告困仍改通倉密運奸商猾吏因緣爲奸米至腐爛不可食總督石都御史劉燾請復改運該鎮戶部

三才其則

卷四

議言該鎮糧餉空運則盡弊雖出爲邊軍病徑運則轉搬甚艱爲運軍病宜通融立法自今年爲始將去年漕糧令江北山東二總撥赴兩鎮自後年分撥次均派毋得偏累一衛一所密雲糧由通州水路運至牛欄山交車戶接運昌平糧由通州石壩更船至大通橋陸路交車戶接運仍付各運官上納該鎮沿途委官二員督察勿令稽遲致有侵盜交納之地至龍慶石匣等近倉而止收倉日即給

通關毋令淹滯其增運衙門仍查給耗米腳價及應支糧餉如數庶邊軍足食而運軍亦得沾優恤之惠從之

七月巡按直隸御史郝然王友賢李惟觀各奏言臣等聞視薊昌保定等處兵卒中等十二下等十五未練者十三遠保宣大延宣等處入衛軍卒上中等十一一下等十五未練者十四乞降罰當事諸臣兵部請寬總督劉燾等而撤上諸臣罪

三才其則

卷四

上命奪指揮王世爵等俸一月參將孫昂等二月降指揮胡承宗等一級指揮趙鳴鳳等各降一級故未練兵令燾嚴督實練務臻成效丁卯

上諭吏兵二部薊鎮邊牆因久雨傾圮雖以降旨修築未知工緒如何又未知修築之外別有禦虜長策否其亟推才望大臣一員行邊會同督撫等官閱視工程及講求便宜凡邊臣所不能爲之事所不敢言之情具實奏聞於

是尚書楊傳等言兵部侍郎遲鳳翔可

上即命鳳翔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賜勅以行

遼東鎮臣計擒叛賊黃勇以聞

上嘉之賞總督劉壽銀幣陞總兵王治道遊擊

郭承恩官一級巡撫魏學曾俸二級勇昂示

如律勇木降胡後復止歸虜酋速把灰盡以

中國虛實告虜導虜入寇者十四殺備禦二官

軍五百有奇魁堡站城十餘遠人患之是年

四月中間馬市速把灰部落有詐稱桑顏人

混入者總兵王治道等掩捕得三百七十五

人使人謂速把灰日爾歸我黃勇我歸爾俘

速把灰遂縛勇未獻遠人因相謂曰與勇其

凶者尚有大哈刺等七人在虜中患未已且

吾臺卒爲虜俘者尚多宜及此要之乃留十

七人不遣虜怒數遣輕騎入寇我輒敗之六

月虜以少騎入犯而伏三千人於邊外中軍

王世祿易之乘勝追入伏起虜所敗治道

殺之乃得還亡其卒七十餘人殺把總佟國

勳等四人虜承勝攻鎮靜堡克臺而去給事

中鄭大經言遼東繁市之事釁起於激虜因

勅奏治道輕追納海守堡官陳言守備王政

嚴備禦畢朝用問往參將杜鍾永調參將萬

國遊擊馬文龍畏怯觀望請治其罪兵部覆

言政嚴前已革任宜勿問國前爲事未竟與

諸臣有罪者皆宜罰治有差然率以好謀無

成敗戰致敗請用輕典

正北集
卷四

上從之命奪治道俸二月巡撫魏學曾策勵供

職降文龍別用革言任國及守堡千戶方世

臣等十九人下御史按問

九月壬申虜酋土蠻寇廟嶺由界嶺口羅漢

洞潰牆入大掠昌黎等縣時宣府報西虜黃

台吉擁兵窺伺後南山兵部以聞

上命靳遠總督劉燾總兵李世忠巡撫耿隨卿

率兵東禦土蠻昌平總兵劉漢西防黃台吉

又遣京營左參將陳良佐遊擊將軍邵勇防

護陵召宣大總督王之誥自雁門還駐懷來
更擬曾亨自保定移兵通州以備之

令總略邊事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
遼鳳翔督兵暫駐昌平防禦西寇

乙亥總兵官李世忠引兵東援永平與虜遇
於撫寧南李家莊斬首五十級總督劉燾以
聞

上令燾申嚴號令宣布賞格督勵將士逆行驅
勦以靖地方

卷一百一十五

十二月丁亥戶科給事中魏時亮言邊場自

罷海運轉餉甚艱乞稍通舊路於每歲季或

大熟極荒之秋間一行之仍屬禁濫察非常

則山東米粟貿易既爲兩利萬一岔河戒嚴

而襟喉之地可無阻矣又寧遠前屯一路戍
士困苦請如鎮武諸堡例月糧半給本色以
示優卹

上從其言

刑部都察院上九月中虜寇剽鎮諸臣功罪

狀陞賞點罰有差始虜攻界嶺口入羅漢洞
時七路分守諸將都司吳光裕等俱無禦之
者而守牆軍亦遁去以故虜得潰牆入進縣
昌黎撫寧樂亭盧龍間焚所投掠焚燬不可
勝計遊騎至於潞河

京師震動虜入已三日總兵李世忠始率寧夏
副總楊貞廷綏遊擊張臣遠東遊擊王有臣
錢勝等東援至時虜已退遁李家莊世忠猝
與虜遇爲虜所圍偶一賊突出馳我營中火

三 紀 與 同

器矜虜氣少挫而總督劉燾巡撫耿隨卿亦

督發諸將追襲遼東總兵王治道率參將王

沂等入關策應虜見我兵四集始解關北去

欲從舊路出邊知有備乃折而東我兵追至

平山營選鋒前進遼東巡撫魏學曾亦入駐
山海關遣參將李成梁遊擊卽得功率兵與
治道會虜遂由義院口出會天大霧迷失道
隨擇極崖中人馬相枕藉死者甚衆諸軍爭
取虜首效功而世忠所上虜首多僞者至御

史按驗云實七百二十有餘級具以狀聞法
司會吏兵二部議覆肅與隨卿職司既有分
總信地又有東西罪難衆論世忠既不能固
守又詐冒首切罪難輕貸其餘諸將各分別
功罪上請

上初怒欲盡誅領兵諸將吏既以其頗有新獲
功乃降肅二級聽用默隨卿爲民世忠發戎
光裕等下巡按御史按問陞諸有功者治道
者都督同知學曾右副都御史叅將羅錦董

王其貞

卷之四

王其貞

卷之四

王其貞

一元遊擊張臣即得功各二級趙臣各一級
仍資以金帛

隆慶二年正月薊遼總督曹邦輔欽令昌平
永安軍華標兵四營軍糧皆空運近地免其
赴京關支其行糧七合五勺空增爲一升五
合順天巡撫劉應節欲以昌平懷柔順義密
雲三河薊州玉田平谷豐潤遵化遷安撫寧
盧龍昌黎各州縣改爲衛所惟間設一二府
佐官約束之又言邊防宿蠹大者有五道路

間闕倉廩隔遠軍士所支十無六七邊地物
價踊貴雖折色不能本色之半此支糧難也
養馬折銀歲不過八九錢而馬或責償或四
五兩此養馬難也原發撫夷銀僅數十金耳
而費至數千乃尅軍糧以助之軍糧不足繼
以撫採撫採不足繼以秋家之銀此撫夷難
也行邊之使相望於道所役者邊軍所來者
戰馬所食者軍糧既不能厚又從而劑之此
迎送難也武弁類多貪墨而文法之吏往往

王其貞

卷之四

王其貞

卷之四

王其貞

繩之太過其勢不得不曲意迎承以干屬達
雖屬養治臺皆過爲款遇其所供億皆出軍
士此科歛難也凡此五難諸邊有之而薊鎮
爲甚宜下所司悉心計處於是戶部請以應
節言下督撫諸臣熟計典革月糧本折當視
米之貴賤無使公私交困其改郡縣爲衛所
事不可行

上如部議

五月總督薊遼保定都御史譚綸上疏言今

之策虜事者皆曰朱璋曰設險然計薊昌十
區之地東西二千餘里見卒不滿十萬而老
弱且半又分隸於諸將之手散布於二千餘
里之間率盡地數大而守一軍虜以數十萬
餘衆攻我一面衆寡強弱遠不相侔欲虜勢
不張不可得也故言者亟請練兵意亦慮此
然臣以爲遊兵破虜誠爲制禦長策而行之
有四難四難不去練兵之策終不可行也夫
虜之長技在騎而我討之非車不可顧虜入

動十餘萬而吾即以車戰不過三萬人且此
三萬人非有見伍勢不得不召募召募之兵
與尺籍軍與尺籍之軍無論老少強弱祇慮
豐給優恤備至調遣即有行糧草料召募之
兵非強壯不入選既無素養之思有疾輒汰
又無歸老之計既以車戰亦無馬料自非酌
擬尺籍軍之食而稍優之必不樂從計三萬
人宜各月給銀一兩五錢歲費五十四萬司
農告匱是一難也燕趙之士雖多慷慨自備

胡以朱銳氣盡矣非募吳越習戰卒萬二千
人雜教事必無成此萬二千人者臣與戚繼
光召之可立至用之可立效教成之後留之
實邊可使從者半散之歸農可立遣無後憂
而時方疑其用之不可北敵之不可南虞其
有他是尚以臣與繼光爲不可信夫不能信
矣尚能任之專哉此二難也軍旅之事務在
威嚴書曰不用命戮於社予則擊戮汝燕趙
之人素驕驟見軍法不無大歎且去

京師近流言易生使令忠智之士掣肘廢功且
瞋他惡是三難也我兵素未當虜戰而勝之
虜不心服能再破之乃終身創矣第慮忌嫉
易生不能戮力再舉奇禍或至此四難也臣
熟思之不如姑就薊鎮見兵講求戰守之策
朱璋應援者皆如故昌平總兵所轄兵亦就
彼訓練如故若臣標下兵二枝振武營遊兵
一枝順天巡撫標下兵一枝遵化遊兵一枝
薊鎮總兵標下兵二枝又聽臣於太名井陘

二兵備道選民兵一枝調真定遊擊下民兵一枝真定等府選官舍及各路防秋民兵中選一枝共爲十枝每枝務足三千人若尚不足又聽臣於十路稍緩策應兵中選取以足其數可得兵三萬人列爲三營營分爲三軍一營駐密雲一營駐遵化各用叅將一員遊擊一員一營駐三屯營中軍屬於總兵郭琬右左二軍仍用叅將遊擊各一員如法訓練專備禦戰仍付戚繼光以總理薊遼保定等

處練兵總兵官之職而

命巡撫劉應節專任提調臣竊總督之每遇春秋兩防三營之兵合移近邊密雲屬密雲兵備副使遵化營屬永平兵備僉事三屯營屬薊州兵備叅政各隨營監督而臣與應節繼先往來督勵小警自禦大人併力亦願陛下火遠罪誅雖臣等決一戰收桑榆之功亦不失爲中策若先事不能禦後事不能戰掩取微功苟圖塞責是爲無策臣等罪安逃

哉又言

中國長技無如火器發練兵三萬必得烏銃手三千人爲衝鋒而勦習邊人非遲之一年不可今防秋期迫請選取浙兵三千人以濟一時之急期以三年俟邊軍既練乃遣願留者聽惟

陛下裁擇疏下兵部主論議請

命繼光仍以署都督同知總理薊昌保定練兵事務改鎮總副叅遊等官凡受總督節制者

卷四

并受繼光節制本官仍受總督節制府州縣

官不得阻撓違者聽給叅奏處治給以

勅書符驗關防旗牌又請遣錦衣衛官二人往

浙江募寧紹台溫全衢等處烏銃手三千人

人給書器恤其家屬優其資用付嘉杭湖叅

將胡守仁原任叅將李超將之而北無悞防

秋至鎮之日人給衣鞋銀一兩日給銀五分

費暫出大僕寺以核戶部更議其分立三營

事令繼光會給熟計以聞得

旨繼先以原職總理練兵事務秋防已遵所取
肅兵令更撫趙孔昭責令守仁起選募督發
不得違怠致悞軍機各兵在途錦衣官稽查
守仁等嚴行發束所過不得騷擾其他悉如
部議

六月總督劉遜侍郎譚倫條上分立三營事
宜請於薊昌十路練兵三萬人列爲三大營
以遵化永平遊兵二枝合巡撫標兵一枝爲
遵化一營巡撫都御史劉應節提督之以建

昌遊兵一枝合鎮守標兵二枝爲三屯一營
鎮守總兵郭琥提督之以振武石匣二營合
總督標兵二枝爲密雲一營練兵都督戚繼
光提督之各以兵備監督其遵化三屯二營
仍聽繼光往來總理而悉受制於總督不得
牙盾同異當春秋兩防之時各屯要地如永
平一區有警則遵化一營禦之三屯出二哨
應之密雲出一哨應之薊州一區有警則三
屯一營禦之遵化出二哨應之密雲出一哨

應之密雲一區有警則密雲一營禦之三屯
出二哨應之遵化出一哨應之兵皆募贖爲
戰以拒虜不入爲上其或一而失守致虜續
入則合三營之兵協力奮擊務收全捷又言
薊鎮補練主兵將以罷調客兵今行之已踰
十年主兵竟不能充客兵終不罷何者在之
未專而行之未實也今宜責之臣綸與繼光
使得專任其事勿使巡按巡閱御史攪與其
間俟三年補練有成然後遣官閱視補得主

兵二枝即罷調客兵一枝補得主兵一萬即
罷調客兵五千責任既專功效自著比之類
年補練迄無成績不可同日語矣疏入報可
已而巡撫都御史劉應節言薊昌十路惟永
平一區最爲軍弱宜厚集兵力以圖自守不
當以其去京稍遠而泰越視之以臣愚計宜
於振武營改設副總兵一員駐劄密雲統領
總督標下各營兵爲建昌營改設副總兵一
員駐劄駐劄統領巡標下各營兵馬以聽

總理者往來督率訓練廣聲勢相聯而於體統亦無所害

上曰練兵乃禦虜要務督撫官宜協力幹理以副

朝廷委任應節所言分營訓練與譚論原議不同未見有同心爲國之義秋防期迫其令會議詳確并議處舊額兵馬以聞

癸卯兵部覆巡按御史劉翺奏蒞鎮秋防事宜一議信地謂督撫總兵分路修守非設官

五批與則

卷四

一

初意彼此矛盾何以成功宜申明兼轄之義使功罪無所推諉一議屬夷謂撫實屬夷本資其捍蔽邇來陽順陰逆莫可窮詰宜稍加震疊毋事姑息其或執殺宵夜樵採必暴其罪責令自贖以示恩威並用一議修守謂蘄東燕石二路邊垣抵薄宜令春秋兩防主客兵一體分工修築一議添練請編馬戶本役徵價使報壯丁一人爲軍其餘或免大戶或免商人或免重差或令報一丁爲子弟兵可

得兵一二萬人一議始戰謂南兵初至未可決戰宜養威蓄銳以待可用一議衛員謂衛所掌印管事宜宜選用才俊如本衛乏材即於附近衛所調用亦如文官委署之例

上曰汝等謂信地既分皆撫注意各異乃巡撫所分燕石二路邊工至今廢弛去秋虜犯界嶺巡撫不赴防守何也今若不行專責將來愈相推諉坐視其仍分信地遇有功罪以分守者首論蒙應者爲次馬戶壯丁之議不

五批與則

卷四

一

准行餘皆如擬

七月巡按直隸御史劉翺巡視山海關御史孫代言近都御史譚綸獻議秋以練兵事專責之總督不令臣等與聞大臣等既受命閱視則兵之練否所宜糾察而結果於自用逆折人口惟

上加裁之於是兵部都察院覆言補練責之總督所以重事權閱視聽之憲臣所以稽實效彼此各不相妨宜令協恭和衷共濟國事而

給與總兵戚繼光必稍寬以文法更得自展上然之命悉以兵事付給御史每歲一過視三歲一報功其餘將官並聽勅舉如故

隆慶三年正月總理薊昌保定練兵都督戚繼光疏論薊鎮兵雖多亦少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雖練無益之弊有四何謂雖多亦少薊兵不習戎事而好未技壯者役於將門弱者僅以充伍一也邊關遠迤既鮮驛遞使者絡繹將上達迎是參遊爲驛使而營堡皆

江表與則

卷四

二

傳舍二也賊至則調遣無法遠道赴期卒耗馬糧不收於事三也違軍邊軍之戍邊者散漫無統約束不明行伍不整四也臨陣馬軍不用馬而反用步五也家丁盛而軍心離六也東障卒不擇術緩備多而力分七也何謂不練之失蓋虜之所至無常諸將不能分身隨禦肯東障卒耳然恩威號令素不足以服囑其心分數刑名素不足以稽齊其力故緩急難使一也有火器而不能用二也棄土著

而不練三也入衛之卒嫌於非屬有紀律

四也順天八府之班軍民兵四萬人各一心五也將以驍勇爲上然驍勇者二人敵耳將既不練何以練兵方今注意武科多方保舉似矣此違將之事非練將之道六也何謂雖練無益夫射打者軍中之事也今者徒有虛聲而實未中的且一營之卒爲統手者常十七不知兵法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之數一也三軍之士各專其藝金鼓旗幟何

江表與則

卷五

三

所不蓄今皆置而不問二也弓矢之力不強於賊而與賊其之三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而今無其實四也臣又聞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薊之地有三平易交衝內地百里以而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久隘林薄翳翳邊外之形也虜入平原利於車戰虜在道邊利於騎戰虜在邊外利於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迺邊兵惟習馬耳未聞

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兵能之臣發跡浙江思用浙人有以也今各區守哨入衛之兵及巡撫總兵標下兵各守一方勢不得總練惟有總督標兵三枝付臣教練浙江三千分發十區在臣標下者數百耳臣無兵可練何職之能修況官衙出於新設違將黨而不協萬一有虞百口何辨願

陛下更予臣浙兵殺手三千烏銃手三千或於西北召募或就舊鎮捐取須足馬軍五枝矣

五
卷
口

卷
口

軍十枝專聽臣統領車騎合練軍中所需皆宜取給方今

朝廷紛囂難於收放而臣擁重兵易生嫌貳請設監軍科道官一人以督臣庶臣得展布而無掣肘之虞也竊下兵部謂薊鎮既有總兵連繼先又為練兵都督事權分而諸將懷觀望之心請取回總兵郭琿而獨任繼光盡薊鎮十二路事皆責之使無他議其總撫總兵宜令互相援應不得各分信炮監軍亦可無

設第以其事屬之邊關卽史便

上是之召號還京改繼光總兵官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地方奏內事宜除南兵勿調餘悉下督撫官詳議可否以聞

二月總督薊遼兵部侍郎譚綸奏薊昌二鎮東起山海關西至鎮邊城延堡二千四百餘里乘障踰潤防守甚艱宜擇要害酌緩急分十二路或百步三五十步犬牙參錯築一墩臺共計三千座計每歲可造千座每座可費

五
卷
口

卷
口

五十金高三丈廣十二丈內可容五十人無事則守牆守臺之卒居此瞭望有警則守牆者出禦所分之地守臺者專擊聚攻之虜二而設險可保萬全請下戶部發太倉銀三萬五千兵部馬價銀一萬五千以給工費兵部覆綸所言誠守邊使計得

旨允行

前遠總督侍郎譚綸言頃兵部奉

旨以都督戚繼光所論兵事令臣熟計其便具

奏臣謹條其事如左一議就近召募與邊揭見軍練之孰便臣論議曰見軍數少不得不資各鎮入衛及更戍之兵今當先定練兵之說而後及召募自練兵言其說有二一曰選臣將今各路參遊俱聽總督鎮巡授之以條教而各練其兵其語之弗省與今之不從者許臣等不時論罷則舉一人代之舉非其人治臣等之罪二曰設副將改建昌營遊擊爲協守薊州東路副總兵駐劄建昌營分理松

三

卷四

朔太平燕河臺鎮營石門塞山海關等處練兵之事而以巡撫劉應節標下之兵屬之其人則統領而兵參將胡守仁可充也改石匠營遊擊爲協守薊州西路副總兵駐劄石匠密雲分理馬蘭橋子嶺曹家寨古北口石塘嶺等路練兵之事而以臣綸標下兵屬之其人則統領而兵參將李超可充也超既以副總兵守薊西則古北口不宜復設副總兵以撓事權定從程九思於黃花鎮而以黃花鎮

參將朱紹文代之自召募言其說有五一日議班軍班軍本以備十二路修守之事頃之復作墩臺日不暇給宜稍增其數自采障之外使恒餘六千人付繼光練待此六千人既精既發防守又取千人練之期以三年番練數萬之軍盡成精兵而止第此六千人別難取處宜於河南山東京操軍內再加請發三千人照例改定春秋班次各用領班都司官一員責之巡領每年依期赴鎮是一策也但

三

卷五

河南京操春班軍見在止一千有奇必於秋班七千數內改撥二千爲春班乃可足春秋兩班之數二曰清查衛軍故事鎮巡官取屬衛軍伍歲一再查法非不善但詳於本戶正軍而略於餘丁宜自聽臣與應節簡更其法若本戶軍亡就不百戶內照依近例食取則餘補伍應補者不得占隱新解者不得脫削其總兵官仍每歲比較如常三日勾補逃軍薊昌鎮及兩直隸各省逃軍悉照舊規清補

無容議矣。顧法行自近當先令北直隸八府各造一冊送臣。論處類查分發兵備道嚴責勾補。每歲以勾補多寡爲殿。最四曰廣召募。每路將官各給募兵銀三百兩。二鎮守總兵各六百兩。聽其召募人給衣甲器械銀一兩二錢。卽以此充補額軍之數。而各路見軍有不樂原伍。詭名應募者。宜重禁之。五曰議行糧土著之民。不判爲兵而爲兵者。惟各標下有行糧之資。無修邊之苦。故應募有人。爲今

之計。宜將新募新補之軍以萬人乎。戚繼光三千人。予楊四畏各統標兵訓練。給以行糧。其餘分補督撫標兵。而以原取各路標兵歸之防守。如下班例止食本等月糧。仍計發回各路軍數。若干卽減調入衛客軍扣除糧芻。以充礮兵二枝。行糧之用。足兵省餉。計無出此。凡此七事皆補兵練兵之要務也。一議車騎合練。可以用否。臣論議曰。臣聞太公兵法易戰一車當步卒八十人。一騎當步卒八人。

險戰一車當步卒四十人。一騎當步卒四人。今薊昌二鎮所謂險地。易地在在有之。可練爲兵車七營。每營用重車一百五十六輛。輕車二百五十六輛。步兵四千騎。兵三千。駕輕車馬二百五十六匹。以東路副總兵一營合巡撫標下一營駐之。建昌遵化以西路副總兵一營合總督標下一營駐之。石匣密雲以薊鎮總兵二營駐之。三屯昌平總兵一營駐之。昌平是十二路二千里之間有七營車騎。

相兼卽有數萬之虜。無能爲矣。或疑虜騎疾車步逐不相及。解曰。用兵之法有分有合。兵車七營宜皆聚爲一處。必以半合戰。半出奇。追奔邀截及險地用騎與輕車扼塞用重車迎擊及易地則合用輕重車騎縱橫聚散無所不可。况虜馬爲我車所繫。勢不得疾而我長我火器以車爲衛足可達施。此車騎合練堪用者一也。行則爲陣止則爲營。人馬便安不假收壘爲固。堪用者二也。車不須食步不

須馬以車爲蔽步又半不頂甲省費甚鉅堪用者三也虜入內地守以兵車則不敢分掠亦不敢久住堪用者四也繼光議車騎合練實得制虜之長策一議設驛犒賞兵車火器其費安出臣給議曰臣聞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資士不往自古記之矣往者兵部建議已將密雲縣庫貯山西河南折徵民兵犒賞銀分給薊鎮諸將隨營犒賞今繼光練兵亦宜議及請令每歲得支銀一千二百兩改設副總

兵各二百兩不足則稍加原額勿令過後使其可繼至於兵車火器已經工部給銀製造然尚未能充實數宜亦取盈於犒賞銀而犒賞銀存者止數萬兩恐山西有司仍以去年免解故事觀望逋延致虧

國計宜以時趣納并將各衛所軍器料銀盡數留之本鎮以備諸費一議七原六失四弊何以圖之臣論議曰繼光所論多兵亦火之原內四事如役占違例驛遞騷擾家丁偏重守

險無要臣等皆得以便宜處分無容贅矣惟是班軍無制事緒煩瑣當督臣專疏議之其臨陣調遣二事除督撫鎮守外各標下之兵於春秋兩防各有就近駐劄之處如協守薊東副總兵駐劄建昌巡撫標兵既議屬之則本標之兵與巡撫標兵當兩防之際俱赴建昌合練而後當以一營駐建昌一營駐燕河以備燕石東西之警得以就近首先迎敵次則副總兵次則西路協守次則昌鎮各標兵以

次而至薊鎮總兵標兵駐練三屯兩防之時則當仍舊不動以備馬太松棚三路有警即當先期馳赴在東則東路協守在西則西路協守次則昌鎮各標兵以次而至協守薊西副總駐劄石匣總督標兵既議屬之則本標之兵與總督標兵當兩防之際俱赴密雲合練而後當以一營駐密雲一營住石匣以備牆古石塘嶺三路之警得以就近首先迎敵次則本鎮次則昌鎮與東路協守各標兵以

次而至昌鎮標兵駐練昌平亦當仍舊不動以備居庸黃花鎮邊城三路有警即當先期馳赴次則薊西協守次則薊鎮次則薊東協守各標兵相繼並至凡遇遣調每營務各遣將騎各將騎兵二千先馳赴邊拒敵兵車隨進至本路各要口把截以待決戰仍限以日程事緩則騎兵晝夜須行一百二十里車步八十里事急則騎兵晝夜須行一百五十里車步一百里皆以調兵文到爲始其失期

誤事與遲卒探報不實者悉按軍法無赦至於六失四弊一言以蔽之皆主將不得人今繼光爲大將而臣等久議設副總及擇臣將則諸事可以次舉惟在

陛下稍進而熟練之寬其文法使得自效耳一議巡閱監軍之設孰當一議較射打今宜行否臣綸議曰薊鎮軍雖歲奉

明旨遣官閱視但逃亡之額卒難以取盈訓練之法半奪於工役行之數年竟無成效諸將

畏罪曲事漏縫况較羣衆於一日程工能於一技何足盡兵事而益勝算也宜令御史閱視之際悉取軍中金鼓旌麾之節行伍營鋒之制車馬介冑之容五兵長短之用按實考第以行賞罰余遊以上奏請中軍以下自行毋拘常法專較射打優劣及補練多寡之數庶事可奏成而臻實效臣綸又惟兵之所恃者馬馬之日耗由於軍吏之侵漁議者患之於是有追次馬格銀之法以領馬久近爲差

格銀不足於是有追棚銀之法以自官及軍爲差俱歲終總奏支以買馬其後又以將官稽察無法使馬日耗於是又有參罰之法以失亡多寡爲差法至嚴矣然將官懼罪之及已馬成匿不以聞而陰入其勢故責之本卒賠補至有需妻子者有以賂免追格銀者有卒不能賠且賂而逃者又有巧避參罰立爲均攤冷補之議者又有月扣棚銀五分者諸如此弊臣已嚴行禁約但馬須急補而格棚

錢例不得輒用待報稽緩宜許隨便支買歲終類奏以爲常此部議所無而臣等及之亦軍務之急者疏下兵部覆議俱從之

四月丁丑先是虜首張擺失艾失路等擁衆近邊聲言欲寇驪場孤山遼陽副總兵李成梁率中軍指揮蘇承勳等出邊迎擊之而以原任參將謝相廷督選鋒衛其前至夾河山城突入虜營斬獲賊首張擺失等一百六十級奪馬一百餘匹賊遂遁去

五月虜賊二十餘騎突入五重安關殺燒黨軍士四人虜四人遂按御史周以敬謂其失事雖小而是時春防官兵尚集乃任寇去來若罔聞者請治守關百戶蘇正蒙等及太平寨參將羅端領兵遊擊胡懋功等罪皆撫總兵譚綸劉應節戚繼光兵備副使楊錦俱令戴罪防秋以責後效兵部覆奏得

旨胡懋功奪俸三月羅端行總督軍門戒飭蘇正蒙等各以軍法建治有差

薊遠總督侍郎譚綸奏山海關乃薊鎮咽喉守備權輕不能守請改設參將割一片石所轄三道關寺兒峪二堡隸之見兵甚火宜令

參將自行選募以備戰守兵部覆議從之寧夏總兵官雷龍請減掣入衛兵馬以實本鎮兵部覆言邊兵入衛之苦言者非一然竟不敢輕掣者以薊鎮土兵未練虜警時聞不得不藉手足以護腹心耳宜俟來歲將寧夏量減一枝而令薊鎮亟練土兵或練未即成

三
湖
與
開
卷
第
一
十
一
回

於京營中暫攝二枝俾春秋輪戍薊鎮

上曰然入衛士馬近聞疲困殊甚其令薊鎮督撫官亟行議處以聞

八月總督劉遠保定軍務侍郎譚綸言始臣建議於薊鎮沿邊增設敵臺三千座每臺給工銀五十兩雜主客官軍築之後以工費太鉅議增犒賞銀十餘萬復以時適匱乏部議必不能從則又議止於通馬要路築臺一千六百座而以原議三十臺之費給之要以省

費集事而已不意流言

京師轉相傳播謂建臺無益阻虜又斬伐沿邊樹木是將來之臺功未睹而已成之藩離先數則臣之罪大矣今邊報孔棘請亟罷臣歸仍遣大臣料道閱視臺誠無益即治臣之罪如臣謀未左猶望責當事諸臣速而成之

上曰修築墩臺有

明旨綸宣堅持初議盡心督理毋惑人言如有違言阻撓者奏聞重治

隆慶四年二月巡按雲南監察御史劉翹奉

詔修省陳言邊事略曰臣頃見延綏下莊軍士

一車所載生居其二而觀居其一生者顛連

憔悴而泣訴曰行糧月糧

朝廷所以養吾輩者非不厚也年創新增兵部

所以請給發者非不時也本色折色督撫所

以憑冊報者非不足也然而下情不通胥至

困斃者一遇於倉櫓之常例而支放愆期再

漁於將領之使用而扣剋無度三蝕于家丁

之抑勒而額外取贏四害於主兵之好逸而

分擺於極衝無暇之地五迫於修邊之太急

而督責以緊關難竣之工六苦於撤放之太

急而跋履於暑雨怨咨之日枵腹以稱戈裂

指以荷歸故困踣至此推之他鎮無不皆然

宜求此撤防之日亟爲議處此即

陛下發賑緩刑之仁心而修省以回天變之一

端也得

首入鎮兵馬既疲困至此兵部即行與譚給從

實悉心議處具奏

劉遠總督譚綸上言隆慶三年築成敵臺四

百七十二座規制精堅可當雄兵十萬爲邊

境百年之利乞錄敘勞將吏功

隆慶五年四月劉遠督撫官劉應節等議上

御史傅孟春所陳折支損財事宜請令各鎮

立爲定則每米一石折銀七錢除舊例秋冬

俱折支外其春夏愿支本色者當酌量改折

視地里遠近爲差在劉鎮有漕屯鹽糧則遠

者折支五月近者四月在密雲人衆地狹米價翔貴則遠者二月近者四月在永平雖止有民屯糧而米價常平則遠近俱四月大略折色不足則借客兵餘銀本色有餘則改給客兵以省召買薊鎮密雲積至二十萬永平至十五萬則出陳易新計年歲豐歉通融增減常時以折色使軍可以積粟而歲以本色濟荒可以積銀此欽散隨時公私並濟之法也又順永二府緣邊州縣稅糧馬草以慮數

十萬解京用折色則常以本色減價而售居商羅買本色則又以折色增價而給宜通行改正令就近輪納便戶部覆奏從之

七月管兵部事少傅楊博等修陳申飭薊昌二鎮秋防事宜一定戰守今之議者咸以守牆爲怯言之可聽而實無少效或欲牆外邀擊猶言七而利三或欲牆內奮擊則利一而害九矣蓋因牆拒守所謂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于名雖守實則戰也臣博總督時嘗拒東

虜打來孫十萬之衆于邊

先帝誤以爲功錄臣臣亦習舊事以爲當守牆無疑也借令潰牆而戰雖有功已下死未能戰乎宜令邊臣敢有訛言惑衆破壞守牆之說者以軍法論一明應援夫薊鎮之兵雖已分布而鄰鎮之援猶須預擬宜令遠東保定宜府各部署人馬謹偵土變若犯薊鎮則各巡撫自守本鎮而總兵李成梁由山海關而西李勇由保定而北趙奇由居庸關而東總

督王崇古亦入關應援率以保護

陵京爲主至於宣府大同之鎮城陽和之會城仍多留兵將以防西虜之反側一申駐守近者大學士高拱等題註本部侍郎四員各有專責第所統之兵尚未定擬宜令劉應節等先期部署兵馬聽昌平通州駐守二侍郎調度二侍郎亦宜赴所分地先期經略事已還京一處京營往者薊鎮有警往往撤城守兵分營城外甚爲失策宜令顧寰等不時操演

營兵略照內城外之規分別信地毋張皇以致人心驚疑亦毋疎略以致事體乖刺此外每門量留精兵備臨期調遣一論屬夷衆頗三衛陽順陰逆宜乘俺答效順之際使邊臣馳報論以

朝廷之威破其交通土蠻之計其廣寧間原馬市夷人曉諭亦如之一修內治夫臣前所陳者不過防秋權宜之計若修內之策薊遼保定三鎮與宣大七鎮皆須一體整飭客臣等

將聞臣所議備邊八事下總督等隨宜修舉候次年十月以來分差大臣通行門視果有實績視擒斬例賞若復踵弊與失機罪同仍乞賜總督鎮巡

勅諭一道許以便宣行事當奏請者具奏大率薊遼二鎮虜警未息比之宣大七鎮保定一鎮邊情稍寧者不同閱視大臣至日亦當稍從寬假

上允行之

八月薊遼督撫官劉應節楊兆及御史余希周各調上議處薊鎮主客兵事宜希周欲定常戍客兵以免各鎮入衛往來之擾應節等欲分班輪戍而清補主兵之籍佐之并獻總兵戚繼光添調南兵漸減客兵之議於是兵部覆言入衛兵疲困已極誠當議處但希周常戍之議施於遼東宣大尤便當令彼中熟計奏行其廷綏見兵四枝寧因二枝當酌行應節等議各分兩班每歲在薊者以十一月

中旬放還期至歲暮抵家在廷綏寧固亦以十一月中旬廷程期至暮歲抵鎮不必候到交代仍每名給犒賞銀一兩有馬以者通支本色行糧以恤其困其原留備各馬暫撥本鎮標兵代之至於清理主兵宜特遣風力御史往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北直隸南直隸江北六處無論原係何省何軍凡逃亡者盡數清勾并將各省應發邊衛充軍改發薊昌二鎮則反乎入衛兵可以漸減矣若繼光添調

南兵一說持之甚望前總督諱給亦斷以爲
可行今第散遣其懷土願歸者而更募寧紹
金台兵補足九千之數發浙江庫貯減兵銀
每人五兩以給其家不給行糧到薊之日每
南兵增一人則邊兵減一人即以所餘糧草
充餉得

吉如議行

十二月虜寇遣東總兵官李成梁等率師禦
之於卓山等處大破之斬首五百八十餘級

內有酋二人獲馬六百餘匹甲二百餘副其

他夷器無算

隆慶六年三月東虜速把灰歹青等憤遠湯
卓山之敗復犯長勝堡守備指揮范芝等與
戰卻之尋犯清河堡守備曹鑑等又大敗之
斬首一百六十五級獲酋首一級捷聞兵部
謂該鎮累奏奇功且俘斬數多例當宣捷

上命勿宣第稿報捷如例

五邊典則卷之四終



五邊典則卷之五

信安徐日炙子卿父集

勾餘施邦曜甫翰父

全載

閔漳張

樊紹和父

宣大總

洪武六年三月

命徐達爲大將軍李文忠馮勝鄒愈湯和爲副將軍統諸將校往山西北平等處備邊

上御奉天殿諭之曰創業之初君臣同其艱難及事平之後豈不欲少與林息然居安慮危

古人所慎故嘗

命卿等往西防邊已復思邊守既定遠備勞兵

乃

召卿等還今聞胡人窺塞事不可已故再

命卿等往鎮夷狄豺狼出沒無常但保障清野使來無所得俟其情歸則率銳擊之必擒群

而獲卿等老將臨機制勝之道熟矣非朕所能遠度至邊宜先圖上方畧使朕覽之至十

月復

諭李文忠留鎮山西令大將軍等還京

二十八年九月置大同中左右前後五屯衛

時

上以代王之國大同糧餉艱遠復

命立衛屯種以紓轉運之勞是國初立衛之意

專爲足餉面今反以糜餉失之速矣

永樂十一年十月山西緣邊烟墩成先是從

江陰侯吳高請於緣邊脩築烟墩至是東路

自天城衛至榆林口直抵西朔州衛援會口

五邊典則

西路自忙牛嶺直抵東勝路至黃河西對岸

灰溝村烟墩皆成高五丈有奇四圍城高一

丈五尺外開濠塹甃吊橋門道上置水櫃煖月

盛水寒月積冰墩置官軍三十一人守瞭以

繩梯上下皆

上所規畫也

洪熙元年正月

勅大同總兵鄭亨等曰欽天監言天象有警朕

但以邊事爲慮蓋虜情請詐或弱而見強或

出或沒或東或西不可測度爲邊將者須深思熟慮晝夜關防今自冬及春其聲跡無聞不可遽謂安靜無事萬一默奔豕突當思有以禦之宜整棚軍令各城池屯堡收拾堅固各關隘用心守把各烟墩仔細瞭望頃刻不可怠忽慎之慎之重慎之今農務方興又不妨誤屯種

勅遼東甘肅寧夏山海永平宣府開平總兵及備禦鎮守官亦如之

二月復遣

勅諭亨等及宣府總兵譚廣曰奈冬以來虜寇動靜無聞

朝廷所遣使亦久不回未審此寇今在何處蓋虜多謫詐鄉等宜思患預防往者天象有警已

勅提防今長安嶺守關指揮奏鞬賊人馬約五十餘人直抵溫室驛劫掠不審是何部落遼東武進伯朱榮亦奏兀良哈韃靼欲來賣馬

又哈密近遣人進疏黃從前不聞哈密產此物

先帝時亦不曾有進緣此數端皆須計慮虜中既有疏黃則製造火器不患無人猝遇戰聞亦須有備大同宣府一帶空曠虜熟經之路宜整棚軍馬晝夜嚴切提備令各城池屯堡收拾堅固各關隘口用心把守各煙墩仔細瞭望毋頃刻怠忽古云有備無患其慎之慎之庶副朕委任之重仍

勅寧夏甘肅遼東山海永平開平諸將一體嚴備

三月又遣

勅諭亨等常年提防虜寇皆以秋冬及春夏則懈虜賊謫詐或窺伺無備來襲不可不慮宜嚴督將士整棚軍馬堅固城池屯堡用心提備及督各隘口烟墩十分仔細瞭望把守不可怠忽

勅各處總兵備禦及鎮守官亦如之

鄭亨奏請促遣高山等四衛官軍詣大同屯守

賜勅答曰太冬爾奏此事已

勅該府兵部准行但以嚴寒姑待間春調遣鄭等因循不及時催督延至於今方以爲言令屯者種已入土若督使動移則所種盡棄況各衛相距大同亦遠縱督之急行到彼亦及夏中農時既過何以措刀促使軍士彼此失業審若可緩即姑緩之此蓋卿等忽畧之過

三才集覽

卷二

兵部

兵部

兵部

然爾職務軍旅此治文書者之忽畧也今於文職內簡有才識者一人遠來專理軍機文書凡有文移與之計議可行即行有稽緩錯謬則罪在彼非卿等之過若軍機調遣則卿等專之彼不得預庶幾各任其責

宣德四年六月虜寇入自西衛出至赤城掠人口而太閫平衛指揮方敏在赤城管屯率兵追之盡得所掠且獲賊馬而還事聞

上勅敏曰寇之入境皆爾平昔不嚴約束所致

今既追同亦有所獲姑記爾罪自今益宜慎防

諭行在兵部臣曰西衛山守烽墩官軍失於警備致虜劫掠其悉處軍法仍以此戒飭大同宣府等處守邊將士

九月發蔚州等衛軍士家屬詣大同完聚時大同總兵鄭亨言大同備禦神銃手原係蔚州等衛軍原衛已支月糧大同又月支行糧請令各軍家屬俱詣大同完聚

三才集覽

卷二

兵部

兵部

兵部

上慮大同糧草且軍士之家移徙不易下行在兵部戶部議尚書張本等言兩處支糧則官府費多蔚州等衛皆近大同移徙亦不甚難若令家屬隨往只支本等月糧而罷其行糧可以養贍且得省費

上曰軍士太家亦懷內顧若家屬得同處亦於人情爲便宜如亨議行之

十一月

勅鎮守山西李謙及山西都司日和寧王阿魯

台遣使

朝貢從大同入境今已至京度其人馬必來緣邊屯駐宜嚴守備亦不許生事啓鑒近者竊寇百五十餘人犯古北口東磚垛子口守關百戶以銃擊之殺賊五人賊即遁去而探知開平浩嶺驛熱備徑由西衛山口突入射傷官軍將士失機者已治其罪比聞崖頭等墩舉火放炮恐即此賊且親歷緣邊關隘督視官軍整齊部位晝夜嚴備庶幾無患并

勅各處邊將俱嚴備禦

五年三月宣府總兵譚廣等奏以神銃分布緣邊城堡備用

勅廣等曰神銃

國家所重各處止可量給以壯軍威至於殺賊又有弓弩刀槊不止於此然制敵安邊要在方畧如何苟約束不嚴將士不律兵器雖多亦奚以爲爾等勉思良策以稱委任五月增置口北緣邊諸堡先自北邊自懷安

西陽河至永寧四海冶山口四十四處皆可通人馬每處守備官軍或百人或三五十人保安衛指揮李璟請益兵立堡以固守備上命總兵官譚廣等審度凡十九處宜立堡每處益兵五十人從之

十月初戶部言山西歲納大同宣府秋糧負欠者多請令布政司官量徵土物赴邊糴米輸納至是山西布政司上轉輸事宜六條一山西歲納大同宣府之糧宜徵民間所產有

度邊境所宜用若布絹綿花茶鹽農器等物依其時值十分減二運赴邊上今掌收糧官辦驗酌量市米上倉一運物於大同宣府糴米上倉雖便然難盡糴於一處宜於應朔蔚州渾源附近大同宣府常豐之處擇置集場靖房委官平糴轉運赴倉一通年負欠之糧未經蠲免者先徵十分之四收其土物如例赴邊糴米納足一撥糧之處宜有斟酌平陽太原澤潞殷賈州縣俱徵物貨赴邊吉陽近

山磽瘠民力艱難宜存米糧五分納於隣境
衛所其餘徵收物貨貯於布政司官庫陸續
運太易米輸納一大同宣府官軍除操備守
還外餘丁尚多宜從各衛勸實督令屯種歲
收子粒儲待備用一邊衛軍士及各處調來
備禦者月糧宜支本色其餘官旗俸糧宜估
價折與布絹等物則軍民兩便事下行在戶
部官會議以爲可從但集場塌房宜待事有
故時設置

上從之

六年五月大同總兵鄭亨等奏河魯台所部
人馬二千駐集寧海子西北岸遂

初亨等曰爾但宜慎邊備固城池彼不犯邊毋
擅以兵逼之果來降亦察其實俾之入境或
近邊居止或打圍或往北行聽其所之勿遣
人出境規伺致其驚懼或激變也

七年二月作大同緣邊屯堡軍士房舍從總
兵官鄭亨奏請也

二月設保德州守禦千戶所時鎮守山西都
督俞事李謙奏保德州治逼臨黃河正當邊
境要害每至河凍則驅緣河居民依山入堡
其遠有百餘里者民甚苦之州舊有城墮壞
已久若修築置軍屯守則邊備可固居民亦
免遷移

上從之命行在工部以時檄築仍

諭行在兵部設守禦千戶所屬山西都司以鎮
西振武雁門三衛帶管山西護衛官軍八百

五十餘人實之

九月參政沈固上言四事其一大同等處先
降神銃三千把付內官使人等於各城操備
後分撥緣邊爛柴溝等一十八處守把蓋大
同地方東至爛柴溝西至崖頭墩凡八百餘
里其間可通人馬之處不可數計胡寇狡譎
往往乘間突入爲患每處不過五六十人卒
難抗禦况緣邊俱立斥堠凡有聲息舉火發
官軍促備已是常規乞

勅總兵官鄭亨鎮守內官郭敏以各處神銃取
回各城團聚操練以養銳氣遏寇犯邊調兵
勦補庶其力不分設賊有款其二山西行都
司所轄一十二衛俱臨極邊大小軍官不時
差調一聞警報便多出戰其中多老疾幼弱
不堪用者乞

勅兵部今後本司屬衛聚督官員視果精捷則
俾還原任否則均入內地而選內地衛所之
精健堪任者補之其三比來侍郎柴車寺取

勸官軍所種土地每頃令納細米一十石種
田納糧理所當然臣親大同邊境地土瘠薄
若雨暘順時人工脩治僅得十之三四人工
不脩加以旱澇霜雹計其所收不能償種而
況軍士月糧有妻室者月支七斗無妻室者
月支五斗家口多者不令自耕豈能足食况
先奉

太宗皇帝勅諭官軍及軍下舍人家人餘丁自
願耕種者不拘頃畝隨其開墾子粒自收官

府不許比較今日一畝徵糧一斗比之民糧
尤重若逼取迫之必致逃逸乞

勅戶部凡各衛官軍有力耕種者計其田畝
納糧數准作應支俸給有多餘者仍舊納官
不及本等俸者如數補給其旗軍餘丁所種
田土應納之糧給與自食或三分中減納二
分庶使軍士得遂所養其四各府州縣俱有
養濟院收養鰥寡孤獨老疾無依之人

朝廷存恤恩同天地其天下衛所軍士少時趨

事赴工勞勛苦力比老退役亦有鰥寡孤獨
萬廢殘疾無親戚可依者未蒙收養乞令天
下衛所取勘此等養濟如窮民以副
朝廷矜問之意

上曰所言皆有理

命六部議行時因奉

勅在武安侯幕府治軍機文書故北上奏

十二月大同總兵鄭亨奏奉

勅山西官軍之成大同者還還守備頭關竊爲

大同逼近虜境且地寬廣欲嚴守備必藉重兵初調官軍萬三千人已陸續收同所存惟二千餘人今復遣還山西乞於腹裏調二衛於大同相兼屯守事下行在兵部議兵部言山西行都司所轄十二衛軍士二萬餘人皆土軍比因常軍官徇私放遣故守備不足今欲於腹裏調撥此不可從

上是之令都督李謙來春仍調五百人往大同備禦若河東缺軍守瞭則具奏於山西都司

屬衛調用

正統初六月虜騎千餘入大同境肆掠官軍死者十五人傷者百餘人給事中王禾和等

論鎮守總兵官方政誤事失機

上念政臨邊未久特宥之既而政奏所部都指揮鄧瑛等畏縮觀望遂

詔逮瑛等赴京

甲戌大同總兵官都督同知方政奏左副總兵都督曹儉領兵巡捕殺賊數十人獲

其弓箭袋等物

上勅政等曰朕度此事卿等但據曹儉言耳豈有殺虜數十而不獲一馬者乎今後報捷務驗其實不可輕信切宜戒之

七月益大同備禦兵先是鎮守大同總兵官都督同知方政等奏大同地臨極邊東西相去千餘里見操官軍數少乞將山西行都司舊屬東勝左右鎮朔定邊四衛調來分守廷議以四衛自永樂間安插永平等處已定難

以調移故止於偏頭關見操官軍內選一千

員名益之

元年二月大同總兵官方政奏有韃賊二百餘人入掠掠山至車房口與陽和等衛官軍交戰陽敗千戶葉林等奮勇酣戰而指揮丘昂李政千戶鄧昇等畏縮不進林與其部下五人力竭而死百戶馬俊等亦被創官軍遂潰又賊近百人從黃牛破掠人畜北去都指揮石子等率衆追奪爭先奮擊賊大敗走獲

上降勅責之曰爾等平素不嚴備禦以致邊境

多虞寇至不能出奇制勝以挫其鋒事敗都
又支吾具奏以掩己過論汰俱在不宥姑從
寬貸其指揮丘昂李政卽梟首以徇十戶鄉
昇等六人俱杖一百編入戎伍使國自効葉
林等兄令兵部議功賞仍從鄉昇等追取米
布給其家

四月戶部言萬全都司奏會同戶部員外郎

三教具見

羅通議赤城雲州鵬鶚等堡地臨邊境官軍
本爲守禦而設若使違草馬營深慮有警無
措今遊擊將軍楊洪所領旗軍俱丁多有刀
遊家俱餘丁別無差違乞令採積秋青草束
以備飼養請如其議從之

初寧夏總兵史昭送來降達子脫罕沙至京
言阿台王子被其州大軍及萬戶不刺哈亦
等逐散止有五百餘人欲往尋孛鬼只伯又
來犯邊兵部以聞

上封其奏示鎮守山西右都督李謹至是謀等奏乞降榜文請邊招撫倘不歸附設添勦捕上命行在兵部移文謙等只宜謹守邊陲俾達賊不敢侵犯若欲出榜招撫及設添擒捕恐非良策

九月大同總兵官方政奏近行在戶部移文令征調在外官軍該支口糧行糧者於月糧內作數切惟守邊捍敵惟賴兵力兵力強勁尤在飽煖畜養有數人思自奮況大同守邊

卷

軍士自洪武永樂以來無家小者月糧六斗
有家小者增口糧二斗共爲八斗其公差則
又驗日計程給以行糧今俱欲准作月糧博
節不多致失人心難爲効力事下行在戶部
覆奏仍照洪武永樂中例給之

巡撫宣大李儀奏東西二路不可無人巡哨
乞遣副總兵羅文巡哨東路陽和高山天城
鎮虜四衛聽其調度叅將陳斌巡哨西路大
同左右雲川玉林朔州五衛聽其調度其大

同迤北關頭猶兒莊等處責之總兵官方政
提督都指揮孫智專一巡哨如此則兵將相
得地方相守事下兵部移文政等計議政奏
請如儀言從之

三年四月進撫大同盧鷹言大同宜立馬市
庶遠人駝馬軍民得與平價交易且遣官指
揮李原等通其譯語禁貨兵器銅鐵從之
九月山西安東中屯衛百戶周諒言故東勝
州廢城西瀕黃河東接大同南抵偏頭關北

連太山榆陽等口其中有赤兒山東西坦平
二百餘里其外連亘官山等實朔虜出沒往
來必經之地臣愚以爲若屯軍此城則大同
右衛淨水坪偏頭關水泉堡四處營堡皆在
其內可以不勞戍守每遇冬月就令將統四
處守備官軍於此駐劄備禦待春乃回既不
重勞軍馬又不虛費糧儲非惟藉以捍蔽太
原大同而延安綏德亦得以保障矣事下兵
部請

勅大同總兵等官陳懷等議以聞從之

五年五月

勅鎮守山西都督李謙及協同守備偏頭關都
指揮馬貴曰比得太原左衛指揮同知陳勝
奏偏頭關地勢險阻易守今操備官軍數多
人民餽餉惟艱欲量減軍士以省轉輸已遣
監察御史覆視亦如前奏今兵部議宜於近
關衛所見操官軍內簡選精銳者五千人更
番操備餘復原衛所屯守遇河凍仍於鎮西

衛增五百人俟河開仍令同衛戍即位以來
惟欲軍民各得其所况邊餉艱難須慮久遠
之計

勅至爾等會同按察司委堂上官存其精銳汰
其冗濫計議傳當奏來處置不可偏執已見
以妨邊備尤不可假公營私以爲已利而不
恤餽餉之難自取罪愆

七年二月大同叅將石亨奏臣奉

勅分守西路兼督屯種然大同右衛屯堡皆臨

相遷耕獲之時軍士散處莫爲保障看得忙牛嶺外有玉林故城相去右衛五十里與東勝單于城相接其地有險可據又水草便利乞撥官築立烽墩哨瞭仍於故城擇取一隅修爲營壘以駐往來哨馬既得以保障邊方亦可以防護屯種從之

八年七月大同官巡警至沙溝風雪驟至裂膚斷指者二百餘人

八月

五選典則

卷上

命大同宣府修理屯堡時巡撫右僉都御史羅亨信奏各屯堡廢弛屯軍星散居住倘遇警急不無疎失宜於農隙量加修葺或人多堡少及舊堡不便之處俱聽隨宜增築以固邊防故有是

命

十一月宣府總兵官譚廣等奏馬林實要衝之地而堡稍近內宜徙置北邊十五里以鎮虜東派出二堡官軍歸併於彼守備新河口

及西陽河二堡亦臨要害宜摘發萬全右衛及懷安衛官軍蓋彼守備東孤山舊堡既葺宜於北築墩臺一所常峪口臺至東高山臺相距遼遠宜於其中增築墩臺一所官軍原領牝馬有生駒者欲如京軍例送太僕寺兌換壯馬騎操守瞭旗軍每墩八人遇冬風雪寒冷不勝艱苦宜增置十二人分兩班一月一更下班之日不得差道上皆從之

五選典則

卷上

九年正月

勅守備獨石叅將楊洪宣府總兵官譚廣大同總兵官朱冕各率軍出境殺賊中途或遇瓦剌迎接貢使人馬宜明諭以截殺兀良哈犯邊賊寇之意庶免其驚疑相犯

五月大同總兵官朱冕等奏大同地方廣遠密通敵境近年胡虜驕矜往來之間多縱寇橫雖云通好其實懷奸所宜預加兵備今本處軍馬止有二萬四千六百餘人內分天城

等六處守備外左叅將石亨等領四千人守備東西二路餘存大同若居常無事則可倚賊勢奔突分冠恐策應不給况馬隊尤少師旅之興步軍持重守營而馳驟追勦克敵制勝惟馬是賴請以大同原調步軍二千四百人往山西行都司屯田者仍舊遣回選其半爲馬隊更於山西河南操備步軍內選一千五百人爲馬隊赴京領馬分中東西三路操練底軍威大振戰守無虞從之

十年八月巡撫宣大都御史羅亨信言宣府至懷來幾二百里其間空澗別無城壁而保安衛乃在鷄鳴山南二十里阻隔大河美峪千戶所又在衛南六十里其地窪下難於築城乞於驛路沙城西雷家店東移保定衛及美峪所合爲一城而保安州就附其間誠爲便利又榆林驛東岔道西地名棒槌峪胡虜每於此牧放窺伺宜於驛東設一衛岔道南立一關如此則邊圍固矣又言

京城至居庸關空無居人夷虜

朝貢往來無以鍊其瞻視乞於榆河立一衛

上曰榆河不必立衛其言移城及設關事兵部

移文宣府獨存總兵等官熟議可否來聞

十二年二月巡撫宣大都御史羅亨信奏達

賊也先自去年秋搶擄兀良哈得志回還累

來窺邊不絕諒必駐劄不遠決有伺隙爲惡

之意臣等深慮大同左右叅將分守東西二

路所統軍馬數少乞將山西河南操備下與

宣撫具奏

奉

宣撫具奏

官軍暫留提備遇警分遣二路併力殺賊俟

二月終無聲息放回

上曰所言甚善其已回還去遠者勿追

七月大同叅將石亨奏達賊也先併吞諸部

其勢日盛必來犯邊宜令各邊將分別隊伍

孰可爲正孰可爲奇大小頭目孰可以守孰

可以戰俾各分領操習庶使兵知將意將識

士情不致臨陣無統倉猝誤事兵部言宜用

其計

上從之勅各處總兵鎮守等官盡將所有官軍操練選拔驍勇以備出境敢有偏徇已私沮壞軍法致纖毫疎失者重罪不恕或有長策同議奏來

八月先是以達賊也先漸近邊境

勅沿邊總兵等官陳禦敵長策至是大同總兵官武進伯朱冕侍郎沈固等上六議其一議守每歲秋深多遣間諜出境緝探稍有聲息即令軍民亟移出禾搬運窖藏盡驅男婦老

上諭與陳

卷上

弱人進城寒量有少壯收視生畜如賊勢漸近然後拘收并將所遺草束及野草燒燬如此則賊來無所擄掠矣其二議戰大同三路分守賊若小至則一路自出抵敵大至則三路互相應援若彼此受敵有所牽制又在相機應變知已之力足以敵彼則擡營結陣以扼其衝出奇兵以制之料彼之勢不可抗拒則堅壁清野以老其師俟其懈而擊之其三議却胡虜晝則縱橫馳逐夜則隨處屯宿宜

選勇敢官軍伺便抵陳夜毋其營若能獲首級馬匹者乞命所司定爲賞格重賞之下必有成夫其四議追胡虜出境得利則負重行遲不得利則人罷馬困我欲遽險設伏以扼其歸或分兵追擊以躡其後亦乞定其功次賞格其五議選兵大同見操官軍強弱不等材力各殊已將先定首撥次撥官軍重加簡閱遇敵先發首撥而次撥繼之臣等身先帥領之因機制變以圖成績其六議車戰用車

上諭與陳

卷上

古法也行則載衣糧止則結營陣臣等通計所有步隊合用車八百五十輛先已造完小火車三百八十六輛呈樣至京試驗訖其未造者尚多乞令山西河南歇班官軍就彼採取木料每隊造火車三輛以備戰陣

上善其議命所司悉從之

驍騎有衛副千戶馬青奉使瓦剌以脫脫不花及太師也先使臣皮兒馬黑麻等二千一百四十九人來貢

命宴於大同先是也先虜公大同軍四人

上命青及府軍等衛正十戶馬雲等齎綵段表
東布帛共一萬三千三百四十五匹率官軍
二百七十一員名往寇剌給賞索犯邊寇及
所虜者至則大同軍已遇害青聞也先嘗虜
遼東軍四人并索之也先不與諷青括衆使
人布帛收贖青從之也先遂以所虜遼東軍
四人并犯邊寇二人付青領同時也先既誘
挾買賣回同鎖曾糧等與其使俱至又誘令

法華集

卷五

廿六

哈密使臣脫脫十花同撒馬兒罕使臣馬黑
麻等男婦三百三十九人自陝西入貢陝西
如例宴之公私騷擾邊患益深

宣府總兵官楊洪言邊備五事一宣府操備
哨守等官項下馬步官軍止一萬三千五百
餘人城堡關隘一十四處內西陽河洗馬林
張家口新開口堡野狐嶺關最爲要害其餘
白羊口等六堡實非要地乞歸併以便戍守
一柴溝堡地近萬全卻調宣府等衛官軍守

備其宣府城所領官軍却有調自萬全等衛
彼此兩不便乞依地方對換一柴溝堡調來
備禦官軍其留糧仍於本衛支給往來道途
動經旬月乞於柴溝立倉就令山西民運糧
輸納或給銀收糴或召商中益度免軍士奔
走負戴之勞而亦不妨戍守一守邊軍器惟
火箭最要

朝廷恐其傳習者多不許邊方自造然京庫關
領者多有不堪而臣在獨石亦蒙

法華集

卷五

廿六

朝廷許以自造乞如前例自造應用一宣府沿
邊臣躬行相度其間敬臺湖遠者擇地添設
古路窄狹者用石砌塞地平坦者塞門關領
無事則巡邏出入有警則發兵策應

上悉從之

十一月迺北瓦剌使臣至宣府致脫脫不花
王及也先之書於楊洪并道之馬洪以聞
上勅洪曰人臣無私交但夷虜以禮相敬不可
因拒宜量以禮幣答之虜情雖多虛少實料

其意亦不過以歲時人使往還煩爾館待故耳凡接見之際雖以禮貌相接无必內加關防動以

朝廷恩威爲言務有以陰折其心使無所窺測則善矣時洪在邊頗爲虜所憚故往來親自覲道意其可啗云

迨北韃靼阿兒脫台來歸自言居也先帳下與平章克來若出有野恐見害故來歸因言也先謀南侵強其主脫脫不花王王止之曰

吾儕服用多資

大明彼何負於汝而恐爲此天道不可逆逆之必受其殃也先不聽言王不爲我將自爲縱不得其大城池使其田不得耕民不得息多所剽掠亦足以逞又也先嘗放其所獲夜不收二人歸

京師非美意實欲窺

朝廷所爲何如

上命阿兒脫台爲南京錦衣衛帶俸所鎮

冠帶房舍

十四年七月守備偏頭關都指揮使杜忠奏瓦剌虜寇欲來犯邊其勢甚衆

上命兵部即移文山西都司令將偏頭關下班官軍催促限七月以裡到關防守仍令忠將兩班官軍如法操練備賊先是正統初瓦剌遣使臣赴京

朝貢

朝廷亦遣使送至瓦剌因留至明年仍與虜使

同來歲以爲常然虜使貪婪無厭稍不足其欲輒構衆生隙虜酋索

中國財物歲有所增又索其貴重無有者

朝廷但據有者與之而我所遣使河朔虜酋索無不許既而所得僅十之四五虜酋以是嗾悲初遣使不滿百人十三年增至三千餘人又虛益其數以冒支廩餼會同館官勘實數以聞禮部驗日給賞其虛報者皆不與使回虜酋愈怒遂拘留我使脅誘群胡大舉入寇

先是侍郎劉達沈國奉

命於宣府大同廣儲糧料草束至是國奏乞將今年定撥陽和高山二衛夏稅并附近屯軍子粒供贖徵疏豆仍召商於京倉關豆十五萬石運赴大同天城給與淮浙官益爲腳價及行山西布政司勘實附近驛站所積穀草令太原府所屬近地州縣各起民五百名採刈秋青草并今歲地畝草添撥四十萬束俱運赴大同奏至

王廷其月奉

卷二

王廷其月奉

上謂戶部臣曰固在大同年久所職何事及用糧草輒稱缺乏其所奏爾其酌量以聞於是六科劾固尸位素餐有誤邊儲宜治其罪以戒將來

上雖怒固以時方用人宥之

九月提督居庸關兵部員外郎羅通言虜欲送車駕回京恐其假此率衆齊來雖居庸可守然永寧懷來獨石馬營大小關口三十六處可通人馬者七處宜各添一千人守備可

通人不可通馬者二十九處各宜添一百人守備仍

令大將一員將三萬人分作十營於關口菜應事下兵部議請副指揮同知楊俊處置及量陞通職仍舊提督從之

巡撫宣大畢亨信劾守備赤城壁指揮鄭謙徐福鵬鴉堡指揮姚瑄先於七月內聞賊入境棄城挈家奔走以致懷來永寧等衛做倣乞正其罪以爲邊將不忠之戒從之

王廷其月奉

卷二

王廷其月奉

兵部奏雁門等關係山西喉襟之地附近關口九數十處俱通人馬萬一達賊窺伺入寇爲患非小乞

勅都督孫安等或砌城垣或塞空缺或整濠塹多方設法斷賊來路從之

兵科給事中劉斌奏請京兵以益邊備兵部議案荆關原有官軍七千近已添調五千居庸關原有官軍九千近已添一萬宜行武清兵伯催促前各其雁門關守備近亦添調振

武等衛所官軍又有指揮石彪領馬軍三千在彼哨守宜行巡撫山西副都御史朱鑑等嚴督提備從之

景泰元年正月總督宣府糧儲侍郎劉連奏比因違賊犯邊懷永永寧赤城獨石馬營等處守備官軍俱各驚散棄城至京安撫朝陽門外即令春初農事特興乞

命昌平侯楊洪等令該管官旗取勘名數盡起發源衛所守備就於京庫及宣府關領器械

立邊具則

卷二

每處再推舉驍勇能幹都指揮一員鎮守撫恤軍士督修城堡仍於要害之處牆添置墩臺挑掘濠塹以備瞭望廣宣府無孤懸之危京師有藩屏之益從之

大理寺卿孔文英奏直隸保定并山西大同等府州縣居民先被虜寇驚散各處潛住差官招撫未還即令農事將興若不預圖耕種今歲秋成決無可望乞

勅總兵官各統精兵出關沿邊巡哨振揚威武

則逃往人民必各回還耕作矣事下兵部議宜

勅石亨自紫荆關往大同楊洪自居庸關往宣府巡哨提督官軍堵塞關口修完牆塹墩堡於是亨言四事一增添邊兵以大同宣府官軍數少賊若小至可以出擊倘如目前人聲豈敢迎鋒抗敵乞每處添精兵三萬一整飭邊備大同沿邊原設烟墩九千餘座每座用人十五名占人數多莫若於紫荆關要路併立

立邊具則

卷二

大墩一座各添入三四十名守望一擺堡運糧大同糧道不通即令將歲納糧草俱積於代州城內宜於雁門關北廣武站西安驛設城堡二處轉輸糧草供給一置造軍器今軍器缺少而新收報効之人多有殷實之家不敢自造宜聽其自置赴官看驗量給上價昌平侯楊洪言八事一懷永永寧雷家站三處當用精兵守備除原守備官軍外宜將在京官軍添奏一處可用五千一十守城三千耕

種二千巡哨一宣府大同等衛所屯田軍餘被賊驚散未得耕獲子粒糧草無從進徵臨城田地聽其耕種不許禁止一大同邊城俱少鐵以造軍器宜於在京官庫內關領每處給十萬勛一紫荆關城低濠遠東西受敵難以備禦合於春暖土開之時移窩子口修築關隘城郭其石門峪東至白羊口直抵居庸關宜遣都督一員率領曾經修築官軍將通行人馬道路設添築梁一大同宣府各邊陲

五邊典則

卷三

三

日甚多雖設置柵柵挑掘濠塹但恐賊人伺窺越過關山西潞州出鐵宜令於秋糧內折辦鐵炭炭一百萬遣人送至雁門關後官軍自運備用一向者虜寇入境保定等處俱無火墩所以人不得知宜於各村社立柴墩五座接至邊墩但聞舉火放砲各村隨即接應人得移入附近城中庶不失所一萬全都司所轄衛所原有餘丁編成隊伍宜令把總官隊官員如添操練以防不虞一永寧城宜令

都指揮黃寧守城都指揮張受巡哨指揮張崇提督邊墩懷來城宜令都指揮康能守城都指揮沈禮巡哨指揮朱亮提督墩臺雷家站宜令都指揮王俊守城指揮郝忠巡哨指揮汪琮提督墩臺

帝曰領兵巡哨及措置邊務俱准所言但

京城守備尤重兵部同多官議石亨楊洪柳澤內推一人以聞

閏正月總兵官石亨等奏右副都御史羅通

五邊典則

卷三

三

言也先人馬俱往寧夏犯邊欲以精兵八萬人從大同出其不意擣其空虛其老營可一鼓而得也臣等奉

令會議得自虜中回者俱稱賊營在於斷頭山外也先不曾自往陝西止遣三萬餘衆前套搶掠今若以重兵深入萬一剋彼人馬疲倦勞而無功恐挫抑軍威愈長賊志請仍依先奏准事理令臣亨與楊洪各領馬步官軍性大同宣府相機行事

帝曰京師根本重地宜舊楊洪保兵提備石亨
其同左少監彭以得從雁門關出都指揮楊
能其同大監裴當從居庸關出隨各官軍每
人賞銀一兩

亨又奏

欽蒙命臣領軍往大同巡邏賊賊謹條上合行
事宜一官軍多有缺少衣甲者宜於官庫內
照數開給一請於五軍營撥三萬內步隊二
萬五千馬隊五千神機營撥神銳五十除神

江表典則

卷八

兵部

兵部

銳之外再領大砲五百小蓋口砲五百信砲
一百除神鎗火藥數外再領火藥五千勅一
請用副將二員都督同知范廣都督會事遇
興請用把總官四員署都指揮同知王良署
都指揮會事韓志都指揮會事郭英指揮田
貴乞
勅兵部差公正屬官一員領勘合五千道并德
勝等門刺下銀牌前本遇有功者給與勘合
或銀牌俟回京覆奏陞賞一山西民壯多有

逃同原籍者乞催取至山西在城及雁門關
兩處探備令都指揮會事石彪會同右副都
御史朱鑑提督候臣到彼相機調用一沿途
修邊下營壘砌牆垣挑掘濠塹合用器具數
多軍士難辦乞照紫荊關事例每人給與銀
二錢一乞

勅兵部每官軍二人關與驢一頭馱載軍裝一
各軍沿途炒麩乞

勅戶部轉行該倉每軍關與小麥三斗一軍人

江表典則

卷八

兵部

兵部

等情愿買馬給冠帶中間多有賸壯堪用者
乞指驗已畢就給給臣等帶去官軍騎操一帶
官軍家每人賞銀一兩緣各軍在營操練月
久衣裝損壞過活艱難宜量加賞賜一前途
須用糧草宜將通州等處運糧官軍內撥一
萬人每人關與銀五錢每二人共備小車一
輛及應付口糧隨軍接運糧草至雁門關聽
候臣等整理邊事停當或就發回或協同彼處
軍民義勇人等運送邊儲糧草一次方回一

先奏准潞府造辦鐵蒺藜雖已行文前奏誠恐遲誤乞

勅該部差官馳驛前奏催送雁門關聽候

詔范廣留在察操備楊能暫充遊擊將軍往宣

府巡邊兵部仍從公選驍勇智謀都督一員

同過與充亨參將其餘悉從所言

兵部奏先會官議請令武清侯石亨都指揮

同知楊能各往大同宣府巡邊後因緊報達

賊近邊欲攻宣府以此暫緩行數日以來不

聞的確聲息必虜出沒無常若不遣振軍威

切恐虜愈得計宜令亨將原選官軍三萬能

原選官軍一萬五千增至二萬關給賞賜衣

甲糧鈔齊備期二月中旬起程巡邊殺賊臣

等仍於各營選精兵五萬或六萬亦皆給與

鮮明衣甲精利器械各委勇敢頭目分管石

操聽候調用且出口殺賊皆賴馬力乞量加

草料飼養

詔即行之

二月兵部尚書于謙等言今總兵官武清侯

石亨率領官軍往大同安邊設備防衛糧田

護送糧草其大同各城宜軍數少宜令亨或

於山西腹裏或於大同所屬召募勇敢精壯

或一萬或二三萬分布各城守備殺賊每人

賞銀一兩布絹各二疋就於山西并大同官

庫內給與仍按月支口糧每十人立一小甲

五十人立一總甲管百人者爲百長管千人

者爲千長千長百長俱與冠帶若殺賊有功

總小甲俱陞冠帶總旗百長陞試所領旗千

長陞授百戶其餘民人餘丁有功俱陞冠帶

小旗舍人雖不係千百長亦照例陞所領旗

其山西各處糧草即令在雁門關收積令候

亨到日會同右副都御史朱鑑提督管糧官

設添運往大同及沿邊一帶收貯其實馬匹

製軍器一應大小事務并大同人口數多糧

儲數少俱聽亨與總兵參議等官計量處置

其殺賊有功官軍宜悉聽亨會同本部差奏

官填竊勘合同還照例陞賞不必覆勘管軍等項官若有違忤者指揮使以下悉聽掌拿問明白發彼處烟墩哨瞭其餘情犯深重及千墩都指揮以上者奏請

詔俱准所言

三月總兵官石亨言三事一開虜賊將犯大同其巢穴在斷頭山空窰夏不遠請調延安官軍洮岷等衛士軍往窰夏提備仍初窰夏總兵等官遣人覘探虛實量出輕騎五

五邊典則

卷

擒巢穴則賊自遁一山西布政司原召募義勇抽選馬步一萬七千操備守城請量撥大同各城協軍守備一大同左右叅將二人分守東西二路其中路惟總兵郭登請以都指揮會事潘興充叅將副登

命俱從之仍

勅工部尚書石瓊往山西同右副都御史朱鑑等再募義勇調雁門關操習聽守調用四月鞋賊數千掩至大同城下總兵定襄伯

郭登率兵出東門與戰佯敗走羣賊追入土城伏兵起截之生擒七人斬首四級

五月巡撫山西都御史朱鑑奏達賊數千分道入境犯河曲縣殺擄災畜殆盡越四日始退又犯義井屯堡盡殺其守卒及指揮劉受安溝近關隘守將坐視不援請以地方分委策應處責有所歸河曲保德奇嵐興嵐宜令偏頭關策應宜化靜樂忻州定襄太原清源交城文水宜令山西策應五臺繁峙縣宜令

五邊典則

卷

雁門關策應其石州寧鄉宜行汾州及守禦千戶所調軍偏守從之

先是山西大同府知府霍瑄奏大同縣并渾源州達賊四散潛伏窺伺軍民出城樵採突至剽掠其家有全家殺擄者有夫妻間存者有兄弟被擄而父母孤獨者有父母被擄而孤幼無依者有漫散不知所之者有被擄逃回殘其肢體者老穉悲號聲徹原野况今歲無收今年缺種與販不通薪米之絕鄉村之

民收錄入城已餘十月既無地可居又食不充腹俱告願於腹裏輓城避住就食庶全性命乞

勅在廷大臣會議久安之計俯從民便使得聊生事下戶部移文鎮守備禦左都御史沈因等官體量區畫必使城池有守官民兩便至是因等請快食饑民發原賑貸老幼疾弱者暫遷腹裏有糧之處稍壯丁力存留守城仍蠲其糧差從之

卷五

總兵官石亨奏臣與太監裝當領軍同到犬同胡虜人馬或千百或數萬出入絡繹或賊城攻圍隨即退散或四路剽掠馳驟難追其糧運屯堡沿途墩臺脩築浚補未能俱完謹以所完之事奏聞一大同所屬民人舍人餘丁中間召募勇敢或一萬或二三萬分布各城守衛殺賊人賞銀一兩布帛各二疋按月支給口糧數內十人立一小甲五十人立一總甲管百人者爲百長千人者爲千長十長

百長俱給冠帶使人皆樂於趨事一山西買到馬匹二千三百九十二匹已分俵缺馬官軍人等騎操解到鐵炭各一十五萬分散各城緊要之處設法布埋於地又於地名雷公山頂築墩撥軍守哨果係要害之地挑掘濠塹其屯種則附近城邊陸續令人開耕窩遠之處虜騎往來衝突卒難耕種者徐爲處置又大同軍民之家牛具先被搶掠已將脚力驢四十二百二十一頭給領耕種一大同人

卷六

多糧少近於總兵等官計議取勘各衛正軍并幫貼餘丁當房室家不動外其餘老幼男婦發回原籍生理一合用火器軍器已將盈三千四百七十三頂甲五千九十副一把握一百六十把神銃四百一十把握全給與大同屬衛并雁門關應用俱從之
七月巡撫山西都御史朱鑑奏鎮武衛并雁門關地臨邊境精壯官軍俱分番大同操備虜寇侵犯無以制禦乞將下班官軍指揮何

清等十二百人留衛守關事下兵部移文大同總兵郭登議登等言大同地方敵境相連自洪武永樂以來承平之日尚調各衛人馬以備不虞況今賊勢猖獗移粟近側覲覲京師其代奇威等處雖曾有賊侵犯終係腹裏北入軌出豈非懼我大同抄其歸路而不敢久留乎且各衛探備官軍俱分兩班一班在邊大同得以防禦虜寇一班在家本處得以保障人民兩無所失乞仍更番備禦爲便從

之

八月于謙奏今大同宣府地方賊寇猖獗退道路頗通然所在城池糧儲缺少若不早爲區畫恐虜情奸詐卒有緩急軍餉何所接濟乞勅山西都布按三司并管糧鎮守等官公同計議將所屬應運大同糧草及附近山西大盈等倉糧運大同各城收貯備用其宣府糧儲令戶部設法催運及

勅總兵官朱謙等議或將龍門等處遺糧運宣

府各城或將在庫銀兩及時糴買仍依臣原奏免量減客商中鹽米數以廣儲蓄此外別有可以儲積糧草長樂縣各官臣盡奏請事下戶部議以二處中鹽米數宣府米豆價平不須減少惟大同納米豆中淮浙等處鹽者每引減米豆一斗餘悉如謙從之

九月

命山西澤潞平定汾四州民壯運大同糧四州俱服粟民壯操守者共九千五百餘人皆虛

北邊典則

卷

七

費口糧而山西近邊軍民疲於邊運鎮守都御史羅通請暫借四州民壯代運一次事畢聽散歸農有警復聚如此則不惟少戢軍民之困而務農省費亦公私之利故有是

命

鎮守山西都御史羅通奏戶部送銀二萬兩令臣責付山西布政司派屬糴買糧草緣山西天旱無收若復糴糧則米價愈貴貧民無食况近日大同道路已通糧儲稍足惟懷仁

縣澤源州朔州三處缺糧已嘗撥軍於太原府倉顧米一萬石運給若猶不給乞以前銀分送各該官司令本處操備官軍按月給本色米一次給折色銀一次則軍無乏食民省糴運實爲兩便事下戶部請如其言每銀一兩准糧二石五斗給與軍用從之

十月先是宣府總兵官撫寧伯朱謙等報達賊五千餘騎拆邊牆入境已而察之乃即也先所遣使臣於是降

三才具月

卷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勅責謙等曰爲將之道貴乎遇敵能審今瓦剌使臣止二千五百人爾等乃以爲犯邊又倍其數且其來甚緩尚不能審衆寡以爲奏報况大寇猝至豈能料強弱而爲戰守耶今姑宥爾繼令其務嚴督哨守審實馳報毋仍怠忽

兵部尚書于謙等言醜虜雖云納款而諂詐之情難測邊境雖願告空而窺覘之寇未絕况虜使點傲弗循禮度需索繁多莫有紀極

和議不足恃而邊備所當嚴戰守不可忘而儲蓄所當廣古人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治亂安危係於有備無備而已謹上邊務三事一

宣府爲

京師屏蔽大同乃西北要衝自邊方多事以來所在官軍逃竄城郭空虛自今宜令添司問擬充軍罪囚山西發大同沿邊各衛其餘悉發宣府龍門獨石鵬鶚等處守備其楊洪頌來官軍三千亦令即還原衛所守備仍令各

三才具月

卷

四

五

六

七

八

總兵鎮守等官修設城堡墩臺溝塹以備不虞一宣府大同各城軍民饑餓者多戶部准奏河南運糧八萬山西運糧十萬接濟聞即今尚未起程及彼處耕牛俱被搶掠來春何以爲東作之資萬一逃移愈多必生變故乞令山西河南急運糧赴大同備用仍設添或開中鹽或給冠帶或陞交武官職或令罪囚納米贖罪如猶不足俟春和於五軍神機等營撥軍四萬人運一萬石赴宣府各城備用

仍於蘇松等府折銀糧內措置或

內府頒銀四萬委官運赴大同宣府每處二萬
會同總兵等官給與無牛軍民買牛耕作務
沾實惠仍

勅總兵等內外官自今不得私地利役軍士多
養牲畜積子粒致下人怨咨廢壞邊務違者
真諸刑典一禁剽倒馬關白羊口俱係控臨
邊境險要所在又附近可通人馬路邊甚多
先因虜寇援據官軍失守遂致

五城典則

卷五

言心

京畿受害已遣官率兵修塞隘口開掘溝塹頗
已就緒近因虜人請和議者遂謂守備官軍
可以掣回又欲止令附近官軍守備然附近
各關止有真定保定二處官軍本處城池亦
要守備今虜雖通奸詐莫測若遽取回切
恐誤事宜行各關守臣從公計議查勘被處
官軍數應發遣幾何應存留幾何何者附近
可留何者寫遠可遣或有空礙就令回奏
帝以所言皆邊備重事

命該部悉議行之

十二月

勅提督獨石馬營等處都督僉事董誠曰得奏
賊見境外東貓兒峪等處烟火引兵還宣府
操備虜寇出沒爾正宜出兵截殺乃自引還
論罪本不可容姑從寬宥其即領兵速往原
處守備如遇賊衆我察飛報宣府調兵策應
不得仍前退縮

二年宣府叅將紀廣等奏請將獨石等處官

五城典則

卷五

言心

軍暫於龍門衛駐劄往來長安嶺巡哨候雷
家站城完以漸修復獨石等處方令官軍家
屬前奉從之

三月先是口外獨石馬營等處倉糧被賊燒
毀八萬餘石

朝廷已責鎮守等官罪至是

勅戶部署郎中張勉令赴口外會同內外鎮守
叅贊並管糧官計議速調精壯官軍就令都
督僉事董誠統領并彼原有官軍三千嚴加

防護委官同本獨石馬營雲州等處有糧城池逐一設法整理或撥軍屯守或移軍就食或量力搬運或抵客埋藏及別有長策俱聽從宜處置務在倉糧不致棄毀可備將來之用不許因循誤事如各官敢有仍前畏避難險者悉聽爾總指實奏聞罪之

四月虜寇百餘騎犯馬營燒城東門宣府副總兵右都督紀廣及提督獨石馬營都督會事董斌以聞

上諭

六

宣府副總兵右都督紀廣及提督獨石馬營都督會事董斌以聞

勅遊擊將軍石彪雷通各率官軍三千星馳出邊巡哨并

勅楊能董斌楊信會兵勦捕仍

命兵部推選文臣一員總督軍務戶部措辦糧芻錦衣衛指揮畢旺率旗校餘丁一萬運赴居庸關支給賜出哨官軍人等銀一兩糧種五升運糧旗軍人布一疋

勅都督僉事孫安曰龍門地方內捍宣府懷來外控雲州赤城及獨石馬營一路誠必守之

地已

令都督董斌率官軍三千守備尚慮官軍寡少而斌獨任頗勞今增調官軍二千

令爾安統領往龍門駐劄與斌分番巡哨務在協和行事撫恤士卒以副付託之重

提督軍務工部尚書石璞言口外赤城鵲鴉季家莊三處城池尙足峙立最爲要地往年守將不才致令棄斥即今季家莊尚有舊糧五萬餘石乞修復撥軍戍守事下兵部少保

上諭

六

兵部少保

兼尚書于謙等言宜移文總兵官楊洪量撥精銳官軍選委能幹都指揮三員統領往彼三城守備或常用在彼或分番更代從洪區畫而行從之

七月有鞑靼五人奪糧於馬營倉其一入馬廠爲守倉餘丁數人所擒提督獨石等處都督僉事董斌賞餘丁人米一石安稱已領軍哨於東箱兒峪口猝遇虜三百餘奮勇與戰因生擒焉巡撫侍郎劉瑾被

旨覆得其誣刑部請罪貳

詔自陳狀職輸罪宥之

八月賞口北赤城鵬鷄季家莊三堡官軍銀
各三錢共賞銀二千餘兩先是虜入寇守將
檀栗三堡至是新集士馬守之故有是

命

三年八月總督邊儲都御史李秉奏邊務六
事一戶部送銀一萬兩收貯官庫令俟軍士
出戰日給賞臣以為未戰而賞則可使修器

械壯士氣臨戰而賞則緩不及事雖有無益
且既賞精兵次撥軍士亦係策應人數着全
不預恐阻其効勞之心乞以前銀精兵給什
之六次撥給什之四庶恩澤稍均人有激勸
可圖成功一各處軍士止以有妻為有家小
其雖有父母兄弟而無妻亦作無家小減支
月糧是輕父母而重妻非經久可行之汰况
父母兄弟供給軍裝不無補助乞以此等作
有家小開報一體增給庶使親屬有賴軍不

逃片一調撥守邊官軍俱有行糧口糧其家

小有原衛者復給月糧固已重費矣近聞有

家小隨往潛將本衛月糧穀賣與人者又有

私携家小因而逃赴原籍者是虛出之弊又

且甚馬乞令該衛送其家小俱赴守備處所

就支月糧行糧住給其有父母年老果不能

奉及事故代回者仍在原衛給月糧必須開

豁明白勿得重冒一舊例各邊瞭望官軍太

城四十里之外者方給口糧近因違賊犯邊

立墩臺多在腹裏守邊官軍較之沿邊盡

夜不得休息者勞逸不同而口糧一體支給

亦為虛費乞令住支一宣府先因布少軍士

冬衣布有家小該三疋四疋者內一二疋每

疋折綿花三斤近聞本地布貴花賤價值不

平人心嗟怨乞令每疋折綿花四斤一宣府

既添除山西參政副使等官監督收放糧料

其舊差本部收糧主事一員不無虛曠宜取

回部

戶部議惟格賞銀一事餘悉從之

閏九月總督邊儲李秉奏迤北差采使臣納哈赤等三千餘名所帶馬駝等畜四萬餘匹除進貢之外餘存養於宣府日支草料然宣府預備草不過二十餘萬束料不過二萬餘石本處馬匹尚慮支給不敷其虜使馬駝等畜支糧草恐不足一月之用且永樂宣德間虜使所進馬匹會官辨驗其不堪進者令自於草地牧放不許入境駐劄窺伺正統間友許大同駐劄牧放以故深知地利大肆犯邊

之舉今虜使數多頭畜不少誦詐之計不可不防乞

勅該衙門計議於是

勅遣戶部右侍郎孟鑑兵部右侍郎王偉同往處之兵部言宣府獨石懷來等處俱奏缺馬乞令常將所進馬匹選取其良者來京其次堪騎操者就給各衛缺馬官軍又其次損瘦者散與軍衛有司牧養以備供億使臣之費戶部奏宜將兩淮運司鹽召商於宣府納豆

及草豆每引六斗五升草每引三十束不分大小官員軍民人等報納限一月內完不次支鹽俱從之

十一月懷來永寧等處叅將楊信奏九次也先先次已遣使臣察占等二十餘名赴京進貢未回今又有韃靼一百五十餘人馬二百餘匹到邊稱係也先遣來進貢十五日入境又稱有朵顏等衛都指揮朵羅干遣韃靼子牙塔克等七名亦已入境十七日又有遣使臣

阿力等九名經過懷來稱欲赴京報捷臣等議得賊情多詐屢遣人來假以通好為名其奸詐之心誠難測度乞請嚴督官軍擺列照例款待送赴居庸關及通行沿邊嚴謹提備從之

四年二月提督宣府軍務都御史李秉奏通者虜酋也先黑達使以進貢為名而實覘我虛實

皇上特令都督楊俊領京軍采巡哨以狀邊威

以消賊計然糧草不敷虜使出境之後乞令倭回京臣又恐倭不願遠圖責求近效襲擊兀良哈星散部落以希進賞緣兀良哈受也先約束恐啓讐貽患又往年也先部落俱從紫剌倒馬關入今雖納款然虜情誦詐各關尤當加意整理

命兵部即行之

五年十月鎮守懷柔參將夏忠奏萬全都司屬衛地方廣濶乞從公踏勘丈量除山岡碗

上北兵部

奉

薄地聽官舍軍民開耕其附郭膏腴地汰與屯田軍餘耕種上納于社事下戶部覆奏宜移文右僉都御史李秉督同山西布按二司等官公同丈量若有仍前占種聽東等糾察指實奏請執問從之

六年四月先是守備獨石周賢協贊軍務右叅政葉盛出境巡哨擒達賊十二人解京下

太司問則泰寧衛民也以嘗有旨許於近邊牧放無犯邊情又無攜器特宥之

發浙江安置至是泰寧衛都督金事章于帖木兒遣人貢馬求贖過盛上官軍功次冊請陞賞凡二十八百七十八人部給事中蘇霖等劾盛等貪功生事以起讐端乞正其罪仍取回安置之人給還泰寧衛底信義昭明遠人悅服

帝曰盛等振武邊方姑置之官軍仍給賞其人安置已定不必取還

天順二年先是總督糧儲戶部郎中楊益令

上北兵部

奉

大同等處軍自備馬草總兵官高陽伯李文右僉都御史李秉等議大同草場過窄採取不敷宜止令軍自備草三月各衛所軍餘採運及蓄積草又給三月則新草已及用矣上從之

七月吏部尚書翰林院學士李賢等言臣等切思虜賊見在陝西涼州等處縱橫搶掠勢甚猖獗况此虜貪得無厭又係秋高馬肥之時變詐難測大同宣府一帶不可不為之慮

近聞彼處田禾成熟米穀價賤草束正多當預積糧草以備有警支用宜寫

勅與都御史將宜軍休糧暫且停支本色照依時價闕與銀兩飭令起時收積草束及議論官員軍民人等倘有警急亦當同心出力以保鄉土凡有此丁盡數開報在官仍令自在生理只待緊用之際方纔借債出力有功之日一體陞賞寧清之後各還本家照舊生業不許拘留應使井酌量各處合用盔甲等項

上諭

器械一一整點如有不數即便開奏取用凡一應預備長策聽其設施措置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上善其言遣

勅諭右副都御史王宇右僉都御史李秉行之賢等又言沿邊墩臺全不得添一遇賊來多不能守以致深入搶掠訪得右通政劉文備知此弊宜令巡視整理於是

上勅文往巡視文設懸樓礮木塌窖踈坑等守

者便之

三年正月總兵官石彪奏比者達賊二萬餘入安邊營搶掠臣與彰武伯楊信右僉都御史徐瑄都督僉事周賢都指揮李鑑等統領軍馬往勦之遇賊連戰剽奪旗號喇叭斬獲賊首鬼力赤平章級餘賊奔潰追至昌平鄉出境賊仍聚衆復回對敵轉戰六十餘里交鋒四十餘合至野澗半坡鄉賊衆大敗生擒四十七人斬首五百一十三級奪脫六十

七隻馬五百一十四匹被掠男婦一千八人騾牛羊二萬餘都督僉事周賢被賊射死又有達賊入南地名把總河把總指揮栢賢等與戰敗之斬首一人收兵聞賊復聚衆四面攻圍官軍奮勇殺出都指揮李鑑亦陷沒上曰彪等能奮勇殺賊忠勤可嘉其生擒達賊并獲到駐馬盡數解京毋將好馬抵換隱藏達賊首級沿途梟掛周賢贈都督同知還官祭葬

四年八月

上以宣大屢被虜寇入境殺掠

命撫寧伯朱永等巡邊軍士從征者各給賞巡

撫右副都御史王宇與太監陳瑄請大同宣

府馬隊軍士如例給賞

上初戒之曰虜寇殺掠皆爾等不職之故

朝廷宥爾罪爲之遣將發兵特加賞責着邊軍

能殺寇則

京師不必出軍賞責不在京軍而在邊軍矣且

上以其罪

邊軍艱苦爾等正當以情上陳聽

朝廷自爲處置奈何曲爲辭說以求之爾等不

遠事體如此其各其實以聞既而宇等自陳

罪忝司請逮治之以戒邊將安言希賞者

上命宥之再犯不宥

十二月

勅鎮守大同太監王春總兵官郭武伯楊信等

曰今得偏頭關賊所獲違賊間謀劉三等至

京言係石虎家人懼罪逃往虜酋字來處殺

以僞職八月間嘗導賊入寇今又同賊衆四

十餘人潛來各邊探聽約以黃燒餅衣針爲

信又累石塔爲號但餘賊尚多未獲者其嚴

督官軍及所屬地方晝夜盡心撲究現今正

旦已近爾等慎勿以聲息稍緩縱情宴樂斷

絕防守并

勅宣府獨石懷來遼東山西陝西寧夏甘涼延

綏各邊關守臣亦如之

五年正月達賊二騎入平虜城境盜耕牛宇

上以其罪

備指揮孫廣軒等率兵追五十里與戰敗

之賊伏兵四起顯及官軍戰死者五十餘人

擄去馬一百四十匹

四月巡撫宣大都御史韓雍奏蔚州衛草場

火燒官草十九萬四千五百八十餘束其牧

看守官軍宜各治罪事下戶部請行巡按御

史密訪其放火之人斬首號令以警餘衆

上是之

成化元年十月戶部奏景泰末宣府總督糧

諸部御史李東書上言邊城多有空地而守城諸役之外復有閑曠軍餘請以宣府官銀量支買牛給與耕種收其餘糧入官易銀給與貧軍買馬騎操時乙准其言於億萬庫支銀一萬兩買牛給軍耕種矣後至天順初有言勞軍不便者備行都督楊能等官會議俱稱且耕且守經國遠圖而大同宣府自罹兵變人畜蕩盡幸而

朝廷大發帑銀差官於河南山東諸處買牛給

北地集

卷五

軍耕種收餘銀以買馬由是邊人稍得聊生此法安可輕廢事遂仍舊今巡撫宣府都御史葉盛等官復申奏先年原買官牛共五千有奇已多矣若今漸設添買補又以餘糧添買共分為一千八百餘具給軍耕種官田今年雖有旱乾亦頗收成往年官馬虧缺俱責軍買補軍貧無措則明合科歛甚至典鬻男女扣除糧料亦不能完今缺馬二千六百有奇已買及一千餘數俟秋收後再買補完官

府不煩督責之勞軍士不知買債之苦此官田官牛之明效大驗然直添非難守添為難伏乞

聖明申初守臣恪守成規益加防範俾得久而不廢庶貧軍有賴邊事克濟其言宜從

上曰汰既良便宜永遠行

二年五月鎮守山西都督僉事王信奏虜之犯邊也知偏頭關及大同右衛有備輒從地名暖會而入知東遼朔州有備乃避朔州從

北地集

卷五

地名索連臺大川口而入由是直抵太原所屬奇嵐州興威靜樂縣剽掠又都指揮於容領兵二千於廣武站堡戍守然站在雁門關外十里孤城無水賊據城外水泉將不攻而自破謂宜於索連臺築立新城增設守備都指揮一員令統原守廣武官軍及歲調代州官軍四百平陽伯官軍六百與調撥民壯一千操守其地則虜不敢深入而太原屬縣庶無繹騷之害又言雁門偏頭二關各邊城

堡舊有民壯一萬有奇分調戍守其後往往
賄賂里書詐為年老殘疾以致逃亡者什三
乙今山西所屬府州縣查究其弊仍名捕其
人令如舊輪班操守庶邊境有備事下兵部
請移文山西巡鎮巡按三司諸官勸實皆以
為然悉從之

三年四月巡撫大同都御史王趙奏應朔渾
源三州山陰馬邑懷仁靈丘四縣大同城并
東西二路天城陽和等處軍馬屯駐所在草

東將盡存者泥濘數多請照山西都御史李
侃奏例納米冠帶軍民舍餘改納草雜犯或
罪而下納草收贖

九月巡撫宣府都御史葉盛陳邊務事宜一
凡虜中走回男例送御馬監驗充勇士不堪
者發回原籍所司不知憐恤致其生悔復走
虜中為尊間有扶虜馬來者例該進奉然其
馬或走傷或倒臥負累公私今復發回原籍
者免其雜差所扶馬聽其自賣如此則被虜

之人非惟聞風感慕而亦可以為無他虞矣

一

詔書北民年八十以上者所司每歲給與布絹
綿黍酒肉九十以上者給與冠帶榮身每歲
宴待一次此曠古所無之

盛典但今軍衛高年之人未蒙備及且宣府邊
城一方有九十以上者十九人內九十八歲
者一人乞准同一例凡九十以上者無分軍
民一體冠帶如此則天下之老均霑

朝廷之恩典矣疏入

上曰中國人不幸陷虜中既而求歸其情義可
嘉民年至於八九十王政所當優者矣有軍
民之間盛言有理所司其詳議以聞

十月巡撫山西都御史李侃等奏崇德臺修
築城池將完本城官軍民壯每班三千員名
人吏月糧四斗五升歲支一萬六千二百石
馬一千一百一十九匹每歲春冬二季談支
料豆六千七百二十四石草二十萬一千四

百二十束令行山西布政司派撥戶部覆奏
以爲宜依所請唯草止給十萬束餘令官軍
自備餼養從之

四年正月

初大同宣府兵互相應援禦寇時巡撫大同宣
府等處都御史王越言大同陽和天城宣府
獨石等八城堡俱險隘難行且畜牧鮮步虜
所不由惟大同中路貓兒莊西路兔毛河腹
會川宣府萬全石衛野狐嶺等處地勢平曠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虜衆寇抄恒必由之因邊軍寡弱不支以請
兵緩不及事每寇至輒自分彼此坐視成敗
不相救援乞

勅爾處鎮守總兵等官郭武伯楊信都督顧應
等有今凡遇小寇徑自勦除大敵須相會合
庶幾兵勢盛而功易成事下兵部言

朝廷令將守邊遇警策應此其常也何邇來將
臣各分彼此推避乃爾宣從越請降

勅令其互用應援今後敢有違慢不相協濟者

許越奏聞究治

五年十一月初有

勅宣府選兵三千赴邊擊將軍許寧統領都鄉
史鄭璽以宣府總鎮之地兵不可減撤懷來
獨石等處兵赴之鎮守獨石叅將李剛言獨
石孤懸絕漠東西延袤六百餘里控帶宣府
屏蔽懷來胡虜相去咫尺況其地苦寒士卒
多逃亡內地就食者今先後撤去六百餘人
且保障道宜壯外以備內未聞答唇而補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前也兵部以聞

詔調還其軍且蒐補其逃亡者

六年正月大同總兵官楊信等以虜衆回散

出沒邊境告急

上聞兵部言此虜久掠延緩忽復東驚慮我邊
遮預現虛實耳不然是知大同遊兵西往欲
乘虛肆掠也且三邊士馬精強大同爲首今
總兵等官統有六萬之衆未聞奏一矢之捷
撫機不發安得成功已諭令信等戮力同心

期於敵愾來疲襲陰惟便是圖但毋輕率寨謀虛聲塞責仍先具方畧以聞

上曰邊將以聖敵爲務謀定而戰庶無遺策爾等所議良是其速行之

巡撫大同都御史王越等奏延綏二路俱係虜寇出沒之所比令許寧軍出西路龍州鎮靖等堡范瑾軍出東路神木鎮羌等堡越與太監秦剛軍據中軍榆林城以爲兩路應援

北漢典則

卷五

三

等處寧軍架之於黎家澗轉戰三十餘合皆捷而右叅將神英亦敗之於鎮羌境內前後共斬首四十餘級奪獲戰馬七十餘匹弓矢甲仗五百餘事追回被擄羊牛畜牧四百八十有餘虜遺太事聞

上降勅獎諭

大同總兵官楊信等言比嘗奉

勅選調官軍萬人與副總兵都督僉事徐恕右叅將都指揮同知張瑛分爲三營深入虜境

伺便征勦正月二十日虜寇五千餘衆忽馳突南侵急還軍掩襲遇之於胡柴溝與戰斬

首三十八級奪獲戰馬一百餘匹餘寇且戰

且卻欲誘我軍入伏而我軍轉戰益力復斬

首一十六級獲其馬百匹虜勢變而奔官軍

益乘勝追之虜復聚殘寇迎敵臣身先衆卒

擊之復擒斬四十餘級獲其馬二百餘匹虜

大敗遁去前後共斬首九十餘級獲馬五百

餘匹盛甲弓矢器械共四千餘事牛羊畜牧

北漢典則

卷五

三

二千餘頭此虜數年以來既犯延綏復侵人同狼貪無厭罪惡貫盈仰仗

大威克獲大捷謹具以聞

上降勅獎諭

二月都御史王越引兵還至偏頭關

上遣勅止之使留備延綏虜警初兵部屢移文

越等令俟延綏虜衆遠遁方還大同越尋已

引還偏頭關而延綏警報不息兵部請責其

擅回之罪

上曰罪不必究宜令越等既屯宿從中密通延綏有芻糧之處酌量虜勢進討勿輒退避致誤事機

七年二月兵部侍郎陳宜巡視邊關還陳便宜三事一偏頭關東北四堡乃通賊會賊路內捌柳樹堡原守官軍止七十七人老營滑石二堡旗軍各三十六人西有黃河七堡尤切近賊境內得馬營原守官軍止二十二人焦義城唐家舍黃甫川三堡旗軍各十人防

五部具目

卷五

三

三百

守刀寡何以禦寇宜於雁門寧武關舍餘內摘發三百赴偏頭關添守東西捌柳樹得馬營等堡二關各存七百人備禦底幾防守有人邊備不誤一偏頭等關堡防守官軍數餘一萬代班之際多不依期以是憂秋無事墩牆不修冬春有警調用不足間又逃故疾弱教多軍衛有司不與撥補况關內保德等食糧草六七十萬多被近倉豪滑包攬官撥侵欺積弊不可枚舉盖由布按二司分巡官經

年不到故人皆玩愒邊備廢弛宜令巡按御史嚴督分選官於夏秋無事之日常輪一員在關冬月有警之時俱常在關蒞事庶幾軍政脩舉奸弁可革一偏頭雁門寧武三關俱通賊要路正統間官軍每月支馬草三十束科豆一石餉養景泰間傳節邊儲草既停閣豆亦減少遇有征勦方許關草或至旬月又即往支軍士到班未久隨即赴操時值天寒無草可採是以軍多棄馬而逃馬多瘦損而

五部具目

卷五

三

三百

整倘遇有警何以禦賊宜令巡撫都御史於三關軍馬每冬春之交俱支草料束底幾軍不負累馬不度損疏奏

上從之

八年正月大同總兵官楊信等奏虜寇入大同西路順婆寨等處章下兵部尚書白圭等言先是臣等慮李羅忽猛可等渡河已請大同鎮守等官議委副總兵徐怒領兵一千五百往西路備之今果有警恐虜氣兵寡宜

仍令各官如前所議令信領原運官軍三千五百以備應援

詔可

募民納馬時大同各城戰馬以征西欠傷者多又以

詔例免價各城見操官軍士兵無馬者凡三千七百有奇巡撫右都御史林聰以聞於是兵部臣請如聰奏就彼召募凡遠近軍民合餘能納馬五匹或每馬納價銀十兩者計給冠

帶數足則止凡馬給軍操牧馬價給軍自買有餘則送宣府偏頭關給用從之

四月增築大同沿邊諸堡巡撫右都御史林聰言大同石衛及威遠衛地臨邊境胡寇出沒不常而城堡隔遠一有警急往收者無所於避傳報者卒不能致臣以為石衛城以前至地名至蒲州營約三十餘里可築堡一接連威遠自威遠以南至地名張子頭約四十餘里可築堡一接連旱井堡自旱井堡以南

至地名酸刺林亦四十餘里可築堡一接連朔州乞移交總督諸官俟邊牆訖工之日量役軍士築之仍撥軍防守為便從之

宣府龍門守禦千戶所火焚官草五十七萬四百五十餘束有司獲縱火者以聞刑部請遣官會巡按御史逮守備經收看守等官治罪并鞠縱火者得實即斬以徇籍其家貲以抵軍數不足則於經收看守等官取之仍榜示各邊倉場永為懲戒

詔可

五月巡撫大同都御史林聰等陳邊方事宜一大同宣府操備舍人俱先所募選今已編為隊伍而止爰以日糧軍裝家口無以辦給請於上班時如操軍例給月糧一石使樂於効用一大同府倉場糧務山積奸弊甚多請如遼東例於山西按察司副使金事分委一人專董其事一年乃代使事體歸一一各處官軍月糧例於月初關給守備官軍行糧皆

豆驗日支給今守備者既給原衛月糧而行糧勢豆亦總支於月初遇有征調又隨處支給費用無經今宜每月二次計已經之日與之著爲令使公私兩便戶部覆奏從之

九月山西按察司僉事賈俊奏偏頭宣武雁門三關俱邊塞要地偏頭突出二關之外西近河套東接東勝尤爲要害守關馬軍三千既皆以大同步兵代太陝西聽調及代州宣武馬步官軍亦盡調西征况三關地勢相連

而守備將臣不相統攝且久處承平失於訓練往歲大同有警

命大同宣武代州三路合兵進剿然總制無人號令不一臨事却顧卒難成功今虜衆一據河套迤西一據東勝迤東似有謀約必須預防倘河水一凍兩虜勢合恐三關不救之家難以當之乞遣一大將假之重權使總制三關兵馬仍乞選馬軍量給各關及時訓練以備戰守事下兵部言雁門宣武二關已有鎮

守代州都督王信提督難吏增設性偏頭今代稍遠宜令都指揮戴廣專守一關與二關互相保障及

初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雷復至冬兼督三關至春仍理巡撫從之

十二月巡撫宣府都御史鄭盛等奏北者虜衆遠遁初調京兵一萬三千餘人供餽浩穰乞量留五千令一人統領防守餘悉掣回事下兵部議令遊擊將軍劉清統領分守其太

監張琳總兵官趙勝等宜率餘兵以還奏人命官軍止留三千人令劉清統領防守

十年九月總兵官趙勝等奏虜已遠遁北邊無警今欲全師駐守慮邊餉告窮欲悉師還京恐戒心巨測宜量留京兵三千令將官一人領之屯於宣府西路俟有警會所在兵勤之餘兵可令悉還事下兵部仍

勅勝等詳處

上曰兵出未久且不必回須虜遠遁果無聲息

勝等奏聞處置

守備偏頭關指揮使戴廣奏九月朔以來境
外烟火未遠而本關備冬士馬較之大
同宣府十不及一請調雁門寧武二關騎兵
於此操守事下兵部言雁門寧武不可乏人
今二關原調延綏征進遊兵已還宜令廣會
鎮守朔州署都督僉事王信守備寧武關署
都指揮僉事鄭亨熟議果偏頭有警則以世
共偏守之

詔可

十一月分守萬全右衛參將周賢等奏所屬
士馬數少有警輒調發他兵不推糜費邊儲
而勢亦不能久住今選屬衛所合餘千人其
中營力過人者多乞聽支月糧一石給以盛
甲器械令兼原操官軍團操則上下用心事
克有濟又副總兵黃瑄所部從征官軍一千
四百五十有奇已留操守本境事下兵部請
行鎮守等官議處之

詔可

鎮守大同太監覃璣奏十月虜入師婆寨射
傷墜卒二人守備偏頭關都指揮使戴廣亦
奏十月上旬以來瞭見境外烟火非一事俱
下兵部右侍郎滕昭等言北者朵顏衛便臣
傳報滿都魯李羅忽西行進川虜加思蘭則
往東勝境上蓋東勝切近大同偏頭關處今
詳璣廣所奏則虜加思蘭實引醜類在彼屯
聚况朔州抵偏頭關地方散漫恐乘虛而入

王廷與劉

卷上

不可不慮而河套乃此虜久處之所甘涼迤
西亦其故巢今河水已合皆所當備
上以為然遂

初璣廣及鎮守代州都督僉事劉龍并延綏寧
夏甘涼莊浪等處鎮守總兵巡撫等官整兵
防禦

十一年五月整飭邊備刑部侍郎杜銘奏保
障地方二事其一言令 老營雖在迤北
地方無牧放不當詭秘 初慮草深馬肥

之時一旦擁衆入寇邊境劫掠居民不可無具偏頭寧武代州等處官軍以守則僅足以戰則不敵必俟奏調京兵策應又恐緩不及事抑且虛費糧草宜令延綏迤東衆將神英精選所部軍馬三千練習待報如遇偏頭關等處地方有急星馳會合本處守備等官相機截殺不許自分疆界致誤事機其二言代州雁門寧武偏頭等關保德河曲等州縣軍民難處詞訟甚繁錢穀出納亦多煩弊舊有

風憲官一員協同鎮守等官整理兵備近因事革罷雖有布按司分巡等官然地廣事繁分理不暇乞仍舊增設按察司副使一員九軍馬錢糧詞訟及諸合行事宜並聽分理兵部議定如所奏從之

十二年三月刑部侍郎杜銘巡邊還籍其所聞兵馬及所修城堡之數以聞偏頭關官軍民壯共九千三百八十四人馬三千二百七十八匹修築城堡及增設墩臺牆垣坑寨等

共四十三處代州官軍民壯共四千八百八十四人馬一千五百五匹雁門關官軍民壯共一千五百三十八人馬三百九十匹脩增石牆等二十一處寧武關官軍民壯共一千四十三人馬七百四十七匹脩築墩臺四處六月分守獨石馬營衆將李剛奏比因御史有言令各陳禦邊方畧切見北虜結構犯邊陰謀已久招誘朵顏以爲嚮導然烏合之勢外附內疑宜覘其入寇之時預施及間之計

故爲與朵顏密約之辭廣布於虜所經行之地云將誘令入境反兵相攻馬牛輜重隨所取獲庶幾搗截其心分散其黨且朵顏巢穴俱在迤東避其侵掠必引而西恐大同宣府受敵最先然其地與

京師聲勢連絡賊乘銳鋒利於速戰我軍慎勿輕出沿邊堅壁以伺彼進不得遲退無所掠衆難久合勢必漸分然後諸軍特角攻勦一軍克捷衆必驚奔彼如決意內侵然後大軍

上是之

十三年九月禮科給事中唐章等盤糧宣府還奏虧折泡壞之數米豆至十萬餘石馬草至二百餘萬束請治前後管糧官并巡撫都御史鄭密等罪

詔可

巡撫宣府都御史殷謙等奉

初言備邊事一萬全右衛地方西至虞臺嶺東至前土坡皆虜賊出沒要衝爲懷安順聖川

鼓勇以當其前邊兵合勢以逸其後使之首尾受敵進退兩難章下兵部言刑部所言用間之術固兵法所有但

朝廷撫馭四夷懷遠以仁伐叛以義不用他道以倖成功且兵家所慎莫密於間今竊恐機事先露宜行剛等臨機應變勿墜其奸且慮虜衆入寇內外夾攻其計良是但軍中事情聞閤變化難於預言宜聽臨期酌量緩急具聞臣畫

等處屏障宜修築土牆一帶防遏虜寇一宣府東西延袤一千八百餘里軍伍缺乏城堡空虛雖有河南官軍輪班備禦然係客兵無固志宜於在京及

畿內軍多衛所調萬餘人或於河南輪班軍內選五六十人註於萬全都司分實邊城一永宣城四海冶堡守禦皆調懷來等衛官軍乞查懷來等衛原取在京軍匠發遣守禦向以新調官軍回守本處一柴溝堡乃近邊要害

舊有兵馬三千操守通年多摘守陽河堡緣陽河僻在一隅有警難於策用乞以所摘兵馬仍還本堡庶兵勢不分兵部議以

京畿衛所實

朝廷屏翰而河南官軍多在各邊操備皆不宜輕調懷來等衛軍匠行取年久多內府役占亦難起送餘宜如所言從之

十四年三月巡撫山西都御史秦紘言脩築邊防必因山爲壘則用力少而成功多欲自

偏頭關長林起南至寧武關羊房口止計二百里內除八十里山勢陡峻人馬不通不煩用刃其餘有川口寬平所當設備者有山勢頗平所當剗削者會計可用人夫六千一月可辦其人夫亦不必別起止將三關操備下班并代州崞縣太原衛等住種軍民相兼脩理此功一成則永遠有賴事下工部議行鎮守巡按三司等官相度勘議從之

八月守備獨石指揮同知繩律奏虜之入賒

遼墩也寔當躬率士卒與戰殺賊數十士卒

或者二人久之參將李剛守備馬營都指揮李英始領兵來援皆爲賊所邀乃亡卒八人

馬三十八匹會鎮守宣府太監弓勝等亦奏虜之入境止於千騎而剛等飛報虛張至萬

使人疑懼以致此敗宜治其罪事下兵部言勝等前奏賊情同詞欺詐既荷

恩仍以實聞宜行巡按御史究其誤事之故

仍請

勅切責令各以忠勤自效欺罔爲戒得旨是之仍令御史通行覆按其實奏處

十六年十二月北虜入大同

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保國公朱永佩平虜將

軍印充總兵官戚繼光伯兼左都御史王越提

督軍務太監傅應憲管神鎗往擊之時大同都

督范瑾等奏十五日虜衆從威遠衛噴嶺等

墩入境即日遣遊擊將軍朱鑑領遊兵三千

人副總兵孫鉞等領兵三千餘人理及太監

常正左副都御史孫洪等領兵四千餘人起

兵繼進仍調東路分守將官率陽和天城騎

兵繼後應援相機追殺奏入

上謂此虜累抄境內擾害邊方

命直等統原聞聽征官軍會兵勦之

十七年三月設山西平虜衛太監汪直奏大

同地方自威遠城歷老軍營奶河堡以至老

營堡俱路當要害宜於其間脩築一城置一

衛撥官分守從之

五月

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戚繼光伯王越佩平胡將軍印充總兵官率兵三千赴宣府調度擊賊時宣府總兵官周玉等馳奏是月二十九日綠邊有警參將吳儼等追虜出獨石出泉墩南尋調騎兵策應比暮不還上已命直越將兵往擊未發而虜中逸歸者傳報虜首亦恩馬因等竊議與小王子連兵欲寇大同等邊

詔兵部與總兵等官議皆言醜虜橫行朔漠窺伺邊鄙固難保其無患但今北方歲凶民困設有緊急用兵恐邊患未除而民力先憊宜行綠邊守臣治戰守之備詔各邊戒嚴直越調度而國營精兵選練一萬以俟至是玉等復馳奏儼等為虜所圍而西路亦有警報議令副將江山等率兵千餘往中路設伏以為假援且備西路而自將兵三千繼之

詔兵部議以儼等被圍望援甚急必如前詔恐緩不復事宜

初直越等量率輕騎往與玉等合兵攻勦以解其圍其所選練精兵預

命大將一員統之聞報即發乃

詔直等先馳赴之仍令太監傅忠管領神槍都督同知白瑜克左參將都督會事莊鑑充右參將率兵繼進以聽調遣俱

賜勅遣之

太監汪直至懷來奏宜府西路虜騎千餘入境殺掠參將孫素等戰却之鎮守太監廖宇奏新間口失機請治守邊指揮武勇蔡陞千戶顧永等罪而素及右監丞張剛亦宜逮治兵部并以聞

命勇等姑令戴罪收賊并素剛俱俟報處之既而總兵官周玉與亨復奏參將吳儼少監崔榮於五月十九日追虜出境至赤把都地為虜所遮兵分為三崔榮占據北山固甚遊

擊將軍劉寧逗留不前賴守備指揮張澄率兵應援已解其二儼然不知也至夜二鼓乃棄士卒朱健馬沿山北遁猶折而東匿於邊墩數日始還其夜士卒潰圍而出或者幾半兵部議治儼榮罪仍

簡命二人代之其分守官吳玘蘇俊韓洪亦宜究治而兵科又劾劉寧誤事及王興亨等節制不嚴之罪

上是之曰嚴榮錦衣衛遣人執問玘俊洪令迴

按御史究治寧既在獨石防守免戮予玉姑宥之而澄

命以絛帛羊酒特之

六月遣官齎銀五萬兩送大同以備邊需又賞大同朔州城等處布置按馬官軍都督白瑜等三千二十五員名共額七百餘疋布一千四百五十餘疋太監汪直請也是時庸自威寧被劫之後恒來犯邊執復前仇軍馬錢糧賞賜調度略無虛日而邊吏每以失機奏

報犯罪降謫者亦接踵不絕云

十一月太監汪直威寧伯王越乞班師不許直等奏臣到宣府分兵守要害虜人有備遁太近邊無復烽火士馬久在邊坐耗芻餉宜班師還京如有警則兼程往赴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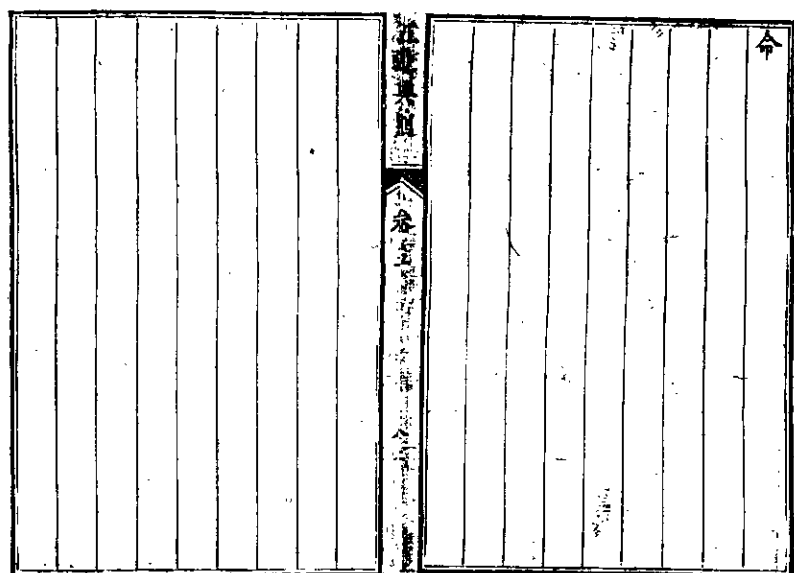
旨令冬月正當提備直等且不必回京營官軍宜於有糧草處暫駐大同宣府預備糧餉戶部區畫以聞會巡撫宣府都御史秦紘奏虜數出沒近邊有

旨令邊臣嚴備已而直等復奏欲撤回京軍尚書陳鉞議宜如所請

上以邊務方殷兵部邊擬撤回京軍是不以邊務為重本欲加罪姑宥之

十二月

命威寧伯王越佩征西前將軍印鎮守大同仍與太監汪直提督京營宣府各路軍馬防禦虜寇時大同總兵官孫鉞病故兵部請代者故有是



五邊典則卷之六

信安徐月本于卿文集

勾餘施刑曜爾朝少
閩漳張 懷紹和父 全載

成化十八年六月巡撫山西都御史何喬新
言山西內迫

京畿外控夷狄實西北重地比年旱澇相仍師
旅數動倉廩多空軍伍多缺人民轉徙未歸
戰馬倒死者未補皆急務也臣謹以撫民安
邊事五列上乞

五邊典則

卷六

賜裁處一減起運以紓民力山西所屬夏稅秋
糧計二百二十七萬三千一百六十七石洪
武永樂間自存留外僅輸給大同各衛弁屬
門偏頭二關正統末年虜寇犯邊乃以太原
等府澤潞等州稅糧輸之宣府成化二年官
軍放擄河套乃以各屬稅糧輸之榆林自此
存留數少豐稔之年僅僅足支遇有荒歉所
收俱輸宣府榆林而偏門等關所派多無徵
之數內地諸倉又全無派撥以致王府諸司

祿俸不足加以轉輸邊倉正糧之外又追餘
價因弊之民其何以堪況今內地倉廩俱無
餘積猝有師旅其何以給竊見宣府糧草舊
係山東直隸屬府給之榆林糧草舊係陝西
給之乞備念山西人民凋瘵公私匱竭

勅所司自明年以後如舊坐派而山西糧草止
派大同餘存留三關弁內地諸倉庶倉廩有
積人民少甦一增軍伍以實邊衛山西所屬
衛所原額官軍六萬一千二十名實有三萬

五邊典則

卷六

七百三十五名其間操守大同等處者二萬
四千九百七十七名見在衛所僅五千七百
五十八名而又多疲老兵備寡弱莫此爲甚
切惟國初以來山西人民編戍南方諸衛所
去家遠甚非其土性多致死亡諸衛所清勾
不已彼無守禦之實此有分擾之苦乞自今
年以前已清出應解雲南貴州廣東廣西湖
廣江西浙江福建南直隸衛分者俱留本處
撥補缺軍衛所仍行原衛所開豁籍冊自後

有所規避而逃者則仍前起解原衙庶備順
民情有益邊備一折收稅糧以撫逃民比年
人民在在逃竄而山西州縣爲甚姑舉其一
二甚者言之若平陽之緩山縣原額田地四
千五百八十餘頃納歲糧三萬七千餘石洪
武間差官屢啟檢覈凡山崗溝澗淤隴不堪
耕種之地舉今起科共計量出田地二千五
百五十餘頃增稅糧四萬一十餘石至今暗
納艱窘殊甚又如寧鄉縣山溪土瘠自洪武

以來逃移死絕人戶一千六百有奇田地荒
蕪毀棄遺下稅糧一萬餘石累及見存里甲
其後每歲免徵十五折納鈔貫民稍遷省至
景泰間以邊糧缺乏如舊全徵故此二縣凋
敝特甚逃移最多今定如例每石折銀三錢
草每束折銀二分俱解布政司收候豐年發
至邊關就糧庶幾流亡自歸田野自闢一招
募納馬以嚴邊備偏頭關最爲要地近年以
來原操馬數倒死殆盡見馬僅三千有奇其

間又多瘦弱不堪征戰倘遇虜寇來不能禦
去不能追誠爲可慮乞以大同納米之例推
行山西至若官吏監生犯罪爲民有能納馬
六匹銀六十兩者亦給與冠帶軍職犯罪例
該立功者有能納馬八匹或銀八十兩者令
還職帶俸差操如此則戰馬數多足以制虜
一蠲墳地之稅以利民山西諸

王府親王肅王將軍妃夫人郡縣主薨逝例於
公家隙地營葬塋域廣狹已有定規近年以

來

王府主喪者往往假以擇吉爲緣奪據民間膏
腴之地例應畝步若干則照畝築垣其上垣
外各侵數步以築欄馬之堤不循舊例多占
畝數地利盡歸

王府額稅仍及小民夫古之葬者必擇不食之
地所以爲長遠慮也乞究親王以下墳地原
係小民稅地者卽除其額稅仍

勅所司通行山西各

王府自後凡遇造墳安葬如境內無可用官地
照例領給官價撥買民地卽如數賠其糧草
毋得侵及小民如此則貧民可免包納稅糧
之苦一廣鹽池之利以足用河東運司所轄
鹽戶一萬七千五百餘丁歲辦鹽課三十萬
四千引每歲春月鹽花生結則鹽丁下池取
之課足卽止不過兩月臣詢之鹽池周圍百
餘里每年三月以後鹽花不時生結鹽戶所
取不過十二其餘自擬自化置之無用殊爲

五邊典則

卷六

五

可惜乞

勅所司議令山西問刑諸司將徒流以下罪囚
俱發運司以廉幹官一員領之每歲二月以
後令之採取餘鹽不爲定額隨其多寡收貯
易銀或以供給邊用或以糴糧備荒奏入
詔付所司議處之

十九年六月大同總兵官許寧等奏比得降
虜言虜酋小王子等擁眾近邊密遣人覘入
寇之路及大同東中西三路俱有虜報恐地

方廣設兵力不足乞調延綏官軍五千協同
戰守事下兵部尙書張鵬等請如所奏
命監督軍務總兵等官同太監金輔新軍伯譚
祐等閱視原選官軍待報啓行永平山海等
處亦令練兵以俟領兵官定擬以聞既而祐
等以所選官軍五千不足調用而募糧必先
預備仍乞遣文職重臣參贊軍務
上命增五千軍務委大同宣府都御史參贊
糧委戶部分司官整備先令遊擊將軍馬俊

五邊典則

卷六

八

帥兵三千協助先發者人各給銀一兩尋
命安順伯薛瑄駐永平都督同知白瑜駐密雲
各領兵三千復令都督同知白金充右叅將
七月宣府總兵官周玉巡撫都御史秦紱等
馳奏十三日准大同總兵官許寧等報煤峪
口等處虜賊萬餘越山而南大肆劫掠寧等
督兵與戰數合比暮斂兵相持異日虜復以
三萬餘騎突至與之應戰二晝夜勝負未決
臣等據報隨調副將江山等將兵應援仍行

緣邊有警之處分守守備等官各領屯兵戰守臣王臣繼則分駐於萬全左右以節制之奏至

上曰昨大同報虜擁衆入境已遣人馳視今宣府警報復至可見虜勢猖獗無疑矣京軍若復待報啓行恐緩不及事其令馬俊率所統兵兼程而進務必合勢奮擊以圖成功毋或遲緩誤事

大同總兵官許寧等奏虜酋小王子於本月

五邊典則

卷六

七

十一日率三萬餘騎寇邊東西連營五十餘里我軍僅萬餘而宣府延綏援兵未至遂部分諸將以禦之十三日虜緣山而南入我內地節遣左參將劉寧遊擊將軍董昇督兵先發臣等將兵四千分爲三哨繼進行至毛家皂寧昇猝與虜遇臣等方督兵馳赴而先鋒柳指揮張鉞楊彪等已與虜戰於灰河寧遣都指揮劉江王榮李文泰等應援連戰數合日暮於夏末莊寶家坊村按兵虜復集衆攻

圍鉞彪至曉臣等乃先設伏截其歸路遂揚兵西北虜見塵起相顧駭愕而周璽等復鼓勇向之虜遂奔壯盡棄所獲而去復爲參將莊鑑少監陸閻等據險邀擊虜驚潰還走出境計連戰二日一夜生擒一人斬首一十七顆獲馬五十四匹衣甲弓箭等物九百七十餘奪回牲畜一萬六千六百餘我軍亦陣亡五百八十六人被傷一千一百一人射死馬一千七十而石巖等亦敗虜三百餘騎於江

五邊典則

卷六

八

家屯奏至

上曰虜大舉入寇許寧等能以寡敵衆追逐出境卽馳

勅獎諭俾用心謀畫其奏捷人賞銀一千貫按寧等此時兵敗失事乃更以捷聞詞多掩飾朝廷一時未究其辭故降

勅云爾 宥參將李興等罪方大同警報之急上命馳勅賜延綏內外守臣陳政王越呂寧等令李興將精兵二千赴援賞

勅者稽遲程期而與復淹緩旬日始就道至是
兵部尚書張鵬等劾之并劾政等

上命貸與與政等罪而

命吏執責

勅者答之

命保國公朱永佩鎮朔大將軍印充總兵官將
兵出大同征虜時邊報復急故

命永往擊之仍

勅太監蔡新監督軍務右僉都御史郭鏗贊理

三邊典冊

卷八

九

軍務於是永奏虜若散漫劫掠必資輕騎追
勦若聚眾迎敵必藉步軍障援請益兵一
萬以行復薦左都督范瑾素習邊事堪任參
將

上從之詔永部署先發瑾將步軍五千繼進各
命都督同知李俊先遊擊將軍其宣府地方令
金輔譚祐馮昇以原選軍馬訓練院備
八月大同總兵官許宣等奏虜賊復擁眾
邊

上命兵部會官議因請

勅宣府總兵周玉將兵二千馳赴大同合擊之
仍

勅太監簡顏都御史秦紱練兵防守參將白金
帥兵二千暫駐柴溝堡防備遊擊將軍李俊
先引兵三千赴宣府協守總兵官朱永兵出
居庸關左參將范瑾兵出紫荆關永至大同
周玉仍還宣府而沿邊一帶關隘宜選重臣
二員一自居庸關批龍泉關一自古北口抵

三邊典冊

卷八

山海關

勅令輕騎過歷視其險易而區畫之議上得
肯俱

賜勅令速赴援仍

勅侍郎李衍何喬新更歷邊關

巡撫山西都御史邊鏞馳奏虜賊深入渾源
朔州等境肆行剽掠而鴈門等三關與之密
通虜或擁眾南侵恐士馬不足捍禦請調京
營官軍應援奏下兵部言京營弁延緩宣府

調集大同土馬已幾四萬請令總兵官朱永
倍道進兵擊之衆

勅廷綏東路叅將郭鏞將所部精兵二千馳赴
山西應援仍令山西守臣一遵本部所議操
練民兵謹固關隘與郭鏞協力拒守不許規
避

上是之是時虜衆勝入境搶掠鴈門關外烟火
蔽州砲聲連接至紫荆關真保定居民多驚
竄首鏞極力捍禦晝夜不息故有是奏

五通典

卷六

巡撫宣府都御史秦紘等馳奏初四日鎮西
臺西河臺等處虜賊六千餘騎散入內地剽
掠蹂躪田禾總兵官周玉率兵二千前發明
日行至白腰山遇虜臣紘等亦將兵二千繼
之至則督兵合擊虜且戰且却我復縱兵奮
擊彼始奔遁又爲把總指揮曹洪等伏兵追
擊至西陽河而返其斬首九人獲馬五十六
匹弓箭刀仗等二百一十九而順聖川按伏
都指揮孫成等亦與虜力戰於七馬房敗之

獲馬十匹虜委棄鞍仗而走奏至

上命賞奏捷人新鈔一千貫仍

賜勅俾紘等用心勦賊是役斬獲雖不多然虜
自大同得利之後長驅入順聖川大掠而北
紘躬擐甲胃與玉等犄角截殺虜始爲之奪
氣相率遁去

京師聞捷至莫不欣然多王等之功然是日提
督鴈門關等叅將文玉等亦奏初五日虜賊
擁衆散入大同應朔等州縣剽掠逼近本關

五通典

卷六

十一

烽火照映川谷臣於次日引兵二千至關南
遇虜五六百騎文闡本關莊口即督兵擊之
虜稍却復聚千餘騎循關口而東漫山南行
突入內地乃督守備指揮陳隆等官軍五百
據口邀擊臣躬率官軍一千五百迎戰數合
已而內臣劉政都御史邊鏞等復將兵千餘
赴援衆軍爭奮虜遂奔北我軍直追至馬邑
近虜大營而返且請速催京兵策應得
旨鴈門關等處虜情甚急其令都督馮昇充遊

擊將軍率官軍三千明日啓行赴彼合擊不
許延緩仍

命左軍都督僉事王義充左參將中軍署都督
僉事楊玉充右參將練兵聽調

大同總兵官許寧等奏七月二十八日虜賊
復擁衆薄大同城馬鋪山東西長百五十餘
里參將劉寧率兵三千至聚落站西遇虜三
百餘騎迎敵擊却之明日進至三十里鋪復
遇五百餘騎力戰敗之比暮至懷仁頓兵八

月初二日虜復繇水峪村南入內地抄掠寧
等隨遣諸將督兵分路邀擊自將兵繇馬鋪
山出遇虜一百餘騎戰於紅牆兒村劉寧兵
至聚落站復遇三千餘騎南驅乃與左監丞
石巖合兵擊敗之迨至大溝口虜見宣府副
將江京營遊擊將軍馬俊援兵驟至遂驚
潰非遁遊擊將軍童昇及監孫勝兵至沙窩
村遇虜一千餘騎拒戰我軍擊退之遊擊將
軍宋陞兵至厚子口遇虜八千餘騎廬戰十

餘合虜敗而遁參將莊鑑少監陸閻兵亦與
虜一千餘騎遇於牛心山戰數十合虜乃引
去九七戰計生擒一斬首十五奪獲馬一十
八弓箭等仗二百二十九奪回牛馬二百三
十三我軍陣亡二被傷二百二十四射死馬
一百三十六奏至得

旨奏事人賞新欵一千貫卽馳
勅賜寧等令協謀分勦

巡撫宣府都御史秦紘等奏十一日虜騎千

餘駐興寧口肆行抄掠臣等都指揮張澄等
分兵爲三部而臣紘與太監簡順等將兵一
千居中節制明日兵至興寧與虜戰數十餘
合虜委所掠而遁迨至常梁虜騎四百餘突
至併力拒戰我軍駐南山虜陣於非山又明
日虜恃衆復來突圍至暮虜乃奔非出境計
是戰斬首五獲馬三十四奪回被虜人口一
十二馬牛驢騾半八百餘弓箭等仗八十一
奏至

上命賞奏捷人新欽五百貫

宣府總兵官周玉奏十一日虜賊二千餘渡入順聖川等境分路抄掠臣乃會大同士馬合擊之分守監丞石巖參將劉寧引兵駐古城溝臣等將兵四百駐定安營分遣指揮等官丁銘等領兵七百駐大柳樹李雄等領兵五百駐漫流堡都廣等領兵四百駐東井曠時李雄等與虜五十餘騎戰於趙石廠明日都廣等敗其二百餘騎於五岔口又明日虜

正統四年

卷六

三

衆千餘自南驛所掠頭畜而北遣丁銘等督兵與戰數合俄有數騎自山而下衝陣我軍舉砲伏兵齊發併力擊之虜遂棄所掠而遁計生擒五人斬首五十級俘獲馬六千九事聞

上命賞奏捷人衣一襲新欽一千貫

九月鎮朔大將軍朱永奏八月虜寇鎮門墩宣府總兵官都督同知周玉率指揮同知繩律等分哨夾擊敗之迨至韋子溝斬首十級

獲馬二十八匹虜復寇鎮海墩獨石馬營無所得散歸參將朱謙等伏兵於柳河東西衝射之虜驚突西走迨至雙望墩復斬首十二級獲馬十四匹甲仗甚衆

詔賜奏捷人欽五百貫

朱永奏虜酋達迤近邊無警而大同糧草不足宜令延綏副總兵李興所領軍摘二千駐大同左衛左參將范瑾及宣府副總兵江山軍摘一千駐大同城都指揮祝璋等軍駐懷

正統五年

卷六

三

安遊擊將軍馬俊軍駐天城都指揮吳瓚領京軍駐陽和各據要害以備警訓

上命兵部擬議以聞於是尙書張鵬等言邊方激勵惟在賞罰明信近虜入大同有坐視不肯出城者宜行究治灰兒河夏朱莊死事之家宜加優恤又言虜情變詐難測恐河凍之後不東寇遼東必西寇延綏軍夏不可不備分調軍馬宜如永等所議九關外一切事宜及利害所當興革者宜令永議以聞

詔可

十月

召保國公朱永還京永既奏虜酋遠遁且言大同東西延袤千里平曠居民星散無險可守及此間戰備築邊牆及增築野口宣寧四方潤石佛寺六堡虜至騷人畜入其中既可以自固亦可以伏兵又言大同士卒強弱混雜行伍不精乞選精銳別爲一軍優免雜役又言副總兵周鍾所部兵少宜於大同諸路客

正統興則

卷六

兵選三千男之事下兵部看詳言大同芻糧匱乏客兵難留久戍宜令永等計事勢緩急芻糧多寡遣遊擊將軍馬俊叅將白金分地備冬餘宜

召還但永及所統官軍未敢輕議取

旨裁決

詔馬俊白金所統者令太監蔡新都御史郭鐘

節制永

召還京

十一月巡撫山西都御史邊鏞奏

國家西北藩籬先大同而代州鴈門次之今大同既宿重兵而鴈門兵獨少萬一虜越大同而南必不能守鴈門不守山西地方皆不可得而守矣山西不守則河南何以爲蔽哉今年七月虜騎直抵鴈門臣等以死戰僅退然此特其輕騎耳若其連營大舉一鼓而南何以禦之然則慮險防危選練將卒廣散芻糧明賞罰公黜陟正今日之急務可於代州立

正統興則

卷六

帥設總兵如大同之制大同有警則可以策應偏頭寧武有警則可以連兵而鴈門之險固鴈門既固則山西之地可保無虞矣事下兵部尙書張鵬覆議以爲不必立

上曰將得其人雖一旅足爲萬里之長城非其人雖重兵不足爲非門之鎖鑰其如兵部議已之

二十年二月兵部尙書張鵬等言邇者大同中臣奏今年正月以後虜騎萬餘入寇於黃

花嶺等處屯聚有

旨命臣等會總兵官英國公張懋等計處以聞竊議虜勢猖獗沿邊兵力恐不能支如俟臨期奏請恐緩不及事乞於京營總兵官內簡命一人佩大將軍印充總兵官統領官軍五千入會兵往勦仍照前次分兵按伏事宜令都督同知馮昇充遊擊將軍署都督僉事楊玉充左叅將各領軍三千於鴈門關朔州等處各按伏聽調及原留備各遊擊將軍馬倭

五邊典則

卷六

二十

右叅將白金等俱聽總兵節制管理軍務都御史郭鏗近調遼東乞別

簡命及凡戶部遣官總督糧餉兵部遣官紀功宜俱如例舉行從征軍士宜厚加賞賚以作其銳總兵官以下亦須刻期進行庶無誤事上曰總兵等官且不必遣先令都督同知白瑜充遊擊將軍率指揮間賊鴈門關等處按伏署都督僉事楊玉充左叅將率指揮王宣朔州等處按伏仍聽大同總兵官節制十日內

落行官軍入賞銀一兩仍令

廷臣會舉文職大臣堪任總制大同宣府軍務者以聞是日兵部復言宣府總兵官署都督周玉等奏臣以分兵六千往大同應援恐此虜聲東擊西不免顧此失彼欲留其半以備西路其言雖失親急之宜但邊勢為唇齒彼此俱不可缺人頃者大同有警嘗令都督同知李俊充遊擊將軍率官軍三千往宣府按伏防守今宣府軍馬俱已動調仍乞

五邊典則

卷六

二十

勅遣李俊率兵往備為便

上從之且

命從征軍士亦入賞銀一兩兵部又言大同臣復奏虜賊入邊潛伏三日覘我有備而去復聞有虜二萬已往東行乞斟酌前議行令遊擊將軍白瑜操習所調軍馬待報落行楊玉李俊所領官軍宜止領各二千仍於原地戡守庶不至重勞兵亦虛費糧餉仍通行遼東密雲古北口及永平山海遼東一帶鎮守等

官嚴加提備

上曰虜寇雖退仍須嚴加提備令楊玉統領馬步官軍各一千五百聽調

三月兵部尚書張鵬等奏虜中逸歸人言瓦剌虜克矢欲與迤非小王子連和俟秋高馬肥擁衆入寇不可不備乞於京營總兵官預擇一人佩大將軍印充總兵官定擬調兵若干督同白瑜李俊原領軍馬待報啓行及監督軍務并監鎗內臣均乞早爲裁處更

五選典則

卷六

三

簡命將臣一人往代白瑜備禦密雲兼提督黃花鎮古井口一帶關堡諭入

上曰虜賊欲乘秋入寇誠宜預備爾等其將原選聽征官軍嚴加訓練令太監張善監督軍務定西侯蔣琬佩印充總兵官內官宋祥監餉待報往赴大同宣府與總督軍務尙書余子俊同提調各路軍馬勦殺堪充右叅將并備禦密雲等處將官再各推舉以聞鄰境應調官軍仍令余子俊酌量議處及虜情緩急

應否出師日期奏聞區畫既而兵部復舉左

軍都督府僉事王義堪充右叅將東寧伯雋俊堪備禦密雲俱從之

總督宣大軍務尙書余子俊奏比奉

勅整飭邊備至大同宣府與內外守臣會議邊陲所急保障爲先頃臣巡撫延綏嘗議創出築城建墩挑塹今十餘年民被其利請以其法行於宣府大同或可捐小費而成大功塢一勞而享永逸謹條具事宜以聞一大同中

五選典則

卷六

三

路起西至偏頭關東西六百餘里地勢平坦無險可據欲於其中每二里許築墩一座每墩濶方三丈高亦如之對角作二懸樓方徑六尺兩墩相去空內挑濠塹廣一丈五尺深一丈一墩計役丁夫五百人約十日可成以一萬人力計之十日可成二十墩及今四月五月虜馬瘦弱未能出寇之時動調中西二路軍士兩月可築一百二十墩以道里計之已及二百四十里之遠一墩令十人守之非

但速能瞻望而多備鎗砲等器又可以四面
擊虜蓋砲之力可及四百餘步今兩墩共擊
一空遠止三百六十步彼此並發勢無不及
其大同東路西起宣府至大同接壤一帶俱
做此但今邊軍困苦乞視延綏夫役之額量
爲優恤仍給口糧山西民力困於供輸難更
徵發乞

勅兵部量借京軍三萬各備套鍾等器赴邊助
役庶幾力衆功省刻日可成若疑二里一墩

五遊典則

卷六

太疎內宜增築徐待來年其偏頭關在延綏
界非非臣職所及乞令別議施行一邊儲倉
廩每被姦頑之人攬納稽延經歲不獲徵收
或貪刻有司多方侵剋乞自今有犯除沒產
賠償外仍摘戌極邊一大同宣府倉場雖有
巡撫總理等官然巡歷不周積弊如故且如
遼東餽餉近被奸臣侵蝕二百餘萬以爲貨
賂權要之資遂至告急與其舉覺於耗失之
餘孰若預防於收入之日宜於山西按察司

額外設官二員往來大同宣府巡察奸弊俟
有成績別議裁省一大同宣府連歲兵荒糧
草缺乏恐秋冬之間客兵大集計無所施乞
給折糧銀二十萬兩大同三分宣府一分以
備緩急一邊地素不產鐵今脩舉邊備及募
壯勇漸有成績應用器械無所處辦乞

勅工部量給精鐵十餘萬觔爲用一虜賊所畏
者神鎗乞給硫黃千斤以備火藥得

旨所陳邊務俱允行兵部卽會京營及戶工二

五遊典則

卷六

三

部計處以聞於是兵部臣言借撥官軍宜於
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如數與之不足暫借
團營步軍補充今刻期以往所用器械仗令工
部置造日支口糧增以五合更入賞銀一兩
優恤勞犒從宜處分其言偏頭關一帶邊備
不係所屬然大同延綏地勢俱犬牙相制難
分彼此宜卽

勅子俊往度地形督令所司一體脩築

上曰可止於團營撥步兵二萬把總十員責限

速往人賞銀五錢行糧俱於京倉支給戶部
仍差官會居庸關守臣驗出時宣府大同荒
旱未貴銀一錢止易米五升而調大衆興大
工人頗難之

四月總督大同宣府軍務尙書余子俊奏大
同邊境比之宣府及偏頭關地勢平曠無險
可據追逐虜賊非馬軍莫能今略計京營聽
征及宣府大同偏頭關馬軍共二萬七千九
百陝西延綏寧夏靖虜固原一帶馬軍共三

五遊典錄

卷六

三

萬七千九百彼地俱隔黃河竊計春暖凍開
虜必難犯今欲酌量調遣參將等官俱至大
同預備但未及與今監督總兵等官張魯蔣
琬等面議乞

勅諭等弁所舉參將等官將應領馬隊之數覈
爲處分俟大七月別有警報開奏上請
上覽奏曰兵部卽與今所遺監督總兵等官酌
量所領從征軍馬之數以用其延緩弁固原
等處擬調邊將俱降

勅往諭之

五月大同總兵官都督同知許寧巡撫右金
都御史郭鍾鎮守內官蔡新俱有罪下獻降
官時鍾調遼東巡撫寧新被

召還京

上以去年大同失機

命三法司錦衣衛執寧新於午門前問狀錦衣
衛卽遣人執鍾以來於是給事中御史交章
劾奏并劾副總兵周重遊擊將軍董昇等得

五遊典錄

卷六

三

旨寧新已下獄若輩如何復以爲言輩等其勿
問鍾至三法司會鞫之以具獄奏有

旨寧等俱受邊方重託却輕率進兵折損官軍
致虜賊肆無畏憚剽掠邊民情犯深重本當
處死姑從輕發落寧鍾各降官六級新到任
未久降三級寧降羽林左衛帶俸指揮同知
鍾降四川射洪縣知縣初寧與威寧伯王越
更調鎮守也郭鍾送越行越曰許寧雖經戰
陣守已撫下然非統取才

朝廷重用之必壞事公其慎之寧至大同因與太監汪直爭坐不和每事違忤忤自用及聞虜警直納衆言欲出兵於邊令備裨分據要害伏授以待而已與寧屯重兵以退虜衛寧不從鐘曰今虜衆必至凡戰守機宜公當申明號令以一衆志庶有備無患寧曰自古禦虜兵無常勢人有爲戰安可預圖鐘默然猶以其爲宿將不之慮但以不和奏調汪直於南京旣而虜酋小王子率衆大至烽火日

夜不絕寧乃遣劉寧董昇營於西山周璽屯於懷仁已與鐘及蔡新敏兵城守欲伺虜入掠勢分各相機邀擊之此固數十年邊將邀虜報功之常套也是時虜酋駐邊外猶懲往年之敗懼不敢入及覘知寧無能爲遂入大掠而代王以已莊所被害屢促寧出兵寧猶不聽適有人自京來者服色頗異守門卒報云

京師行事校尉來矣寧不得已乃與新鐘出軍

去城二里許寧所統兵分爲三哨虜見伏積兵於禾稼深處遣騎十餘去營約五里解鞍牧馬以誘之新麾下見之果果新馳往掩捕寧將士見之亦曰太監人已獲功吾輩反出其後遂相率揚旗馳馬而出寧不能禁旣至虜騎四合大戰將士死者千餘人虜亦多死者橫屍蔽野寧奔夏米莊鐘新疾馳入城劉寧董昇聞兵敗督兵自守虜圍之數重幾不支軍中火器有名大將軍者其亟令試之一

發震天地落王子帳前人馬辟易死者枕籍王子大懼適周璽兵至遂引退虜衆驅其所掠人畜彌野而去經過西路參將莊鑑等抄掠其餘騎乃各以捷聞時當道者皆聞其敗以新調汪直王越非計恐責有所歸乃謬以調兵未集衆寡不敵爲辭請降

勅獎勵之而科道官亦無一人言及者冀寧勉圖後效以掩前罪也而寧自夏米莊入城被陣亡之家其婦女號呼詬訾以瓦礫塞甬

喪氣不復有一矢之捷至是月久人心積不能平有以其實上聞者

上怒遂執而罪之并責科道官不早言饒既降道寧之事甚悉且服越之先見寧降後有舉將材者每以寧爲言欲再起用之甚至有以諸葛亮銜敗績爲比者要皆吠聲之徒知慕其名而不知究其實者可數也賴今上聖明卒不用庶人心痛憤稍泄云

七月設山西井坪守禦千戶所初總督軍務

立遊與目

卷六

三

戶部尙書余子俊奏備頭關東路地名井坪堡北至平虜六十里南至朔州五十里於此設千戶所不惟與平虜朔州聲勢連絡而乃阿老營等堡有急亦可相援事下兵部議從之

八月余子俊奏大同西路新築墩臺俱不如法合治總兵官周玉鎮守太監齋振巡撫都御史秦紘等罪

上以玉既調寧夏務振紘俱宥其罪移文戒飭

之

十月余子俊言虜酋小王子今已遠遁調發兵馬所費不貲且朱價踴貴其京營參將楊玉及遊擊將軍馬俊所部精強宜各留騎兵三千五百於大同備冬而所餘步騎兵三千及都督白金李俊王義白瑜等兵俱回京明春有警仍令白金領兵往代楊玉李俊代馬俊延綏參將郭鏞指揮李景劉清所獲軍馬各以時罷遣又分守萬全懷來等處右參將

立遊與目

卷六

三

孫素宋澄俱老不任事宜擇人代之又順聖川等處山川空曠田土沃饒兼有盜利遊民無算舊用正軍三千三百九十餘人屯種公田給以種食得不償費頃以選壯丁易之數滿千人空添設參將一員給太僕寺寄養馬四千匹詎以罷遣京軍之甲胄弓矢給其用更乞

命都察院榜諭大同宣府偏頭關等處守臣盡心防虜凡遊民潛境內交通外夷煽惑軍民

盜耕田地強據並場者覺則摘戍廣西邊衛遇

赦不原又行戶部檢覈正軍舊屯田地卽令編戶代種如例稅而並場亦勸處寬藉令之煎煮量取其稅其或所司故縱俱以枉法論罪武職亦調發外衛如此庶邊儲可省姦宄可銷

上悉是之報曰官軍留遣者已

勅令處分矣劉清李杲所領兵馬各罷遣之

五北典

卷六

三二

十一月余子俊言虜已遠遁請班師以省儲費

命太監張畬定西侯蔣琬悉統京營官軍還京

子俊暫留總候冬末具奏而還

十二月余子俊等以班師之後恐虜寇乘間竊發令大同副總兵劉寧領兵三千守備朔州都指揮滕理領兵一千於偏頭關遊擊將軍董昇領兵三千於威遠城遊擊將軍馬俊領兵一千五百於大同右衛城參將楊玉錫

兵一千五百於朔州城分地屯守總兵王璽參將張璽及各城堡守將俱於本鎮操候具疏以聞事下兵部言所處良是但董昇項調榆林而威遠城乃西路要害之處不可乏人守禦今偏頭關已有遊擊將軍柳春守之立更遣滕瑾以所領兵駐威遠城幾各路軍馬聲勢連絡有警可以互相策應從之

二十一年五月余子俊奏偏頭關界大同延綏之間與豐州東勝等處接壤虜常於此往

五邊典

卷六

牧而山西巡撫分守等官恒駐太原代州距關邊遠加之兵備欠缺官整飭多致廢弛近已請調分守大同東路副將周璽恒居本關兼管寧武鴈門仍守代州今會山西內外守臣葉淇等議守備偏頭寧武二關都指揮郭瑄王昇咸久習邊事而按察僉事郝志義經理邊疆具有成績請陞志義爲副使整飭兵備調郭瑄守備代州王昇守備偏頭關俱受淇等節制其寧武關亦宜別推舉一人守備

事下兵部言子俊所言宜從

詔可

七月余子俊奏去歲受

命行邊卽以曩在延綏曾脩邊牆事宜建論聞
奏蒙

賜允行適歲歉而止今會大同山西宣府一帶
邊關內外文武守臣隨方經略躬率士馬遍
歷邊境登高履險凡四十餘日度地定基東
自四海冶起西至黃河止長竟一千三百二

五
建典則

卷六

三三

十里二百三十三步舊有墩一百七十座內
該增築四百四十座每座高廣俱三丈宣府
二百六十九座宜寬以石每座計用六百工
六日可成大同一百五十四座及偏頭關一
十七座宜築以土每座計用一千工十日可
成總計宣府人四萬共二十五日大同人四
萬共三十八日偏頭關人六千共二十八日
俱可畢工大約今年八月始事明年四月可
以告成工人八萬六千每人月給糧米六斗

銀三錢並一斤共糧一十五萬四千八百不

銀七萬七千四百兩並二十五萬八千斤馬

六萬三千匹於草青時月每馬給料升半共

八萬五千五十石視昔延綏脩邊之費雖日

有加迹已然而驗之將然實一勞永逸之功

也告成之日仍遣科道官閱實墩給手把銅

銃十鐵砲二且請

勅戶工二部議處糧料銀鹽銅鐵等物以給前

費

五
建典則

卷六

三三

上下其奏於所司兵部言子俊前在延綏曾收
明效故今於宣府大同偏頭關一帶邊方不
惜勤勞親歷艱險盡屬具說籌算詳明蓋欲
必成未畢之功期收將來之效也

上然之卽

勅所司預備器物俟明年四月卽工然是奏子
俊欲以築墩責成於邊臣而以閱實付任於
科道但計成算數目言之可聽而行之惟艱
且自欲還京蓋不近人情者是後物議諠然

不平怨謗之來豈無所自云

八月余子俊奏大同宣府并偏頭關等處徵大發兵夫脩築墩台計用糧共一十五萬四千八百石防護官軍馬用豆共八萬五千五十石銀七萬七千四百兩並二十五萬八千斤請詳議措置奏至戶部會議軍民轉運疲敝未可再勞宜准已運宣府者除放支外見在者不必轉運即補作宣府來年脩邊之數其大同亦盡見在者放支以候來年會計于

正統典則

卷八

三

俊原擬於山東等處添派俾足前數其銀以糴糧料內摘撥益則於順聖川前辦給用從之

十二月

命工部侍郎杜謙工科給事中吳道寧監察御史鄧庠往勘大同等處脩築之費時巡撫大同太子太保左都御史余子俊會計二年內銀糧料草及存留之數來上且言糧料足乞令所司分催二年內所派未完者

給邊有

旨連年脩邊費用數多戶部看詳以聞於是戶部覆奏子俊連年費用銀百萬餘兩糧料三百五十萬餘石况又開中准並六十五萬五千餘引較之往年脩邊調軍爲數加倍乞遣官勘實故有是

命

二十二年四月巡撫宣府都御史李岳等奏朵顏衛虜衆屢於沿邊出沒稱欲報事并乞

正統典則

卷八

三

求鹽米等物計自今春以來已三十餘次于擾無厭茲虜情桀驁陰蓄異圖乞

勅朵顏衛頭目嚴加鈴束爲便事下兵部議宜如岳等言降

物往諭

上曰此虜既累稱赴邊報事止宜令各邊隄備撫待不必阻之

五月巡撫大同都御史葉淇奏四月初謀報威寧海西有虜營二處騎可萬許又脫靴城

南山虜騎掃路廣七千餘步大灰河兩畔疊壘徑可十里察其進止恐有大舉入寇之謀事下兵部尙書馬文升等請諭淇等及宣府鎮守等官整兵備之且令宣府遊擊將軍柳春領所部兵詣萬全右衛屯駐副總兵江山閱精兵數千以備策應仍行東邊守將整兵以防東寇京營總兵整點兵馬以備調發上是之既而保國公朱永言京營存操馬僅三千六百匹餘皆下場熟牧今宜取官軍萬人

五經典則

卷六

三

馬萬五千匹還京操候待報卽發有

旨仍勅諭三邊守臣加謹隄備京營官軍

命永悉心練習牧馬姑勿取還第時時遣人稽

點勿令瘦損遠去

詔以宣府團種糧仍給邊軍買馬舊制沿邊官

地聽軍士協力耕種以所收租於官庫易銀

買倒死馬匹邊軍賴之其後兵部尙書余子

俊奏改以充邊食糧儲歲止給三千石買馬

以故軍士償補不給多至逃亡戶部請仍舊

爲便從之

八月巡撫山西都御史葉洪奏平虜衛井坪所并大同城非地先因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召募軍士屯種如例徵輸蓋徵充足邊儲但其地乃新設衛所而大同城非沙磧苦寒必須安養撫綏方能固其屯戍今議大同城非畝可歲徵黃米一石折銀三錢平虜等處畝可歲徵糧一石折銀二錢其大同等衛所欲買補馬四千六十餘匹得銀八萬餘兩俱責

五經典則

卷六

三

令軍士償納人情可矜宜以前所銀買補爲便戶部覆奏從之

弘治元年五月先是北虜小王子率部落潛

住大同近邊管且三十餘里勢將入寇至是

奏番字求貢書辭悖慢自稱大元大可汗且

期六月十五日責

聖旨來守臣以聞下兵部覆奏謂北虜雖有入

貢之意然以敵國自居欲與

勅書稱呼之間似難爲言一言之間彼之臣否

順逆遂見不可不應請集

廷臣議於是太師英國公張懋等會奏夷狄者聲教所不加其僭稱名號自其故態於

中國無預其辭雖若驕倨然自古禦戎來則不

拒在我

先朝亦累賜包容今彼既在邊候

旨宜且降

勅大同守臣宜其會長果誠心入貢則以小王

子所遣應入者名數上請遣內外重臣迎之

五選典則

卷六

三

如故事若觀望不來亦聽之仍嚴我兵備相

機戰守從之

八月舊例大同各衛軍每歲七八月間人採

草六十束輸之於官今歲當採草時以北虜

入貢擬遣各軍兵禦有誤採輸巡撫都御史

許進請蠲之戶部議蠲其半其當輸之半仍

每草一束折銀二分五釐從之

十一月兵部覆巡撫大同都御史許進所言

大同屯戍官軍近多逃亡宜如京操例責令

補完舊例各邊人口自虜中帶馬回者其馬

解京而以有司贓罰銀給之今官庫空虛邊

陞方急於用馬請姑以收貯官軍朋合銀買

之中馬上馬仍舊解京從之

十二月兵部尚書余子俊等上防邊事宜一

大同宣府兩鎮分守守備等官每一歲終令

巡撫巡按官通行覈實如兵政脩舉操守無

失者奏請旌異其有廢弛者奏革去至於

司總管隊之類亦因其賢否爲之懲勸一違

五選典則

卷六

三

東各衛軍冊無存以致逃亡日多奸弊百出

請於南京後湖稽考洪武永樂間原冊依式

各謄一本發各衛收掌照冊查理如原籍戶

絕奏與間除其招募軍士務充原額不得虛

應故事一薊州關營軍士支糧城中動經旬

日一遇有警或致疎虞請令薊州永平所屬

稅糧悉輸之邊倉以便支給一舊例大同宣

府在城各立司分每司官軍五百設把總一

員中軍設管總官一員其旗牌掌於總兵遇

有調遣聽其號令故事體歸一成化以來因於大同在城弁各衛沿邊選取遊兵奇兵以聽延綏調用故宣府太監總兵等官亦各自爲營務選精銳各領旗牌名曰太監營總兵營副總兵營遊擊營監鎗營管兵既分各官視爲私屬役占無藝其有違犯互爲掩匿而各路所遺非老即弱以致有警不能防禦精令鎮總等官以所分營弁所選精銳補在城遊兵奇兵各路極邊遊奇二兵不得擅動仍

合諸營分司總理庶兵政有統而事體不分一大同一鎮以鎮守總兵副總兵遊擊將軍所治者爲中路陽和天城爲東路東南乃宣府洪州城大同左右衛平虜威遠朔州衛并坪堡爲西路西南乃偏頭關各有參將一員分守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但從來策應未有定法今請著令如虜寇中路則以大同城中官軍爲主兵而調東路與洪州合兵應於東調西路與偏頭關合兵應於西寇東路則

以東路官軍爲主兵而大同副總兵遊擊及宣府遊擊洪州參將各合兵於東西策應寇西路則以西路爲主兵而大同副總兵遊擊及偏頭關參將合兵亦如之其應州渾源山陰馬邑懷仁五城官軍則或於本城或於要害城堡分兵邀擊如小小寇盜則大同遊擊與各路參將各以兵應之但洪州隸宣府節制偏頭關非大同所屬請令二路參將皆聽大同週警調用一各邊草胡爲蒙古占奪者

請退出歸官令軍士採取給馬一肅州甘涼莊浪蘭州相離爲近如有警請令互相策應不得於寧夏延綏等衛調遣如賊勢重大必用兵者乃如舊例議上從之三年六月虜營大同境外將入寇又言入貢大同守臣以聞上命新寧伯譚祐選軍馬萬二千練習以待馬步軍各賜資有差旣而虜知有備遁去守臣因言本鎮有急舊常調延綏遊兵策應然待

奏而後行恐緩不及事請預

勅延綏守臣知此意自今如遇虜勢緊急先發後聞可也

上曰延綏大同接壤宜互相應援今後果值虜勢緊急准先調發然後奏聞所司其預勅延綏守臣知之

八月大同總兵官王璽等奏本鎮有警請調偏頭關精兵駐西路策應山西鎮守太監劉政等執以爲不可兵部覆奏近有成

五
通典

卷六

四二

命大同有急則調延綏遊兵三千於西路駐劄仍調宣府遊奇兵各三千併力應援其偏頭關兵留以自衛不必他調從之

六年六月初大同洪州順聖川之地洪武中嘗撥民承種其後或改設御馬監草場天順末乃并多餘田土盡給軍民佃種人二頃五十畝各納糧五石草十束成化末巡視尙書余子俊以田多種少人增糧至九石五斗然徒有虛數而已至是巡撫都御史侯恂復請

令納糧草如舊數從之

九年五月北虜遣使請入貢引例欲借三千人入京大同守臣以聞下

廷臣議止許納其一千人未幾虜復言瓦剌兄弟相攻欲回兵襲之至秋乃來貢守臣復奏其事

上諭兵部就團營聽征官軍內選三千人馬萬五千匹

命平江伯陳銳及都督馬昇楊玉李澄操練以備之

十年五月虜入大同境營連三十里

命宣府大同鎮巡等官各上戰守方略奔軍馬務糧之數延綏鎮巡官選官軍五千令副總兵朱瑾將之以爲應援京營選精兵萬人駐馬五千匹人給銀一兩

命平江伯陳銳充總兵官太監楊穆爲監督莊鑑馬昇充左右叅將待報序行仍選團營馬步軍二萬以備調用馬取足於順天府及太

五
通典

卷六

四二

僕寺鈔糧令戶部亟處之

六月兵科都給事中楊英等言大同軍儲營堡空

命戶兵二部大臣各一員經畫之在場見牧聽

征馬匹宜取回京營或散牧近地以便調用

密雲切近

京師其分守內外官空從近日巡撫等官建議改屬薊州鎮守官節制本處宜增兵防守事下

廷臣覆議

卷六

四

廷臣覆議遂推經畫大臣疏上戶部左侍郎劉

大夏右侍郎韓文兵部左侍郎李介右侍郎

王宗彝以請密雲與燕河營馬蘭谷二處密

雲防守並以兵馬各一千仍請每軍賞銀二

兩布二匹預辦軍裝未得

旨英等又奏請

命文武大臣一員同太監楊穆平江伯陳銳揀

選團營聽征人馬就令參贊軍務其聽征官

軍於臨期賞賜外宜預支俸糧四月布一疋

以贖其家屬於是兵部復疏上工部右侍郎

史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謙待啓行事加

以參贊名目其大同驛征官軍賞賜銀布之

數及密雲防守官軍預支俸糧俱宜預定月

數以安其心

上納之命劉大夏李介俱兼都察院左僉都御

史整飭大同宣府兵糧李澄令速往防禦聽

征官軍卽命李介同楊穆陳銳揀選督軍名目臨期奏請

廷臣具

卷六

四

處分賞賜銀布俱依前議行俸糧許預支三

月

十二月經略邊務兵部侍郎李介奏大同屏

蔽

京師逼臨虜境川原夷曠戎馬易於馳突所賴

以捍禦者惟在邊牆往時外有大邊內有小

邊設險嚴密易爲保障歲久頽圯守臣不能

脩復弘治三年止脩小邊大邊未及用力大

邊東自宣府界西至偏頭關其間舊牆堅固

倘堪防禦者百五十餘里今欲補葺者半之
改築者倍之并欲斬崖挑濠增墩益堡大約
不過五百餘里止用卒四萬本鎮三路奔山
西河南兩班備禦官軍足以差撥每歲春用
工不過三四十日二三年可完其各班備禦
官軍下班時借留兩月應役至上班時存恤
兩月免其差遣資糧則應役月日俱於本邊
支給計茲役之費不當與師萬分之一况頻
年屢稔詢謀僉同乞

勅守臣候來春年和邊圉無警卽督所部興工
事竣具奏遣官閱視行賞從之

戶部侍郎劉大夏奉

命整理邊備還奏宜府地險積窳已於東城置
倉數十間未有以實之而順聖川地肥饒屯
田團種之外尙多私占請令巡撫巡按等官
清查歸官其軍餘原額屯田團種者每分額
外量與餘田勿令過二十畝倩出歸官者或
原人傾種或別召承佃每畝起科納糧三升

草一斤與東西二城并蔚州衛屯田糧料俱
令運赴新脩東倉及附近草場上納倘宜府
不足於農隙時運去預備其他地方及西城
蔚州二處不足宜發銀就彼雜買不得那借
至若懷來城尤爲要害亦須增置倉廩糴蓄
糧料以備倉卒之用戶部覆奏從之

十一年二月初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
都御史李介陳邊務五事一便調集以節邊
兵大同去延綏千餘里每遇有警難以策應

偏頭關舊有遊兵又已奏留防守請就近相
須應援而令分守代州參將姚信改充遊擊
將軍如舊分守選三關兵三千聽其調用如
宣府有警大同遊兵徑赴截殺偏頭關遊兵
移住大同西路延綏遊兵移住偏頭界如延
綏有警偏頭遊兵徑赴截殺大同遊兵移往
偏頭宣府遊兵移住大同東路界庶無遠
戍之苦而有聯屬之勢一收邊軍以實邊伍
壯人戍南者率斃於瘴癘南人戍北者多困

於苦塞以此逃亡數多召募難集今太原平陽大同三府所屬州縣清解軍丁往南方諸衛所補役者請免令起解改編於大同所屬邊衛庶人情便宜邊衛充實一處班軍以嚴邊備河南山西例撥官軍分班防禦大同年久怠玩不到數多請令大同巡撫官移文山西河南照冊清補如例輪班每官軍下班仍令分巡官揀取精壯籍其年貌附送大同所司題以查點如有不到令分巡官提問原領

軍官員罰俸如例一寬任俸以恤邊官邊方軍職坐買馬不及數連年任俸困於饑寒請行令宣府龍門等衛所官買馬不及八分任俸二年之上者暫令支俸立限補完過限者仍任其俸其係年遠逃亡事故買馬未完有弘治九年以前連坐任俸者亦准收俸一禁占役以革邊弊邊鎮地方內外鎮守等官占役軍士動至數百請立法禁革自鎮守總兵分守守備內外官原有奏定軍件名數外其

副總兵以下官亦宜定擬名數凡協守副總兵與軍件三十名遊擊將軍二十六名監鎗內官二十名仍出榜曉諭不許於額外役占違者聽巡撫巡按官舉奏照例黜降尤甚者從重治罪巡按官滿日將各官有無占役其實以聞至是兵部覆奏謂介所言皆可行但欲改姚信爲遊擊恐不便於事體請於三關擇精兵三千充遊兵委驍勇都指揮二員分領仍聽調度爲宜從之

八月兵部奏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聚天下精兵於京師而遼東宣府大同寧夏甘涼各宿重兵以鎮其地然各鎮俱有險可據獨大同外有海子水草便利虜可久住牧馬內無重山限隔虜得由沒其間故大同宣府二鎮尤爲重當時將官得人虜不敢近邊宣德以後將官漸肆貪侈剝削軍士武備日見廢弛所以正統十四年也先犯順大同幾於不守成化十九

年小王子復仇大同官軍大遭摧軼故景泰初年每鎮增巡撫都御史一員假以重權無非欲其振揚威武禦虜以安邊也

皇上卽位以來德威遠被胡虜不敢擁衆侵犯以此邊將日以怠忽益肆貪婪耽於宴樂軍馬操練惟務虛名斥墮不謹烽燧不明虜入則獲厚利交戰輒被損傷職此故也若乃邊糧舊制俱納本色近年收納每石折銀或八九錢或一兩有奇及放支率不照時值每石

折給三四錢或五六錢以致軍士怨嗟罔肯用命近本部左侍郎李介經略三邊閱實軍士無馬者一萬餘名守臣匿不奏請今春北虜進貢大同守臣縱令官軍勢家用絲段衣服鐵器等物易彼達馬虜因肆輕侮出境三日隨即犯邊觀其賤馬匹以易鐵器彼之姦謀詭計舉亦可知近日大同奏達賊在邊多寡不一又傳北虜欲乘秋熟入寇而朵顏三衛

聖節不來進貢卽今數犯永平遼東密雲等處殺傷官軍此皆邊將怠忽所致雲南思六人馬已過金沙江復占麓川故地兩廣徭獠大肆猖獗擾害居民其巡撫憲臣多與鎮守總兵等官黨比過失不規誤事不糾所以將官肆無忌憚乞

勅天下各邊總鎮鎮守總兵巡撫等官今各體朝廷委任之意洗心滌慮竭忠報國操練人馬脩濬城池繕甲厲兵蓄威養銳絕宴飲之私

止貪黷之禮其巡撫都御史尤宜振揚風紀禁姦恤民將領失小者以禮相規奸貪者執法列奏萬一債事法不輕貸其各邊管糧郎中等官今後折支月糧俱照彼中時值不許減少致失人心其巡按御史若風聞鎮守巡撫等官不職及管糧官折銀減價許指實劾奏疏入

上日邊糧折銀輕重戶部詳議以聞鎮巡等官果有不職者仍指陳實跡劾奏餘悉從之

閏十一月斬山西大同前衛指揮僉事劉桂
梟首示衆以私賣軍器於夷人也

十二月刑科給事中吳世忠奏臣觀大同邊
境視他鎮爲尤重大同邊備視他鎮爲尤廢
請略言之各邊墩臺率隔三四五里而大同
隔十四五里有之各鎮去邊墩率遠四五十
里而大同遠一百八九十里者有之烽火不
通策應不及此形勢之不便也將官推舉多
以賄過一握兵權如獲私寶既思償債又欲

肥家役軍士多至千人侵屯地動以萬計徵
求科斂前後相續甚至剋減賞賜以路權貴
此任將之非人也臣到大同時將十月軍士
奔走風霜之中面色黧黑甲衣無備妻子所
居半無煤炭火弱女幼男裸體負日問其故則
曰一人之身既以當軍又以應役一石之米
既以養家又以奉將年歲饑荒徵求日甚何
暇及於妻子此養軍之未至也錢糧日少扣
算日巧馬價多止十萬給料日止三升或過

時不關或未夏先止馬之倒死日多軍之買
補愈因胡馬一嘶辟易驚走此養馬之未善
也臣檢點邊墩器械牴牾甚多問其故則曰
器械原無定數各官兩月下班更替之時互
相交付數十年來無人點閱或量數買補或
彼此傳借以致多寡不同朽鈍無用此軍器
之不足用也邊糧折銀盡當給軍管糧郎中
每石起銀二錢以待他用月糧一石亦當與
軍支糧之際每石取銀一錢以防買馬米賤

錢貴則閉錢與米錢賤米貴則閉米與錢司
兵者以給軍爲惠管糧者以多尅爲功總兵
者以殺伐爲勇而鎮巡又以操縱爲能失軍
之罪大於退避故軍無必進之心將無自守
之志其餘矛盾爭多類此今歲虜人進貢之
時總兵神英巡撫劉繼鎮守孫振等貪利畏
威蕩無法度縱虜出入交易無限錫餼箭簇
半入虜囊農民村婦亦被汚辱平居如此臨
敵可知虜方出境輒還蔚州馬營各墩俱被

殺掠副總兵趙昶遊擊將軍劉淮領兵六千以爲防伏烽火數傳文移累至各官畏縮逗留不進小敵如此大敵可知臣常會計兩將領兵在外凡二十餘日費銀二千八百餘兩錢糧虛耗一卒不救總兵巡撫鎮守貪懦至此使或虜騎長驅安能折衝禦侮乞

勅各部痛革前弊將巡撫總兵等官從公推舉剛介廉勇洞曉謀略不事奔競者往代其任革去郎中等官九士馬錢糧一切畀之間暇

三
卷
五

卷
五

卷
五

之日增築墩臺以接烽火於寧黑水口三處增築屯堡以爲接應掣腹裡諸衛之閑卒以爲兵耕近邊之空地以爲食又於歲豐之後脩築大邊益屯於其中而食於其地務使聲實皆強形勢連絡

陛下可以安枕而卧矣兵部覆奏從之

十二年五月鎮守大同都督僉事王璽等奏謀報虜賊五營約有數萬四營起往東行一營欲來宣府復讎請先爲之備兵科右給事

中屈伸亦奏虜衆臨邊乞將團營原選聽征

官軍責付平江伯陳銳統領以都督二人佐

之以備調 事下兵部覆奏北虜部落往年

春過河未久即趨東北驢駒河往牧過夏今

自出套之後久在大同東勝偏頭關等處潛

住特遣輕騎伺問竊入殺虜人畜近被宣府

官軍截殺必有報復之心且虜情譎詐變態

不常况脫羅千之子火節象驚尤甚不可不

爲之備大同宣府軍馬各守分地其勢自寡

三
卷
五

卷
五

卷
五

延緩援兵不能待至往年因北邊有警嘗

命京營太監楊穆平江伯陳銳及都督二員選

官軍二萬聽征今請招團營原選官軍內簡

精兵萬人

命大將一員統之以俟調遣仍佐以都督二員

其軍士甲仗馱馬之數及銀布之賜俱如前

例從之

命楊穆陳銳及都督劉寧楊玉仍舊操候

先是大同開市易馬左副總兵都指揮僉事

趙昶與總兵神英都督來澄馬儀參將李璠
奉太奉御使能及遊擊將軍劉淮皆令家人
以段布易馬而英昶家人因以違禁花雲段
與虜交易提督使館都指揮李敬亦因而市
馬自入項之虜使完者欲引境外虜衆入市
託言在館虜衆多樂疾欲往牧馬所避之而
私以馬一遺敬敬爲請於守臣而許之繇是
虜衆縱橫出入居民苦之旣而虜復以迎歸
使爲名驛馬入小邊誘買鐵器太監孫振都

御史劉獻及英不爲防制故遠近商賈多以
鐵貨與虜交易村莊居民亦相率犯禁旣而
虜使回令昶以奇兵三千防水口堡英及昶
等復以貨易馬前後所得各九十餘匹虜使
出境未遠昶卽馳歸致虜內外合勢攻圍蔚
州馬營等墩烽燧數百里不絕告急者踵至
英等不爲意惟駐兵近地聞寇不來未幾引
還大同虜遂陷馬營轉寇中東二路共殺守
墩官三人軍三人掠九人傷十人衆將李璠

都指揮劉英及指揮趙彪等不能統兵追寇
都指揮余慶安贊不以時脩各墩月堦懸樓
故馬營爲虜所入時邊民喧傳總兵以下用
鐵器易馬而英與昶素有隙又以爭市馬互
相訐事聞兵部議遣給事中吳世忠郎中陳
大章往按之世忠等轉委都指揮來輔推問
輔遂銀鍊成獄言昶家人趙晟劉玘用違禁
鐵器趙從及英家人神十等用違禁段匹與
虜使交易昶棄師先遁英獻振聞誓不卽調

兵淮逗留不救敬賣法受賄具疏以聞有
旨趙晟劉玘處斬趙從神十等發廣西邊衛充
軍英聞往繳振別用昶淮及敬下巡按監察
御史逮問奏擬昶淮充軍敬雜犯絞罪而昶
等屢奏訟冤於是復
命大理寺右寺丞吳一貫御衣衛指揮食事余
寅往勘得玘止以違禁段匹易馬無私鬻鐵
器事歲時給引回家未嘗與交易并發李璠
劉英余慶安贊等前所未勘報之罪乃奏昶

准宜以虜使入境論俱充軍數以枉法論宋澄馬儀候能以違制論宋輔以故入人罪至死未決論俱贖徒杖還職致仕間住有差敬仍革管軍事最供明玘比例充軍且言祖淮例應充軍但殺傷不多比之虧折大衆者異且與神英罪同以例處之情輕律重玘所犯與趙從等亦空同坐吳世忠等失於查究輕重失倫亦難辭責於是起淮免充軍各降一級帶俸差操晟玘皆准辯發落宋輔納贖閒

住李璵等逮問而吳世忠等以遇赦俱宥之

弘治十三年五月虜擁衆入大同左衛境自四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大肆殺掠遊擊將軍張俊率兵禦之於東荆莊依河駐營先遣兵三百徑趨城南邀擊其前後分兵三百以應之賊三萬餘騎集攻俊營俊身先士卒面被箭益奮賊不能克退駐河北左副總兵馬昇逗留不進巡撫都御史洪漢劾昇及守備

都指揮許鑒葉椿參將秦恭左監丞蔡恩侯能韋忠遊擊將軍王杲副總兵白玉總兵官王璽太監劉雲等并自劾請罪謂後雖有前勞亦多亡失功過不相掩並請裁處

上曰張俊以寡禦衆謀勇可嘉王璽統領重兵畏怯退縮縱賊肆掠劉雲洪漢鎮巡地方不能運謀設策責裏勦賊弁馬昇等諸失誤事情兵部即看詳以聞兵部覆奏謂張俊之勞宜先給賞其有功官軍請勘報定擬陞賞馬

昇王杲秦恭請送總兵官陳銳等軍前殺賊以圖後功許鑒蔡恩等俱戴罪殺賊待事寧日逮問王璽劉雲洪漢待勘報至日議奏處置

上從之命王璽等三人俱同戴罪殺賊

六月大學士劉健等言虜寇擾日久

朝廷命將出師到彼已驗一月未聞出奇制勝少挫賊鋒諸將怯懦無謀不足依仗誠如聖諭但今武職大臣亦未見有才勇超卓可當

重任者乞再降

勅切責陳銳等令其奮勇設策務圖成功其大同總兵官王璽怯懦尤甚衆心不附恐終誤事乞以遊擊將軍張俊代之却將先任遊擊將軍劉淮代俊統領遊兵庶克有濟臣等又謂賊勢漸向東行目下正在宣府地方乞令都督神英統領京營官軍五千作急前去却令陳銳等領兵前來宣府會合勦殺庶兵威振舉可挫賊鋒臣等愚見如此伏乞

五選真司

卷六

三

聖明裁處其一帶邊關裏城伯李廓都督李澄張澄各統領官軍前去防守已奉成

命仍乞令兵部促之前去不許遲延誤事疏入

上日卿等所言深切邊計但陳銳等既受

朝命率師征討至彼未聞大振軍威痛挫虜賊

延今月餘嬰城自守况陳銳居主將重權官

軍悉聽節制苟非其材雖謀勇將官精銳士

卒皆不敢效勇殺賊若姑留之恐誤邊方大

計卿等再議處來奏

上以太監金輔平江伯陳銳統兵征勦虜寇日久無功都取回京命太監扶安監督軍務保國公朱驥掛征虜大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僉事神英充右叅將再領京營官軍五千往大同等處征勦虜寇

兵部尙書馬文昇等奏大同宣府二鎮爲京師藩籬防禦不可不慎弘治十年北虜進貢因賞賜淡薄去歲秋冬潛入河套間至寧夏延綏大同等處搶掠殆無虛日官軍疲於奔

五選真司

卷六

三

馳今又寇東路陽和深入蔚州達至廣昌大同屬縣舉遭蹂躪侵犯宣府我之藩籬十損

四五已請

命平江伯陳銳戶部侍郎許進等統領京軍勦

殺欲其指日克平以紓

九重北顧之憂今經一月虜勢益甚內外驚懼

恐此虜不退加以芻糧不繼延至秋深或錄

鴈門三關搗我太原或錄紫荊等關掠我保

定或經白羊等口而入近

京師事之可憂莫大於此近本部奏准潮河一帶

命都督李滌居庸關一帶

命都督張晟各統領京營官軍三千紫荆等關
命襄城伯李蔚統領秋班馬隊官軍二千前去

防守又奏

命本部左侍郎王宗彝前去黃花鎮天壽山居

庸關白羊口等處一帶工部左侍郎史琳前
去紫荆等關一帶會同各該鎮巡等官經略

五邊典例

卷六

三

邊務蓋防此虜突入以絕將來之患切見宣
府大同延綏三鎮遊奇官兵見在大同者共
一萬八千本鎮常操堪以出戰官軍亦有數
千之上京營官軍奔奏帶頭目人等又有萬
餘共三萬有奇若使調集一處運謀設策虜
賊數眾亦可取勝况大同素為用武之地其
中豈無曉達邊務之人惟在委用何如今各
鎮守臣擁兵觀望空手逆虜久不退去宜
勅進等會宣大二鎮守臣傳訪諸曉邊事者令

各陳所見懸以重賞鼓舞士氣或密遣敢勇
之士搗彼巢穴又先年蔚州增設參將一員
以絕東路南入之勢復以邊方無警革去又
將蔚州衛弁東西二馬房官軍各調宣府防
守以致虜賊得至蔚州其蔚州二州迤南俱
有高山峻嶺若二處防守得人虜豈能入宜
照舊例於蔚州暫添分守參將一員其渾源
州乃大同腹裏咽喉之地亦多山險可
命大同守臣選謀勇幹濟軍職以守其地疏入

五邊典例

卷六

三

上曰陳銳等師久無功已有
旨更替其都督李滌等令速往治事餘皆准擬
行

七月紀功御史邊憲奏大同自威遠失利之
後守將力不能支乃議請京兵以雪既往之
恥今京兵屯駐既久而醜虜之聲益張旬日
之內人畜被殺虜者殆不可以千萬計非惟
不能雪恥且以貽患無窮平江伯陳銳都督
劉寧叟為主副將官職專軍旅而銳生長膏

梁不諳戎務惟以堅壁清野爲辭閉門自守
莫展一籌寧素聞驍勇今漸已孱羸雖曾領
兵出城投伏而託云行事掣肘竟致無功奈
將楊玉監鎗太監姚舉及兩鎮聽調大小將
官俱託以節制在人互相觀望虛聲應援今
鄉野居民節有報到斬獲賊級而銳等獨無
尺寸之功可紀銳誠有欺天辱
命損威納侮之罪自寧以下亦豈得不任其職
伏望

皇上召集多官計議別求名將速將銳等代取
回京其兩鎮聽調大小將官無功者通乞降
勅切責仍別遣官閱實大同等處自五月十一
日銳等統兵屯駐之後官軍人畜被殺虜者
幾何糧料草束支費者幾何所統官軍斬獲
賊級者幾何據其情罪重則明正典刑輕則
遞加削奪庶幾將來官懷姦誤事者知所警
畏矣巡按監察御史鑑亦奏銳寧二人示弱
養寇啓戎喪威請加罷黜且言大同中路西

至偏頭關相距六百餘里所賴爲藩籬者邊
城耳大邊日益頽廢使內地俱爲賊牧邊境
日益多事請及今虜退

命官脩築而嚴守之則我據其險彼無所乘大
邊內野皆可耕之地矣山西按察司副使陳
寬等亦列銳等罪狀且乞免大同軍衛有司
今年稅糧馬草以蘇其困兵部併覆奏謂銳
已奉有取回之

命寧亦宜取回俟勘報至日各正其罪其餘大

小將官請降

勅切責俾圖後功仍行大同鎮巡官待聲息稍
寧即脩復大邊以固保障其欲蠲免糧草請
下戶部議奏

上從之命寧舉玉領原隨京營官軍頭目并調
去達官達合及紀功御史俱回京

六科十三道交章奏劾總兵官平江伯陳銳
監督軍務太監金輔提督軍務侍郎許進副
總兵都督劉寧及監鎗太監姚舉謂各官初

到大同正遇罕圍地方報有賊五十餘騎搶掠銳等議令率兵一萬襲之寸功無獲而官軍拊捍和平等死者十有三人戰馬死者百餘匹又大同東關外報有零賊數騎銳遣麾下輕騎數百逐之頭目死者六人從此遂不敢議戰矣賊知其無能爲愈肆猖獗至有五七騎直抵鎮城者自五月十二日以來西自威遠平虜井坪等衛所東自陽和天城順聖川南至應朔山陰馬邑渾源蔚州廣昌等州

五邊典則

卷六

五

縣中間環屯列寨綿亘千里煙火聚落百萬餘家旬日之間生產蕩然人畜殆盡銳等止知嬰守一城軍門之外悉以棄敵且虜深入渾源等處之時各分部曲四散無統銳等苟能統率官軍并調集軍馬據其要害分路夾攻縱不能成新獲之功亦庶幾火挫賊鋒必不至縱令此賊大肆搶掠逼臨關輔震恐京師重貽九重之憂如此又銳與軍自到大同後面同心

異動輒矛盾飛謗相射自爲敵國其何以節制兩鎮而共濟戎務在銳則闕茸起戎重遣邊患在寧則懷姦託疾逗留無功厥罪惟均法應顯戮乞并輔進舉等下之於理明正其罪以爲誤事負國者之戒兵部覆奏

上日各官奉

命征討不能奮勇設策致虜寇恣意搶掠地方受苦本當速治姑從輕處置銳寧革祿俸間任輔革管營進致仕舉宥之

五邊典則

卷六

五

巡撫宣府都御史雍泰奏宣府遊擊將軍劉准管領大同遊兵不能禦賊而又縱部下以鐵器與賊爲市致生邊患不宜復用請以管操都指揮張雄代之

命雄充宣府遊擊將軍准止令在大同領軍殺賊

十月虜自六月初二日以後散入宣府西陽河等處攻圍諸堡堡兵拒之多被傷而去巡撫都御史雍泰等疏有功者百六十八人請

給賞以勵士心兵部覆奏從之

十一月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陳備邊八事
一大同軍民居址疎曠請每二十里築一堡
以備防守如有警令入堡避寇一大同宣府
官軍操演未有定法請擇將領申定號令時
加教閱以備征討一各邊分守守備等官請
令鎮巡官嚴加訪察內有謀勇出衆者量加
獎勞候有副參員缺選用不職者黜之一大
同山勢坦夷墩台疎濶虜寇出入若罔聞知

卷六

間或出境然後傳報請每五里添築一墩令
砲火相接以便瞭望一萬全守備指揮劉淮
大同守備都指揮葉椿俱才能堪任參副之
寄乞加擢用一大同東有聚落堡驛西有高
出堡俱爲虜寇出沒要害之地宜按伏士馬
以便截殺但堡城狹隘不能容衆請因舊開
拓以大同往年招募土兵千人或八九百人
總設指揮一員千戶二員百戶四員領之仍
別設守備官二員各統領山西河南輪操官

軍五百在彼操守并添設管理芻糧倉場官
各一員其土兵就給以近堡空地各五十畝
令且耕且守以爲保障一大同城周圍止十
三里有奇內有

王府官室并司府衛縣公署軍民稠密易東浩
穰無地可容請於城東南西南各展築新城
爲地方久遠之計一天同宣府地方大小邊
墻歲久傾圯空缺數多請會計物料工價逐
年脩葺以待不虞兵部覆奏從之

卷六

十二月虜復入大同境既而引去提督軍務
都御史史琳等以聞兵部覆奏往年小王子
部落冰凍則西入河套河開則東過大同或
間來

朝貢或時有侵犯未敢大肆倡獮自弘治九年
朝貢回以賞薄生怨頻來侵掠今春遂入西路
大獲而歸意猶未滿冬初復來剽掠幸我軍
聲勢聯絡禦之出境今雖渡河而西明春恐
復東寇請仍行各守臣嚴爲之備從之

吏科給事中許天錫自大同還奏上威遠城失機罪狀謂虜初自大青山墩數道並入東南行右叅將秦恭副總兵馬昇得謀報各領所部士馬赴威遠約遊擊將軍王杲共禦之更遣人馳報鎮守太監劉雲總兵官王璽巡撫都御史洪漢等爲備杲登城瞭望虜見二十餘騎掠毛家嶺易之曰如此不擊令他人分我功都指揮御洪固止之不聽遂出兵虜騎伴走杲馳赴之至非崩坡虜騎漸多乃知

墮虜計急駐兵未定虜伏騎七千餘諜而出橫突我軍離陣爲五遂大敗所失把總指揮等官五十二人旗軍五百四十五人官軍五百九十八人殺傷者又五六百人虜掠戰馬及盔甲鎗刀弓箭等器咸以千計杲僅以身免御洪戰死自磐石嶺等四十莊屯人畜一空時恭營草溝堡昇營布家屯距杲戰處各十里許不敢進璽及雲漢以失亡衆懼譴責故不覆實而但以杲昇所報與虜戰狀奏聞

杲等失誤軍機璽等奏報不實俱宜治罪於是兵科都給事柴昇等劾奏王杲貪功邀利輕舉寡謀虧損大衆以挫國威固不容誅然馬昇統領奇兵營與杲近使犄角救援則威遠之敗必不至此願乃逗遛不進論罪益有浮於杲者况昇與秦恭平昔各要守一威惟知自衛縱虜出入束手無計失律畔職其罪可知王璽身爲主將手握重兵才勇不逮紀律無聞曾三次出兵俱半途而返主帥如此

則偏裨何所用命三軍何所指揮劉雲受腹心之寄權倖總兵顧玩寇偷安坐觀成敗洪漢謬膺風紀之司叅預軍國之務平時不能嚴飭邊備以保障地方遇警不能發縱指示以備服虜寇當王杲敗壯之後乃與璽雲共爲蒙蔽夫大同地方正我

國家北門鎖鑰而所用之人皆如此此所以虜肆憑陵之暴全鎮罹殺戮之慘使數十年全勝地方一旦極敗大壞不可振起尙可

教而不問乎監察御史沈元等亦奏言邇年各邊軍法大抵嚴於賊賤而略於貴近是以鎮守等官率苟且貪婪使邊備廢弛今大同失事遠近震驚處分不當則四方解體動關安危不可不慎

上命逮繫果璽漢等至京三法司錦衣衛會鞠之獄上得

旨馬昇秦恭王果依律處決王璽弁家屬發陝西鎮番衛充軍洪漢革職問住劉雲等九人

下巡按御史逮治

虜再入大同縱兵南掠百餘里時左副總兵姚信屯威遠遊擊將軍陳廣李祥屯平虜張雄屯左衛弁分守參將蔡珣等各閉城自守虜復得利而去巡按御史請逮問信等四人却指揮許鑒等六人及監丞侯能蔡恩李孝純兵官張俊太監陸問都御史劉宇等之罪兵部覆奏有

旨信等革冠帶鑒等俱停俸弁能俊等俱各戴

罪殺賊符邊情寧日究治

十四年四月時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珠與參將神英領軍將行琳慮兵寡不敵請大發京軍以繼之兵部議請益兵七千通前爲一萬分三撥以往從之遂

命監督太監苗達總兵官朱暉等卽擇日啓行旣而暉亦奏虜猖獗非往年比更乞益兵弁假以便空之權且請分兵爲兩路一自居庸抵大同而西一自保定而西兵部覆奏再

命都督李俊李澄充左右參將倭領馬隊七千進領步隊三千先後從保定行達暉及監鎗少監從宣府大同並進

巡撫山西都御史魏紳等奏偏頭關西路及寧武關最爲要害其騰脂舖以南三十餘里路皆平漫墻多沙鹹雖豐脩葺終易傾圯虜乘河凍所以易入請仍於舊牆外隨逐河曲相度地方增築大邊一道務極堅厚墻內每三里築一墩增軍守之其減會等營城堡

狹小宜廣之兵部覆議

命鎮巡等官公同議處急爲脩舉毋似前視爲故事

五月巡撫大同都御史劉宇等奏大同大邊久已傾圮虜寇易入今歲虜不過河邊務願暇計至冰凍之日尙遠請乘時僱工脩築期以半年可成舊役官軍四萬請更於空閒舍人餘丁內增撥一萬協濟事下兵部以爲可行

通典同

卷六

卷六

命鎮巡官嚴督用工如期築成毋怠忽誤事

史料給事中許天錫奏往年舉脩邊之役疆圉無警舊牆缺壞未多尙期以三年今當困憊之餘使之空鎮就役兼程而作恐冬時賊復入寇則疲於版築之人何以復戰乞量於宣府四路撥一二萬人助役大同官軍分脩東路者以次掣回脩中西二路仍乞

命大臣往督其功選醫士膏藥餌往療其病者以安人心事下兵部議以宣府軍調用已多

止可以一萬助之大同鎮巡官已總理其事止可

諭令用心督理不宜復差他官從之

六月監察御史王獻臣還自大同上邊計六亭一停大役以魯軍銳謂自威遠失利之後士無戰心今又令脩築大邊圯地多沙石土脉踈燥軍丁荷糧而往氣已消竭豈勝奮鏹之勞萬一虜猝深入何以禦之乞擇要害處量加脩治大勢工程望賜停止一公大法以

通典同

卷六

卷六

懲不職謂大同副總兵姚信遊擊陳廣當虜賊內侵閉門不出及令戴罪自効願乃過於剗削軍士怨入骨髓其馬昇秦恭王果喪師之罪無可容疑乞行誅戮而以信等致之於理以快人心一從權宜以用土人謂大同延綏極邊土人素稱勇敢前雖招募多不肯附蓋處置失宜故也乞榜示沿邊任彼父兄子弟親朋鄰里或一二十人或二三十人自相爲伍報籍在官官爲給辦器械各隨所能用

之有功不次陞賞其止欲得實者厚賞之一家願併功二人者聽庶可得其死力一昔健馬以資軍用謂頻年賦虜敢於深入非獨欺我軍弱亦以戰馬疲驚今馬價不過十兩商無厚利又加之留難雖有哀馬亦不至矣乞自今應買一萬者併價補上五千務得良馬不惜重費仍嚴飭將士餉餼疲損者重罪之一添府佐以平出納謂大同各城倉場已設官吏又設監收判官立法批會但近年多用

年老納粟之輩才力操守無異吏胥往往有查賣冒出之弊乞將判官革去於本府增設同知或通判二員分管東西二路倉場則出入有稽矣一恤兵荒以固人心謂大同延綏早傷類仍連被虜患差役繁難人不堪命寬恤之典不宜遲久必待勘報恐緩不及事乞卽行撫治官將早傷之地凡百通負盡行蠲免雖秋田成熟亦望減年徵之以安人心命下所司知之

七月大同鎮巡等官以議報黃河套內大衆虜賊採木於黃河西岸大治簿狃將渡河而東上奏言虜衆入套日久因天旱草枯馬瘦不敢出套大舉近得雨草長馬肥正其出掠之時而乃治筏渡河者蓋聞大兵駐延綏且各鎮援兵皆集不敢侵犯又知大同兵馬皆出脩邊牆而遊奇兵復西授他境將出我不意過河冠掠耳請擊回遊奇兵之在延綏者分駐西路城堡防禦未報復奏虜在套中慮

我大兵將搗其巢穴故多在西岸往牧其渡河東來之計量必有之請及其未渡時令偏頭關等處弁山西巡撫都御史魏紳選番水者乘夜過河潛斷其木筏弁焚其所積材木臣等令選中路精騎二千令指揮徐俊等分領之遣西路精騎一千令指揮溫恭等分領之及選過卒百人善水者四人委千戶阮英等領之總兵官都督莊鑑統領山西潛管於黃河東岸候賊半渡至中流急端處官軍銳

砲俱發賊獲當橫流而下諸筏相壓萬虜可
沉賊若止往西岸旆將銃砲逐之西走適與
延綏檣果之兵相會可以誅滅無遺永除邊
害

命兵部即議處以聞兵科駁謂帝王之兵以全
取勝不宜冒遠乘危况領兵出境亦不宜先
發後聞宜從兵部再酌處其宜兵部議謂虜
酋火師常獲厚利於大同而今春爲延綏所
制不得逞恐我搗其巢穴其造筏東渡所傳

當不妄然虜情難以遠度抑或設疑誤我大
同守臣所奏亦思慮預防之意但欲分布單
馬沿河防範似乎輕發難行請行監督提督
等官令守土將官再行哨探如虜衆果欲東
行或伐木造筏是實宜發回大同宣府遊騎
兵以備防守若所傳不實仍存留應接其大
同兵馬須遠哨嚴衛莊鑑令出境兵馬亦須
擊回自衛毋致疎虞仍行山西鎮巡等官照
大同守臣所擬施行

上曰監督等官弁大同鎮巡官已各有

勅令隨宜調度相機防勦弁行山西鎮巡官知

之莊鑑所領人馬且不必掣回賊情緩急既

難遙度該科如何妄奏本當究治姑宥之

監督軍務太監苗達等撤居宣府大同等邊

邏卒二百五十人赴延綏哨探宣府總兵官

張俊持不可達等劾俊放逐節制請治之罪

兵部議謂宣府邏卒止知本處鄉導延綏河

套數十餘里地利夷險非素所諳悉且俊寔

爲地方慮恐未可治罪

命達等所取邏卒發至延綏軍前聽用張俊姑

宥之

八月刑科給事中任良弼奏大同延綏等處

邊民近多逃竄恐邊患遂及內卿其害有不

可勝言者乞

勅撫臣招撫歸業量免差徭以紓其急戶部議

其言可用

上然之且令移文巡撫等官用心處置賑恤

致失所

巡撫大同都御史劉宇奏備邊四事一議建實功大同虜寇猖獗連年爲患自威遠失利時王將王堡畏縮不出副將馬昇參將秦泰運邇不援遊擊王某輕舉失利今雖論斬然人則曰與其進而必死不若退而自保或幸免也臣又聞虜薄城下大肆殺掠提督等官及按伏將領皆不敢禦有蔚州廣靈縣民王景林等發憤聚眾持白挺拒虜遂斬五級獲

馬五匹奔盛甲諸物已而賣級事覺乃問充軍又虜殺掠時都指揮尉景指揮徐俊倭兵五百按伏截殺至白狐莊遇賊三百騎景俊先從五十騎馳至坡下搏戰餘騎悉駐坡頂熟視不進致致賊殺傷官軍景俊身中十餘矢走免後坐景俊夫機罪而餘騎止咎三十條此上下習爲畏懦將以王某爲詞民以殺賊爲戒軍以自保爲心雖日操練竟亦何益且臣等嘗調參將姚信陳廣等兵二萬分佈

西路用禦虜賊而皆閉門不出任賊大掠而

去本鎮遊奇精兵策應延緩半年之上略無寸功及各邊有警調兵策應輒避不敢戰窺伺其去伴爲追逐徒勞士馬虛費糧芻臣切忿恨思欲痛去積習之弊而建安攘之策必將近時姑息之政一切屏除甄別馬昇秦泰王某之罪使勇於赴闕者有所勸許處姚信陳廣之罪使習爲退縮者有所戒革除費功充軍之例更立敢勇殺賊之條而又重將權

嚴軍法凡官軍臨陣先退者必斬不遵軍令者必斬則將士用命戰無不克二廣布軍威近例不許邊將出邊逐賊柔懦者得以藉口智勇者不得自遂所以虜志日肆敢數犯邊蓋彼知我禁例可無他虞及得出境輒肆馬騷因或駐營不去蓋有輕視中國之心請自今除前禁

命各邊總兵以下遇虜入境殺掠卽出邊迎敵率兵追勦或遭黥卒夜斫其營以驚擾之使

不得久駐庶幾虜知畏懼而將士作氣二處
置探民大同西路威遠衛天順間以山西民
壯三千人兩班赴操防冬人免戶糧七石丁
三人供貼月支行糧四斗五升至是歲久逃
亡過半而官吏冒支其糧如故計其歲免田
糧丁力并行糧之費無慮數萬且威遠本城
弁附近平虜諸衛有屯種軍丁歲納雜糧六
石草十束及有辦納舍餘每丁歲納銀一兩
中九錢下六錢免其差操夫其人生長邊陲

閑習戰陣額棄置在閑而民壯越境遠來防
冬非計也請行山西布政司悉免民壯仍令
其家丁役其所免糧石徵銀八錢類解大同
行都司補前所納糧草雜辦而以屯種軍丁
雜辦舍餘用補民壯防冬四除禁便民大同
十一州縣軍民鐵器耕具皆仰商人從潞州
販至通因禁鐵出邊所司關隘不分內外一
切禁阻商販遂絕軍器不備乞止禁不以與
虜外其餘軍民日用不可缺者不得並禁兵

部覆奏謂所言可從
命有例見行者俱照舊販賣鐵器內有違禁者
仍嚴加禁約但不許一槩截阻需索財物餘
准議

十五年四月戶科給事中吳世忠言近日差
官閱實大同邊牆共長九百餘里堅厚完固
足爲經久之計然其尙有一簣之欠故臣又
敢有言臣先因勘事大同曾言形勢不便欲
增築墩台以接烽火增築屯堡以便策應而

有司視爲虛文致有前日之禍及今不築更
患未已蓋邊牆僅能禦虜賊一時之來而瞭
望傳報則不在邊牆而在墩軍墩軍僅能瞭
望傳報而拒戰追逐則不在墩軍而在鎮兵
今墩台若是其疎鎮兵若是其遠邊牆雖築
孰保虜賊不時拆掘哉伏乞

皇上勅令該部通將臣所陳事件再爲查奏仍
差一官或大同邊臣凡墩台疎處量爲添築
其虛寧黑水水口三處踏勘路里果均形勢

果便卽於三處築大屯堡如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之比堅爲樓櫓列爲營房擧大同都司與腹裏諸衛之軍爲每處二千或三四千名一年一更或二三年一更效選素有智勇參將三人分地守之其近墻久荒肥饒之地應不下幾千萬頃卽令各軍儘力耕種其餘召民雜居並耕止令量脩軍裝不復徵其租稅使其衣食豐饒厲兵秣馬以戰爲守虜小至則墩軍隨方拒守而各堡屯之兵繼之大

至則大屯堡隨方戰守而大同之鎮兵繼之相時而動機會不失不惟邊墻可以永保而國家亦可永安此臣謂一策之久而今日所當急圖者也事下兵部覆奏謂世忠所陳議論處置各有根據其言宜行

上納之令鎮巡等官計議以聞

十七年三月先是大同守臣奏迨非小王子遣使臣阿黑麻等六千人貢書求貢而番文年月號稱不類會官識下大同守臣勤報因

遣通事往諭令歸語虜主易書以來阿黑麻不可具言往年謀入貢書已成以事不果番地紙難得故仍舊書無他意守臣以聞且言和好之利用兵之害

命復會官議處食謂虜擁衆在邊且已先有入境者勢不可已請准十一年例令二千人入貢

上從之命大同延綏偏頭關三鎮移兵嚴備

六月時北虜小王子營於大同宣府邊外聯

絡三四十里兵部因言北虜近年於大同陝西得利以去況今勢盛於前志必驕橫而各關軍士困於私役險阻多至廢弛請

勅廷臣才堪經國者三四員分往諸邊督同各守臣相勘邊關廢缺之處隨卽脩葺其有制取方略因革事宜馳奏以聞各關守備官有不勝任者易之庶幾有備無患

上曰邊關事重卽會官推選見任或致仕官三四員今分行整飭不許視常怠忽誤事

大學士劉健等上祭虜安邊事宜一大同出
戰軍少京營官軍到彼止可助爲聲援不若
邊方生長之人習諸戰聞合無就於彼處除
已在兵籍外其餘不分舍餘鄉民人等但有
勇力可備出戰者多方選募照依正軍給與
糧餉并盔甲器械馬匹每人仍賞銀二兩或
三兩養贍家口令其隨軍調用庶幾人樂効
死事克有濟一大同馬匹倒死數多兵部雖
曾俵給尚不勾用况給與馬匹亦多不堪騎

戰聞彼中馬匹亦有可買合無將太僕寺馬
價銀運送三五萬兩前去就彼收買稍寬價
置召商出榜則人皆趨利各處馬自至矣一
大同糧草不敷近雖已開中引並緣近來並
法廢壞商不得利上納者少恐不濟事合無
將太倉官銀再運二十萬兩前去召商中納
糧草以應急用一彼處武職官員生長邊方
多有勇略過人者但爲資格所拘一時不得
超拔合無着總兵等官用心訪察但有才勇

可用者不拘資格隨宜取調領軍殺賊仍一
具名上聞以備

簡擇一彼處將官畏怯退縮誤事者多僅有一
遊擊將軍張俊謀勇頗聞近又能以募禦眾
合無特寫一

勅前去獎勵以勸有功一兵部原擬再選京營
官軍一萬員名今都督李澄孫貴統領以備
後援臣等訪得二人皆非統馭之才恐不勝
事近有取回都督神英原任大同總兵願詣

彼中邊務堪領前項官軍合令兵部再行訪
求如神英者一人以備任用庶不誤事一
京師天下根本京營官軍扈衛
宸居所保至重今聞先選一萬員名聽征此外
精銳數已不多近該各官建言查選管衛軍
士以實行伍事無急於此者伏望

皇上軫念

社稷大計速

賜施行庶不臨時誤事一京營坐營把總等項

官員勝任者少在外衛所武職或有可用乞
令兵部廣詢得訪不拘資格但有才勇可取
者疏名具奏以備任使一各處守邊官員有
因誤事降級帶俸差操及爲事罷黜者中間
多係曾經戰陣諳練邊事之人合無令兵部
通查逃赴軍前立功其有才堪領軍者就領
軍殺賊一近日兵部奏准招募軍士號令已
出應募者少今京城內外官無名籍之人甚
多合令兵部設法挨查但有年力精壯原無

名籍在官者取具實址明白收充軍役庶得
營伍充實一虜寇變態不常近聞大衆拆牆
入我邊內連營駐劄離大同附近州縣城堡
消息與城內待急不能相通若必待彼奏報
然後處置誠恐緩不及事合令兵部選差慣
騎舖馬諳曉軍士之人三五日一次前去探
聽星馳回報庶邊情易達事機不誤一虜衆
入境久駐肆行搶掠我軍未能少挫其鋒合
令總兵等官詞訪彼處諳練邊事之人從長

計議多方

巢穴或設伏出奇乘

痛遭挫衄長威遠邇

上深嘉納

御筆親批寫

勅弁傳聞等字於各條之上令各部議行時西
北之事方厯

聖慮屢見咨訪故於此亟行之

先是北虜小王子奏入貢既得

命而竟遲延不至時入大同境殺掠墩軍遊擊
將軍衛勇副總兵王鎮及都指揮尉景李敬
等分護官軍番上者事竣還值虜酋火節先
帥衆數百人與指揮卿瑪等戰於焦山兒衛
勇等合兵援之虜衆益增至五千餘人持長
刀四面圍擊迨暮虜騎增至萬餘我軍死戰
凡數十合殺傷相當瑪獨手刃數賊焉賊所
殺支解之賊亦不得利而退守臣以聞
命延綏弁偏頭關 兵應援卿瑪弁死

事者各如例陞賞

七月時大同等處節報虜賊在邊有

旨下兵部選京營官軍二萬聽征因

命御馬監太監苗達監督軍務保國公朱暉掛

征虜大將軍印充總兵官都察院右都御史

史琳提督軍務并令司禮監太監張林管領

神鎗都督李俊神英充左右參將待報序行

既又

命兵部再選官軍一萬并推堪任參將者二員

五邊典則

卷六

五十八

領之賊軍被殺傷者令鎮巡官閱實具奏其

餘事情令所司各看詳以聞

九月以虜寇大同宣府

命太常寺少卿孫交經略

賜勅遣之

五邊典則卷之六終